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二冊目次

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　（明）李濂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自刻本　一
武林梵志十二卷　（明）吳之鯨撰　明萬曆刻本　二四三
營平二州史事記二卷　（清）顧炎武撰　清鈔本　四九四
金鰲退食筆記二卷　（清）高士奇撰　清康熙刻本　五二一
石柱記五卷　（清）鄭元慶箋釋　清康熙四十一年鄭氏魚計亭刻本　五五三
南方草木狀三卷　（晉）嵇含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五八七

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

（明）李濂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自刻本

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賢傳、已著錄。是書以歷代都會皆有專志、獨汴京無之。又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蕪穢猥瑣無足觀。（案元老書記風俗瑣事與地志體殊此語過當謹附訂於此）遂摭拾舊聞、編次成帙、義例整齊、頗有體要。徵引典核、亦具見根據、在輿記之中、足稱善本。雖其精博辨晰、不及長安志、雍錄諸書、而自朱梁以迄金源數百年間建置沿革之由、興廢存亡之迹、皆為之彙考臚編、略存端緒、亦復粲然如指諸掌。宋敏求東京記今已不傳、得濂此書、亦足以補其闕矣。

汴京遺蹟志序

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至丁未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為汴宋春秋垂完而輟既叨甲科遂服官政固無暇及此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於篋笥中檢尋前稿散逸罔存於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冠之序曰粤惟秦漢以來天子建都之地曰關中曰洛陽曰建業曰汴梁曰臨安其間遺蹟往事非藉圖籍以傳則蹟與代湮事隨人滅陵谷變易城闕丘墟雖都人遺老有不能道其舊址之所在者矣然則圖籍之在寰宇抑豈可少哉今關中有三輔黄圖吕汲公長安圖記程文簡公雍録葛穉川關中記洛陽有楊佺期洛城圖韋述西京記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王正倫洛陽類事建業有史正志建康志朱舜庸建康續志陳魯南金陵圖考臨安有武林舊事周淙臨安志李心傳朝野雜記胥行于世學士大夫一展閱間故都遺蹟宛聚目前不必履墟觀風詢宫問沼躡荒臺矚廢殿而感時懷古之情自不容已于臥遊之頃矣獨吾汴自五代以迄于宋久為帝都而紀載之書無聞焉李徵有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帙蕪蔵猥瑣無足觀者余丱角時聞先生長者亟稱宋敏求東京記王權禹門記頗為明悉而未之見間嘗徧叩城中藏書之家曁海内博雅之士咸亡有也丙午之夏余避暑于南垧別墅幽居寡營神慮滄爽乃稍親筆研創輯汴京遺蹟志成所愧聞見褊陋蒐羅䟽畧隱括靡周詮次無法詎敢曰與吕汲公程文簡諸君子之編並行于世哉聊亦摭故實備考索舒慨悦資譚噱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之長日而已乃若區區删訂取舍之意備見凡例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畧寓乎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

嘉靖二十五年夏六月既望前進士大梁李濂書于榆枋小隱

前序畢

汴京遺蹟志凡例 十條

一是編本為紀載宋都舊蹟而作顧所謂舊蹟亦有在宋之前者如夷門沙海之類不可不書其在宋後緣金元以來暨 國朝所脩建者亦不可遺故間亦附焉

一開封無郡志祥符無邑志是故汴京遺蹟都無可考某不自量輒據平日見聞草創成編脩飾潤色以俟後之君子

一舊蹟湮廢已久徒以空名志之者何曰志之者永其蹟也及今弗録將并其名而亡之矣後有好古君子其何以攷見耶此某所以汲汲焉為之也

一故都名臣宦業人才物産風謡俗尚不録者何曰吾志其遺蹟而已矣它何知焉雖然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畧寓于其中矣

一藝文收載為汴京舊蹟作者居什之九然亦有在宋之前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之類亦大梁事也良弗可遺故亦録之

一藝文無關于汴京舊蹟者不録而録之者各以體類每體仍以世代先後為序

一朱僊鎮亦汴京城南之古蹟也其業已有專集傳世兹不入

一元楊奐撰汴故宮記（見卷之一）乃金主亮所創後宣宗遷都于汴復脩又奐作絶句詩録汴梁宮人語内有云别殿弓刀響倉黄探鄭王（觀卷之二十四）所謂鄭王指崔立也兹雖非宋之遺蹟亦前代事故併録焉志中收載如此者尚多觀者詳之

一靖康之變汴京遂不可復而南渡矣此一代之大關繋也故雜志中頗詳載之

一荒唐幻恠之説悉黜之間有刪削未盡者闕疑也

一故都遺蹟往事考據採訪殊愧精詳且中間不無舛錯尚賴博雅君子是補是正可也

嘉靖二十有五年丙午夏五月既望高渚山人李濂川父書于學稼堂之東軒

凡例 終

汴京遺蹟志總目

卷之一
宋京城
宋大内宮室
宋内諸司
宋外諸司
宋明堂
卷之二
官署一
卷之三

官署二
卷之四
山岳
卷之五
河渠一
卷之六
河渠二
卷之七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堤閘渡口潭泊
卷之八
宮室 宮樓閣亭門堂館
臺池園苑洞峽渚沜
卷之九
岡堆坡陂閘渠井墓
卷之十
寺觀
卷之十一
祠廟庵院
卷之十二
雜志一

卷之十三
雜志二
卷之十四
藝文一
奏議
卷之十五
藝文二
記
序
卷之十六

藝文三
碑
卷之十七
藝文四
墓碑
墓誌
神道碑
卷之十八
藝文五
雜文
卷之十九
藝文六
賦一
卷之二十
藝文七
賦二
卷之二十一
藝文八
五言古詩
卷之二十二

藝文九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卷之二十三
藝文十
七言律詩
卷之二十四
藝文十一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六言
長短句

總目畢

汴京遺蹟志卷之一

大梁李濂川父

宋京城

按宋史地理志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二門北曰望春（初名和政）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創建）西曰崇明西二門南曰宜秋北曰閶闔北三門中曰景龍東曰安遠西曰天波（以上宋初仍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新城周廻五十里百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舊城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周顯德三年以其土[illegible]取鄭州虎牢關土築之俗呼為臥牛城）南三門中

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含輝（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天北曰金輝北四門中曰通天（天聖初改顯德後復）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曰安肅（初號衛州門以上皆因周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汴河上水門南曰大通（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順濟後復今名）北曰宣澤（舊南北水門皆曰大通熙寧十年改）汴河下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聖初改廣津熙寧十年復）惠民河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上曰咸豐下曰善利（舊名咸通）上南門曰永順（熙寧十年賜名）其後又於金輝門南置開遠門（舊名通遠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今名）其濠曰護龍河闊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粉墻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新鄭新宋封丘正門皆直門兩重以通御路金元以後多湮塞舊有十三門南曰南薰陳州戴樓東曰新宋揚州新曹西曰新鄭萬勝固子北曰陳橋封丘新酸棗衛州今道路所通者惟曹鄭陳州揚州南薰固子封丘七門耳（固或作堌非也）

宋朝會要　自朱梁建都以汴州為東京皆因藩鎮舊制但改名額而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廻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趙德麟侯鯖錄　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

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廻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宋敏求東京記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之民命薛可言等督之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皆朴定其制踰年而成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為敵樓作甕城及濬治

濠塹

周密癸辛雜志　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宋
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
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
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址尚在

岳珂桯史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
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中令趙工奏
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
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
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蹟

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
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
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
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
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
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
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
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
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
此失守藝祖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
宋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和維愚見紀志　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
云鄭門以其通往鄭州也如云酸棗門以其通
往延津即昔酸棗縣也其固子門未知其義近
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寶籙宮成浚濠深三
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
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來不覺又郡
城沿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新門次
曰利澤水門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門又

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
歸田錄亦云飲于固子橋然則以壘石為固而
名其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
郭橋渠之固以為固所依阻故曰固或曰固作
顧視也汴城臥牛之形北視黃河為子而子不
敢來害其母此臆度之說無所據

今省城即宋之舊裏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九
十步高三丈五尺　國朝洪武初重築外包
以磚門五東曰麗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
曰安遠東北曰仁和外建月城上各建樓其

西舊名望京角樓四敵臺八十四窩鋪八十
三東西南門甕城內皆有漢壽亭侯廟而北
門甕城內則玄帝廟也皆近時建

宋大內宮室

按宋史地理志藝祖因周之舊為都建隆三年始廣
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之制按圖脩之而
皇居始壯麗矣宮城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宋初依梁晉之舊名曰明德太平興國三年改丹鳳大中祥符八年改正陽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
名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舊名寬仁一名神獸開寶三年改今名熙寧十年又改東華門北曰謻門北一門曰拱宸舊名玄武大中

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十年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
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
長慶熙寧間改左右長慶隔門曰左右嘉肅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
曰左承天祥符乾德六年賜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其上詔加祥符二字而增葺
之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
宣祐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寧明道元年改今名正南門內正殿曰大
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宋初曰日華月華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正衙殿
曰文德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南門曰端禮兩掖門曰東西
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大慶
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脩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

名北有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
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
開寶四年賜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有集英殿舊名廣政寶三年曰
大明淳化間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名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宴殿也殿後有需
雲殿舊名王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元年改宮
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
寧間改北橫門曰通極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
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泊北向便殿成賜名宣和門承明
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又有
延慶舊名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二年改廣儀慶曆八年改

今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清景明道元年改延春閣舊
名萬春寶元元年改福寧殿即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
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
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
閣下有群玉蘂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曆元年改
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
陽即宣和門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宜
聖化成即王寢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
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
北有柔儀殿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崇

徽殿北有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天聖二年建名長寧景祐二年改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命宰相呂夷簡爲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揚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改諸殿名又有慈德殿揚太后所居景祐元年賜名觀稼殿在後苑觀種稻景祐二年創建延義閣在崇政殿內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盡侍臣講讀之所也與延義同景祐三年賜名隆儒殿邇英閣後小殿皇祐三年始賜名慈壽殿皇太后所居治平元年賜名慶壽宮保慈宮熙寧二年建玉華殿在後苑基春殿熙寧七年建在玉華殿後睿思殿八年建承極殿元豐三年建崇慶隆祐二

宮元祐元年建康成宮神宗所居東宮紹聖二年賜名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四月殿成其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復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實蔡京爲之聖瑞宮皇太妃所居因以名宮顯謨閣元符元年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曰熙明尋復舊玉虛殿元符初建玉華閣大觀初建在宣和殿後親蠶宮政和元年建撫寧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於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乃百司供應之所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庫悉移他處又遷兩僧寺兩軍營而作新宮焉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蘂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群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

壘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澗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曰杏岡覆茅爲亭脩竹爲徑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佐二閣曰宴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二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跨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岩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究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初蔡京命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等分任宮役五人者因各爲制度不務沿襲故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丈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爲之及作景龍江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

金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擷芳園山水美秀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艮嶽延福也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殿成總爲屋七十五間玉清神霄宮政和三年建舊名玉清和陽在福寧殿東七年改今名上清寶籙宮政和五年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在景龍門對景輝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內列亭臺館舍不可勝計令道士施民符藥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又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徽宗數從複道上往來是年十二月始張燈於景龍門上下名曰預賞元宵

宋朝會要 今大內即宣武軍節度使治所朱梁建都遂以衙署爲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爲大寧宮但改名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開封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

月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
居始壯麗矣
趙德麟侯鯖録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
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廻十三里二
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東京宮城周廻五
里
邵氏聞見録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
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
未如王者之制藝祖得天下之初即遣使圖西
京大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
端直如繩嘆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
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牓問趙普曰明德之
門安用之字普對曰助語帝曰之乎者也助得
甚事普無言
葉少藴石林燕語　京師大内梁氏建國止以
爲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
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爲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
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
城蓋周世宗始爲之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
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

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
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
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升龍銀臺
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
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
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
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
處矣按石林燕語與邵氏所記畧同
又曰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
火改爲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
墀凡正至大朝會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
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爲次宿於前之兩廡皇祐
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爲明堂仁宗御篆明堂
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
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
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
次又爲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
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
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
御紫宸所謂入閤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

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
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郎
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
閤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
閤門亦既庭下拜而授閤門使蓋以閤不以殿
也惟垂拱爲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
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
策制科舉人故後爲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
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
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

之以爲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
廢而不用以爲治后喪之所
又曰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
俗謂之謻門而無牓張衡東京賦所謂謻門曲
榭者也薛綜注謻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
謻字或作誃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
墻而轉東而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宮
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按字訓謻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
洪邁容齋三筆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
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

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冊國
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
宮觀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
蔡京所爲也京既柄政招權瑫童貫楊戩賈詳
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
而極其工麗矣
周密癸辛雜識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
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寫意必當時人匠姓名
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京牕戶刻鏤工巧者
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而燕用二字乃先兆也

又曰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太山石無一
相類皆嵌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
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僊衣扶輪一聲
霹靂則僊樂競奏雲霧間石竅中腦麝煙起如
霧
楊奐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
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
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
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
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

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升龍門西曰右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琼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儀部院院北曰涌翠峯峯之洞曰大

滌涌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涌金殿涌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

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
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
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
之細並不録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
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
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
斯可矣
國朝洪武十一年即宋故宮遺址建　周王
府乃
太祖第五皇子諡定始分封之國宗室繁衍申於它

藩城中井水者苦鹹難飲汴人率於城外汲
水飲之惟　周府宗廟前井水甘蓋宋大內
舊井也

宋內諸司

按東京夢華録內諸司皆在禁中如學士院皇城司
四方館客省東西上閤門通進司內弓劒鎗甲軍器
等庫翰林司（茶酒司也）內侍省入內內侍省內藏庫奉宸
庫景福殿庫延福宮殿中省六尚局（尚藥尚食尚輦尚醞尚舍尚衣）
諸閤分內香藥庫後苑作翰林書藝局醫官局天章
等閣明堂頒朔布政府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初平諸僞國得其帑
藏金帛以別庫儲之曰封樁庫本以待經營契
丹也其後三司歲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
嘗諭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
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之
外橫斂于民故不隷于三司今內藏庫是也又
曰內香藥庫在謻門外凡二十八庫眞宗賜御
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
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牣尤
宜史筆書

洪邁容齋三筆　神宗嘗憤北狄倔彊慨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
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
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
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
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
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
之富可知

宋外諸司

按東京夢華録外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庫內

酒坊牛羊司乳酪院儀鸞司（帳設司也）車輅院供奉庫雜物庫雜賣務東西作坊萬全（造軍器所）修內司文思院上下界綾錦院文繡院軍器所上下竹木務箔場車營致遠務騾務駞坊象院作坊物料庫東西窯務內外物庫油醋庫京城守具所鞍轡庫養馬曰左右騏驥院天駟十監河南北十炭場四熟藥局內外柴炭庫軍頭引見司架子營樓店務店宅務榷貨務都茶場大宗正司左藏大觀元豐宣和等庫編估局打套所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

倉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夷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五十餘所日有支納下卸即有下卸指揮兵士支遣即有袋家每人肩兩石布袋遇有支遣倉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稈草牛車闐塞道路車尾相啣數千萬輛不絕

沈括夢溪筆談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即令赴城東倉不許傭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宋明堂

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秋八月始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按宋史是年夏六月作三山河橋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秋八月又作明堂然六月八月正農事方殷之時而役大衆如此奪民之時傷民之力為人上者畧不少郵可謂失計之甚矣未幾而禍變作亦未聞明堂出一善政也可勝慨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一

汴京遺蹟志卷之三

大梁 李濂 川父

官署一

宋襲五代之舊建都于汴中外官署雖多改革而因
循仍舊者寔多遺址湮沒莫可攷見聞嘗詢諸耆宿
父老皆謝以不知嗟乎宋去今不遠而濂又汴人已
無所稽如此使及今弗錄其所可知者後愈亡所考
矣暇日聊據見聞以志宋之官署然亦畧舉一二而
已惜不能盡知也

中書省

宋中書省在左掖門之東宰相之所涖稱東府蓋掌
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奏請興創改
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事凡除省臺寺監長貳
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
臣遙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李心傳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爲
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
曹侍郎同平章事爲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
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
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三令虚而
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爲兩
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
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
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畫事自紹
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
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
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
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爲左輔右弼亦虚而不除
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
中何文縝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

先乞復太少宰爲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爲丞
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
爲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爲左右
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爲定制云

又曰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
蓋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
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
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
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

有四人盖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陳后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
呂夷簡皆三入王旦爲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
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
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
年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國朝宰相趙令虞相文
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
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
六王沂公三十九
又曰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
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
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
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洪邁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
溥魏仁浦三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
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
以劉熙古是爲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
沈義倫爲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
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三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

爲參至和二年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
相富弼爲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
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
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
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楊萬里揮麈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
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
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
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
後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
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
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國朝自外拜相
者文路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
也

樞密院

宋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
號爲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
佐之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建隆三年以樞
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
正官自普始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爲樞密直學

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二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專以兵機軍政爲職

洪邁容齋三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校時共審言黄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古雅莫此爲甚

葉少蘊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益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僞蜀馮鑑所作也

又曰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又曰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直學士之冠不隷樞密院升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

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戸部以
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林駉論兩府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
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
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
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
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
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固
畀以職而復奪其權邪蓋兵爲重事身爲大臣
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伋掌兵若無與於

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
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
則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
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多紊
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
爲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弔矣故諸呂兆
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
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
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夫
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能

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
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
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爲當邪則軍國大務不
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爲中書
邪則兵柄相維有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
樞之意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
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爲謀之
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富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
旨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
矣獲繼遷毋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

初未知之與兵薊門之役非未故也密院謀之
而中書不預聞之此田公錫抗言密院公事宰
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
憾於咸平之時也迨夫景德間眞宗每得邊奏
必送中書於是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
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管之而北虜無隻輪
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自寇公免相
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
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
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

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
迨夫慶曆間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是宰相有
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帥
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
領之效歟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
之事權又益裂矣趙明與西人戰密院賞功而
中書降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
已降褒詔此勝違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
也迨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祐
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設事

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
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
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剗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
巍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
兼領之功歟噫自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
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
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得失可知
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
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
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曆之善謀密

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
沈括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
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
皆鑄銅而已

御史臺

宋御史臺在京城內東澄清街北　國初改為察院
三區一居東巡按御史居以蒞政正統間改為巡撫
都御史治所今遼巡撫都御史居新置院遂為公使
寓所一居西清軍刷卷御史互居以蒞政正統間改
為巡按御史治所一居中成化元年建為清軍刷卷
御史治所亦以寓公使云

葉少蘊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
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
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
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
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宋朝燕翼詒謀錄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
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
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
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

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
成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惟自念幸得備位從
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
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惟御史見於周掌
替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
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
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
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
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

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
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
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
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
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横榻而坐謂之南
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眞宗皇帝增
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
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
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寛仁使
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寮震肅朝廷倚而益

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
為兼官不治其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
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
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
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
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盖御史臺建於宣
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
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三
年復詔增廣逮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

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
舊闕大夫廳事踵鄰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
之義又形勢卑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廳
事闕門東鄉增卑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橅宏
遠矣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
勿事惟臺之建嘗遵先訓猶以大夫虚員姑省
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
以元祐二年六月巳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
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門閭
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

各適所宜吏舍四圍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搜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寄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

之金石以慶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

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諫院

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以諫官無治所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宋置諫院自此始

宋名臣言行錄　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又曰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右

以為龜鑑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

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
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胡寅寄政府書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
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繆居是職者又多以立
異爲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盡從故貟多不備
難於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鎭年方祖宗時
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名士或中外踐更已久
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之人
爲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
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

齊小白秦苻堅專任一相以成霸業之時未聞
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者誠以三軍五兵之運
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也
及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諫使糾違
犯指闕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
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
便可救正而御史臺只宜彈擊官邪貞肅憸度
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甚有節次又不
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如此則治有體
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

遺蹟志卷之二

汴京遺蹟志卷之三

大梁李濂川父

官署二

學士院 即翰林院

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又謂
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於應詔至和三年詔學士院
從官兩員掌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
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庭書詔指揮邊
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

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
鑾殿側號爲深嚴自藝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
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
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年以知制
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
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
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
史少監類止稱權天聖元年詔學士遇侵夜至
晚出宿盖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沈括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

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
人自學士以下工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
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
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
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
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
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
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
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
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
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
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
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
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
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又曰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
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
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
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然
處太宗嘗夜幸玉堂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

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
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又曰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它務文館
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揚
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
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從者
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京師百官上日惟翰
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
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
遂不用女優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葉少蘊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
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
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
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
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牓曰北門兩省樞密
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
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
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又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
翰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

史112 024

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爲學士院之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命鐫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爲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又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

又曰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爲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爲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内惟爲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爲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遂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爲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爲歎也

又曰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内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

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爾

洪邁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又曰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爲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李心傳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死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眞宗十五人四相

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尭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内翰億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黄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脩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

崇文院 館閣 三

按李文簡公燾長編云梁遷都汴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湫隘纔蔽風雨周廬徼道環於其側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於左升龍門東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内庭二月甲辰朔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分八萬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升龍門北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吏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録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

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内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嘉祐四年右正言充秘閣校理吳及言内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書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它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

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獻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

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成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分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卷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眞本今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篇籍戰國以

後及于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候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爲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

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廱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書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

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
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
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
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宜及今有
所搜採視舊録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
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
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冊
府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建崇文殿爲
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秘書省所藏
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

宗以崇文院爲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
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
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
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
總目合爲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
命覿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
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
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
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爲參詳官餘官爲校
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

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
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冊府四部之藏庶
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
閟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
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
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録當優與支
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
加崇奬其書録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
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
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

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
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爲名設官總理
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
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內帑毋
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
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
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
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
進二百二十二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
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

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闢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闢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惜哉

僧文瑩玉壺清話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實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日爲鑰誠其所掌籤函市幕嚴秘難啓李云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笑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鑰啓窺至密遣閤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于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

沈括夢溪筆談　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集賢院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總爲

崇文院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脩撰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宋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監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凡昭文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之

沈括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葉少蘊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呂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遂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履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閑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

二府公合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
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
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
趙與旹賓退錄 集賢殿脩撰舊多以館閣久
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
除脩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
集英爲熱撰右文秘閣爲冷撰非也右文即集
賢政和五年改

國史院

宋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脩院按東京記

云編脩院俗呼爲史院天聖初修眞宗史欲重其任
降勑宰相爲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爲脩史其同
脩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脩官以三館秘閣
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
國史院每脩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
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脩國史餘侍從官爲同
脩國史庶官爲編脩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
爲脩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
年又置國史院脩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
秘書省

洪邁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
眞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
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
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
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
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
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
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
邁承乏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

爲一書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
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
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
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
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
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
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輙將成書擅行刪改上
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脩
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宫之役纔歸即去
國尤袤以高宗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

已梓符中王旦亦會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葉少蘊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宣徽院

宋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內諸司及郊祀朝會宴饗供張之儀一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舊制左右宣徽使同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爲頻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爲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職官志及會要皆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于宋皆以大臣爲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贅旒故遂廢罷云

朝集院

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癸丑創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宋朝燕翼詒謀錄　眞宗以朝官注擬于堂省者留滯逆旅無以爲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太常寺

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屛風時稱絶筆其後爲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爲廨舍既成而已立爲皇子遂爲太常所請焉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初除呂純禮爲太常少卿御史論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按宋治平脩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脩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脩嘉祐張洞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始成書云

大學（即國子監）

建隆中藝祖於南宮城立大學後爲國子監眞宗以書庫迫隘易其隣錢俶居第中隙地十步以益之設齋凡二十每齋有爐亭仁宗慶曆六年詔以錫慶院益之大中祥符五年建閣藏太宗御書東有禮賢宅徽宗崇寧初又建辟雍于城南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金貞祐時以其地當改築汴城從之東南城下廢缺爲多至元改爲汴梁路太學之規制盡廢 國朝洪武三年改爲開封府儒學後圮于水永樂五年乃遷府學于麗景門內西北而宋太學諸碑刻皆移寘其中

馬端臨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宋初增脩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

又曰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纔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大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大學爲錫慶院

宋朝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爲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㓜八十齋三十人爲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徽宗㓜立辟廱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養于大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廱㢮太學自訟齋大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祭酒

總治兩學辟廱别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廱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周密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廟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邃池尚有璧水遺意大學與貢院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勑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顔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爲賛獨先聖賛太祖御製也諱

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眞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眞進士題名其字類漢人而不可識

又曰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一大片上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黄路白粲然如畫眞異物也近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矣今不知所在

開封府治

開封府在宋爲京兆舊治在京城内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代梁都汴號爲東京置開封府後唐

復爲汴州晉漢周皆爲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府爲路曰汴梁路徙于行省之東以府治爲河南道肅政廉訪司　國朝洪武初罷司改路仍爲開封府

馬端臨文獻通考　五代都汴爲開封尹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眞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禀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敕下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

子領尹以文臣充
宋四朝志　尹以親王爲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
岳珂愧郯録　按李燾續通鑑長編載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夫土木之工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私家通患而官府制度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代所權直僅厚無利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藤口以要引推託也宜矣先朝官吏律己之廉持論之厚又於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又曰珂按本朝親王爲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爲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爲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爲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眞宗以壽王爲開封尹東宮爲南衙故實有二至道

元年八月壬辰眞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爲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爲尹東宮爲判爲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周密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後衙有蟠梅一株人以爲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太行障其後地稍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
今開封府猶稱古南衙其後堂稱梅花堂皆襲宋之舊也

祥符縣治

祥符縣在唐爲浚儀縣舊在京城內宣化坊晉高祖天福元年徙于崇仁坊周世宗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丘門外路東宋太祖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之西眞宗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于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元曰大中祥符改浚儀縣爲祥符縣燬于金季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至正

間又為兵燹 國朝洪武元年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于水遂徙今治于州橋北

馬端臨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五等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厲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

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至元時以縣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縣達魯花赤赤縣尹

宋朝燕翼詒謀錄 今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詔曰近降制勅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今州縣不聞有勅書樓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三

汴京遺蹟志卷之四

大梁李濂川父

山岳

夷山

夷山在裏城內安遠門之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亦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史記云夷門汴之城東門也而安遠門乃汴之北門今北門內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遷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徙不一今莫可考矣

艮岳壽山

艮岳壽山在汴故城東北隅初徽宗未有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於是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既成更名曰艮岳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僊館紫石岩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

三亭羅漢岩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後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眞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岳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岳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巒曰慶雲萬態奇峯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群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榭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奇石咸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有芝產于艮岳之萬壽峯改名壽岳一曰壽山時蔡京子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豈徒自勞苦哉而帝遂數微行因令苑囿多爲村居野店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帝晚歲患苑囿之衆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笓籬又取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云

徽宗御製艮嶽記畧　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瑰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

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内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僊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眞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屛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鳬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

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眞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亭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圌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閑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塡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擧其梗槩焉耳

僧祖秀陽華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蘿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池

爲溪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爲大陂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

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

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椽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

春陂桃花閘爲池迷眞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陽華宮然陽華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嚲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溪者曰舞僊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萼綠華堂者曰慶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宛若畫本凡天下

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陽華宮而民廢之矣

張淏艮岳記畧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内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旋圃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淛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

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
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
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
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
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
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
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
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
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
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

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
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
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極於此矣
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
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
皆拆毁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
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
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陽華宮記讀之所謂
壽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
忘云

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　徽宗取敗之道固
始於蔡京豐亨豫大之對然致天下之騷動戎
虜之憑陵而身不能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勔花
石綱之運有以促亡之耳初朱勔因蔡京以進
上頗垂意花石勔初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喜之
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
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百萬故花石至京
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此花石綱
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
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

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爲死園白
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之景又聚野獸禽
鳥于死園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
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此花石綱
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
達旦以燕以遊將爲終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
肅上十詩諷諫卽詔放歸田里至於舟兵苦之
群聚爲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罷花石綱
使般運糧道于時雖有罷之之名而實無絕之
之意盖甚盜息而卽復之耳故陳過庭乞罷冗

官則貶于黃州張汝霖請罷進花果則貶于均州而蔡京等遊樂如故不數年閒而粘罕斡離不乃引兵大入城邑多陷上心始懼遂欲罷之及罷非法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嗟乎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今寇盜既至禍亂已成乃始懼而修政不亦晚乎向使徽宗早信鄧肅之言誅蔡京戮朱勔竄童貫族王黼絕愉目之奇玩救勞苦之生民則粘罕斡離不雖猛如狼虎亦豈敢肆跋扈而蹈我中國哉惜乎徽宗悔悟已晚噬臍無及故雖有改轍之心而莫能爲謀矣悲哉

洪邁容齋續筆　宣和閒朱勔挾艮岳花石之名以固寵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其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加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

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從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謾錄於此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我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貞元元和閒也

周密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爲山未見大顯至宣和閒艮岳之役輿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皆出于吳興謂之山匠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特秀奇故四方之爲假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它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

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爐甘石雄黃則辟蛇蝎爐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爐甘石數萬斤

和維愚見紀忘　艮岳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岳又稱壽岳蓬峯

録云京城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中曰景龍門乃大內城東角寶籙宮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丘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年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然徽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岳的在宮城東北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朮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岳之土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填平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兒坡若以為艮岳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宮徽宗潛邸也在景龍門西離寶籙宮遠矣

岳珂桯史　艮岳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而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囿者

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矣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禁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四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大梁李濂川父

河渠一

黃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赵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决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决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太祖乾德二

年遣使按行將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决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决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蓺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别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

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减十本民欲廣樹蓺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决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决濮陽又决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頴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决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

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决溢重困黎元每閲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

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
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
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
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黃河之患終宋之世
迄無寧歲濱河州縣之民田廬蕩圮役調孔亟可謂
困苦之甚也已
按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縣
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甯州界洪武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下而東南流
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于淮洪

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
入裏城官廨民廬淹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
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
大河北岸復開新河道并水於中灤東入黃
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
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　宗藩皆避水隣
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
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堤捍
禦之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

治河通考論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
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
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
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
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
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
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
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
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
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

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
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
度渰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
陡門祥符東南苜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
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
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
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黎陽
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岡西北抵黎陽觀

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遞運所通許縣置雙

溝驛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遞運所扶溝縣置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

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檝河渠二署隸之然於

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幾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効而使之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求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

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
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不莫若如
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
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
道也今日朝廷内外無事惟治河爲大役竊緣
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
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
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
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

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
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塞竭財力以應副而水
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己力以冀重賞
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
者也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費物料所役兵
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
信而與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
水官委實可以回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
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事體甚
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
大河横流爲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
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
墊溺甚大惠也臣竊意朝廷默有定論必欲紓
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
致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勑都
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
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
雖有命令眞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
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

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
人言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與易奪臣恐天下
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爲
計而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
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
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
乾寧孤壘危絶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
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
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
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柰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爲陛下審處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亟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范純仁論黃河回復故道之難　臣昨日伏覩

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如槃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切詳

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鑒也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

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病乞付之群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蘇轍論開河分水之非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大計不支雖使

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愚下
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
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
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
流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椿
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
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
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
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
平日過憂頗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

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
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
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
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
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
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
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
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
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

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
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
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
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
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
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
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
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
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
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

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湮
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
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
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
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二百
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
之所行利害相半昊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
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
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之家以避
漲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

西勢亦如此遠爲陡防不與之爭正得淺貿讓
治河之意此之故道歲省兵夫稍支其數而故
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爲利不貲安
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
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
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
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
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
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
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

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
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
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
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
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
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
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
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
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
本部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

春暖復調就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
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
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
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
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
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敢
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元祐三年十一月上 轍時爲戶部右侍郎
范祖禹論回河成功之難　臣聞周靈王之時
穀洛水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

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
川水鬭以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
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逆天地之性也今大
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
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
鄭國爲之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爲渠溉田夫以
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
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
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

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絕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以臣等所言爲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爲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所言爲不然方冊中證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爲州郡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爲群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邑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役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爲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

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爲國邪爲身邪若爲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爲身則是惟欲人之同已而不欲人之異已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爲大臣身謀亦未爲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爲貪利無耻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別白是非明辨可否則生靈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四年廟堂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復置修河司祖禹時爲諫議大夫同傅堯俞各上疏論列未幾除堯俞爲吏部尚書祖禹爲給事中祖禹遂連上二疏此第二疏也時論以爲眞諫議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大梁　李濂　川父

河渠二

汴河

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蔡河名莨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

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下詔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堤皆為所淤而水則入于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磚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張洎論汴水疏鑿之由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

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烝梏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爲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出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謂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兹乃絕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縣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巳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

不由此故塡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
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
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
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
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
不徙經泝淮之險經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
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
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
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
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

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
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
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
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
四百餘騎甲兵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
河朔三鎭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
六萬人潞徐荊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鎭海各二
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
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

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
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
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
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惟汴水橫亘國中
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
幷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
以分水勢煬帝開甽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
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
之意乎

按泊言汴河疏鑿之由最爲明悉故備錄之

以識舊蹟

張方平論汴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
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
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
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
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
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
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畢於不還周漢之
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
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

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㪷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

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㪷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熙寧六年上時知應天府

按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間嘗考汴河之渠漫不可復今所謂孫家渡河者亦自滎澤而下引河爲渠由朱僊鎭東南達于淮泗似亦汴渠之遺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其所資故任其淺涸而不爲之疏濬耳

梁燾乞開舊日汴口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諸道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道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以通舟楫其實導河水

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爲之應副切計自緣清汴之害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於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以爲慮殊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波循流而下直冒京師其患豈勝言邪此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

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
終除其害哉爲今日之計宜復爲汴口依舊引
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生
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湍注以
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
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决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壓凌
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
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
舍屋盡廢僦錢爲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

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
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水利之臣付
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
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元祐四年上
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
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
去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
洛入汴萬世之利也范子淵時爲都水監丞
畫十利以獻上遣使行視利害還言不便又
命內侍宋用臣往度用臣還言可爲於是詔

用臣爲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勞民動衆費用
不貲轍時爲御史中丞復上此議云
沈括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
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
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
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
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
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
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
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

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
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
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
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
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
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
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
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
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
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

下之實

王文正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横絶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虚舟而往其爲利也皆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虞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上開悟精感言復裹迹始信兹言之不謬也

僧文瑩玉壺清話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斛萬倍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

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寤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小人之黷貨冒上如此

陳傅良論汴河最重　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爲最重

陳霆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盖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蓺成畝矣堤間多卧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宋嘗艮嶽取石於靈璧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浩歎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汴京遺蹟志卷之七

大梁 李濂 川父

河渠三 附京師溝洫暨堤閘渡口潭泊

蔡河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潩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鄢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為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太祖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

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河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于沙河以通陳蔡汝潁諸州之漕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由是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東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金水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礲甓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

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
西超宇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
遂入禁中而槽廢歎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間容
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
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宣和元年六
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
導水入內內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
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
以助之見諸宋史者如此自金元以來淤塞不存矣

五丈河

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
湛渠以通曹兗之賦因其闊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溝
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顯德四年疏汴水入
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汴宋太祖建隆二年
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己朕不忍爲
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
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
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
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
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
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
引五丈河造西水磑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
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
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宋又更名廣濟
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王文正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
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
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
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

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
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
調發眾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
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
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
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憫其勞苦特令一
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
爲永式

六丈河

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爲患開鑿此

河以殺其勢諺曰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也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黄河泛溢淤塞

太黄寺河

大黄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黄河之支流也

伯俞河

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古孝子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水口入黄河蓋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掣水河

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東流一在城東搨州門外南流二流奔至東南合而爲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入于黄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永樂二年因河水爲患城之内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矣

沙海

沙海在城西北一十二里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非顔率説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爲日久矣蓋謂此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界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白溝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内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吕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眞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别爲漕河引黄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璯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濉河至于淮八

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侯白溝畢功別相視
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
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
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
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
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
宜若可爲即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
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舍曄門外白溝
河閘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

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眞宗景德二年五
月詔開京城壕以通舟楫毀官水磑三所三年分遣
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
都每歲春疏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
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
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
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
五年三月帝宣視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
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
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刱

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
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
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勑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
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
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
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
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
束官吏毋斂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
能勸課部民自用功開治不致水害者敘爲勞績替
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
中修築堰堨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
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
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
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
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
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
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
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
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
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

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濬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畜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鈌然未聞臣竊惟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一（宣和元年六月上時爲起居郎）

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　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間數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蒙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惷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浸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

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遂彌震恐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蹤迹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慮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

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蹤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扞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

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

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去距清汴纔百餘步去東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湯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數今

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瘡痍之迹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悉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稍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冗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強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此懍懍也養兵足國莫要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疏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案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

聖慈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荛之言有補萬一 宣和元年八月上

堤閘渡口潭泊諸蹟

堤

隋堤 一名汴堤在汴河之上隋煬帝大業元年命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水入汴汴水入泗以通于淮築堤樹以柳御龍舟行幸以達于江都人稱其堤曰隋堤

護城堤 離城三里一名三里堤西北接金村遶城圍抱東南直抵蘇村蓋前代築以防水者後被河水衝圮 國朝正統間巡撫侍郎于謙因河逼汴城乃築東 西北三面以禦之範監丞勤鞏其背以鎮永遠景泰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暹補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餘里號大堤焉天順五年侍郎薛遠因河入汴城乃於堤梟門道石橋以洩內外積水

落藜堤在固子門外西北其地方生落藜故名

高門堤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連落藜堤因在梁惠王古城高門之北故名

金村堤在城西北西接高門堤因在金村之側故名

十八里堤離城一十八里西北接封丘縣界東南抵雷務保太平岡前代築以防水後被河水衝圮

夾堤在固子門外宋時所築以夾護金水河西接中牟東抵外城後圮于河

埽頭堤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元時所築以防河患東接陳留縣境西抵陳橋

接岡堤在城西永安保西接沙岡

横堤在鄭門外南接大堤北抵陂岡堤

要堤在城東要堤保南北約十里餘

汴護堤在城西舊汴河北岸

金水堤在裏城外西至固子門東抵城濠

閘

小木閘在裏城外之東南

惠濟閘在陳州門外

獨樂閘在城東南白墓子岡之東

赤倉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西

萬龍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南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塞不復可見矣

渡口

杏花營渡在城西南十五里

八角渡在城西南三十里俱路通中牟縣

白墓子岡渡在城東南十五里

赤倉渡在城東南三十里俱路通通許縣

梁家淺渡在城南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在城東南二十里

善善李渡在城南二十五里俱通尉氏縣

清水河渡在城南三十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亦以河徙而廢

潭

蓮花潭在城東十里

清水潭在城西三十五里

龍潭在城外四十里南北堤口有左右二潭歲旱祷雨輒應

赤倉潭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泊

刺史泊在城東南鄭店保南

楊子岡泊在城東北翟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在裏城內西北

龔家泊

冊家泊

牛家泊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蹟俱湮于河水無復存者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七

汴京遺蹟志卷之八

大梁李濂川父

宮室 凡已見宋大內宮室及艮岳內諸亭館不重錄

余聞之故老曰宋九帝都汴其宮室之盛載諸史冊圖誌者可考而知也歷歲滋久兵燹燼河流衝淤悉蕩然無遺矣茲志遺蹟姑存其槩于此無亦使其湮滅無聞云爾

宮

太一宮 都城太一宮有三處一在城東南之蘇村為東太一宮一在城西南之八角鎮為西太一宮一即五岳觀之舊址為中太一宮今俱廢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此東太一宮也

龔明之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

之國民受其福故今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宋朝會要 天聖六年三月司曆言五福太一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綦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西太一宮

又曰神宗熙寧初即五岳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自仁宗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綦自黃庭宮移入貞室之中下

臨京都之中故也

景靈宮有二在城內端禮街東西宋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建奉藝祖以下御容在內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扆墻壁先是三聖神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宴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已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燾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䇿行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嘆其盛矣

李心傳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宮蓋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做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為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於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為館御首哲宗次之號舊宮為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以下神御皆寓溫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爲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爲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或者謂忠簡之議乃王沂公藏天書之意

九成宮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爲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寶成宮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以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以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二事黃帝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成功持盈二殿爲中祠幣用白昭應堂爲小祠並用素饌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九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抑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

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氏因定鼎郟鄏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乃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數聖賢其褻慢不經亦甚矣

朝元萬壽宮 在城內汴河之側金兵燬之今延慶觀即朝元萬壽宮之齋堂也

周密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煙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者下有青石礎二刻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宋溫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旁也

玉清昭應宮 大中祥符元年初議營是宮安寘天書命有司料功須十五年乃就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至七年十一月宮成凡二千六百二十楹制度閎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初宮之成也時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天聖七年夏六月丁未夜大雷雨宮內火起至曉宮室幾盡惟存長生崇壽二小殿范雍王曙等以爲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荅天戒乃下之詔不復繕修以長生崇壽二小殿改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宋史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孫升談圃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董其役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至置之壁龕廡下又以其餘材修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耳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

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上清儲祥宮（太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修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也因賜名上清儲祥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

宋敏求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邸時太祖所賜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八月宮成帝御書額金塡其字賜之仁宗慶曆三年十一月火熙寧元豐間靈惠法師王太初再營之元祐初年宣仁太皇太后爲出粧粉錢

重建

孫升談圃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爲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許有壬上清儲祥宮記畧　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蘇碑作內）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輕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其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元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眞之教方興長春公起海濱至西域見上論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長春法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重陽眞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經營建幾三十年是爲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燕主太一上清諸宮觀事惟上清爲潦水所圮規模宏闊力不能復命臣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爲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眞之宇于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

以上十宮今皆不存矣惟城之西南隅有大道宮爲正德初因佑聖觀舊基而脩也乃若延福宮玉清神霄宮（舊名玉清和陽宮）上清寶籙宮俱已載之第一卷大內宮室條下茲不重錄

樓

望京樓（即汴城西門樓也樓舊無名唐令狐楚登樓詩有望京字因名）

遇仙樓（在南薰門裏街西有異僧之事趙秉文作滿庭芳詞以紀之）

明月樓（在州橋南街東洪武十五年毀廢其址今爲稅課司）

黑樓子在宣平坊勾欄街之北即金相崔立看街樓

寶津樓在城西鄭門外瓊林苑內　長慶樓

紅翠樓俱在鼓樓北街西　王樓

狀元樓俱在新橋東北　豐樂樓舊名樊樓

和樂樓舊名莊樓　得勝樓

鐵屑樓　慶豐樓

楊樓　玉川樓

欣樂樓　潘樓以上俱在土市子街

會僊樓在雷家橋北　熙熙樓在第三巷東

胡樓在南薰門外西南　清風樓在裏城外西南

宜城樓　班樓俱在大梁門外街北

看牛樓在仁和門外　蜘蛛樓在宋門外

劉樓在金梁橋下　八僊樓在城北

集賢樓　蓮花樓俱在鄭門外宋時士大夫于此餞別

宴賓樓在金明池之西

自遇僊樓而下諸樓俱燬于金矣

譙樓一名鼓樓在城內安業坊臺高三丈上建樓下置一覽門通東西行路自蔡建之後敝壞不修俗諺言復修則有河水之患故廢而弗治號破鼓樓嘉靖初鎮守太監呂憲排衆議復脩煥乎改觀卒無水患

鐘樓在城內新昌坊規制畧如鼓樓而高閎宏麗過之上懸巨鐘以警昏曉宣德中左布政使李楨復葺之成化十六年鎮守太監監忠巡撫都御史李衍重脩

以上二樓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閣

資聖閣即相國寺之後閣都人夏日于此納凉八景中資聖薰風是也

玉皇閣在延慶觀三清殿後近燬于火

藏經閣有二一在相國寺一在天王寺俱藏先朝所賜藏經今卷帙殘闕殆盡矣

尊經閣在府學明倫堂後以上三閣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周密癸辛雜識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

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岧嶤半空登雲樓俗呼爲八大王樓又稱譚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後爲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亭

新亭在城內唐汴州刺史令狐楚建劉禹錫記　看街亭在南薰門內東南

信陵亭在相國寺前魏公子無忌勝遊之地　公子亭在麗景門外公子謂無忌也

大梁亭在大梁門外之西　流盃亭在城西北隅

以上諸亭俱燬于金兵今不存矣

駐蹕亭在布政司圓堂後洪武元年五月車駕幸汴部建行宮此去留大旗以鎮中扇後因構

亭表之今廢此亭非宋建所載于此

門

夷門在安遠門內夷山之上

趙與峕賓退錄　侯嬴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辯其城少城類此

沙門在縣西東和保沙積深厚其形似門故名

小陡門在縣西永安保宋時疊石砌閘以積汴水

堂

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在元符觀南大中祥符八年建天禧四年徙御廚北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元符皇子就學之所宜以資善堂爲名

繼聖堂在開封府治之東宋主習射之所也今廢

宋敏求東京記　太宗尹京日官署東建堂習射大中祥符二年閏二月眞宗臨幸宰臣請以繼聖爲名許之

梅花堂在開封府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爲公生明堂

拱奎堂在本府治內宋哉蔡尹開封建今廢

清虛堂在汴城內之東隅宋王鞏建蘇軾有記今廢

三聖堂三聖者祀觀音大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眞君也在大梁門外半里許即宋都亭西驛以待夏國使臣之所按東京夢華錄云都亭西驛在貴相寺東相對鄰城元末兵燹國朝洪武初周藩即其址創立廟宇乃移白龍廟之神祀之于內其三聖之像仍舊不改景泰乙亥居民甄義等率衆重脩

三槐堂在仁和門外宋兵部侍郎王祜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祜子旦相眞宗遂號三槐王氏因扁其堂曰三槐堂蘇軾爲銘金季兵燬

蘇軾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

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

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

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位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彼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至其家聞其子弟言之

館

挪林館 在城東之南神岡保宋時都人遊宴之所後淪于水

同文館 在大梁門外西北宋時待高麗使臣之所

班荆館 在封丘門外之東宋時待蕃使之所

禮賓館 舊名都譯院在金梁橋西南汴河南岸景德三年改爲禮賓院

以上諸館俱燬于金兵今不存矣

臺池園苑洞峽渚沜

臺

吹臺 在城東南三里相傳漢之鼓吹臺一名梁臺一名雷臺俗呼爲二姑臺今改爲禹王臺祀禹下其上兩廡祀古之善治水者爲河患也詳見後禹蹟下

宴臺在城東北十五里宋帝春耕籍田于東郊祀先農畢享胙宴百官于此

迎秋臺在囿子門外後唐莊宗築宋人九日于此登高

靈臺在城南二十里梁惠王築一名惠王臺

百花臺在固子門外宋徽宗築

拜郊臺在城南十里其東又有東拜郊臺亞宋時築

沙冗臺在城東南鄭店保臺上有鄭安平廟元季兵燬惟臺存焉

奉天臺洪武元年車駕幸汴駐蹕於河南行省以爲行宮於圓堂後西北築臺以爲奉天之所故名後屢經黄河入城淤平

祭封臺在南薫門外洪武元年車駕幸汴時築以祀神者以上二臺非宋建附載于此

池

蓬池在城東春秋宋之蓬澤也瀰漫遶闊南入尉氏之境其下有温泉焉漢志引汲冢竹書云梁惠王發蓬忌之藪以賜民浚儀有蓬陂忌澤是也唐玄宗更名福源池以天寶初士大夫讌飲于此後累經黄河淤平今不見其跡

金明池在城西鄭門外西北周迴九里餘周世宗顯德四年欲伐南唐始鑿内習水戰宋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閲習水戰徽宗政和中於池内建殿宇池門内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比去百餘步有仙橋朱漆欄楯下排鴈柱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臺上有橫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樓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殿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于此後燬于金兵

葉少蘊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于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宴蔡魯公爲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蹕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方池圓池在南薫門外玉津園之側宋帝臨幸遊賞之所

迎祥池在普濟水門之西宋眞宗時鑿

蓮花池有二一在城北時和保一在城西北永安保

凝碧池在陳州門裏繁臺之東南唐爲牧澤宋眞宗時改爲池

曲江池　鳳池　鴈池　平池俱在艮岳壽山之下今廢

園

梁園在城東南三里許相傳爲漢梁孝王遊賞之所李白梁園吟云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一名梁苑孝王築吹臺于苑中

芳林園在固子門東北宋太宗在晉邸時太祖賜其地爲園即位後號潛龍園内有池沼淳化三年帝幸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日無事常飲池上今池邊之柳已成喬木矣因顧教坊使郭守忠等曰汝等前日以樂童侍我今亦皓首矣何光陰易過如此因登水心亭習射中的者上親斟滿舉大白詔群臣盡醉後廣其地號奉眞園仁宗天聖七年改名芳林園金兵燬之今失其處

玉津園在南薫門外　下松園在城西鄭門外

樂奈園　養種園俱在城西水門外

一丈佛園在城西南　馬季良園在裏城外西南

景初園在城南鳳岡　奉靈園在陳州門內西北

靈禧園在陳州門之東北　同樂園在固子門內東北宋徽宗置

以上諸園皆宋時都人遊賞之所今俱廢

苑

瓊林苑在城西鄭門外俗呼爲西青城宋時建苑爲宴進士之所與金明池南北相對其中松柏森列百花芬郁苑東南隅政和間創築華觜岡高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縈鳳舸又有明池梅亭牡丹諸亭不可勝數

迎春苑在顯景門外東北舊名東御苑宋初宴進士之所每歲迎春于此後改爲富國倉

宜春苑有二一在固子門外宋人號西御園一在麗景門外號東御園

牧苑在陳橋之東北宋牧養馬駝牛羊之所

以上諸苑俱爲金元兵燬今失其故處

洞

老君洞在艮岳壽山之西北徽宗供奉道像之所　迷真洞亦在艮岳壽山之下

桃花洞在揚州門內西北郊上清宮道士所居之處環植以桃故名桃花洞

峽

灌龍峽在艮岳壽山之間金人展城廢之

渚

蘆渚　梅渚並在艮岳壽山之下徽宗於平池內作兩洲東爲蘆渚西爲梅渚金人展城廢之

沂

白龍沂在艮岳壽山之下爲金人展城所廢

自老君洞以下諸蹟湮廢已久莫詳其故處矣昔召公告成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至哉斯言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八

汴京遺蹟志卷之九

大梁李濂川父

岡堆坡陂關梁井墓

岡

牟駝岡 在城西北十五里宋天駟監牧養御馬駝騾之所靖康時金將斡离不統鐵騎南馳攻圍汴京屯兵于此後黄河衝激摒塌平夷矣

丘濬世史正綱 靖康元年春正月癸酉女眞犯京師兵屯牟駝岡按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于其間至是遵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屯嗚呼後世積芻者盍爲城守毋爲大盜之資乎

鳳城岡 在城西南三里許舊有奉聖寺號奉聖寺岡後金兵犯汴燬其寺金章宗時有二鳳凰率諸鳥飛落于此人遂稱爲鳳城岡亦曰鳳凰岡

望牛岡 在城西南十里汴京城形勢如臥牛狀登是岡以望之則居然可見故名

百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有土堆百餘世傳宋文帝元嘉中檀道濟與北魏戰糧盡而返魏軍躡之道濟夜唱籌量沙積至百堆以給之魏軍見之果退道濟全師而還

獨樂岡 在城東十五里相傳宋時有一富翁居此男女婚嫁已畢翁不問家事日邀故舊飲酒爲樂徽宗微行見之羨曰斯人其獨樂哉後因名其岡

鷄村岡 在城南五十里宋時嘗命儀者養鷹鷄于此因名

牛尾岡 在封丘門外東一里許俗以汴城爲臥牛城而此岡則牛之尾也

霍赤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遼主耶律德光滅晉嘗屯兵于此

狼城岡 在城西三十里　杏花岡 在城西南十五里一名青龍岡

藥局岡 在城西二十里舊爲朝元宮之藥局　長腰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長崇岡

懷遊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牽牛岡　侯家岡 在城南十八里

睺子岡 在城南六十里　井家岡 在城西南十五里

七里岡 在城西南七里　八角岡 在城西三十里

白墓子岡 在城南二十里　萬龍岡 在城東南五十里

祝岡 在城東南五十五里　鍾家岡 在城東南五十里

赤倉岡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又名關頭岡　蘇村岡 在城東南十里

毛岡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黑岡 在城西北二十五里

太平岡 在城東二十里　沙窩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袁家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北神岡　南神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

縮頭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角橋岡 在城東北五里

邊村岡 在城東五里　殷家岡 在城東十里

白石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胡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傅家岡 在城東二十里　楊子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

槐疙疸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　兎白岡 在城東北四十里

蘇家岡 在城西五里　獅子岡 在城西三十五里

以上諸岡累經黄河衝淤存者無幾而居人猶能指其遺址焉

堆

青堆 有二一在城東審㮚保之東比一在城西南毛保之西

申家堆 在城西永安保

王家堆 在城西南毛保之東南

大營堆 在城西八角保之東

坡

幕天坡 在封丘門外宋將李綱嘗敗金兵于此後為河水淤平

胭脂坡 在城西北東和保之西朝暮斜暉照之宛若胭脂俗呼為紅沙岡

陂

夏侯陂 好草陂 俱在城西南朱仙鎮保

勃臍陂 在宋門外

寒陂 在城西南關店保之北

練子陂 在城西南關店保之西北

牧兒陂

青頭陂 俱在城西南關店保之西

關

臨蔡關 在城東南赤倉保周世宗顯德中浚閔河入蔡河命水軍督戰艦沿潁入淮以伐南唐置關于此金季關廢居人仍呼此為關頭

通津關 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埽頭周世宗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以通齊魯舟楫于此設關元時河淤塞

橋梁

天漢橋 一名州橋　金梁橋　浚儀橋

龍津橋　青暉橋　雲驥橋

宣化橋　白虎橋　霍家橋

馬軍衙橋 以上諸橋在故都城內汴蔡二河故道上

陳橋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即宋藝祖為眾擁立處也

井

海眼井 在安遠門裏上方寺內相傳泉源通海故名元末寺燬于兵而井失其跡

義井 在城西金梁橋之南相傳元時邑民劉道源因往來人眾造舍于上設汲水之具遇盛暑時則汲以濟人故名

三井 在鼓樓東街之北井口一石而三眼故名　八角井 在城西

甘泉井 在徐府街元末河水入城水皆鹹苦飲之者多感瀉痢之疾永樂癸未夏魏國公徐達宅後忽湧一泉色紫味甘甲于汴中教授陸碩有記

府學新井 在開封府儒學內名賢祠南正德癸酉秋七月教授榮昌冷宗元開鑿井水清冽飲者甘之以上二井俱非宋井也姑附于此

冷宗元撰井記　開封郡學文廟東有名賢
祠祠南有隙地東為宰牲所每歲丁祀潔牲滌器
水必取於他井甚艱焉是歲秋七月丙子宗元
白於方伯楊公給以脩井之直郡守賀侯乃專
人以董其役壬午宗元相隙地之西命匠氏鑿
之僅仞許中有一石揭其石遂得故井焉深可
四仞其泉冽其味甘而甃砌完整如故於是補
甃井口作轆轤旁開小渠西通神庖墻以達於

泮池絜滌牲器者皆資其用而泄之魚藻亦藉
以溉之八月丁日釋奠于先師丙申潘臬諸公
省牲咸飲而甘之嘆曰異哉井乎其學校之徵
邪是月壬戌揭榜門生中者五人而李生濂發
解斯亦異也已提學僉憲劉公命宗元記其事
竊聞孔氏以井喻德孟氏以井喻學畫于易詠
于詩散記于史籍蓋井體有常而應變不窮學
者進德之地也然德者致用之本時者用德之
幾有其德而弗遇其時井渫之不食孔孟是已
有其德而又遇其時井收之勿幕伊周是已噫

德之脩不脩在我也世之用不用在人也時之
遇不遇在天也君子亦惟脩其在我者其在天
在人則靜俟而順受之耳何容心焉二三子來
游來歌挹斯泉而味斯味其於聖門體用之學
將默有所悟者矣豈直資焉滌溉而已哉楊公
名子器慈谿人劉公名玉萬安人賀侯名鋭臨
汾人

陵墓

倉頡墓在城北時和保俗呼為倉王冢是也按禪通紀倉頡居陽武而葬利鄉所謂利鄉即時和保之地也

梁王墓在城西八角保高三丈廣百餘步無碑文可考世傳魏陵鄉地名梁固疑即魏梁王之塚也

信陵君墓在城東南楊州門之南公子無忌卒葬此

朱亥墓在城西南朱僊鎮保俗呼為屠兒墓

扁鵲墓在大梁門外西北昔提學之東原在子城內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徙瘞于此

張儀墓在城東北七里儀魏人也為秦相卒葬此

趙王墓在城東北毋寺保乃漢趙王張耳也

靈昭陵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馬尾墻保其地即春秋宋之黃鄉世傳漢高祖兵敗于此母因死焉後具梓宮招魂葬之有丹蛇出水中自躍入于梓宮其頭處有遺髮乃號靈昭陵其地曰小黃鄉因置小黃縣陵後界經河水浸平

蔡邕墓在城東北四十五里

李衛公墓在城西南關店保唐李靖葬此

段志賢墓在關店保之王家莊

單雄信墓在仁和門內西北隅國初為左護衛軍營

王文正公墓在城東大邊村宋丞相王文正公旦葬此

歐陽脩撰王文正公神道碑　至和二年七月
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
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
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以不能顯大而墓碑至

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手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

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

事知鄗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駮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還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

脩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然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

官脩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其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它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

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

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矣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

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

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

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縉紳故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輙發爲銘
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
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襃魏公配食公相
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
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褁
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
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孰其
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

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
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
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洪邁容齋隨筆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
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
政宰相無一不預公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
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所
補哉魏野贈詩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
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矣歐陽公作神道
碑悉隱而不書盖不可書也公持身公清無一

可議狀獨有此者功名之際人所難耳
李駙馬墓在城東北南神岡宋駙馬都尉鎮國將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許和文公李遵勗葬此
葉少藴石林燕語 祖宗時駙馬都尉宅主薨
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
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
之宋麗甲諸主第園池尤勝號東莊和文好賢
樂士以楊文公爲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
名公卿率從之遊宣和間復取以爲擷芳園後
改寧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
李留後墓名端懿乃駙馬遵勗之子也官至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附塋于父遵勗墓側

歐陽脩撰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
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
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
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
其家黄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
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
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

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鎭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
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眞宗之
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
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
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
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
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
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
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

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
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
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
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鎭國
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
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鎭潼軍節
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
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
時上在東宮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

方王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
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
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槀之未
上者言宋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厲見
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嘆曰士起寒苦以學
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晉而
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
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
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
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

身東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
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
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
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
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
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
手馬教其馬闕甲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
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
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
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

遠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
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
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
黜陟而主者皆顧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
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
簿書考覈差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
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
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
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遠留後十年不
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

拜及其薨也遂贈威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
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
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
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
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
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
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
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
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
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

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
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
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
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
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
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
以貫于泉帛又贈之金璫附蟬寵還榮名惟有
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寧

呼延贊墓 在朱僊鎮之東北原上咸寧三年贊孛護元德皇后園陵儀衛還卒葬此
丹陽伯墓 在城西八角保大營鋪南宋丹陽伯葛景先葬于此
曹儀姑墓 在城南閒店保古之新里鄉也
李總管墓 在城東南赤倉保元南康路總管李驛大梁人歸柩葬此
游平章墓 在朱僊鎮保元江淮行省平章事游顯葬此
周令公墓　陶令公墓 以上二墓俱在閒店保
高左丞墓 在城東南史胡鋪之北元河南行省左丞封梁國武定公高興葬此
梁國公墓 在朱僊鎮保東林莊元梁國公楊溥葬此
程鉅夫撰楊氏先塋記　遂古之初不封不樹
中古墓而不墳成周之時始以爵等爲丘封之
度與其樹數設官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自

是以降其制益明天祿辟邪之屬亦各有差等
所以辨貴賤定民志也聖天子以仁孝治天下
加惠臣鄰無有幽顯孝子慈孫之心咸翼然以
奮嗚呼教孝勸忠之政不其美歟梁國楊文懿
公之墓在大梁祥符縣魏陵鄉伯俞村先是公
之二子敬直元直遵禮經廣兆域至於表著道
識玄堂猶有竢也二子既受簡知至大三年秋
七月詔推恩其祖禰明年夏四月又賜碑甚道
遣將作院使野訥傳旨集賢大學士李讓為之
文冬十有一月又加贈錫謚特敕直以轉運使

官兩淮元直以太醫院使侍禁中皇慶元年夏
六月元直請歸脩治先人塚及樹所賜碑不許
乞聽兄離職行事乃許敬直承恩奉詔惟謹明
年春正月元直復泣請于興聖宮又不許請至
二十餘終不許曰爾為爾親吾為吾子孫也且
爾兄在豈必爾其命河南行省給費為爾成之
元直曰以公給私不可固辭從之乃賜楮幣萬
五千緡仍督行省相其役二月復遣刑部郎中
楊某賜河南丞相尚醞二壺以申敕之明年三
月壬子丞相身率僚佐共建勅賜神道碑于墓

右寓公卿老及四方來觀者萬數莫不咨嗟嘆
息曰非盛德之後能若是乎陊作祠堂三楹泰
國公李孟為榜曰致嚴墳未有銘集賢侍講學
士趙孟頫銘之墓前有表參知政事曹鑑書之
墓南二丈有石門刻御史中丞郝天挺之字曰
楊氏先塋塋前石人獸如制又南去二百五十
尺華表雙高國子祭酒劉賡題其榜額曰梁國
公神道有碣路左書曰大司徒梁國公墳則鄂
國公史弼書也中以畝計者十五垣以甓外以
丈計者六百餘以墻樹榆柳栢松數萬鬱鬱如

屯雲翼翼嚴嚴翼翼遂極目前臨官道過者竦瞻
咸曰此非教忠之原發祥之兆乎蓋是舉也金
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有奇其費上賜之外
竭家之有猶不足也冬敬直元直乃圖其成請
記於所知程某曰兄弟幸賴先訓歷事累朝被
遇兩宮隆恩異數顯寵若此非勳之金石何以
表君上示子孫且辱知於子餘三十年矣其為
我記之某曰余聞仲尼之言封崇矣有若堂者
有若防者有若覆夏屋者有若斧者合非於防
從若斧者焉此足以觀聖人愼終之一節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之宜而已故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非以爲泰也非以爲觀美也所以勸也所以事君事親也昔有身爲冢宰乃家廟之不營而祭於寢司寇劾之者有傷其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聖人非之者適於宜而已若楊氏兄弟之賦敏端愿孝友敬篤其事君也外則干藩于宣而致其理内則夙夜在公而致其勤其事親也生事葬祭咸致其誠則於事君事親之禮講之亦久矣宜能位並九卿澤及三世軌物備制遂其所

俟嗚呼此忠臣孝子之事也至於啓發人之善心使之思教子忠立身以及於事君事親之本其得於觀感美矣慕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是宜有記嗟夫楊氏之子子孫孫毋怠毋荒不忝爾先不敢厥德其克永世哉公諱澤字潤夫凡再被贈恩階曰榮祿大夫官曰大司徒勳曰柱國爵梁國其封文懿其謚也其行已載所賜碑故直今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直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掌醫卿延祐二年十月共記

周家癸辛雜識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塚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段用鐵局拘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自李總管而下諸墓皆宋以後人姑附于此

汴京遺蹟志卷之九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

大梁　李　濂　川父

寺觀

寺

相國寺在縣治東本北齊建國寺天保六年創建從廢唐爲鄭審宅園睿宗景雲初遊方僧慧雲睹審園池中有梵宮影遂募緣易宅鑄彌勒佛像高一丈八尺值睿宗以舊封相王初即位因賜額爲相國寺玄宗天寶四載建資聖閣東塔曰普滿西塔曰廣願宋眞宗咸平四年增建翼廊三門前樓迎取潁川郡羅漢五百尊置于閣上神宗元豐中增建東西兩廂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慧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金元兵燬國朝洪武初重修改賜額爲崇法禪寺置僧綱寺於內而併南北大黃景福三寺入焉後累經黃河入城殿廡僧舍多被淤塌今所存者聖容殿結構奇壯蓋舊殿也

陳后山談叢　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

沈括夢溪筆談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爲非誤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如此其心匠可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乙巳歲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走馬廊西對門廡不能爲害東門之南王道眞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在子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叉鬬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眞畫誌公變相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奇迹也其餘四面廊壁皆重脩後復集今時名手李元濟等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各有新意焉

又曰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內彌勒聖容唐中宗朝僧慧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爲一絕其二睿宗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寺爲大相國寺睿宗御書牌額爲一絕其三匠人王溫重粧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爲一絕其四御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相爲一絕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爲一絕其六明皇天寶四

載乙酉歲令匠人邊思順脩建排雲閣爲一絕
其七閣內西頭有陳留郡長史乙速令狐公爲
功德主時令石抱玉畫護國除災變幻相爲一
絕其八西庫有明皇先勑車道政往于闐國傳
北方毘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十三年封東嶽
時令道政于此依樣畫天王像爲一絕其九門
下有瓌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
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爲一絕其十西庫北壁
有僧智嚴畫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爲一絕也
宋次道東京記亦載相國寺十絕乃是後來所見事跡此不具錄

宋朝燕翼詒謀錄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
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
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
必由于此太宗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
上甚雄麗宸翰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
月壬寅賜之

王君玉國老談苑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眞宗
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
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乎上
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由是北門不常

開

程大昌演繁露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
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命除之別添
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
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不偶者往往皆增之字
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
色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
則是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卿守
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
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

門堂扁額槩增一之字以求合于古殊失本意

周密癸辛雜識　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
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
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
觀晉卿墨竹中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
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哨遍石色
皆如玄玉

蔡絛鐵圍山叢談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
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有欲廢其教之意一日
微行至相國寺將晚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

一髡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髡擱胷抱定曰莫猝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内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還内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以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王銍默記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乃自内庭出是經捨於相國寺之西塔院以資冥福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手書般若心經一卷於相國寺之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被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甚整潔而辭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余少時嘗讀書相國寺僧舍中見大殿前有古碑二十餘多可觀者今四十餘年矣昨偶至寺遊覽止見三二碑剝落漫漶皆不可誦餘不知所在徘徊其下久之重爲之憮然

上方寺　在城之東北隅安遠門裏夷山之上即開寶寺之東院也一名上方院宋仁宗慶曆中開寶寺靈感塔燬乃於上方院建鐵色琉璃磚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俗稱鐵塔寺舊有漆胎菩薩五百尊并轉輪藏黑風洞洞前有白玉石佛後殿内有銅鑄文殊普賢二菩薩騎獅象蓮座前有海眼井世謂七絕元末燬于兵海眼井亦久失其處國朝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緣重建

周密癸辛雜識　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粧以金碧窮極精妙

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尚書職方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流暢頗類西安聖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爲最耳

開寶寺　舊名獨居寺在上方寺之西北齊天保十年創建唐開元十七年玄宗東封還至寺改曰封禪寺宋太祖開寶三年又改曰開寶寺重起繚廊朶殿凡二百八十區太宗端拱中建塔極其偉

罷初釋迦佛舍利塔在杭州佛書所謂阿育王七寶塔也及吳越王錢俶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鎔取寘寺內度能地瘞之時木工喻浩有巧思超絕沉輩遂令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其土木之宏壯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出相輪車駕臨幸舍利乃見因賜名靈感塔仁宗慶曆四年塔燬于火其舜宇面無僧舍俱燬于金兵矣

歐陽脩歸田錄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
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
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
心之精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
工皆以預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

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胷爲結構狀如
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楊文公談苑　帝初造塔于開寶寺得浙東匠
人喻浩性絕巧乃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
外設帷帘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
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周旋視之持巨椎撞擊
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
問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
乃大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
正矣浩素不茹葷求度爲僧數月死世頗疑其

異（喻浩或作預浩未知孰是）
僧文瑩玉壺清話　郭忠恕畫樓閣重複之狀
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時
將造開寶寺塔浙匠喻浩料一十三層郭以浩
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餘一尺
五寸收殺不得謂浩曰宜審之浩因數夕不寐
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扣其門長跪以謝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
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
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

寺漸明後三日宣仁上僊
按宋史端拱中開寶寺塔成侍御史田錫上
疏曰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
不怒繇是觀之太宗輕用民力以作無益固
不能免千古之譏然能容受讜言不罪諫者
抑亦可謂賢已

寳相寺（在大梁門外世傳古鑑和尚證果之處五代唐明宗長興元年創建晉高祖天福三年賜額內有慈尊閣與彌勒佛大像俗名大佛寺寺之內又有羅漢洞及羅漢塑像五百尊元末俱爲兵燬洪武二十年都綱善春因故址重建）
周密癸辛雜識　汴城寶相寺俗呼爲大佛寺

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嵌水石龍鑴刻甚
精皆故宮物也
華嚴寺在城之西北隅舊金水門內即宋太尉揚業之家廟之雍熙丙辰五月業死節朔方其子請改家廟爲寺以薦其父太宗嘉其孝乃俞其請賜額曰孝嚴宋鼎南遷燬于兵火國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僧本福重建三十二年戊寅黃河入城淪于水正統十二年丁卯僧祖晉倫葺完整
天王寺在安遠門外前代創建無考後殿畫壁乃張世祿筆極奇絕又剝落盡矣惜哉
天清寺在陳州門裏繁臺上周世宗顯德中創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節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寺之內磚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宋太平興國二年重修元末兵燹寺塔俱廢國朝洪武十九年僧勝安重建永樂十三年僧道等復建殿宇塑佛像
王銍默記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

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
而寺其功德院也
國相寺在天清寺南即天清寺之前樓三間　國朝洪武十七年僧勝安因接寺址改建佛殿名曰國相二十一年僧淨慈增建觀音堂方丈廊廡三門
白雲寺在天清寺西北即天清寺之白雲閣廢址也　國朝洪武十九年僧勝安圓眞得其址重建殿宇佛像仍其舊名曰白雲寺
李夢陽撰國相寺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
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
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
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

之講僧王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
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
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
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頹
而下者蕪僧閒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
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牟豬寺非若能主矣又
國初劉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嚙幽窟狐狸鬼
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
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
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
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

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
醪榼載吟箋花晨月夕雪臘風馬無不扣彬之
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
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鈒等實
助之涅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
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
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山人爲之記
觀音寺在城東南萬龍岡元至正元年僧了空建　國朝宣德五年僧德廣重修
萬壽寺在城北周八寨　國朝洪武元年僧德淨建天順二年僧貞賢重修

隆興寺在城東北舊盆鋪國朝天順元年僧德忠建成化十年僧眞果重脩

清凉寺在城東柝頭岡國朝景泰元年僧本朗建天順八年僧眞能重脩

一軒寺在巨盈庫西北元末兵燬

雲老寺在儒林街北元末兵燬其遺址今爲祥符縣儒學

興國寺有二一在馬軍橋東北宋太平興國間創建金季兵燬元改爲文濟王府國朝洪武初爲宋國公馮勝宅一在城西西和保宣德元年僧覺慧建成化十六年僧德來重脩

楊文公談苑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劍以諭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爲倉廒以貯軍儲汝何故煩瀆帝庭朝命斷取

汝首仍戒之曰尚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劍無懼即未可也既諭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上聞之感嘆復命爲寺

宋朝會要 興國寺乃唐龍興寺也開寶二年詔重脩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

明福寺在雷家橋西南武成王廟之西金宣宗時展城寢燬

慈孝寺在雷家橋西北故駙馬都尉吳元扆宅也天聖二年十二月詔建寺奉眞宗神御初賜名慈聖時太后號有此二字改賜今名戒壇院本寺因寶元初僧文旦創建戒壇慶曆五年賜額戒壇院金末兵燬

報慈寺在鐘樓東北後巷燬于金兵

龜兒寺在相國寺西北洪武四年改爲兵馬指揮司而寺遂以廢

安業寺在鼓樓東北釘耔巷燬于金兵

乾明寺在安業坊席箔巷西燬于金兵

廣福寺在廣福坊上方寺之西南後廢爲大梁衞營

惠安寺在上方寺之西南俗名破塔寺元末兵燬

鐵佛寺有二一在大梁門外西北金水河堤之南今廢一在相國寺東相傳亦本寺禪院今見存

顯聖寺在大梁門外西北白溝河之南俗名菩提寺周顯德四年勅建金末兵燬

巴樓寺在城西金水河南元末兵燬

鴻福寺有二一在城西金水河北元末兵燬一在城東北沙窩岡宋崇寧元年建國朝成化十六年僧本資重脩

地湧佛寺在鄭門裏之南元末兵燬

法雲寺在南薫門外雲騎橋之西元末兵燬

景德寺在麗景門外迤東周世宗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多居隘詔就寺之疏罽別建下院分廡之俗呼東相國寺顯德六年賜額天壽寺宋眞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後有定光釋迦舍利磚塔累經兵燹河患今爲平地

惠明寺在仁和門北周太祖廣順中勅建金季兵燬

乾寧寺在仁和門外金季兵燬

太師寺在縣治西北元太師伯顏宅也後改爲寺今爲大梁驛

華嚴寺在鄭門外之西南金兵燬

兩浙寺在城西金水河側金兵燬之

奉聖寺在城南鳳城岡之上金季兵燬
木魚寺舊名興國寺在城南關店保宋時建金季兵燬元僧滿講主擊木魚化緣重建因名木魚
寺客通朱僊鎮亦名寺也
旌德寺在城東南神岡上元末兵燬
毋寺一名保福寺在城北毋寺保元于氏子毋二人脩建後淪于河水
奉先寺在城西金明池之西宋建以祭宮人之所也金兵燬之
十八聖寺在封丘門外之東因有白塔又名白塔寺元末兵燬
清鐘寺在大梁門外蓮花池之後
顯靜寺在陳州門裏周世宗顯德二年勑建金兵燬之
普求寺在白基子岡西北

以上皆僧寺或存或廢然亦有湮沒無可考
者矣
慶壽寺在大梁門外建隆甫元至正間尼僧普讚勑建後廢國朝洪武五年尼僧洪心等重脩
永寧寺在大梁門外慶壽寺西元至正間尼僧普義勑建後廢國朝洪武三年尼僧盛得重脩
打瓦寺在土市子街東北惠和坊始建無考元末兵燬國朝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果等重脩
觀音寺在上方寺前周府勑建
文殊寺在鼓樓東北釘秤巷之東信國公湯和宅舊基也國朝永樂十三年尼僧悟善勑建
彌陀寺在大寧坊木場街之東南國朝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慶等勑建
以上皆尼寺慶壽永寧打瓦三寺俱廢而觀
音文殊彌陀三寺見存

原缺

尚刻之於石則其它大述作而爲世所珍重者
不爲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又曰成化間黃河邊有龍生一卵在蒿泊中大
如升許漁者得焉一商人以布易之送於官置
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知
開封府以其惑亂人心擊碎之中包碧水餘無
所有數日後俄有大風自觀中起拔庭前兩木
從東北去拔都司前一大木又拽去左布政章
繪衙內樓後半間未幾繪被原傑侍郎考黜斌
擢陝西參政去禍福有定不可惑也併記之

佑聖觀有二一在城內西南隅馬軍衙橋之西觀前有積水汎溢盧異正德初改爲大道宮一在
陳州門裏普濟水門西北金季兵燬
三清觀在安遠門內東南始創未詳永樂三年建天順五年淪于水成化十四年重脩
余少遊是觀見壁上有李獻吉詩云二十年
前走馬地三清臺殿肅清高重來無限春風
思不似劉郎爲看桃今空同集中不載
玉陽觀有二一在大梁門內即楊六郎宅址也一在城隍廟後近西街北乃金章宗時汴京之沐
豐倉也金季兵燬元世祖時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于其處建觀以居全眞道人號塵子陳志寶元
末改爲忠襄王察罕帖木兒祠堂國朝洪武初又改爲河南布政司巨盈庫
建隆觀初名太清觀在大梁門外西北周世宗所建宋太祖以建隆改元遂更名爲建隆觀重脩

殿宇廊廡總一百四十有九區後取杭州吴天上帝祠像奉安于中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秘書監賀知章七代孫道士其住持是觀加葺吴天上帝殿其後皆燬于金兵

會靈觀在南薫門外東北曹濟水門西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初建內設延眞獻殿祝禧齋殿西則崇元殿以奉靈寶天尊二夾殿則奉中茅小茅眞君東西列五岳聖帝五殿左右二夾殿則叅五岳之儲副佐命之山羅浮括蒼霍山抱犢少室武當等十山眞君初名五岳觀觀成賜名會靈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觀南有奉靈園觀東有凝祥池中有崇禧殿觀西環有小池中亦建崇禧殿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泂淵龍王等神讀又增置明麗及臨水二殿後皆燬于金兵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詔會靈觀池以凝祥為名園以奉靈為名觀以奉五岳帝仁

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集禧

祥源觀在繁臺東南宋初有人於此地見龜蛇因建眞武堂眞宗天禧二年泉湧堂側汲之[illegible]遇人有疾疫者飲之輒愈乃就其地建觀總殿廊神閣鍾經樓齋堂道院齋舍凡六百一十三區其正殿曰靈眞以奉眞武像加號靈應眞君東聖萍殿以安御製贊西靈淵殿湧泉之所前賓聖殿西閣祥齋殿南有靈禧園東有凝碧池乃唐汴牧澤改為池後皆燬于金兵累經河溢於平

宋朝會要 醴泉觀本拱聖營地也天禧二年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宜立觀以祥源為名仁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醴泉東水門裏亦有醴泉觀與此不同

萬壽觀在景龍門西北本玉淸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天聖七年夏六月玉淸昭應宮災燬殆盡惟存長生崇壽二殿并章獻太后本命殿後稍修葺改崇壽殿名太霄殿徙奉玉皇銅像增繪寶慶延聖二殿及會福齋殿崑王池亭又葺章獻太后御容殿改名萬壽觀後皆燬于金兵

宋朝燕翼詒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眞宗各用金五千餘兩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脩以殿為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脩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脩營也眞宗朝盛禮縟儀屢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

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林希兩朝寶訓 天聖七年七月紀年通載云六月玉清昭應宮災上以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天慶觀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天下州府軍監關縣皆建道觀一所以天慶為名

醴泉觀在東水門裏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詔於其地建醴泉觀後復建觀於京城金季兵燬

西五岳觀在南薫門外街西宋時建以奉五岳之神國朝洪武二年夏五月為震電雷火所燬

南山觀在安遠門裏街西三皇廟之南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四聖觀在相國寺橋之南始建無考金季兵燬

延眞觀（在南薰門東西南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玉霄觀（在大梁門外今三聖堂之地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以上諸觀皆道士居之自建隆觀而下俱又廢無一存者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宋自眞宗興崇道教置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爲之副使判官都監及集禧觀醴泉觀東西太一宮提舉則以兩省兩制丞郎及防禦諸司使副爲之掌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亦以宰相爲之熙寧以後增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而時相欲以宮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員亦無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郎官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改隸秘書省

洞源觀（在大梁門外大佛寺西宋仁宗景祐二年富平郡王姑施氏願入道爲女冠乃以崔懷道私第八十間改爲道觀賜名洞源後燬于金兵）

遇僊觀（在仁和門內街南元時建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淪于河水永樂十年女冠李雲山重建）

逍遙觀（在仁和門內街南元英宗至治三年創建國朝洪武十八年女冠李妙方等重建）

以上三觀皆女冠居之俱又廢無一存者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一

大梁李濂川父

祠廟庵院

祠

三賢祠（在吹臺上禹廟之後舊有三僊塑男像元君像正德丁丑巡按御史毛伯溫改塑三賢像）

毛伯溫撰三賢祠記　三賢祠者祠唐高李杜三賢於吹臺之上也按唐史高適李白杜甫天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酣擊歌慨仰今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數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各四十餘而適則封丘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豪也顧坎坷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望芒碭數鴈鶩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豈亦其時詩歟詩李杜尚矣適詩慷慨悲壯爲盛唐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蓋飄然不群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十始詩故敍年李杜之上其詩頗二子故並賢之而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宮之後有空室而棲非其鬼伯溫葉令撤其鬼而祠三

賢矣今年秋偕劉張子關西袁子李子謁焉登
臺四望曠原孤城日凉雲斷風颯颯起黃塵末
撫軒振欞予與三子者灑然驚回思三賢又愴
然悲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邪傷哉傷哉

包孝肅公祠 包拯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厥後求人思之立祠于府治廳事之北始建歲月無考 國朝成化間知府孫瑜徙建于府治之東隅隙地

胡謐撰包孝肅公祠記 開封府故有宋包孝
肅公祠蓋祀其知開封時功也前後公知是府
者多名人矣獨祀公蓋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
皆有績矣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京府其功可

以該諸績也惟公之在開封也剛毅不阿貴戚
宦臣爲之斂手猶若居御史諫議之所論斥而
且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即廣其知天長時斷割
牛舌訟之明也劾毀勢家侵惠民河園榭即推
其轉運河北時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
儉約無異布衣誡子孫不得犯贓罪即充其知
端州時歸不持一硯之操也與夫知瀛州而請
罷回易在三司而置場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
皆籙京府以達諸外郡者也然則公數歷中外
之績舉於是乎該矣故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
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併其親
老不赴調親没廬墓之行謚曰孝肅蓋寔法所
宜祀者此開封所繇以祀公也而當時知是府
者前公如陳文惠康肅兄弟繼尹薛簡肅威嚴
如之後公如歐陽文忠呂正獻次以寬簡整皆
爲他善所揜其知是府功則莫與公者此開封
所以獨祀公也祠在府治廳事北創始未詳歲
月歷金元以迄我 朝府列外郡祀事歲脩不
廢祠則屢葺焉成化癸巳前知府孫侯瑜以址

隘宇將壓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壬未
就緒而孫侯卒今知府張侯岫至亟繕完之中
爲屋三間左右翼兩廂各三間前豎門樓周繚
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堊髹漆煥然一新張侯手
署其扁曰包孝肅公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
慰公神如禮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爲儀且裒
公遺事奏議裁纂以廣傳焉其尤知慕公者哉
僉謂斯舉不可無記以告將來張侯屢以爲請
予因述開封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
獨在開封也

十賢祠即大梁書院之前堂也在繁臺之上舊名九賢祠祀濂溪二程張邵司馬朱呂張後復益以許魯齋為十賢祠

莊泉撰十賢祠記　大梁書院者祠濂溪康節温公明道伊川横渠晦菴東萊南軒魯齋十賢又集天下書以資學者游學之處也嗟乎書一也有吾心之書有紙上之書吾心之書者吾心之神也吾心之道也而紙上之書者不然不吾之心而吾之心著之於言語也不吾心之道而吾心之道託之於文字也嗟乎聖人貴無言而不貴有言有言則不以心契不以心傳而言徒

言矣如六經莫大於易而易言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而無破及其有言則孰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得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者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謐然而無名及其有言則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於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者亂也至於詩書禮樂春秋論孟無不皆然故善觀六經者不觀六經而觀吾心之六經善觀四書者不觀四書而觀吾心之四書吾心之書果何書哉不楮墨而文也不文字而見也不誦讀講說而明也秦火雖烈而不可以焚也漢儒雖陋而不可以繫也不河圖不洛書而九疇八卦之象自形也不詩不禮而溫柔敦厚之妙自著也品節防範之等自嚴也不春秋而華衮鈇鉞之賞罰自當也溥之而天地位也推之而萬物育也幽之而鬼神感也微之而神化妙也充之為聖為賢為堯舜為孔孟為周程為張朱也用之為百姓安為禮樂和為人心正為異端息為臣不敢以替其君為夷狄不敢以輕其中國也吾心之書

至於如此此豈索之玄冥索之象罔之所得哉此以心授而彼以心領也此以心得而彼以心見也往年白沙陳先生過余定山論學余以是質之先生不以余言為謬世之好事者詆陳學為禪夫禪謂之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嗟夫天下之人豈無真與偽哉天下之事豈無是與非哉惟

有以辨之耳然苟不知夫周行之大者惡知曲徑之是非不知吾儒之真者安知他道之有僞遊學於是者其亦以余言爲禪否哉將因紙上之書以觀吾心之書而契夫周程張朱諸賢之道則書之所集大矣是役也始於憲副劉公欽謨中於僉憲吳公原明成於開封守張公九雲而唯諾上下則都憲李公文盛趙公守約也既成方伯吳公行驗憲使劉公尚珮暨諸僚佐謂不可無記於是九雲謀之僉憲傅公商佐石公宗海以請於余余於諸公爲先進與商佐九雲爲同年宗海爲同里爲同學而又爲同年皆余友也余所敬慕而請益者也敢書其所謬學者以復之亦未知其是與否也諸公將亦教我乎哉

岳武穆祠在朱僊鎮武穆舊班師地也居民追思其功立祠祀之成化二十一年河南布政使吳節開封知府張岫始建議恢拓祠宇焉

許真君祠舊在上清儲祥宮內真君晉人也爲旌陽令夙著靈異之跡政和二年五月賜號曰神功妙濟真君以所遺詩百二十首書諸竹簡藏之篋中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祠今廢

東岳張太尉祠在城外東南隅熙寧間百姓共立相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爲神隸東岳主幽冥之事京東州郡往往有祠所謂張舍人者是也皆稱之曰太尉元豐中光獻大皇太后祈請有感始封嘉應侯今廢

庇民祠舊在城東北數里南神岡以祀巡撫侍郎于公謙也謙宣德正統間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有經國裕民之績著黃河水溢侵迫省城公虔誠致禱誓以身徇之投以所御公服河遂消縮居民侍公無恐公乃鑄鐵犀二以鎮河自撰銘于犀背云始公之巡撫河南也年纔三十有三律身介絜一毫不取諸民性嚴毅不能媚權貴人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賂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公坐薦參政孫原貞王來代已讁大理左少卿汴民詣　闕乞留乃復命巡撫前後垂二十年汴父老思公之德又於省城西南隅馬軍衙橋西復立一祠以便香火蓋即公巡撫時公廨舊址也汴人呼爲于少保祠

胡謐撰庇民祠記

庇民祠舊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數里而近神岡側正統庚申歲黃河徙齧大堤勢薄府城上下驚惶巡撫侍郎于公謙告天誓以身殉投以所御公服躬督築以捍其患遂弭且範鐵爲犀勒銘其背以鎮永遠豫民感公之惠以免墊溺爲建是祠以與土神河神並祀焉蓋閱四紀于今矣而當時故老定興知縣致仕甄鐸輩百數十人合疏公曩撫中州厥績甚夥匪直弭河患而已請建專祠于府城西南隅公之寓廨故址有若公猶存焉且便遠近奠謁於是藩臬閫諸僚咸是其請遂給材甓洎百需諏日鳩工經始于成化丁未春二月僅五

閏月告成中爲屋六楹肖公像其內左右翼兩
廂楹各如之前豎中門大門各四楹周繚崇墉
扁仍舊曰庇民之祠從民意也落其開諸僚學
甄鐸輩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歲以公誕諸日
用牲醴致祭著爲儀遠近過謁及有祈禱者聽
復祥符縣民二戸守之俾蓺其旁隙地若干畝
以資香火費甄鐸輩仍具前蹟謁余請書其事
于麗牲之石按公浙之錢塘人繇進士拜監察
御史擢兵部侍郎宣德壬戌以　簡命雁茲巡
撫更寄始下車會官取銀礦將議立課公較得
不償費奏採給民墾牧僅用土有衍水十數州
縣穀山東北皺什六七境內水可渠可堤者諭
民鑿築以資灌溉民多獲利遇歲歉則請貫積
逋罷冗征鹻地民苦輸額稅則請折布以紓之
存聚倉儲及勸分在在充盈時艱食則平直以
糶獲濟甚溥教民樹藝田宅桑棗道路榆柳皆
蔚然成效興學育材尤加之意其於屬僚務先
身率賢者榜其治績以示勸否則按黜不少貸
嘗以薦人代已任坐調大理少卿　召還朝時
豫民千餘人詣　闕乞留　詔許之尋復原官

而所薦之人後皆名位與並人尤服其明於知
人云未幾以憂去民復乞留　詔公起復蒞公
撫蒞中州前後凡十有八稔厥績歷歷可紀而
弭河患尤足以見其感動天地此豫民今昔所
爲以建庇民之祠也嗟乎有官在治而人稱頌
之崇奉之固其有以得民然非阿則暱未必皆
誠也惟夫既去而猶思既沒而益慕不忘者然
後見其得民之心之誠且篤耳于公之撫蒞中
州也兩去而民兩乞留且爲建生祠以並祀土
河之神冀與相爲攸久比既沒數十稔而民慕
之如一日又請建專祠以事公若生存焉非其
得民之心之誠且篤疇克爾哉甘棠之詠清風
之碑殆與是祠異世而同符矣乎抑公昔兼巡
撫山西績視河南並偉而自去此還　朝擢本
部尚書至少保其安內攘外有功于　社稷尤
大以不繫河南不著雖然　朝廷議功方將秩
公命祀以配享　郊廟獨庇民之祠而已哉
胡謐撰祭少保于公文　惟公昔以亞卿巡撫
河南適値黃河徙溢衝突汴城公爲築堤捍禦
俾免墊危且範金爲犀勸銘其背以固永遠旣

而公被召入　朝而汴氓感公之惠思公之德
相率建祠堤旁肖公遺像其內以與土神並祀
有年矣冀公之功與茲土相爲無窮焉耳顧有
司漫不省所有事誠缺典也仰惟公自去此入
擢上卿進位師保以佐　聖天子安內而攘外
其澤加四海名震四夷既沒而褒卹之典光徹
幽壤固非一汴氓之祠爲足以崇報我公也然
自古名臣碩輔秩諸命祀以配享　郊廟者未
有不因其播歌頌于閭閻田野之間而致然也
若今汴氓祀公治水之一績殆將以基　國家

秩公命祀于百世矣乎嗚呼公形雖遐澤則永
存黃河之水其流源源某等承乏於斯適因河
患荐臻方規遵公餘軌纘公遺緒仰止高山其
思曷已爰謁祠下跽薦一尊矢詞以誄公其有
聞伏惟尚饗

廟

三皇廟在城內東北隅艮岳廢址之上元人吳炳有記見藝文

禹廟在城東南三里許吹臺上舊名二姑臺宋都人建廟以祀二僊姑弘治中改爲碧霞元君祠好事者翕然趨之觀風者毀其像改祀神禹稱禹廟焉又增建兩廡祀中古以來治水有功者爲河臣也余弱冠時讀書臺上猶見兩廡木主比謝政歸里偶一登覽而木主無一存者因識于此以俟官遊君子興復之庶弗沒前人崇祀之意云

兩廡分祀歷代治水有功者共二十九人

魏鄴令史起　秦水工鄭國

漢淮陽太守汲黯　大司農鄭當時

水工徐伯表　河隄使者王延世

待詔賈讓　樂浪王景

將作謁者王吳

宋頴川團練使曹翰　京西轉運使陳堯佐

判都水監張鞏　戶部副使張燾

太師溫國謚文正司馬光

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

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

元河南河北肅政廉訪使尚文

尚書郝懷　御史劉賡

太師恒陽王謚文貞也僊不花

河南河北道僉事阿魯脫憐

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賈魯

太史郭守敬　丞相脫脫

國朝工部尚書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謚肅愍于謙

戶部尚書謚恭定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

玄帝廟有三處一在城西南隅即佑聖觀今改為大道宮祀此方玄武之神一在安遠門之甕城
內一在木魚寺之廟見岡齋有記見藝文
樊將軍廟在仁和門外祀漢樊噲今廢
漢壽亭侯廟有數處一在安遠門迤南街東廣福坊俗呼為大關王廟一在大梁驛北隅俗
呼為小關王廟一在大梁門城下一在西關金梁橋東今汴城五門皆有關王廟惟安遠門則玄帝
廟以北方之神故也
城隍廟在城內新昌坊元河南路都總管劉福建王狀潤有記見藝文 國朝洪武二年詔封王

爵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明年詔天下諸城隍俱革前代封爵各從本府州縣之名而開封府城
隍誥命見存洪熙元年道士先景新重脩天順五年淪于水道士蕭守正重完
旌忠廟在都司公署之後祀昭烈武成王而下歷代諸名將宣武衛以附都司不置
二相廟舊在城內祀子游子夏今侯其家
皮場公廟在城內東北隅相傳皮塲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塲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代
父子展為上卿執國政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父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
之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廟祀焉二說未知孰是
宋朝燕翼詒謀錄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
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
夏興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

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相傳皮
場土地治瘍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詔封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今廟在
萬壽觀之晨華館與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
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梓潼廟在蔡河灣即宋太學中之桂香祠太學徙而祠存乃稱梓潼廟云舊祀文昌司祿宋仁帝
君左右桂祿二籍僊官凡應試士子祈禱有應
東嶽廟在城內東隅祀泰山之神祥符元年十月詔封為東嶽天齊仁聖王四年五月尊稱帝號
國朝釐正祀典稱東嶽泰山之神焉
二郎廟在城南之東神祠即灌口二郎神也正統十三年戊辰四月汴旱祈雨有感祥符知縣朱

榮縣丞朱璟重脩數宇煥然一新開封府儒學教授三衢吾用溥撰碑記今尚存
火神廟在城內鼓樓東祀祝融之神也初宋徽宗建火星觀于太乙宮側右正言任伯雨有疏止
之此廟不知立于何時無所考
德安公廟在城北作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四年十二月加封德安公詔葺其廟令開封府春
秋致祭今廢

崔府君廟在城北相傳唐滏陽令死為神主幽冥事廟在滋州淳化初民於此置廟後詔修賜
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命開封府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云今廢
石靈公廟在相國寺橋之西汴河南岸相傳汴京之南有周令公墓墓前二石人頗著靈異之
蹟人或遇之乃稱曾校書石拌佰都人因立廟以祀之故稱之曰石靈公
金龍四大王廟在祥符縣治之南汴河北岸州橋之側祀河神也今為居民侵占狹小矣

普濟廟在城西南隅景福坊即九龍堂也大中祥符四年夏六月詔令完葺因賜今名今廢

三官廟城內外有數處其最著者在西關外二里許宣德間建正統辛巳圯于水殿宇廟貌皆壞成化壬辰布政司照磨熊剛管修別工有餘材松木百餘根助葺是廟而開封府知府河東張岫爲之記碑刻立于殿前見存

宋濂論三官 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爲太
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爲
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
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徒衆有疾者令其自首
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
上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

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
水雖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
稱之爲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玉皇廟在南薰門外土城內官路之西相傳爲王清昭應宮遺址也天聖七年夏六月丁未宮燬于火僅存長生崇壽二殿詔不復修改爲萬壽觀乃以崇壽殿更名太霄殿奉玉皇銅像後燬于令兵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靜募緣興建玉皇廟于此地又移五岳觀中五岳四瀆像于中殿蓋五岳觀在教場之西密邇此地洪武己酉爲雷火所燬止存諸像道士董道靜因移寘于是廟中今見存

庵

觀音庵在城內大寧坊木場街之南國朝洪武三十年尼僧人栢等剏建

圓通庵在仁和門裏宣平坊國朝洪武二十一年尼僧勝海等剏建汴人呼爲老君庵

曹僊姑庵舊名實籙堂在金梁橋之西南宋徽宗建以爲曹僊姑所棲之處後姑化去遂爲女冠所居國朝洪武三十二年黃河入城淪沒圯壞有祠堂記碑乃移置延慶觀內今見存

以上三庵皆尼庵也今俱廢

鄭昂撰希元觀妙先生祠堂記 先生姓曹氏
諱道冲字冲之全趙寧晉人贈中書令尚書令
保貴之來孫襄悼魏國公利用之族孫也父宗
諱故承務郎欽州靈山縣主簿母石氏五代晉
之後初魏國公章聖時和戎有大勲賜都城普
惠坊第因以居汴奕世忠義冠劒蟬聯同爨者
十餘世詔旌其門先生自扶坐能言便解文字

五歲賦詩屬文十五歲古今載籍所記博極無
遺一經目終身不忘家人患其弄翰墨即登屋
賦詠書遍萬允諸教洞徹咸得其要妙嘗謂處
世居家均在樊籠不願嫁適脫身遯去二十一
歲隱於少室山玉華峯棲神導氣者凡十餘年
惟恐一物累己衣糧不資人自供給若有神助
時二親在堂弟妹滿前弗恤也家人蹤跡之則
宛轉潛避齊人張公諫議知其異度爲女冠因
遙指青州遠遊觀張幾真爲師欲受籙無資乃
足歷四方佁貨文于市以寓乎所謂道者既而受

錄于閤皂山於是四方始知先生之名矣然吳資蕭散放曠物外不就繩檢故毀譽幾半天下而先生終無喜慍時或諧謔形于詞章微著其意而已晚入京師大隱于闤闠之咸寧坊衣足蔽體食僅充腹容膝之地混然與猫犬同迹其鼠壤餘蔬不可嚮邇意欲杜絕勢利焉至貧困者有所告則丐以詩使貨鬻度日都人供饋者肴踵相摩多所不納有不能却尋以施予不茹葷血但日市以食猫犬或問其故曰無他救其欲殺者而已或謗其肉食者即取以對食曰於道何害但不欲耳謗者赧焉歲時都人遊賞則放傲先至諷詠以歸或嘉節良辰及杜門不出皆所不可曉也上方以道在宥天下異人並出始以徐神翁言得先生於輦轂之下召對無時仍給金牌二聽赴行在與諸池死無得禁止其延見異數莫與倫比上嘗曰此真僊也文華乃其餘事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先生初名希蘊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道真仁靖先生後爲起第乃瀝懇牢辭不得已僅受數楹爲樓以奉三清晨夕焚脩用祝君壽詔復名其室爲寶籙堂

又爲營保慶泰寧宮於其側將落成而先生尸解矣上爲之憫然葬於國郊開封縣新里鄉使觀察賈公護其事仍給御府錢齋七作黃籙醮以爲資薦贈號希元觀妙先生以誥付其第詔復建宮于順天門瑤華宮中之左方使弟子張居淡以奉其祠居淡清脩人也恭道甚堅早歲家師事先生凡二十年始終如一逮先生之化見其疇昔與先生厚者則泣涕沾襟惟恐師後事之不周因請起祠堂于今宮昊天玉皇上帝清都高邈殿之後質不至陋華不至侈戶牖取具務欲垂久居淡謂先生初闕銘誌爲終身恨僕告以古今名師大士道行天下名流後世詎可泯邪區區銘勒端無重輕了不以僕言爲然復泣以告僕又與先生遊且實里人義不得辭因爲叙其畧先生名播四海久矣初還都邑寓籍于延寧宮而身未嘗往及保慶泰寧宮成遷延不入終以化去則僕前所謂先生自言以虛世居家均在樊籠者意謂是也誥命謂凝情沖和混迹民伍蓋盡之矣自遭際未嘗以纖毫私瀆冒上聽故恩眷益隆若叙其平生所爲則歌

辭備矣知者得之無復覼縷至若聲律音書曆數方技他人盡智力而能之者先生皆優爲之其尤長者文詞也初若不經思慮人方見其含毫伏紙轉眸之間掀雷抉電而珠玉已粲然矣人所需索無不如意於闤闠宴席岑寂幽隱之地咸無所擇以一物爲題有至百篇者其警策語尤出人意表依隨聲韻立筆賡和愈見其工案無文籍所用事實備無遺缺上至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之書下至里巷俳諧方言時謠無不窮貫彼世人徒見先生嘲謔之語而

不識先生典麗之文徒見先生典麗之文而不知先生要妙之道吁可惟也如老莊與黃庭西昇清淨經注解性命之說則得之者幾希蓋其平生所爲文意之所至目之所觀凡天地範圍之間無不模寫而世或能道之至于微妙希夷之語脩身盡性之說其和者蓋寡焉矧其起居動靜之間筆端風生著述萬數浩浩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頃有詔盡索其篋中所有聞於玉清和陽宮轉輪之藏室既化之日益令收掇其殘稾自是落人間者無幾矣噫先生之遇聖主

可謂時矣餘何恤哉嘗謂士子於道未得秋毫之一涸思乾慮於章句之末幸有司一得以取終身之富貴自謂天下莫己若安知先生之所謂浩浩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邪或問先生之道僕嘗見其蓬頭垢面衣結履穿而聲韻清暢眸子瑩澈爽然自得宛若童稚且盡天下無窮之能事而甘舉世不堪之寂寞先生處世之迹槩可知矣若先生之道僕又安足以知之姑叙其文詞之能而已矣夫聰明辯知固足以害道而道之至則非聰明辯知之所能害也今有

人未嘗與文墨親一有所悟則吐言爲辭咸契至理何則道本無爲而無所不通聰明辯知者乃道之用而已逮其源流深遠詞藻華麗則又非一世之習也考諸古今能文之士白首而窮一經十年而工一賦者比比如也其至倚馬七步之敏固已無幾雖然此特窮篇短韻爾若先生之落筆萬言聲律無誤小大不拘直解鮮儷也抑聞之昔人以太白爲謫僊則文詞之豪非神僊似不能爲白玉樓成必待長吉之文則神僊之於文亦云難矣僕是以樂爲之書先生享

年七十有七生于寶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化於政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塟以其年十月十五日其化也道院產玉芝一本五莖既塟之日天氣晴霽其祖塋魏國公碑泉潤交下如淚落狀衆謂天寒露潤徐視他塋皆所無有始大驚嘆嗚呼先生間氣所鍾其異事難以毛舉云政和丁酉冬十月十有七日

右曹倦姑祠堂記乃宋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編脩六典鄭昂筆也中有語涉怪誕者余悉删之不欲存之以惑世云爾

院

戒壇院在雷家橋西北舊慈孝寺園宋仁宗寶元二年初建元末兵燬

佑聖院在稅劉二隅街之西北元末兵燬

寶聖院在恭河北寺橋之南宋時僧錄重向初建仁宗景祐元年賜額元末兵燬

等覺院在安遠門外之西北宋太祖乾德六年初建金季兵燬

覺寧院舊名旌孝院在安遠門外之西北宋仁宗天聖元年改名覺寧金季兵燬

萬歲院在仁和門外之東北周世宗顯德二年初建金季兵燬

福田院在仁和門外之東北唐太宗貞觀二年初建後爲兵燬

三學護國院在南薰門外之西南宋仁宗慶曆三年賜額元末兵燬

報恩院在戴樓門裏宋眞宗咸平三年初建元末兵燬

鴻禧院在戴樓門裏之東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初建元末兵燬

法雲院在固子門裏金水河橋之西南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初建金季兵燬

開化院在固子門裏金水河之南白鶴橋之東宋大中祥符三年初建金季兵燬

黃建院在土市子街東南相子巷之西元末兵燬

淨居院在大梁門外西北寶和寺之北元末兵燬

淨慧院在大梁門外西北南唐主李煜歸宋賜第于此煜卒後爲寺元末兵燬

開聖院在裏城之西南隅宋仁宗天聖間初建元末兵燬

道者院在鄭門外五里宋時所建每歲中元節十月朔設大會道場焚錢山祭軍陣亡歿孤魂金季兵燬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蓺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蓺萵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坐饋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它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

啓聖院在大梁門內街北即太宗誕生之地晉護聖營也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啓聖元末兵燬

宋敏求東京記　啓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聖其地興國中建院

葉少蘊石林燕語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于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眞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厩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眞宗神御其間而難于言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眞宗曰昭孝

定力院在蔡河東水門之北元末兵燬

廖瑩中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趙葵行營雜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觀音院在麗景門裏街北元末兵燬

四聖院在麗景門南金季兵燬

淨因院在金梁橋西汴河之南元末兵燬

蘇軾撰宸奎閣記畧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與璉答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

可賜詔許自便璉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

興德院在金水門外金季兵燬

楊萬里揮麈錄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改齊州爲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爲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

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 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神宗熙寧末廢其院以諸經印板賜顯聖寺

傳法院 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自是每誕節即獻經也八年改為傳法院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太宗之置茲院亦循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僧惠洪冷齋夜話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住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會靈宮鋸匠解木木既分有蟲蠹紋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上遣都知羅宗譯潤經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璫恚曰大師宜頓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苟若蠹紋稍可箋譯誠教門光也冀日彰繆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語客曰此人誠可謂佛弟子也使其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人孰謂異教中無人邪

以上皆僧院也今俱廢無一存者

廣慧院 舊名黃姑庵在土市子南街東宜平坊金熙宗皇統初尼僧妙勝剏建後燬于火 國朝洪武五年尼僧廣元復修

興國院 在大寧坊第五巷即宋將鄭恩之佛堂施舍為尼寺 國朝永樂元年尼僧義和重修

崇真院 初太宗妹陳國長公主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初在建初坊後以迫隘徙城西隆安坊即今俗稱七公主院是也

以上皆尼院也今俱廢無一存者

大梁書院 汴舊有麗澤書院在南薰門內黃河北岸提學副使劉昌建也後因改作巡撫治所乃徙書院于城之東南三里許繁臺之上更名曰大梁書院草創未完成化間提學僉事吳伯通請于巡撫都御史李衍撥開封府知府虞鎡督工繕造明年知府張紳脩完

按大梁書院乃近時創建者非宋之遺蹟也以造士之所不可遺姑附于此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一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二

大梁李濂川父

雜志一

汴宋九帝紀年

宋太祖姓趙氏諱匡胤其先涿郡人庚申以殿前都點檢受周禪時年三十三因五代之舊都汴在位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

改元三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太宗諱炅初名匡義太祖之弟賜名光義封晉王丙子嗣立時年三十七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九

改元五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真宗諱恒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丁酉嗣立時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改元五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眞宗太子壬戌嗣立時年十二在位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

改元九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諱曙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子詔立爲皇子癸卯嗣立時年三十三在位五年丁未崩壽三十八

改元一　治平四

神宗諱頊英宗太子丁未嗣立時年十九在位十九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改元二　熙寧十　元豐八

哲宗諱煦初名傭神宗太子乙丑嗣立時年十歲在位十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

改元三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庚辰嗣立時年十九在位二十五年乙巳禪位于太子丁未金虜陷中

原北狩後九年乙卯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

改元六　建中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七　重和一　宣和七

欽宗諱桓徽宗太子乙巳受禪嗣位時年二十五丁未金虜陷中原北狩後三十四年庚辰崩壽六十一

改元一　靖康二

一統志　宋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眞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皆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周密癸辛雜識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

送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于龍德
別宮一時朝野以爲一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
幾人費于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遣人楊焯貽書
執政以爲眞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上奏
乞命大臣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
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
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髡盜發諸陵於二陵梓
宮內略無所有其一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
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爲僞不可知不欲
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

流沙漠初未嘗還也哀哉
王鏊讀宋史　宋自建隆至慶曆人主以恭儉
爲心宰輔以寬厚稱上意天下稱治至神宗狹
小宋家制度欲大有爲而王安石相之凡祖宗
之制一切掃去天下騷然遂基一代之亂元祐
初召用司馬光凡新法之不便民者一切掃去
紹聖間章惇得志復取元祐之政一切掃去追
奪司馬光等官蔡京繼之而元祐元符諸賢黨
徙殆盡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侈靡惑君
心遂致中原淪陷左衽而二帝蒙塵矣悲夫

宋官制沿革

按宋官制沿革各家紀載互有異同惟黃琦元禮論
宋之新舊官制頗爲詳密其略曰國朝自太祖設官
分職多襲五代之制雖稍有增損大體仍舊唐制省
部寺監之官無所職掌別領內外任使省部寺監別
設主判官員額惟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爲宰相副貳初以薛
居正呂餘慶爲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
所出兵政隸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
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後以張士

遜爲知樞密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樞密院事治平
中郭逵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故樞密有使
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尚
書置判尚書都省一員掌百官赴省集議及大祀受
誓戒之事六部各有主判率以學士待制館閣官領
之吏部即審官東院掌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掌尚書
右選吏部南曹掌侍郎左選三班院掌侍郎左選流
內銓考功郎官之職也戶部即三司使尚書之任也
其官崇職事久次者爲使稍輕則爲權使資淺則爲
權發遣使公事度支副使戶部副使鹽鐵副使各一

貟此侍郎之任也別置子司判官八貟度支判官戶
部判官鹽鐵判官各一貟所掌本曹郎官之職也判
會案一貟掌造器械唐軍器監職也判修造案一貟
唐工部將作少府監職也判磨勘司一貟掌勾考唐
比部職也判　院一貟掌審司出納及審覆百官諸
司兵級請俸舊兼禁軍以繁冗別立諸司專詰司掌
之以分其職判理欠司一貟掌催促諸路違欠禮部
有判部及判禮部貢院即尚書侍郎之任內兵部事
歸樞府工部事歸三司故此二部不設主判官多以
別官兼之刑部則判審刑院及詳議官掌詳覆諸路

奏案是其職也翰林學士院唐制以六貟為額其帶
知制誥即發本院職事其別領省府職任即不帶知
制誥內年德俱重者一貟為承旨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其任即給事中也而隸樞密院知制誥
即中書舍人之職也御史臺雖有大夫貟而不除以
中丞為臺長次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裏行殿中侍
御史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已
上為諫官以別官兼領官即為知諫院同知諫院亦
有正諫議大夫司諫正言者九寺則判太常寺禮院
即卿之任也資輕者為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

宗正有判寺一貟太僕職屬群牧司有制置使一貟
以樞府及學士領之有判官一貟大理則糾察在京
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府
其職皆隸三司衛尉無所總轄其職分為金吾街仗
司其環衛之任分隸三衙皇城司故此五寺別無置
司并主判官貟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
三館與秘閣同隸本省有直館直院直閣校理館閣
校勘謂之館職初除於本省供職一年出補內外任
使昭文史館有直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
秘閣有直閣校理又有判秘書省秘閣一貟專掌省

事國子監有判其貟淺者為同知或同管即祭酒司
業之任博士轉而為直講將作少府軍器三監之職
並屬三司而都水無常貟遇興役即差官亦係三司
差人迨熙寧興役法水利方置判司農寺并司農寺
丞貟關建大理寺方置權發遣大理少卿公事二貟
職掌官外有學士待制等貟惟觀文殿大學士仁宗
朝以賈昌朝辭使相特建此職仍詔非曾任宰相不
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
學士翰林侍讀侍講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直
學士樞密直學士三閣待制皆為侍從清望之選並

無職掌多帶職以領在內省府寺監在外藩方任使
自資政以上多以授二府舊臣此國朝舊制如此元
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在內設尚書省置令左右
僕射門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爲宰相而兩
令侍中不除人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各有侍郎
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爲執政
官尚書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四選吏部司
封司勳考功屬焉戶部一尚書二侍郎分左右曹而
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屬焉禮部一尚書一侍郎禮部
祠部主客膳部屬焉兵部一尚書一侍郎兵部職方

駕部庫部屬焉刑部一尚書一侍郎刑部都官比部
司門屬焉工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屯田虞部水部
屬焉每部郎官二員知州已上資序及階官朝議大
夫已上爲郎官餘員外惟吏部戶部刑部郎官各置
四員以其劇曹也左右司郎官各二員通紏六部號
都司專佐宰相理省事謂之宰屬翰林學士定以二
員爲額久次者爲承直御史臺官名如舊制而除知
雜事及裏行之名門下後省置左散騎常侍而不除
人給事中四員起居郎一員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
正言寓焉中書後省置右散騎常侍而不除人中書

舍人六員起居舍人一員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
言寓焉號兩省官秘書省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
字著作郎佐郎寓焉號館職罷直館院校理等員闕
惟存修撰直秘閣號貼職而別領在外任使九寺太
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有卿少
卿丞簿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郎大理則置
寺正評事司直四監將作少府軍器置監少監丞簿
而外此外丞已上爲寺監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
簿太學有博士正錄已上爲學官謂職事官罷三司
使副及諸主判官而其職分隸諸省部寺監群牧司

使名不除而不命官其職皆屬太僕寺以太師太傅
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皆論道之官無
專領之職以宰相兼官以開府儀同三司易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號爲使相以唐文散階換省部
寺監官歸於本職號階官爲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
內外任使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易吏
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曹尚書光祿大夫易左
右丞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通議大夫易給舍太中
大夫易左右諫議大夫中大夫易秘書監殿中監中
散大夫易大卿監朝議大夫易少卿監朝請朝散朝

奉大夫易郎中朝請朝散朝奉郎易員外郎承議郎
易太常國子博士奉議郎易太常秘書監中丞通直
郎易太子中允中舍左右贊善大夫宣德郎易寺丞
宣義郎易監丞承事郎易大理評事承奉郎易太常
寺太祝奉禮郎承務郎易寺監主簿自承務郎至特
進爲寄祿官大學士至待制其名皆存以爲二府罷
政省部長貳給舍諫議補外之職集賢殿修撰直龍
圖閣直秘閣號貼職庶僚領在外繁劇任使者帶之
削去憲銜檢校官留勳十二轉自通直郎以上帶入
銜此爲元豐新制官名即循唐舊典職掌亦倣周禮

六官之法也

黃履翁論宋官制　本朝官制有二曰國初舊
制曰元豐新制舊制之善者則官職分治脉絡
相統祿秩有階遷轉得序也新制之善者則省
部諸司各有職掌郎曹等官不寄虛名也蓋國
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多領外寄九寺三監
皆爲空官特以是寄祿秩班序位而已向所典
之事則別有職存也至元豐八年取唐六典與
廷臣博議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
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向者省
部寺監之無職今其職舉矣向者郎曹卿監之
虛官今其官定矣此元豐新制不爲不善也

王鏊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
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
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
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
諫諍以登臺閣禁從爲顯宦不以官之遲速爲
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爲輕
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
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又曰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
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
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
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
其曾試於外也我　朝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
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每科或
選或不選立法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
異日公卿之儲士既預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
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
不復得預選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一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

第人司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重試取十六

人落一人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

宗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闕　狀元

呂蒙正諸科二百七人十五舉以上一

百八十四人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闕　狀元胡旦

諸科八十二人

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闕　狀元

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

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

梁顥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停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人覆試

得進士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

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

程宿是年不臨軒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
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
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二年三年並停貢舉
眞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
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
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
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
省元王曾狀元同
六年停貢舉
景德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
人省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停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停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
人省元鄭向狀元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
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親試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
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
七人省元闕　狀元孫奭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
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人諸科六十三人省
元高餗狀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一百五十四
人省元程戡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
元吳感狀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
省元吳育狀元王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
三人省元歐陽脩狀元王拱辰制科二
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貢舉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
一人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黄庠狀
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寶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
人制科二人省元范鎮狀元呂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曆元年並停貢舉
慶曆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寘狀元

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
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並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
人制科一人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二十二
人省元徐無黨狀元鄭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並停貢舉
嘉祐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
九人省元李寔狀元張衡制科一人
是年始定間歲一開科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
四人省元劉摯狀元劉煇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
省元江衍狀元王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
元孔武仲狀元許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
省元彭汝礪狀元同
是年始詔三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
元許安世狀元同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
葉祖洽明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
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剛
狀元余忠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諸科一百九十
四人省元張嵫狀元闕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浚明狀
元時彥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二人省元
劉槩狀元黃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
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
章援狀元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
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
畢漸制科三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狀元
何昌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
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
霍端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倜狀元
蔡嶷是科始罷諸州發解併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上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
二人上舍魁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三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驥狀
元莫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
上舍魁傅崧卿狀元何㮚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
元王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
元何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是年復省試
右汴宋九朝一百六十有七年科場取士總
目具載于此名臣碩輔皆由是出亦彬彬乎
其盛矣孰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哉
宋戶口總數
太祖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荊南平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詔諸州歲奏男夫以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女口不預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荊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
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賦稅莫能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
百七十六
真宗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
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
二十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
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
二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
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

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
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
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
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
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
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

千一百六十五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
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二萬
九千三百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
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
三百一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
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
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三十萬二千四百九十
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而古今
戶口之繁無踰于是矣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務學問及其為農則勤稼穡及其為兵則力戰鬪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犂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憔悴秖以丁多為累矣悲矣

宋財賦總數

按文獻通考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二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

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荊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楊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泝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荊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穎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

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劒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

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救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葉少蘊石林燕語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於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為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景德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為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以當畧做此可得實效愈於毛舉目前瑣碎徒為裁減之名而詑

不能行也

沈括夢溪筆談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二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三

大梁 李濂 川父

雜志二

宋四京

京大也天子所居謂之京師宋四京者謂東京開封府汴西京河南府洛南京應天府歸德北京大名府魏

宋史 眞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爲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

奉太祖太宗御容仁宗慶曆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即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葉少蘊石林燕語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眞宗謁太清宮于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爲南京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爲北京

又曰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薦程文簡爲代巳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鎭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召昌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宋畿內十六縣

開封赤 祥符赤舊浚儀縣也大中祥符初改 尉氏畿

陳留畿 雍丘畿 封丘畿 中牟畿

陽武畿 延津畿舊酸棗縣也政和七年改

長垣隋匡城縣也建隆元年改爲鶴丘後又改今名

東明畿本東昏縣也乾德元年改 扶溝畿 鄢陵畿

考城畿崇寧四年與太康縣同隸拱州大觀四年廢拱州而二縣復來隸云

太康畿宣和二年復隸拱州六年仍隸京畿 咸平舊通許鎭隸陳留咸平五年置縣

宋十衞

左金吾衞上將軍 右金吾衞上將軍

左金吾衞大將軍 右金吾衞大將軍

左衞上將軍 右衞上將軍

諸衛大將軍　諸衛將軍

率府軍　率府副軍

宋二十三路（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又分爲二十三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陝西路　秦鳳路

河東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兩浙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荊湖南路　荊湖北路

成都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福建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宋史地理志　當是時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宣和四年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由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迨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王韶章惇章楶各爲拓斥計矣

宋四殿（各置大學士以大臣爲之）

觀文殿　資政殿　端明殿　保和殿

宋六閣（皆累朝增建以藏宸翰之所）

龍圖閣（藏太宗御筆）　天章閣（藏眞宗御筆）　寶文閣（藏仁宗御筆）

顯謨閣（藏神宗御筆）　徽猷閣（藏哲宗御筆）　敷文閣（藏徽宗御筆）

宋史　眞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葉少蘊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閣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爲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爲閣

宋四園

瓊林苑　金明池　宜春苑　玉津園

葉少蘊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爲水嬉宜春苑本秦悼

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宋五學

國子學　太學　武學　律學　算學

宋四館驛

都亭驛待遼使之所

都亭西驛待西蕃阿黎于闐新羅渤海使之所

懷遠驛待交阯使之所

同文館待青唐高麗使之所

宋六更

初更　二更　三更　四更　五更　六更禁中更鼓每夜六更

和維愚見紀忘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酒銀燈破夜涼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蓋內帳樓五更絕梆鼓便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嘗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更邪近考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年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卜世于陳摶聽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只謂之攢點也

大梁十蹟

夷門　古城　吹臺　隋堤　上源驛

愁臺　陳橋　艮岳　青城　官渡

汴城八景

鐵塔行雲　金池過雨　州橋明月　大河濤聲

繁臺春曉　汴水秋風　隋堤煙柳　相國霜鐘

又八景

艮岳春雲　夷山夕照　金梁曉月　資聖薰風

百崗冬雪　吹臺秋雨　宴臺瑞霧　牧苑新晴

靖康之變
按宋史政和後禁苑多爲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
麞鹿鴛鵝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
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
不祥之兆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
百辟方稱賀間忽有鷄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
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眞背盟未踰月內禪而明年
有陷城之難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氣長數
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壝壇繞祭所皆近人穿燈
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皆異之
政和七年詔脩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汴人素畏
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
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以爲不祥
禁之後金人斡离不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金民來居京師者其俗有臻
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皆喜聞
其音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
明年春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
然卒有靖康之變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
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嘷無復聞人聲每深夜
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
靖康末虜犯京師乃久居之人始悟其異焉
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
有異物如大犬蹲踞臥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
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
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
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
言龍復讎云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名急地綾
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
至金兵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爲虜去亦此讖也
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
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
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六七寸疎秀而美宛然
一男子詔度爲女道士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
毁狐王廟
宋史筆斷論靖康災異　秦公子鍼曰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滓弗能㢮也此爲諸侯而
言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
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安全之此爲帝王而
言也蓋帝王爲天之子爲鬼神之主爲萬民之
父母非有桀紂之敗德煬帝之亂常於其政務
國危之際則天必降災異以警之警之者非所
以絕之乃所以愛之也宋之徽宗初無涼德但
於即位之始不能率由舊章㤗若天命乃信讒
說殄行之人用復熙寧紹聖故事廢黜忠鯁遂
用姦回戎狄之患既萌寅人之獄復起故於建

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
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方
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此則陰邪致
亂之徵夷狄竊發之兆乃天所以先示厥警欲
其脩德以弭之也惜乎徽宗荒怠弗敬謂天變
不足畏謂國政不足脩謂任伯雨之言不足信
乃以趙挺之爲御史中丞以呂希純知瀛州解
任伯雨陳祐言職范純禮出知潁昌府安惇陳
瓘傳楫晁補之豐稷罷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
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官觀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女真阿骨打亦立崇寧
元年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命內侍童貫如杭
州監造御前生活仍詔司馬光呂公著等四十
四人各奪官有差竄鄒浩于永州超拜蔡京爲
右僕射嗟乎政之錯亂一至於此而可以弭天
變乎然而天之眷祐人君惓惓不已故於大觀
四年有星孛于中宮長數丈逆入紫宮退而復
掃帝座者再此又天意明示金人之禍必欲徽
宗保國而防患也柰何天譴雖切而忽之尤甚
乃復大興土木窮索珍奇煥熒龍之瓊瑤列綱

運之花石背盟遼主棄之自毀藩籬新結女真
養之若招狼虎委童貫而爲大將再敗王師封
蔡京而爲魯公重汙國典方且樂其臺池鳥獸
豈思民欲與之俱亡天知其終不悔禍故不復
告戒遂生亡國妖孽以詔之也自是火星如月
徐徐南行天裂有聲格格且久妖狐升於御榻
黑眚遍於京畿敗亡之徵其可遏乎故雖有智
將謀臣亦莫能善其後矣嗟乎徽宗之不畏天
故至取敗向使其果能鑒此脩德以善隣尊賢
以去佞略諛治道一循常典則阿骨打雖有假

途之謀猖獗之勢亦安敢跨遼海而犯東萊越
燕雲而侵中國乎由是觀之非天有負於徽宗
而徽宗自負於天也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詎不信夫
宋史筆斷論汴京難守　汴京之地內無異產
之材外無形勝之固其不可爲國明矣然太祖
都之而能以弱制強以小敵大遂若周公定鼎
洛邑而成百六十餘年之基業者何哉蓋太祖
以仁義而爲金湯以禮樂而爲干盾柔遠能邇
推亡固存故能君主華夷而昌大其邦家也徽

宗悉反其道色荒于政酒湎于德棄遼主而縱
孱陵結女眞而致干戈金人退兵思避其難故
白時中請上南幸或勸上西幸洛陽嗟乎以宗
廟之重而言則國君當死社稷不可輕委而去
以太王避狄人而言則當徙而去邠暫遠其害
此則去守之兩途也然以往事而論之昔光武
駐兵昆陽莽遣嚴尤等率大兵圍之光武夜與
李軼等十三騎突圍而出收衆於外大破莽兵
唐玄宗遇安祿山之亂力不能支決意幸蜀乃
留太子募兵討賊嗟乎向使光武不出昆陽同

受圍困玄宗不幸西蜀坐守孤城則皆爲圍中
之物而爲賊所擒矣又豈能討平寇盜而克復
故物哉爲欽宗者正宜監此分遣義士衛送上
皇南幸已與李綱宗澤等大召援兵嬰城固守
雖粘罕斡離不復至未必有服指受敵之患都
城雖甚危弱亦未必旬月而陷也柰何昊敏李
綱執於死社稷之論堅意苦留遂使徽宗父子
輿櫬蒙塵貽辱千載悠悠蒼天謂之何哉或曰
避難出奔策固善矣然當時李綱有云萬一衛
士中道散歸何以能達借使能達而粘罕諸酋

霆驅電邁雖隔天塹之險可投馬箠而渡事何
能濟嗟乎此又無謀之言也蓋戎狄所長者騎
射而已焉知艨艟鬭艦之利以曹操用兵如神
猶尚困於赤壁況粘罕之小醜乎觀其於建炎
之間粘罕不敢渡江乃遣兀朮南侵則其技術
亦可知矣于時李綱適已竄去使其猶在城陷
之日不知綱爲從行歟將死於敵歟愚故曰李
綱雖知報國之忠而不知用兵之畧也
邵氏聞見後錄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
數千百種國破虜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

投之南薛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皆出于大梁之
墟云

和維愚見紀志　徽欽北狩可謂世之大變而
詩人感憤見于題詠者皆言其奢縱之過如云
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凄凉但有
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此言當時元宵遊賞
之樂不䘏國政而後人徒見凄涼之月色也如
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黄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
衢天似水胡兒吹笛内門前此言故宮雖在已
爲金人據守但見胡兒守門也如云灌龍江上
綠成堆半是宣和舊日栽聞說白頭宮女伴倚
欄猶待翠華來此詠柳枝以比中原遺民望戴
不忘望其克復而來也元好問云雙鳳簫聲隔
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利澤門前柳殘倚
東風望翠華此言太平之時奏樂賞花于龍德
宮之玉谿靖康之變君臣妃后因幸漠北惟有
都門之柳日望其歸而不可得利澤門汴之水
西門也劉後村云初爲御筆行中旨漸取兵權
付左璫玉帶解來須貴倖珠袍脫下賜降羌又
云兵來尚恐妨恭謝事去徒知悔夾攻丞相自

言之產第大師胡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甚言徽欽之失非止奢侈滔
洪之極亦由罷黜賢良任用閹宦崇尚祥瑞賞
賚無功以致禍變也元城劉公了翁陳公皆以
諫官得罪去

何喬新論斡離不圍京師　斡離不之伐宋懸
師深入兵家所忌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
非才而不能用善謀也夫完顔氏兵甲之盛雖
未易當然張孝純堅守太原虜以大衆攻之歷
三時而後拔況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彊糧餉
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
聞虜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虜必不
敢渡河就令得渡然虜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
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當其
前奇兵屯邢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襄
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爲將賁育爲卒良平
爲謀皇懼將潰敗不可支況斡離不之輩邪當
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惰歸扼而殲
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
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畢不之從惟李邦彥

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邪孝陰柔之輔虜固有所侮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穴欽宗之於邪孝是已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而用邪說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王鏖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暗則昏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嘗避狄人之逼

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況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頼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覆蹶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斡離不尋以師退京師頼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㮚又執綱議欽宗以足蹞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與㮚知常而不知變之罪也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為元帥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為學士臣之計以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

丘濬世史正綱論二帝北狩　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于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奈何曰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

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甓邑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與彊虜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附之庸腐闒人虜之渡河如履平地既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邪當時誠有能建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內地之兵以

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爲一屯屯有守將十屯而
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多倍其數而命
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往來巡督況河南北江南
爲不遂用兵不多雖虜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
少延月日而吾之勤王兵日集矣若夫眞宗澶
淵之役王欽若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
盛之時爲遷幸之說誠爲失策靖康之際則非
景德比矣盍效有唐乎唐玄宗避安祿山之寇
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宗幸
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況女眞又非唐

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帛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
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京城既以與張邦昌
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
時謀國者當虜騎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宮
以幸江南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
鄧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爲救援京師之
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內堅
城壁外淸草野屯重兵而不動閉重門以自居
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扼其歸路彼欲肆暴以
刼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久居而有

畏散之心矣然後遣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
邀重盟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
徒以人君死社稷爲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
如都城者嗚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君曰
彼能死社稷否乎都城雖堅孰能守之乎意之
言彼能始終聽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
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
重宣命三軍夜驚略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于
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凡虜之
所以令其下剋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

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
亦且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
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若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
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
歟迨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盡在他人手
中爲所刼質一舉手動足輒有妨礙遂致不能
復不共戴天之讎以貽千萬古之笑恨嗚呼天
乎人乎

劉定之史論　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
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能有爲也況欽宗之

[illegible]父子塊然剪爲囚虜父之罹此也宜而子亦可謂不幸已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爲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挾俶倓二雛爲心膂外任郭李諸將爲爪牙以返旆于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獨才愧于玄肅而宋都汴亦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從以緩其傾危可前卻以圖其興復耳夫汴非可都之地宋因五代之舊而都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爲命然夷狄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之兵彊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夷狄爲隣國以守成期子孫則兵不可恃而宜資于山川之險固明矣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

王鏊震澤長語　宋世人才誠非　我朝可及然其謀國之疎則不及　我朝遠甚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糧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促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也

遺蹟志卷之十三畢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四

大梁　李濂　川父

藝文一

奏議

上仁宗論修固京城　　宋范仲淹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盱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一陳之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爲恃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冦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

平絶無險阨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
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
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
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恃無堅甲利兵可禦
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
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擁
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
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
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
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

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
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
淮甸遠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
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郡
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根
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邇衆
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
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易曰天險不可升地
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
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

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鎭四海而無煩勤之勞鑾輿
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
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
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
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
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
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
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
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
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

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
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
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
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
官必恥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
西陲非當請聞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
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愚拙惟知報國不知避謗昔
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
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
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

秉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慶曆二年八月上時爲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

上仁宗乞罷修京城　余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繼陳二事伏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無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其利未集而先致其害況今北胡之略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然黎蒼生咸望恬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談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上時慶曆四年五月知諫院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范祖禹

臣伏聞開修汴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一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惟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非先帝意也陛下始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全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爲方城偏門即爲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爲甕城臣不知大臣何見而爲此謀必以爲厥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卑守在四鄰四鄰卑守在四境固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入無外懼國焉用城今民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敵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恐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改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甕門壅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按范文正公之奏深切事情為當時社稷之慮甚周可謂有特見者余范二公之論亦是一說然以靖康之禍觀之則文正之言若蓍龜矣

上眞宗乞罷營玉清昭應宮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盍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希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啓列眞之秘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肇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損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輟膂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壯觀之規

不為不壯矣然而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楩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官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至民況役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輿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貝山積春築之下工徒子來然內帑費積代之畜藏百物

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難雖極豐盈尤宜
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訣始智者察於
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
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
或鼠竊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
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
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
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木今
肇基小築衝冒鬱蒸似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
卒虐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
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
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戒今所修宮闕蓋本靈
篇而乃過興剖掘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屢殫於物
力恐未愜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
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
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
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相畢勞聿
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
其用度止崇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
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營費之資節儉爲要俾

四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
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請陛下
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
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
祖影殿東岳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
百家之産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猶
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内承平邊
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臣
復謂其不然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
苟安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
之氓農桑失望雖今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
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
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册足爲商鑒者
陛下覽之詳矣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
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
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
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
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
讜之謀未盡良爲此也惟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特
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

機未申補報之效揄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庸妄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曾建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臣以爲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好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上時爲知制誥

上仁宗論玉清宮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壅教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民情嗸嗸如昏墊焉臣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僻賞罰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冤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冤則又加甚古者決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冤生陰

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乖戾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御備乃上天示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辰浹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討功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潦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賦耗于內征役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而已遘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爲之邪豈再造以祈天之祐邪臣不得不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意而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道之日豈宜忽哉

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悟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鶴館不及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耳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盪焰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業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可致也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爲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埒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自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時論韙之

按宋史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火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時舜欽年甚少爲太廟齋郎上此奏偉乎壯哉

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　　歐陽脩

臣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勑差臣與三司公同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興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

務爲已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盖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一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料盖緣廣張物料即多酬奬恩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

遺明志〔全宋十四〕 古

臣實痛惜臣因准勑減定於三司畧見大壁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更營產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宗事神示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則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典禮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爲無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盖將良材美木俯狥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望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

遺明志〔全宋十四〕 圭

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至和二年上時爲翰林學士

上仁宗請勿脩上清宮　包拯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爲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

賢使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
虛僞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遞焰妄起是爲火不炎
上上清宮者乃祖宗脩建以崇無爲之德今火燔之
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
然其天意垂戒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脩人事
以荅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
修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況天下多事調發旁午
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舉無名之役
哉且宮觀興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眞容理當
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陛下推
遺史志　卷一四
仁慈之德念疲瘵之民且務安之安之方豈忘重
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惑衆欲乞特降詔諭以安
衆心

上仁宗乞罷寶相禪院剏建殿宇　韓琦

臣竊聞右街寶相禪院見在移拆法堂剏蓋大悲殿
宇特命中官監領其事所役兵匠數千百人假以舟
車資其輦運凡百用度悉從官給規模之盛功作甚
崇臣討其興建之因恐非陛下之意也臣伏覩近者
興國寺雙閣災延及大殿長廊俱爲煨燼其寺舊安
祖殿俯逼都市衆人之處再有脩葺而陛下亟降旨

命悉令停罷任其緣化使自營造斯所以重天戒而
愛民力也稽諸載籍事實雖行臧獲之倫孰不欣幸
何乃遽傷治體有損邦用起無名之役爲不急之務
乎所謂恐非陛下之意斯可明矣又向者陛下崇務
本之仁念維城之重即昭應之遺址建睦親之大第
諸邸之聚三千餘間常度不充侵用南郊材植又且
萬計役令出產州郡供補其闕物役之大從可知矣
今者業已成功焯爲鄕事何則厚宗枝而隆孝治豈
無益之所爲乎當時言事者猶比上封章願寢斯議
蓋亦重改作而節浮費也臣謂此役既終即凡土木
遺史志　卷一四　卄
不急之事一切宜停以緩財力夫崇采椽三等之制
者唐堯之仁化也惜露臺百金之產者漢文之儉德
也煥在方牘所宜規範伏望陛下俯從愚說遠紹前
徽悟色相之非求本慈仁之足尚躋民壽域永底太
平斯乃奉順祖宗愛養元元之本也其寶相院剏蓋
殿宇等臣欲乞詔下有司令悉停罷俾其營求施利
得自修崇蓋此殿若成則法堂未立加之廊宇制度
悉求相稱必於閒暇漸次申陳事既垂成理須從許
如此則功費之廣倍於初矣利其成而規賞典者其
徒亦繁矣豈能與國而營寶相則是休彼役而勞此

功廢置雖殊耗蠹豈異臣又慮邇陛下重天戒愛民
力之本意故昧死陳狀冀裨萬一（景祐三年七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仁宗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余靖

臣伏見開寶寺塔爲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
朝廷所宜戒懼以荅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
瘞舍利內庭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
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庭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
人因此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庭外及四方抄
歛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
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脩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

遼寧志　卷一四　八

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來國帑虛
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
方之民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
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
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修麗崇
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飛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
於府庫但取內庭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
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之者積歲累月而成之
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
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

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
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
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
若作無用浮修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
宮請給皆言內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旦捨施則財
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切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
既見內庭崇奉則遞相扇動傾箱竭橐爲害滋深若
以經火不壞便爲神異則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
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
能自衛爲火所壞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

遼寧志　卷一四　一五

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胡中
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塔舍
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鑒之
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
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
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
宜謹之其然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慶曆四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

上仁宗乞罷脩開寶寺塔　蔡襄

臣數日聞迎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以爲必無此
事屢以愚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

皆謂陛下欲重脩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為憂蒼生為意豈肯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恠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光引為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朽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光恠亦妖僧之所為也或以此塔太宗皇帝所造理須修復臣謂昭應宮上清宮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巳不復修孰有非議若以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費日萬緡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

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寬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況天火所焚大為警戒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工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惟陛下聖哲聰明必無此意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乞脩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絶欺妄慶曆四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罷修寶相寺　何郯

臣伏聞朝廷近有指揮以寶相寺昨遭焚蕩許令寺僧緣化修葺蓋朝廷重糜府庫之財又不欲遂廢其寺故有此處分以臣愚心思之其間尚有利害不可不論訪聞寺僧主事者素豪猾善交結今既開端許其緣化彼將假朝廷之命以籍誘民庶多求財貨卽京師騷然侵擾蓋其意不惟以修寺為事將圖財用為奉身恣縱之資或民力不足則將因緣權倖復求朝廷出府庫之財以畢其事此必然之理也假使民力可辦於國家雖無所費亦不可許方今公私財力大屈凡起一事興一役未嘗不取於民外方之民巳困歛惟京師之民幸而未加横賦緩急有事亦將不免固不可使之輕費家貲以奉土木不急之務朝廷頃年脩寺舍佛閣巳費累巨萬一旦遂為煨燼況

外議傳云寺僧嘗以婦人置於佛閣昨火發之際焚死者數人若傳者果信是朝廷糜費財以崇奉佛事適足為群僧淫戲之所近日主首坐遺火罪止於奪師名紫衣寬假巳甚不可更啓其姦倖重耗民財也臣按春秋或書災或書火其名雖殊然於變異之兆其實同歸定哀之間兩觀桓僖宮災漢儒皆謂天燔其所不當立今寺舍之災豈非以彫靡之過不當立而立天命燔之亦如兩觀等災以示勸戒乎若有重議脩之非所以畏上天之譴告伏望陛下追觀前事之監深究異祥之來無興功以荅天戒其寺舍佛閣

欲乞一切罷脩用示聖懷抑畏之矣臣以朴愚誤蒙
擢進苟有聞見不敢不陳惟聖明不以狂妄廢其言
則死生幸甚皇祐元年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乞罷脩壽星觀　司馬光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眞宗御容當是
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
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
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庶有興
脩自爲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爲崇奉祖
宗重遠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

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爲名姦詐之心不知紀
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
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
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
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
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惟高
宗祭祀親廟微爲豐數故傅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己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
也後至漢氏始爲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
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

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
聖院而已眞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
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
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爲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
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
脩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
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
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
罪取進止嘉祐七年十二月三日上

乞罷脩感慈塔　司馬光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
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
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尋復焦槁農民嗷
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鬻妻賣子以接餱
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羸
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
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
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
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

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散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旣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令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俟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乞停寢京城不急脩造　司馬光

臣伏見近日以來脩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幷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脩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畧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工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脩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終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脩

造煩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陪塡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木材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脩造倍多諸場材木漸就耗減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疎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工占使匠人物料未暇脩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宮室爲後今之所脩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端其所習今聞所脩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一應大內裏外舍屋即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脩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脩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司諸處監脩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

靡勸及轉官酬賞以塞奢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
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取進止（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乞罷脩太乙宮　　文彥博

臣伏見脩建太乙宮爲民祈福臣聞太乙天神之貴
者天道貴質凡所營繕理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不
事金碧之華不貴費不太勞不日成之神明安之處
潔之誠內充天人之心交感神應之福其理必然臣
又見累年以來禁中營造不已般運木石鳩集丁匠
殆無虛日既有專切提舉脩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
中脩造司誠恐所司各以宏麗取悅上心（一作朱畢）

一作復興新舊相形不極不已國財民力豈易支供
臣伏見陛下督責水官以利農畝必思夏禹卑宮室
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
思百家之産臣伏願陛下亟勑中外不急營造一切
權罷即國用無窮民力稍寬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爇
射之地今爲造弩椿所運斧斤置鑪鍛喧煩褻瀆理
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祖宗之舊蹟乎
乞將製造弩椿移置他所或歸之有司則重明嚴正
之廷加之嚴潔奉先孝思之心益以光顯臣職在樞筦
主調兵匠義當獻納區區下誠伏望采察（熙寧四年上）

上徽宗止建火星觀以禳赤氣　　任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
王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脩德以弭災未
有因祈禳而消變者也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
近日內臣打量太乙宮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
異臣始聞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爲諫
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誠不能
已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
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
下戒懼以謹厥初歟陛下固宜小心脩德克己正事

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聰明判別賢佞攬權綱
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
則乖異之象轉爲休祥昔大戊有桑楮之妖高宗有
雊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
之年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脩德之效不
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或祈禳有感脩德
不應則無私之上天顧可以私禱乎陛下必若建此
臣竊計其費不下萬金將取之有司邪則帑藏空虛
取之內庭邪則括刷已迫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

至今流移滿道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慶皆謂陛下損已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下遠稽格王仰測天意畏之以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荅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四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五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二

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幷序 唐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籍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嗷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
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汳水新渠記

宋陳師道

汳句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旛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莨蕩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兖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盖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灌注兖豫永平中導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其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縣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縣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悖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

欲書也遂為之書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備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排走徧歷諸第一有滲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與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

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廢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歷事群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剏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列制旁至鈎析繪圖以聞即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

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壬寅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緜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叙焯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為過侈下不為苟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進紛純之席仰而視其宮則有榱題之華俯而攝其衣則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宥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

响而望其下者蓋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叅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耀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勳閥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

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
有等大小尊卑歷不逾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
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脩明
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
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
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
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者不磨
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樞密名官開元
中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
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
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
司然管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
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
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
予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
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參書直學士之名大
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
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
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
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
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
執事叩閤與事吏拜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
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
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
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脩天下之政
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庶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
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

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
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
至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折於萬里
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
榱桷俯而安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
隆於已者夫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

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

道園志　卷二五　八一

日生請修德以禳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
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
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元許有壬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
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
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
制魏晉有行臺歷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
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
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

河南志　卷廿　九一

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郎中員外郎都
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
中為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
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
我朝循襲尤甚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
員外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鑒書
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
南臺監察御史范匆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桑
滿海牙檢校官羅吉甫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

僡而溢其貢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腴入爲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閒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者憩焉吉輩請曰記久未得茲躬獲其地其有時乎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乎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壇治

之不力迤邐頗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說而樂受斯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爲它設敢斷章爲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汴梁泮宮脩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迨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脩之集群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搏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雍之所樹者陵谷變遷隊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

不齊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䘏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後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留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

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刋之典爲業雕鐫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

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也姑即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櫛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皿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穢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衛容私欲之僞而爲蠹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

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願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熙春閣遺制記　王惲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爲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鰲爲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爲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爲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爲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爲閣位者

三穿明度闇而上其爲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其成體故兩挾旁構俯在上層欄构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老凋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麥秀黍離之感且詫其雄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不藉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于青雲而矗上又似

夫鰲抃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
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
萬一金元華清又寔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
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
數焉故也然熙春遺構亦可爲近代之傑觀彼騷人
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庭壹而徒彷
像其千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
槩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閱鈕氏之說使觚稜金
爵上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言
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之鈕氏者斯世工師之良

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王惲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
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
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邑東壖
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
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
前敞臺門扃閎嚴肅左右則環廡構堂敦請女冠孟
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往持寅奉香火晨禮四
元宗獻之女童丱入道以彤管之懿資雕其冠之妙

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索玄
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僊去喜禮臨終貽屬妙明曰
汝等祗嚴修潔善守廟務毋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
敢不敬承誨言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
禮棲雲王眞人爲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溫與妙明
爲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溫妙明俱壽泰
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某卒
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
跡法號妙眞道俗咨嘆祠宇爲增重焉妙元洎妙眞
殫罄粧奩刻苦持節遂重脩正殿臺門創建獻廡子

孫司及道衆祭舍齋廚輪奐一新蒙洞明眞人稱賞
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袠日誦五
千玄言爲課朝夕焚誦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
顏精健不少衰從廬與建本末不能昭晰於後走書
聯京師求記於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故國遺
蹟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謹按祀
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通而人鬼出自邦國達於
臣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神初未載也
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
知領城隍陰事雖儻恍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爲

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苟當時用事莫城隍若
也況汴梁爲六代都會四方輳集城池盤礴衢陌交
通人物繁夥精英之萃集晝夜開闔死生變化幽明
兩間其有神爲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
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
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
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禧妙明妙
元妙眞等式出於詩禮名家華胄貴族清修道行敬
恭神祇以致廟貌完固閭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
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

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三皇廟記

吳炳

皇元立制於凡古帝王明聖功德之載祀典者有大
詔令則即其所祭之有司擇日行事其祝幣牲牢之
數因時損益祭已即去三皇乃因舊制立廟郡縣有
常所祀用莫春之初有常日其祝幣牲牢之數有司
恪守不敢有隆殺焉有常禮豈不以勤被天下與一
時之澤視開天之聖立極於萬世者廣狹不同而國
家所以崇德報功者亦因之有厚薄與汴梁路去京
師千五百里而近治開封尹故地總州縣數十爲大
府省憲咸在土地人民之廣繭絲保障之任不後旁
郡其諸神祀崇樓閟殿峻於宇而凌空虛者遠近相
望皆興於私家獨力乘堅良而擅素封者奔走恐後
三皇之祭官不踰畝在艮岳廢基之顚如無所于託
而姑棲焉者主祠配饗合食一堂前後尊卑叅無秩
叙几筵俎豆不比於禮拜伏薦祼窘于登陟若是者
蓋有年矣所視爲故常不屬于意方以不飭鄭傳
爲大故非所以奉明制而崇聖祀也然土功之興民
亦勞止爲之以漸人不告病而功倍常是一材之積
一甓之用有不可少者是爲之兆後將有興起焉若

無恭爲之積徒大息于此將無所爲計猶病七年求
三年之艾苟不畜之終身無所及矣若李侯者其有
知于此歟李侯之來也能奉宣上命以惠愛爲治首
修儒學顧睠是廟乃喟然歎曰時君之責其何敢後
乃買田以拓故址夫土鏟之啜議于已陋施之古昔
似無大失乃命埏埴之工爲登豆簠簋爵坫罍犧象
之等甞泄鄉思無不具者粥銀五兩造用器命吏籍
之分官田二千五百畝有奇以畀醫學議定代期及
之會朝廷有停役之命遂不果就還掾王國輔請文
以記之若有望于後者侯之用意勤矣君子于義所

實爲者惟力是視成否遲速幾不在我侯爲是廟先事儲積而張其本者又豈特一材一甓而已邪後之來者其才行皆磨礱拔而升是邦方將奉行國家崇德報功之意與夫秣然以生群然以居室處而火食養生以送死與主是廟者仰視几筵俯食土田之入孰非蒙三皇之澤者哉皆將攘臂爭先趨蹶卒事其孰不曰是廟之脩自李侯始亦何病其不出於己也侯名信字可復上黨人前爲京尹終有能聲今以正議大夫爲總管云副之者朝散大夫同知崔阿沙奉議大夫治中劉巨源承務郎推官張君謙贊之者

承務郎經歷李獻而董是役者亦王國輔也

開封府重修廟學記　國朝于謙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刪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世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　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封爲中州甲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圮儀觀弗稱前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極力爲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堙而爲崇闊隘而爲廣飾陋而爲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　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哉爲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游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則

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行其道于天下事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　朝廷作養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其於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邪侯名曈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黃門即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祥符縣重修儒學記　劉昌

祥符即古浚儀縣　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宮創

始無所考河南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云宋置都于
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緣更置學今學即寧老寺及
祥符縣故址也　國朝洪武五年知縣胡再創建規
制粗備而圯於水永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
德十年教諭沈耕求得鐘樓餘材三百因大爲理飭
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從觀暨天順
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敝相繼比河決郡城遂蕩
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
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齋舍漸亦就緒未甚宏備予乃
謀於二三寮友寅恭克協僉議維同今按察副使安

成王公齊首爲之作饌堂於是庖湢庫庾悉還舊列
左布政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
才而教諭陳禎又率士民之好義者作二門其在禮
殿之前者曰櫺星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
入所必由曰義路櫺星之南地廣二百弓嘗爲汴渠
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涉按察使建安劉
公福副使泰和歐陽公熙爲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
衢而王公又作飛樓適視兵寓洛不果今按察使關
中宋公欽甫涖任即詣學周覽且曰我不可不任厥
功曾未幾時竟登于成所謂巍乎煥然士民從觀者

蓋有加于昔諸生相率請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
師孔子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承向慕者宜無所不
用其心況學宮乎況浚儀爲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
儀儀封人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
人見孔子即此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
慕如此況我朝　列聖繼作尊崇孔子檢括學制諸
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
惟勤於誦數而務端其本以如諸公之靈承向慕而
持之堅焉則於斯道也不幾矣乎皆應曰諾遂書以
授之俾刻爲記

揚州門新造石牌記　　呂原

汴梁宋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則所謂天下之樞也
肆我　皇明之初嘗建爲北京既乃分封　周王於
此并置河南都布按三司而附以府縣衞所焉其城
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堤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
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
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　國朝正統戊辰亦嘗分
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淮如故築堤護
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則易遷從而流雜泥沙又
易於淤澱以其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以下也天順

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
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　王府
及官衙儒學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淹沒摧圮力
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往往溺死事聞　上
特命工部右侍郎璟暨薛公遂往拯治之　璽書授
以事宜公星馳至汴數宣　帝德綏爰衆感即移檄
以賑其饑躬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商度工用及以
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徵
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魯說
通判蔡[illegible]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

璁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
餘丈決旬堤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
諫參議王鉉於土城東起獨樂岡訖猫兒岡督夫鑿
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
耗減又命參議史敏僉事高遊於土城東南曰揚州
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
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
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　王府等廨署亦
漸可居而軍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乂者
俱播宿麥矣顧城地最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令參

議蔣儼李浩僉事王紹督夫車戽參議何陞又導而
分之閱月水盡乾涸初環城五門俱有濠水河決後
水益瀰漫無津畔往來者必藉舟楫一遇風濤莫或
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又令項璁等築道
路於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便之且
令李浩修補城垣缺壞及翔築各門月堤軍民有貧
餒及缺種子者給以粟麥凡八千餘石有屋居漂蕩
無存者給以榱櫟共一萬三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
水全賴開渠浚之議即揚州門置閘以限外內倘後
內水有積啓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閉而塞之庶為永

久之利適巡按御史段公觀董公廷圭至議用克協
即委布政司照磨金員輝等於鄭之賈峪山採石煉
灰勑客舟如期輸至就令員輝及開封推官劉鋐董
役未幾牐成蓋肇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
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凡役丁夫三萬八千四百二十
一用椿木三萬一百七十四莖稍以束計者一十二
萬七千四百鍵固以件計者三千二百麻以斤計者
九千七百八十六而牐用石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
灰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開誠勸諭人心咸悅故勞
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也及薛公已還闕城士

歷歲謂其御體　朝廷之心既拯民於昏墊又防患於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以告來者而崇明訓導之辭存其後爲書以示子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爲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伾而下析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固難如能先事爲備訪求遺瀆以爲委則亦不至臨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牐蓋知從事於委者歟委弗多而泛溢所當慮也因記夫施工次第并繫以是說云

序

送權秀才之汴州序　唐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惟或作尚）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監字）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愈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作序詩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陳留屬汴州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隸焉）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柳宗元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城而固圉也是宜碩蕃嗚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篇藝人表臣百司表臣表幹之臣謂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贊以藝人（謂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亳潁觀察判官）參剛柔而

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憝遂寧有衆故揚公以
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
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咸餞焉寮宰童
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以宏
才與學已任文字顓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
郎中崔公（崔群字敦禮）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
觴之餘灑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
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脣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
之辭拜手以獻用光餘篇云

逢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搖
芳蘭臨清川秉和藹將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
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爲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賤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粤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
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飲於蓬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澱頼右匯邪
邑瀰瀰淪漣盪日滔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
遙原崇隰崇岡傑竦嘉卉界芳雜樹連青即爲崇臺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鎰以給費縣吏領徒而備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
旆卯出乎北墉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閑閑以
稅駕于東焉俟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
謳掇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于巳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卞客不
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深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
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
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
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
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
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
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
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
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
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

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鑾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子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

其眞余援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子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吹臺春遊序

國朝劉醇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往往爲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幾而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

泯然無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臺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啼魚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璲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黃公輩同往造焉具酒餚設几席列坐于芳樹之間深杯送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既風流賓亦醞藉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

而有之矣況又歲屢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
得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將歸
據吟鞍歆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
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璲乃繪以爲
圖列次衆賓姓名俾余敘其事用傳于將來余謂光
陰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
中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
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
取焉

吹臺駐節詩序　劉昌

開封爲古逢池忌澤之藪梁惠王發以賜民因名開
封文獻通考云今郡城西古城惠王所築也城南有
吹臺世乃言梁孝王臺何邪顧謹中董至指開封爲
梁園又何邪夫孝王國于梁自是梁郡在今歸德州
睢陽宋城之間李白所作梁園吟正指此開封在漢
爲陳留郡非孝王封內則吹臺烏得爲孝王臺邪予
纂中州勝覽始據梅聖俞詩而訂正之聖俞之詩曰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黄土化珠翠
較然有足徵者矣唐杜甫從李白登吹臺慷慨悲歌
爲一時所慕故後世騷人詩客以不得至開封登吹
臺歌嘯爲欠事況當明盛之時挾能賦之才有如吾
進士陸君建節過從登臺弔古以發千載之思于
中州之地而揚眉吐氣騁其所欲言者乎此宜見重
於開封之大夫士而吹臺駐節詩所由作也周禮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以節無節則不達故當時有玉
節角節虎節龍節各用於其所宜漢世用竹今用符
以印章合而行事亦即古之所謂璽節也然節不在
物而在人人其有毅然不撓之節斯然後達於事而
無滯故大易有云安節亨陸君之使於開封也溫乎
其恭也秩乎其度也凜乎其所持也其心蓋欲與杜

甫李白爭優劣則豈特登高能賦而已其遠且大固
有能辨之者而爲一時所慕又必由今以及後於是
祥符學諭陳君裒今大夫士所作詩將以送陸君以
存故事而授予觀予推本而敘之

欽謂此序謂梁園當在睢陽宋城之間直以
吹臺爲梁惠王築而取證於梅聖俞之詩按
漢書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疑自開封至
睢陽皆其封內也杜甫詩昔我遊宋中惟梁
孝王都氣酣登吹臺云云而本傳云甫嘗從
李白及高適過汴州登吹臺此又何也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盖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檝北亂揚子歷彭城泝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衡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盖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髇揉栝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慤者懷田里没齒不窺閭閻曰世與我違甘與槁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騖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羹爲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爲我重陳之余他日當參驗其言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五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三

碑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王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

錢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

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

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

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脩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

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子其譓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華帝而豨其子
允哲文母以公戚私作宮于桂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
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
千石之鍾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汴梁廟學碑　元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
其聞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

行出處之跡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識其居里問對與
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者孔門弟子
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其非淺淺哉然猶有一
二可疑者其說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
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
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
竟不發爲所通何業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
以脩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乎孔子自言七十
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先類

回曾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戾於明人倫甚哉誤至以
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
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齊晏平仲
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
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者亦多也老萊子
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黄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
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
有之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
昕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

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
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
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聖
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之已哲於學術之僻歸宿
之差何害於明告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説其君
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
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爲俗游説乞貸不可爲國盛
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
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
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尚其道取必於晏

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遂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墨薄儒素定於胷中者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意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況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選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

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矣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比吏敢以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立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哉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達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緣首之以此

河南省城脩五門碑

國朝李夢陽

河南省城者宋之内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毁而内城存我　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弁汴爲京設衛十有六環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省也置　王府三司又調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

鹵未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蹋樓俛仰者久之乃喟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脩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脩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府尹群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圖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　天子勑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戢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固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我鐘疲

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
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患而
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
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碍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
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盜兵城之
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
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
行是城也前脩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
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
人者耳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乎寧奉僉脩京之

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
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
史喩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
七會又有東冦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蠹爛脫於是僉
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
經費節力奬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
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墍木石櫝炭
膠角漆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既
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紓葺
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剜蝕植頹築庳凸凹完

缺齒滌浅號寒遠而望之標揭崔赫粉堞煥如堅者屹
屹深者巉巉直者排律橫者翼翼迢而察之石楣鐵
樞虹梁臥衡隍塹委輸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
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墳委
倉庫充實旌祭甲胄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
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
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
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
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
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

徙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
妄棄者汴之為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
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睇睥之
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
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
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乃僉議伐石為
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紹來且張城大脩
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
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

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為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脩順時豫防設險為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者本末外內交飭而具脩可也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墟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故流圯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氿為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當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屢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俯匍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梁以當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

其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嘗客雍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柔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氿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

兮上下羌若來兮倏不見不見兮柰何切美人兮徒
怨苦横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緪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恕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
兮清路靈雨霾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酹
戶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柰
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
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
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兮　右送神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碑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疑而涕泣語曰嚮時騎驢東上走何處尋當謙而公前巡
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
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謁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冤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
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旁祠公伏臘忌
梁父老則把香曳綃跛履若少壯咸冀如不期至稽
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
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
秋祠之而曰旌功祠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
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
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
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
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門
僅存堂敧漏欲頹矣鴿雀擾擾棋棟鼠走鴟嘯周垣
盡圮牟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欷曰
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
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
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

易腐扶敧植頹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棨而序
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曰奚貯也則翼而廊
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
枚枚焉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
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
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畏是或見飽莊事輙曰
夫蕞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
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
蕭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著遠智歟而
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
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
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
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
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
為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輙拊膺忿曰此一腔血
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
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

卒慍鬱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
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終始若是亦大者云祠
脩於是年春越夏告成張君名淮南皮人許君名完
冊徒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乎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監猜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樞飈飈
日月易舍慈備乃賊乃熒國邑之亂之訌　陵廟
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懟不震僉曰
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齊緣游刃　帝畀弗疑
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
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謐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苟難今謂曰癡忠古奚嘉今胡嫉而
何譏非名何毀非功孰譏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狂
厥虜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
古誰無死死有榮褒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
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歆其有光若往若來
即而罔見跂望漣洏茲邦胥居垠實爾思

玄帝廟碑　李濂

汴城南三十八里曰陶村其地蓋有陶令公墓云元

至正間名大張村仁壽鄉今名木魚寺緣寺建而號
厥地也寺之後故有玄帝廟土人稱其地曰廟兒岡
岡存而廟廢矣正德辛巳六月鄉民張鵬募緣王守
定倡率重脩之乃築崇基起立神殿三間繚以周垣
樹以嘉木左碑右鐘兩亭巋然規制視昔加閎焉逾
年告成乃屬濂紀其事刻之樂石以垂永久夫玄帝
者北方之神也傳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是故在天
為虛危之宿在地託龜蛇之靈在五行為水在五色
為玄而其數則一也神理不言應以象類故見其象
類神可徵矣夫神之在天下如風之噓谷所觸皆通

如水之行地無往弗達榔梅之蹟五龍之異非其彰彰顯著者乎濂汴人也幼聞長老言宋天禧初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因建真武堂於其地無何泉涌堂側汲之靡竭有疾疫者輒飲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餘區以祠神茲地茲廟其建於斯時邪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自唐貞觀以來神之禦菑捍患圖冊不可勝紀若渥雨應禱簡之禱雪晴濟歲歉之虐其在國朝尤著靈蹟焉則廟而祀之者禮也祀之孔虔者誠也禮以達誠誠以歆寘闔境之民將庇神之休雨

暘時若百穀咸登永躋仁壽之域則神有功於民而民非諂於神矣乃若出貲脩廟者之姓名悉載之碑陰

河南省城重脩鼓樓碑

李濂

夫樓奚以鼓稱也貯壺漏戒昏晚嚴晝夜儆人時王政之所必先者也古之聖人配天作則仰察七曜俯順五辰乃建日官俾典壺漏箭無停刻籌無紊晷晝夜聿分節序靡忒是故堯欽曆象舜在璣衡周尊挈壺其道一也曾謂更鼓非王政之先務乎河南省城宋之京都也舊有鼓樓傾圮弗治景泰庚午嘗脩之適霪雨而罷天順辛巳再脩之適河決而罷人皆曰無葺鼓樓葺必有水患故日就頹廢久無議脩之者嘉靖元年內官監太監陽信呂公憲來鎮是邦矚樓之敝憮然而嘆曰樓以藏鼓鼓以傳漏凡我出作入息之祇咸聽此以從事顧可使傾圮如此哉乃咨於撫按臺臣暨藩臬郡府尹咸是之或有以雨潦河漲沮者公颺言於衆曰霪雨者陰陽之愆也河決者地道之變也夫何預於樓吾苟役民以時動民以道不侈財不妨稼則陰陽和而地道順矣夫何雨河之慮乎於是選吏董工鳩徒獻力程藝稽勞賞勤作息公

日臨臺址以勸相之是故財無耗竊工無簡畧不踰年而告成亦竟無雨河之患是役也經始於丁亥之春其築於夏其甃於秋樓完於冬更漏分明四境遐聞形勢岩嶤一方壯觀蓋百餘年因循未舉者而一旦舉之非公識治體重民時得人心服衆口而能若是乎汴之卿大夫里居者謂公排浮議以脩廢墜吾民宜百世思之乃買石樹碑謁余文以紀其事余惟嘉厥功之有成也輒敢原王政以為說如此嗚呼登斯樓者其尚知所自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四

墓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韓愈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徙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戸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至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盧邑自三百戸至三千戸眞食五百戸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受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慎終老無隳曾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墓誌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淸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淸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從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

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翺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録父事拜且泣復援之張生弁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殯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致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穸予旣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遠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尙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幷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旣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幷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

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大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擧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士再娶淸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壽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幷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當室知其宿有齎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

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經喪顧門中時無彊
子弟可任懼墜先人遺業則爲不肖子因刻力事生
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
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
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輙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
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
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
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
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
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
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尊此伊徐氏子
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
民亦鮮矣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脩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游
思從曩人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
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
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十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禿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脩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優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
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
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
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脩玉牒知嘉祐四年貢
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
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
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
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
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

袷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袷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交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

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雹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

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嘗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道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

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嘆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

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
三百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
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
書公再娶諭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
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
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
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
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
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
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豈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

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
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
曰說例曰意林合四十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
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
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
先墓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奮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惟古聖賢
皆後乃有如不信考斯銘

神道碑銘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
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宗始來請銘以作公
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虜雲中贈太
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
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

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
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
徙虜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
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
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
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
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
檢劉文裕等將斃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
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
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

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
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虜不可攻乃
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
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
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發其府尚可
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
聞朝廷太宗喜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
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
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
州不治移徙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

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
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
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
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
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
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
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
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
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

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
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
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鋒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
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
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
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
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
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
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
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

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
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
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
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
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示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
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
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
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
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
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

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
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
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
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
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
符元年東封泰山以公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
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
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
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
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

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
而公每不然之獨嘗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
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
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
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
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
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
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
病賜告求去位眞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
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疾[illegible]可以又幸乃

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
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眞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
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
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
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
公爲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
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
公疾革眞宗又使公第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
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眞宗爲之震
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

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
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
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
直慶宗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
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
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
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建議得其不
直輒面詆之眞宗初或甚忤於終以此知公而天下
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嘗太宗

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君維帝明
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
兩得其先不訖大老天爲不諒德歎於年孰云者老
有耆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纂首作此銘詩陳之隧垣
永矣其貽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七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八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五

雜文

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書作司空）伯禹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崇彼河滸大陸既礙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奠宅乃州濟菑濊濊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寢遅道非其道壅非其壅八野塡淤水高民居

溢益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滲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謁者執河渠之官）

汴河銘　唐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故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邪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

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魏
魏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
行之役因獻纖誠是爲汴河銘
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
守此而已

鐵犀銘　國朝于謙

百鍊玄金鎔爲眞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堤防
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馮夷斂迹
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
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
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侯嬴　宋鄒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
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是以昔之君子有寬身海濱日以漁釣爲事淡若忘
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
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
之祕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
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
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邪夫虎符所在至
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況敵國人
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嚄唶宿將提
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
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荊卿所
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沉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
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
探賾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
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慮之有素
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
市不以市人竊罵爲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
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眞喜士者也是
可與有爲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
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爲也故余嘗以謂無
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爲
忠乎秦援趙必移擊魏無乃貫禍於國乎是不然其
爲信陵謀者乃所以爲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
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

齒其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援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援者魏之實禍也並秦伐魏趙援亦伐不援亦伐援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援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魏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若也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往而不暇柰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擬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元楊維禎

將軍吾故相公孫痤之中庶子也痤嘗薦將軍於寡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將徼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信將軍將軍刼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奇男子哉楚子虔重幣甘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信以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夫馭人以欺者人亦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府腦於寡人而寡人不忍也納之宅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梁惠王葬議　楊維禎

惠王葬有曰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太子弛期而葬余惟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以為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以為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

禮有潦車蓑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葬不爲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爲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爲拘比於庶人而必狼籍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爲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爲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變不幸夫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群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以爲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爲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爲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或問夷門監者　楊維禎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爲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乎不然何公子虛左以迎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咈哉夷門監者乃刺刼之魁耳何上客之有哉矯令奪兵於趙則有功於魏則不忠公子師不忠之人何以爲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而史氏不以姓名書惜哉

擬漢爲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詔　李濂

昔者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褒賢聖風四海也朕過大梁聞魏安釐王時有公子無忌者謙恭禮士不耻下交執轡監門枉駕屠市卒賴士力卻秦救趙威震乎諸侯旣成大伐益敦退讓而趙之君臣感德服義口不忍言獻五城可謂一世之雄豪矣閱代寖遠風槩猶存今冢墓荒凉鞠爲茂草朕甚愍之特命郡國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俾世世以歲時奉祠公子仍復其家亡與它事庶得專守塋域防禁樵採以慰公子于九原所司其欽承之勿忽

安都　宋秦觀

臣聞世之議者皆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帶縈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

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
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
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巿車錯轂蹄踵
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絶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
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
澠之隘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
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
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
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覇據一方之具

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
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
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
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
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
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
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

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
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
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
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
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
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
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
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
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
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

粟萬斛乘陂池之利幷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
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
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
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
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
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
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頼焉

按少游此議蓋附會本朝而爲之説非中正之
見也余嘗著論駁之漫録于左

宋都汴論　李瀷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爲千古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內外交脩之意耳何則德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是故爲國者德爲本而險次之茂德而恃險弗可也有德而無險亦弗可也不觀諸易與周禮乎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當嚴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洛漢唐都關中皆爲長治久

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張儀謂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固戰場也酈生說漢高亦曰陳留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歷稽往牒古無建都於此者魏本都安邑苦秦侵伐不得已東徙大梁厥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滿城魚鼈矣朱全忠之篡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被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藝祖英武振世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不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子孫北狩之恥

使中原淪於夷狄卒不可復推厥禍原由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尚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有留都之意而群臣弗從太宗時爲晉王亦從力言其非使藝祖曰遷洛尚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引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諷藝祖不荅由是知藝祖之智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沮於衆論少獨斷耳夫既安於都汴當思慎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燕薊腥羶相去不遠一旦胡馬南牧何以禦之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爲宴然無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欲爲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卻之然猶

增歲幣數十萬慶曆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寇廟堂援故事請和金人不許乃括京城內外金賂之不滿其欲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使當時蚤從藝祖之言西遷於洛豈有二帝蒙塵中原陸沉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爲陝西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閽君有九重請修京城以壯帝居營洛陽以備巡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關中自古與王之地百二天險亦宜留意仁宗

將從之而沮于余靖之言其議遂寢范公之高見遠識寔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朱子稱其為宋室第一流人物豈溢美哉或曰國之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故天運苟在丘墟金湯天運已去何險足恃陽九遘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於其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也何謂人事脩德恤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銷患於未萌者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天數則將坐俟危亡而莫之自強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其尚懋於圖治以祈天永

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哉

讀宋史

何喬新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群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群邪噬掌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日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者無一得脫于禍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啓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子曰元祐諸賢之禍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禍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報復之禍惜夫諸賢不審於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於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者摭瑕索瘢攻擊不少恕典刑命者摘微發隱惟恐其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諸賢之於群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容則其

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無所不至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恒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剸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群奸終也楊畏來之邵掊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確一人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禍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尚以元祐諸賢為監哉

汴說

王安石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簪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瀰漫四出抵今為尤著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聽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觭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為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飲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愛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蹠此也因嘻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諭之

辭權知開封府劄子

歐陽脩

臣伏聞內出誥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顔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輙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鎖宿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脩唐書已見次第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繁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曠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脩唐書不過三五月可畢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才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 嘉祐三年六月上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王安石

勑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

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
詢謀惟允其往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
勳邑制　王安石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
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
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榮祿
無替厥脩可

開封府群見致辭　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脩文貴

士興於畎畝此乃伏遇　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
人材發明詔於多方命與賢於列郡臣等謬當詔旨
輒與能書雖為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韓琦

粵自京秋以來嘉澍未洽雖宸衷之在念顧穡事以
為虞式是靈祠首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
垂休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
驅雲族於太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
賀祠官露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瘵兆豐
年而為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禁中俾涓辰而報貺
用陳馨薦祇荅靈務虔誠精意之攸歆冀嘉應之斯在
尚饗

祭河神文二首　于謙

曩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脩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
安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
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
感孚災患消弭載神之惠曷其有已

二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
則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

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
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
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
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
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載神之惠

于肅愍之巡撫河南也其為吾民經畫建百世
之利者甚多而捍禦黃河厥績尤著觀祭河神
文二篇亦可見其用心之懇惻矣謹錄之以為
後之君子告

景靈宮脩蓋英宗神御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亡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構追奉晬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
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
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
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遊高
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纘禹之服
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東脩
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規述追先聖廟庭
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門壁旁開輦路故存于陳迹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
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抛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升曉日恩如萬
國轉春風
抛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
馬不須齎
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燧烽開嶺徼萬艘輸
賨引江潭
抛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
憲燕然勒

抛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
斝年年享
抛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
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襲代護龍光有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
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鑒黃
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荐至舟車輻湊以
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伏遇
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
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時旰食視朝
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煦
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
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
盡致於可封獻賮輸琛異域會無於後至混車書而
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
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

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
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
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
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
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
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藩
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
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楩柟杞梓之材召丹
艧圬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錯鍊以蜿蜒
尾疊蒼蒼而迤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

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
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今茲吉
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堆
餅餌以如山卮酒疊肴盈樽滿案極豐而飲應不羨
於單醪實腹而飧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
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粵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
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
蓿徧高低

拋梁南點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舊鬼銅
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漠胡無人待上陰
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顥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
際義僊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
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之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
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

載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
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英豪將更奮翅
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
向公路絕寇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圜扉而
自此常空百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
我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
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
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瑞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臣何極於造化覩茲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

跋學士院題名記後　　宋歐陽修

余鄉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僊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郄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也

跋夷門市廛圖後　　元王惲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明文物皤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巳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内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静坐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黄門之故堂

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蘇伯衡

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近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於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

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礠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綫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大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戱衰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没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按宗忠簡公出處寔繫汴京存亡平仲之跋是誥也頗悉公之平生故錄之

跋東京夢華錄後　　李瀍

幽蘭居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冊十卷凡宋之京城河渠宮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禮小而口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勤矣元老不知何人觀是錄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錄擬宋敏求東京記而作東京記上中下三卷上卷爲宮城周五里唐宣武節度治所建隆三年廣城之北隅用洛陽宮殿之制修之中卷爲舊城周二十一里唐汴州城也號闕城亦曰裏城下卷爲新城周四十八里周世宗所築羅城也號國城亦曰外城敏求嘗撰長安河南二志其學閎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序自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入京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南徙蓋寓京師者二十有三年故紀載時事極爲詳備但是時艮嶽已成梁臺上方寺塔俱在而錄內無一言及之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抑多矣嗟乎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餘年兵燹之所燔蕩黃河之所衝淤都城勝蹟湮沒殆盡覽是錄者能無黍離之悲乎

跋空同子觀燈行後　　李瀍

宋都元夕燈火之盛至政和宣和之間極矣是時歲穀屢登四方無事天子方樂于宴安勦于治理不復加意于紀綱法度之間而憸夫小人務悅其君者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逢迎之於是縱意肆欲大起鼇山之戲煙花火樹照耀城闕而生民膏血爲之枯竭今觀東京夢華錄暨宣和遺事所載令人驚怛惻然不能自已嗚呼不作無益害有益召公明訓也徽宗豈嘗于此邪顧乃優游娛嬉以坐致靖康之亂寔人事舛錯爲之惡可獨歸之于天數哉空同李獻吉先生爲余書其所撰觀燈行于卷蓋自喜其得意之

作也竊觀空同此篇寔擬唐李嶠汾陰行而作雄渾古朴雖不逮嶠然其詞采煥發亦一代之傑作也暇日偶展閱一過漫書其後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八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九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六

賦一

梁王菟園賦　漢枚乘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並馳道臨廣衍長冗坂故徑於崑崙貇觀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隑隑卹焉隗隗卷路崣移岑嵾崔嵬岩嶫焉暴熛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游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葉翬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

涸波沸日湲湲疾東流連焉轔轔陰發緒菲菲闇闇讙接昆雞蝭蛙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鷙之傅於列樹也欐欐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鶻桐鸛鶚鵷鶵翡翠鴝鵒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翱翔群熙交頸接翼闒而未至徐飛翋㳿往來霞水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雪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飾子相予雜遝而往欵焉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銜跡蹶自奮增絕怵惕騰

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隊林臨河怒氣
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
長劒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
之芝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取
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鬭雞走兔俛仰釣射
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袿裼
錯紆連袖方路摩地長髮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神
連未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饌矣連便不可忍視也
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
嘉客兮不能歸桑蔞蠶饑中人望奈何

按莬園梁孝王之苑名也梁孝王武漢文帝子
景帝之同母弟竇太后之少子太后甚愛之賞
賜不可勝計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為複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此賦始終鋪叙苑囿
之盛畧無規諷之辭乘正直人也或非其真筆
而子皐素善詼諧為賦疾而不工宋人章樵亦
嘗疑此篇為皐作其知言哉

忘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
柳賦其辭曰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
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
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
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
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鐏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
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
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
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
邊撥（邊撥言[illegible]之邊拔也自喻無細微之[illegible]徒蒙飲食而已）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潜崑崙之峻極兮
出積石之嵯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
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
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
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泰自西而啓壤兮齊據
東而畫疆殷徙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
却魏巍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雪賦 宋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

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
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
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
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
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興北戶
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
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

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
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
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
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
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
紈袖慚冶玉顏掩嫮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
若燭龍銜燿照昆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汗皦絜
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
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折園中之
青萱擷陌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遠
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
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
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爐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
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
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
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

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而滅玄陰凝不
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
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
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此賦本惠連作而假梁王鄒枚司馬以為辭其
曰授簡於司馬大夫蓋設言也抑亦賦之變體
者歟

學梁王兔園賦　梁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

爲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巚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豔紅壁仰
望岑寥兮數千尺磋硤嵺峨汨潺成岫岭呼而窟竇
嵺碕礫碓紫嶫丹駁苔點綺縟若斷若續如此者百
有十處奔水激集瀴濱絜渠滴湟吐吸跳波走浪瀰
沫而相及温漾長鶩流灌遂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
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磥硊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纓草
丹蘅江蘺蔓荊酷郁交布原隰平於是金塘涵演
綠竹被坂綺繞青翠近而復遠白砂如積雪者焉碧
石如圓玦者焉水鳥鸕鷀鸀鳿鵁鶄鴈上飛衡陽下宿

沉漢十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雲之舒頳霞之
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死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
之倫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駕連軒于沼之濱乃射
宿餌魴前繳鶂鷊青黏黄梁曜鶖鵝奚騰他柘弋雞翳
嬉極娛雲翔兮煙翔超然左瞻蒼梧右睨鄧林崩石
梧岸峋岏藏陰連至山頂丹壁四平靈木夾道神草
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紱亦抗魄而
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朱華未希
卒逢邯鄲之女薰芭王質命知其驥推連映日綺蒙
下見錦衣上出錐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謡曰碧玉作
桃銀爲盤一刻一鍾化雙鶯房教歌曰美人不見紫
錦衾黄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别曰見上客兮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熒燬既餞埃蝶暮兮思夜
半

明堂賦　宋范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
廣矣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昔王之大觀
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頌金
玉之宗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
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粤自蒼牙開極黄靈耀德巢穴

以革棟宇以植微太古之醉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
宮室斯美將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
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聽廓焉
而四達穆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
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
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
禹卑宫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華以三尺之盛赫
赫周堂制度昌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
長堂牟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
面明堂而背北室耽然太室儼乎中黄都徽名之在

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闕闔其
三十六戶璅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後矩下
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偪八
方象其幅員九階參其前後兩廟焉聽政之廟應辰
而周彰趨蹌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蒨
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表飾其迴墻陳位序
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藏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
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
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老以勸諸侯之風右
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廼占候於昭回天

遺蹟志　卷十九　八

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是三心也盛暢暢而無爽此
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illegible]若夫約周之禮兼夏之
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
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
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庚兮賑天之
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
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繁
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
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
大雩以祈實於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遑靜百官

之事驅五穀之疾無勞於闌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
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
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
于以南嚮殺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
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誥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
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于權
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宗萬邦致
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分
虎威多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實可愛之景夫子
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

遺蹟志　卷十九　九

是飛門閉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闡
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撤無事之官必省飭
關與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屛此明堂
之冬也天下為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
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
皇威節兮彬彬此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
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皞皞
以陳五帝之席弈弈而倫惟太室之位廼上帝之神
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斝離離玉幣莘莘牲牢
之舉既遵於夏后甒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

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
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賓相樂正攸賓
進俎豆之吉蠲羅鞮鞻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
聖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
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饑懷者兆民於是神醉
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
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
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闢晰
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冬求衣以先紆黃組冠
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于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

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
扆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
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森焉阼階
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
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
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棠沮太秦六
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
之族惟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雚弱幽陵五狄之種
惟東是尚於是兟兟旅進蹡蹡肆覲嚮明者盡取諸
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部

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
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遠冕紱
兮齊奔王臯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
光輝若北辰之會眾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
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
行典禮揚風雅訪俊良議窮寡人局幽而覆盆暨會
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
迪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數億兆之
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
以還智者闇闇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

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歷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
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
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
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
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
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
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
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
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
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敬日思思之何也

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蠢蠢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薄索民庶幾于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盖舉一於皐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

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衛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綿綿無反無偏凌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我國家純粹百靈爲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侯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蹇處士之横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圜丘賦

宋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奥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誕函鎬併界之陋鄙周雒渟潜之淵乃據崇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乎先稱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富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撫備兆於遐葉震元符於兹年此烈祖

所以享神之對神宗所以旅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詔列聖以烝衎總萬靈而賓延爰會降監之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卜乎委泉漢脖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光絕炎況並驅而爭衡哉敢問圜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畧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迦朱鳥以高矯兮翠瑤魁而邪崎休氣回復乎其淑兮榮泉滋滲乎其止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遂兮神明藹然離衛乎其邇於是擴之辟之其𦥯其駢修之平之其坎其畯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𨂿陛列道糊頼壹唇樊崇無縮板

以作勞不藉劚而昭修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
致崒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巀嶭若隆雎之亘汾澭及
夫消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辟黄琮
以蒼蒼兮昦歆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莫衎乎坎閒兮
有司守燎槃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
以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拔大紫之莫莫招翠黄之雍
雍合薦鄉於欽崇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隤祉奮
光明於亡窮駿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
乎位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樂交乎下而人喜

華九州以獻力整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
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至誠之為貴則斯丘
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馮厚
靈心之所翔會駐冕寶於飈欻貫黄圖之方志彼草
棲列僊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穜祠之託鱗長九
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
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怪溺丘明而
好巫獨圜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佁儗而未之思歟遂
作頌曰屹圜壇赫盱盱大盤盤兮君之升當是饗華
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

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祁

癸酉之仲夏子授詔脩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禁
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蕀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
嗟以為省戶疑切禁廷敞閑人不夫摧會不棲啄與
乎原楄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倏悴莫芸不為
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殖
浸灌信美非願因為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借昔
宿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葱雪之

寒鄉託崤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
玩之可使盈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適因
少而獲貴鄙柚苞之輕俛賤蔗境之塵滓曷何人斯
頹我於茲託深嚴之祕署切轇轕之文榱培孤莖以
育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湜以掌浸露金莖而滋滋
布涼影於月宮儼重葩於禁飈蔽風廬之岑寂隱肅
唱而逶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斂華而
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之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
是必野芟非曾掖之玩非實異大官之味困枳橘之
壓遷嗟瓠瓜之徒繫亦循鬱栵有性不願栝棬之華

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隙歸之壠陰
上數榮於槮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
豐其大德之谷棲息無檜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繁
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蘂
衍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爲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
託中涓以進爇荷鉤盾之爲地結貫心以自如非孤
生之所冀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
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

之地爲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泒河而渠結坤之
絡振乾之樞星羅擲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廥我田之
租勢雄跨胡氣王呑吳荘荘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
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
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畧神
武威殫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剸虎皮包刃鵠板拔
儒隆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
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寢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
圖且曰不壯不麗曷傳萬世禹之卑宮盍勿暇之計
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剏象魏之縣法佇億兆之所

視況我力如天我貲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
之費奚足爲易乃詔共工度昌之中因舊謀新庀徒
傭功基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斲而礱去地百丈在天
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鼇戴宮冊楯
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焜燿彫拱
玲瓏椒壁塗赭綺窗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峯平見
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回而相逢門呀
洞鈇若天之裂縱擧百武横駕六轍金鋪爍人光景
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扶其下
則冠蓋葳蕤劒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漪而馳駕肩排

踵兼蠻運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
奔湊於王墀固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
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謌永昌曰元
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
赫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
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
馬之暇詳窺歷代之紀乃知乎古德之衰璇室自此
商政之壞瑤臺太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
二世而棄漢武栢梁尊火隨燼陳后三閣義師尋至
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欲不已必至民

酣嗜色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肯甘諛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濡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爲愧不舉君觴恐驕朕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氷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群臣乃退咸呼萬歲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九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

大梁　李　濂　川父

藝文七

賦二

皇畿賦

宋楊侃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若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閣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子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採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軺車斯假若夫大邑名城神皐沃野盡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予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其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步將遷俄梁室之華命啓後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崤右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瀍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爲馘而爲俘實王氣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設

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甲載邑裂曹之沃土滑入分屬邑之二城陳咸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鄢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法則垂於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南取荊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於是有出居王畿掛戶縣

籍興產樹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陽漢徙豪傑於陵邑魏將實於河南驅冀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情僞辨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剸繁劇既而桴鼓不鳴豪右斂迹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傅降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寘尚老尊學與民爲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

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手擊利劒足張彊弩躍馬奪矟投石拔距入則訓練出無征戰身閑賞厚家有餘羨是故擁彊兵衞近甸如大郡雄藩爲屏爲翰者且有九縣（尉氏咸平陳留雍丘襄邑太康考城東明陽武也）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紆帶甸千倉是與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大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儲充六軍之給嘗律虜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邑（陳留

雍丘襄邑尉氏咸平也）若乃總戎者貫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星簿既資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建雄義聲圍城馬欄萬勝鎮皆置甲士防守有使臣掌領之）統騎分巡者兩路（府界東西兩路各置都同巡檢二人）城隍之外游徼四布（京城四面巡檢各一人）桓桓八臣是警是護（謂東西兩路泊京城四面巡檢使臣共八人也）郊原膴膴春草萋萋邊烽不警牧馬爭嘶厩空萬櫪野散千蹄陂閑牧南（汴河已南縣邑長陂廣野多牧放之地）沙平走西（中牟已西地廣沙平尤宜牧馬）一飲空川一齕空原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出於民心獻芹比於古俗園茄早實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笋宜脩竹鬻於市兮利既倍

進於君兮恩必霑沐時或戴勝降桑螮蝀未鳴野人登麥以先至蠶婦貢絲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宜於谷林冊杏出於尉氏其或陽鄉千樹之梨扶樂千樹之栗比封千戶之侯亦何讓於昔日鹹壤宜比鄉之年野蕘美東邑之豕兔蘆鳧鴈之盛西有陂兮萬頃菱芡蓮藕之美東沿堤兮百里其或仲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於蓬澤狡兔多於梁園乃命萊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校畢陳六飛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過於圃田之藪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

烏獲之類袒裼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豕玄豹逆走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落孤鴈於馬首貫雙鶥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一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謂於禽多雲夢之畋敢誇其地廣哉囿書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總秸之入斯爲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貿易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鶯轉何早花開不晚瞻太

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塵之中效僊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玄風青青道邊千畝何田端拱之初耕于此焉儀耜一執青史千年登載陂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旅親乘戎輅習戰于此士馬秋勁甲胄晨瑩止憑軾以將觀衆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頒牧授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以徇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

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燔柴展禮萬世無窮別有景象儀島園名王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百亭千樹林間水濱珍禽貢兮何方怪獸來兮何鄉郊藪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後猊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趾孔雀翡翠白鷴素雉懷籠恭歸呼侶曉去何毛羽之多奇馨荐素而莫紀也忽斷死墻又連池塘介族千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沈而出處柳籠陰於四岸蓮飄香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執手吳牟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種遲春紅

粳而花綻籛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
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清蹕而
親至輦從千官郊陳萬騎既觀稼以云罷亦宴犒而
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鷄首萬艘而壓
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滥湯之深靈沼有潰汙
之淺時或薰風微有晴瀾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昆
明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凭欄檻於中流瞰
渺茫於四面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
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佽飛將號伏波驟
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既衆文身之卒且多類

亂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黿鼉勢震動於山嶽聲
沸騰於江河别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質應
樂鼓舞隨波出没變更餘賞以盡日士庶縱觀而踰
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王權而是
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宴捲
杏園之舊名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盍我朝之盛
事爲士流之殊榮一泒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湍流
之上轉皇城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
濟之渠京索道源而于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
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方異花於是乎見百囀好鳥

於是乎聞十洲移景三島分春延廄之設是名天駟
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群驅八騎隊數十驥
雖輓粟之千車乃賞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從佛
刹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
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人
何干旄之子孑向浚郊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
國而不聞過信陵之祠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嬴之
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
既同轂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救邯
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却秦設守冢而

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
所因蓋二留之分别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
會子房而于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於茲地既萬
户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郛郭三月南
河之鄽市何飛梁之新遷惠横舟之觸柱今之雍丘
古曰杞國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林
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
景日傾城賞心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
絕音既同歡於萬室罔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
襄邑地羅綿以爲名蜀有江而焉及復有咸平大縣

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閩帶閩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艘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王關北越紫塞徵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襲何彼樂郊今爲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榮合生雙榆連理槐獨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飛章而奏異書不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常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淵碧色陂之色山水觀惠

民之渠乃有織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同色行舟則憂膽雲雨售貨則冬犄雪霜經宋樓而關征既薄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潺湲泊溝澳涣清水入鄢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欄之道豪俠聚建椎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於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而代昏符作畿於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壯士推埋爲姦任俠尚氣睚眦必報盃間刃起今爲畿民禮束化被暴虎之徒聞義則畏南徂太康淮陽甚邇地宜粮籽家有蓄聚城過兩扶溝踰二備地既成

於工田人不趨於末利柔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秋實問中牟之者民歎魯恭之仁序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西朝拜於園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榮若夫八澤（圖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鴈澤蟄澤漳澤畢澤龍澤滑澤）九溝（謂九溝醋溝鶵鳥溝青陽溝汜蟄溝渡沒溝吏八溝浮家溝白馬溝也）二池（青陽蓮藕）三固（宋固高固鄢固也按圖經取高阜堅固也）周流原野表界境上宿萬勝以遙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懼其始也患彼決溢利其墳關潤萬頃之陂澤變於古之爲鹵書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決漳灌鄴旁之田鹽湮

沃闕內之土殊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爲漕渠之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梁固斗門在萬勝鎮東三十里景德四年置）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啓而一閉常若合於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陽武以北邁涉溥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四遮人迷途而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馬輪欲埋兮何車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稱平已宰國而有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算居柱史以事秦榮列侯而佐漢宜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輝煥

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蟻壞可滔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椰千榆輿稍畚土常設備禦建營置卒轉粟實庾堅彼金隄駐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朝暮夕計春脩役均編戶岸艤連舫兵屯兩渡阻浩浩之波抳憧憧之路北棹謳晨南帆落暮惟茲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雖阻二崤之險洛濵九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舊域宴落兮桐宇之亭湮没兮黃池之迹何昔也明哲重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也京邑翼

翼四方於此以取則涉長垣之墟歷古衛之境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子以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聆濬里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吹降于穹蒼冊項未辨於煙際王羽已穿於仗旁九其數象君道之體陽再而降符帝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而道盛於前王也如是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尚侈而務奢此敬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賦不敢復談于漢京也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杌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内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之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

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乃崎嶇邅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爗煥爛心駴神悸瞑聊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扃扃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敝廬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蕙披裼挾緼未由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䀹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炭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

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
而結滇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
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
喙據林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
四海爲家今走絶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
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棄輿而此
汴都禹畫爲豫周封鄭地帝鶉臨而上直實洸分以
爲次惟逢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漁滈截其
面金隄玉渠累其谷雷夏灉沮繞其脇丘虛書炎
其胰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丑絞而寧一故此王國

卷二十　廿二

韙故不徙恢圻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
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
壯址植九嵒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
測晷罔險漢全荆感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
不迫華而不侈環睎賊於郡縣如岣嶁之迤邐觀其
高城萬雉埤堄鱗接綠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
礛碟坤靈因最有而蹋跡土性畏梓壓而妥貼靡有
不可縋而登齧鼠不可嚙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
鄙秦人之踐華陋荆州之却月須捷步與超足矧蹣

跚與蹩躠闞城爲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鋪鏤獸
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
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轚
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夷如砥兩畢而除糞夷
蕪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慝拾而恣棄跨虹梁以
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暘殊異乎腸之詰曲或蹊蹏
而折轉顧中國之闤闠叢貨幣而爲市議輕重以奠
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州之貨賄何
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孳駔儈於五均擾販夫
於百隧次先後而置敘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之乘

卷二十　廿三

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器欲商賈之阜
通乃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
之擬貴遊無游食以無爲好敢逞姿而爲戲其中則
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
穀絲帛布縷鮐鮆鯫鮑釀鹽醯豉或居肆以鼓鑪橐
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醫無閭之珣玗會稽之竹箭
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
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
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處人所未
闚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

峙而竦立罘罳遐望而相呑天河群神之闕紫微太
一之宮擬法象於穹旻敞閶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斵
素題不枅上圓下方制爲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
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
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貞無録之女佞倖滑稽之臣
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
民而怠荒故今上林優籞不聞乎鳴蹕覘砥崴久而
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魏峩泛灎綠以重垣防以
回隄雲屋連綴瓊欄壓堧泄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湜
湜涵潤滉瀁瀟灑浩溔微風過之則瀾湟漾瀁漫散

迴淀潏潏漣漪大風過之則汩湧洽洽漩漩潦濡泛泛掀
鼓漾溢不見津涯僻擱景以斷續漾金碧而陸離恍
渦浯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蒹葭萑蘆
菡萏蓮遐蘋藻蘼蕪其魚則有鱣鯉鯊魴鰷鯢鱍鮧
魴鱒鰭鰝鱖鰷鰋王鮪科斗魁陸黿鼉鼈龜黽之蜃蛤
容與相羊於淪漣蒲其鳥則有䴖鶁鶬鴰鴻鵠鷖鳧鵁鶄
鶬鴰鶤鵝鷗鶴鶩鷞鵜楚雀鶚鴞鷸鷺翬雉鸛鶮鵜鶘雁群
鶬晉喙其木則有楛檟栟櫚楩楠櫟樅檜棠槙梛麋
柘桑楊梓杞豫章句枓扶疏敷苗竦尋集尋椅施邪
枝刺條條幹蟠根矯蹻鱗皴其下則有中葉蘭蓝芸

芝荃蘅蒻茝蘭繁蕤馥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
姓同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鑾輅之所駐皆得
窮覽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是則有絕世之
巧凝神之技悅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艫
艦移也蛟螭蜿蟺千橈渡也虒虎潛鮮舟抵戲也鼉
沉電掣弄丸而揮劒也鸞悲鳳鳴鐵龍歌也鴻驚鸞燕
房綽約舞也雲奔雷動鈞天作也犇星鬬駿驊騮馬闘
也轔輷轆轤萬車轍也灑天霧日揚埃壒也抗山蕩
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蚰而虓闞象出鮫人而
舞馮夷者滔靈幽旺助喜樂也若迺豐庶實㢘既多

且富永豐萬盈庶備折中順成宮園星列而棊布其
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
下之稌有麰麥有秠有秬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
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岡如阜野
無菜色濟無損瘠攜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
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
籍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
時而就緒蹠鎛鎡鐖灌溉雨霽孰任其力侯疆侯以
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遬其理很若不植奄觀堅早
與與薿薿滿滕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

荒蘼化爲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
而趨昔在隋葉禩丁大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游
故鑿地道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
水而爭流厥構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濟
治世以爲利迄今抗筏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
洶湧泒瀠澒泓沸澅掏防齕岸湍瀉迅邁匪江匪海
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艘比坳堂之一芥舵
艣不時而相值篙師罷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
興作綿千禩而爲害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邪
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礜華之渾濁

壓廣隄而節縣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
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
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舲吳艚官艘
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鈴人安
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
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
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颭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
能驍張力能挾輈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木勢蔽龍陸
拘羆貅貔之冠大邦之雄霍驚雷擊莫不聳慝而
爲因於是訓以鸛鵝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

中氐貫牢徹札揮鈋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
犀利金角冊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菓惡弱割鼓
華以連函與兕觡以爲弭劇魚服以櫜鍔百工備盡
鋥磨鍥削其成鑒鋼而鋌鏸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
強衛勁弩雲梯轒轀車脩鍛延鋋銛戈危殳螯弱之弓
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旐鳥隼之旟
軍事畚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爲三
列寺爲九殊監爲五左選爲文右選爲武曰二十房
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
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亹亹成盤

纖弱不除將勝牀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篇書而莫覩
豪芥倚文以霧獄庸吏瘝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
責執首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
庭阨繫訴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
亂物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
一宇千梁召棟萬楹鉅楚諫喬松以爲煤空奧山而
斵楮官有常負取椎材備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接後殿雙鏵如長虵扶其脊膂而首尾皆赴闔戶而
議飛檄乎房闥應荅乎春楚拔荒榛而成徑繹繳絲
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

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
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
伃乎其中士之匪華鏈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
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
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涵泳
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
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躐而相角群言駘蕩而
莫守黨同伐異比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
擊掊戒寘突之熒燭仰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
發蔀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臻壼奧粵

辭源而馳辯囿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
發秀宸眷優渥皇爵結紆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
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爲利培薄爲厚魁梧卓行
搒鋒露頴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過廷之容絃
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
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覯又
有律學以議刑制筭學以窮九九彝象以道幼穉樂
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
聖之宮是爲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呼氣如雲蒸

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
黃壚上赴北辰紫珠磨寘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朧
往來葱葱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擔橑榱題宗賢楹楣
閌拱閜闑屏宇閣谷張矯昂龍征虎蹲延樓跨空
甬道接陳黝堊備助燦爛詭文菱阿芙蕖之流漫驚
波迴連之漻濊飛僊降真之縹緲翔鵷鸞鳳之氍毹
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琅玕璠璵瑤琨流黃丹砂
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璸鵲象貝屑昔鼻度玉
鍥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錯輝映繁星有爛
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彝鼎者

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
召循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蹴踊四顧
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太定輝德熙
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皇
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輈扶衡儀仗衛士填
郛溢城于時黔首飈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
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
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籩豆列於兩楹
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腯視物色之犨騂
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

萬方大慶新開于時再鼓聲絶按稍收鏑儼三衛與
五仗森戈矛與殳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
千官鵷鷺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辦也撞黃鍾以啓
樂合羽扇以如翼依飛道鴐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
息爐煙既升寶符就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顔而可
覩羌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
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
太尉升獻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
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飮食衎衎嬌多芬芳威儀孔揖
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無核譚錯立之洞衆躡

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善群
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震擾而絲棼故受玉而
惰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
走者爲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
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
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
以殺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
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驊而沉湮此所以舉墜
興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部六英采
齊肆夏韶箾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鐘無

句之磬鏗鏘鍠鍠和氣熏烝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
厲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
毁聯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
管之敖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公受齊樂而輟朝
季子始無譏於鄶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
中聲浸消非細則𢧐非庳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
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篇或灑或離或蕤或鬵或鏞或
棧或營或筊衆器俱擧八音孔調鸑鷟離丹穴而來
集鳴喈喈而舞翽翽又有賨旅巴渝之舞僸侏狄鞮
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拔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

周公所以廣睿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
四方之珍以時脩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
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
旃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
礪砥砮丹銘松栝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
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籍隋棐肆陳乎殿
陛豐苞廣貢兩傳乎驛騎連擣結軌川咽塗塞邪歈
終歲而不息至於羌氏僰翟儋耳雕腳獸居鳥語之
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闕
下者旁午乃有帛氎罽旄斕干細布水精琉璃軻蟲

鉢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
者如蕢如壞輪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
獒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瑰奇於深阻蓋徼
外能率夷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
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巉巖之山沉玉
於五湖之川洞鄂之翎乃入騎士之鞘謡鄰之馬或
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
生屢起暈適背鐍虹蜺抱珥鳴星隕石旌飈變氣飛
白鮐背者不知有之況能言禱倪豈獨此而已也復
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

獸簫韶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
畤非煙非雲蕭牂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蒨乎城壘蟄
烏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牒窮祥極瑞史不絶書歲
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
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邪先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
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猶
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
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之
先生曰緊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
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

都亳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覲
群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
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酆方蒙難而稱仁武王
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
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剖
各據穀兵以專列疆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
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詐爲
上雌雄相嗟孰有長距孰有利觜兵孰先選糧孰夙
峙孰有橋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玄德孰有疆
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雄或舉連城

而易器骸骨布野介胄生蟣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
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
幾弛夫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
皐夫邑以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
斜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皐西有崤澠定爲王者之
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與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
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隷拓境斥地轢
轥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交趾厥
後席治滋永恭心益修或慢守以格戎或朋淫而招
冦横調無藝而匪竭游役不時而就罷盧今日縱而

不紲鷺翻厭覩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
結纓而珮璲粉墨雜糅賢才逆曳朣微豩豭而竊肉
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
尾而不掉或爲重腿而屢蹶宰有刑橀城有白雉胡
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拔裂地軸杌
楻群生從雞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
曳韀可以陟崇巘設浟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
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孟秖政肆於廟堂之
上則敵國起於蕭墻之裏吳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
洞庭而右彭蠡殷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

之拱轂如桷之會極其砧礱者天輿之昌其闕砢者
天輿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
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虵首斷
於大澤將繼劉也椎雉先雊於南陽龍漦出櫝而厲
孤隱亡周之語聲收虆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
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
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鬬鬨蹊巍嶽爲乎尚踩生靈
如蹋塊籔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拵骨其成也
頂覓而垂棠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
而巳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

非所較者固巳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爲乎可哉客
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
勢欲求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
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
遠邇臙原申區割宅制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
負扆舉天下於康逵力士轟 而不敢取貪夫汗縮
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
清渭濁河之注攙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
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
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爲人而保聚此以地爲

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爲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
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
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浚深之岩谷
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
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群臣稍廩之費
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
刃不離韣秉鉞匈奴而單于奉幕抗旌西夔而冉駹
蟠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
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
折簡呼之而就縶耽耽帝居如森鋋利鏃之外向死

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曆不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績協期謳謠翕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翕趨而鼉附王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胄障壘熄燧而摧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茂聞過楙發撫未孵子攜稚哺摯莫懋穩拔惡鑒嬿鈍觚角之琢刻劑攙搶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矩鍠鍠奏廟之金玉璨璨夾楹之籩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紓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歙迹大道四通而不鼓車續馬連千百爲群肩輿輞轂前卻而後阻摶壤歌呼者萬井未聞歐嘔而告痛雖立墳爲界其誰敢犄肘以批捭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奧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聯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爲路以禮爲門鍵鑰以柄闢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褁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粗社稷臣也有梃其楠衆材會也有闕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上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光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乃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摶捖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皿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漢之流泒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奪雷公之枹放風伯之韛一瞬之間而廿澤霧霈四宇摯於幽獄敷其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巳孰旋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覘覤然驚峯峯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矇擧吾之瞶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按黃文獻公曰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余觀是篇鈎奇擿隱誠如黃公之言讀者細考韻書可也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一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八

五言古詩

詠懷詩　魏阮籍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效阮公體　梁江淹

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時寒原野曠風急霜露多仲冬正慘切日月少光華落葉縱橫起飛鳥時相過搔首廣川陰慘惕歸思如何常願反初服閒步潁水阿

遣懷　唐杜甫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按唐書本傳云甫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公作是詩時高李已沒末句撫孤蓋謂高李之後也

宋中四首　高適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惟高臺

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時清更何有禾黍徧空山

三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脩竹令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四

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鴈度寒城砧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大梁行 唐堯客

客有成都來爲我彈鳴琴前彈別鶴操後奏大梁吟
大梁傷客情荒臺對古城版築有陳跡歌吹無遺聲
雄哉魏公子疇昔好羅英秀士三千人煌煌象列星
金椎奪晉鄙白刃刎侯嬴邯鄲救趙北函谷走秦兵
君王闇且昧忠信莫之明閒諜忽來及雄圖靡克成
千齡萬化盡但見秋木清舊國多狐兎夷門荊棘生
蒼梧彩雲沒汲浦綠池平聞有東山去蕭蕭班馬鳴
河洲寒宿莽日夕淚沾纓因之吊公子慷慨歌此行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 孟郊

會合一時笑別離三斷腸殘花不待風春盡各飛揚
歡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孤門清館夜獨臥明月牀
忠直血白刃道路聲沓皇食恩三千士一日爲豺狼
海島士皆直夷門士非良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
自殺與彼殺未知何者臧

寄大梁諸友 韋應物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
燕謔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山川馳
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念還期
相敦在勤事海内方勞師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韋應物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賓
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生親
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多故人
置酒發清彈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日下廣津
富貴良可求揭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安得客梁陳

汴州別韓愈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遶岸水盡爲還海波
四時不在家敝服斷線多遶客獨側頓春英落婆娑
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爲君子心歎息終靡他

黃河 宋梅堯臣

積石導淵源沄沄瀉昆閬龍門自呑險鯨海終涵量
怒洑生萬渦驚流非一狀淺深殊可測激射無時壯
常苦事隄防何曾息波浪川氣迷遠山沙痕落秋漲
槎沫夜浮光舟人朝發唱洪梁畫鷁連古戍蒼崖向
浴鳥不知清夕陽空在望誰當大雪天走馬堅氷上

汴渠 梅堯臣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
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支濁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
天王居大梁龍舉雲必隨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

人肎牛騾驢定應無完皮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斂爲
兵衛詎能削乃須雄京師今來雖太平重龍未是時
願循祖宗規勿益群息之聲蜀兩川賦豈由此水施
縱有三峽下率皆麄完資愼莫光汴渠非渠取膏脂

劉原甫觀相國寺淨土楊惠之塑像及道士畫
又殘僧鼓琴蘭僧寫眞子解其詫　梅堯臣

吾儕來都下將踰三十春不聞此畫塑想子得亦新
茲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設如前日手晦昧已感人
曷分今與古曷辨僞與眞閒繙圖鳳姿越鏄彈龍曆
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淳孰識商聲高孰辨舜子神
不能評譜品索王翻成珉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
將令壽常王千歲傳不泯

同次道游相國寺買得翠玉罌一枚　梅堯臣

古寺老柏下叟賣翠玉罌獸足面以立瓜腹有而平
虛能一勺容色與藍水并我獨何爲者忽見目爲驚
家無半鍾畜不吝百金輕都人莫識寶白日雙眼盲

汴堤鵶　梅堯臣

古堤多長榆落莢鵝眼小其下迅黃流其上鳴黃鳥
安知舟中人黑鬢曾已少千里歸大梁玉笙閑寄沈
終朝不成曲幽響在林表葭菼沙路行金鞭馳皂袌

過開封古城　梅堯臣

荒城臨殘日雞犬三四家豈復古阡陌但聞新桑麻
頹垣下多穴所宿狐與虵漢兵墮銅鏃青血爲土花

同江鄰幾龍輔之登吹臺有感　梅堯臣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竽無復聞黃土化珠翠
當時秦兵強今亦歸厚地我與諸賢良舉酒莫言醉
曾誰問孟軻空自有仁義

閏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　梅堯臣

二三君少壯走上浮圖巔何爲苦思我乎步猶不前
苟得從兩登兩股應已攣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
不如且安坐休用窮躋攀煙

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　梅堯臣

犯霜出國門送客客已去猶意行未遠策馬過寒戍
川長不見人沙沒前岡路始聞雲未深忽逢朱亥墓
金鎚一報恩孝義誰竹素何須文學爲寄語長沙傅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司馬光

織女雖七襄不能成報章無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滿市翠帘張僞物踰百種爛熳侵數坊
誰家油壁車金碧照面光土偶長尺餘買之珠一囊
安知杼軸勞何物爲蠶桑紛華不足悅浮侈眞可傷

牟駝岡閱馬　江休復

牧馬散近坰閱視乘高秋駝岡似涉死堆阜帶川洲
坡陁故梁城縈薄西南陬連棚映林樾星羅倚層丘
回風吹陣雲奔騰紛來游野性脫羈馽飲齕逐所求
腰幹頗肥張䮈怒何彪休群敺驟麋鹿逸勢凌鼓虬
電戎選輕捷和鑾御調柔毛物有千名衆美歸驊騮
梁王愁思臺佛刹居上頭竭來一憑眺遺塼莽悠悠
信陵骨已朽巖穴誰見收當時英豪輩事逐東波流
置酒臨風軒聊以紓煩憂

介亭　孫覺

眞人昔未起奔鹿駭四方連延天日山兩乳百里長
有地跨江海無種生侯王中霄燎雲旻列石表壇場
朱旗大梁野英氣吞八荒冢冢百年後故物亦已亡
所餘彼巉巖峯巔屹相望主人承明老星斗工文章
築亭紫霄上坐客蒼株旁攀雲弄明月曉星生扶桑
萬山隔波濤觴書永埋藏願逢希夷使水土還故常

朱亥墓　蘇軾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冢稱屠兒
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
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愼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曉放汴舟　黃庭堅

秋聲滿山河行李在梁宋川塗事雞鳴身亦逐群動
霜清魚下流橘柚入包貢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

汴河雨後呈同行馬秘書　陳師道

雨霽晚虹收河堤淨如掃清陰拂人樹翠色垂流草
漢漕走王都華言雜夷獠時方同馬生野泊聊論道

汴水斗減舟不能進因寄彥國舍人　陳師道

朝落幾寸水暮長幾寸沙深灘鼇背出淺浪龍鱗斜
秋風忽又惡越舫嗟初閙坐想掖垣人猶如在家廓

八角井　劉敞

誰鑿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
泉甘常不渴泉苦更永年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信陵舘　金雷琯

聞過信陵舘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憐抱關人
徑携一壺酒往酹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其木幾爲薪
泉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爲賢俊游今爲狐兎隣
豪貴竟安在念之心如焚有生會歸盡但恐後無聞
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大梁懷古　國朝劉基

昔有信陵君乃在大梁城親爲貴介弟位冠諸侯卿

傾家待國士倒屣延豪英詣門謁朱亥虛左上侯嬴
袖鎚奪兵符救趙甚英聲河外走蒙鰲宗社賴扶傾
千人今不可見寂寞傷人情

二

在昔信陵君勞謙實弘度好士天下稀賓客遠傾慕
救趙奪兵符掃清邯鄲霧歸來全大梁秦甲聲東顧
魏王木偶人朽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據
日落西河陰歌章悠寥露

落日汴隄上　汪廣洋

落日汴隄上奄忽浮雲馳草樹遍原野茫茫天四垂

上有烏嚶嚶下有塚纍纍世故念衰絕焉知埋者誰
孤隋昔無運恃安忘險危乃以耳目私遂令骨肉疲
骨肉日以疲耳目日以虧平陸變滄海中途歌黍離
持此鬱沖襟涕下莫能揮

青城　李禎

炎宋尚簡質郊丘布為壝九門謹闔闢萬卒嚴周防
暫置弗勞拵權施豈須隍歸延逮宣政驕盈更典章
版築易縷制堋壕固金湯豕龍狩沙磧況馬奔錢塘
奢侈諒宜戒播遷尤所傷陶匏薦明水維馨仰前王

登大梁故城　李夢陽

登高與廢壘由來慮多端登高尚愁悰廢壘焉能慷
以茲歷荊榛褰衣躡嶒屹土壕帶陰風樓櫓危急湍
崖岸苦崩吞葭葦何漫漫周望鮮故物俯察多變嘆
潛魚昔共鱗驚鳥無停翰雲浮誠不任淵沉諒何難
終附岩穴棲斯地非我安

艮嶽十六韻　李夢陽

城北三土丘揭嵲對堤口昔蕪苔瑟瑟疾風鳴衰柳
云是宋家嶽豪盛今頹朽我聞帝王富東京實罕有
鑿池通瀛洲移山媚戶牖巖岌叢樓觀合欲吸風雷走
崖陰翡翠吟海底蛟龍吼燕趙秾麗人搜剔充妃后
君臣互沉湎斯道詎能久嗚呼花石費銖錙盡官取
北風吹黃屋此地竟誰守迢迢五國城二龍回其首
向使任忠良邦國得臧否余來值寒暮悲歌坐林藪
狐狸竄古壘破冢沒蓁莠孤城峙我前蒼蒼日將酉

正德四年七夕上方寺作　李夢陽

逸人厭囂俗達士樂閒勝乃茲城中林而非車馬徑
積雨豁新霽雲石掩秋映微陽下孤塔落木夾明鏡
已疑塵寰隔況覩蓮芳淨豈惟暮景賞亦以叩詮證
玄蟬共西夕浮雲本無定

戊寅早春上方寺　李夢陽

逾年罔涉茲過之門巷疑匪畏霜露辰昔與春事期
徑蘭芊故叢兆松發新藂陛丘念廢居井范眺回漪
抱以幽曠於情緣悽惋移鸞風迹虛塔振振空廊悲
得遣復安較勞生良爾嗟

梁臺懷古五首　　李濂

晨出南薰門駕言尋吹臺鄒枚骨已朽梁王安在哉
吁嗟歌舞地樵牧令人哀

二

世運幾興廢宮殿皆蕪沒汴水無停波歲月去超忽
不見古時人荒臺上新月

三

梁苑久云廢梁臺亦已頹當日脩竹園寂寞狐兔馳
秋風吹禾黍異代使人悲

四

我登梁王臺臺平臨古陌夷門一夜雨秋草滿川碧
不聞歌吹聲孤遊旅愁積

五

柳色古臺煙遺宮今作田梁州三月暮楊花飛白綿
載酒登遊日猶疑賦雪天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一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二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九

七言古詩

夷門　　唐王維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
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逾恭意
逾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
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
翁何所求

古大梁行　　高適

古城莽蒼饒荊榛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盡禾
黍信陵賓客隨灰塵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
鐘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五千里全盛須臾
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見狐狸跡古地空
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劒悲歌對秋草俠客
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白璧黃金萬戶侯寶
刀駿馬塡山丘年代淒涼不可問往來惟見水東流

梁園吟　　李白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

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愁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二

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　岑參

君不見梁孝王脩竹園頹墻隱轔勢仍存嬌娥曼臉成草蔓羅帷珠簾空竹根大梁一旦人代改秋月春風不相待池中幾度鴈新來洲上千年鶴應在（梁園中有鶴洲鴈池）梁園三月梨花飛却似梁王雪下時當時置酒延枚叟肯料平臺狐兎走萬事翻覆如浮雲昔人空在今人口單父古來稱宓生秪今爲政有吾兄（家兄時宰單父）軺軒若過梁園道應傍琴臺聞政聲

梁臺古愁　李賀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鬪玉作蛟龍綠粉掃天愁露濕撞鐘飲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噴血鮮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日樂當年芙蓉凝紅得秋色蘭臉別春啼脉脉蘆洲客鴈報春來寥落野湟秋漫白

汴州亂二首　韓愈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二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

按唐史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寔代之晉卒軍司馬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殺長源愈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十五年也觀愈二詩蓋譏當時姑息之政云

三

會飲金明池書事　宋司馬光

日華駘蕩金明春波光淨綠生魚鱗煙深草青遊人

必道路苦無車馬壓石渠諸君職事簡載酒攜花畏
花晚浮舟逐勝任所之箕踞狂歌叩舷板眼花耳熱
氣愈豪擲杯擊案聲嗷嗷驚沙颯颯繞洲渚魚龍遜
去避我曹人生大料無百歲貴賤賢愚同一致在家
般較錙銖何一日風光不宜棄

汴河　黄廉

汴都峩峩在平地宋恃其德爲金湯先帝始初有深
意不使子孫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
南吭甲兵百萬以爲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
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關中數百年木牛可

以檮太倉舟檝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瘠天心
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鍼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
水何必求桑羊

弔故宮　元杜瑛

月上觚稜椒壁濕鐵烏啄碎琅玕石刼灰飛盡海揚
塵廢殿荒基王花碧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春風頭
欲白尊中頗有酒如泉醉倚寒窓破愁寂

信陵公子行　王惲

春風獵獵吹輕裘驄驄來作夷門遊令人遠憶魏公
子徑上吹臺臺上頭邯秦存趙震九土誰意抱關老

吏能此帷幄之良籌鐵腸石古出奇策功成何害屠
沽流高皇布衣重公賢大梁城邊幾逗留一朝龍驤
闢漢業褒功不復詢來由豈非莊蘭承餘休嘗讀太
史公今日把酒酹墓周當時朱門滿歌舞此日野草
荒山丘醉歌信陵行碧雲日暮爲我愁英雄割據雖
已矣高義凛凛猶清秋追攀逸駕那復得落日倚劒
看神州

大梁行　國朝高啓

大梁四面平如砥西去咸陽一千里魏王此地昔爲
都宮闕中天碧雲起車聲輷輷夜未休帶甲十萬名

蒼頭撞鐘列鼎宴上客秦兵走幣連諸侯信陵豈是
賢公子富貴不驕天下士已訪侯嬴到里門復迎朱
亥經屠市傾身折節世莫同緩急竟賴斯人功邯鄲
秦軍一椎破七國震動聞英風古城重過爲搔首幾
度秋風落楊柳沼上應無鴻鴈來苑中只有狐狸走
立馬塵沙日欲昏悲歌感慨向夷門豪華多少同銷
歇獨有高名今尚存

題汴城八景總圖　于謙

天風吹我來中州光陰荏苒春復秋民安物阜公事
簡目前景物隨宜搜梁園花月四時好日落夷山映

芳草大河滔滔湧地來騰波起浪如奔雷隋堤煙柳翠如織鐵塔摩空數千尺陰晴晦明各異態對此令人感今昔畫圖彷彿得眞趣醉墨淋漓寫長句詩成掉筆向蒼空滿袖天風𨚫歸去

梁園歌　李夢陽

朝發金臺門夕度博浪關黃河如絲天上來千里不見淮南山淮南桂樹弄婆娑掛席欲進阻洪波我今亦作梁園歌梁園昔有信陵君名與伐華爭嶙峨三千珠履不動色屠門執轡來相過功成不顯滂滂沱青鼉白璧一何多我爲梁園客不登梁王臺錦帆揚

州門一去何時迴荒煙白草古城沒登臺望之令心哀令心哀歌且謠迷途富貴苦不足寧思白骨生蓬蒿人生三十無少年積金累玉空前數獨立天地間長嘯視今古城隅落落一堆土千年誰繼白與甫攬淚浮雲灑煙莽灑煙莽風吹卷波濤沉吟投箸不暇食蹴天濁浪何滔滔君不見昔人然諾一相許黃金斗印如秋毫

觀燈行 許見夢華錄　李夢陽

宋家累葉全盛帝寬大實昔稱今主百姓牛馬徧阡陌太倉米粟變紅腐宣和以來遂多事鳴呼爛費如沙土海石江花湧國門離宮別殿誰能數群臣謟佞秖自討天下騷然始怨苦正月十四十五間有勅大駕觀鼇山萬金爲一燈萬燈爲一山用盡工匠力不破君王頰此時上御宣德門樂動簫韶見至尊金臺忽經於御榻明月初上堆金盆傾城呼譟聲動地可憐今夜鼇山戲窮奇幻巧百怪聚金蛾彩館堪垂淚借問幸臣誰云是李師師外有蔡京與蔡攸夾樓錦幄羅公侯丞相之幄當前頭突兒腰帶控紫騮如花少女擎綠毬但聞樓上喚樓下黃帕籠盤賜王姜月高鳴鞭至尊起幄中環珮如流水爭道齊驅輦路窄

寺橋窮竟塵埃白火樹龍燈又一時千光萬焰天爲赤當宮宴安成禍基從來樂極還生悲君看二帝蒙塵日數月東京荒蓁棘

大梁行　何景明

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白日落獨見長河流塵起遙觀大梁道大梁自古號名區富貴繁華代不殊高樓歌舞三千戶夾道煙花十二衢合沓輪蹄交紫陌鳴鐘甚入王侯宅紅妝不讓掌中人珠履皆爲門下客片言立賜萬黃金一笑還酬雙白璧帶甲連營殺氣寒君王推轂將登壇彎弧自信成功易按劍那知報

怨難已見分符連楚越更聞飛檄救邯鄲一朝運去
同衰賤意氣雄豪似驚電楊花飛入侯嬴館草色凄
迷魏王殿萬騎千乘空雲屯綺構朱甍不復存夜雨
人歸朱亥里秋風客散信陵門川原百代重回首宋
寢隋宮亦何有遊鹿時銜內苑花行人尚折繁臺柳
繁臺下接古城西春深桃李自成蹊朝來忽見東風
起薄暮飛花滿故堤

梁苑歌三首　　王廷相

君不見梁王已破六國壘苑中便起文園臺黃金白
玉架樓閣綺榻延賓四向開清泠池上三尺雪相如

新賦傾鄒枚臨邛美人關花朵挑以琴心禮豈那漢
庭賣賦得千金白首遊梁計亦左今人空作古人風
抱策為儒嘆不逢嗚呼古來文士不檢豈足病且覽
詞彩如長虹

二

梁苑東連孟諸野舊國山高水彌下黃金觸斗不作
樂徒使千年笑達者君不見漢天子愛弟侈賜空天
盈梁王受之不一驚合香金根車死輕玫瑰軿突然
馳道流日星千乘萬騎敵禹御貴焰豪華傾九瀛百
年之後君為誰有酒莫惜千金揮不信試看梁王苑
狐兔草馳鬼火吹

三

黃河東來沙擁海陳留十山幾山在梁王古苑九地
深歲歲龍蛇窟穴改我田在苑苑在東灌園繫井當
其中應門兩黃鵠抱琴雙玉壺行歌曳杖如遊龍前
身恐是河上公君不見七十二帝如旋蓬惟有孝舜
流高風人生百年電閃閃何必希時釣與攀援日月
獨為功子雲草玄恒不調虞卿著書仍困窮我懷欲
附沙洲鴻

夷門歌　　李濂

秦兵譟振長平死趙人肝腦塗原野邯鄲一夕陷圍

中魏軍不敢屯城下當時獨有信陵君門前劍客多
如雲不有夷門抱關者誰知屠肆鼓刀人臥內虎符
初入手壯士智中血一斗北救邯鄲西卻秦五霸之
功今後有平生志氣何雄豪功成刎頭如拔毛秋風
弔古夷門道惆悵荒城空綠蒿

五言律詩

晚入汴水　　唐崔顥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幾日鄉路漸無多
晴景搖津樹春風起棹歌長淮亦已盡寧復畏潮波

汴路即事　王建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
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回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汴路水驛　王建
晚泊水邊驛柳塘初起風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
去舍已云遠問程猶向東近來雖怨別不與少年同
汴上暮秋　許棠
獨立長堤上西風滿客衣日臨秋草廣山接遠天微
岸葉隨波盡沙雲與鳥飛秦城寧有素志意自知歸
汴河路有感　白居易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還繞身新眷屬舉目舊鄉關
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愁鬢此日兩成斑
送開封盧少府　韋應物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侍闐街燭夜歸
關河征旆遠煙樹夕陽微到處無留滯梁園花欲稀
春日遊金明池　宋李昭玘
日有江湖思坐無車馬塵橫橋自照水啼鳥不驚人
輦路晴飛絮宮墻暗鎖春多情老園吏灑地喜相親
宜春苑　王安石
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蘚移鞍坐綠陰

樹疎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
出善利門　陳師道
十載都城客孤身百口艱一錢非死所萬里有生還
去國吾何意歸田病不閑共看雙白鬢俱得半生閒
夏日汴中作　陳師道
倚棹望平野低雲寄未收黄鸝度高柳歸燕拂行舟
濁水不堪照清江空憶遊晚晴蒸潤闌雨月見吳牟
中書省宿齋偶作二首　文彥博
齋宮奉祠事深嚴宿禁扃露盤雲表見銅奏霧中聽
慎獨虔君命清心重禮經顧慚温室樹忽此集鸞鵷

二
鳳閣容棲集心無外慮侵夜涼秋氣早人靜禁門深
大攻慚無補微才恐不任欲眠聽宮漏蘭焰照青衾
景靈宮宿齋謝雨　韓琦
遂寢敬儼宿心齋物外清滂沱今亟心禱肸蠁此通誠
月殿栖真境風梧醒睡聲如何謝靈貺至道本難名
正月三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途　司馬光
中成
並轡出都門憩寵日欲斜野寒餘宿雪樹暗濕春雲
稍望郊宮近先愁馬首分一朝猶戀戀可復久離群

同樂園　　元金師拓

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
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征鼓散雲和

登相國寺樓　　國朝釋宗泐

冬日大梁城郊原四望平雲開太行碧霜落汴河清
欲問征西路兼懷弔古情夷門名尚在無復看侯嬴

繁臺春望　　李夢陽

野曠孤煙聳高臺獨望時地殘隋氏苑天闊禹王祠
晩日雲爭白陰崖花自遲目斷南來鴈蕭然故國思

上方寺鐘樓　　李夢陽

臺上一鐘鳴登臺萬里平蕭散天正遠雲氣暮還生
鐵雀喧空澤黃蒿斷古城不堪臨眺屢況是感秋情

春日大梁東郭　　李夢陽

桃柳清少晩悵然悲遠春萍明深坐鳥花亂轉愁人
少小追歡地乾坤放逐臣已看共如此何惜醉遊頻

繁臺歸興　　李夢陽

萬里竟何事三年違此都短墻殘菊在別業古臺孤
冬日低簷塔霜風靜野蕪但看頭盡白莫惜酒重沽

吹臺訪川父讀書處　　李夢陽

李生梁國彥少小事沉冥落日古臺上獨行楓樹青
苔侵映雪壁烏下草玄亭野闊看無際浮雲似洞庭

吹臺酬空同子見訪之作　　李濂

古臺讀書處長者命車來偶踐看花約因拔聽雨盃
川原餘戰伐文藻憶鄒枚並眺平蕪迥斜陽首重回

秋日吹臺讀書酬客過訪　　李濂

斜日梁王苑西風古吹臺閑門秋思苦走馬故人來
對酒談冊訣哦詩步綠苔知君有高興涼夜不須迴

古臺秋望　　李濂

何處看秋色城南登古臺憑高一以望幽思若爲裁
客昔乘雲去人今聽鴈來浮生易衰白把酒重徘徊

春遊繁塔寺二首　　李濂

少小曾遊地重來感慨深稚僧今老大落日更春陰
廢殿蒼苔合頹垣紫燕吟空餘舊時塔蔓草故蕭森

二

古臺白雲寺雲重擁珠光春日停車客登遊樂未央
題詩留竹院醒酒坐松堂浪跡眞堪笑招提亦醉鄉

登上方寺塔二首　　李濂

寶塔憑虛起登遊但幾重中天近牛斗平地湧芙蓉
殿入黃河氣簷低少室峯妙高無上境臥聽下方鐘

二

塔影午氤氳名香八面聞盤梯尖白晝絕頂俯層雲
外見蓮花色中藏貝葉文遨遊本不俗為爾出塵氛

登汴故城有懷宋事　李濂

無險難為國云何此帝州圖籍真矣宋從洛是良謀
花石傾邦日金繒啖虜秋二龍生不返故國黍離愁

夷門　李濂

不聽侯生計胡收晉鄙軍郤秦功絕世存趙譽流芬
故址留殘礎遺墳鎖暮雲千秋豪俠氣吾愛為遷文

繁臺春望　李濂

出城融雪盡觸目暖煙饒不到古臺上那知春色遥
鄉園仍節序身世且漁樵腸斷南天鴈群飛過洛橋

泛黄河　陸深

淼淼望不極連天送濁流浮沉經塞外淘洗向中州
鷗弄千帆雨沙明兩岸秋霞槎頻訊問乘興欲遨遊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二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三

大梁　李濂　川父

藝文十

七言律詩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唐高適

同官載酒出郊坰晴日東馳鴈北飛隔岸春雲邀翰
墨傍簷垂柳報芳菲池邊轉覺虛無盡臺上偏宜酩
酊歸州縣徒勞那可度後時連騎莫相違

黄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
曲繞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
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事閒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
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
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

秋日汴河客舍酬友人　羅隱

梁宋追遊蚤歲同偶然遠別事皆空年如流水催何
急道似危途動即窮醉舞且欣連夜月狂吟還聚上
樓風煩君更枉騷人句白鳳靈蛇滿袖中

隋堤柳　李山甫

曾傍龍舟拂翠華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李家背日古陰從此朽逐波蹤影向南斜年年只有晴風便遥為雷塘送雪花

又　秦韜玉

種柳開河為勝遊堤前常使路人愁陰埋野色萬條思翠束寒聲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兔死東波終不返龍舟遠山應見繁華事不語青青對水流

下第後夷門乘舟至永城驛題　薛能

秋賦春還計盡違自知身是拙求知惟思曠海為休處怨喜孤舟似去時連浦一程兼汴宋夾堤千柳雜唐隋從來此恨皆前達敢負吾君作楚辭

寄汴州令狐相公　王建

三軍江口擁雙旌虎帳長開自教兵撲鎖惡徒狂冠盡思驅老將壯心生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絃聲

約張處士遊梁　譚用之

莫學區區老一經夷門關吏舊書生胥朝滅後無中散韓國亡來絕上卿龍變洞中千谷冷劍橫天外八風清好携長策干時去免逐漁樵慶太平

送高別駕歸汴州　韓翃

信陵門下識君顏驄馬輕裘正少年寒雨送歸千里外東風沉醉百花前身隨玉帳心應慳官佐銅符勢又全久客未知何計是參差去借汝陽田

汴河亭　許渾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劈崑崙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凝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

中秋夕寄大梁劉尚書　許渾

汴人迎拜洛人留虎豹旌旗擁碧油刀斗嚴更軍耳目戈鋋長控國咽喉柳營出號風生纛蓮幕題詩月上樓應念散郎千里外去年今夜醉蘭舟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三首　吳融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猶鎖月祁連新塚已封苔霜飛綠野愁無際燒接黃雲慘不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興哀

二

隋堤風物已淒凉堤下仍多古戰場金鏃有苔人拾得蘆衣無主鳥啣將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遥連日色黃獨上寒城更愁絕戍鼙驚起雁行行

三
鐵馬雲旗夢渺茫東來無處不堪傷風吹白草人行
少月落空城鬼嘯長巳見紛爭蟻學雷可憐蕭索絕
煙光曾爲塞北閒遊客遼水天山未斷腸

駕幸西太乙宮遇雨　宋韓琦

曉蹕聲乾下九重西郊岑寂紛琳宮驕陽尚作三春
旱多稼期霑一雨豐皿物致虔歸上德應誠爲荅即
神聰從來聖感無旋日不在商巖傳說功

從駕過金明池　韓琦

帳殿深沉壓水開幾時宸輦一遊來春留花柯陰成
幄雨張池波色染晋空外長橋橫蝃蝀城邊眞境闢
蓬萊匪朝侍宴臨雕檻共看龍艘奪錦回

駕幸金明池　韓琦

西池風景出塵寰春豫方乘禁籞閒庶俗一令遊壽
域從官齊許宴蓬山樓臺金碧交輝外舟楫笙歌浩
渺間與衆盡歡宮漏促萬花叢裏屬車還

丙午上巳瓊林苑賜筵　韓琦

春光濃簇寶津樓樓下新波漲鴨頭嘉節難逢眞上
巳賜筵榮入小瀛洲儤園雨過花遺馥御陌風長絮
滾毬禊飲不須辭白日清明來日尚歸休

西歸日瓊林苑賜宴即席賦此　文彥博

竊祿叨榮四紀餘退思俛俸亦無如趨朝再覩新宮
省解綬還歸舊草廬報國丹心明皎皎戀軒疲足去
徐徐群公盡出都門祖盛事光於漢二疏

上元夜從駕至集禧觀　文彥博

順時同樂慰邦民協氣和風應早春斗運帝車遵天
路雲從天步絕纖塵民瞻王色欣遊豫岳峙琳宮望
省巡回御端闈張鎬飲蘭燈桂睍耀星津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歐陽脩

琳闕岧嶤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闊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凄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歐陽脩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凄涼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早霜老覺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車駕朝謁景靈宮　歐陽脩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道飛黃
蓋翠輦鳴鞘向紫宸金闕日高猶泫露綵旌風細不

鬢摩自歎白首追時孝行近儲胥忝侍臣

景靈宮致齋　歐陽脩

攝事衰年力不強誰憐岑寂臥齋房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歐陽脩

行殿峩峩出綠槐珠宮芝閣聳崔嵬絳紗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鑱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和王景彝學士紫宸早謁　梅堯臣

朝開閶闔九重深望拜朱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絳仗穿旗脚案外黃爐對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芳音

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梅堯臣

陛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劒有容嚴與尚文章全盛馬蕭班眈眈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宋中道觀車駕朝謁景靈宮　梅堯臣

都人夾望禁槐傍閶闔初來旭日光彤玉翠鞍牽騕褭盤龍朱輦爛文章焚香閟殿開嚴帳汲水與溝灑

廣莊一見天顏萬人喜却迴宮禁樂聲長

和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過景靈街　梅堯臣

官街不閉東城月圓影纔虧夜色春白躍金鞍來宿省從他錦帳欲誇人燈光遠近疑爭晝歌韻高低競起塵我老都無遊樂意似君清枕睡侵晨

愁臺　王安石

頹垣斷塹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坼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却歎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卻黃花

金明池　王安石

宜秋西冠碧參差憶着鄉人稧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長好綠鬢朱顏老自悲跂馬未堪塵滿目夕陽偷理釣魚絲

又　王安國

霓旌遠遠拂樓船滿地春風錦繡筵三島路深浮閣兆九霞觴滿奏鈞天仗歸金闕浮雲外人望瑤臺落日邊最引平生江海趣波瀾一段草如煙

又　王立之

遊絲隨絮惹行人酒肆歌樓駐畫輪鳳管還迴雲冉冉龍舟衝破浪粼粼日斜黃繖歸馳道風約青帘認

別津朝野歡娛眞共有象壺中要看四時春

遊玉津園　蘇軾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臨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
派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疎林雪
月光千畝何時實帝籍斜陽寂歷鎖雲莊

和宋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司馬光

鳳律年華到尚新九重氣象已成春睟雲低拂羽林
仗宿雨先清紫陌塵玉殿鳴鞘傳蹕蹕形庭委珮集
簪紳闕前無復魚龍戲自有讙謠億萬人

汴岸置酒贈黄十七　黄庭堅

吾宗端居叢百憂長歌勸之肯出游黄流不解涴明
月碧樹爲我生凉秋初平群羊置莫問叔度千頃醉
即休誰倚柁樓吹玉笛斗杓寒挂屋山頭

幸太學倡和篇什繁多不能盡載略錄七八首耳　呂大防

清曉金輿出建章祠宮轉仗指虞庠三千逢掖裾如
雪十萬勾陳錦作行再拜新儀瞻魯聖一篇古訓賛
周王崇儒盛世無云補扈蹕空慚集論堂

蘇頌

聖主恢儒率舊章首冬鳴蹕下膠庠師生俛僂趨鱣
序文武端嚴列鴈行承詔數陳商戊甲執經環立胥

袁王三千學者多才秀定有同升孔子堂

韓忠彦

恢崇儒教煩先天子親來幸上庠星弁煌煌環帝
座霜袍濟濟綴周行廟祠稽首尊先聖書義終篇勸
嗣王學道深慙非入室此辰榮事預升堂

劉奉世

聖典垂精及表章曠儀親舉自宗庠縱觀橋擁浮雲
盖待問庭充振鷺行首擧儒風隆上國增光帝業掩
前王太平榮遇慚多幸重見虞歌起廟堂

范純禮

四十餘年舊典章聖君今復幸虞庠虎賁萬騎森羅
列鴈序諸生儼綴行已見重華同舜帝不須無逸戒
成王祖宗基構隆三代統業相承是肯堂

吳安持

翰林墨客奏封章天子欣然幸國庠綵仗六龍初擁
路青衿三舍已重行隆儒共慶賢堯舜訪道誰知應
帝王附鳳寮寀皆法從獨慙由也亦升堂

豐稷

鳳幄雲開日月光九霄鳴蹕下虞庠朝元進士鴻成
列拱極名臣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乞言戴聖美

三王上心夙悟周公戒天下安危自一堂

李格非

日月天回十二章詔移清蹕幸膠庠六龍移輦橋門曲多士横穿錦仗行俎豆威儀瞻闕里東西風教自周王太平誰謂初無象四海形容在一堂

過龍德故宮　毛麾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

讀靖康僉言　金元好問

淩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縱堤一葦航頭沛且當禦景德規模何必羅朱梁滄濱不掩蛟龍窟天地同歸雀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汴堤懷古　王良臣

迷樓觀聳連空一日都歸鬼壘中奢則兆亡天聽邇去而不返水流東鎖煙弱柳愁蛾綠閣雨幽花淚臉紅總爲錦帆歸不得至今啼鳥怨西風

龍德宮　雷琯

紫簫吹斷碧雲歸十二樓空盡玉梯縹仗竟無金母降瓊裾猶意化人携千年洛苑銅駝怨萬里坤維杜

宇啼莫倚危欄供極目斜陽更在露盤西

汴梁雜詩三首　李汾

琪樹明霞五鳳樓夷門自古帝王州衣冠繁會文昌府旌戟森羅部曲侯美酒名謳陳廣座凝笳咽鼓送華輈秦州王粲何爲者憔悴黃塵嘆白頭

二

樓外風煙隔紫垣樓頭客子動歸魂驟蕭蓬鬢驚秋色狼籍麻衣涴酒痕天塹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誰知滄海横流意獨倚牛車哭孝孫

三

家落關山對月明客窗遙夜夢魂驚三年岐下音書絶八月河南風露清冉冉暮愁生草色迢迢秋思入鼙聲誰知廣武英雄嘆老却窮途阮步兵

資聖閣登眺　李獻甫

高閣凌雲眼界寬野煙碧樹有無間天邊孤鳥飛無盡陌上行人去不還魏國幾回時事改汴堤千古夕陽閒愁來重倚欄干望崧少西頭是故山

汴梁懷古　元傅與礪

汴上荒城繞故宮山頭危石墮秋風夷門市起閒喧馬梁苑花樵歸見斷鴻闘草尚餘殘後碧進花無復盛

時紅欲墜高處腸先斷滿目關愁賦未工

又　雅琥

花石岡前麋鹿過中原秋色動關河欲詢故國傷心事忍聽前朝皓齒歌蔓草有風嘶石馬荊榛無月泣銅駝人間富貴皆如夢不獨興亡感慨多

又　元明善

天荒地老禁垣低草滿丹墀徑路迷金水河枯龍已去蓬萊島圮馬空嘶當時何處安青瑣今日無門降紫泥舉目山河增感慨英雄何在日還西

朝元宮留宿　李準

宋家天子朝元閣南內宮中太乙壇五夜星辰金榜動九天風露玉階寒朱衣曳履迎笙鶴絳節龍光引佩鸞八駿不歸遼海月步虛空遶紫雲端

登汴梁城　李準

天上曾聞玉輦過金城千里帶黃河鳳凰一去蓬萊死鴟鵲群飛太液波燈火樓臺空市井風雲冠蓋盡丘阿惟餘畫角聲中調猶是流沙磧裏歌

雲驥橋　湯鼎

橋頭車馬鬧喧闐橋下帆檣見畫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樓臺近水柳如煙地連春晉通三市路入淮濠接

九天獨倚闌干望宮闕翠微高映五雲邊

汴京懷古　李兩山

滄海成田艮岳荒誰能行役不彷徨青城北狩隔萬里花石南來知幾綱土暗塵昏天水碧風輕雨過女貞黃無人可語宣和事九卦陳留醉一觴

登熙春閣　王惲

封丘門外故宮傍天闕空餘內死花荒海壽空三島淡帝城煙慘五雲蒼石鯨沒水鱗猶動金鳳凌雲勢欲翔奇貨異園當日盡為誰留在閱興亡

哀故宮　王惲

按庭依約粉垣丹行入荒宮重歎嗟華表忽驚人世換昆明重見劫灰寒石龍委地埋秋草湖玉臨池倚暮煙滿目悲風吹酒醒東華門外淚闌干

宿開封府後堂同陳侯話舊且及包范二公事并孚耳疾止酒談噱間暮雨大作　王惲

使軺南下入京華滿眼交親笑語譁共訝老蟠蟠北海自憐賤子宿南衙關河痛別襟期豁風雨翻空夜氣嘉召毅清尊三百爵胡牀相對看簷花

汴上龍德故宮　陳孚

書來海上勸休兵已見金輿逐火精醮絕絳樓無鶴
唳朝空丹竈有狐鳴羽袍士尚傳三洞金幘人誰報
六更一代興亡眞夢寐陳橋驛畔見青城
登相國寺資聖閣　陳孚
大相國寺天下稚天梯縹緲凌虛空三千歌吹燈火
上五百繅纓煙雲中洛汭已掩西墜日漢津空送南
飛鴻闌干倚遍忽歸去颯颯兩鬢生秋風
又　許有壬
傑閣當年瑞靄氤氳餘金碧半塵昏豈知象教移中
土猶揭稚名護國門法界冷沉梁苑月寶香難返汝

卷二十三　十四

陽魂傷心五嶺騰煙語舉世從風莫與論
遇僊樓　劉祁
倚天突兀聳高樓樓上人家白玉鉤落日笙歌迷汴
水春風燈火似揚州僊人已去名空在豪客同登醉
未休獨倚朱闌望明月綺旌依約認重游
夷門
七國爭雄古戰場千年遺蹟已銷亡信陵謾有空名
在壯士猶聞俠骨香霜落大荒秋草白風生遠道暮
塵黃停車且醉夷門酒莫動悲歌易慨慷
隋堤　國朝釋宗泐

搔首隋堤落日斜已無遺柳可棲鴉岸傍昔道牽龍
艦河底今來走犢車曾笑陳家歌玉樹却從后土看
瓊花四方正是無虞日誰信黎陽有鼓笳
讀靖康遺事　甘彥初
杜鵑啼老洛城東烽火郊畿縱犬戎廟畧合孜肥水
戰虜盟誰定渭橋功銅駝故陌迷秋草黃屋蒙塵捲
朔風一自鼎湖龍去後小臣何地泣遺弓
汴京弔古　顧祿
北狩龍沙帝業空詞人猶解弔遺蹤野煙暮草咸寧
殿秋雨荒臺艮岳峯一代已遷亡國鼎六更誰報早

卷二十三　三

朝鐘我來正值開天運眞宰曾經駐六龍
陳橋驛觀黃河　顧祿
浩浩黃流自古今晚停征騎發孤吟水痕新漲桃花
滿河脉元通娲子深三月魚龍爭變化四時鷗鳥任
浮沉誰能一駕僊槎去萬里靈源亦可尋
登相國寺藏經閣　顧祿
金碧稜層炫曉霞梵王高閣壯中華上摩絳闕三千
界下瞰紅塵十萬家伏虎神僧翻貝葉乘鸞僊女散
瑤花何因證得無生果來向雲中駕鹿車
遊上方寺　劉醇

重尋兜率路非遙柳外鳴珂散早朝鳥送好音風乍
息池添新水雪初消斷碑剝落生蒼蘚古塔崢嶸倚
絳霄珍重老僧相送遠笑談不覺度危橋

梁園　于謙

自古梁園佳麗地于今寂寞歲繁華日長野店聞啼
鳥春暮山城見落花綠柳兩行侵洛遠黃河一帶入
淮賒欲將尊酒舒高興錦帳風流愧党家

駐蹕堂即布政司之園堂　劉咸

先帝當年幸汴都六龍曾此駐鑾輿詞臣經進雲門
樂父老爭呈地理圖想像鑾旗成往事傷心遺詔載

嘉謨恭尋聖跡降臨處哭斷天涯望鼎湖

鄭門古城　劉咸

乘驄偶出鄭門西一上高城四望迷千里雲霞山遠
近萬家煙火屋高低青城日落鴉爭聚白塔風高鳥
亂啼回首可憐梁苑地繁華荒草冷淒淒

吹臺春日古懷　李夢陽

廢苑迢迢入草萊百年懷古一登臺天留李杜詩篇
在地蹶金元戰陣來流水浸城隋柳盡行宮爲寺汴
花開白頭吟望黃鸝暮鄰子歌殘無限哀

元日繁臺寺集　李夢陽

臘凍雲黃海岳愁春青日白快吾遊陰坡氣觧猶
雪暖澤水分細細流晨起探梅穿野寺晚來移席傍
鐘樓無端四望風煙起燈火煌煌滿汴州

雪後上方寺集　李夢陽

雪霽園林出碧梧上方樓殿靜虛無日臨曠地氷先
落雲破中天塔自孤爛熳此堂人醉散一雙何處鶴
來呼邀留更待松門月今夜同君坐玉壺

河發秋望　李夢陽

七月七日河水發康王城邊秋可憐買魚沽酒此村
口打鼓鳴鑼何處船白晝蛟龍時一鬬中流日月晚

雙懸紛紛估客休回首漁子清歌會溯然

汴京懷古二首　李濂

渠花堤柳舊京都九帝承平王氣徂巢鳳閣空誰駐
馬卧牛城在自啼烏金繒不博燕雲地顛頓猶傳鄭
俠圖最恨翠華南渡日春風歌舞醉西湖

二

謾指黃河說宋朝繁華都向暮煙消遷都自祖曾謀
洛問罪何人只伐遼忍見故宮皆碧草愁聞新法是
青苗當時誰倡和戎策鳳駕徒悲五國遙

艮岳懷古二首　李濂

宋帝平川起碧山綺甍瑤殿綵雲間秪矜花石來江
艦詎料金兵入漢關北狩竟隨胡鴈去中原無復二
龍還傷心一掬青城淚灑向遺宮草樹斑

二

誰言此地協堪輿詔築岧嶢十里餘宣和初道士劉混康言汴城東北地協堪輿宜培築高阜當有多男之祥遂起艮嶽朱勔自能移閬苑道君何
必夢華胥千夫石至籠黃帕萬歲山成切紫虛誤向
舊都尋舊蹟絳霄樓觀總丘墟

吹臺懷古　李瀷

梁王昔日築高臺鼓吹華筵動地開五岳雲煙千里

見三川風雨半空來綺羅春色今何在枚馬文章去
不回空有斷碑荒廢苑秋風秋草使人哀

禹廟　李瀷

神禹祠堂水國濱古臺落日樹鳴禽石門自有白雲
宿華道空餘秋草侵四載巡遊天下計九州粒食帝
王心憑高一望河流穩滿地桑麻聖澤深

春日遊大道宮二首　李瀷

仙闕岧嶢紫氣分洞天縹緲玉笙聞嵩山道士留丹
竈南嶽夫人駐綵雲瑤草石壇春漠漠桃花谿路水
云云非回不盡尋真意徙倚松門對鶴群

二

海上神仙十二樓中原平地有丹丘春壇風度鈞天
曲石壁雲開聚窟洲絕粒飡霞空復想吹笙騎鶴向
來遊憑君再訂花宮約莫待西城碧樹秋

春日上方寺集二首　李瀷

城裏招提此最幽石壇晴日似丹丘因看碧竹逢僧
話重惜青陽與客遊積雪洞門春寂寂閒雲塔院晚
悠悠淹留擊鉢成詩去慙愧文通擬惠休

二

古寺春寒花放遲春遊恐負看花期老無健足慵登

塔座有尚賢書賦詩蓮社舊容彭澤空蒲團新識道
林支年來頗覺浮生幻欲扣旃檀細問師

秋日遊吹臺　李瀷

古臺落木晚蕭蕭與客登臨旅思遙白日浮雲還自
散小山叢桂許誰招且將詞賦供秋興只恐疎慵負
聖朝回首不堪人事異碧山何處有漁樵

夏遊上方寺作　李瀷

上方臺殿迥虛無避暑朝來坐日晡片片凉雲侵杖
履悠悠跡梵出松梧徘徊塔院生秋思放浪乾坤有
故吾暫臥石牀聊一醉更於何地覓蓬壺

梁王臺　李濂

梁王臺下春草生梁王臺上春霞明兔園積雪有詞賦鳧渚廢榭無歌笙百花雙燕且對飲碧海黃塵空復情落日為誰吟思苦千秋城闕暮雲平

夷門即事答童太史　李濂

十年澤國彌墟煙黃帽青鞵野興偏踏雪過村緣貰酒隔溪遊寺為參禪信陵亭畔花爭發梁孝臺前月正圓誰念夷門稱散客白頭猶著紫霞編

延慶觀　李濂

曾聞汴水橋邊觀宋代朝元萬壽宮千樹碧桃今絕種九光丹閣舊浮空傷心莫問飡霞事誤國誰據梧日忠惆悵二龍終不返三清臺殿夕陽中

秋日王別駕邀酌天王寺　李濂

野寺邀賓發旆遲杖藜出郭赴幽期尊開竹院秋聲合袂把松門暝色悲別駕功名君勿薄醉鄉日月我偏宜相逢感慨無窮意寄東林碧玉卮

過汴梁有感　王雲鳳

霸王荒臺還突兀隋堤殘柳正蕭疎耕夫不識市朝處野寺猶存宮殿餘士慣悲歌豪俠地土含腥血戰爭墟抱城濁浪勞　宸慮漢策今慙總不如

行經隋堤有感　陸深

端委猶堪致太平龍舟錦纜竟何成空餘細水緣堤曲別有垂楊帶晚晴社燕歸來如有恨閒花開遍不知名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接汴京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三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四

大梁　李　濂　川父

藝文十一

五言排律

天章閣觀御書飛白十韻　韓琦

內閣開清曉中天對邇臣唐虞遺典在河洛奧書陳二聖勤勞舊千齡矩法新帝暉方咫尺宸翰復躬親鸞拂宮綃舞花隨御筆春奎光連璧府劍影動龍津今古神功絕頒宣上意均王家羅俎豆螭座拱星辰魚藻符昌會蓬瀛寄此身流霞傳飲罷又賜一杯醇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歐陽脩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捲沙流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歐陽永叔黃河八韻　梅堯臣

少本江南客今爲河曲遊歲時憂漲溢日夕見奔流齧岸侵民壤飄槎閣鴈洲峻門波作箭古郡鐵爲牛目極高飛鳥身輕不及舟寒冰狐自聽源水使嘗求密樹隨澮轉長罾剌浪收如何貴沉玉川與是諸侯

金明池遊　梅堯臣

三月天池上都人袨服多水明搖碧玉岸響集靈鼉畫舸龍延尾長橋霓飲波苑花光粲粲女齒笑瑳瑳行袂相朋接遊肴與賤摩津樓金間采幄殿錦文窠挈榼車傍綴歸郎馬上歌川魚應望幸幾日翠華過

七言排律

汴州令狐相公新於郡內栽竹百竿坼壁開軒旦夕對翫偶題七言五韻　唐白居易

梁王脩竹舊傳名久廢年深竹不生千畝荒涼尋未得百竿青翠種新成墻開乍見重添興窗靜時聞別有情煙葉蒙籠侵夜色風枝蕭颯弄秋聲更登樓望

尤堪重十萬人家無一莖

五日蔡河廢津泛舟　國朝李夢陽

當年錦纜帝王州此日荒津競渡遊賓客未銷梁苑氣江山聊寫汨羅愁流金赤日偏輸浪似蓋輕雲故裊舟漁聽歌鐘沉復躍燕窺舞袖去還留調冰雪藕佳人並斷艾分蒲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轉泝洄真在鏡中浮陰陰暝色臯[illegible]岸嫋嫋風香杜若洲醉集儻聞催佳興別船追進夕筵蓋

早春相國寺雪集　李濂

冒雪尋幽入梵宮凍雲垂室殿暫停驂飛花撲面諸天
外素影侵盃浩劫中亂點袈裟堪作畫密隨錫杖故
翻風飄殘柳絮春猶淺開遍梅花景不同郢客歌腔
知獨妙梁園賦筆許誰工寒天拉友聽龍象塵世勞
生嘆蟇蟲酒半酣諧謔佛印詩成匆遽和天童自憐
淨社攢眉客元是康衢鼓腹翁坐濕巾袍吟更苦起
登樓閑與何窮須臾席上雙缾盡轉覺人間萬事空
清遍塔光還簌簌潤宜麥秀定花花無思泛艇尋安
道且聽鳴鐘謁遠公日暮醉歸誇勝會青蓮回首王
玲瓏

五言絶句

倉頡造字臺 唐岑參

野寺荒臺晩寒天古木悲空堦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登相國寺閣 劉敞

晴日登臨好春風各望家垂楊夾城路客思逐楊花

都門路 宋司馬光

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迹獨憐道旁柳慘淡少顔色

汴上送客 梅堯臣

朝辭都城裏暮上汴堤頭滿目非相親寂默對河流

舟中夜聽汴河水聲 梅堯臣

夏雨漲黄流夜鳴隣舩枕乘危冒險人不識西山餓

過廢牧苑 元趙子昂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争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録汴梁宫人語十首 楊奐

一入深宫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

二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市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三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黄昏月殷勤上玉階

四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

五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放封内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

六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年更不來

七

為道圍城久粧奩犒鬬軍入春魂斷絶饑苦不堪聞

八

別殿弓刀響蒼黄接鄭王尚愁宫正怒含淚强添粧

九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

十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

上方寺　國朝李夢陽

欽罷塔廊坐塔深蘿葉垂欲枕石頭臥待有清風吹

繁臺書院　李夢陽

書院今人蹟繁臺古代名樓花翻入燕塔樹不巢鶯

東門懷古二首　王廷相

鬪雞繚紫羅彈箏佳流水不見盛時人重過繁臺市

二

華園明積雪上客艷新詞何處梁王苑秋風夢裏迷

汴州懷古五首　李濂

落日夷門道惟餘古堞雲猶懷抱關叟談笑郤秦軍

二

鄒枚不可見辭賦至今傳何處偏懷古梁臺日暮煙

三

出郭翠煙重遙聞野寺鐘堤邊逢父老閑說宋仁宗

四

近郭無山水春遊上吹臺平蕪猶自迴載酒獨徘徊

五

花石今何在孤城涕淚中金梁橋上月偏照宋遺宮

七言絶句

汴口懷古　唐杜牧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遊人還起前朝

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夷門　胡曾

六龍冉冉驟朝昏魏國賢才杳不存惟有侯嬴在時

月夜來猶自照夷門

汴河　胡曾

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

起惆悵龍舟更不迴

又　羅鄴

煬帝開河鬼亦悲生民不獨力云疲至今嗚咽東流

水似向清平怨昔時

又二首　皮日休

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

水一千餘里地無山

二

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

事共禹論功不下多

楊柳枝詞　劉夢得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勝春晩來風起花如
雪飛入宮墻不見人
汴河曲　李益
汴河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
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汴州聞角　武元衡
何處金笳月裏悲悠悠邊客夢先知單于城上關山
曲今日中原總解吹
黄河　宋邵雍

誰言爲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崑崙東至
海其間多少不平聲
集禧宮謝雨　歐陽修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
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初春登興國寺塔　司馬光
雨過風清露氣浮林花變色柳條新爲君作意登高
處試望皇州表裏春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王安石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大官還惜
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題中書壁　王安石
夜開金鑰詔詞臣對御抽毫布帝綸須信朝家重儒
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樊樓（即豐樂樓汴京酒樓也在城內）　劉子翬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承平多樂
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王津園　劉敞
垂楊冉冉籠清籞細草茸茸覆白沙長閉園門人不
入禁渠流出兩殘花

過朱亥墓　黄庶
枯林寒草墓丘墟等是當年一丈夫地下若知應笑
死衣冠今日有屠沽
和江鄰幾送客回同過金明池二首　梅堯臣
送別西亭車馬塵天池回傍欲迷津青舲龍尾何時
發丹杏稍頭漏泄春
二
風光猶未老於人獸口泉聲瀉碧津一洗塵襟無俗
慮柳條開眼共看春
京師逢賣梅花三首　梅堯臣

北土只知看杏蘂大梁亦復賣梅花此心還似庾開
府不惜金錢買取誇

二

驛使前時走馬迴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荼蘼
比只欠溪頭月下盃

三

此去吾鄉二千里不看表蔓兩三年移根種子誰辛
苦上苑偷來直幾錢

過仁宗陵　劉信叔

干戈消弭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

說西風吹淚過昭陵

梁臺　金完顏璹

汴水悠悠蔡水來秋風古道野花開行人驚起田間
雉飛上梁王鼓吹臺

相國寺鐘　祝簡

寒雞縮頸未鳴晨已聽春容入夢頻未必佛徒知警
悟秖能喚起利名人

龍德故宮　辛愿

蛇分鹿死已無秦五十年來漢死春問著流鶯無一
語柳條依舊拂墻新

梁園春三首　元好問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利澤門前
柳瘦倚東風望翠華

二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
遠幾處春風揭繡簾

三

上苑春濃晝景閒綠雲紅雪擁三山宮墻不隔東風
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雪香亭雜詠八首亭在故汴宮仁安殿西　元好問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為長得熙春
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二

金縷歌辭金屈卮百年人事幾成絲重來未必春風
在更為梨花住少時

三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
下閼翎長鋏不信渠

四

雕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

死金水河邊好墓田

五

萬戶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城筆一片傷心畫不成

六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遺臣幾人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七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須回首望都門

八

爐薰裊裊帶輕陰琴竹高梧水殿深去去輜車雪三尺畫羅休縷麝香金

黃河　元陳孚

千載金湯攤上流只今惟有荻花秋江南客子笑無語閒看黃河繞汴州

朱僊驛　陳孚

城郭重來事已非南薰不掩柳依依當時大慶蒼亂礎留與田家夜擣衣

汴學　洪焱祖

朝元競詫新宮麗相國猶存古寺雄壁水枯荷人不到石經零落卧秋風

題萬歲山圖　元明善

萬歲綱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禍猶自㬎藏入畫圖

徽廟走馬溝中得古銅燈盞

剝盡金銅土色如幾經溝底引鑾輿君王無復重遊幸留與山人照讀書

汴城士人家翫小石峯

天星何代隕虛空花作玲瓏一小峯白是宣和殿中物上頭銘刻護雙龍

觀宋徽宗宸翰

宋家宗社已丘墟萬里中原百戰餘玉輦不知何處去人間留與瘦金書

題宋故宮　郝經

國是當時已盡非強將商鞅作皇羲昊天變運無畏不見雷轟黨籍碑

艮岳　李孝光

一沼何堪役萬民一峯將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眞箇江山已屬人

龍德宮　王惲

當年陸海駭珍藏此日繁華隨泯茫春草不隨人事換依然分翠入宮墻

汴梁故宮寒食　王惲

人家賣酒繞宮池爭插青旗曲作圍簫鼓漸多寒食近一樽先為典春衣

熙春閣　王惲

傑閣當年宴御頻烏煙未盡修兵塵土堦三尺茅茨底人自熙熙物自春

梁園對月　王惲

兒時曾住汴梁城二十年來重此行一片鳳凰池上月向人還似舊時明

宿開封後署　王惲

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范見留題驚烏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

詠鎮旗　國朝顧祿

按河南總志　國初　皇祖駐蹕開封駕回勅留大旗阜于行宮之高臺以鎮中原

禁闕重重鎖不開當年曾駐六龍來鎮旗留在人瞻仰高飄宮中百尺臺

黃河舟中　于謙

順風吹浪片帆輕頃刻奔馳十數程舵尾炊煙猶未熟船頭已見汴梁城

宋宮　于謙

龍樓高處絳雲飛艮岳纔成事已非寂寞長門金鎖合中州無復二龍歸

春日遊三山陂　李夢陽

崔嵬艮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後代思湖色春光淨滿眼古城風暮幾人悲

登臺　李夢陽

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黃鸝恰恰誰為侶紫燕飛飛自作家

夷門十月歌　李夢陽

小麥青青水半陂半落不落楊柳枝回風忽送天南鴈恰似春江二月時

汴中元夕四首　李夢陽

花燭沉沉動玉樓月明春女大堤遊空中騎吹名王過散落天聲滿汴州

二

中山孺子倚新粧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

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三

四海煙花逢上元中州行樂競千門大江不辨魚龍
夜珊瑚寶玦是王孫

四

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
月醉殺東西南北人

汴州懐古四首　李濂

黃河廻繞宋神州聒耳濤聲日夜流堤柳似知朝代
改半含煙雨半含愁

二

宋室南遷王氣收千秋遺恨大河流可憐五國城頭
月一片清光照汴州

三

保甲青苗淚滿衣金陵相業竟全非傷心不見蓬萊
殿寂寞春風燕子飛

四

寒煙漠漠宜春苑孤月朧朧萬歲峯回首二龍沙塞
遠故宮無復六更鐘

登吹臺有感二首　李濂

臺邊草色死邊雲携酒來遊白日曛富貴可憐成一
夢疎花冷雨信陵墳

二

五柳先生盡日閒登臺一醉當登山仰天長嘯無人
識苦憶夷門老抱關

遊大道宮八首　李濂

塵海茫茫兩鬢霜暫依丹竈惜流光誰堪世上風波
惡獨愛壺中日月長

二

路入蓬萊紫翠多松間雙鶴舞婆娑逢其去着僊人
着王質當年已爛柯

三

玄都樓觀碧霞明與客登臨坐晚晴綠幘僊童歌勸
酒白頭道士臥吹笙

四

青鳥翩翩去不廻白雲寂寂鎖丹臺閒來讀罷瑤池
記始信昆明有刼灰

五

載酒尋春度石梁陶然酣臥白雲房情知鶴夢非塵
夢直把僊鄉作醉鄉

六
羽客不喰煙火食夜禮瑤壇覲宸極天風吹散步虛
聲萬里雲霞分五色
七
采藥名山志未酬偶來松院愜素遊金冊口訣眞難
遇幾向風塵嘆白頭
八
出世何須躡彩虹扶桑莫問海天東人間要識眞僊
境汴上來看大道宮
于少保祠　李瀌

使君嘉績遍三河汴土遺民墮淚多無限頌勛懷德
意春風吹入降神歌
六言四句
題西太乙宮壁二首　王安石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
想見江南
二
三十年前此路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
陳迹都迷
次介甫韻題西太乙宮壁二首　黃庭堅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眞是眞非安在人間
北看成南
二
晩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
紫曲塵迷
長短句
賀新郎　汴京懷古　李瀌
四野平如掌上荒城憑高騁望秋容蕭爽廢殿遺宮
何處是極目風煙蒼莽見岳下牧兒來往一代興亡
眞大夢恨當時京勔貪天賞興土木斥忠讜　宋都

沙漠去回首中原板蕩聽滿路胡笳哀響汴水東流
往事增悲慷更愁聞青城邀駕括金空帑二帝蒙塵
遷似昔問鑾輿何日還華壤悲舊蹟動遐想
沁園春　艮岳弔古　李瀌
十里青山百道流泉艮岳巧哉羡芙蓉城闕飛亭灑
雪海棠臺榭絕壑鳴雷萬態奇峯百花窈洞一片平
原錦作堆眞如畫有巖巖巒巒樹樹琪瑰　東京舊
事堪哀恨誤國姦臣釀禍胎昔道君開苑毒痡四海
蔡京入相濁亂三台巢鳳樓前潛龍峽口鉦鼓喧天
金虜來煙塵起慨鑾輿不返弔古徘徊

滿江紅　謁于少保祠　李濂

少保祠堂汴水上千秋廟食紛簫鼓娛神英靈
降陟遺愛百年留里巷清風兩袖朝京國磨嵩山千
丈墨表容書勳德　日正午金輪昃身瓊忽見鑾輿北
獨擎天不墜伊誰之力身後寵褒公論白向來冤憤
愁雲黑嘆將軍燕水上索魚嗛何由得詞云雲黨水上是何處尋魚嗛

臨江仙　夷門懷古　李濂

落日夷門思往事抱關白首侯嬴信陵虛左自來迎
側身親執轡賓客四筵驚　臥內兵符初入手鐵椎
俠客功成邯鄲圍解鼓鼙聲卻秦馳救趙五霸與齊
名

柳梢青　梁苑懷古　李濂

落日平川梁王廢苑衰草寒煙羅綺香銷歌鐘聲散
臺殿春殘　當年賓客騈闐賦雪地空留麗筆往事
淒其辭人亡矣風景依然

西江月　汴秋古懷二首　李濂

公子祠前春草屠兒墓上秋雲偶來堤口坐斜曛往
事令人悲憤　執轡高風如在竊符奇策曾聞抱關
老叟信陵君百世芳名不隕

二

五代古城殘角三山廢壘寒蛩古道黃昏門外亂啼鴉暝
色秋林瀟灑　艮岳遺宮荊棘繁臺斷岸雲霞傷心
二帝狩龍沙落日平原駐馬

浣溪沙　汴州元夕　李濂

火樹嶙峋夜放花一天星斗爛晴霞春城月出樂無
涯　蕩子陌遊歌不斷諸王臺過鼓頻撾賞心誰忍
負年華

憶王孫　秋日登吹臺二首　李濂

魏侯城外古時臺雲滿天空載酒來登臨懷古興悠
哉醉倒金罍帽插黃花躍馬迴

二

城南霜樹曉扶疏秋滿荒臺一嘯舒坐待林梢月挂
初興何如醉墨淋漓壁上書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四終

武林梵志十二卷

（明）吳之鯨撰

明萬曆刻本

武林梵志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吳之鯨撰。之鯨字伯霖、錢塘人。萬歷已酉舉人。官浮梁縣知縣。是編以杭州梵刹盛於南宋、至明而殘廢者多。恐遺蹟漸湮。乃博考乘牒、分城內城外南山北山及諸屬縣。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俱詳誌剏置始末及其山川形勝。後分天朝寵錫、宰官護持、古德機緣、歷代勲績四門、備紀名流勝蹟、高僧支派、各編小傳、序錄井然、頗有條理。其中採輯宋元明人詩文、如仙林崇先二寺記見曹勛松隱集、智果寺記見徐一夔始豐稿、而志俱失載。不免稍有脫漏。又如宋張敦禮捨鐘之法雲寺、非杭之法雲寺、而以名同誤入。又撰法相寺碑記者前作范楷、後作沈楷、亦有駁文。然其捜剔幽隱、實多武林遺事、西湖遊覽志所未載。如明遠堂詩次於蘇軾諸作之後、而東坡集無之。張九成愉彌陀塔銘亦不見於橫浦集。張伯雨天池樓詩與本集互異。可以參考。其遺聞軼事、亦足為考古談藝之資、正不徒為伽藍增故實矣。

武林梵志十二卷

道光戊申夏日吳康甫廷康以此冊見餉明季舊本也補綴手裝藏之書篋偶檢閱一過昔游追憶昨夢成空有美湖山能仁刹宇曹經管領儘足勾留未題姓氏于貞珉聊記時日于故紙尔

[illegible]戴光曾蕓香 [illegible]

武林梵志敘

夫緣有起必有滅事有作必有止此成住壞空佛稱劫數而盛衰興廢儒亦常譚也且象闕有禾黍之悲銅駝有荆棘之嘆在持世者尚不能卜世何有於空王之寄跡物外之幽蹤乎然則武林梵刹何以志爲蓋攷古者必徵信於載牒

而攬勝者每蒐索乎烟霞、武林山川形勝甲天下、其精藍梵宇亦甲天下、茲按之圖乘、覽之舊、宿存者堇二三、而湮沒者常八九矣、當

其盛也、危楝連雲、飛甍蔽日、金碧輝煌、丹堊炳煥、緇衲於焉萃止、檀越朋而信施方謂樹無遮之幢、建不拔之宇矣、及其衰也、琳宮

鞠爲茂草、香臺化爲荒墟、或風雨之所飄摧、或狐兎之所竄伏、甚而豪家巨室據成區墅、侯門仕族改作園居、至月冷闍梨之庭、烏

啼沙門之座、噫嘻、福兮禍所倚、成兮敗所基、余豈能必盛者永存、亦豈能必廢者皆復、茀姑爲之志、以拾其名、綴其跡、使流覽者如

為達人玄覽則知一切殊勝若電光之過目若百鳥之過耳不必待其零落而燕讌[illegible]騷客逸士則可以撫卷而卧遊可以弔古而謌詠亦不致實地福境竟烟沒而無傳也志則惡可已

江左浮渡居士吳用先篹

武林梵志記略

虎林梵刹之盛至南宋而極至勝國[illegible]其十之五入我明遞興遞廢而所存者十之二三已耳攷之諸縣郡城內外大半為曇林香宇梵宮蘭閣即清波門之聚景園鳳山門之玉津園錢塘門之擇勝園俱綿亘數里鑿池壘山[illegible]霧天工人巧無所不備今蕩然[illegible]禾黍之場矣宇內稱武林繁華蓋[illegible]以當之如目前所觀記夫朴陋無多也僅僅明聖湖其為利于地方百倍祭視宋元已滅其五郎二十年來又滅其三豪猾侵漁積漸何已非兩高五雲聯絡亘岫幾無以啓眉目噫此武林梵志所必不可已者也一以紀生齒阜繁香若林叢培植之所由致一以紀時代隆替觀風問俗之所必資而名賢耆宿苦心拮据于古風流不令湮滅後之覩今猶今之覩昔要使廢有時興興無時廢則友伯桐城吳公亟命采輯垂之永久意深遠矣槪為六則綴以四凡

類名

以新額為主宋元及俗稱附

沿革

現存者新建及興復者又有寺古僅存而舊志不載者俱爲主廢者附

名勝

山水之勝不能遍紀惟以梵刹爲主標異蒐奇以供臥遊

古蹟

亦有不必形勝而係其蹟不可磨滅者正吊古之士所憑雖小必錄

人物

有地與人俱重者亦有地因人重者分綴末備詳宰官古德與[illegible]

題詠

紀山水不肖山水詠性情不合性情濫觴極矣凡採必嚴不以多貴大假詳於古而略於今詳於碑記而略於詩賦但有泉石類品題以見者亦有錄會名流與到口占自足點綴寂寞不敢盡廢

以上六則不必分析標詮總載自備惟寺現存者寺廢而有可紀者大字頂書寺廢而無一可紀者類編其名于末

天朝寵錫

凡賜額賜像賜經賜紫金袈裟并近頒南北藏俱考時代以彰隆典

宰官護持

自張子韶蘇子瞻以下或本郡人或宦遊或流寓標名紀勝皆足[illegible]見佛法中金湯也

古德機緣

宗教律相傳燈錄[illegible]及諸家語錄者不能悉載撮其要語以紀武林梧禪顯化之盛

歷朝勳績

如武肅之鐵幢唐玉潛之瘞骨鄂侯之六井及西湖南湖凡關係武林極重事即不涉梵刹而梵刹所由存者在是綴之末行以備博雅經濟之士伐諏訪焉

以上四凡分疏成帙或有未詳以俟增入

是集也

左方伯浮渡吳公總持於上

邑侯古閩喬公董成於下而不佞[illegible]戴虞受事削稿凡三易月凡四不購書於市賈不寄聽於都綱潛訪潛收必遍必核故雖幽岩僻徑不靳蒐羅亦

有古刹與區今方拈出詞尚直率不以獺祭為工語貴傳真惟以狐筆為信垂之來禩庶幾象教千秋列之案頭彷彿靈山一會則

方伯公之垂護遠矣惟是採遺文緝逸事近而有徵者北郊則黃貞父汝亨皐亭黃鶴則胡休復胤嘉[illegible][illegible]淳熙天目則潘景升之恒城內則鐵佛寺僧慧鑒[illegible][illegible]則十八澗僧奕靈詮次古德則南屏僧大壑[illegible]以躬叅[illegible]叢云

萬曆壬子九月下浣進士吳之鯨薰沐書

武林梵志卷之一目錄

城內梵刹

僊林寺	天長寺	壽聖寺
吉祥寺	大中祥符寺	長壽庵
青蓮寺	崇福庵	法輪寺
棲禪寺洞院	興福寺	止止庵
廣壽慧雲寺	七寶寺	普照院
潮鳴寺	永月庵	普慈寺
道居庵	華藏寺	悟空寺
長明寺	積國寺	靈芝崇福寺
大慈庵	金剛廣福寺	妙淨庵
祇園寺	東國寺	惠林寺
佛惠寺	崇寧萬壽寺	慈雲寺
水陸寺	下水陸寺	孝義庵
崇恩延福院	聖壽寺	覺苑寺
千頃廣化院	明慶寺	菩提寺
靈壽寺	安國羅漢寺	上方寺
妙心寺	長生庵	比勝廟
慈濟院	真教寺	慈光寺
慧安寺	寶梵寺	海會寺

百法寺　寶奎寺　寶成寺
雲居聖水寺　上方庵　金波禪院
寶嚴院　廣嚴寺　開元寺
開寶仁王寺　定水寺　戒壇院

武林梵志卷之二目錄

城外南山分脉

梅竹庵　般若院　報先庵
報國寺　梵天講寺　棲雲庵
勝果禪寺　[illegible]庵　圓通庵
福田慶壽寺　延聖寺　萬壽寺

資教庵　潮音庵　累庵
吉祥寺　寶華寺　聖壽禪寺
鎮海禪院　真如寺　正定庵
普陀庵　永慶寺　延壽白石寺
崇福寺　因果寺　寶界寺
定香寺　月塘寺　正宗庵
大慈禪寺　下天真寺　六通庵
善慧禪寺　真覺院　淨因寺
普福庵　萬壽庵　奉聖禪寺
普寧庵　道林寺　龍華禪寺

兜率庵　永壽禪寺　上天真寺
天龍禪寺　淨明院　天華禪寺
勝相寺　妙因庵　保和寺
九曜寺　廣澤禪寺　定慧禪寺
襲慶禪寺　六和塔　開化寺
朝陽庵　五雲[illegible]　雲棲寺
天柱寺　妙[illegible]庵　白沙庵
棲真寺　定安寺　定明寺
金蓮寺　妙淨寺　光明寺
光孝寺　定南寺　慈嚴院

龍門庵

武林梵志卷之三目錄

城外南山分脉

靈芝寺　褒親崇壽寺　觀音庵
頭陀庵　香圓庵　淨慈寺
惠因講寺　六通律寺　法相寺
大仁院　大慈庵　滿覺院
歸雲庵　烟霞寺　淨心院
榮國禪寺　最上庵　甓照庵
綠蘿庵　演福庵　延恩衍慶寺

鉢池庵　老龍井　方圓庵
波羅庵　報恩寺　理安禪寺

武林梵志卷之四目錄

北山分脉 由湖墅至皐亭山

香積寺　妙行寺　法雲寺
定光寺　永慈寺　化度寺
寶覺皇興寺　顯嚴寺　福壽寺
六覺禪院　[illegible]院　永寧庵
西方庵　興教寺　昭化寺
崇興寺　崇先顯孝寺　普潤寺

普化庵　治平寺　寶嚴寺
興化庵　真如寺　覺圓寺
鐵佛普明寺　永慶寺　永興寺
佛慧寺　報先寺　真覺院
豐禾庵　慈嚴寺　慈泉寺
廣福寺　寂福寺　定安寺
定明寺　金蓮寺　棲真寺
無諍寺　禪智寺　法性寺
真寂寺　光嚴寺　大雲寺
重興寺　荀山寺　廣化寺

東明寺　長慶寺　寶林寺
東蓮寺　妙智寺　智勝寺
廣福寺　觀音寺　正等寺
仁壽寺　報福寺　佛日寺
天王寺　保江寺　西隱寺
慈日寺　統一院　萬壽庵
資慶院　[illegible]院　普濟院
德雲庵　[illegible]院　大圓庵
化成庵　湧水庵　廣濟庵
崇勝寺　寶華寺　普濟寺

崇覺寺　興福庵　普寧寺
普濟院　昇平廟　圓通庵
泰濟庵　定心庵　資福庵
太平庵　普門庵　勝泉庵
黃龍庵　龍珠庵　大覺庵
巧山庵　林雅庵　圓通庵
永慶禪寺　大悲妙心庵　普薇庵
慧覺院　慈孝庵　龍峯庵
大雲庵　梅石庵　聚石庵
鄧伽庵　功德院　圓教禪寺

普慈庵　靈花庵　卧龍庵
白蓮庵　定慧庵　法華庵
翔石居　翠微庵　秀水庵
吉祥庵　觀音大悲庵　蓮社庵
華藏庵　永福庵　般若庵
[illegible]寺　[illegible]寺　長壽寺
上[illegible]院　[illegible]院　下塔月明禪院
法華庵　[illegible]　興教寺
華嚴庵　[illegible]佛寺　無垢院
菩曇寺　兩湖寺　安隱寺

勝安寺　廣嚴寺　淨慧寺
蓮華庵　明覺院　龍興寺
大安寺　慧直庵　彌陀庵
龍華庵

武林梵志卷之五目錄

北山分脉 由錢塘門至三天竺

菩提院　真覺院　法濟院
妙因院　寶嚴院　昭慶律寺
大佛寺　金輪寺　保叔寺
相嚴院　智果禪寺　治平寺

壽星寺　寶雲寺　瑪瑙寺
招賢寺　嘉德永壽寺　鳳林寺
君子泉　伴玄庵　護國仁王院
雙桐庵　淨性寺　淨業堂
碧濟蓮社　普慈院　玉泉寺
靈峯寺　普福講寺　圓覺天台教寺
齊觀音堂　集慶講寺　靈隱禪寺
石佛庵　[illegible]　韜光庵
永福禪院　[illegible]塔　鄒公庵
白衲庵　大桐庵　薦福寺

下天竺寺　三生庵　中天竺寺
上天竺寺

武林梵志卷之六目錄

外七縣梵刹

海寧縣

太平廣福寺　崇教寺　真如寺
真相寺　崇惠寺　西山廣福院
永隆廣福寺　金佛寺　永寧寺
薦福寺　安國寺　延恩寺
東岡廣福寺　覺王寺　淨妙寺

興福寺　資勝寺　吉祥寺
菩提寺　惠力寺　淨信寺
富陽縣
法相寺　淨居寺　偃松寺
能仁寺　寶相寺　妙智寺
慈修護聖寺　永寧寺　龍景寺
眞覺寺　大雄寺　華蓋仙山寺
淨土庵
餘杭縣
永安寺　南山普寧寺　慈聖寺
光孝寺　徑山興聖寺　化城寺
大滌寺　靈源院　悟眞院
洞霄宮
臨安縣
海會寺　淨土禪寺　太平萬壽禪院
化城院　興教院　淨應院
雙林院　福勝院　東天目昭明寺
西天目正宗寺　天台傳教庵
新城縣
普照院　東白院　黑山蟠龍庵

咽水洞　寶勝院　寶乘寺
寧國寺
於潛縣
獅子正宗寺　寂照教寺
昌化縣
治平寺

武林梵志卷之七目錄

天朝寵錫有論
凡五條

武林梵志卷之八目錄

宰官護持有論
陶　潛　謝靈運　范元琰
楊衒之　褚　亮　褚遂良
賈　島　駱賓王　李　白
李　泌　虞允文　楊　綰
劉禹錫　孟　簡　白居易
王　勃　裴　度　錢　鏐
呂蒙正　楊　億　王　旦
王　隨　趙　抃　歐陽修
富　弼　范仲淹　蔡　襄

祖無擇　司馬光　王安石
蘇軾　蘇轍　陳師道
仲殊　米芾　陳瓘
史浩　楊傑　秦觀
黃庭堅　李邴　呂本中
張商英　張浚　曹勛
程珌　張九成　于寔
吳傳朋　張鎡　林希逸
鄭清之　聶聽友　曾公亮
呂吉甫　林逋　貫雲石

朱熹　陸游　真德秀
謝朝議　馮檝　陳襄
劉彥　喬行簡　岳飛
錢象祖　潛說友　李端愿
鄧文原　趙孟頫　馮子振
黃溍　虞集　白珽
仇遠　鄭所南　張翥
趙衹　周密　楊維楨
劉基　宋濂　高啓
張羽　姚廣孝　張寧

聶大年　陳基　徐一夔
于謙　錢溥　王守仁
孫一元　田汝成

武林梵志卷之九目錄

古德機緣有論

靈隱寺

慧理法師　寶達禪師
守直律師　道標侍者
皎然侍者　鑑空法師
道齊尊師　韜光禪師

智一尊師　清聳禪師
契嵩禪師　普慈禪師
德章禪師　蘊聰禪師
文勝禪師　雲知禪師
正童禪師　延珊禪師
重顯禪師　慧淳禪師
寂室禪師　瞎堂禪師
覺阿侍者　德光禪師
誰菴禪師　懶菴禪師
最菴禪師　悅堂禪師

竹田禪師　妙峯善禪師
石鼓希夷禪師　鐵牛印禪師
松原崇岳禪師　笑菴了悟禪師
高原祖泉禪師　竹泉法林禪師
性原慧朗禪師　天鏡原瀞禪師
退耕寧禪師　守仁禪師
淨慈寺
五代道潛禪師　永明壽禪師
道鴻通辯禪師　宗本圓照禪師
善本大通禪師　肯堂彥充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　水菴師一禪師
自得慧暉禪師　混源曇密禪師
楚明寶印禪師　木菴安永禪師
石田禪師　偃溪廣聞禪師
淮海原肇禪師　荊叟如珏禪師
晦機元熙禪師　虛堂智愚禪師
斷橋妙倫禪師　北磵居簡禪師
笑翁妙堪禪師　東叟仲頴禪師
孤雲權禪師　退谷義雲禪師
介石明禪師　晦翁悟明禪師
谷源道禪師　大川普濟禪師
無極觀禪師　石帆衍禪師
簡翁敬禪師　愚極慧禪師
愚菴智及禪師　本源善達禪師
清溪沅禪師　道臻法師
道濟書記
武林梵志卷之十目錄
古德機緣
徑山寺
大覺國一禪師　無上禪師

法濟禪師　大禪明禪師
佛日大慧杲禪師　密庵傑禪師
別峯印禪師　佛照普慈光禪師
癡絕道冲禪師　雲峯高禪師
元叟端禪師　月林鏡禪師
浙翁如琰禪師　蒙庵元聰禪師
塗毒智策禪師　照堂了一禪師
上天竺寺
道翊法師　法詵禪師
子儀心印大師　澄悟法師

我庵本無法師　從諫慈辯講師
希辯禪師
中天竺寺
仰堂中仁禪師　癡絶元妙禪師
一關逵禪師　空岩有禪師
雪屋珂禪師　一溪自如禪師
季潭泐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葬武林山後
下天竺寺
慈雲式法師　晴觀法師
集慶寺

士璋法師　滅幻禪師
普福寺
天岸濟禪師
鳳林寺
烏窠禪師　會通禪師
智果寺
錢塘道潛禪師
瑪瑙寺
孤山法師
孤山祥符寺
可久法師
湖心寺
絕岩禪師　妙慈文義禪師
毒峯禪師
護國寺
無門慧開禪師　臭菴宗禪師
昭慶寺
真悟律師　道臣禪師
省僜禪師　省常禪師
了元禪師

玉泉寺
曇超法師　懿禪師
虎跑寺
寰中禪師
慧因寺
懷辯禪師　義寧禪師
淨源禪師
法相寺
長耳和尚
六通寺

慈德僧彥求　宗靖禪師
龍井寺
通禪師　辨才淨法師
五雲院
志逢大師
開化寺
傳法大師　綂寧法師
天龍寺
重機明真大師　俱胝和尚
釋道怤　天龍和尚

秀禪師
真覺大師　契盈周智大師
龍華寺
慧居禪師
勝果寺
無着禪師　僧淨梵
報國寺
廣智訢禪師　楚石琦禪師
萬壽寺
法詮禪師

靈芝寺
大智元照律師　佛印了元禪師
千佛寺
釋希覺
慈光寺
晤恩法師　天競禪師
立中庶禪師

武林梵志卷之十一目錄

古德機緣
報恩寺

慧明禪師　法安禪師
釋永安　慧月禪師
通辨明達禪師　立則禪師
從瓌禪師
法輪寺
端禪師　淶禪師
妙行寺
思淨律師
香積寺
三藏法師

儼林寺
　雪庭禪師
廣化寺
　覺宗住持
崇先寺
　真歇濟了禪師
黃龍庵
　慧南禪師　晦堂心禪師
佛日寺
　本空禪師　智才禪師

　淨慧戒弼禪師　文祖禪師
奉先寺
　法明普照禪師　法昱禪師
華嚴寺
　釋玄覽　釋道光
羅漢寺
　宗徹禪師
七寶寺
　用欽禪師
慶善寺

　普能禪師　守隆禪師
千頃慈雲院
　釋楚南
廣福寺
　惟尚禪師
興教寺
　洪壽禪師
龍興寺
　釋可周　釋宗季
多福寺

　多福和尚
湖光寺
　釋師簡
常照寺
　慧明禪師
天目山
　釋明覺　釋慧琳
　高峯禪師　中峯禪師
　斷崖禪師　空谷禪師
淨土院

惟正禪師
光慶寺
遇安禪師
武林山
支道林　貫休
禪月大師　釋慧亨
釋景霄　瑞龍幼璋禪師
法瑫宗一禪師　從襲禪師
替庵講師　海月辨法師
水源法師前太暑補

武林梵志卷之十二目錄

歷朝勛勣有諭
潮汐考　鐵幢考
西湖考　瘞骨考
南湖考

武林梵志卷之一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城內梵刹

按舊志三種俱以僊林寺爲首今仍之依次分派一自南至候潮門一自北至鳳山門以便觀覽

僊林慈恩普濟教寺在安國坊宋紹興三十二年洪濟大師智卿建賜額隆興元年孝宗改賜額曰隆興萬善戒壇淳祐三年理宗賜額曰飛天法輪寶藏又置鐘銘賜之○銘曰大塊噫噓震蕩蓋輿[illegible]

此洪鐘以實出虛樂銳其角十分其鼓豈有鑄[illegible]收金遺禹搏大闡釋厚薄和均上闢天關下徹[illegible]垠乃聲聲聵乃剖昏曉咨爾有聞孰不心駭以[illegible]有聲匪撞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鎮梵宮[illegible]音無際華我神皐萬有千禩元至正間張士誠[illegible]爲軍器局洪武四年重建置僧綱司有司即其[illegible]樓爲郡城昏曉之節正德間徙其鐘更鑄置朝天門仁和縣歲造土牛迎春於此

天長淨心寺在仁和北壁後洋街晉天福四年錢氏建南渡後析其地爲軍寨咸淳元年與復元季[illegible]

景泰間重建○聶大年送僧日福聰講還山詩云
歸去深居遠俗譁莫教巢燕污袈裟從今悟了三
生話高倚瓊臺看雨花○寺內有龍華寶閣宋理
宗時捲簾使許禎建宋亡禎挈三子居之學佛自
晦名出塵菴元延祐元年有僧講法華經天華紛
降遂名龍華其時寶閣穹壯冠絕郡城歸併於此
者曰清修院正定菴保福院九曲法濟院○宋高
宗幸天長賜僧廣寶詩云大界宜春賞禪門不掩
關宸遊雙闕外僧引百花間車馬喧長路烟雲淨
遠山觀空復觀俗皇鑑此中閒

壽聖寺在虎林山上舊名長壽在東青門外浮梅[illegible]
僧無住光隱重建永樂十三年潮壞徙建今所即
聖壽院故址遂名壽聖山上古檜一株爲風雨所
掣內有大井銀杏皆宋物也殘碑龍鳳御書之寶
篆額尚存俗稱祖山寺○虎林山在武林門內一
里而近有小土阜高可三丈廣不滿百步宋太廟
宮元大青蓮寺在其下宋爲雜造局局慶山之陽
舊有此長壽寺後易名今額
吉祥律寺在仁和縣之安國坊宋乾德三年睦州刺
史薛溫捨地爲寺立今額治平二年改曰廣福南
渡初以其地爲文思院軍頭司其寺界于兩間仍
扁以吉祥之額舊傳其地多牡丹熙寧間名人巨
公常賞之有觀空閣寺○蔡端明吉祥寺賞牡丹
對月詩花未全開月未圓看花賦月思依然明知
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蘇東坡詩銘跋
七首簪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
扶歸路人爭笑十里珠簾半上鉤○花將落而述
古期不至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
花無語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述古期明日
同至因用前韻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

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借花吉
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
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
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
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
就中一叢何所似瑪瑙盤盛金縷盃而我食菜方
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
暗吁可哀○自跋云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
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三人
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

家園園花亦極盛而龍與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為嘆惜也○冬至遊寺詩并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後十餘日復至東君意淺着寒梅千朶深紅未暇栽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觀空閣銘遊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大中祥符律寺在祥符橋畔梁大同二年邑人鮑侃捨宅為寺舊名發心唐貞觀中改衆善神龍初改

中興宋真宗時改大中祥符其廣九里子院有千佛閣諸天閣戒壇院內有鐵塔一石塔四錢王所鑿九十九眼井寶靈芝大智律師受經之地金人南冦燬于兵南渡初斥為軍器所元初仍建寺至正末燬洪武間重建其傍地盡為軍民之居○蘇子瞻祥符寺上元觀燈詩紛籠擊燭迎門入銀蕉燒香見客邀金鳥轉丹光吐夜玉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飄○曾子固詩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欺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可久師上元詩門前燈火鬧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瑠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長壽庵○放生池記西湖古放生池也法久而敝實亡名存敝之久而安焉恒產乎水族併迷其名若罔聞者歲在乙未予演圓覺于佛國山之南屏南屏故有池嘗其三門一時主會諸名公捐貲贖而出之植蓮其中斷漁業人由是知放生池為武林稱事既而予復鑿池上方既而北門有園圃有池

復贖之園距上方南北相望者半拘廬舍而城之內有二放生池矣頃予碑上方謂以是為之兆兆且引而蔓延之顧予德薄年衰不足以風末紀緇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上方苦隘僅為池餘少叢竹羽虫之獲遂其生者聊以休止茲頗開曠池聯比擴之則滉然成浸水涵而土出壘之則巖然成山循而界之則幽然成徑相其宜而樹之竹木則鬱然蔭而成林將使嚶嚶洋洋樂而相忘雖無繇擬飛泳亭之萬一而猶冀想像其遺踪則上方所不遠也園以東為興福禪院旋而南為養齋院又

旋而西爲得一道院養濟昔號悲田聖王賢臣哀斡民之顛連而無告者設也今之困鞘餌伏質于刀砧必不可逃而待烹其無告尤甚貿而畜之池縱之林俾終保殘壽慈孰加焉佛示三福云慈心不殺而五福于箕疇亦壽爲其最瀕殺而重壽之福孰加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舜之德曰好生總一而已上清下寧侯王所以配兩間之久長貞萬物之壽命者恆於斯德孰加焉儒道釋三聖人之傑竅岏峙夫三方若環拱然而園介乎其中是曲阜之仁里摩竭之慈室西華長生葆真之靈宅天合

而賓隣也豈偶然之故歟夫救生之遂也而有生求其生而未嘗生也而無生無生然後無不生則生滅一生滅一則福與于無相悲濟于無緣福不可得悲不可得一亦不可得雖法性常住不斷不續同于虛空彼梵網以放生爲常住法常住者金剛身無量壽也廼菴其園曰長壽而園有荒廬斁楹飭治之爲供接引導師及當來慈氏尊像蓋津梁所放一切含靈先生安養息輪廻苦後于龍華而得授記也廬止是無增多以淨戒僧守之守之之方具如上方記中語時里之父老聞予言前執予手歔然太息曰園之源吾弗知之矣吾猶及見二禪人居焉向稔其古爲伽藍而業已蕪圃莫返厥初吾何圖重睹今日也是役也始其事者予與化鄉宋君而諸上善人樂助而成斯美利者得側青碑左云袾宏記

青蓮寺在車橋北宋隆德間錢氏建祥符中改淨戒院先是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韓厥有趙孤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祥德廟紹興二十年建祥德廟于院內以春

秋二仲祭之至正末張氏據聖壽青蓮二寺爲府而廟亦廢

崇福菴在平安坊石晉開運三年僧義宣教摩法師建宋元兵火因仍入　國朝復興嘉靖間僧苦縑役乞庇于總戎萬鹿園稱萬氏宗祠幾爲所據萬曆乙酉僧能惠等贖爲新殿剎宏偉緇侶雲集稱十方禪院馮夢禎沈梗虞淳熙爲之記

法輪寺在觀橋南五代長興中龜法師建於城東湯鎮額曰觀音後改安國宋大中祥符間改法輪洪武間立爲叢林永樂十八年燬幽毀基僧至悔改

建今所

棲禪雪洞院在平安坊吳越王建於艮山門外名觀音院建炎間改棲禪院至正十二年僧時俊作雪洞于今處移請舊額爲棲禪雪洞院今併慧雲寺

○僧渤季潭詩洞雪團團白飄來不自風恍疑雲母室如在水晶宮大暑翻愁冷深春未覺融不須燈照夜定起月朦朧○祥止庵禪室廬生白居之最吉祥了經何待月上髮不知霜宿恐雲來借寒愁火有妨老禪棲息穩無復夢華陽

興福寺在斜橋南宋紹興丁卯左丞薛昂以花藥園施僧慧觀築菴名曰擇勝寺建佛刹請龍山廢興福院額表之　國初定爲叢林

止止菴在義同安谷坊萬曆三十年僧如玉重建

廣壽慧雲禪寺在三撥營畔宋淳熙十四年張循王之孫鎡捨宅建寺紹熙元年賜額俗稱張家寺有留雲亭白蓮池元至正間燬洪武十七年僧文副重建永樂九年永忠宣德間廣曆弘治元年福海相繼重建萬曆間旁地侵爲賽西湖辛亥復原額

○僧梵琦留雲亭詩云人家十萬繡成堆未抵南湖一段奇衆華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紫珉碑○僧德祥白蓮池詩云念念西池道路賒東池今已種蓮花他時若到西池上應念東池是故家○吳用先重復慧雲寺建宣義張公祠碑慧雲者張宣義所捨南湖園宅紹熙間請于朝以爲寺者也歲久漸湮狹少其額迤東稍稍入軍營而所爲南湖俗稱白洋池者亦不知何時并入民居萬曆間復有參佐大璫踞其寺之半并沒其所失額于軍營者即具官室安處其上爲年且二十有餘余與右轄賓公力清故物盡反所侵併營房悉撤還寺俱復其祖慧雲已光復矣已與孫司理喬仁和楊錢

塘謀修飾佛宇首建張公祠以酬其宏深之願古今之捨宅爲寺者多矣即右軍東山輩皆慧業文人卒不聞覩勒文字建之金石慧雲獨有之模豐碑所手書預製發願疏出自血誠讀不能終篇淚潸潸下想見公之爲人也史魏國與公同時稱公之史乘殊非實錄魏國蓋以是飾公焉夫公雄才大略風流文雅人也玉津討賊之舉公實沈幾製爲文章靈心爍出筆彩縱橫絕無書生筆墨之氣蓋非砣砣以此道見者自奉極侈園池聲伎服玩

之麗甲天下南湖園世所傳凌霄亭玉照堂諸勝在焉即其排比十有二月之燕遊各有次序而牡丹一會名伎且百數十人梅花之社一棹徑穿十里豈齷齪小生為假令歌舞濃而感慨生杯酌酣而逸興闌此亦稱英雄回首大力矣而考南湖捨寺之年顧即其經始之第二歲諸所賞心樂事之見于南園者乃更其假舍寓居于所捨之後是誠何心哉公之言曰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于有差別境而能入無差別智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聲音皆談般若倘情遷物

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性命又烏知所為說法度人然則公之捨寺也寺與家等捨與不捨等身後之捨與生前之假寓等赤洒白淨不挂一絲與捨矣彼所為滄海桑田之感公實無當焉而圖報福田之論猶淺之乎言公哉乃知真用世人真文人真受享人即能為捨其用世捨其文捨其受享而大展手眼于覺海無邊中也斯寺一區公之自力實足以奠之發願之文猶其誘人者耳寺迄今猶呼為張家寺公之真誠在人也慧雲其舊所賜額錫杭北城艮山門之西南湖之上其中東西

井各一原碑載地百畝今清得為畝者五十四有奇為号者一千三百十七有奇周以界石東底營南界長和巷西許田北負聑睨後之人如有妄覬而攙取之者公之措文可畏也公名鎡字功甫別號約齋循王之曾孫官宣義郎直秘閣判臨安軍歷右司郎為少卿云○張鎡自撰發願文云大乘菩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秘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張鎡右鎡一心歸命本師釋迦牟尼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十方法界諸佛諸大菩薩緣覺聲聞大梵天

王帝釋尊天四大天王韋馱尊天守護正法天龍八部大權聖僧五岳四瀆名山大川祠廟神祇伏望不離真際普賜證明鎡恭以欲導群迷必闡揚于佛道將興遺教宜建立于僧坊勝福難思契經具載鎡生佛滅後值法住時幸發無上心願學第一義念真乘難逢于曠劫思慧命常續于未來期行欲妙于莊嚴隨力當施於利益深心所在至願方陳閻浮乃衆生選佛之場震旦多大乘得道之器教法東漸而獨此為盛祖師西來而其傳不窮由是衆多之伽藍徧我清淨之國土或據名山勝

、地或居赤縣神洲皆古德之所與實禮那之自創伏遇主上體佛心而治天下崇祖道而護宗門惟錢塘駐蹕之方乃寰宇觀光之地昔相國會開十剎之建今在所未見一剎之隆如來演教于王城蓋居精舍宗師接人于闤市可乏叢林都民膠擾而罕聞說法之音衲子往來而靡有息肩之處慨斯闕典久矣經懷昨倦處于舊廬遂更謀于別業園得百畝地占一隅幽依北郭之隣秀挹南湖之上蹕混京塵而有山林之趣雖在人境而無車馬之喧爰剪荆榛或營棟宇勞一心而經始歷二歲

而落成念勝處可作精藍而薄德豈宜於大廈願棲身之尚賴姑假舍而寓居浮生自嘆于艱虞幻質累縈于疾疢求佛祖之加庇祈天龍之護持增長善根銷除宿業年得踰于知命運獲度于多災必法尊經變檖坊而成淨域定依前哲捨居宅而爲梵宮用分常產之田常作香廚之供願主席者皆有道行使掛錫者咸悟心源爲東方立光明幢與末世灑甘露雨抻草不離於當念布金何借于他緣言弗苟陳誓無終悔錙切慮事有多障將不待人先期或至於報終異議恐紛于身後宗族長

紉朋友親姻或稱亂命之難從或罰名教之有害引屈到啫芰之說誚王旦剃髮之言壞我良因奪我素志以至恃勢力而求據占由賄賂而請住持輙汗招提妄譚般若是出佛身之血是斷正法之輪死當墮于阿鼻生遂遭于奇禍特將此誓痛警若人俾革一時之狂心勿受歷劫之極苦蓋念起立塔廟飯食沙門流通大事之緣成就圓機之善恭願皇圖鞏固曆筭延增期永措于兵刑庶宏持于像教上薦祖先父母次及知識冤親八難三塗四生九類悉齎熏而獲益總解脫以超輪廣此願

心周乎法界作菩提之妙行爲淨業之正因佛國俱空畢竟直登于極樂法身非有不妨而奉于彌陀普與有情同成此道謹疏其碑現存書法遒頴酷似小米雲間董太史其昌極珍之復有魏國公史浩撰銘學士樓鑰書俱存

七寶寺在鹽橋東梁貞明七年錢王建名上方多福院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有六游堂鳴碑閣郡守王欽若詩

普照院俗稱報師巷在鹽橋北晉天福八年錢氏建舊名報國千佛院祥符間改今額洪武十四年僧

正宗重修嘉靖八年燬重建

潮鳴寺在慶春門北梁貞明元年建初名歸德院高宗南渡駐蹕寺中聞江濤聲賜今名寺北有回龍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勒石寺中○詩云野寺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兵燹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普慈寺在蒲場巷内宋紹興間僧思淨建元至元間僧元忠修

水月庵在潮鳴寺東僧道弘拓地四畝構禪堂葵修其中旁有放生池

蓮居菴在土橋東古延壽菴址燬于兵萬曆六年里人虞淳熙建懺堂延紹覺法師安居而加拓之其禪講期方岳吳公碑定額爲蓮居有記○虞淳熙載錢塘志曰廣承字紹覺潘氏子少穎悟師蓮池勤三七懺精相宗雲棲宏命之代講於天台賢首教模象知形無師自會晝夜聽衆圍繞戒鎧甚堅後覲佛面西而逝○方伯淨渡居士吳用先碑記武林故稱佛國古刹精藍胥相望于山林城郭間然天下莫不重趼而走雲棲者非獨其刹勝也蓋教律爭取宗焉四十年來法嗣碁布區中其闡紹明教律以一精藍走天下者則無踰蓮居云蓮居爲紹覺承上人菴院上人即雲棲首座余既獲參請雲棲諸以公餘謁講席而竟示寂往矣寒灰老衲飛錫蓮居亟爲余道其生平甚悉蓋年未三十已從雲棲大師應期吳越間所至輒命代講儼然堪作人天範矣而猶不自滿假遄歸建懺室禮法華足不窺戶外者六易寒暑嚴淨毘尼研討三藏於台宗尤宿契焉弱冠辯六即義時賢悉爲遜席讀法華玄籤會釋過目即能點檢其訛演唱垂二

十年四方弟子日益進上人爲之搜玄抉秘破難析疑盡形壽無幾微倦色人率擬師智者後身上人欿然自視若未敢履行于四明荊溪間也既以聲聞行律身又以菩薩行弘法視末世中濫襍法王之席而缺篇犯聚空腹高心且哆口增結笑沙云者何啻在聲之鶴翔仞之鳳乎以故蝸起一隅踽蹉四衆參雲棲而下即參蓮居城東咫尺地卑然爲海內一時法窟云蓮居當慶春清泰二門之間左負郭右亘土橋門繞清流竹樹環列臨其地者恍然有樂邦水樹之思焉先是依大覺上人於

萬曆六年始建二十四年上人復加拓之徵室貝
德園虞公所建巷名則古鄞屠長卿公所顏余更
爲酌定者也其徒大眞三十五年佃地在巷師歿
而眞主菴事二三居士復爲廣室置産時共四方
名宿結禪期講其中宛如其師在時嗚呼天下古
跡名區半委之斷崖衰草蓮居以一泥丸馳譽二
紀且使子若孫悠然承之可久可大豈非法席之
興以人不以地而行寡儀範學無師傳固難以虛
聲籠世也哉余故樂而志之使知蓮居所以蔚爲
世宗者誠非偶然而雲棲一滴水其沾溉固無涯

也上人著有心經二解唯識因明觀所緣緣論記
若干卷方諸梓行世其懿行備載銘傳暨錢塘懿
中弟子具辨才能升座者甚衆茲不復詳聊志巷
居始末如此

華藏寺在横河橋東唐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報恩
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淳熈十五年重建○僧濟
天岸詩清泰年間古道場門前阡陌幾炎凉破除
客夢憑吟草陪伴禪心有佛香寶地月來清耿耿
江城潮落夜鐘鏜叮嚀細揶簪頭鼓莫放騰騰更
點長

悟空寺在淳祐橋東晉天福七年僧齊教建名崇新
院大中祥符改額淳祐六年法昌重修元末燬永
樂元年德乘重建門有小溪茂樹可蔭

長明寺在螺螄門内晉天福間建宋開寶四年錢忠
懿王改名法燈治平二年改長明佛印禪師開講
于此元季燬弘治十五年僧如塤重建萬曆庚戌
葺治一新

相國寺在淳祐橋東北百步許北齊天寶六年建名
建國唐時燬爲鄭景宅園景雲初僧慧贖爲寺僖
宗由相王即位賜名相國元末燬洪武初僧大

雲重建置僧綱司於内正德八年僧東明重修尚
書洪鍾爲之銘○費宏詩會衛結禪林幽棲一徑
深竹窗懸緑蔓蓮座相黄金解脫身前業遥知去
後心坐談那忍别殊爲滌煩襟○虞淳熙詩行盡
雲深處雲深故不飛鐘聲遲好月詩思轉明璣春
午藤花飯經冬薜葉衣那知人世裏辛苦厲輕肥

靈芝崇福律寺在東花園崇新巷俗稱螺螄庵唐貞
觀己酉年郡人施光慶捨宅建名實際院宋佛印
禪師重興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洪武二十
四年立爲叢林永樂間僧能守纂修永樂大典

宣德徵僧如真校修藏典正統徵僧智淳說戒開
壇為天下傳戒宗師乙亥年辭朝沐浴坐化 皇
上遣禮部趙勗諭祭智淳曰爾夙悟善緣堅持梵
行遍膺榮命為釋宗師方闡法音導人為善倏云
示寂良可悼嗟靈其如存服茲諭祭 賜勅諭祭
碑額見存為律宗第一山錢塘縣歲造土牛迎春
于此○元時劉伯溫以行省都事坐法宿庵中聞
後上人詩云城外春江動客愁江邊細草綠悠悠
還將短髮臨岐路畏向東風憶舊遊斜日遠天歸
鴈急薄雲孤館落花稠青燈不放還家夢一夜賜

圓一萬周萬曆壬寅僧如堯重修
大慈菴在慈園巷宋淳祐四年僧德殊建洪武三十
四年僧可觀重修
金剛廣福教寺在章家橋東首天成間善果法師爾
負金剛懸息于此夜放光明陳少師咸與捨地為
寺初名功德院宋保佑年間理宗賜今額至正末
燬洪武十八年重建○有行慧堂御史謝文昌記
萬曆辛亥寺僧常秀捐衣鉢募衆重修
妙淨庵即古妙淨寺在香餅子園萬曆甲寅沈官齋
滙集善信重建延雲樓僧大雯焚修於此

祇園寺在東花園獅子巷西北太平興國間僧清照
建舊在郊臺側南渡後造御馬院移築于此至正
間燬重建
東岡寺在獅子巷西乾德元年德法師建紹興三十
二年賜額永樂十八年僧松巖重建
惠林寺在瀟場巷紹興初汴僧惠林禪師隨駕來杭
建興國院于天慶坊嘉定四年移于薦橋門外報
國寺基改名惠林元至正間展城圍入尋燬洪武
初僧曇芳重建
佛惠寺俗呼壽火星庵在仁和縣之義和坊元大德

間建後燬景泰間重建
崇寧萬壽教寺俗呼姚園寺在高陽閘巷宋初為姚
氏花園紹興初僧慈昌購園結菴乾道初賜額淳
祐二年建廣福殿以奉理宗御容元季燬洪武初
僧大雲重建
慈雲寺在高陽閘巷周顯德二年僧圓覺建名慈濟
大中祥符間改今額理宗書靈感道場四字洪武
二十四年立為叢林沙門延禮重修嘉靖二十年
燬僧圓明重建
水陸寺在獅子巷南宋太平興國七年生法師建咸

淨開僧師則重修內有銀杏二株甚巨蓋宋物也

寺故在城外張氏展城圍入○蘇軾寄水陸寺清順師詩草沒河堤兩岸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覺閑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白蓮寺在履泰橋東晉開運元年吳越王建名華藏院宋治平間改妙惠院咸淳間僧祖顯誦經持戒地産白蓮因賜白蓮妙惠寺額

下水陸寺在平安坊舊名無礙院嘉熙三年被潮水

衝塌僧行椿于太平橋西北無礙院住宋寶祐三年奉禮部符據臨安府四月給帖賜額重建改今名東有古栢軒

孝義菴在菜市橋西即古無礙菴故址萬曆間僧鄭袾宏重建方伯吳公及郡邑長各助資給劄名孝義無礙菴方伯郭子章匾曰超塵詳司馬宋應昌記○蓮池禪師少與予同業黌校予登仕禪師出家為嘉靖乙丑禪師夙志方外以二尊人在不敢離既先後歲蚤失怙恃將力酬所願而室人湯氏年才一十有九前兒殤亡憶子與之規疑未決已而念風燈石火時不我延遂疾從難梁湯處室齋戒禪誦與其母偕母壽故孑然寓居宗人議後以三姪文彬無何湯亦脫簪珥為尼僧名文彬謂曰兹無所事後不後我固無害彼生而養死而服而殯而祭世法也吾學佛存資鉢稍殘歸閭緩耳夫何求哉因舉所有田廬普給羣姪於文彬猶昆之而別以居為文彬已從薙髮含絕樞蓬門夕燈晨香闃如也嘉禾朱公子裘純追原先大夫録舊處喜先生遺意首[illegible]捐予與一時宰官居士比丘某某從臾為累百金買趙氏故宅宅苦隘水文

學施傍屋一楹附益之又歲久頹圮幾盡衆相與施材緇侶之能匠石朽毀爭捐者相與施工濟治中為禪堂鑿井於左廡餘垣軒廚湢略備而圯[illegible]惟禪師無子無留貲無素所憑依故舊親戚僚友湯以年少婦獨御家政伶仃苦辛多歷年所御半朝及其分田劃廬皆出本懷亦難矣諸上善人捨而菴之義舉也舉于義則十方常住業也後清信女展轉相續焚修于此菴遂為二尊人莊嚴報土又孝思之道也按府志菜市橋西有古無礙菴其後漸沒入于民家徙而北里之耆氓告予以斯地

正菴之舊址久湮忽興殆天意非人力而義以孝
不虛孝以義不泯若交相成而不相悖乃巡古議
今合而顏之曰孝義無礙菴沈氏子孫尚其念之
護之以無忘孝義永爲人天福田流慶淵淵後必
有昌大其門閭者湯法諱袾錦暨禪師同師關中
南五臺性天和尚週禪師出家逾四十稔蓋行年
五十九而菴成
崇恩延福院在鹽橋下入界舊係西北流寓滁州鍾
離縣孔雀妙明寺淳熙十四年嗣濮王請爲功德
院賜今額

聖壽寺卽永福寺在後洋街宋嘉定元年僧永明建
淳祐間賜額永福以奉秀王香火元至元燬洪武
初善祥重建宣德十年賜今額
覺苑寺在豐樂橋東宋嘗徙三聖廟于此改賜額拜
旌忠廟寺久廢宣德中重建
千項廣化院在木子巷北開平元年吳越王建舊名
千項大中祥符九年改賜今額中興後爲臨安府
祝聖道場僧了性精于醫善草書東坡嘗爲作六
觀堂老人草書歌趙清獻公名其堂曰垂慈堂以
著其療疾濟人之功○東坡草書歌物生有象乃
有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
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驅此滅滅盡乃真吾云
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臂忘其
軀草書須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
飲松腴剡藤玉版開雪膚游龍天飛萬人呼莫作
羞澁羊氏妹○參寥子千項廨院觀司馬才仲遺
墨詩朦朧春雨濕村橋竹裏禽啼孿餅焦庭谷幽
聞車軋軋穿林愁魂馬蕭蕭細窺陳迹僧房靜默
想風流鄙俗消浮名浮利今已矣無人爲作楚詞
招

明慶寺在木子巷北唐大中二年建爲靈隱下院大
中祥符五年改今額宋中興駐蹕視東京大相國
寺凡朝廷禱雨賜宴執百官建散聖節道場紹興
爲淳熙十四年六月嘉熙四年七月皆以禱雨蓮
駕臨幸理宗回鑾欲蓋甘雨隨至平章喬肅公行
簡獻詩賀上用韻以賜又御書明慶二大字淳祐
六年重建法堂御書南山道場爲額嘉泰三年建
閣藏御書扁曰宸奎萬壽之閣有蘇文忠書觀音
經碑及題識大智祖師書彌陀字碑又有法喜堂
明碧軒○王荆公爲僧修廣作法喜堂詩浮屠之

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思心以此不掛牲
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峰蜈石脚立竹青扶
疎一來已覺心膽豁況乃宴坐窮朝晡初憶幻時
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戰豪傑少得
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一理造次未可分賢愚
會將築室反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沈文通詩
涵涵學佛者營營良足悲不知佛之樂誰使汝歸
爲廣師吾州秀智解乃天資既以法爲喜萬緣脫
若遺高堂客滿坐妙語破羣疑來者豈不辨辨此
堂之題○王荊公寄題明碧軒詩明碧軒南竹數

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
白髮翁○趙忠簡公明慶僧房夜坐詩月明窗外
冷橫斜坐看風燈落燼花老眼病餘嫌細字粘腸
寒甚怯清茶囊空豈是久爲客夢短其能來到家
但有流年尋異髮蕭蕭蓬葆鑄霜華
菩提律寺舊在錢塘門外宋太平興國二年錢惟濬
捨宅爲寺惠嚴七年賜額建炎間火紹興中復建
有堂二曰南漪堂迎薰堂東坡題南漪堂看杜鵑
花詩勒于石至元末築城徙寺于憲司與方太學
街東永樂間節菴守公被召修大典智淳修戒律

別原修藏典約宗亦以高行被召四代入覲亦沙
門榮遇云正統十一年丙寅七月丁卯朔初九日
皇帝遣禮部郎中趙勗賜祭宗師智淳曰爾夙
悟善因堅持梵行邇膺宗命爲釋宗師方闡法音
導人爲善倏云示寂良可悼嗟靈其如存服茲諭
祭萬曆二年重建後殿內奉旃檀白衣觀音像○
蘇軾題南漪堂看杜鵑詩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
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菩提寺小軒晚晴詩杭穎雌雄本自殊淡粧濃
抹是吾姝滿傾瀲玉千鍾酒來看錦銀百頃湖白

鳥去邊山潑黛綠蒲疎處雨跳珠不知能似王摩
詰貌得西湖落照無
靈壽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年浙江行省左
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稱畏吾寺
俗訛爲義烏寺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額
安國羅漢寺卽相國寺俗稱西井寺在井亭橋西甘
泉坊內宋淳熙十一年開山顯禪師請鳳凰山已
廢安國羅漢寺額爲額內有大井唐大曆五年鄴
侯李相國所開六井之一寺屢燬以井故至今存
上方寺在溜水橋西僧袾宏重建內鑿放生池○袾

宏有記曰武林自宋蹕南駐環湖內所謂律寺夥然棊布星列所郛以內稱焉迨今多半淪沒至不可考諸傳志有上方寺者背倚城垣左右椒湧金錢塘二門前通西井官道蓋肇建後梁貞明七年而　國朝景泰四年僧以難事作散去寺隨廢漸蠶食為民居僅存者什一優婆塞沈善能者廬其[illegible]嘉靖二十三年[illegible]買地六畝徐公得請于官佃為僧公無子以[illegible]遠公擇[illegible]女孝且賢持筭歸王氏遵父囑以[illegible]復為僧地如初無何王謝世居士化卿失君闡其義而高之化卿以世祿

之裔砥德礪行樂善不厭廼捐金贖二子更與之契予亦嚮表資借善信旁贍其故址若干向湖正位別為廻廊旋所向而城而門取幽寂也期世世承事三寶因謚于衆曰唯上方彈丸重與伶仃樂微何修何營而俾久遠或議闢草萊輪奐其殿庭羣之以僧僧多則常住予以為不然時丁末法塔寺靡堅試屈指而計凡三門乎闤闠者捷椎之庭不為鐏罍之所能幾僧雖多而行寡矣以多為願茲地隣城城隣湖湖外高而城內卑隨鍤成流亢陽所不能涸因而池之良便以池放生以隙地之

敞堂稍葺其楚楹守以二三誠信衲子蚤莫禪誦庶幾上祝　皇圖下濟含識得之一舉矣或謂物如塵如沙池一勺耳容有限奈何而庸知夫鑿斯池也為之兆也夫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徧域中矣昔子產之畜魚一勺也使鄭之人若大夫若士若民[illegible]之與國若燕趙齊楚輩皆然歸池無[illegible]西湖古放生池也謂普峩天壤[illegible]說化卿曰唯唯與其仲直卿諸賢士夫諸比丘淨人有呈財者裹糧者疏其壆而鍬者畚者梩者杵橫泉之梲而庳者樺者埭

者固隄防之浸淫崩頹而埤者墐者砌者礎者甃徑與術而敞者闢其外侮而版築者愛其寒暑而上為之庶下為之瘠者皇皇乎晝胼宵胝勞不知息兼工再閱月而池成于時在丙午釋當釜而覩洋焉悠焉出而遊焉一勺之內足其從容也予迺且懼稽首而告於十方如來主池神王伽藍神願以佛力法力賢聖力諸神誓願力慈護而威臨之從于今日盡未來際常為鱗介諸水族等棲止安宅又稽首而告於見任僧後後任僧願以戒力悲智力念流水之苦躬而澤焦竭天台之杭章而斷

箎梁智覺之負辜成仁蹈白刃而不懾尚秉持無
戮以風四方敢有叛先盟師陶朱姝利於網罟或
倍衆而售之乎白衣是名違佛律犯波羅夷諸所
稱釋子者鳴以羯磨遍擯絕之勿共住卽朋比而
阿脾必陰縶其魂顯僇其形無能逃者既免焉其
報盡復墮泥犂中與萬苦無竟所以者何好生惡
死天道逆人情逆人猶厭捨之貲役所愛之身
戕五濁從六極死之勝與以生必死之命置之安
全後人惡不一以懸之而惟便其私圖於天道逆
於人情不祥從逆因不祥者災逮鼓桴形影感應

自然非危言怖之也化身及諸大衆踊躍歡喜讚
未曾有作而曰善哉是緇與素之龜鏡也不可使
無聞于末法也而碑上方頌曰始衆爲興滅而無
得放生豈唯藏不滅生亦無生相生滅俱滅已寂
滅何有方以明超於方無方中說上無方說西方
其意亦如是作寺作池人願共了斯旨

妙心寺在湧金門內舊在西湖行春橋南元至正間
徙今所

長生菴在涌水橋西城下爲昭慶下院舊有中靜真
人遺址爲孱閣寺僧智禮身金瞰飛丘殿掩關六
載莊塑千佛羅漢○楊廉夫詩獨坐清都鶴夢長
碧天如水月滄滄雲和有藥降王母霹靂無車喚
阿香雪泛玉甌茶吐沫花零金剪玉生光仙風不
動庭前竹又送微鐘到下方○趙孟頫詩流水橋
西一徑斜青麥桿接到仙家香分橄欖燒銀葉酒
瀉松脂潑紫霞緣竹清溪初解籜碧桃幾樹正開
花何時飛錫尋元老琴唱丹房九轉砂○聶大年
詩蓬宮琪樹羅滄空有玄都大古壇野老不尋
飡玉訣山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去秋池凋笙鶴
歸來夜月寒前渡劉郎偏好事種桃留與後人看

比勝廟司馬朱應昌建雲棲大師弟子真玉修淨土
其中

慈濟院舊在西湖蓮花橋北自牧牛孝公苦志精修
事母至孝蓋欲廣慈利濟托跡禪那士大夫咸欽
慕之名因稱爲實爲開山第一代祖事聞于上賜
號弘慈普濟大禪師卽額慈濟院元末兵燬洪武
壬子年僧行德重闢于南壁積善坊傍有寶覺寺
正德十四年僧宗愷重建尚書洪鐘爲之記

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
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

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隆準深眸不啗豕肉婚姻喪葬不與中國相通誦經持齋歸于清淨推其曾長統之號曰滿喇經皆番書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號祝贊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扃鑰森固罕得闖入者嘗登禮拜寺。

慈光寺俗稱鐵佛寺在鐵冶嶺之松坊佑聖橋西晉開運初吳越忠懿王建宋寶慶二年清河郡王張魏公創地擴充名張府功德庵元至正燬正統間重建萬曆壬子撤圮殿新之方伯吳用先有記○重建

慈光寺碑記武林有佑聖橋旁爲慈光寺寺有彌勒尊佛以鐵鑄之俗稱鐵佛寺因以名橋晉天福間晤恩禪師卓錫於此迨開運初寺成師時登座講貫彌年通達法華金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寺施覆迹門弟子相次角立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覩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推衲沙門執金爐焚香三繞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長逝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廿五日爲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

而化其夜寺僧皆聞絲竹嘹亮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荼毘獲青白圓粒無算建塔於瑪瑙坡因以事聞上請額御書慈光普照四字顏其門法席之盛甲于通都後宋寶慶二年清河郡王張魏公復捨基廿四間拓而充之共計四畝餘名張府功德庵元至正燬　皇明正統立中成師重建爲寶光寺鐵佛庵寺爲橋寺有合抱銀杏五株及放光古井皆宋物嘉靖間爲風雷拔去井甚甘冽給數百家大旱不涸庚戌爲慈光甘露泉云弟闍闢鱗次洊臨置塵閧難旋馬殿亦漸圮寺僧慧皞年

十九矢志鼎新閉關書蓮經積三年緇紳士庶翕其誠共爲檀施不脛而馳蓋發願在萬曆甲辰鳩工在丁未至壬子落成中建大雄寶殿高廣踰舊制廊廡門楹委折合度殿左有古逕逶迤紆曲深邃大士居供古佛三尊左右諸天羅漢猊座蓮臺金碧耀射仍重鑄彌勒以識其實約費二千餘金燦然一新其間助成者僧智能護法宰官則中丞金學曾太守凌登名孝廉吳之鯨等贊襄則王介朱佐沈坤戴綸張禾年而與會有俞晉才者助義田供常住爲大殿四時香燈之費噫一念堅持梁

緣俱到信非誣矣余觀武林梵宇之盛載在諸牒者什五沿滅大多因山水而存因人而廢如慈光在市廛中無山水之勝而古剎聿隆則暐志可述也余因書殿額爲樹而錫之以記

慧安寺在十三灣巷晉天福間吳越王爲明律師建予草橋門外羅木營地元季燬洪武初僧得賓移于錢塘保安坊聚永樂乙未又移今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爲之記

寶元寺在鎮海樓北晉天福初建于崇新門外名崇壽院宋淳熙二年徙建今所崇寧元年賜額寶梵

洪武二十四年併入慈雲永樂元年重歸原所尚書夏原吉爲之記

海會寺吳越王建舊名石佛智果院宋大中祥符間改名積善海會寺嘉泰間燬至正間重建平章巙巙子山書大海會寺額御史大夫慶童書觀音寶殿額成化十年火踰年僧浩中重建

百法寺在石龜巷宋建炎初僧寶寧建有大佛半身依山鑿石爲之淳熙十四年賜額廣潤元時改額百法趙子昂書元末燬天順元年僧道冲重建

寶奎寺在吳山之陽宋丞相喬行簡故第奇石嶙拔東望海門如在咫尺紹定間理宗幸其第書見滄二字又書饗現樓孔山二軸五大字賜之勅之匡石遂捨宅爲寺以寶奎請額詔從之元季燬弘治間重建有月江和尚　欽取和番化導留彼不回成化改元其徒道澤日持金剛經爲課游天目臺建昭賢道場畢還山是時寺跡瓜分而寺所存者僅見滄石與殿基耳澤與寮俠復逮繫藩司理問所獄仍日持金剛經不輟年餘岳伯忽夢感老僧覺而徧物色之有以澤言者即出獄見之宛然夢中僧也遂然驚異即師禮之成化二十三年重

建尚書洪鐘爲之記

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歲久廢爲黎氏園萬曆壬子方伯吳公清復捐貲建大觀樓開砌石徑煥然一新壁間有唐宋時石觀音羅漢像甚古有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鐫石壁筆法甚遒其旁有歲寒松竹四字乃成化間吳東升題者○浙江叅政左贊詩吳山曲徑入

西南方丈雲深僧兩三艾衲吹風香細細葛藤冒
日影毿毿泉分童子青衣洞塵斷維摩白石菴晝
省若逢公事了海天送目冊停驂
雲居聖水寺舊名雲居禪菴在七寶山元元貞間中
峯禪師建山皆本府財賦地師請而得之芟荊棘
夷岩壍構殿宇不置恒産惟資檀施或持鉢化緣
立爲常規厥後闕[illegible]至大己酉傳之中舟復增
廣之[illegible]後之得三石佛首遂名三
佛泉[illegible]之錄中峯常居之有雲居
八景詩趙子昂[illegible]萬曆間都闕某見井中有光

掘得磁觀音像瑩然如玉建閣奉于寺巷有法華
松數百株蒼虬翠峙爲住持歷年損削殆盡又有
中峯拂塵麻鞋復有小像一幅神氣如生相傳爲
中峯自寫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
喚作中峯鏡面添埃塵和甫雙眼碧能辨珠與礫
請掛向空壁日日生陽春○夏原吉詩誰閟雲居
境巖巖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上竺曉分青經鎮千
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眞可樂何必訪蓬瀛○沈
夢麟聖水寺詩白雲長繞梵王居湖上諸山總不
如客至每傾塵榻下詩成那問酒尊虛摩挲修竹

三千別抖擻塵襟一旦舒更待牡丹庭下發重期
來此賦元輿
上方菴爲聖水下院與法華松接武峭石林立中有
一滴泉極岩壑之勝昔東坡共佛印時過趺坐於
此泉滴如注寺僧苦爲游觀累鑿敗而石現存
金波禪院[illegible]金波[illegible]金波橋宋淳熙元年建勅賜
[illegible]萬曆癸卯慈光僧圓美
[illegible]顯堂中丞金學曾有記
寶嚴院在七寶山[illegible]二年錢氏建名瑞隆宋治
平二年改今額寺有垂雲亭借竹軒淳祐間建宋

閣理宗御書無量福海四字○陳古靈垂雲亭詩
小亭巉絕出雲間萬像升沉不得閒莫怪詩翁頭
白早時來向此寫湖山○東坡詩三首江山雖有
餘亭榭着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垂
雲亭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
朱欄出山破石壁狠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巘葱
葱城郭麗淡淡烟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
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遺道人眞古人嘯詠慕嵇
阮空齋臥蒲褐芒鞋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
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澁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嚼

麼朝飯○臥病彌月垂雲亭花開厭厭黎以詩見
招次韻答之曰道人心似水無礙照花妍燕坐春
與半清陰月屢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嬋娟
風枝舉離離日夢薦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
必蕪頭出湖中有散仙○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
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
湊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春風玉殿
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廣嚴寺在七寶山清泰元年錢氏建舊名瑞隆宋治
平二年改是額寺有雙竹甚奇南渡後分寺基為
御廚營景定初重建王架閣應鳳撰記又有司馬
文正公詠雙竹詩并序草木類同而種異者竹爲
多杭州廣嚴寺有雙竹其狀尤異于枯樹腹中自
其頂出森然並竦樹如龍蛇相縈矯首呀然余遊
見之爲賦詩曰雙幹格枯腹青青凡幾霜龍騰雙
角直鱗噴兩鬚長既欲尋支遁安能問辟疆屢來
非別意未與此君忘○蘇東坡遊七寶山并序去
年秋遊七寶山上方入小院闃然無人有一僧隱
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之僧曰此
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

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云雲師來寶
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
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何對酬今年
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
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開元寺在鳳山門湖墅之宗陽宮是宋建炎間徙建于
西湖元季兵燹復徙設此正統五年禮部尚書胡
濙記○劉士亨贈寂然禪師詩清平山下古叢林至
席知師道行深普說縱分香積飯伽藍常護給孤
金誦餘千偈燈生常坐圓諸緣樹轉陰塊我未能
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開寶仁王寺宋汴京開寶寺有仁王院高宗南渡僧
慧照隨駕卓錫于此遂建寺如汴京紹興二年賜
額景定五年燬景泰間重建尚書孫原貞記○薩
天錫登橫山閣詩千尺青蓮座烟霞擁地靈山川
幾兩屐日月兩浮萍鳥度天垂海龍歸水在瓶深
堂說法處應有石頭聽
定水寺宋乾道八年建於萬松嶺嘉定八年移清波
門外元至元十三年築城徙七寶山佛泉巴西鄧
文原爲之銘曰我觀大地積水所載孰疏鑿是大

虛無外掘地及泉覗之縈帶如履寘塗破諸障礙其源淵谷其瀉湍瀨不止不流以與井會瑞相見前示我三昧彼壞者石實相不壞是實相故通恒沙界以一勺甘除世渴愛是相是水無在不在我作銘詩以聳盲聵

戒壇院在紀符橋南有鐵塔基錢王井經略宋應昌賓慈延僧履泰住持

武林梵志卷之二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揉輯

城外南山分脉

由鳳山候潮上至風水洞下至艮山

梅竹菴上中下各據其一在萬松嶺境幽路夾高可眺江

般若院在上蓉竹左經舊廢萬曆甲午僧真誠定淳重建有普同骨塔

報先菴在孔家山萬曆己亥僧普明建仁和令劉洪謨倡緣樊良樞有碑記并阜錫青松額○樊良樞

鳳凰山報先菴記鳳凰山都會神皐也山之陰萬松書院本報恩招提舊址弘治中參知周公鍨寺建院祀先師孔子配以四賢令孔氏子孫世守之號曰孔家山云山夾道多巨松蓊鬱盤鬱自萬松坊迤邐入有伴刹焉曰報先萬曆己亥普明上人來自匡廬阜錫茲山吾郡劉公洪謨爲邑宰于斯也邑人直指金公階州牧孔公承士請復爲菴菴環堵皆山也左薄湖濱右挹江濤拱城闉而負凡蟠可盡茲山幽絕之勝山後有古松三株婆娑偃仰有干霄凌風勢則郡邑之勝所隱映也普明坊

後弟子庶勝能守其衣鉢勝亦吾鄉人也所奉象教移自廬山歲以西江檀越翻未爲伊蒲供惟飲茲山泉水爾泉皆自來從石罅中流淙淙足供茗椀諸比丘飯依勝上人漱風嚥月諷誦不輟高足肅然予觀虎林招提之在湖山者未有不以湖山累者也叢雲香閣飾以丹雘碧澗竹林雜以金翠則中央浮泡鑿矣市聲喧闐車塵霧起歌舞雜遝蟲觸交錯遂令淨土化爲火宅良可慨歎獨茲山與市塵澂遠幸不爲人所居而巷隔長松修篁之間白雲一塢流水一泓優鉢花香菩提樹茂庶幾

清淨之場勝上人與諸比丘逍遙雙樹綿演三車惟聞空中山谷荅響而已上人匄予一言爲山靈護此山有靈後必有供養護法卽如劉公與予不佞先後合揆雖使佛氏精舍與孔林並存可也

報國寺在鳳凰山麓卽南宋垂拱殿基殿角銀杏樹有實無心楊載錢塘懷古詩云萬年珠樹落秋霜蓋指此也至元十一年賜額禪宗大報國寺妙濟禪師開山延祐六年燬僧大新重建元末燬于兵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萬曆丙午僧海音新葺舊有大雄殿大悲閣碧梧軒舞鳳軒皆宋制元燹南宋大内爲五寺而此獨存

梵天講寺宋乾德中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元元統中燬永樂十五年重建有靈鰻井金井石塔二高五丈列門之左右先是四明阿育王山有靈鰻井吳越王迎阿育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南廊鰻忽見寺以蘇東坡爲伽藍與玉岑山爲二僧贊寧有記○王在晉重脩梵天寺建觀音閣碑記杭居鳳凰山麓以識遷州故吳越爲國治宋南渡以山爲行宮山如翥鳳兩翅翩然左薄湖右掠江碧流滎洄水光相映山之東麓環入宋都宮

禁苑蒼翠華麗佳氣鬱葱經鳳山門折而南又南折而西爲梵天講寺宋乾德三年吳越王所建也初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燬於元元統間重創于永樂十五年蓋年久而傾圮矣僧成杉于嘉靖甲子建佛殿仁良于萬曆甲辰建天王殿山門來綸于萬曆壬子募鄉紳洪給諫黃儀部等令建觀音閣而梵天古刹煥然增飾焉又鑿得水池泉窖題名玄鏡而南塔故墟儼然稱勝焉夫自宋乾德至今爲年六百五十寺經幾燬燬而復興無改于舊德之舊法宮梵宇與江海湖山同茲永奠回視和

寧祥織集英崇德明堂郊祀聳飛翼拱燮為綠涉
蒼莽金鋪鐵葉化為枳棘銅駝亭臺圓圖毀為麋
蹇汙邪兩川晴霽萬家烟火若明若滅如聚如散
空中之色色色成空而獨鼓勝招提法身非相無
假三輪常依無住之住蓋皇王大業有而非有雖
凌厲一世卒歸于無空門淨緣無而非無即與歟
得毫所歸于有有歸于無視循環之天命無歸于
寄諸不有之人心人心常存則佛法如在佛以無
相為體以不住為宗以妙有為用三塗法界總集
諸天護持消磨劫煞佛說無盡法我願世人結無

盡緣吳越宋元偏全世界眼底一瞬法華圓滿寂
照堂前年復如是請觀靈鷲井開四明阿育王三
界浮沉倏忽變遷徙倚就無就有山頭明月夜夜
照人來去不似宋行宮淒淒冷冷也只今梵天無
改諸達官標題具在其合掌以告之諸天是為記
僧志銓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
掩片月隨人履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子
瞻和詩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
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寒食遊南
塔寺寂照堂詩城南鐘鼓鬬清新端為投荒洗瘴
塵總是鑑空堂上客誰為寂照鏡中人紅芳辭去
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
曾與此翁鄰
棲雲菴由梵天中山居循徑而上高樹密篠彷彿觀
江濤匈聞可結禪習貫酸齋棲隱處貫之父楚國
公貫只哥雲石越以貫為氏號曰酸齋年十二三
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
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
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
庵其修廢之所也西可達龍華寺

勝果禪寺唐乾寧間無著喜禪師建吳越王鏐為院
觀音妙至三佛及十八羅漢像于石壁宋慶曆初
郡守鄭戩奏請額曰崇聖寺至正燬洪武初盟初
敬公重建萬曆有記永樂燬嘉靖戊午僧正因復
建寺門向有江山勝槩額蔣公暉題并書榜云入
深松徑開名刹上盡雲峰見大江山形翔舞如鳳
江潮浮湃松徑盤紆澗淙潺濕真偉觀也殿旁為
將軍池鐘樓鐘本宋景陽物嘉靖間胡中丞取
鑄為軍器壬子重鑄仁和令樊良樞有鐘樓記登
頓為千佛閣廢基上為三松頂側為崇聖塔相傳

高七級二十餘丈宋景祐建下爲柳浦綠陰垂垂
無異官堤柱洲夏公讀書其間題曰天峰孤嘯筆
勢飛舞今在松濤閣有介亭祖無擇建中峰亭中
峰習禪定于此忠實亭高宗御書鳳山二字宋洛
王書金星洞晦巖放光石通明利飛龍石飛雲洞
上天梯觀瀾石詩僧梟泉不盈握大旱如注卧醉
石霧巖寫石亭等異亡在枕上歸雲洞躍雲石
石側爲竹塢禪師塔院僧洪恩青檀蘂脊
吳之鯨顛乘鷲閣并榜云躁徑曲穿箙與石崇蘿
深護吸天花蓋竹與石交勝云循級而上印月岩

規峰削立有隙如鏡中秋子夜相映如合璧題詠
半多薜剝伏石如虎大中丞瑜林例公望海烽崇
飲于此至今有去思碑最上爲御校場宋殿前司
管親軍護衛之所石笋隊列名排牙石一名隊石
相傳孝宗時登頂閱江操執鐵杖六十觔許上下
如飛以志恢復一稱女校場至此則江湖俱在指
掌而龕赭對峙海門一線盡入覽觀矣○釋僧處
默詩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
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遮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
磬雜笙歌○王介甫詩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

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浮雲蓮游氣落日動湖
光偶坐吹横笛殘聲入富陽○蘇子瞻登介亭餞
楊傑次公詩藍輿不出登山門萬與我友尋仙村
丹青明滅風篁嶺環佩空響桃花源前坡欲上已
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令辰積霧卷千里豈畏觸
熱生病撲在家頭蛇無爲子多與青山爲弟昆孤
峰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
住清風爲發簫笑言風同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
隨君軒○國朝僧蓮儒詩敘云勝果名刹相望而高
軒虛閣盡得江山之勝棐因誦謝宣城天際識歸

舟雲中辨江樹之句頗類是景用以爲韻成詩十
章寄勝果裕卿開士雖不足發揮騷雅庶寫相慎
之心耳○江色杳無極湫湫接遙天歸帆帶夕陽
去鳥銜寒烟幽景不同觀遐想成斯篇○樓閣聳
岧嶤參差極雲際高隱曉色鮮晚景餘霞麗寥寥
孥動息寘心遠塵世○冷淡杳難羣幽趣惟吾識
高情薄雲漢清談溜金石不學浮世人奔名競雕
飾○惟靜百慮忘軒開萬象歸空江答夜鐘高蟀
留殘暉幽砌絕塵蹤孤雲自依依○顧惡如探湯
觸物類虛舟他人莫巳知此道本吾求獨坐時相

幧斜陽下危樓○崔巍高山側綱石生片雲自將
霖雨期不與塵土羣杳杳游太虛對此幾思君○
高蹟將誰親幽棲白雲中開嘴吐蒼苔古木生清
風時將西竺詩講議訓來眾○靜躁各所好是非
安能辨聲利如飛仇雲泉若牽挽寂寂深林中芳
非自擅譽○羣峰聳危碧倒影沉空江清景生晚
牆冷色涵虛隱邏邐縱吟賞能使吾心降○海日
深吟寄江風動疑樹此景幾閑情何人識高趣登
樓獨難至杳杳空煙霧○王伯安詩江上但知山
色好峰廻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
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甯
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深林客鳥道
古洞隱春蘿天迥開潮早江空得月多氷霜叢草
木舟楫玩風波巘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豫章
王孫朱多炡登勝果詩大內離宮已盡荒空餘臺
殿鎖瞖王諸天欲雪藤蘿紫淨土非春草木香山
到隔江排作鳳石眼當路叱爲羊攀緣削壁窺奇
絕海月先穿一線光○蕭一中詩秋月同看此夕
圓坐中風景共悠然微茫山色青天外隱見江濤
綺席間蓬鬓漸因時節改壯懷徒爲世情牽巖前

高閣空寥闊莫惜清尊酒盡添○鄭繼之御教場
詩萬峰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閱武場南渡關河
雙眼盡中原風物百優傍尚傳草莽開黃屋想見
龍蛇遶御床往事只今俱灑淚兩階干羽意何長
○仁和令樊良樞鐘樓記鳳凰山志稱鐘一郡主
氣而勝果寺居其巔微釋處默詩云路自中峰上
盤廻出薜蘿還爲首名勝上方鐘磬與下方笙
歌齊鳴各響相答何異耶自昔唐迄宋　明歷千劫
矣舊有巨鐘名景陽晦如鳳應朝陽歲久鐘從樓圯
寸莛不發道場岑寂郡邑風會若或缺焉萬曆庚
戌之夏樊子若是邑會墊上人登猊座說楞嚴經
予數過從因笑謂墊公淵明過虎溪乃不聞鐘故
應不攢眉去耳于是吳伯霖爲南郊檀越與墊公
謀與道場首議三巫而晁氏之鐘爲最虞長孺先
生感而飛之謂予喜聞桐魚之和必能引七寶杵
發此鯨音也夫引七寶杵者余則安能墊公高座
撾鐘說法令三千大眾盡閑聾聵余亦能和者耳
若夫長孺以大覺証菩提伯霖以大乘觀聲聞予
尚不能開解庶幾聞此霹靂聲醒我睡夢中人也
華鐘既鑄鳳凰其鳴郊继皆維潚乎震吼改于是

和地于是靈人文于是乎興鍾亦恭重矣鐘樓成
而後開薜蘿之徑啟松濤之閣舉中峰歸雲二三
室次第振飭此伯霖所謂素樸略施點綴而叢林
蓮社共證勝果者也○樊良樞遊勝果寺一徑盲
蘿合逶迤白石橋天低吳苑樹地圻浙江潮爽曉
催僧飯春雲斷野爐言尋無着子雙澗落風瓢○
月岩夜坐吳棻旁窈窕巨石勞嶺硏硿轉圖風葉
岩空一嶺兩花夜谿寬月勝拂渚下星槎不記歸時
路春燈亂暝鶯○夜宿松濤閣古刹開幽徑長松
漱碧蘿卷簾江色近隱几石幢低林暝深巢鶴潮

生遠應雞獨憐僧夢穩片月下窓西○鳳凰山懷
古滿目山河似裂繒鳳凰峰勢闘崚嶒百年霸氣
迷秦望萬樹寒烟積宋陵江浦聽鐘潮乍落海門
凭檻月孤升登臨不下牛山淚林杪幢幢見佛燈
善應總持菴在尊勝巷宋開寶六年錢王建于西湖
南山曰總持治平二年改寶林院有可賦軒景定
間遷建于便門鐵箭巷改善應總持元至元三十
一年復遷建今所○張孝祥可賦軒詩光明猴猻
上烏巾不羨西湖爛熳春借我繩床對修竹為君
一洗軟紅塵

圓通菴去總持可百武宋紹興間僧德厚建門有大
井極甘冽通鳳山泉脉萬曆　僧德雲圓曉重修
從此自東而北至艮山門
福田慶壽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寶祐二年徐路
鈐捨宅建寺請額曰福田以居白石皓禪師元至
治間燬泰定間重修復請額加慶壽二字洪武二
十四年立為叢林
延聖寺在候潮門外宋乾德間吳越王建于清波門
外名土窟院天聖二年超法師沿江施食以濟修
堤之士詔移院于今所賜額延聖嘉定年間御帶
陳玉節于寺側建天妃殿崇奉海神元元統乙亥
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為叢林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對宋太平興國元年建
有理宗元命殿御書曰祈永度宗元命殿御書曰
申祐皇太后元命殿御書曰順福有閣以奉觀音
大士御書曰圓通寶閣石碑具存元初以祈永殿
奉五顯之神元末燬　國初重建周宣靈王祠
萬壽寺在江口寺內有蕉背觀音像甚古俗稱淨因
羅漢萬壽觀音即此也門有江陽第一山扁
資教菴在候潮門外宋大中祥符元年僧堯道夫啟

初庭建名火星菴宋末燬元大德間生禪師重建
請額曰火星資教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寺
潮音菴在候潮門外大郎巷元延祐間僧永暹建
黑菴在跨浦橋
吉祥寺在欄木營左宋紹興間建于皐亭山咸淳九
年移建今所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寶壽院在[illegible]伏虎廟側
[illegible]壽禪寺在永[illegible]巷俗稱小新菴嘉隆間
無塵禪師燃指供佛持戒精猛殿廡俱重新
鎮海禪院在永昌門外仁和縣會保四啚瀕江爲刹

俗稱海潮寺萬曆三十一年僧如德性和海仁建
地約五畝餘郡邑給帖焚修接衆凡進香普陀者
必聚足於此猶徑山之有接待院也與巽峰新塔
相望
真如寺在永昌門外真如巷宋建炎三年僧普慧建
洪武十三年僧俊堂重修
正定菴在永昌門外陳鐵巷元至正間建
普陀菴在永昌門外近江塘銀杏樹元至正間僧立
宗建
永慶寺在清泰門外宋時楊節使香火開寶二年建
紹定三年燬景定四年重建元大德至正間燬大
師重建
延壽白石寺在慶春門外宋建隆二年建于艮山白
石村元至正間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立爲
叢林永樂十二年移建今所
崇福寺在艮山門外宋雍熙間建大中祥符元年改
今額元大德間燬延祐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十六年
復建
[illegible]寺在艮山門外[illegible]開運二年錢忠懿王建名崇
壽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二年重
建

寶界寺在艮山門外梁貞明間建于城中名翠峰宋
治平間改今額移建今所
定香寺在艮山門外宋乾德四年建于西湖上今定
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慶間建
旌德觀移建今所
月塘寺在艮山門外何衙店宋淳熙間建在月塘之
北嘉熙三年潮壞徙今所元至正初潮水復壞徙
高原尋燬洪武間重建月塘者沙田也土脈宜瓜
宋有冏姓者善種瓜號冏家笄篇瓜側有中新院

正宗菴在山川壇北元至大間僧大方建（鳳山然題自西而南）
大慈禪寺俗稱包山寺宋乾道九年僧德殊建淳熙（至五雲山雲慶寺）
間賜額寺後石嶂蒼翠古樹蔥欝有泉甘冽不減
中泠虎跑
下天眞寺與包山照界并爲宗朝建武年普正大師
建永樂元年洪濟法師重建成化二十三年毒峰
善禪師重建萬曆間燬□刹之一也
六藤菴在遠家山云云爲桃花關石壁有蒸霞二字
桃花嶺側有福泉菴

善慧禪寺元延祐間建伏龍岡禪師道場有凉馬池
○袁福徵詩岡趨壁障宅清池匽蹕歸林飲馬學
勝地賴僧全據有爲圖須容小規隨林端宰樹無
尋主窓下經鐘伏講師境絶通江泉實出青藜惟
許校書知
眞覺院　洪武初徐一夔有記
淨因寺在和肅坊元延祐己未僧斯受建有銅佛三
像銅塔一座桐木十八羅漢像元末燬洪武庚午
僧法瀾等重建弘治壬子僧宗謐等萬曆癸卯僧
鴻本明濟等相繼重脩昔有道人寫銅佛一軀以
去未幾臂腫潰不可治哀慟捉誠化金修臂而逝
俗稱新寺
普福菴在桃花嶺下石井上
萬壽菴僧智光智燈建
本聖禪寺舊名廣福院在鴻鴈池北宋開寶三年一
眞法師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正統十四年
僧廣仁住持重建嘉靖間燬萬曆丁酉僧閒松重
建觀音殿 [illegible] 題無諍軒大雄殿殿前
臨池有彌勒殿 [illegible] 大用全行中仁兩法師搭卒
亥落成○黃汝亨贈寄雲行空原不礙出岫總無
心汀湯人間世因依衹树林和風臨翠蓋倚日上
高岑五色誰能擬峰峰托影深

普寧菴在鴻鴈池南宋孝宗隆興元年道慧禪師開
山請額宋末燬元仁宗皇慶二年僧了清重建洪
武二十四年歸併萬壽寺萬曆元年重建僧宗林
字大章號朽菴弘治八年　欽宣到京提督臺底
校正清凉通傳入藏正德間欽賜紫衣玉帶法王
佛子大宗師後歸北京西直門外大香山寺欽建
宗師府賜祭嘉隆間坦然寧禪師龢脫能文作偈
御筆而逝○朽菴詩新命傳來墨未乾樹風沐雨

上長安低頭懶進三公位洗足羞登萬壽壇閒坐過多持戒少承恩雖易報恩難何如只向山中住松竹蕭蕭共歲寒○再拜下楓宸衣香御路新九門三月雨千里一歸人馬踏殘花路鶯啼細柳春因思頭白每心火熱如焚○坦然師自讚偈云開化住山活埋叟氣弱神衰形貌醜惟耽眼底看枯心像個人前開論向貧從學做個中人一步不曾圖外走虛名日午打三更假相面南觀北斗徒衆門人得許多冷債家錢俱沒有留下一條拄杖子接振宗門須後手坦然用處活如龍後與兒孫龍

未守何如得我本來真紙墨壞時渠不朽只在傳心是遺囑無群野犴作獅吼呵呵痛棒痕消屈自伸莫問天長和地久

道林寺在普寧菴西廣順元年建額普濟院大中祥符二年改額元祐七年庚申松岩法師重建至正初僧恩斷江增廣之且為化人壇至正末燬重建

龍華禪寺舊名龍華寶勝錢王以瑞夢園捨建有傳大士塔像拍板門楗今皆不存傳大士故漁人也遇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于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夫婦雙修頓通佛法梁武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喻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終而去○[illegible]贈大士像贊云善慧[illegible]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楗[illegible]君[illegible]景理華洞[illegible][illegible]望海松片雲石奇雲[illegible]有司馬溫公祠今廢[illegible]書石刻今存

兜率菴在四顧坪[illegible]壁有小石佛三尊乃傳大士

宴坐處僧佛石結庵於此傍為奇雲洞壁間鐫有越山吳地半江分之句左又一洞內有石儼然觀音像因名山頂有圓池相傳有彌勒殿菴即理安寺下院菴傍有無塵禪師塔

永壽禪寺在慈雲嶺舊名資仁後改上石龍永壽院吳越王建石壁上刻宋仁宗佛牙讚一名石佛寺左江右湖大堪振衣奇岩幽洞荒翳蒙星萬曆間新築石亭議依石建閣以收大江全湖之勝工未就

上天真寺在登雲臺梁龍德元年吳越王建成化年

毒峰善禪師重建殿後石洞中郎毒峰眞身瘞以
缸龕古色凛列有毒峰語錄十卷行于世板存寺
中
天龍禪寺在慈雲嶺之陽唐眞覺禪師建宋乾德三
年吳越王建以居鏡清禪師大中祥符元年改名
[illegible]三[illegible]不毁觀音像獨存[illegible]與寺三
[illegible]以成業居從官從此
[illegible]閒僧道平重建至正
[illegible]頹惟天龍僅存寺有堂
扁曰天龍趙子[illegible]曰天龍深處俞本書曰山舟

貫雲石書寺中有凝翠井寺外夾道植松王鼎書
松關扁于谷口元泰定平大道貫無用兩禪師重
建嘉靖間燬明廸明壽重建萬曆二十三年寂時
普鈺鼎新之有大雄天王觀音三殿東西隱◯余
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峯迴王氣䌫錯萬宇開阜錫
地使行輦地雨花臺近拜郊臺草分野色綠城去
風引江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僧猶說僧
蓬萊◯劉士亨山舟詩高僧住處屋如舟卧穩渾
無夜壑䨖篙櫓不施臨地泊波濤已斷樂天游香
飄半入蒼龍窟夢落多迷白鷺洲喚起酸齋住學

士虎溪溪上共爽猶[illegible]
淨明院郊壇旛宿有易安齋梅花巖高孝兩朝御和
詩滿山皆樓相舊有江月菴錦寫亭
天華禪寺舊名千春龍冊天龍禪師說法于此因敕
天花名[illegible]時此雖不[illegible]名嘉
[illegible]
[illegible]隆重建
[illegible]僧如準重建◯淨中
[illegible]唐開成四年建曰龍
興千佛寺後西[illegible]僧曰韓智冬夏一褚袍人呼紙

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日本用五金鑄千佛塔以
五百選使頒日本使者還智附舶歸風鳴海滴舟
且傾智誦如意輪咒俄見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
度十丈風息遂濟智謀揭尚衆可容十丈勝相以
答佛施將千佛寺乃僧光王之有閣高八丈以閣
爲殿至五丈之像者二合爲十丈治平中改賜今
額建炎間厄于兵冠唯勝相一閣屹然雲際不墮
劫火紹興初光之孫曰清中興之清有孫性奕世
經理乃克大備乾道間光堯皇帝聖子神孫三殿
臨幸頒賚甚渥由是聲益振今師壽者性之法子

清峻自厲壯耄一日架鐘樓廊宿仆盡起增光曄
昔東朝恪賜之風遐邇而舍于日至且有施田
以惠士衆者嗟呼現十丈無影之形而奪海航之
人于魚龍之腹要爲奇事至于動三殿之臨幸感
東朝之恩錫豈偶然哉紹定已丑仲夏記

妙因菴在沙河西北宋雍熙間同爲楊府郎與越王墓
菴在沙河鐵沙河水遶寺右流出官河
宋寶祐間賓建元至元年重建嘉靖三十四年僧
圓珍重修隆慶二年僧寂誠重修

九雖寺在橋木巷舊爲安家堂安家捨堂爲寺故名
相傳宋曹彬下江南時建至今奉彬爲土神宋紹
興中普明禪師開法席旹近地無水夜夢神從地
現曰泉湧甚甘今稱龍山泉亦稱上井殿久圮嘉
隆間僧上菴真定相繼重建

廣澤禪寺舊名甘露晉天福六年吳越王建有泉冽
泓甘澄可愛若甘露然故以名寺宋治平二年改
額廣澤洪武九年僧東明建正統間毒峰善禪師
重建嘉靖十五年僧天祥真重建有甘露橋入徑
度山踝嶺有引路松數百株

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唐元和十四年僧寰中建寰

宗賜額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禪寺僧宗乾
符間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間重建又燬正
德十四年寶掌禪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
四年山西僧永果重建○宋濂虎跑寺碑記虎跑
泉在杭之西湖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
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
鬱盤棲禪其中苦於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跪而
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徼福甚大奈何棄去南嶽
童子泉當遣二虎移來師無憂也翌日泉見二虎
跑山出泉甘冽大師因留止建立前臨宋蘇
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腳之
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于百
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願臨濟玄趙州諗巖頭奯
雪峯存無着喜欽山邃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
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於戲拔劍刺山水爲
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
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
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
士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咒久之
泉戚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

潑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
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冷生于虎爪
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
止作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千里幻此荒虛遂成
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龍類象來
游來舍契出吞聲代祀雖邈聲華弗歇至今草木
尚荷餘輝發於世緣泛觴顯嶷泉特相知獻苟珠
璣壓擬往鑾屢炎沙潤有景者衣化而爲緇緇絕
言淡如習福宗流滌塵根一時清淨○蘇子瞻詩
亭亭石塔東風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

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盥濯罷臥聽空
堦環珮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
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
藥更無方道人不惜堦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陳浩和詩艮二千石昔清香虎跑泉頭風露涼直
將才華比賈傳偏歷山川如子長流傳玉局播千
古脉絡銀河來上方清秋擬到三天竺自買香茶
來煮嘗○釋來復和詩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
醐大地涼倒浸九天河影白遥通百谷海聲長僧

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煮茶經枝許
品山瓢留待羽仙嘗○王世貞和詩百草沾風鬱
月香雙鳩喚雨麥秋涼過橋已覺世情少到寺始
知僧日長拂蘚石留行脚偈掛瓢泉是洗心方良
公更有茶爪在穉悅能容取次嘗○方允敘詩幽
徑同來大士家松籠幽勝入烟霞清泉穢砌飛成
雪紅葉含霜望似花欲起鄉遲魯酒漫辭水庀
[illegible]僧茶[illegible]漫說[illegible]於此向山中閱歲華寺後
有紹居創[illegible]御祭亭有像宣德庚戌
楊復撰碑銘大[illegible]氣生異人髫齔有志超拔

莫群誰當其師曷逾迦文矢出于世肯混于塵飛
空則龍瑞世必麟壯逢宗匠迥脫迷津青冰不黍
師道仍殷權實無妙機用惟均幻現其居渾浮其
身關獻大慈蔭物如雲起癈中竺嘉聲四聞繼登
兩街天子日親坐承清問法要弘陳化度無外塵
剎垂蹤睨王靈谷聖眷尤勤褒進慧濟實惟德尊
錫衣之金分膳之珍道價以倍寒堂亦春三公護
席四夷歸仁孰謂季運轉此法輪涅槃爲果般若
爲因見塔無縫乃知師真
褒慶禪寺俗呼真珠寺舊名薦福院在棋盤嶺吾開

運開吳越王建爲清鑑禪師道場周顯德間燬中
宮震位忽泉涌成渠擊聲則泉泚如貫珠定景祐
中名真珠泉宋開慶元年賜額襲慶寺洪武壬申
復建賜今額弘治十五年重建萬曆庚子僧德昭
重修

六和塔在月輪峯[illegible]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先是
[illegible]吳越王[illegible]仁王慶院掘地得大錢以
[illegible]二座于寺門入宋寺
[illegible]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
九級五十餘丈[illegible]元突跨陸俯川海船夜泛者

以塔燈爲指南焉宣和中燬于方臘之亂紹興二
十二年僧智曇募緣重建七級而止塔中有涉思
退等彙寫佛說四十二章經李伯時石刻觀音像
嘉靖三年燬塔下爲龍山渡魚山渡隔岸剡中諸
山歷歷可數塔之北爲毛湫峪宋紹興間塔成萬
曆間袾宏重修○曹勛記畧云浙江介于吳越一
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虎駭而
龍怒猛如山立欻如電轉掠隄突岸推屑田廬爲
臨安患久矣冥冥中若有神物典司其事錢氏有
吳越時曾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却其勢後有僧

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寧創建斯塔用以爲鎮
自是潮習故道居民德之宣和三禩塔寺俱燬亦
地無遺而潮復爲患紹興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
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爲請詔賜可
下有司討度庀工治材守臣擇可主持斯事者得
僧智曇[illegible]以詔旨[illegible]諾心然願以身任不煩官
[illegible]王楊存中居士董仲永
[illegible]雲蒸霧集雖遠在他路
亦荷擔而來[illegible]春爲工至癸未之春五層
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立光動山海

環璧刻金剛經及塑雜花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
嚴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界調伏魔境者莫不
閎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及百簣而潮勢已殺
既成之後化爲安流而瀕江之民恬不驚懼此則
塔之爲功而智曇之植福也○白廷玉同陳太博
諸公同登六和塔詩云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
開殿生妙香捫壁森貝葉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
蓮頭陀紺林叢導我升梯緣初猶藉佛日闊境條
已玄回頭失雉何吁嘯衣相牽且復忍須臾當見
快意天嬌兒詑先登綱戶相鈎連煙若蟻在珠九

曲隨盤旋爛熳滄海開落落雲氣懸群峯可俯拾
背閱黃鶴騫奇觀興懦夫便欲凌飛仙絕頂按坤
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停須臾舟車集
百蠻島嶼通人烟一爲帝王州氣壓三大千剛風
灑毛髮鐸語空躡聮紅放杏園花媿乏慈恩篇○
張仲舉登塔詩江上浮屠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
興日生滄海橫流外人立青溟最上層潮落遠沙
群下鴈樹敧高壁獨巢鷹百年等是豪華盡怕聽
興亾懶問僧○孫晉登塔詩闌檻倚雲漢身疑出
上方乾坤一指顧吳越兩興亡海接空江白山分

落日黃伍胥遺恨在秋草隔沙長○東坡六和寺
送張吉甫越闕曹詩美君超然鸞鳳姿江湖欲下
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
江水去掀天寺後青池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
我如此水千山底
開化寺卽塔院也宋隆興二年建嘉靖十二年與塔
俱火傍有金魚池噴月泉特正泉秀江亭鐵井欄
刻八卦以鎭水怪○僧仲殊登秀江亭南柯子詞
云金梵瑤龍尾蓮開舞鳳頭涼生宮殿不因秋門
外莫尋塵世捲地江流霽色澄千里潮聲帶兩州

月華清泛浪花浮今夜蓬萊歸夢十二瓊樓左塢
有月輪菴
朝陽菴在六和塔左進龍甫右近江小塢僧雲天明
証建內有大石佛禪定處
五雲山真際院山最高約百丈許周十五里五峯森
列駕鐵雲霞盤曲而上凡七十二灣俯視南北兩
峯若雙鐘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鑑開帆檣隱現烟
霧間若漚鳧出沒宋時每歲臘前寺僧捧雪表衆
明入城中嚴猶夸衆蓋其地特高寒云周顯德丙
辰志逢禪師結茅開山師天台韶國師吳越王極

尊禮之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迎載還山大
將凌超創華嚴道場名靜慮菴延師主席宋乾德
間吳越王召賜紫衣賜額真際院謚普覺　國初
燬正德十二年僧法堅重建寺內伽藍乃華光藏
神杭人宰牲祈財無虛日有天井大旱不竭伏虎
亭歸敬亭五雲端亭方伯范淶憲副陳經濟建○
錢思復登五雲山詩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色
尚蒼然斷崖蘿薜三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
雨深泉獨響漁村潮上月初圓寶坊金碧紅塵聚
何以茲山更絕緣○林景初金日新會宿五雲山

詩山氣清如木林扉夜不扃月明苔徑白松暗水
聲青幽蕙臨風辨孤泉過石聽何當凌絕頂萬里
極滄溟
雲棲寺在梵村天柱寺旁禪師袾宏伐茅建菴於此
為遠近宗仰後掘地有碑即古雲棲寺也陶望齡
董其昌有記○袾宏自為記云杭府治南連大江
西引明聖二湖萬山繞湖而絡繹江滸邐江西上
行二十餘里山名五雲先是山嶺有五色瑞雲盤
旋其上因以名山已而五雲飛集山西塢中經久
不散時人異之號為雲棲塢宋乾德五年有僧結

菴以居塢多虎僧至虎輒馴伏世稱伏虎禪師者
是也吳越王錢氏為之建寺而雲棲于是創始矣
禪師一號大扇和尚諱志逢初築室五雲之頂天
禧中降勅賜真際院遂并闢雲棲天池二院而成
三刹後治平二年改號棲真今曰雲棲者復古也
雲棲居五雲之西徑曲林幽四山圍合蒼翠聳然
東崗而上有壁觀峯峯下有泉名青龍泉迤邐下
中峯之旁復出一泉名聖義泉又下而西崗之麓
復出一泉名金液泉筧引涓涓漈冽甘芳汲濯不
竭彌以荒榛寥落人跡罕至非忘形死心者莫能

居焉紹興初有余知閔者危峰南渡寓于寺側後
捨宅歸寺聖朝弘治七年霖雨發洪屋宇經像隨
水漂蕩僧稍稍散去頹垣者僦居民庄而故院遂
蓁莽父老過之傷感垂涕衛將軍玉溪楊公暨子
念堂君雅𧗾三寶將募僧重修而頻苦虎患居無
何即引去隆慶五年袾宏行脚南還愛其寂孤
形隻鉢趺坐圮壁間太學生陳如玉李䋨等為之
構靜室三楹而宏甚與野鹿至寶夜與鳴泉倡和
悠然若將終身村之民怪其能久居也環村四十
里歲傷於虎者不下二十人而雞犬不與焉宏乃

發悲愍諷經于叢設瑜伽施食津濟之自是虎不
傷人適歲亢旱禱于山偶時雨霔村之民又大悅
而慶其得安居也相與鼎鼎然肩村木而至曰茲
吾祖所植也荷鋤钁發其壅坌之礎礫而指之曰
茲雲棲寺之故物也禪師福吾村吾願闢新寺之
遺址以永吾一境之香火由是百日而成蘭若外
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處僧法堂以奉經律而
已宏自惟迂疎陋劣寸長無稱抱病入山分與草
木同腐頃植幻緣與此廢隆惡容坐食不思所以
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乎顧生平尚真實而賤浮

爲甘窮約而羞名利因共二三同志規砥礪力行
古道盟而後進犯而必退大都主之以淨土而冬
專坐禪餘兼講誦日有程月有稽歲有表寀寀乎
使無賴者不得恭乎其間雖于法門無大裨益庶
幾勅末學之弊以俟後之知識云爾宏沈氏子字
佛慧號蓮池仁和人是爲記○董其昌記并書杭
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
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宮在焉迤邐而西二十里
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寺則
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陂陀坻平巖谷幽容劃然

野處而不與湖山爲群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
而淨一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雪湧
而雷擊者至此蕩爲平川洋洋瀰瀰怒氣消盡一
似忍辱者由東岡而上有壁觀峯靑龍泉出焉中
峯之旁復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岡之下復出一
泉名曰金液泉涓涓甘冽汲灌不竭一似利生者
此井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于道力有助自
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　國朝雖天禧中稍闢爲
寺而迤與迤廢夷爲蓁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托
鉢此村若有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

茅三楹經行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數苦
虎傷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雨澤輒應
罷不爲災居人與之爭來作室庋材於家山仍礎
于故址尺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茸
脉經營無勤種施雖法堂奉經律禪堂以處僧茲
所急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棲
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破荒衆信積力不
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知出世事而竊有感于法
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惟薄將相不爲者
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

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剽其類或爲道侶慮
故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蓋
其盛也近世以經術收儁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
而食于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衆
廬而處者百十爲輩卽而求之所爲禪講律師如
古尊宿者有幾假令大年削髮寂音操筆二百年
來可應傳燈僧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
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于十由旬何益蓋
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岸枝名主始欲以菽養爲孝
既以弘法報恩爲孝時棄妻拏而龍象超忽最初

錢念固已皋然名聞利養名身矣龐蘊罄百萬而
擲湘水僧紹買三毒以開彌山豈足尊美乎師自
主法席以來既二紀行在梵網志在觀經標淨業
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既則玉泉辦宗乘則
慧日摧陰魔則板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棲雖
幽迴荒寺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師塔廟
在矣有具耳通者必曰水鳥樹林念佛法僧矣有
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昆嵐偃岳而不
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與法道大有賴也
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

等書數十種鋟行於世師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
仁和人○陶望齡記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
實廣布而不忒若溫綿涼箑隨候異設允以逗機
宜適根莖而已正法東漸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
禪並而為三然軌轍同歸若臣適用斯亦一代時
教之遺也天目中峯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
南山律宗如秋教外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
家替法久生濫藥瘵權施雖離言絕跡之筌而言
跡具焉大智揭規則律該圭峯詮經則教設至永
明天衣而降多寄指蓮邦默標心土特名淨念殆

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安養一宗四序備矣由是陶
觀一氣煥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
而建之遇耳而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
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
研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
等法界密還心源此與兒嬰語何異嗟乎禪學
盛而教衰濫禪學者必因教衰亡矣破器焦種道所
不載獨律乎哉[illegible]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
而菩提達摩[illegible]亦掃地盡濩浸流涵無甚
茲時者昏衢積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

運秉慈願挺生於冠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
愛薙染登具荷包咨叩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
返錫武林五雲山之西塢宋伏虎遺剎在焉礎石
就湮餘堵僅存而師蒙露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
刊灌莽成茇舍繩床瓦鉢獨寤弗諼而已然熏之
以戒德扇之以玄化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
近聆庶靡風爭趨輸材赴工如水投壑無何而役
竣仍其始號曰雲棲禪院殿門不設庖湢具體惟
禪室法堂剎稍崇飭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
志也大師志救革偽正訛貫綜檢默戲論一歸于

莫嚴底蘊數稽詞綱紀述稱者奚啻於符是故有
緇門崇行之錄覆護群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
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無資物我者莫廣于梵網
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赴登靡濫者莫
要于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為大津
梁於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群機橫絕三界者
莫徑於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
伽巳疾如意雨寶鑾舒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
心乎其進為行淨為律契為法究為禪以故師之
唱演靡所不備而宗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

為善導寧為極樂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
不蘭足飯禮延頸稱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
師允隱解顯行撝謙不居痛抑狂瀾躬為之隄岸
終身退然處于學地雖凡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
與之均禮於戲非盛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
以禪名宜杜塞岐徑獨踏大方紹明從上以來單
傳直截之旨若以是為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
瀉之築防而居之乳兒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
之惟其宜適也世降習偷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
務泯相毀教等持犯均淨穢決賁士舉秋絕哺于

饑乎豈大慈悲時應會起拯弊救溺絕之道哉俗
善畫能見龍而驚塗炭蘇陣而笑耕稼者不亦舛
乎是山形勝泊創建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
史其昌碑中故其其具言師所以應化極時有功
宗乘者勒石講堂詔于無窮

天柱寺在雲棲三聚亭里許即常樂寺宋開寶建

妙山菴在妙山僧如寶建

白沙菴在白沙塢通茅山天竺

棲真寺在定北四啚有資寧塔

定安寺在定北二啚

定明寺在定北三啚

金蓮寺在定北一啚

妙靜寺在錢塘縣定山北二啚宋元祐中投子義青
禪師開山賜額明陽寺建炎四年法成禪師重建
山門兩廊僧堂更名妙靜有偈曰選佛場開妙靜
山頭教千佛笑開顏圓成屋裏諸功德只在當人
點首間慶元六年庚申歲紹隆禪師修元至正二
十五年海悟禪師重修洪武六年太古義禪師重
修寺有古井

定南寺在公館側

恩德院在楊村鳳水洞側舊名恩德洞洞中石子紅
黑如舟待出即隱置於樽如故○白樂天詩并序
予到郡周歲方來天寺半日復去倚祝朱綬卻勝
白雲有愧于心遂留絶句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
束縛使君身暫來不宿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
○蘇東坡詩并序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
留風水洞見待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
無我行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
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
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崖水穴舊聞名隔山有溪夜
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行三
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
君相待今安有
龍門菴在龍門山頂四面石壁路屈曲而上如盤谷
有僧結菴於此
光明寺在定山北唐顯慶元年高宗勅賜光明禪寺
明善導和尚說法開山師念佛一聲即有一道毫
光從口出自十至百光亦如之勅賜寺額正統十
一年惠辦刱重建萬曆間寺產俱為豪猾侵漁尋
復故址有龍池古井○王勃題光明寺南池幽景
詩云芙蓉離翠瓣碧流漾花天氣漸和柔日斜東
陸春偏早人在西園景自幽出水蒲芽纔短茁牽
風荇帶欲輕浮綠波澄齊群魚樂不識江湖有釣
鉤

武林梵志卷之三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城外南山分脉

由湧金清波至十八澗

靈芝寺在湧金門外宋有浮碧伏光堂為孝宗臨御之所　蔡靜嘉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約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款字蘗苔雨簷磬一聲梧桐風沙鳥不知什麼事背人飛過夕陽東

褒親崇壽教寺俗呼劉娘子寺宋紹興十八年劉貴妃建貴妃臨安人入宮為紅霞帔得幸累遷才人婕妤婉容尋進貴妃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上用奉華堂印朕特寵驕侈常盛夏以水晶飾腳踏高宗見之取以為枕妃懼自此少戢父懋恩金人南侵獻錢三万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為功德有泉自鳳凰山西下注為方池命為鳳凰泉于湖張孝祥書額內有松雪亭觀音洞華嚴池偃松交枝檜壁間舊有陳公謝函龍甚奇升陽翁詩翟羽為綃事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官歌風去无人見且看門前釋碑龍　秦少游詩匹馬驕

斷石路斜觀音洞口鎖烟霞普陀風景差相似慈父潮音小白花○周瑞臣詩萬竹蒼寒擁寺門寺碑金字御書存榮華肯信當年事儀制空留後世恩影閣有聲塵綃瑁殯宮無月玉花香見梅不敢輕攀折恐是春風水際魂

觀音菴有觀音洞在慈雲嶺北

頭陀菴在慈雲嶺下華津洞側洞本宋趙冀王因壘巧石為之者水石奇勝花竹蕃鮮有仙人棋臺旁為梯雲嶺石磴峻絕舊有水月寺元末燬有水月池靈鳳石○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挹薜蘿梯雲嶺[illegible]秀有何處水方池中樹影多

香圓菴在梯雲嶺西上有石洞出泉

淨慈寺在南山周顯德元年建名慧日永明院太師改建賜壽寧院為歲旱湖涸寺西甘泉出焉因鑿為井名曰圓照南渡時僧道容鳩工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內有宗鏡堂為永明壽禪師造宗鏡錄後新建永明禪師舍利塔黃汝亨為記方伯吳用先為碑銘下有萬工池金鰻井神運井法華臺獄堂竹閣藏石刻金剛經羅漢松歡喜巖君然亭蓮花洞陽勝甲湖中後有文昌閣創於葛寅

菴前作稱命吳光義歲之寅亮爲記淨慈自有逃
不盡載○蘇軾詩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
百間我與世踪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
事年年滅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
知何處是無還○黃省曾詩懸才抗貞步遊履存
同調琴瑟心既開登捫與茲棹泛泛北湖扁窈窕
南山縱雙情交遠礙晟論皆清韶藹陟佐勝羽翠
阜延與笑霞紀侯搴仰表剎在贍造金軀儼莪峩
寶字廓層崎五藻懸采楼八正期精郤雲林瑯法
鼓若木鳴芳覵遨裵未云已盤徊晝西顯○孫一

元卜居詩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新涼
回滄海眞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登鶴以爐雙日
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
許卜鄰○王守仁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
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巳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
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廻獨有幽禽解相信
雙飛時下讀書臺○王世貞詩擁剎芙蓉欵欲翔
岫雲雙結吐寒香十千乾闥婆天樂五百阿羅漢
道場未必應眞超劫火還因勝地屬空王南因貧
傍珍珠墜指點烟䑛逝瀨茫○豊道生詩千巖萬

發王廊層夜半山腰見佛燈竹影掃窗塵不到滿
牀風雪定中僧○屠隆詩西湖盡處是南山長日
幽人晝掩關寶界門通霄漢外香臺路接水雲間
不聞朝市風塵急自愛僧寮歲月閒參得三明詮
四諦茶烟初斷鶴飛還
雷峯塔在淨慈寺前址宋郡人雷氏居焉錢氏妃於
此建塔故又名黃妃俗以其地嘗植黃皮又曰黃
皮塔○吳越國王錢俶黃妃塔記曰敬天脩德人
所當行之矧俶忝嗣丕圖承平茲久雖未致全盛
可不上體祖宗師仰瞿曇氏慈忍力所確耶凡

於萬幾之暇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
之典者蓋有深旨焉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
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瑞具創窣波于西湖
之滸以奉安之規撫宏麗極所未見極所未聞宮
監弘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力未充
姑從七級梯旻初志未滿爲歉計甎灰土木油錢
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緡錢六百萬視
會稽之應天塔所謂許元度者出沒人間凡三世
然後圓滿願心宮監等合力於彈指頃幻出瑞坊
信多寶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元度有所不

述塔之成身又鐫華嚴諸經圖進八面奠成不思
議功數大精進幢於是合十指爪以發數之塔寶
黄妃云吳越國王錢俶拜手謹書于經之是俗稱
塔鎮青魚白蛇蕆吳越王記知所供惟佛螺髻髮
耳

湖心寺在湖中今亭即其遺址三塔俱在外湖三塔
界立並係湖心寺皇明弘治間僉事陰子淑者秉
憲甚厲時寺僧倚怙鎮守中官桎門不容官藉以
酒肴入陰公大怒廢其寺事並毀之併去其塔相
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故建三塔以鎮之南宋

舊圖從南數湖中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對第四
橋之左爲一塔第五橋之右爲一塔塔形如瓶浮
漾水中三潭印月詩有云塔邊分與宿湖船又云
塔影亭亭引碧流俱實境也萬曆間開持用數頃
築堤植柳爲放生池

惠因講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
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
教元祐二年以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
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
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並所適蘇子瞻守杭上
疏云自熙寧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姦
民徐戩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淨源通曉佛法以
致義天羨慕來朝從源講解淨源既死其徒復持
奠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
塔探瞰朝廷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
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唯中國受
疲而邊防亦虞乞郤金塔勿受絕其來意神宗發
之寧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庵元延祐四年高
麗瀋王奉詔進香繙經于此至正末燬　國初重
葺俗稱高麗寺中有轉輪藏後奉放光文士陸樹

聲題曰惠因門伽藍殿設蘇文忠公像萬曆壬子
建準提閣方伯吳公塑準提聖像右有華嚴閣附
伽室文昌閣後爲唐清涼國師塔銘唐定慧禪師
傳法碑俱裴休譔寺外玉岑山理宗御書玉岑一
字一刻石一題匾山上玉岑二字許采書遠寺爲
慧因澗智覺泉鋏窓橋洞口高數尺舊有蛟龍出
入人畏焉鑄鋏窓橋嵌于石槽以拒之水自窓橋
中出六月如冰過慧因寺前折西湖不竭秦淮海
題名記濯足于惠因澗是也

六通律寺舊名六通慈德院吳越王建延彥求法師

演律法其中有辟塵爐非木非石扣之鏗然纖塵
不染嘉靖間兵燹僧玄公乞虞吏部爲記募施壽
亦棄去壬子方伯浮渡吳公清復召僧性瑛給劄
焚脩瑛矢志恢復建山門二座六通律寺方伯題
慧日重光錢塘令楊萬里題法地重開若寅虔迎
圓通勝境錢養廉題○虞淳熙舊記畧曰武林之稱
王鏐梟建仁祠兩邑湖山門梵唄刹光六通四辟
矣顧臨水者迷于西子依山者壓于斐嶷形勝
者鄰于伏屍之宅惟茲六通律寺魔僧禨界所不
侵王鏐倚爲神通勝因者也幽深靈石掩映精廬

寶円辟塵塵蹤竟絕禪者每持律證通也度長耳
和尚于此咫尺袈裟地定多趺懋所證無漏留蹤
千秋有由致矣日月遒往漸以蕪圮波旬傲羅四
履不得逼至魔僧穢累倍于梟祠然金身在宮猶
照徹無礙也犯者七日韋杵殞始悚然稍歸侵地
而僧玄公視布金長者多在晉陵松陵數千里內
便往詣乞長者不惜有漏財於是崇宮恢土復往
六通矣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宋蘇軾記碑漸蝕明王穀祥記
其稼寺內有宗慧堂竹閣雲歛禪棲頡秀山房青

蘿居種石軒夢化石近寺里許高竹青森非復塵
界督撫甘士价平湖陸長庚倡緣築石逵甚整沿
塢而上爲定光菴古佛修證處陸長庚有記昔蒲
缸錫杖泉聽泉亭蘇軾題又上爲西生築鏡花閣
古梅參差湖流縈繞亦勝境也○明王穀祥記法
相寺去六橋[illegible]行[illegible]湖之南山最勝處[illegible]
高峰其[illegible]龍其陰則羣山紆
迴壓[illegible]入[illegible]不茂密如與世隔爲法
相寺五代石晉[illegible]名長耳院宋易今名寺有
宗慧大師真身小小本爲祈嗣者往禱輙應四方人

士多於飯禮吾蘇郡侯平陽顧彥徐公節嘗與穀
祥述其嚴君月巖翁中歲舉子不育因遊杭乞靈
於法相果符禱尼之祥遂生公公既貴翁囑云若
宦于南尚無忘拜酬祠下自公爲郡有事于杭凡
再謁焉因訪大師事跡本末寺故有碑刻宋翰林
侍講沈樞所撰記也元季燬僅錄其文讀之亦失
次矣公謂大師妙覺普應功出思議之表遺蛻宛
具實係瞻仰苟不詳厥所自則傳遠易訛可乎哉
乃命穀祥重爲譔述按大師姓陳氏名行修號性
具泉南人也大唐景福元年正月六日母夢吞日

[illegible]僧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室家人已訝其非凡
相迨七歲猶不言或問之汝非啞乎忽應聲曰不
遇作家徒搥破烟樓耳人益奇之比長郎朗中涵
湛寂無垢嘗書過目成誦旁及內典竟契夙心循
閱三藏至楞伽歸乃慨然欲遊方之外脫屣塵俗
[illegible]至金陵[illegible]顧而樂焉遂祝髮受具戒
[illegible]存禪師得心印所謂
[illegible]台國清寺[illegible]苦行力
[illegible]采擇月巖呼猛獸巨
蛇往來左右馴服不去後梁開平間至四明山獨

棲松下說法則天花紛雨又趺坐龍尾巖結茅爲
蓋石爲鉢花飛遶經歲以爲常所坐碧蒲當勝處
成坳其迹猶在後唐同光二年至杭之西湖南山
喜其後塢依石爲室禪定其中乏水給飲乃卓錫
崖際清泉迸出水源不涸山中人至今賴之大師
功行具足崇事景赴凡旱潦疾疫以若求禱者咸
趨之師說偈應副靡不靈驗人或問師如何有是
長耳師以手曳耳示之不發一語有僧來叩曰南
嶽頂難到麼師會云只爲他會不過僧云到後如
何師曰孤峰獨宿其間迷了義類如此後漢乾祐

三年十二月二日吳越王以誕辰飯僧有永明禪
師者亦異人也王問永明今有眞僧降否永明曰
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趨禮焉[illegible]
稱定光出世師默然但云永明饒舌少選端坐而
化[illegible]
[illegible]傷之流血[illegible]其
[illegible]久而毀也乃以髹塗
[illegible]三[illegible]宗
[illegible]大師[illegible]招提[illegible]
闇自小[illegible]耳聞[illegible]遺眞像眼見眞如堅大悼[illegible]

桂葉飄飄風寒鉢分滄海毒龍降懷香欲即毘尼
歲寸筵鐘不易權○流戀學竹枝歌平生性愛
竹竹深無俗何凌霄一千尋比肩十萬個榱穩森
琅環戞戞鳴玉珂騎稍上摩天靈根下窮河宇碧
寒侵衣寸陰淡澄波時坐清塵骨再坐除煩痾幾
來成久坐清虛蕩天和最如風生涼恰似明月多
月明風亦佳仙人忽相過授我飡霞方贈我採芝
歌旁有洞簫使吹徹雙青娥娟娟捧霞觴灼灼顏
微酡夜深山轉幽晨光動巖阿高峰一片雲催雨
成滂沱陰晴倏異態况彼日月梭憶我昔來止足

力猶自番經入塗九秋如願幾蹉跎依然對脩竹
還憑將隻眼摩○徐渭遊法相詩蓮花不在水綠葉
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峰迷不可還拂蒲看石活剝
竹引溪潺莫怪淹餘日明朝恐未閒○屠隆詩長
耳元非耦忘形始悟心一燈懸普照萬竹散清陰
雲衲僧衣薄泉飛錫杖深未能斷世事聊爾滌塵
襟○孫貴樊良遷呂酉人日邀張爵叟聶純中遊
法相詩空山清寂景蕭森拔底風烟傍客身濟勝
百年誰是主登臨此日又逢人華龕雲蔭松谿冷
石竇泉香竹閣新且欲從君歸白社何妨載酒往

來頻○錫杖泉詩盤廻蹬道碧苔封忽轉幽岑澗
水淙人自安禪留卓錫泉因說法解聞鐘清瀨刷
影巢窺鶴定水搖光鉢幻龍便欲枕流來此住坐
看雲氣潄孤松○胡來朝詩野心不羨貫人珂結
得山緣向晚過澗水遠流茶竈沸暮鴉知暑竹陰
多何年蒲坐僧歸定今夕雲棲翠入難却愛空門
有實際繁華滿眼竟如何

大仁院在南山石屋洞吳越王建宣和三年改賜今
額咸淳二年建觀音諸天寶閣洞如屋高敞虛明
造三丈六尺鐫羅漢像五百十六身佛像題名幾
遍俗呼石屋寺其底還穿通幽下有泉○仇仁近
遊石屋寺詩鑿空青露不拘游龍伸臂下南高鬼
神穿鑿地脉碎風雨支撐天柱牟岣壁蒼苔侵佛
髻懸崖滴乳濕僧袍伽藍開是香山叟燈暗祠荒
沒蓬蒿

大慈菴司禮孫隆建

滿覺院在滿覺隴有洪甃泉金蓮池萬曆戊戌僧海
龍重建溪澗茂竹滿塢其地多桂八月桂花盛時游人
甚盛龍頂有淡雲菴

歸雲菴宋寧宗時有永濟禪師壘石爲窟中開尚有鐘

聲僧道萬曆壬子僧海龍築靜室其址改稱護雲
菴

烟霞寺晉開運元年僧彌洪結菴洞口遇仙人指山
後有勝蹟洪往忽見羅漢六尊題像石壁若鏤成
者未幾洪卒吳越王夢僧告云吾兄弟十八人今
方有六王其聚之遂補刻十二尊以符所夢今洞
口所刻相傳爲南宋宰官數百人像洞後爲清修
院左有晉同塔卧雲塔劉公泉石佛接待菴西有
烟霞嶺北有九峯巖洞傍爲象鼻峯普賢塔舒嘯
亭上方井佛手崖落石崖東坡留題尚存寺久圮

町疃鹿場飪食者過半萬曆巳亥司禮孫隆重建
寺來有僧禪師宏學持戒習靜不下山十五年給
劄延入爲住持學徒傾衣鉢成之大雄殿地殿殿
左右雲房漸集廣潤復拓地爲華嚴堂學弟子龐
鑑嗜奇博古善詩畫號覆石今埋骨象鼻峰下〇
用紫芝之詩潁湖兩峰高峙立曉相望蒼茫吳海日
[illegible]孤巖絕澗陰巖谷飽追訪細懷洪荒
[illegible]象鼻[illegible]倏忽真巧匠誰人今鑿
[illegible]屋細遊雲谷靜谷幽澗暗穴
下無底濤聲相答壯十八志聲聞附石出潰條誰

其築修椽置屋雲雨上青山不知數遙崖森百丈
忽於兩峰間萬頃見烟浪澎湃海潮聲往往入蔡
杖大公愛此山令我拜嘉䁔瀞爲陽仙凡欲往設
惆悵便當學枯禪綺語蠲宿妄自足伴剛遊長年
此遐放

淨心院在水樂洞舊爲錢氏　西關宋淳熙以其地賜
李秉仍建佛宇巖石幡峙有洞虛竅泉味清甘聲
如金石〇東坡水樂洞詩若不學白公引涇東注
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
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
之清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
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闇道磬聲東入海遣
聲滿谷合宮徵聲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熏風
絃縱有此聲無此耳

榮國禪寺即南高峯塔院宋寶祐五年福王與芮建
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創尊光閣五顯祠又拓徑
以便登陟峯在[illegible]之界羊腸詰屈松篁葱
蒨[illegible]天福間建宋崇寧乾
道兩[illegible]七級爲五級嘉隆間有戎師
某[illegible]移塔於前塔頂不及上面龍

令塔漸圮而寺亦衰萬曆壬子六月二十四日申
刻震雷遶峯磚石俱碎識者言會城關係宜恢
復俟機緣到則舊址及鐵頂現存也田藝衡稱塔
中四望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山之景南頫大江
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間西接巖竇怪石翔舞
洞穴邃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矚陵阜陂
陁曼衍蔽叢出趍麥連雲山椒巨石屹如峩冠
者名光照壇相傳道者鎮魔之所頂有鉢盂潭白
龍洞語若鶴飛去

最上菴在高峯頂畔吳之鯨題僧圓松建平湖千頃

胥江三折俱在几席間子夜看漁燈離合如星陣
○胡胤嘉贈松上人詩上人家在白雲裏左瞰明
湖右江水縠文湖上碧千層練色江波萬餘里落
木江皐一鴈飛薄寒初欲上征衣此時相憶重岡
首還見白雲天際微
□□□□□□□□□隱逼在巔上左偈大緘建○吳之鯨贈
□宗□公□□□□入□□□旭射孤岫策杖穿新
□□□□□□□
綠蘿菴倚大善菴□□□衆左傍有穎川泉大旱不涸
演福菴在高峯無門洞之陰俗稱南天竺山下有演
福寺舊址有夕佳樓白蓮院隋開皇建今廢菴即

寺之下院隆萬間三際禪師諱宗通山東人棲無
門洞立禪苦行二十餘年後建菴于此忽一日辭
衆沐浴禮佛撫石面西說偈立化偈曰六十三年
任世不染紅塵雜事如今立化歸西親見彌陀衆
詑歸塔于洞側丁丑僧廣先宏珂濟明重建有晉
巖室葛井琳琅泉志又稱辨才法師塔在演福院
東坡銘老龍井復載辨才塔未知孰是○吳之鯨
琳琅泉銘由南峯之陰幽磴右折穿石爲戶松竹
映薄幽扃乍啟爲演福山居余自甲午七夕至此

樂不可言因留寓時巖際荊花忽發一枝紫豔鮮
耀禪師卧雲孫瘦石相與奇之壽訂方外交要及
卧雲移錫烟霞瘦石歸葱嶺余亦久不復過矣今
年冬仲偶來避喧則卧雲法兄雲崖年六十方營
閣修□□□□□□□□□宜人余復喜爲留
嶺乃□□□□□□□□□若增勝云殿旁有小
隱□□□□□□□□俱□□光中既剔竹根劇土
數丈□□□□□□□□小湫泓然澄冽光中驚
喜以爲不煩鍵□而驟得甘泉不可無紀余又適
與相値亦一數也因在竹石間號曰琳琅泉而系
之以銘銘曰清莫如竹倚當附妍與石爲隣蒼翠
便娟乳竇忽通遂擬其全雖然自有此石即有此
泉豈先有竹而余和以三緣爲之結好於百年乃
余撫石壁之青芊覩竹影之檀欒吸以瘦瓢吾閒
吾天而稱之曰琳琅不過偶然
延恩衍慶寺俗稱龍井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
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
書額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是額
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不復出入
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因建三賢祠祀之東

坡竹石燕宜仲枯木楊次公詩存焉歲久寺圯萬
曆二十三年司禮孫隆命僧眞果重脩構亭軒築
橋梁甃滌礫池荆霖雨閣舊有歸隱橋方圓菴寂
室照閣閒堂訥齋湖音堂滌心沼神運石倦塵石
辟塵庵片雲亭過溪亭冲泉諸天閣○秦少游龍
井亭記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
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
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
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

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
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
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
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
壽聖院謁辯才湖音堂明日而還○孫太初詩眼
底閒雲亂不關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原無
取消受山中水一杯○虞淳熙詩龍臥稀仙國風
霞冷玉壇伊人歌夜潤若士降秋淵備摘五星落
禪衣十地安片雲爭出岫留石借看○屠隆詩
藕花菱葉傍輕鷗路入南山景更幽赤日未消[illegible]

扇暑青蘿先到寺門秋風前萬樹蟬鳴急雨後千
崖水亂流好士秖今劉尹在身懸玄度得同游○
黃猷吉一片雲詩南朝四百八十寺何寺能藏一
片雲避暑偶來依石坐啜殘青茗日將曛
鉢池菴在寺右山傍有洗鉢泉德周果師棲隱處寺
重興其力居多塔[illegible]寺之龍山吳朗士爲之銘
老龍井有泉一泓寒碧異常幽僻清與過風篁嶺非
[illegible]絕品郡志稱寶雲香
林白雲[illegible]之間未若龍井之清
發[illegible]可通靈竺徑術崎巇草樹

翁鬱人烟曠絕山名獅落塢僧如瑛買山築室三
楹數年屋成得泉一泓味甘色白老龍井基側有
辨才塔今毀
方圓菴在龍井山詳米芾記中○天竺辯才法師以
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靡于是學者
明室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不宿於
名乃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龍
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
嶺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群峯密圍溜不蔽翳
四顧若失莫知其鄉逡巡下危磴穿深林得之于

烟雲髣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予并席而坐
相視而笑徐曰子胡來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故
觀矣而又將奚觀予笑曰然法師命予人由照閣
經寂室指其菴而言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
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
體圓靈[illegible]修而德相顯也蓋逆于理而不違于事
遂于事而不悖于理者皆不可謂之沙門以制禮
樂為宗[illegible]之室之為皆則而象之故
儒者冠圜冠以知天履句屨以知地形蓋敝于
天而不知人蔽于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真

儒矣惟能通天地人者真儒矣惟能理事一如向
無異觀者其真沙門也噫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
乎教化之中具其形服用其器而于其居也特不
然哉吾所以為是菴也然則吾直以是為遽廬爾
若天以法性之圓事相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
休息乎此窺其制則圓蓋而方址予詰之曰夫釋
子之寢或為方丈或為圓廬而是菴也胡為而然
哉法師曰子既得之矣雖然試為子言之夫形而
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成方圓者也形而
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者而不能無

悖者也大至乎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故天得
之則運而無積也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
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手足具三者之形矣
蓋宇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故凡
有貌象聲色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于方圓之
內[illegible]之也雖然此游方圓之內
者[illegible]萬物各得而不相知
皆藏[illegible]端之記則是庵也為
無礙之菴[illegible]無所往而往焉當是時也
予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屬也寓方也吾當忘言與

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予出以法師
之記授其門弟子使記焉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
日峯守一記不二作此成過予愛之因書庵門居
士米元章撰并書

波羅菴在錢王溇僧性桂建獨居苦修境地幽勝右
有鹿耳洞

報恩寺唐貞元間建在萬松嶺西內有舞鳳軒萬菊
軒浣雲池銅井元至正間築城移建大井巷 國
初吳山崩水壞暫併海會寺成化年仍徙故址弘
治十年參政周木改寺為萬松書院僧寂源於萬

曆壬子建南山楊梅嶺下名報恩菴以存古蹟○
白樂天詠浣雲池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
落一鑑空可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
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蘇子瞻題萬菊軒詩
一軒獨爲黃花設留與人間萬石君佳本盡從方
外得異名多在月中歸引泉北澗分清露闢徑南
山發白雲[illegible]知[illegible]者道陶翁猶自未離塵
[illegible]湧泉[illegible]漈十八洞南通徐村北
接龍井七峯[illegible]合流境地幽勝稅兩峯三
笠又一奇矣弘治四年六月念四日寺燬于洪水

嶺崖深谷無過問者萬曆戊戌僧契靈字仲光掛
鄖巖壁僅可容膝掘土丈許石礎柱礎舊址儼然
洞室覆泉細如噴珠復下注爲二池石甃六方施
生臺石塔半座刻涅槃經偈右石壁間有大佛字
縱橫丈許俱舊物因築土填谷藩以竹樹有萬歲
石牌涌泉龍王石碑皆掘地得之者於鍵頂逾二
十餘年發明向上事皈依漸衆辛亥臘月方伯吳
用先寶予僩捐助郡人黃汝亨吳之鯨爲勸貲重
建禪堂五左右佛廊廚傳有微笑堂松巔閣掛衲
齋白舫與老亭寺旁有靜明禪師塔并同塔寺前

後山百餘畝吳方伯給帖歸寺并題理安禪寺額
邑侯樊良樞有題有法雨泉涌泉過溪橋螺髻峯
月輪峯廻象峯大人峯白鶴峯大慈峯人覺峯鹿
卧洞吼獅巖合掌巖佛石巖○吳之鯨瀞社序由
石屋沿水樂洞度嶺爲十八澗山勢峭逼曲澗蜿
蜒[illegible]入其中眞如雲升化城
[illegible]欲小憩[illegible]復辭別
闢一境層巒[illegible]香佛石戲呼小武夷余
謂極飲嚴陵[illegible]幽最勝南北諸山所絕
少者也地幸荒蕪既無紺殿華林之設又無行人

可爲獨道客至急無所詞其饑渴以故游屐亦絕
少佛石靈公喜甚遂乃依阿團茆結庾于此蒲龕
無厖高不過眉雨至戴傘坐室中或晴凍雪三日
瓶儲俱空有好道者賫升糧挾爨石徑訪之發火
煨粥陶然清傲遂不復入城市今五年所矣居旁
有一池水昔列山虎跑錫杖上危壁蒼蘚蒙護其
下游魚倏沒噴如雨花余每與佛石趺坐池上竟
日無一言神氣凄肅不復知在塵世亦不願塵世
人聞聲雜至會明殊鑑甞從余遊文弱有志頗習
韵語客子爲築白舫與佛石隣而余亦有曲溪小

閣在湖上近不越五里因共訂澹社爲無言淸坐
之會友人胡休仲卓去病聞而樂之趣來同事并
集有韵衲子每月一會茗供寂寞隨意談楞嚴老
莊間拈一題爲詩後期薄罰以督之每會必選湖
山最勝處及值風日[illegible]爲謂之太史貫衆主席溪
光一壑[illegible]此社遂幾與廬山爭勝余既語
[illegible]今之[illegible]琴聽都不足道龍泓
一派[illegible]相負如不復與胡卓諸
君[illegible]可矣○張[illegible]詩春山
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縱過[illegible]花尋曲徑

桃源無路草萋萋○馮夢禎澹社詩寒隨早梅放
春氣動林泉到此人青眼相期社白蓮淸音彌屋
下明月竹窓前澹意息心在都忘俗慮牽○得與
遠公近無將陶謝分去喧聊避世集苦自逃群曲
澗移時汲深松靜夜聞空山門不閉遲度九溪雲
○方伯吳用先公餘同右轄寶淮南年兄赴貞父
黄儀部理安之約訪佛石方丈詩收印出城郭行
行入白雲泉聲逝竹響鳥語隔松聞曲磵廻峯合
空門野逕分平生蕭散意獨身對僧羣○招尋豈
憚遠九轉聽溪流徑僻風烟靜山深林木幽青蓮

覓淨侶白社愜良遊無限登臨興斜陽不可留○
鄒廸光贈佛石禪師詩紅塵曾不遠太古若爲隣
面目非凡品鬚眉亦衆人結茆藏寶帙刻石叅金
身小坐維摩塌嚴花滿葛巾○九折溪流漱石根
芙蓉洞壑欵禪門六時[illegible]詩稜聲報一室雖留虎
跡在[illegible]食[illegible]林鬼爲[illegible]口
[illegible]○王穉登詩廢寺荒
蘇巳百[illegible]林如支遁棋棲鶴社
[illegible]常易米石邊接竹無供
泉詩成盡是[illegible]也不數淸江與筱然○黄汝亨

詩短日優游亦小年不須薙髮覓安禪澄澄水白
杯停雪片片峯青塵掃蓮僧自開山同慧理客來
漱石號寒泉陶公莫作攢眉態日飲茗茶已霍然
○陳繼儒詩山中樵子不知路世上俗人誰識名
何當老我松顛閣燒朮蒸藜過此生○胡胤嘉詩
十八澗名古君今第幾重屋欺三尺雪門抱萬尋
峯榆笋防孱鹿懸松鬪老龍名山終自戀有累尚
周顒、到此開心地應消歲月長匡牀流作枕阿
閣石爲梁魚浸榴花赤茶分荳子香不須談妙義
自坐到羲皇○僧完璞十八澗早行詩鷄唱曙光

分溪行見鹿群草寒棲玉露衣濕帶朝雲殘月林
間落跡鍾嶺外聞山家少人事晨起亦紛紛

武林梵志卷之四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北山分脉 由湖墅至泉亭山

香積寺在江漲橋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柯氏捨宅爲
寺舊名興福大中祥符間賜額香積門臨官河帆
檣往來者日[illegible]百千[illegible][illegible]喧一徑蛇行度[illegible]陰
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異境也
[illegible]行者在江漲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僧思淨者姓喻工畫
佛人呼爲喻彌陀[illegible][illegible]佛捨宅爲寺以接待雲
水二十年間往來者三百萬衆故俗稱接待寺方

臘之亂思淨語賊乞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少
戢元季燬宣德二年重建寺南爲望佛橋寺內有
布袋和尚像親筆題贊書法道古○張九成喻彌
陀塔銘錢塘喻氏子生不茹葷少好畫學吳道子
臻其能後專畫阿彌陀佛無爲子楊次公喜之呼
爲喻彌陀世因以稱焉年三十五歲棄家學佛名
思淨初禮開化定公爲師次依靈芝照公祝髮二
公皆有戒行而師所志甚遠不自以爲足也郎北
城之外僦舍飯僧期以百萬日持鉢乞食不避寒
暑心念精一人天歸焉不爲經藏爲毗盧大閣百

鏡四垂互相攝入莊嚴雄錯儼若天宮庖湢井厠
莫不備具郡移妙行院額以旌其勤爲方臘陳通
之亂煨燼之餘妙行巋然獨存蓋雖賊不敢犯也
至金虜入寇始焚之臘之來也師徑造賊壘厲以
一身代一城之命誠心感動賊悚然爲之少戢每
歲遇師誕辰必設齋大作佛事香花熏沐家而藏
之其所至一臘示不忘焉一精久純熟不見間斷至於
臨終猶響念自然孫勝負部使者問師能盡彌陀何
不參問師即答曰平生只解書彌陀不解參禪可
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師爲見

時遊西湖多寶山輒作念曰異時當鑴此爲佛其
後遂爲彌勒之像欲及百尺使水陸往來得以瞻
仰門下侍郎薛公問彌勒見在天宮爲諸天說法
公於此鑴頑石將奚以爲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
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其他發揚應接
往往如是嘗以般若心經句爲一頌其所自得蓋
不可以常法論也紹興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趺
坐而逝年七十其徒塔於院之法堂之右前此僧
有夢窣堵墜于地者有夢白龍升天者有夢衆神
禮辭者噫此豈常人也哉度弟子二百八十一人

師常以院宇來後爲念既而弟子行超以判府丞
相呂公之命甲乙相繼主院事行路建大藏水陸
堂行速建僧堂二十間行全建法堂方丈巍然發
瞻觀者動心其盛矣哉余錢塘人也知師爲詳竊
嘗悲學佛者北北而務實者何其寡也學律者以
變古爲長學教者以姆勝爲務學禪者以破戒爲
通者六度萬行是廢矣而師惟實是務不事虛飾樽空
手爲三百萬僧祭空拖爲大刹宇鑿空山爲佛誓
以有成不自有其言不以私其能於人無不信者
茲可尚也已行全來請銘銘曰大道不明雖辯西

東早者眩俗高者譚空孰其實効繫影捕風偉哉
法師唯實是務鈫無量僧建大刹宇捐軀贖命指
石爲佛厥志未已厥身已沒誓千百生終底其成
粤有法子克肖其父殿堂樓閣庖湢廊廡後先出
沒爲一佛土咨爾子孫勿墜其緒○張浚贊瑜彌
陀捲遺骸詩刀兵劫海苦漫漫原野遺骸莽若干
盡大地人須薦取眼睛突出髑髏寒○趙鼎贊瑜
彌陀詩骸骨鮮鱗曠野間天陰雨濕向誰論縱然
有樂翁南面爭似無爲實相門○清了贊瑜彌陀
詩城市鄉村隨處走落花流水幾番春揚眉一笑

憑誰爲四百萬僧齋主人○蘇軾木杓頌喻彌陀
用以化緣其徒寶之杓柄長多少西湖水淺深本
來無一物非古亦非今○張商英贊喻彌陀畫丈
六佛詩丈六金身毫端三昧精妙入神充滿法界
善知衆藝得大自在遊戲神通一切無礙恒河沙
劫常住不滅於衆相中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非外
○楊傑彌陀佛讚十萬億剎西湖水化作西方人
人總淨國人念佛人人見自性阿彌
法雲寺在武林門外卍字橋西錢杭塘之南
阜管巷五代晉天福五年吳越王建請錢杭安樂

寺治禪師開山賜額法因寺宋英宗治平二年四
通秀禪師重建改賜今額寺內有宋駙馬都尉武
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捨鐘萬斛蘇東坡作
銘內殿崇班馬惟寬捨拜石東坡作記元至正兵
燬洪武九年善人沈勝請雙林寺鐵廠懸蒙極禪
師重建正統間燬寺僧文斯主璋白和尚重新殿
宇嘉靖間倭夷入冦兵燬萬曆二十二年僧明慶
智昇重建寺右有懸蒙極塔○蘇軾法雲寺鐘銘
并叙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
任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

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
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斛東坡
居士蘇軾爲之銘曰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
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
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寂寂府
鳴大鐘空中師禪座磨磨座卧士無所著入鼎非
聽入二無說亦不說是聽法法法雖無盡問則
應旦三淡應答是聞不應如是聽○蘇軾法雲寺
禮拜石記大人答養之具爲佛事先甚法不一他
山之石平不容垢積展如席顧爲一出具之用展
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傳無
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
道時窮泥巢頂肩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
心實重有德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
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
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
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
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定光寺初名福慶庵創自大梁貞明二年丙子杭州
都督府錢塘縣節度討擊副使方銖同衆共造石

幢一具鐫大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於上其文略曰
布金設像寶刹交輝土淨曇生宛如佛國現存後
唐天成二年大爲增創復昌于晋天福四年吳
越王因長耳和尚來居于此顯定光古佛化身遂
改爲定光禪寺在武林門外清湖中閘上閘門巷
元[illegible]元年天台僧惠琪重建至正統景泰間僧
傳[illegible]蔣廷暉書其額萬曆
[illegible]三十三年乙巳七月前黃
汝亨[illegible]之[illegible]殿鐘樓兩廡碑堂方丈
鑄鐘設像汝亨有碑記殿前存古羅漢松栢各二

株古井名夢泉石欄存偈天王後殿并東廡塔院
古栢七株大槐樹一株冬青樹一株皆七百餘年
物〻黃汝亨重建定光寺募緣疏定光寺去予家
百武而近自梁唐歷晋宋代興稱吾里最勝覺地
昔予垂髫讀書其中殿宇廠朗古松脩竹掩映僧
舍佛降生日士女香供禮拜紛集如雨今予折腰
官下回憶讀書時僅三十年而雄殿惟餘荒基
林踐爲豐草殘僧數衆敗屋幾椽古佛道場倏焉
寂寞稱佛子者不無黍離之嘆追惟我等均此覆
載而或高樓廣厦擬于仙居或風雨飄搖草棲露

宿是誰所種而受報爾殊俗人不思其故遇可修
爲尚生慳吝亦可悲已夫長耳和尚爲定光古佛
化身天成間自天台來卓錫錢唐後居南山法相
寺常爲人作福或問和尚作福有何形段答[illegible]能
避[illegible]光古之醜於何作貪慳即是福於何生
能[illegible]一念耳即以長耳和尚
[illegible]貴賤信受斯語
[illegible]寺不口成之于是寺
僧方[illegible]屬于重宣而作偈言
稽首古定光[illegible]十方衆是佛無古今還現於本

人是福無形段避醜即名福醜亦不自形慳貪即
爲醜願以無量光照破慳貪種一切諸佛相喜捨
心所成如以長耳相莊嚴定光佛古佛所現處果
晋宋無二我願十方衆自信等信佛頂踵而可捐
何况金銀粟寶山空手回百醜于何滅奉持斯語
者親見古定光
永慈寺亦名萬壽庵在烏盆橋路口僧宗寔慶秀募
開義井建茶亭佛宇以濟往來寒暑不輟杭嚴道
費公堯年題額晏秀往京師以慈忍堅苦聞于
上召對賜滲金毘盧遮那千佛寶蓮座金像一尊

并千佛旛紫衣袈裟五佛冠勑賜護國永慈寺額
以歸建大殿供滲金佛八角亭供大士像併天王
殿山門禪堂慶秀復拓基爲永遠之計云

化度寺在江漲橋梁天監間朱异捨宅爲寺名衆安
隋改衆善唐改重雲再改承雲宋治平二年改今
額[illegible]元至元間燬至正間僧普仁復
建

[illegible]豐樂院[illegible]內宋乾德六年僧
靈巖[illegible]爲豐樂禪寺嘉靖間兵燬
萬曆二十年僧宗學重建前有金沙橋左右有八

角瑠璃井後有銀沙橋阿婆甃小土山茂竹

顯教寺在武林門外東去里許宋顯仁太皇后韋氏
紹興十二年自北歸至是辛未二十二年十月于
杭州皇亭山建新寺成額曰崇先顯孝寺明年復
于北關門外清湖閘東傍大河建庵曰華嚴以爲
別院乾道五年仍奉勑改今額後徙在城金剛嶺
嘉熙間燬寶祐年間徙今所元末燬洪武初重建
未幾又燬至弘治己酉僧智福復建萬曆庚子又
燬後十年僧廣詢慨然有興復之志儀部黃汝亨
爲倡募誅茅拓地經營木石不撤寒暑者三載至

壬子落成寺幽僻深邃若谷南北湖山隱映林樾
清流四面小橋十數紆宛有東林虎溪之勝[illegible]
諸蘭若中獨稱幽絕殿之外去百餘步黃汝亨建
亭曰華嚴經又以妙嚴二字題其居宗應言賢深
[illegible]一泓澄注上有修竹[illegible]
[illegible]三楹其下題曰得蘊居詢樸眞嚴
於成佛[illegible]所至法華尤於妙法華經得三
昧四方學人咸稱[illegible]云所[illegible]親所緣[illegible]論
釋義九[illegible]詩[illegible]并偈頌若干首並行於世

（）黃汝亨建殿募疏　武林門外清湖閘中舊是華

嚴之庵今名顯教之寺附橫山色何殊龍井之雲
徑列松陰不減虎溪之渡自宋紹興而遞遠迨我
洪武而重新諸佛之所瞬臨妙華於焉錯落萬曆
庚子再罹劫灰十載星霜竟烟銷若者天佛像淋
漓風雨之場四壁僧伽殘破荊榛之地寺之不存
教於何賴嗟占路之入幽谷昔當世而無善根茲
幸詢禪師卓錫此間義闡華嚴之較揮塵其土音
傳寶樹之枝開聯以明居今作上發騎新之至願
爲衆信所皈依弘道則覆十方布金僅需五百緡
告輩來檀施成茲寂勝覺場一文一合華衆實玗

香林由力由財紫激塵而山狀俾夫大方廣佛從
一切願海而交通蓮座香臺與億貝心珠而並耀
見在勤修之德分明作福之形各破慳心咸歸淨
業謹疏○劉日寧送詢禪師歸武林顯教寺詩去
去東林社還從天目遊佛燈螢火夜別語樹閒秋
野蒼蒼一方論飄遙半世愁中原誰法眼騎識本南
能○唐釋貫休寄武林禪師詩蒼林綠雲駐雙輪似有
蘇光隔三暑門橋花滿對白鳳塢飛桃葉渡鮮
少陵蘇我千金寶經帶違恩萬樹春風貞經安穩
塵落橫山與月正相親○曹學佺宿顯教寺橋頭

山色渺渺口水漸漸月沒來時盡宿濃坐後添教
原分與它徑自入華嚴今日遊仍處能于勝地無
○釋廣詢得聽居歌詢也生平愁浮俗拒錫如鏡
鬼神哭會把淒清風雨竹種成箇箇臨池玉黃郎
自是靈鷲爲護空門就林宿月明半在山之麓詩
歌竹枝露如沐歌罷支頤仍瞪目青子不縛林邊
屋詢也日中食不足那有餘藏趁餘欲黃郎知我
同骨肉爲結幽居對深綠綠涼風不使羲皇獨天
花紛散琳琅馥靜聽心與虛空觸虛空發聲聽者
躅

福壽寺在西馬塍望佛橋西南俗呼爲東隱齊梁朝
有神僧寶掌禪師飛錫過於游浙見林深地僻景
勝形奇即插竹爲精藍之始唐貞觀七年少卿夏
公恢弘梵宇題曰東林五季末殿宇寥落宋嘉定
間復爲彝新元復燬　皇明鎮江南峰義禪師杖
錫遊覓至是　成祖文皇帝有贊其略曰緇門總
率參訪學歷後不歲在十一酉歲姑蘇半塘寺僧大章
捨資建六正一殿天啟乙酉山西老衲鼎建西方寶
殿○與秋陽新秋宿東林寺詩閑來幾四寺涼思快
高情露冷絳紗裏入秋枕雙清滿禪論玉塵遺飲

勝金莖翠竹搖詩榻孤眠憶友生○陳寄南過東
林詩生平耽寂樂曳杖入東林寺外青山繞階前
黃葉深浮雲知世態澄水見禪心坐覺塵紛遠唯
聞鐘梵音
大覺禪院去武林門北可十里在北關德生巷唐憲
宗元和二年弘辨法師建額曰大覺禪寺檀越蔣
姣士誥捨地計一十六畝至五代世宗間燬元武
宗至大三年詔舉烏石山僧世愚重建正殿天王
殿法堂等後柳塘和尚拓以禪宿方丈僧寮僧廚
演義養老涅槃諸堂春秋開講冬夏坐禪四方宗

之扉不風彌元季燬于兵燹洪武十一年用璟瓛
法師欲崇奉大圓鏡光普門像復作大閣雄麗非
時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俗稱大覺院亦
名觀音院成化間僧無心道鑑重葺嘉靖間燬兵
入寇燹僧總明尋又毀復迄萬曆二十三年僧癸
弄管圓禪護建戶部主事晉江蔣光彥助緣落成
撰文碑今存寺後有良殷募題松雪手書十可山房
參寥參主益普盛僧孚元僧祿瑞手種長松百八株並
廢于嘉靖間後一八錄二三集諸天等像皆呂佩居玉
璜名蹟及大圓鏡光觀音鏤像鏈器流如切斑云淨

然獨存○唐憲宗御製贊朕聞天之為大也上下
之容可紀地之為大也縱廣之數可推則知無去
無來不生不滅拯沉淪於沙劫救焚灼於塵區毒
龍懼其威光猛象憚其神力其大則包於宇宙其
小則隱于毫芒七十二國先有函鈞之內萬八千
載即為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輝周星彰其降誕
鷲頭峰下演金口之微言雞足山前舒玉毫之瑞
相干戈不用梵志摧鋒甲冑無施波旬潰張闢圓
明之淨域啟方便之禪門慧日耀于昏衢慈雲譪
於朽宅無得而稱其惟大覺乎○中峰大圓鏡藏

贊心鏡光明皎如月聖人智體無生滅一念幾興
即現前古今凡聖相融攝○唐宣宗皇帝問弘辯
法師機緣帝曰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五祖弘
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
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州其所
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
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
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
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
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隱實覆相權巧

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
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
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
心對曰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無
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
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
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陛下佛心假使千
佛共傳不會別有所得也帝曰祖佛既契會心印
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示
法與人但示眾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帝曰何為

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見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
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
一口便飽是日辨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
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錢德弘懷大覺
上人錢德弘修行房一榻眠來雲晴日照寒鐘已報有
發僧戒紹何衡無是始是禪身眼比丘能役佛白
髮序士五幫奇峯人具隔西湖水沙上見鷗行酒
盞○李日華寬淺之人安坐處一漏復一漏起
波何殊休風起孤月現空萬國秋○鄭邈光十
可山房題偈精積不如李子宛轉頗似模稜今日

武林梵志　卷之四　十四

一椽爲茶七年五嶽擔登
智果院在武林門外東門六里舊為宋東山萬壽寺
寺敞可容數百僧四面環水蓮花盛時香聞里許
有亭臨其上曰白蓮亭外有涵虛鏡水二閣中有
白蓮橋米芾題且喫茶匾元末兵燬其地盡入民
居洪武三年智果僧文玕於舊基得觀音像一座
三焚而不毀者未辨為幾百年所遺因建殿為供
扁曰智果下院俗為觀音庵萬曆七年僧明綱拓
基以廣其制創大法堂萬曆戊申僧海成照心復
捐資闢地浚池種蓮作亭以追舊跡路建大山門

日萬壽遺蹤○王穉登過訪禮佛歸來道路賒海
雲猶自濕袈裟驚身復海千尋雪屋氣成樓五色
霞月滿吳門聊注錫秋深作伴好還家門入尚閑
南游事曾見支那小白華
永寧菴去武林門十里在○○鄉沙河闊萬曆間雪浪
法師弟子○僧超陸雲拾地○○成
○○人洗大○○吳鷹賓題曰慧海津
梁
西方庵在○○○○樓寺○○明卓錫于
此飯僧十萬○○以擴充之本師手書其額

武林梵志　卷之四　十五

晝夜持佛號不輟口四方衲子稱為依焉
廣教寺在北新橋東晉天福六年有肇法師始剏吳
越王建舊名領心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慶元六
年密印法師重修有雨花堂說法臺元季燬洪武
四年僧智海重建基址寬敞前後印堂田八十餘
畝寺徑松林六十四丈後有土山三層上若條樹
大可五十圍出武林門先見此樹景泰間僧覺徽
潛心文墨博通經史註慕百忍箴行於世其板今
存府庫以鉢資築江漲橋華光橋塘棲跨塘橋朱
鐘書碑嘉靖年被倭患日漸使廢萬曆間查理廢

寺產額係里舉僧正祈承業椎跬地破綠而已祈
贖置基地二畝建佛殿三楹萬曆丁未孫通陽重
建千葉寶蓮大佛周圍小佛千尊僅延香火云○
陳旋徵法師像讚貌古而神清膽雄而志宏其存
已也活活落落其行事也烈烈轟轟其學博也則
圓百家而見其功驗也則造五道橋而稱律法
[illegible]寧而行在當仁而不
[illegible]之寺院倚之而綱紀
[illegible]之而其衆方承[illegible]不忝
從佛國出古塵而受經初不愧爲大招忽重顯山

第一代唯菴之上足續傳世之真燈也○陳旋詩
三生石上長青苔春日誰登般若臺痛殺湯休從
此逝不知惠遠幾時來風清浙水空杯渡雲鎖英
山寶地開綠竹青松猶滿眼可憐消息斷蓬萊○
毘陵胡淡源詩嚴暮因過水際村維舟重過舊遊
門點頭頑石依然在說法高僧已不存夜榻自來
明月影春庭空見綠苔痕我來多少傷懷事留像
挑燈與重論○君溪徐所詩雨華樓閣化烟霞共
露泉頭即是家薝蔔結成霜後木枇杷開到雪中
華也知我滅纔爲樂始信浮生自有涯寫得梅胼

行道影不教塵土涴袈裟
昭化寺去城北七里湖王橋東吉唐長慶三年建舊
名龍龕吳越王復建于後周顯德二年宋大中祥
符間改賜今額舊在芳林鄉河北中界紹興二十
三年賓以其地建倉遂遷寺於茲地傍有湖王廟
元至正十九年兵燬洪武四年重建二十四年立
爲叢林永樂九年僧繼十一年重建松江府推府段
天祐撰碑記成化十二年少保于公給事張晟捐
資命僧[illegible]慶二年[illegible]復張一陽重修僉憲王玘
書昭化二字萬曆二十八年本寺僧圓會重修殿

後存唐朝松柏三株○錙英詩風軒話久覺清涼
白藕花開近石塘老去詩名漸沈宋古來佛法重
齊梁坐臨流水心方淨吟愛青山夢不忘休得沈
酣便歸去欲將小品問支郎○沈宣詩六月野風
村路涼小橋行過又陂塘人懷淇澳居栽竹僧汚
袈裟燕漉梁共說五湖閒更好豈知一醉處俱忘
俞君寫得坡仙句只恐當筵笑郭郎○倪宗正詩
萬竹青青隔石橋薜蘿恍若護芭蕉眼前春色俱
消歇定裡禪心忘寂寥雲意依微生畫壁月光滲
漾破烟霄一聯清影今分我幾度風霜不受凋○

蕭鳴鳳詩萬縷千條湖上堤蘇公去後歎芳菲獨
餘寶地春陰在抱腋相看一鳥啼

崇興寺去城北一十五里芳林鄉北新関後元至元間普慧和尚建至正末兵燬洪武初僧照心禪師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正統四年本境居士盛本忠施財修建大雄寶殿大藏經閣普慧法堂鐘鼓樓并假山一座在大雄寶殿後灰燼于隆慶五年七月十八日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佛殿建立小屋三間洪蘇萬歲龍殿萬曆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眞宜重建佛殿山門殿程十頭寄栢一株壬子黃汝亨倡緣眞宜海雲復建大雄寶殿天王殿并普慧法堂

崇先顯孝華嚴教寺在皐亭山之陽宋紹興十九年建二十八年賜崇先顯孝禪寺額寧宗改禪爲教御書皐亭山三字及崇先顯孝華嚴教寺八字以賜元末燬洪武十二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崇興寺有無盡堂萬工池東蹄堂桃花塢郎韋后墳攢所毘盧閣龍遊洞雲錦亭圓音堂

普潤寺在武林門外西下扇一啚宋淳熙元年成太師捨地爲寺賜今額元末燬于兵萬曆戊申圓杲禪師募化重新許庵淳熙記中○按錢塘志故有普潤寺去會城之西不二里許前臨桃花港後接東隱寺開山於宋淳熙間國太師成公舍地爲寺延師居焉寺名普潤者時方盛行天台之教除淨慈昭慶兩寺傳律之外若天竺三山及普福兩寺若淨名淨慈咸薦其化普潤蓋以性具之教命名也或者曰普潤不二之妙乎名之無得物之功功無常名之實普潤之名本命之於得曰天天台智者大師以靈山親承大蘇妙悟依法華一經爲諸經王開本迹之雙妙會權實之一致色香中道世間相常後賢一

踵其芳猷爲得以脩道之名圓頓之名哉曰如居士所指名必得實敢不仰信於心然實必孚名抑何者爲普而爲潤耶曰若未聞法華一雲一雨三草之無私潤乎蓋喻衆心地爲煩惱所亢道芽之莫生也故如來以大法音倡戒善滋三塗而濟之于人天倡諦緣滋二乘而濟之於菩薩以圓滿菩提滋菩薩而濟之于如來究其指歸如經云如來說法一相一味皆悉到于一切智地當知下而衆生上至菩薩無所不滋者非普也歟始自貪嗔癡以至塵沙任地莫不受滋者又非潤之謂歟或者

唯唯又曰不慧嘗原是寺自宋以遐其間興廢固
不可考然成公之後寥寥若無一僧之可稱遂子之
然至今杲公乃能遠舉先跡寧抑有說乎曰吾今
人物之著否有幸不幸何獨一寺然也若知寺名
普潤在乎水旃淳僧名圓杲在乎明照觀知成公大
雲寺名圓照者又今寺之後僧豈無宿因哉或又言
寺僕之寺以名以得剎曰予獨取夫古乎有人于此
欲令公知之今若宋之今明之古不知今既不察古
云何存公僉僉侯僉僉弗故若將以方伯公諸長
者爲見在護法耶在即無所去脫將去耶得從佛

見在在耶總藏去于夫則寺之與人稱今可也稱
古亦可也或者唯唯遂以爲寺記頌曰會城之西
爰有招提成公捨宅普潤是題大宅發熄法雲蔭
低聖凡雖異爲滋且夷宋迨勝國故址欲迷有僧
圓杲以拓以棲方伯吳公給劄護持考其功德成
公肩齊誰能證此請自牟尼

普化庵近香積寺係香積下院僧無爲重建

治平寺在城北永和里唐天成間建宋治平改今額
元至正間重建元末燬而復建洪武二十四年併
香積寺

寶嚴寺在皐原鄉義溪村名寶勝院宋乾德六年郡
人錢仁暉捨地建治平中改今額建炎四年金虜
犯境院燬而大士殿獨存虜衆敬異奉泥金法幢
佛牙舍利謝罪遁去而院旁十里民得無恙紹興
間建元至正十九年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併
香積寺

興化菴在坡西北新溪村西宋咸淳間建元末燬洪
武十九年重建二十四年併香積寺

真如寺在江漲橋宋[illegible]斬工捨宅爲寺構重閣安
奉金書大品般若經智度論於其上元至正二年

燬洪武十五年重建

覺圓寺在武林門外五里皇慶元年僧慈濟建元末
燬洪武十年重建今併昭化寺

鐵佛普明寺去西湖可四里許在西馬塍宋紹熙元
年建庵曰普明冶鐵爲佛嘉定十三年請額得古
廢寺普明之額偶與庵同遂移賜之改庵爲院元
末張士誠據爲敵壘毀佛爲軍器院廢正統四年
僧宗浩重建天順二年請賜舊額甬東徐恕記俗
猶稱鐵佛寺萬曆辛巳火祠部黃汝亨勸募僧朗
重修

永慶寺舊名清心在西馬塍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
湧泉院宋治平二年改額泉從石罅流出折入黃
山橋河味極清美高宗愛之常取以瀹茗
永興寺在靈竺山後唐貞觀建今重修○黃汝亨爲
記曰西溪有名刹曰永興寺當靈竺之後山唐貞
觀年悟明善者開山宋鐵牛印禪師重建濟顛復
壘石爲安樂橋今數武而當水衝處嵌崎欲斷乃
復張秋達發宋諸徵宋石橋茶獨存眞聖蹟也郊民
務食環獅已斷其尾顛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皆
無尾寺中廢嘉靖間復與失其東偏爲馮氏祠而

祠又屬趙氏馮祭酒開之假緣以七十緡贖還于
是永興東境始復僧真麟居禪堂舊址芟修不懈
禪房三間在池左高檢修竹間碧琅綠雪修然可
人池右種梅百本霏霏晴雪芳馥林表馮公因屬
麟上人并佛宇一新之馮公數往來此寺嘗嘆曰
此寺非惟地境幽絕僧材眞無綺妄非諸山等卽
十八里梅花春時山家焙茶香聞十餘里亦清勝
冠諸叢林矣因題曰二雪堂永興有緣不滅蘇學
士三過矣寺後有方丈名安樂松軒是不佞所書
厨下井名聖泉雲間陸尚書樹聲有淨界莊嚴題

中江莫如忠所書俱名筆足與寺千載宜記
佛慧寺在巖泰一爲晉天福七年普覺明一禪師開
山有碧沙泉今在山門左爲法華祖師道場因名
法華山永樂間比丘本源文進禪師重建正德間
燬都督萬庭國爲外護圓果祇園法師闡揚宗教
皈依雲集講龍藏秋鎮梵刹建閣修葺煥然一新
只溪圓覺開堂修下院名圓通庵在六寶村別
建說法堂○文徵明詩法身曾趁木杯浮又駕
慈航月下游白足六時忘處樂洗溪長載一輪秋
桂香飄處清獨侵是影低時歌梓氣物色由來總

虛幻何須重看海中漚○王世貞詩吾師稱慧悟
來深萬字從胸衆所欽趺坐俄成水月觀翻經忽
動海潮音塔因聽法名多寶田爲酬恩字布金功
德總高何所異儼然一鉢下叢林○皇甫汸詩開
教逢鳩什談經得馬鳴坐中窺有相言下了無生
法雨和香氣天花落梵聲歸時多寶就刋石爲垂
名○王問詩臺殿參差映海霞黃金高座擁袈裟
一燈散作千燈影到處人傳講法華○文彭詩貝
葉西來今幾年何人解悟得眞詮老僧說得天花
墜寶塔騰光法鏡圓○張鳳翼詩支公說法處寶

塔夜光懸蘭若千峰雨香臺一縷烟慈航超苦海
蓮火照迷川我欲聞鳴磬來修靜者緣○薛應旂
詩人天無住着究竟有真詮面壁應難悟繙經孰
可傳偏尋何處遇普度亦須緣憶在吳門別重逢
不記年○蓮樹聲迎月溪法師升座講四十八願
偈盡十方世是彌陀願盡衆生心是法界海衆生
念念入彌陀念念不離衆生是彌陀願滿入法界
海竟○王世貞白業堂記白業堂者故請師朗公
所立也朗公之師□□□□祇園俱少而謙修真大
智慧三藏經論□□行若□役相與參五臺伏牛諸

耆宿爲秀法師上足尋駐錫於杭之碧峰山當是
時祇園振法席而朗公佐之塤篪倡和不爲異宗
方之世親之始殆有間矣祇園示寂法席愈盛諸
衲施雲集朗公不以克衣食供而買地碧峰之址
大約畝三十而微剪棘夷塊中爲堂五楹左右淨
翼之後爲齋廚浴扃四周高墉曠潔靚深竹樹匝
列陰森蔽虧結夏解夏無非安地時郡守新都吳
君請公室而樂之顏其楣曰白業志淨土也夫業
不過三端淨穢而已諸淨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
歸之淨諸穢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歸之穢淨而

至于白所謂純潔無庇淨之至者也然猶得以白
而擬之以業而證之卽令不思善不思惡了悟妙
明本性無法可修無佛可作何白可擬何業可證
哉朗公未五十而示病現化其門徒眞相如瑩性
印奉遺龕瘞于堂之前而塔焉因介王徵士百穀
來請記余蓋嘗識公頎晳而長面若滿月每升座
說法巍巍金□海潮之音聽者驚悚審意殷勤惟
念是屬余今實致□□□□公之業余不能深窺其
□□□爲之銘□者□□□□遐普□朗公之志以無
業爲白業可也六堂則一幻地而已矣

報先寺在西溪嚴泰一啚又名明覺院吳越王建歲
久傾圯萬曆間重建殿佛并像有恒如禪師習天
台教三十年不出山誦法華六千部
眞覺院在錢塘巖泰二啚地名桃源嶺山向盤旋地
臨邃寂古蹟桃源居嘉靖三十八年間僧眞龍號
件雲捐資建孫淨源性良性純海月重修俗稱件
雲菴亦稱桃源居改名眞覺院
豐禾菴在仁和縣二十三都一啚董公庄西梁貞明
間梛明王捨宅爲菴保一坊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故名豐禾菴梛明王卽爲本菴護法一境上穀遺

像巍然在焉萬曆十五年風雨傾圮本境士民請
僧行洹建造佛殿并華嚴樓金中丞焉司成俱題
額
慈嚴寺在安吉二啚雲泉山下晉太平年建
慈泉寺在長壽一啚
廣福寺在長壽二啚
淨福寺在長壽四啚
定慧寺在定北二啚
定明寺在定北三啚
金蓮寺在定北一啚

棲真寺在定北四啚
無諍寺在安南一啚元時建
禪智寺在安南四啚宋時建
法性寺在崇化八都下九啚吳越王建
眞寂寺在八都下九啚宋寶慶間建萬曆甲寅僧廣
印移建妍窩接衆印字聞谷參悟堅猛眞禪那也
大雲寺在奉口唐貞觀間建
[illegible]寺在靈芝三都宋徽宗建
[illegible]山寺在靈芝三都八啚元至順中建
廣化寺在萬松山相傳寺側有沈約墓○聶心湯重
興萬松山廣化禪寺碑云萬松山志載鳳泉山在
宋為圓通大覺璉禪師駐錫處有錫田碑勑至元
[illegible]妙明廣濟普福大師淳紹由正續院來住茲山
捐大伽藍聞於朝賜今額勑碑四龔其二剝蝕不
可讀其一與寺記塔銘皆可攷寺所繇來者遠矣
其所部轄尤夥不獨一正續也餘杭武康長洲崑
山比比咸有獨正續今在步雖沒民間基址具存
去山不二里又有金龍山淨安院宋白雲覺禪師
道場僧廣隨居焉隨雲棲弟子宗教無不圓暢遠
近稱仰里人謝君錫等請隨住持徒衆叢集以舊

居湫隘不可容樵蘇不給宋司馬焉司成及其師
道池各助金為僧贖田山若干畝給帖蠲其役矣
創法堂禪堂齋堂方丈庖湢稍稍建置凌假而增
益其所未備焉夫以宋元舊刹向之銷歇沉淪於
民間者不知經幾年歲今幸一旦巍煥聿新堂殿
碑幢復還舊觀廢興豈不由人是為記
淨安院在金龍山宋宣和覺禪師始創白雲菴毀嘉
定四年僧智雅建紹定五年請今額又毀萬曆已
卯僧廣隨重建錢塘令姜召有碑記
正續寺在常熟鄉宋無準範和尚開山聯溪紹禪師

重興光宗御書額曰萬年正續元黃縉撰聯溪塔
銘
寶慧庵在龍鳳山金龍山之陰宋紹興建景定重建
賜額有碑記禮部出給公據又臨安府帖碑
圓覺庵在[illegible]鳳山北宋朝賜額有碑記
[illegible]寺在安溪八都[illegible]前建又君爲僧至此有遺履
[illegible]建
[illegible]寺在[illegible]六[illegible]下建
東蓮寺在崇化[illegible]宋時建萬曆三十五年重
建○蔡心湯碑云大璞山之南有蘭刹爲其始剏

者南宋時僧智深也僧本郡人受法于常州華藏
元禪師後歸覲結庵茲山沙門雲集遂拓爲寺日
與談宗旨見爲獨利上根弗普弗徧并西聖接引
意也復建彌陀殿約諸善信同修淨土效晉遠公
東林蓮社故號東蓮云由宋入　國朝晨鐘暮鼓
香雲弗絕迨值繇役繁重緇衣染公府之塵叢林
苦吏胥之擾莊蕩僧散葠啼狖嘯風雨之所漂搖
僅見落葉荒苔敗椽朽屋而已里中朱廣文等倡
然動一笠之想圖恢復計開卓亭悟空塔院僧淮
者有戒行雅負幹才禮請卓錫而望殘爐復然可

不謂盛舉乎淮與緣難驟結閉關以待然而衆柴
爲功布金施粟不歷而至因命徒子性弘德等庀
材鳩工再建佛殿前爲山門左齋堂右禪室廚庫
湢浴鮮不一新進惟東絡繹奔赴歷世墜緒不三
稔而逕復覩何其易易哉予思政虎賦蝕
[illegible]見貫零翔翔[illegible]梵宇
[illegible]念倡義捐貲總其起
[illegible]金碧輝煌矣遂發之
故繼曰[illegible]崖叢具在去珠復還
願後之人有增無損不至剪焉荊棘不亦慈悲弘
闡功德無量也乎用紀顛末以昭勸戒

妙智寺在八都上四甫俗呼杜甫廟宋大觀建
智勝寺在下房二晶寺左有白兎泉味清冽異常
泛白星觀者相汲不絕○黃汝亨贈伴雲詩衣帶
南流水風波去棹遲雲光沉梵閣山色落江湄青
有高僧偈詩愧學士題漫雲無可坐空際白雲期
○吳之鯨兎泉浮白詩短簫擬烟汀沙曲鶯是鶯
茂樹跨丹虹步曝支青藜甘泉出乳竇玉友勤提
攜荳香猶帶露筍滑初穿泥朵具貴忘散齊物
幽棲吾生盡如此浮湛胡足稽

廣福寺在北關一圖東晉建

觀音寺在餘杭塘北舊名觀音妙智院宋開寶間張
彥捨宅建

正等寺在調露二圖唐天寶間建

仁壽寺宋建

[illegible]

[illegible]禪師道場近桐扣寺
廢[illegible]下有六松二株皆唐宋舊物寺廢
土人所伐解見[illegible]紅袍者惶怖走避至今存萬
曆間重建亦名佛日塢溪流屈曲叢木交映水底

怪寶如瑪瑙色細膩翠滴至此竟日忘返塢盡處
有大洞如屋亦仙境也

天王寺在仁和縣東北一百里宋高宗紹興年間建
名永寧庵理宗淳祐四年法雨請主請勅賜額興
王院元末兵燬洪武初復建更名曰寺

保江寺宋乾道年間建元至元間燬洪武二十年重
建

西隱寺離城八十里宋乾德元年建元没兵燬洪武
十四年重建

慧日寺晉開運元年建名光聖寺在孤山南宋祥符
八年移至博陸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十四年重
建

純一院宋嘉定年間勅建元至正兵燬洪武二十四
年主為叢林庵下院曰慧林庵

清壽庵在博陸[illegible]壽禧側○慧日天王保江西隱
[illegible]于元復興于明惟慧
[illegible]遷易今名亦自宋始
[illegible]不知何時裁復裁兆巳
没于蓁蕪瓦礫矣而僧如圓改築西水瀕如雙林
廢與非獨人事亦有緣感矣武林襟帶之水至博
陸而與檇李代迴環盤礴鬱秀之氣若聚固宜諸
剎鱗起也胡胤嘉題

資慶院宋建炎間創元末兵燬景泰三年重建嘉靖
四十五年復燬萬曆三十一年間上院僧守康請
禪僧如圓移築塘棲○胡胤嘉募造大雄殿疏云
資慶院之廢土人幾不能舉其名至圓公始復之
佛無莊嚴之殿僧無老疾之堂與余謀之三年未
飭材也辛亥仲春來謁余疏余曰何遲遲也曰凡
吾所為緣實難鳴鈴擊柝以號衆借縉紳先生之
薦牘[illegible]言以市人不可知之人余勿能也余爲其

信者而已余嘆曰非獨子有不能佛亦有不能佛
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能知群有性而
不能化導無緣以佛之不能加子之不能毋侈其
難也雖然子爲其信矣信者超死生之根本也何
論緣哉阿含經曰稱理願寺二梵之福此[illegible]
錄之[illegible]上緣信者斷臂刺血亦無所[illegible]
[illegible]作既如不具信力而言其
[illegible]不[illegible]六十四種中軟語綺語
之業[illegible]以[illegible]既爲其信矣子可無疑
子緣矣有昔同[illegible]放生池

清流禪院在塘西里仁橋北元至正年建清流亭奉
議大夫燕幹林院侍書蔣暉爲天竺傳天台教觀
住持閒中叟無相立正德年僧大一募贈方伯洗
存濟地建祈堂觀音閣藏經西閣中萬曆間經軼
閣圮僧海潮立募三年闢爲叢林飯僧無數易今
名太史董其昌額其堂曰梵網珠又題曰有禪淨
土祈堂僧宇則僧同涵居也

普濟院俗呼觀音娘娘殿居棲水之西市世愚俱稱
泰山娘娘非也嘉靖間有倭警火及于殿見白衣
大士合掌演呪出梵音以是垣堵無恙其靈現從

來矣華亭袁福徵記

德雲庵初不知所自始天順間僧志祥莊嚴遺像于
座下得書一緘云宋末元初戎事始定西天目山
中峰祖師舉棹江湖船居十載南抵錢塘北游蘇
秀乘此光風霽月鏟永平波優游涵泳而樂道也
[illegible]師[illegible]道乃[illegible]右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寒盛暑燕息之所子
[illegible]公[illegible]德雲庵有詩云[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又云伽藍其[illegible]僧
堂乃是聖朝[illegible]獻昭于千載之久[illegible]

斯民者也後尉宜遵先訓綿延祉于不朽庶幾不
昧其肇矣乎按是居士李誠爲中峰祖師創以
供游息者也書不知何人筆亦元時住持此庵遺
訓後來者今僧如駝熏修其中在塘西南余[illegible]
市五里

永清禪院在塘西北三分村宋紹興間延法師翔[illegible]
末兵燬洪武初復建玉音實錄見存

大圓庵去塘西十里許在龜馬山之間○古林諱師
塔銘畧云師諱[illegible]字古林於西石崗開治平壙
建觀普殿周以房屋竹木雲翳昔之殿宇門廡煥

然一新今春秋八十宛若少壯度徒一十人預營
師歸藏石塔于庵後師曰達磨老子強要東來使
我如何又要西去去則去且留此骨權作話頭後
有幻人道古林禪師在此予愛其言而銘之銘曰
生八十年作千萬善心心菩提種種方便釋迦老
子其只覓一念無覓一念四海周遍雖曰周遍又不
可去何處留此是為處當乎以示未來者尚其有覺處
歲己亥秋八九月進士汪六錫撰
化城庵古有碧玉樓刻淳祐元年四月上旬直塔
主置門楣化城深處趙孟頫題

泗水庵○西水胡亂嘉撰重修泗水庵緣起云余家
西水不堪近市之囂雜舟楫小槳携茶竈泛鼓聲
若藻間終懸泗水焉若超陟之顛迤邐入阜高舞
黃鶴則又以泗水為推輪矣其水為泉規之若并
其下窮然不知其方廣也履其上窮然者如鵬羣
擬阮鏗鏘而應返旋落手蕩激以去非綆綸可汲
而得水味不敵錫之慧金之中冷澄之以清和有
韻不敗茗色背負小阜連岡突石可眺可遊接阜
以往中斷為峽林木陰蔚紆杳而入恍異人境若
夫鵲鳴夜月雪霽冬松花濃葉赤人寂徑清即謝
有東鄰之勝陶愛匡阜之幽亦足埒矣然余于是
更有感焉字水以泗其山為龜為馬峙于左右象
參河洛之遺事也此必有人焉慕其風而錫以嘉
名以為隱學棲槃之處碑沉志逸不復可攷此一
感也水為名泉邵康節得語老者茶賦詩以板其上
先輩風流可追又一感也中之佛宮高敞樸
質為自征役程斯累其撰發人志意又一感也余
往時莫其去處余歎以其圮樓後為題側辭
能所致歷覽泗水古之狀始延鑑如上人來主
其庵鑑如文殊有行力收遺椽而整之則葺穢之

場可凝禪貫向所云碩儒企東尋之蹤韵士理鴻
漸之訣法侶開蓮花之社皆于是庵趣往焉非止
一福田利益之事而已余故手書緣語以告四方
同調之士共發誠願并告鑑如至心勸成勿生疑
息○邵鋭詩棲溪老人鬚欲華杖藜方外謁袈裟
雲端度嶺青天近松下乘風白幘斜峭壁坐禪飛
錫杖空堂演法雨天花明年此興遲今日重到南
山看採茶○丁養浩詩絕頂清新遠物華一塵飛
不到袈裟松高百丈穿雲出竹壓禪關帶月斜野
鶴有聯閑教子老梅無語自開花相逢莫問人間

事紗帽龍頭且喫茶
廣濟庵在唐棲長橋弘治間　大皇太后周及　武
宗皇帝欽賜御寶無量壽佛并帑金四百五十兩
建尚書屠滽修捐錢福有碑記萬曆癸未重修殿
傍建普門塔先從僧澄方翁顯林募成
[illegible]寺在[illegible]宋淳熙建元至元初燬至
正二十二年重建元末[illegible]燬洪武十年復建二十四
年[illegible]
資壽寺在芳林鄉八字村宋乾道間馬宗諤捨宅為
庵名為寂慶寺嘉泰年重建淳祐七年移寺今額

元末燬洪武十六年復建
普濟寺在大雲鄉獨山西宋治平二年建元末燬洪
武初重建
崇覺寺在城西北泰溪村元至正初建十三年燬洪
武二十四年重建
興福庵在城西北仲溪鎮北元至正初建十六年燬
洪武元年重建二十四年俱併崇聖寺
普寧寺宋朝勅建天順二年于忠肅公聞于朝勅賜
萬歲龍牌清玩供器一副金字大普寧禪寺扁
後寺頹僧絕萬曆戊子吉祥寺僧真賢重建講師
菁枕說法其中二十餘年師金陵人朴兵和朔為
遠近所宗馮夢禎為像贊黃汝亨為銘記塔在奉
口廣化寺
普濟院乃普寧下院普寧飯僧渡河寒暑濟舟為難
僧海昱于南岸修造鴨欄橋於橋下建歷飯僧止
來往之
[illegible]庵在[illegible]泉寺下院分僧梵修其
圓通庵在鼎湖之南宋時創元時燬嘉靖二十二年
重建復圯萬曆丁酉僧大潮募修

泰清庵在皋亭山南丘家橋萬曆戊戌雲棲僧大柔
建
定心庵在黃鶴山南海塘萬曆甲辰越僧性海募建
資福庵在黃鶴山南張巷村萬曆癸巳僧廣賢募建
普門庵在黃鶴山南馬家埠萬曆甲辰歲僧如山募
建
滕泉庵在皋亭木塢左僧海登寶其構室于此錢王
鑿以滕跪地泉即湧出故名
黃龍庵在黃鶴山大宋黃龍禪師開山元時兵燬隆
慶年間潛禪師構茅屋以居四世下僧如謐號超

然參悟其中題其閣爲惺惺閣嘗與高攀龍吳志
遠董坐玉如潭七日而悟拈題即能詩詩多不具
載募造佛殿方成而沒沒一朞而其徒無淨繼費
于民家古松翠竹一時俱盡○僧如謐秋日山居
詩日日生涯谷口樊村童負米去還來種園野外
[illegible]永空飛下石臺崖上翻紅楓葉亂江中
[illegible]與欲作狂歌媿短才
○[illegible]在秋來黃葉深溪深
[illegible]依山瘦飛霞落水陰斷
橋一片石孤影㝡相臨

龍珠庵去郡城東北三十里在龍珠山之陽唐宋古
刹傾廢難考惟故址俱存左有古松右有龍珠泉
雲棲僧成意於萬曆庚子重建
大覺庵在黃鶴山之陰青草塢僧大賢於萬曆[illegible]建中
歲卓庵以居
巧山庵去城北三十里係古刹宋高宗七夕駕幸[illegible]
山因命名曰巧山
林雅庵在黃鶴山之陽僧義葉於萬曆丁未歲建
圓通庵在黃鶴山之陰青草塢僧應堂於萬曆丙午
歲建 寺廢

永慶禪寺去城東四十里在黃鶴山之陽今稱龍居
灣唐清泰間建元初年燬萬曆間安隱寺僧如艮
等十人買故址搆禪堂殿宇前有沼後有泉計百
五十畝方伯吳公賜永慶禪林額朱國禎詩有序
○自天目而東宿尊者無若皋亭之黃鶴峰直對
鶴稍曲而庵者曰龍居面海臨谿舟騎絡繹雲搆
荷擔者尤多庵燬於倭茲再建居士偶尋幽過返
風雨停一飯作三詩其一日名山游已徧此日到
皋亭鶴下棲雲白風高望海青僧歸老松樹客遠
搆禪燈莫問朝來雨還堪夜摘星其二曰誰是歸

依地青山合有緣風聲調石磬雲氣落松烟不語
僧持咒從空佛結蓮今年老居士投足近皆天其
三日月雨來投此蒲團正可依山深非寂歷燈影
自光輝雪嶺看何近天花對雨飛一聲黃鶴下夜
半有僧歸僧知其宰官也持冊求文凡五月來前
以應茲來索不得再辭又作一詩歸之此亦方便
法我輩老年應法只宜爾爾皋亭峰勢倚層霄堂
殿陰陰路轉迷山色烟籠禪喜宿海波時漾虎溪
橋秋風遠水來新客明月長廊隱舊僚自有象龍
圓法幟不愁栖越驟難招○李流芳冬日過皋亭

龍居庵宿永慶禪院同一濂澄心恒可諸上人步
月二首歸裝出西湖間道向黃鶴履憩桐塢期偶
遂龍居諾輕舟凌晨風差山滿晴郭丹林尚可數
寒條紛無託披松指微徑聽水捫暗蹬新構爭遠
勢平臺攬遙落霜後山容淡天清海氣薄憩歇塵
勞心始知寂滅樂每多方外遊見僧即如故燈明
一龕下夜長愜深晤不知山月上千林已流素出
門尋舊溪愛踏松影路氣和空宇澄寒魄如春露
去寺不數武回矚鬱莽互幽泉洗我心微鐘杳然
度

大悲妙[illegible]去城東三十里在安仁鄉僧如慧於嘉
靖戊申募建

薔薇庵在黃鶴山之陰薔薇塢僧明通建

慧覺院去郡城東北四十里在黃鶴山之陰建自嘉
泰四年元末廢古木石橋故址俱存嘉靖間僧[illegible]
證儒家子緝草結庵其內設關枯坐故俗稱曰葉
庵隆慶二年縣宰嘉其精誠捐資立額其孫如信
精勤幹理感動諸檀越協助搆殿擴山地以復今
院右建證師塔院即設關處院前有滴乳泉半月
池左有觀音洞洞上有海音二字

慈孝庵在慧覺院側萬曆間李如德建奉母清修

龍峰庵去城四十里在黃鶴山之巔有白玉泉峰高
千丈泉飛百尺嶺峻而人跡罕到故俗呼為雲梯
嶺萬曆庚戌歲越僧真茂重建

大雲庵去郡城東四十里在黃鶴山苦竹塢蜀僧性
彬性澄於萬曆丁未重建彬字文若通楞嚴圓覺
大義

梅石庵去城五十里在黃鶴山之陰晉天福七年佛
日禪師淨業堂舊址向為衛允謙久踞萬曆辛亥
歲郡城佛慧寺僧如誠徒普風償價復故地左有

洗鉢池右有仙姑洞深莫可測洞口多怪石石上
有老梅郡人虞淳熙因題曰梅石庵并撰銘勸石

聚石庵蓮花塢有故址安隱寺僧海文先年以亂石
為窩萬曆戊申山中父老咸仰其德各捐金搆庵
故稱聚石庵

瑯伽庵在龍洞口萬曆丁未僧性月建庵有石臺梧
桐數株前溪環帶

功德院在黃鶴山之陽係唐宋舊名　國朝改名西
勝安寺成化間火基方十畝四圍古木俱存萬曆
戊申僧如海捐貲築基新設數椽焚修郡人張[illegible]

賜仍額功德禪院舊名君溪平湘朱公作功德院
記
圓教禪寺去城東五十里在丘山之陽年久傾廢止
存殿基二十八畝方泉放生池安隱寺僧性美慧
淵於萬曆庚辰重建
普慈庵在黃鶴山之陽有故址湮沒年久萬曆己酉
僧性玉重建有石崖龍潭之勝
靈花庵去城三十里在黃鶴山之陰花桐塢右靈
花庵基存焉有靈瑞泉吳郡僧大章於萬曆丁未
歲重建

臥龍庵在黃鶴山之陰佛日塢僧慧鏡萬曆辛亥建
庵多怪石石下古有龍床故曰臥龍庵
白蓮庵去郡城三十里在黃鶴山之陰桃花塢僧如
蓮焚修
定慧庵去城三十里在桃花塢萬曆丁未僧寂光建
法華庵在竹塢萬曆甲辰僧悟真建
烟石居在桃花塢山之巔萬曆壬寅僧本祥卓庵于
石崖下
翠微庵在桃花塢三塔之上萬曆戊寅僧真海性通
建前有石甃石池水清味甘不竭

秀水庵在花橋北入吉誌萬曆甲戌俞居士復捨基
捨庵僧廣德焚修
吉祥庵在黃鶴山楮塢萬曆戊申僧如林重建
觀音大悲庵在桐扣南王陵山頂萬曆戊子歲僧廣
量重建
蓮社庵在黃鶴山南五里僧文澄修淨土業為萬壽
下院
華藏庵去城五十里在黃山右萬曆戊子歲僧雲樹
建右有乳泉古松揃列于道傍
永福庵在黃鶴山下有盛家塢

般若庵在黃鶴山北蔣楮陽塢山上
徧福寺在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舊名衆會晉天福
七年始祖慈航建佛殿賜子觀音殿天王殿宋治
平二年燬天順七年從真法師請賜名徧福萬曆
址俱廢前有潤玉亭丁蘭井衆會橋放生池至今
存萬曆辛亥里人俞思冲丁周倡建賜子觀音殿
方伯吳公書鑫斯廣應額
茶湯寺古覺仁院去城東三十里湯鎮塘有古楂樹
一株地名楂塘溥唐天寶二年住持洪深始建大
雄寶殿二層千佛閣藏經宋治平二年重額覺仁

院乾道三年燬寶慶三年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
爲叢林永樂十四年江潮克没移建皋亭山嘉靖
十一年僧懷悰爲建俗稱茶湯亭
長壽寺即留芳庵在城西北三峰山大雲鄉元大德
年間建永樂間里人夏誠移請長壽寺額永樂五
年十月十五日有勅一道御賜幡一乘勅諭天
下赴會僧衆朕惟佛氏之道清淨慈仁弘深廣大
包含萬有貫徹妙微利益幽明功德無量比者仁
孝皇后崩逝舉薦揚之科啟無遮之會廣集僧衆
諷演經典百日之間嘉禎翕集慧燈降于金剎法

雲覆于紺園繽紛五紋輝燦諸品毫光累現衆彩
畢呈天花雨空滿祇林之寶樹綵鶴飛舞繞碧落
之旛幢佛之舍利或流輝于梵宮或騰耀于寶塔
開照空之舊菌爛湧地之摩尼動若驪珠炳煥午
夜晃如虹彩燭影丹霄寶殿之前圓結金梅之果
長于之境秀産瓊芝之祥若斯顯靈難以悉舉皆
由爾衆毘尼克謹梵行清修爛翻八歳之文悟解
三乘之旨秉至誠以奉朕命攄精意以叩佛慈其
間亦有至人道化高妙飛行變化隱顯莫測感朕
誠心来臨法會證明善功朕德薄有未能知精誠

衆善遂至感通瑞應之蕃臻想神靈之濟度超
游極樂信有明徵朕實歎愉特加褒獎夫觀百川
之流者必至海乃止虧一簣之功者則爲山不成
爾等益勤精進庶永謝于塵緣究竟真空期早登
於覺境利生爲化翼我皇家欽哉故諭
塔伏虎禪院宋伏虎禪師居江干五雲山每到城
必騎虎入城以鐵索繫首飼虎忽一日回山
遇僧一人爲虎所傷師責之虎悲泣悔伏師往皋
亭結廬於興教寺後因名今亡塔即伏虎禪師塔
中塔悟空禪院即興教了塔宋紹興勅賜悟空禪師

塔名靜照天童覺禪師爲之銘淳熙僧總輔重立
右紹熙改元太師王蘭馨討舜序㊃予前年自江
西召還以十二月六日抵修門雨後微雪宿接待
院今得罪去國後以是日雪中來明日過皋亭見
福公長老言及相與歎息因留三絶重到招提却
兩年北窗風雪擁衾眠客來休說邯鄲夢世事端
知不偶然富貴危機豈獨今且從麋鹿逐山林只
慚莫報君恩重敢廢惓惓畎畝心皋亭回首軟紅
塵晴日檐房暖似春禪老耽耽如卧虎相逢一笑
問來因○ 院有古松數十株列道金鉤銀杏樹四

一株覆屋中有石池石爲石蝌所食玲瓏如雕
下塔月明庵即清杲禪師塔院宋紹興間建國朝似
脇兵燹僧雪峯誅茅重建其徒如月胥若積功啟
大雄殿山門鑄臣鐘濬放生池居士王宇春黃汝
亨沈守正爲僧緣經年落成仁和令喬時敏有月
明禪院額○朝[illegible]吳之鯨有碑泉亭山在武林東
北隅[illegible]俱明聖湖遠眺孤秀可挹舌德者
[illegible]三塔瘞者上洛伏虎
[illegible]中下一[illegible]清了月明清杲二師
滅度處也二師俱永嘉人同嗣法于丹霞淳公宋

紹興二十三年丁卯夠日了呼首座曰吾行矣[illegible]
趺俄頃而逝杲時方作務聞之亦叫々伏樹而卒
兩公生同俗長同師不殊天親無着而去住无礙
又似龐居士父子奇哉事聞於朝命使臣建塔于
桃花塢即今處藩以禪室焚誦不廢入國朝尼于
於兵燹成化間復建獨下塔在山址樵蘇踐椿
莽迷離幾與丘垤讓卑矣禪師雪峯與徒冰輪假
杭人天性朴誠戒律精肅初遊五臺參名嶽歸訪
杲公遺蹟慨然有興復志誅茅編屋不望而堅入
其門新潔莊嚴能歛人志而發皈依瞻仰之願歟

山以居者遠邇趨役累黍可積驟々拓大而雪峯
已化去冰輪愈厲苦拮据矢成未竟之業一以朴
誠動人遂復構殿三楹前後廡宇鱗次繡錯宛燈
旋花法幢建鼓鐘磬之聲晨夕達數里而百年委
荒蘆遂成珠宮琳宇矣往歲辛卯余不佞與俞佺
[illegible]壽與嚴寺以雪峯齋行時過參訪師一日指
領孝曰此禪燬於兵者也非日夜叉頭今朝菩薩
面皮一[illegible]百匠只隔一條綫聲音朗徹余聆之恍
然心[illegible]所會是歲叔宗煩許偕四成進
士四與杲亭絶久要而余南北分馳還雲舊游願

夙企冰輪之能成師志而構茲勝果也非特法門
龍象抑亦古剎棟梁歟項左方伯桐城吳公蕭其
實與銘不朽而仁和邑侯海上喬公嘉与更新題
曰月明禪院以標其額儼然月明杲禪師與山霧
並耀法席之盛當世世傳燈未艾矣不佞因爲述
其詳而系之以銘銘曰曹溪摩源清源分派提心
爲宗在等無在慧筏渡迷金鎞撥翳杲師受衣空
明洞解現示游戲大千同界遺蛻奚存真性不壞
雪峯上現璞中圭外如月紹休堅忍于邁俶座楊
煇紺宮映帶杲師何心成毀嗔愛以覺有情功隆

延載名山獲持竹香公額
法華菴爲月明下院近萬緣橋僧性質建
柳翠庵在下塔側有柳翠塔
興教寺晉天福四年錢氏捨名興善寺伏虎歸禪師
爲□□山之祖元至元□□□□□法師重建名爲興
欽
□□□應□□□□□□□與教□隱靜宗也俞思汴頴
□僧□□□修
金佛寺宋嘉泰元□□壇法師創業師徽州武康人父
姓金母夢僧持花入室而生師自幼辭親出家恭

訪知識勤修淨業士庶皈禮開禧三年寧宗名問
佛法賜金佛寺額元至正六年燬洪武初僧正福
重建洪武二十八年正福善能二師鼎建佛殿寢
室雕裝三佛二菩薩諸天有靈芝花二盤古窗青
龍一對貫雲石書淨業扁元時銀杏樹左右一株
二合俱存永樂間福精修戒行晝夜禮彌陀淨土
期懺忽聞異香滿室告衆云四十八年往世猶如
嬰兒遊戲世間萬事皆空明月清風歸去書偈而
逝
無垢院在城北大雲鄉宋淳熙元年建元至正燬洪
武初復建萬曆乙未重建憲副林梓贈額兩板真
修其序畧云誌載宋淳熙間坦禪師奉勅建造至
三代孫祖心者一修葺焉迄今盡起僅存殿宇石
巴地方耆善訪瑪瑙寺有行僧亦號祖心謂爲前
祖心之後身也請住守焚修余自掛冠歸隱湖涇
日與方外交遊而惟祖心師誠實可嘉是以爲贈
普靈寺去城東五十里在禺湖西葡萄畈原葡萄寺
廢經數百年其故址宛在萬曆戊戌僧如顯募衆
縣宰陳章劉公嘉其德捐俸呂此邑人胡心得沈
朝煥沈朝構丁周典建長河環帶古木圍蔭瀟石

橋鉢盂泉
禺湖寺去城東六十里在禺湖中亦名東湖歲久无
考湖大三千餘畝萬曆庚戌司道請復里人虞淳
熙爲倡搆室以居僧海淵等將興崇殿以復其舊
湖跨仁和海昌三邑于南西湖若島峙焉
安隱寺去城六十里在臨平山南唐清泰元年吳越
王建名安平有安平泉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至
正末燬永樂初重建其後即臨平山地生曲竹相
傳邛隱士羽化棄杖于此其竹皆曲寺有寶幢篇
併于此口報慈曰圓滿院曰寂照菴○蘇軾題平

安泉詩聞說山根別有源撥雲尋徑與飄然鑿開
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計年亭若僧詩既泛濫
舞丹人化骨成仙當年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
片泉
勝安寺在皐亭山北○胡儼嘉記云皐亭山清淡深
杉松插翠潭夅瀉注味甜清美予復遊久之晉宗
以來倍證者若而人貴龍伏虎身明諸古德影堂
塔塔繇而禪誦其間者迄今不衰其餘吱峰逐洞
或綴一瓢或卓一錫皆有拔俗絕塵之想勝安介
在緇剎中創自後周顯德初名寶勝宋之乾德郡

人錢仁輝葺而廣之法侶道崇夜見白衣人來謁
始立大士圓通道場建炎四年燬于兵火其殿竟
無恙勝大駭異奉泥金法幢佛牙舍利供之紹興
三年始易今名已不知其所繇廢矣僧寶有叟秀
之嘆謀之兩世再起再罷其孫性乾少年精勤蚤
足行募不踰朞而岩岌崔燦幾與層巒爭勝矣
[illegible]嚴寺在臨平鎮西南把曲湖後踞丘山水木清茂
煙雲晻靄雜與堞麗賈區相接而竟囂不聞按圖
志舊名華嚴院晉義熙十二年法師通所建以奉
華嚴者兩大業末燬于兵唐高祖時玄覺法師始

即其地而恢拓之鑄金銅像三百五十軀書金字
涅槃經二千餘卷尊奉度置咸極莊嚴法師俗姓
諸氏左散騎常侍舒國公無量之弟舒公少常讀
書湖上有龍起之異既顯以太夫人年高歸覲其
鄉時從冠蓋出遊山中叙昆季之好人以為榮法
師因請湖為放生池刺史袁仁敬禁民六里不得
入網罟司馬楊敏言復禁十里魚鳥涵泳士民向
風遂為一方之盛開元二十二年法師化去學士
徐安貞為之碑會昌中寺燬碑亦湮沒大中十二
年僧士達因劳河井得石函華嚴經六十一卷遂

名華嚴井捨宅為寺建塔以藏焉宋治平年中賜
今額建炎羅兵燹其地沒為民居邑人姚成平好
事者復之乾道五年僧行杲始營佛閣鐘樓元大
德七年僧如岳增建前殿而門廡稍存其制元貞
乙未平山林禪師棄家于茲受具戒遍叅諸宿居
主名山藏楊宗乘為東南之倡由是寺之名益著
元末兵亂壽磨正統十年節菴貞公與其徒日初
昇合謀協力鳩工簡材撤而新之弘治丁巳日初
從本浩復葺其故壞云
淨惠寺晉天福七年吳越王建號佛日院宋大中祥

符元年改今額○范成大詩云旄掠楓橋意欲飛
西山雲物遠依依回思客路豈非夢下聽鄉音眞
是歸舊事慵從年少問故人稍覺坐中　稀不知
更說桑榆晚秔稻鱸魚也自肥

蓮華窟在佛日塢蓮華峰之左勝僧大慧累石爲基
編茅爲室因峰得名故名蓮華窟有石巖狀如飛
雲之狀名片雲巖有泉瑩淨潔白從石底如寶湧
出味如醴寮名天乳泉有池形如半名半月池

明覺院即明教嵩古道場也元末燬其基沒于民間
僧推㸌於萬曆間清理六畝山形發貌名獅子山

獅子泉在獅左右頭口相對而出泉從口流晝夜
如乳名石乳又名雙龍泉有石窟其中可容二人
趺坐名石龕有石石洞底寺如設榻長五六丈名
交崖石

龍興寺宣和七年因東湖水濤洶湧建寺名妙華菴
立嵌同塔鎮壓水勢紹興六載高宗建都杭州太
后駕幸本寺賜額龍興元末兵火額石俱焚

大安寺在臨平山北小林鎮梁貞明二年吳越王建
定慧禪師爲開山祖元末燬洪武重建二十四年
歸併廣嚴寺改額爲大慈院

慕真菴在仁和念三都十畝僧大仙童真入道衆信
歸仰丁姓捨地募建禮請焚修給事洪瞻祖顏其
石

彌陀菴在履泰鄉五畝嘉靖四十年里人李陽剏地
創建延僧如性卓錫其中嚴淨毘尼精誠念佛以
豈爲記滿四十八石臨終天樂迎雲彌陀接引人
遂以彌陀名其菴萬曆間孫海宴立禪三載刺血
書經李應科捐貲重建司馬陳學易有記

龍華菴在履泰鄉五畝萬曆十八年陶曉施地建延
僧性曉焚修不涉文字惟勤禮佛司馬陳學易顏
其額

武林梵志卷之五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北山分脉 [illegible]

由錢塘門至三天竺

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有白蓮綠[illegible]等

堂[illegible]南澗迎薰澄心經[illegible]壺

[illegible]八[illegible]房寺

[illegible]

[illegible]奚軒

妙因院[illegible]

寶嚴院俗呼九曲院

昭慶律寺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宋乾德二年重修太平興國三年建戒壇於寺中每歲三月三日海內緇流雲集於此推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其徒跪而聽之名曰受戒至今行之天僖初有圓淨法師學廬山慧遠結白蓮社縉紳之士與會者二十餘人運使孫何爲之記南渡後以其地爲策選鋒軍教場尋復爲寺元末燬洪武間重建成化間燬雲木僧廣慎復營之嘉靖間燬于海寇都御史胡宗憲重搆殿宇隆慶間復燬新都汪道昆募建萬曆三十五年勅賜銀一千兩助建內有萬善戒壇藏經閣千佛閣綠野堂觀音井碧玉軒四觀堂看山亭卧牛石放生池○宋陳堯佐詩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illegible]散忽成群莫謂紅塵事紛[illegible]幻吾身是僧[illegible]勞生[illegible]又三年[illegible]紅葉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illegible]般若齋回首官不得餘杭郡[illegible]篇

大佛寺舊傳爲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僧思淨者

當兒時見之作念曰異日出家當鐫此石爲佛及長爲僧妙行寺遂鐫石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搆殿覆之遂名爲大石佛院淨即喻彌陀也元至正間院燬佛像亦剝落永樂間僧志琳重建　勅賜爲大佛禪寺弘治四年僧永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稱壺瓶塔宋諸帝原葬紹興府寶山此山又名上山又名攢宮山自胡僧楊璉眞伽發其塚將諸帝骨雜以牛馬犬羊之骨併而葬塔于江干號爲鎮南塔俗則呼爲白塔至今相傳其地爲白塔嶺未幾被雷火所擊杭人驚異且哀諸帝之不幸也共

收餘骨舞寺東造塔其上號空瓶塔事見山陰唐
之淳懷古集旁即訟雪泉張太尉總宜園德生堂
理宗書扁泳飛亭放生亭天禧四年王欽若請以
西湖為放生池禁民採捕故構此亭放生碑郡守
王隨記○李鑾龍詩西湖斜日淨風烟社[illegible]
[illegible]三天燈[illegible]從雲外轉樓臺已入鏡中[illegible]塔分
四無銅餅努石紀為玉鏡綠年白社但須彭澤酒
青山不厭學家錢[illegible]一丘[illegible]堪雙映月上[illegible]林好
獨賦殘霞自[illegible]大[illegible]平生未敢[illegible]罔旋○昔大
學生所作風入松詞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

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
簫鼓綠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
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携
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時帝微行見此嘆曰詞則美
矣但明日重携殘酒終帶儒酸不如改為明日重
扶殘醉次日召而官之
金輪寺在保叔寺山門之側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建
○楊蟠詩云首出群山內推開幾度看不因風雨
折欄檻滿溪寒[illegible]
保叔寺古名崇壽院一名聖壽禪寺在寶石山上山

名壽星瑞石山又名巨石山又名石甑山山高六
十餘丈開寶中吳越相吳延爽建內有九級浮圖
名應天塔後燬咸平中僧永保重建去其二級人
呼為保叔塔嘉靖元年燬二十二年山西僧[illegible]永
募緣重建或云南宋為保所塔張即之潮山勝槩
門扁[illegible]隱封山記餘一藏碑
記樓[illegible]子峯一名獅子峯錢王箭臺承保若
一勺泉[illegible]泉天[illegible]泉在山北其色白如乳
汁石[illegible]為屏風院墜星石一名落星
石一在山上一在山之北原學士許元學士黃文

獻公嘗偶此看松臺開化方豪建獅子巖在看松
臺之上覽勝樓極樂菴錢湖龍君廟碑陰陽洞在
塔下水月園在大佛頭之西宋紹興中高宗以賜
和王楊存中為書水月二字門扁水月亭玉琳堂
俱在水月園內宋樞密韓蘂基○錢思復詩云金
剎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沙樹曉逾青
礐屋若藏雨裂崖石墜星下看湖上路歌吹正沉
冥○林和靖詩中峯峰前息柏樹清霜未落葉先
飛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一勺泉
詩絕頂縈峰秀致宮湧地蓮塔樓南斗下僧開劫

厥年鬼斧雕堅石神功琢涌泉泓疑銀漢瀉溜訝
玉龍穿沆瀣雲根滿分明琬琰鐫一泓通海眼孤
湲立山巔正正氿華月亭亭醮碧天味香流乳滑
嵌漫濺珠圓魚躍金梭見虹垂寶帶懸洗缽僧淪
茗供僧客整鑑幾舊留詩牌沁徒爲俗慮滌靜爲仁
者寧溷若定心澄忘形駢飄飲酣宜漱石聽何人
識佛澤終只愛潺湲莫怪頻來此頻病須濯塵○
劉震同陽九月登寶峰詩一年難遇兩重陽且復登
臨到上方佳節不適秋去早山林應笑客來忙白
衣人遠詳供酒黃菊花殘強傲霜莫遣西風吹落

帽鬢毛林葉共蒼蒼○又同沈石山登寶峰詩僧
樓重會沈休文把酒看山興絕群一道泉聲池上
落兩湖春色坐中分苦吟野鳥如憐我不飲山花
亦笑君須把老懷傾瀉盡毋勞別後賦停雲
相嚴院晉天福二年錢氏建有十三間樓樓上貯三
世佛一尊蘇子瞻治郡時常判事於此
智果禪寺舊在孤山吳越王所建宋紹興間徙築于
此先是蘇子瞻守杭州與智果禪院師參寥子善
名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既徙其山有泉適出寺
後好事者仍名參寥泉以志舊蹟元末燬洪武初

僧可祥慧炬重建其梁題云元祐五年歲在庚午
二月辛卯二十五日乙卯上梁盖子瞻手書自孤
山移置者昔東坡在黃州夢與參寥子賦詩覺記
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
年來守杭參寥在孤智果寺內有泉宜茶寒食日
與客汲泉瀹茗適符所夢故以參寥名其泉參寥子
[illegible]讖也東坡[illegible]識之道潛平時有
詩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
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偶經臨平道
中詩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

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見之稱賞不已
後得之于西湖智果寺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
潛往訪之於逍遙堂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題
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
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自是名聞海內○吳立
夫詩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嚴骨
旱不枯身從參寥鑿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
嶺猗松竿人誰問詩侶世頗咲鄙奴尾梵纔然在
木瓢知巳無汲水寒波深塵心非轆轤別禪勝別
味俗舌空醒醐老僧久不識香池冷宿盂卓哉郡

太守遺簇擁看髯問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尚特
金芙蓉便踏赤鯉魚
治平寺初名錦塢庵僧法聰建有烟雲閣
壽星寺有智果寺測有壽星石明達堂畫雲亭寒碧
軒一[illegible]杯泉觀堂江湖偉觀扇
遊[illegible]宿長[illegible]百頃水仙家風靜平
[illegible]傳寒蝶抱秋花囤
[illegible]路[illegible]踏桂花更[illegible]綸巾坐鶴
鼇他年應作[illegible]詩○寒碧軒詩清風肅肅搖飏
扉[illegible]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霞

沾人衣日高山靜抱葉犢人静翠羽穿林飛道人
絕粒對寒碧爲問鶴肯何緣肥○明達堂詩十年
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龍壓吐雲天入水
樓臺倒影日啣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
是閒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朱繼
芳江湖偉觀詩吳山表裏水爲池百有餘年壯帝
居天目眼將雙鳳落海門近拱六龍飛脊濤白雪
生秋思太乙紅雲駐夕暉江上沙鷗湖上舫柳邊
風裡兩依依
寶雲寺在寶雲山下一名千光王寺宋乾德二年吳

越王建即瑪瑙寺東空園是也有靈泉錫塢澄心
閣妙思堂南歷堂清軒月窗宋邳王墓抱朴子墓
在寺側葛仙翁名洪字稚川抱朴子其別號也○
蘇東坡雪後游寶雲寺詩寶雲樓閣鬧千層[illegible]
初[illegible]一[illegible]風掃地捲簾帷屋[illegible]軒
大[illegible]已歛昏[illegible]
絕[illegible]○薩天錫葛嶺詩煉丹仙
子[illegible]不還大冷爐頭灰已盡雲
[illegible]氣生瑤草夜半天風響珮
環真境空明[illegible]煙塵依舊隔瀛寰○秦少友
初陽臺詩晨光旋遠眺寒露滴松風玉笛一聲曉
葛山青翠空

瑪瑙寺舊在孤山今葛嶺東一名寶勝院開運三年
吳越王建宋治平二年改賜是額紹興二十二年
徙于此有瑪瑙崖瑪瑙山居紫雲洞寶雲山高生
閣僕夫泉初陽亭初陽臺煉丹井中庸子陶器墓
乃法慧禪師也○張伯雨宿瑪瑙寺詩一宿葛洪
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涼蛤四散吹烟寺
曉鍾相過鳴孤嶼橫生爲玉几初陽煥爛似霞城
舉丹又入水雲去還我風篁雪寶聲○登初陽臺

詩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歌石壁開驚去玄真
狂道士步虛飛下毛清臺○葛洪嶺上訪真居一
飲丹泉足自如拂袖莫嫌狂散甚予非知我我知
魚○趙達夫白蜓鮮于樞三人遊初陽臺聯句詩
出于峯頭殘劍懸初陽臺上坐鳴絃出雲高樹明
殘日過雨蒼苔迸經聲絕俗誰能繼遐躅愛尻我
欲從飛仙遲眾效恐難人間化鶴重來知幾年
招賢寺在葛嶺上唐宗時鄭人吳元卿為六宮內
使棄官學道結庵于此後吳越王改為寺宋高宗
葬欽宗于寺後扇道恭并梅泉東坡書扁

○白樂天紫陽花詩序云招賢寺有山花一樹色
紫氣香芳麗可愛頗類仙物而人無識者因以紫
陽花名之詩云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
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
嘉德永壽講寺俗稱毛寺宋理宗葬慈國夫人毛氏
者皇后母也既老結庵于此就葬焉即慈為寺有
芝產墓側因名芝巖前有放生池翔㴱堂幻隱洞
寶粧閣東有寶嚴院垂雲亭借竹軒西有定業院
環峰堂聚夢軒神仙宮靈耀觀並廢○白廷玉翔
泳堂酒中詩環辭度得雪兒歌潑墨斜書碧玉柯

醉折芙蓉蕉酒盞裏湖凉似外湖多
鳳林寺俗呼喜鵲寺唐長慶初禪師圓修居此四十
餘年棲息松上有鵲構巢其傍人遂呼為鳥窠禪
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常往參之曰大師居處甚險
禪師曰太守險尤甚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
禪師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
宋嘉熙間僧如月重建勅名鳳林寺圓修骨塔存
焉○僧契嵩字仲靈藤州人居靈隱寺著書高
參寥為其[illegible]碑太傳來
君子泉本在定業院出亦名寶禪師道場也院廢而

泉湮後人遂勒石于此寒冽而深會為方沼可米
鮮焉
伴玄菴在瑪瑙寺側有葛翁丹井祭酒馮夢禎葺其
堂曰白業屬僧性智焚修
妙智菴一名報國觀音院在棲霞嶺上舊多桃花春
時爛然如霞故名棲霞左有寶雲右有仙姑二山
相挾嶺在其中如劍門故名劍門嶺有危松翠華
如蓋上臨賜為御愛松有紫雲洞棲霞洞金鼓洞
靈芝名烏石峰閣頭陀盛暑曝背其上改名悟石
護國仁王講寺在錢門洞詳記中○釋文石記略曰

洞在西湖北山若果山居後初陽臺下紫雲洞前。舊傳名石岭蚜懸纓巖地。宋有高僧慧開字無門者居此故因師名云。當淳祐理宗時召問法要稱旨。命師求雨救荒得効賜號佛眼。而師嗜靜懸於此山。師法經筵小參登座說法必假重城。學者竊擬以塑師。法師命工鑿巖因成像約高丈餘。且誓曰師後有像存其微。而師氣既遷化距宋景定四年癸亥若干一日。婦李氏夢一僧持登籠寄宿。自云慧開遂入室。曰遂產男子異相非凡。逮長身長九尺有奇。出家受具是爲中峰和尚。於時

咸識爲無門祖師後身、斯像微也、洞之右出則從護國。左出則由玉泉。左向則烏石峰。右上則金鼓洞。入從右脇則前逕澄渾。入從左脇則高嚴像殿。下爲禪室、庭除庖湢寮舍而已。古跡既廢湮沒無疫、復于嘉靖甲申年。有高行沙門曰圓果、厭覧香林。京口人也。離俗既久、操方有年。遊歷至杭、長行分衛、夜宿三門。時在仙林律寺、稽信見其苦寒、製新衣衣之、送齋作供、絡繹駱聚。果師厭之、略不少受。遁至北高峰絕頂。假一席之地。縛草爲團瓢。止觀其中。並稍拜其不出。營食二時。閱而給焉。如是蒲足已逾六載矣。忽大雪旬有四日。地積丈餘。王僧甚念是必僵死餓。城中善信不期而會。至者三千餘。曹相慰苦寒出郭何事。咸曰夜夢關公提刀立馬。厲聲告曰。北高峰古佛餓困雪中。幾及半月。何不奉糧救濟。此無心道者。飯之勝恒河沙百寶上施。施佛衆獲此利不啻不少差。衆既見師設供。師法然端坐作微笑之色。作唄受齋。衆皆懽忻。後一日猛虎師謂曰草去。每日未哺群虎來集迸發吼。是必驚恐。由是相送下山。不覺行過積雪。值一長人長可丈許。師意必非凡人。縱步逐之。愈趨愈疾。俄至斯洞。長人景滅。問諸薪者。報云烏有。而諸豎但拾瓦礫累於一磐石間。師趺坐相對。小憩良久。石上恍然有光灼灼。師撥去瓦礫。項相儼然。爬搔砂土。眉目盡顯。諸童喜笑而去。告楊城市現像。所以城中男婦聚觀塞途。禮像異師。悉以衣被手捧畚去其土。須臾畢盡。像因畢露。師慨然喜曰。將非緣在斯乎。遂謀甚構小殿蔽之。并得斷碑。覆詳無門祖師像也。是時杭有守備內相郭公。設食濟饑。以師道行延請爲主。是後兩山凡遇禪講戒。以師篤實克爲可庫。四衆舉稱

庫頭庫頭云師嘗見前峰松際披拂儼如黃綃不
測幾長復作大雨墖屢盡沒乃鑿其下遺坑一尋
神竈尚在隔歲復歸清泉自出久之方止先是土
人相傳爲黃龍祠在昔禱雨靈應勅封靈濟侯護
國禪龍師得舖碑于斯有若夫龍之爲物可巳可
顯可隱可密可鉅今亦異人何怨霧雨翻雲異狀怪巨然
疑空必二珠英云孫化常定爲不定時異道人高行
深修飯雲石鉢流沙以錫杖留則經斯古刹頓定動
恒然之間若非若益衆生所度弟子若緇
若素不下千計若今蓮池法主東嶽雨師皆其參

學弟子夫山川洞壑由道見尊道在人弘弘必有
所霞山定上人者跡雖棲棲而本實解脫左司馬
公雅與契悟亦一時道行懸絲未絕果道人之前
豈無一人見豎隆與廢劫中遂泯然無考嗚呼文
石感比世道行交廢如果道人者亦寥寥其人定
上人能拾士大夫遺言集之紹繼前修庶幾斯文
俟夫君子易檢討云○馮夢禎詩序云辛丑九月
十五日西湖放生事竣而中從朱比部泰復遊太
學景升游雞門洞拗衙不至者爲虞稽勳長孺俞
徵君羨長分韻賦五言古詩余得金字薄雲引湖

泥纖雨繼山尋所存在齊物觸事欣合釋吾生定
有涯娛性賴丘岑遊塗始近隄歷歷帶豐林遂得
化人居紆宛入谷深絕壁繡苔苔幽澗咽鳴琴祟
像新石幻神龍隨錫吟觀化曰語海撫往希有金
且僊伊滿寒聊以滌煩襟○朱長春得慧字朝寒
芙蓉出中人從蓮理涼
滋原引載途陰溜啟絕壁
發暗空林中莫定門岌以幽古石白如
昼言有黃龍感此化人居應言投
假息神仙何當年往隙無爲歸入世盛感

使生追○潘之恒得玉字向沉沉慈航洛此生生
祝縱鱗悉還淵放翼仍棲谷豈伊觸山行不遑懷
水宿湖氣溢游沉嶺霧垂霰霂良友偕不俱玄賞
將焉告衝泥入滇烟乘與匪由速到門桑竹清稱
洞壑微觸封雲起瑤鳥鑿冰屑寒玉飛瀑像飄雲
巋然皤夾六突兀霄漢間敷澤想靈沃池舒寶勝
光林奏迎度曲感茲出世因何願不刱復朝饑長
莫辭忍悲短莫續不忍踹跚羞甘受輪轉辱誓弘
般若力共援西方躅○虞淳熙得商字補詩我昔
騎黃龍逍遙青琳房路落太無門聊與金僊翔手

持綠玉杖驅龍出西方三翼開明湖滄茫烟水長
放魚戲蓮葉波動芙蓉裳雨花散珠宮香水浮聲
簪回首渺丹崖洞壑滋瑤芳同舟二三客別我登
石梁遥問昔所遊巖扉杳茫茫飛霞流錦石常陰
白毫光宸松鳴氤氳翠天風凉長嘯拂紫蜺奕
奐變金碧燦落照滿層巒行能鑿黃呼我出岫雲
飄然舍[illegible]三三[illegible]石戶徒相望窈窕入無
從容[illegible]回光照石床龍臥三
千春晦明上[illegible]〇吳用先詩序云萬曆壬寅夏
五余憩聖僧菴上人霞山爲余道無門石像之奇

余意佛眼中峰香林名爲往來而實無往來者。提
燈寄宿案礫放光秖爲游戲三昧耳。上人於此承
當不。因爲賦曰正法當秋晚津梁像教開化身留
石壁瑞氣繞香臺罔象從誰覓玄珠不用媒無門
千古意徙倚白雲隈
雙桐菴在紫雲山棲霞嶺側新安許太史買山搆廬
額曰雙桐竹徑迤邐岩壑幽寂可坐僧性慈焚修
于茲〇如曉游雙桐菴訪了元師詩云挂鉢雙桐
下曉灘屋半間庭陰留夜月堦色氣春山世念隨
雲薄禪心共鳥閒相過話今寂不厭故柴關

淨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名淨心院大中祥符
改今額元末燬國初重建傍有青衣橋
淨業堂在秦亭山爲淨性下院僧圓禮築室數楹饒
竹石峰阮公過題云君多直節出塵俗日與高僧
相往回雲集鳳毛清大夏春蟠龍角奮輕雷送名
[illegible]淨業堂孫克弘書額曰香光莊嚴
[illegible]在秦亭山下孫克弘書黃汝亨題曰旃檀
[illegible]
普[illegible]僧所莫攖寂于此其號
仁安多者述曉午參雲棲師飯心淨土嘗有頌云

肘後咒符殺百妖室中無復用吹毛太平天子頒
新令不許門前更釘桃剌十指血書華嚴一部法
華二十部死地堅定深臥其中董太史其昌爲題
石日安法師墓
玉泉寺舊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于此
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
年始建淨空院于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
以榜之祠前有池畝許清徹可鑑蓄五色魚數十
頭游泳如畫其前溉田千頃近者曰鮑家田吳越
相鮑慶臣采地也宣德間置白紙局就池造紙清

濁久之局廢而泉復冽矣旁一小池水翠綠雖以
白粉投之亦成綠色萬曆間錢塘令聶心湯重建
有晴空細雨扁方伯賓公供書木藏經於方丈命
住持僧性科等掌之其藏經每本首葉有識云三
奥大知識捐貲刻經經山有送余者嘆非家物流
照泉金藏[illegible]於佛玉泉古寺[illegible]千年幾
[illegible]不[illegible]河大地非待盡者有
[illegible]來飛去意將何窮玉人
至[illegible]佛緣是空萬曆辛亥秋
合肥賓子偶謚又匾曰神龍撫掌處旁有題云初

游玉泉寺而氣在天登樓觀魚疑若出聽余以為
樂方伯則曰此四族中苦海乎已臨小池細沸生
花顧問僧不知所對歸而求之乃神龍撫掌處也
是日驚蟄心愈勃勃然動悲夫山來雲外臺疊世
中一點浮漚窮盡瀛滓方伯為誰桐城吳體中同
年友也賓子偶題　王在晉碑錢塘山谷湖瀆水
泉流涌穴竇可通破竹可引其勝家者為虎跑龍
井泌骨澄心清堪飲啜然多自上下下明滔響[illegible]
氷精融液凡山皆然吾聞破龍之所潛水深洞黑
玄冥莫窮底裏杭之有玉泉介青芝塢石板巷九

里松之間清冷湛澈方塘一鑑照人眉目鮍鯉荧
鱗浮沉出沒悠然自適有客投餌魚即受餌沒水
不驚觸人不避夏不知暑寒不知氷魚之與水忘
也見者亦忘其為魚與水也寺以泉名轉折而為
方丈則甃石為亭橋小欄噴珠飛沫滴如荷露灑
[illegible]生於水[illegible]相
[illegible]入深[illegible]一[illegible]自南齊建元靈悟大
[illegible]于庵前撫掌泉自湧出
[illegible]則自下上上潛而靡見
其濫觴之[illegible]能[illegible]神龍變化覆雨翻雲于鼓掌

平地可成陸海巨浸可變桑田又安見夫大千世
界自為升沉而乾坤水澤不聽命于神物之呼吸
耶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蔣山麗眉直令二潙
沸出西域止存其七山龍玄妙點化種種見奇其
在本山則浙都之秀异獨鍾淨空名院創于五代
宋理宗皇帝御書玉泉淨空錫額寺重葺于咸淳
間元末燬而　本朝宣德重興歷年二百所矣萬
曆二十八年為織造內監孫公整其頹圯而住僧
性科募金鳩工法宮梵宇益增而勝焉蓋水孟濁
洸洋淵漠若金波玉海毘盧遮那如來所都實銀

無礙礙上湞滓誕宕罔測邊涯犬根蔭播優游其
處而與玄夷蒼水使者同宮左右顧而聽忠寃義
覗于橫塘望紫岫晴嵐于三竺鍾靈會景氤色神
王池魚可化爲龍霖雨浮物西湖滴瀝祇以供其
一吸與歟變遷安往而不入龎眉老人之掌上也
則[illegible]又安知千百斯年青芝之石板巍然隤然若至
今[illegible]讀[illegible]吸渴之龍神曰有子之言不二余乃
[illegible]之○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
雲身閒心對[illegible]往[illegible]爾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
白綸巾興盡下山去我知是何人○吳蕪靜過龍

家田詩搖旆家家酒扶犁處處村草深迷井口種
客擁籬根綠水明秧本青山失曉痕多應忌蚕事
畏客掩柴門○僧濟顯詩千章老木冷涵秋今日
重來話舊游一池寒水凝虛碧照出當年五百流
中有神龍隱頭角爲雨爲霖蘇旱涸聖王垂衣風
雨調龍亦安然在丘壑○王世貞詩寺古碑殘不
記年清池媚景且留連金鱗慣愛初斜日玉乳長
涵太古天投餌聚時霞作片避人深處月初弦還
將吾樂同魚樂三復莊生濠上篇○喬時敏晴雨
軒詩有序靈苑山之陽有泉涌焉其規可三丈許

雖風日鮮美時恆似微雨滴瀝狀則細雨所由名
也予惜其名不雅馴易爲晴雨顏其泉上小齋所
系以詩湖光萬頃浮春空湖上老龍卑故宮蕩還
雷師別雲吏孤身獨入濆池中戢鱗藏珠等尺蠖
[illegible]不波[illegible]旭日正澄霽波紋[illegible]如
[illegible]天[illegible]淅瀝[illegible]復看濛濛信知此
[illegible]八[illegible]○大能山海小盆沼變
化[illegible]亦偶爾靜昔屑屑私天
工我行泉開[illegible]爲傳此語開羣蒙詹陶九士
困焦灼終擬膚寸酬玄穹

靈峰寺關於晉太康中伏虎禪師所創一名鷲峰院
新志稱吳越王時建非也俗傳爲裴休墓院亦非
也萬曆初僧散寺敗僅存殿宇邑人左布政陳善
延僧通慧居之寺舊有眠雲堂今廢翠微閣洗鉢
池妙高臺亭已廢址或云在背山之頂或云即右
偏山椒今法禪居是也嘉靖末年有邑諸生張少
嶽萬言者隱于寺中四十年不入城市爲詩文有
幽致通政周詩相與倡和爲築聽泉亭於寺側居
之詩有記今在亭中山人往而泉石轉屬他姓荒
僻冬寂游人罕至天陰月黑時聞偃嘯寒泉噴薄

尚無恙云○蘇軾妙高臺詩靈峰山上寶陀寺白
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
臺○許應元靈峰寺詩空門傳不二令節屆重陽
看取蓮花净無煩菊蕋芳沙虛喧候鴈露冷咽寒
螿隱穿瞢終已蒲龕山月光○周詩早春入靈峰
詩妙敎經乃杜門幽棲歲方爲鷲嶺遊梅萼巳看
花濃花一洞泉猶古寺六流雲蘿行樂風塵隔江海
勝遊盈歲月道隱遁頭入思削跡尚嫌城市邇丹丘
○周世爵靈峰記晉武林群西湖諸山以二高峰爲望
北高峰蜿蜒東行鬱起巖巒靈峰爲奇峰左右泉

源脊委禪林之南雨成瀑而晴如珠聽泉石爲勝
少岳山人栖跡靈峰披荊棘開蒙翳始得茲泉巳
又汰沙礫决汙滓而得茲所朝聽泉石若蓋舊物
也石厚盈尺方廣幾丈乃舉之層崖之下而置之
懸流之上爲命今名云山人於石西偏搆草閣一
楹日吟哦其中未幾余以病告來歸於山人丹宰
三四過過輒登石箕踞竟日忘去則謂山人曰峰
以泉勝泉以石勝茲石之上可琴可奕可樽可茗
可憑可眺可吟可嘯顧不當亭耶山人韙余言方
是時郡中人士雅有丘壑之尚者多從山人遊后

上聞余言則爭捐貲爲山人命材鳩工之助甫浹
旬亭遂告成諸君子則又載酒賦詩落之而請余
記其事余惟山川靈秘在在而有其彰顯也必係
之人靈峰之有泉石其來舊矣顧自勝國以前無
從考若迨入 國朝茲峰彰彰郡人耳目而泉石
之勝尚湮沒無聞乃者二百年得山人發之山人
之不發也待也又若二十年然後亭之則豈偶然之
故邪顧發不亭也宜亭者猶虛追其既亭無論士
類即山樵野牧亦知我而亦以爲若天造地設不
可無此亭者夫往者與山人遊凡幾曾未有及茲

舉者乃余發之諸君子適觀成之則又豈偶然之
故耶山人於世味殊淡而於世故一切不營乃茲
亭之搆則經營區畫靡所遺慮諸君子者不競心
於紛華綺靡之區而獨於枯槁寂寞之地用情若
此其雅致高韻脊足尚矣繼自今酒食徵逐之流
城市腥羶之論其尚毋辱茲亭哉少岳山人張姓
萬言名記之者則與鹿周生詩也
普福講寺在九里松一名十方天台教院宋咸淳間
天台僧明礪募貲成鮑氏建凡八年始成穹殿傑
閣諸刹罕倫飯僧至三千人易之異爲記有魏國

公大普庵扁題子昂芝雲堂額　國初猶盛今寥
落將廢矣寺有八景芝雲臺綠雲坡樂淵務思憶
觀音葛翁泉辟支塔錫杖山瑞鵲塢玉蓮池仙芝
泉　鄧文原寄住持無公詩淨土談玄屢效能平
生焚咒[illegible]毘尼天台道在毘陵[illegible]瀝阜神交惠遠
師庵[illegible]雲飛錫[illegible]書說經時兩角峯下
龍淼院[illegible]山[illegible]詩
[illegible]究天台教[illegible]修證了義法師塔院宋
南渡後重建[illegible]中萬壽圓覺寺額以賜時
有僧守璋能詩所著有栲園集高宗嘗書其晚春

一絕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
風絮自飛後親書圓覺經及梨二詩賜之詩云古
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擬欲增茶
興暫就僧房借榻眠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
自清涼人言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忙寺有
歸雲堂三昧正關清涼覺地皆理宗御書元至正
燬　宋吳寳鐵詩梵室飄香隔竹聞壁間僧賜寳
奎文山深翠輦經行處猶訝從龍數片雲
黑觀音堂在集慶寺東裕傳弘治間太監張慶遊山
至此見青衣女子衔遊匿入此巷索之不得見塵

中黑漆觀音禮拜而去香火遂盛此蹤蹟之說也
觀音豈眞女子哉　香白玉蟾觀音像贊云柳絮多
頭緒桃花好面皮夫是之謂誰東海壯丘尼又云
頂戴彌陀呈醜拙手持楊柳惹塵埃縱饒入得三
摩地當甚街頭破草鞋亦游戲語
集慶講寺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賈妃閻氏建為功德
院賜[illegible]絕倫後宮為之奪寵寺額皆
御書[illegible]之限內司分市材木子
[illegible]雞犬不寧雖
勲臣舊輔墓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

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
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漸隆雖御前五山亦所
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云淨慈靈
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於是行天下緝捕其
人終不得有三池九井月桂亭金波池善法堂並
廢猶存理宗御容一幅燕遊圖一幅後改額顯慈
集慶講寺列天台講院第一剎正統間廢嘉靖年
中貴鄧文鎮召僧焚修至今　仇仁近詩半生三
宿此招提眼底交游更有誰頑[illegible]慢留金粟影杜
陵恐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擇白摘青茶未展

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靈隱禪寺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相傳葛洪書或云宋之問書寺有石塔四咸吳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大元年僧慈照重修覺皇殿至正間燬 國朝重建改靈隱寺宣德間僧曇贊建三門西壁軒良玠建禪藏殿前有拜石石上天然紋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間僧曇理建直指堂堂扁張即之書僧行人彌[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殿延賓水閣望海閣與俱亭見山亭白雲庵松源庵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

殿妙莊嚴域並燬隆慶己巳羅祝融爆燬殆盡萬曆壬午寺僧德明圓輔圓寧延法師易菴通公主席太宰張瀚爲之護法倡緣建殿宇廊廡凡百楹塑諸佛聖像鑄鍾竪鍾樓重建慧理永安普同等塔悉就辛亥僧性潛重建禪堂方丈廻龍橋方伯浮渡吳公復捐俸百餘金建橋亭題曰覺路津梁上供準提佛題曰客因閣又爲複閣曲軒以對溪流扁枕石漱流乃雲松巢額壬子延介如石公講楞嚴義海於寺[illegible]方等懺堂集三學精通禪者修方等懺法寺門原有五亭今止存冷泉由冷泉亭而上爲翠微亭韓蘄王爲祗跡驅日夕行游其中口不言兵今尚有故址○宋之問遊靈隱寺詩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張祜飛來峰詩西湖山最勝一[illegible]天上路穿巖行分流入寺前[illegible]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遙[illegible]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道○白居易題冷泉寄唐林夫詩靈隱前

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廻我在錢塘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暇居君今欲依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賈島靈隱寺詩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窓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蟀鶴于棲處掛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蘇子瞻遊靈隱寺詩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

其琴宫闕留與閑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
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峭
松百尺蒼髯鬚擾擾下咲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
夫撞鍾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
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歸時
復[illegible]正午[illegible]落日不可摹○林逋同運使遊
靈隱[illegible]山翠氣相合且蒼生秋陰松門韻虛籟
笙若鳴瑤琴自然[illegible]聲願耳百慮沉按部既俟
從騎[illegible]泉色瀉我清曠心颯颯白
猿聲答我雅正吟經臺後丹井捫蘿皆徧臨鶴蓋

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溫顏照槁木真性窮幽禽所
以仁惠政及物一一深洒瀚嶙峋壁返翠屏植林
回睨寥堵峰天半千萬尋○陸務觀冷泉放閘詩
泉聲飛出閘透迤綠雲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
山草歆疑石壁水定見魚遲誰得同龜鶴遊吟半
日閒○僧契嵩冷泉獨賞寄冲晦詩南風掠波溪
水滿山中遊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與欽更愛泉
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筭人
間五月夏雲頻相約歸來君莫緩○張雨與見山
亭詩簾捲疎烟醉眼開浮雲飛盡見雀巢苔嗟寂

用遊歲久深謝清風引致來丹桂有時明月滿禪
山禪路白猿泉禪師精我真空理心火茫茫一夜
灰○王守仁遊靈隱寺詩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
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
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
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張瀚遊飛來峰詩長松
千回[illegible]入飛來第一峰洞裡紫霞明日月
天邊青嶂倚芙蓉小橋不斷橫溪路古寺先聞隔
樹鐘[illegible]城市遠歸途幾處暮雲封○夏言
遊靈隱和楊雍詩捫蘿若曲歷崔嵬玉削芙蓉

面面開白日老僧初出定仲春有客到山來林深
紙樹雲霞送地迥諸天日月回世上宰官元是佛
洞門猿鶴莫驚猜○禰樂天詩在郡六十日入山
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
官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煙埋竹
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
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李舉
能詩武林靈鷲敞諸天建自咸和第幾年繞到上
方雙澗合飛來何處一峰懸梵音動雜江潮轉燈
影常含海日傳所以龍宮稱絕勝靈珠交映使君

前○喬時敏邀蕭太史玄圃游靈隱則盡韜光
諸勝雨阻有賦禪林逕上翠微重檻外蒼茫違寺
鐘雨色飛來雙鷲鶩雲光忽落秀芙蓉人如白雪
吟偏壯座有青山濟未通自到龍門曾作賦青教
仙吏不相從

石佛菴在寶石山與巨石堂後梁簡文帝所造迦葉維衛于今僅存一丈石佛僧居如歷持準提呪夢披荒莽宰見石佛像身迎至庵募貲建菴菴後建準提閣並後增修漆葉並移菴舍覺遲居士沈淮疏

石佛從名山法界學載勝緣準提須寶閣莊成一時善現良以衆生業重每苦班蘚剎理金剛不壞之身而佛毋行深正爲語花飛破鐵桶無明之机究心性印多臂相嚴獨對山前朗朗不起于坐援天下事事了自當身無垢無淨而捴帑因不二乘時乘人而建立勝果必圓況乎鷲嶺香飄下臨無地獅林風遠直指餘堂鷲回落士前生從此此中來此中覩露喚醒伽藍閣夢應如是住如是布施三千界印證爾時十八呪傳持茲土第燈夜讀茂才數月之緣著嚴朝來居士片言之諾凡此有感有應有建立總之非因非緣非自然爲是樂阿耨那奉勒稱波羅密破黒業造白業皈依無量光中辨信心印佛心供養佛未來際謹疏○臘以石佛未了因緣徵辭于靈山乞士復傳意于聖水羚人吳之鯨而爲之偈曰馬祖面壁坐九年即成道石佛皆壁坐百年未成歷云何未成菴是庵非道故淺濟案大士菩薩願人共成石佛願菴成刹濟公成一至藤茨諸人金作土會見土成那淺石佛僧讚然坐○陳繼儒偈曰石佛出世準提又來若人羅拜佛效開效尼上人夢石佛得石佛今復欲建準提閣於菴後題偈偈之○西湖長

豫章樊良樞題效尼上人夢佛得佛濟游居士求子得子實相耶幻泡耶金剛經云不可見三十二相見如來凡所有相即是非相若見相非相即見如來上人建準提閣於菴後是謂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矣吳朗士陳眉公發三菩提心成是無量福德余不能以七寶大施喜其成而讚之上人但信是心不取于相如是不動荷擔如來如是莊嚴佛土布滿黄金將八百四千萬億衆生共來頂禮咸聆實相上人爲說準提神呪一遍散諸華香雨諸天花此閣成率地光明藏矣

岣嶁山房郡人李居士因寺寮為棲隱處即墓其上
遺誡并祭田俱歸寺僧供祀事子孫不得干預萬
曆間僧鬻田且欲售屋矣司理丁公啟濬斷歸寺
判詞古典可誦第歲久荒圮辛亥方伯吳公剞令
祇樹僧清茂焚修其中茂捐貲百餘金重葺
寶光[illegible]禪師飛錫入滇唐代宗時辭師出遊
[illegible]天[illegible]師止師遊靈隱山巢寓
[illegible]吾師命我也遂卓錫焉
與天[illegible]兵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
云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

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
一甌茶翁光不赴報之詩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
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
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
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內有金蓮池泉茗井碑
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
永福禪院在天聖寺側與呼猿洞相對晉有上下永
福寺叔自慧理法師前蓮花峰後形勝山在香林
亭右幽雅軒中有蘭華亭金砂池諸勝○空谷禪
師詩云聲名累動帝王家曾挽春風上海槎永福

門開最勝處江山一望不為賒歷代久廢國初
高僧宗筵建大雄寶殿尋燬萬曆癸卯若溪湍龍
翰捐貲買永福故址延講師耶溪若公修持其中
若復建佛閣三楹禪堂香積十餘楹方伯吳公扁
曰古永福禪院給帖永護
無著[illegible]因韓侂胄取以為壽塋故
[illegible]院[illegible]山下[illegible]塔後楊郡王復取為壽
塋[illegible]此塔[illegible]師容色如初髮長至眉
[illegible]日猶不壞竟荼毘之○
僧肇淮海有[illegible]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惆悵啟

頹龕路邊多少麒麟塚過眼無人贈紙錢
鄴公菴杭守祖無擇愛此山之勝結菴於此以公所
封名之自詠云松下門開入翠微草香花氣襲春
衣山中深僻無人到自有閑雲共鶴飛○形勝山
前感物華却乘清興過僧家樓臺消廢無人問今
古傳聞只自嗟雲擁斷崖埋石筍泉中涼雨落金
沙憑君識得尋幽趣只管高謌至日斜
白衲菴在靈隱西塢○僧明殊過白衲詩衲僧深隱
[illegible]塵麋鹿自成群曲逕依山轉鳴禽隔竹聞澗飛晴
日雨嵐散霽時雲坐久不知去長歌送夕曛

大桐菴在大桐塢萬曆間僧徹堂重建
薦福寺晋咸和中建于下天竺基宋紹興間遷于此
爲徽宗吳太后塋所高宗書額太后手書金剛經
置塔中有宜對亭通雲亭天池樓雙珠亭萬玉軒
湖山至此幽邃極矣元至正末燬 國初重建復
燬[illegible]二石馬冢刻知在舊傳夜輙聽猿嘯
老僧[illegible] 張伯雨天池樓詩天池一樓小如架
[illegible]石獅子座寺廢二猶母
[illegible]許飛仙衣裳露我衣把
斷明風口只留床角置袈裟

下天竺寺坐靈鷲山麓亦晋僧慧理建隋開皇十五
年有僧眞觀者錢塘人操行高潔嘗有仙文與禪
師道安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實拓而修之號南天
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宋大中祥符初改靈
山寺天禧四年復改天竺寺天聖中僧遵式重修
有懺堂慶元三年改天竺靈隱寺三竺之勝周
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廻聚茲匝内飛來峰轉
至寺從巖洞玲瓏瑩拔清朗如伏虬飛鳳層花祭
蕚皺縠疊浪妍態怪狀不可縷陳其材木皆自巖
骨擢起蒼翠葱鬱不土而茂傳言茲山産玉故賕

潤育物如此舊有御書閣藏仁宗中興五朝御書
七寶普賢閣僧善照段七寶塑普賢像 張仲舉
遊寺詩石梁濺水濕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殿閣
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
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
徘徊 白雲天[illegible]香林洞詩西湖之西天竺深天
香[illegible]下高樹流水與雲來遠
峯[illegible]長帶秋嵐陰清輝娛人
[illegible]寺 白廷玉詩山轉龍泓
一徑深嵐烟吹洞樸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

往來如有人 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嘗識建炎春
城中遮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唐圓澤和
尚居慧林與洛京守李源爲友約往蜀峨嵋禮普
賢大士師欲行斜谷道源欲泝峽師不可源強之
乃行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汲水師見而泣
曰吾始不欲行此道者爲是也彼孕我已三年今
見之不可逃矣三日洛見時願公臨門我以一笑
爲信十二年後錢塘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言訖
而化婦既乳兒源往視之果笑尋即回舟如期至
天竺當中秋月下聞葛洪井畔有牧兒扣角而歌

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用論慚愧情人
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知是師乃趨前曰澤
公徒否兒曰李公真信士也我與君殊途切勿相
近唯以勤修勉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
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遂去莫知所之蘇軾曰京洛有約幾希是行機先一
語洞超三生石以證是事吳禮部用詩清不懷陳跡山空
月暝
三生菴在三生石下明吳公捐貲贖地屬戒僧廣
昆守之錢塘令楊萬里助貲建菴○姚鉉題翻經

臺詩康樂悟玄機端坐此中息經翻貝葉文臺近
蓮花石○江元禎登翻經臺詩竺國來靈
詮震旦弘教典貝梵傳方言辭隱義莫辯隔日懸
解通脉爲慧心顯尋究理事融。研對文字普澄慮
憩靜區屏迹就會峴蓮華疏烟霏亂姿娛仰俛令
古晨昏廷何澤竟獨衍撫茲停白雲終然峙蒼蘚
道勝據必超蹤深樹無剪凌迴欽紹蹤容兒戲在
眼人自永玄情豈伊石難轉
中天竺寺在稽留峰北隋開皇十七年僧寶掌以唐
高宗顯慶二年任浦江化去自稱度世一千七十

二年故茲山中尚有千歲巖吳越王改崇壽院宋
和四年改曰天寧萬壽永祚禪寺南渡祈有摩利
支天菩薩像濟應聞建華嚴閣元天曆間有僧大
䜣得建于文宗改天曆永祚禪寺洪武初賜號寺
天竺二字山門二字爲魏國公署額正德間燬嘉靖
二十五年僧鴻鏞滑瑞清琢等募建殿刹聖像并
塑色底成觀音堂　千歲寶掌詩偶居天竺經年久
塔若同靈鷲猶陰寶掌何菴內獨青山圍繞桃
邊屏不入云戶外江複時獻東塔前桂子落紛紛他
年吾道與興日枯木生花別是春　白樂天寺雜

芳潤草合繁絲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
竹寺過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
人境是佛國上人非俗交親城中山內客來往亦
殷勤　參寥子詩夕陽山氣露怱怱路轉松陰覆
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数聲先聽寺樓鐘稽留峰
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栢子香中能宴坐想
無餘習可禁絲霜壓簾櫳雪泫條銀河初轉斗垂
杓清言共失三更夢錯恨芙蓉漏易消　王元章
送僧歸天竺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
苔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

無青寄郝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悲問信孤山梅樹幾番開永清塢之背即為龍井正德中陳氏建菴塢中名永清菴忍菴正德間寶珠禪師建有

白雲巖玉液泉

上天竺寺晉天福間僧道翊結菴山中一夕見瑞光發于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莊嚴晝放白光五代吳越信異越王嘗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感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

吹迎觀音而禱雨即沛然自是有禱輒應蘇子瞻雨中遊觀音院詩云蠶欲老麥欲黃山前山後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蓋有望于禱晴也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猫睛等雖大內亦以為罕見嘉祐中沈遘治郡請觀音以聲音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辯才元淨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祭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元淨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避于海兀朮謁天竺問知觀音本始乃舉之

輿中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于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天竺之僧彥重以他木刻肖前像施曰藏之井中而出之至今稱觀音出現井其實非故物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為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末燬　國初重建累朝代有寶賜金扇及寶旛之屬正德時　聖母張遣古銅塔一座滲金觀音像並供後殿錢塘戴文進畫羅漢一千八軸萬曆癸丑冬　東宮進滲金大士一尊并金孔金念珠一串現存大悲閣大

學士商輅鍾樓碑記學士黃綰觀音殿碑記寺有白雲峯乳竇峯中印峯獅子峯雙檜峯白雲堂雨華堂中印堂雲漢閣應真閣延桂閣秋香閣伴雲閣雙桂軒清華軒靜處齋植杖亭謝屐亭夢泉亭流虹澗金佛橋琮老橋疑翠泉觀音泉水月池西方殿有撒骨池以鎮火災雲液池池上有辨才手植山茶花並廢唯白雲堂尚存○宋孝宗觀音像贊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言有說為世之宗明環無二等觀以熙隨感即應妙不可思○理宗觀音像贊神道至妙今隱顯莫測功德無邊今感應甚

逮時和歲豐兮庥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
○李太白與從姪良游天竺寺詩挂席凌蓬丘觀
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
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果水窮清幽暑鬱隔還
響當軒寫歸流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白樂
天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
流西澗水南峯雲起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
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
紛○李綱由上竺赴洞霄宮詩山谷投閑日乾坤
版蕩時秦庭徒痛哭漆室竟誰知欲仗空王力潛

開聖主疑奸雄俱掃盡談笑定華夷○岳飛過上
竺寺偶題強胡犯京闕駐驆大江南二帝雙覓杳
孤臣百戰酣兵威空朔漠法力仗瞿曇恢復舊衢
日捐軀分亦甘○朱熹春日過上竺詩竺國古招
提飛甍碧瓦齊林深忘日午山迥覺天低琪樹殊
方色珍禽別樣啼沙門有文暢啜茗漫留題○張
栻詩上竺諸天近中林萬木低迥超塵世外恍入
雪山西忽漫參龍象行將混鹿麑何年釋簪紱乎
此獨幽棲○眞德秀詩世事不可了還須是入山
遙尋黃葉路逈出白雲間瀹茗止煩渴談空得笑

閒聽有餘興歸去掩柴關○魏了翁詩風波滿
平地世路繞羊腸急欲逃塵網逕登選佛場雲深
午猶暝竹密夏生凉興逸忘歸去高眠借石牀○
東坡蘇軾聞辨才再住天竺道人出山去山色如
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
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寄聲問道人借
禪以爲詠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
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
是且食白楊梅○倪雲林秋夜宿上竺詩禪月湛
高秋金[illegible]夜幽珠林星彩動碧殿露華浮蓮漏

催酒松濤怒撼樓清涼徹毛骨吾欲擁貂裘○
大士殿爲衆殿前檻僧道福如淵重建後殿僧平淵
重修鐘鼓樓如洓如淵重修天王殿祖玉重修香
山殿道福建圓通門道律建張仙祠德洪建伽藍
殿道霖建普門圓逕建彌陀殿道霖建普同塔友
誌爲首與建心安兩山居德霖建白雲峯山居海
堅建上天竺三門圓逸重修○武林外史邵常生
撰上天竺寺靜庵謙法師擬號正定塔行述師禹
杭人俗王姓十五出家上竺禮進公爲師幼時性
喜合掌人以天香童子目之既祝髮和平樽節[illegible]

齒十慨然以家事付徒如貫曰余世事畢矣因受戒雲棲寺寄名廣行持戒精切認眞毫不肯苟乎目傷末法陵夷每與善業必躬必倡慨寺風不振直諒必歸正持身其肫肫樹教之意可方遠録公其懇懇公廉之心無媿都僧正者萬曆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示疾令具　沐更衣見目下有紅光端趺西坐兩手高擎十指作搯數狀忽有隣僧來叱哭師不悦遂不瞑久之小子與訣見其身倚而掌合亦常視與合掌中爲勞苦之者或強抑就統稍知道者或勸邀吉祥臥師幻身既展轉非已所寧

臺能主宰惟示不豫色然既瞑而猶僧貫如未誠求其故曰師得無欲坐乎忽發聲曰諾衆始驚扶起坐既坐足蹁蹁不已僧又曰師得無欲趺乎[illegible]而笑因與結始欣然首謝衆遂以彌陀爲飯含[illegible]唄當衆臨圍繞踔躍達旦甲子正午而寂僧性因與沐頂煖如火年五十甫一法臘三十有五蓮池師聞之讓霍龕使瘞於是歛惶藏金遷木韜釘蒲圖置褥白芽麼氽塗香末香既累且匀塞覘蘊之小大式均懷其幽隙直其寛深幾不栽頂及肩而發既不使其金鎖之抗亦不疑其爪髮之生[illegible]

覓山中之創見惟貫如之力存焉小子見山之[illegible]欲借跏趺爲重往性痛楚綢繆業緣局促雖夾輔以多方柰四大之餒作蓋欲坐而不能師乃能坐而不欲可歎也亦可喜也向使師出世轟轟之場則不必加年自有金臺寶池之兆即使寓身寒苦之地則清明在躬必有謝三緣見道之辭今雖止乎此又向使當爲總總亂而猝忽於情見之中則與六十年小子之見[illegible]者何以異哉經所謂無諸病苦一心不亂[illegible]人矣因請之蓮池師一世之有菩薩行者擬以正定名其塔焉是辛亥十月

朔日小子時年七十有五書

武林梵志卷之五

武林梵志卷之六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校輯

外七縣梵刹

海寧縣

太平廣福寺在縣東五十里黃岡市唐齊安禪師建宋崇隆中有僧紹宗徙此歷四十年乾德二年額曰太平興國寺熙寧元年賜今額歸併于此曰慶壽永寧寺在縣東二十四里曰觀音院在縣東二十里新江塘南○徐弘道太平廣福寺詩寶提古意饒誰復記前朝五季重開拓三災不動搖珠林花氣合紺殿蘚痕消更上危樓望當門見海潮

崇教寺在縣東六十里妙果山之前舊圖經五代成夫人捨園為寺名妙果宋季廢弛元至順四年重建歸併于此曰圓明庵在縣東六十里遊佛墩曰東林庵在縣東六十四里

真如寺在縣東七十里黃灣菩提山東晉于寶公捨宅為寺周顯德二年建輪藏宋治平二年賜今額歸併于此曰寶嚴寺在縣東六十里曰接濟院在縣東北三十六里曰延聖妙智院在縣東北六十里曰闡濟院在縣東北六十里曰承寧院在縣北四十里曰上方延壽院在縣北十里曰接待朱何庵在縣西一里曰積寶庵在縣西北十五里曰西觀音庵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曰雪峰鐵桂庵在縣北十八里曰惠照庵正覺庵並在縣東北六十里○張謙貞如寺詩旗鼓初從海上回天風吹我上雄臺甲披雙木關西將馬驟羣峰冀北材歷世儒鸞飛為去翠聲依逐曉潮來誰人為我書巖石倣巨龍遊禪緣台

天寧寺在縣東北六十里□塘北宋寶祐二年建元末燬洪武六年重建歸併于此曰雪峯廣福院在縣東北七里曰淨信院在縣東北一十八里

崇慈寺在縣東北六十里硤石紫微山東麓元至正間建洪武十八年重建歸併於此曰四果華嚴院在縣東北七十里曰勝果院曰圓覺庵並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山廣福院在縣東北六十里硤石紫微山頂宋天禧五年邑人宋坦捨宅建熙寧元年賜壽聖額隆興元年改今額兵燬元大德間重建歸併于此曰崇福寺在縣東北六十里曰瑞應觀音院在縣東北三十里曰東山廣福院在縣東北六十里曰黃坡庵在縣東北三十里曰永平庵在縣東北五十二里曰興壽庵在縣東北六十里○章孝標西山廣福院詩野寺孤峯上危樓聳翠微捲簾滄海近洗鉢白雲飛竹影臨經案松花點衲衣日斜登望

處澗畔一僧歸○楊璿崇福寺詩朧秞青山下來尋蘇子家人魚皆靜樂水木亦清華樹老欲成蓋菊寒猶未花何須覓勾漏此處有丹砂○顧况崇福寺詩家在雙峯蘭若邊數聲清磬發孫炯出連極浦鳥飛盡月上青林人未眠

永隆廣福寺在縣西一十里禹牧塘北宋紹興十八年建與廢不一歸併于此曰水陸院在縣西南四十里曰崑崖庵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金佛寺在縣西一十二里崇林舖東宋紹興年間名上乘院乾道間改今額元末燬重建歸併于此曰

趙王院曰淨居院在縣西五里曰惠明院在縣西八里曰戒壇院在縣西三里

永寧寺在縣西二十里宋嘉泰間建歸併于此曰壽昌院在縣西北五十里

薦福寺在縣西三十六里蕭齊永明二年建名安善唐會昌五年廢大中十三年重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初重建歸併于此曰開福寺在縣西三十五里曰觀音聖果寺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安國寺在縣西北二百五十步唐開元元年建名鎮國海昌院會昌五年廢大中四年復置名齊豐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寺有大悲閣宋理宗御書妙智之閣賜之元至正二年重建歸併于此曰興慶寺在縣北十五里○宋蘇軾大悲閣記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暖燥濕之一候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美也而略其分劑

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宮廟服器冠婚喪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于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者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耶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

是巍之廢學而徒恩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遊嬉而已矣是為大言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聲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

數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言以欺佛者故為之記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延恩寺在縣西北二百六十步舊安國寺藏院宋元祐四年賜今額歸併于此曰慶善寺（在縣西南二百步）曰常樂寺（在縣西南二里）曰佛牙寺（在縣北一里）曰淨明院（在縣西南八十步）曰正法壽寧院（在縣西北十五里）曰觀音庵（在縣東北一百五步）

東闕廣福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東晉德法師開山後燬宋乾德元年重建紹興三十二年賜是額永[illegible]四年潮坍無存十五年移額于西都（[illegible]）歸併于此曰圓明院（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覺王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長安鎮西唐長興四年建名正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初重建歸併於此曰定香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曰南屏慶嚴院（在縣西北四十里）曰真如庵（在縣西北十五里）

淨妙寺在縣西北三十里宋嘉熙間建元末兵燬洪武初重建歸併于此曰[illegible]慈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曰雲龍寺（在縣西十五里）曰慈雲庵（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曰吉慶庵常樂庵雙林庵（在縣北十五里）

興福寺在縣西北三十里駱家鋪東北宋開寶二年建三年賜額歸併于此曰彌陀院（在縣西北十五里）曰惠明庵（在縣西北十五里）

資勝寺在縣西北四十里晉天福七年建名資壽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歸併于此曰報國寺（在縣西北四十八里）曰資福院（在縣西北四十里）曰海雲庵（在縣西北四十六里）

吉祥寺在縣西北四十八里許村鋪北名齊明宋建隆二年改名迎祥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兵燬歸併于此曰普安寺（在縣西四十里）

菩提寺在縣北內有張子部讀書臺基存

惠力寺在縣東北六十里狹石紫微山下晉寧康中尚書張延光捨宅構寺賜額曰志願唐乾元元年勑支本縣稅錢修飾唐季兵燬宋乾德間重建大中祥符二年賜今額宋季兵燬元至正二十年重建○僧弘道遊觀樓詩紫微山前百尺樓憑高懸眾入吳楼滄江直到水窮處白鳥忽飛天盡頭一氣渾濛開萬頃萬家縹緲接瀛洲胡床坐對銀河道疑欲乘槎上斗牛

淨信寺在縣西南六十里晉天福二年僧淨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復建

類列○定惠寺（在縣東北十二里）　寶林寺（在縣西二十里）　瑞像院（在縣北門外二十里）　白蓮花院（在縣東十五里）　普信院（在縣北二里）　尹墅廣福院（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西庵（在縣西門內）　大通庵（在縣西二里）

富陽縣

法柏寺在縣東南三十里麗景村名報恩唐咸通十二年符禪師開山宋大中祥符元年賜額歸併于此曰靈巖院（在縣東南三十里）　曰泗洲庵（在縣東南五十里）○葉士彥題法相寺虛舟亭詩道人亭子號虛舟身與乾坤日夜浮高檻倚空山疊浪小池承溜雨生漚滄歐欲狎終遠戶跳飯經行憶艤樓茶竈筆床安穩醉江湖長往散人遊○姜文渭靈巖院詩軒在靈巖第幾峯窗屋翠重重僧窓滴露全疑雨詩榻生涼半是風四座綠陰侵戶牖一簾爽氣撲衣濃信知石上蒼苔合多為遊人去後封

淨居寺在縣南四十里大源村石晉天福八年名淨福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宋末燬元至順間重建歸併于此曰崇善院（在縣南四十里）　曰真如院（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曰禪寂院（在縣南八十里）

假松寺在縣西南十里馴雉村宋嘉泰四年建前有大松盤護因名元末燬惟殿宇及法堂存歸併于此曰永樂吉祥寺（在縣東北小隱山）　曰淨土院（在縣西二十里）　曰靈巖寶山院（在縣西十里）　曰大智院（在縣西二十五里）　曰法雲院（在縣西二十五里）　曰普惠院（在縣西二十里）　曰真寂院（在縣西南

三十五里〇姚愈題淨土院竹軒詩勁節摩雲歲月深
冰霜不改舊時陰靜浮香篆度幽逕冷滴翠光生
茂林明月滿窗横妙墨清風入指桉黃金簡中領
取西方意夢落人間何處尋
能仁寺在縣西南十里太平村唐天成元年建名雲
霄宋咸淳元年請今額元至正丙申兵燹洪武初
重建歸併五院曰法門寺在縣東一十五里曰三學院真
如院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曰寶林院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曰崇福庵在縣西南二十里〇林逋三學院詩遠岫朝來更爽孤雲徙
倚長閑飛出偶成霖雨歸來依舊青山〇寶林院

巖香閣詩花到清明際隨春渡虎溪勾牽木芍藥
流落古招提獨喜孤芳在何妨衆草齊定知妃子
意不解謫僊題
寶相寺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慶護村洪武初創庵曰
滿西十三年請移看湖村寶相寺額歸併于此曰
寂光普照禪寺在縣西四十五里曰報恩禪院在縣西南八十五里
妙智寺在縣西南五十里善政村永安山之陽唐太
和元年僧會逷建舊名驪峰錢武肅時改名永安
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宣和間方臘之亂燬建
炎四年邑人提刑李錄施財新之歸併于此曰妙

嚴院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曰萬春院在縣西八十里〇楊廉夫贈妙
智寺仁一初詩一初聞黎諸法解吹得道人雙劍
蕭大道不如宗北秀看山直欲盡南條探官府着
楊梅帽勸客醉傾椰子瓢輕拂鞭稍踏春雨紫騮
嘶過聖安橋
慈修護聖禪寺在縣西五十步唐大中間建名保寧
元至順間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元年重建歸併
於此曰西巖寺在縣北三十里曰淨明院在縣北五里曰蓮堂
庵在縣東南四十里曰淨濟庵在縣西南五十里曰通濟庵在縣南五
里曰悟空庵在縣東北十五里曰大明院在縣西北四里曰淨覺

院在縣西五十步〇白居易西巖寺詩千古僊居物象饒
道成丹熟畫昇霄巖前寶鏡傳松韻洞口靈池應
海潮崖折百花遲日晚鶴歸清夜唳聲遥登臨漸
到希夷境平拂行雲度石橋〇楊廉夫西巖寺詩
何代仙人跨鶴歸至今丹竈倚柴扉黃金布地開
華藏白石撑空障翠微海内甲兵民厭久山中車
馬客來稀僧窗轉午渾無事晴雪風塵木葉飛〇
李白淨明院詩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絶今到普
照遊到來復何别楠木白雲飛高僧頂殘雪門前
一條水幾回流歲月〇蘇軾淨明院詩富春真古

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紫書遠僧乔
水遠出谷晚鐘疎欲羅江湖前何人爲起予○天
明院詩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開尚行
盡日不逢人裊裊野梅香入袂居僧怪我戀清景
自候山深出雲詩我亦愛山亦白咲幽獨辭僧復
難縫不知酉溯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暑作詩寄
覲栄發翁亦不避人邪疑世
大寧寺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坊郭梁大同三年建名
常國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嘉定壬申縣令程
珌新之元末兵燬洪武九年重建歸併于此曰本

覺院在縣東五十步曰淨因院在縣東二十里曰淨土院在縣西二十里曰長福羅漢院在縣北十二里曰大安院瑞相院並在西北十八里曰慶恩院在縣北十八里曰資聖院在縣北十八里曰慈雲院在縣北二十五里曰華蓋僊山院在縣東北十二里○楊廉夫眞
覺院詩禹陵雲氣近松翠護禪關只有客常到不
如僧最閑春風浙江水夜雨富春山愛此清居趣
長歌日暮還○蘇軾淨因院竹軒詩前軒有竹百
餘竿節節渾如玳瑁斑雨過風清談般若琅玕聲
撼半空寒○楊廉夫詩香巖一擊忘所知我無所
知安可擊獨愛軒中可避暑萬軒瘦玉摐寒碧切

莫伐作儒人杖亦莫剪作漁子笛雅擬重來倚小
窗細聽龍吟風雨急
龍景寺在縣東十八里春明村唐大中元年建元末
兵燬洪武十五年重建
眞寂寺在縣東南四十里靈峰村宋紹興六年建元
末燬于兵洪武初重建○俞膺詩平地湧招提諸
峯自[illegible]石壁聽泉流溪橋見僧度松檜千年姿
六[illegible]花四[illegible]疑有神靈助景物良可
[illegible]因之重懷慕
大雄寺在縣西南五十里居山村唐長慶二年吳越

相國許明捨宅爲寺遂即其人爲名宋治平二年
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初重建
類列 惠出延壽院在縣西五里 永壽院在縣北二十里 惠濟院在縣東十二里 瑞峯院在縣西十五里 接待延壽院在縣北一里 瑞像院在縣北十五里 無礙庵在北門外一里 聖僧庵在縣西南九十里
華蓋仙山寺在縣東北十二里舊名福慶院晉天福
四年建洪武二十四年併永寧寺舊爲民侵佔獨
伽藍神數百人舁之不能動獨存萬曆十三年僧
眞德重建置田三十餘畝地廿九畝餘山七十四
畝餘塘五分寺有大覺璉禪師遺墨有印空禪師

塔師里人俗姓童氏有德行稱其徒一庵忠禪師
塔在側閩笠齡有塔銘忠師接衆西興三十年去
住止隨身破衲禍至則忍不求外護晩復建庵曹
娥江亦接待所到雲水畢集其高行如此

淨土菴即淨土寺下院去縣十八里春明二鄉東黄
石公所創元至正二十八年朱文元捨地僧德祺
建

天鐘院舊名宗福庵在縣東二十五里至正間僧道信開山
嘉靖間僧明善繼之僧照僧如桂性英後增殿宇

餘杭縣

永安寺在縣東南二里元至元元年建至正二十四
年燬洪武元年重建歸併於此曰法喜寺在縣東十里
曰廣福禪寺在縣西十里曰天真寺在縣南二十里曰般若寺
吉祥寺無相寺並在縣北三十里曰靜林寺在縣東南十五里曰
金仙寺在縣東南十五里曰顯聖院去縣治二里曰興道院在縣
南二十五里曰福嚴院在縣東南十八里曰善應院在縣西南三十里
曰勝果庵在縣南十二里○王安石法喜寺詩門前白道
自縈迴門外青山紛綠苔雜樹繞花鶯引去深簷
無幕燕歸來寂寞誰共樽前酒牢落空留案上杯

我憶故鄉歸未得可憐啼鴂重相催○范仲淹顯
聖院詩登臨溪上寺遷客獨依依遠水欲無際孤
舟曾未歸亂峰藏好處幽鷺得閑飛多少天真趣
遥心結翠微

南山普寧禪寺在縣東北三十里常熟鄉宋白雲通
教大師祁庵以居隆興間改庵爲院曰傳燈又改
普安淳熙七年改今額元至正末燬洪武三年重
建歸併于此曰慧照塔院在縣東北三十里曰定一院在縣
東北三十五里曰松隱庵在縣北七十五里

慈聖寺在縣東北四十里常熟鄉名靈嶽肇於唐五

代天成元年復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至正末燬洪武間重建歸併于此曰永壽寺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曰安泉寺在縣東北四十里曰西教庵在縣北三十里○歐陽詢慈聖寺記略杭州餘杭縣西北有鎮曰費橋鎮走北十里得精舍曰靈巖後漢建武二年有周闞越王無諸[illegible]二代孫[illegible]給宅之所建也

[illegible]爲一邑○陶望齡光孝寺碑記[illegible]禪師建太宗勅額迄宋[illegible]二年住持法薰德力不減于初彬彬稱盛左右丞相咸爲篆石迄我 皇明而

寺貌又幾灰矣幸正德元年無盡和尚禱雨龍門之山太白龍王獻白蛇于鉢內而大雨灌溉萬民繇是寺貌復興寶壽其別號也左通西溪勝槩右達赤松名林前有龍門峻嶺後有閑林幽村內不見寺外惟見雲古井甘泉詩牌可沁萬曆間如清真聽重修建天王殿樹鐘樓置山贍田爲永遠計誠大福地也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在縣西北五十里唐代宗時僧法欽結庵於此永泰中有白衣士來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謂曰能開此乎曰可遂叱之今爲三片今號鳴石巖遂即剃度名崇慧如長安與方士鬭法既勝代宗問其師承對曰臣師徑山僧法欽召赴闕賜號曰國一禪師逾年辭歸詔杭州即其庵建寺曰徑山傳宗乾符六年改爲乾符鎮國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承天禪院政和七年改徑山能仁禪寺[illegible]間孝宗御書額賜徑山興聖萬壽[illegible]宋[illegible]元爲禪林之冠元末兵燬洪武[illegible]建[illegible]曰廣化禪寺在縣西十里曰順慶禪寺在縣北三十里[illegible]禪寺在縣西北四十里曰實際禪寺在縣北二十里曰雲福禪院在縣東北四十里曰圓覺庵圓修

庵在縣東北十五里○吳泳撰興聖萬壽禪寺記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而布麓盤結而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天目龍騰馬奔凌深拔峭發越而爲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建大道場然後能儲精會秀覽光景而納于其中國一禪師卓錫于此興廢迨今蓋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範師慨然曰最在育王時嘗

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驄騎而前迎寄昔之夜
又夢前神人者持念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許或
謂夢中之人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壞
皆數耶師於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以勇徤力撾
無畏鼓㩻椽塞叕慶材于山視昔所構可以為棟
為梁為天為蓋者亟飭厥用則鳩工聚羣命幹力
之僧若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領袞其屋
公卿士大夫與其從遊之好善者不祈而助役
不命而助力越三年考成曰殿曰堂曰門曰廊曰
樓觀樓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廐靡不畢具最

是莲游閣居翠峰之頂畫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
欄之外曰凌霄之閣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循
而下曰寶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宸奎
麗牓殿寶鎮此山寔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幻學
者居外久習者居内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而為
一楹七而間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翼五鳳而
闕離門之虛建萬佛而補艮山之闕皆以大用勝
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泰與僧所云更不道也○
王在晉游徑山記武林之屬多佳山水而餘杭之
有徑山稱最勝東西兩天目山高抑天水因山曲

折浸為巨源若兩目然故曰天目入兩目以是山
為徑路山遂以徑名余雅慕徑山而未有企及也
歲在辛亥南湖告成功監司往閱視余以執掌三
路不得從諸大夫後會八月逾望三日往吳興謁
臺使者畢歸由苕溪若溪一帶天目諸山衆流環
合遡流可進乃繇吳興泛舟過德清渡雙溪雙溪
之流一由天目一由南陸至雙溪橋合流入徑山
塔舟不得進舍舟登陸遂化城接待寺化城為故
宋僧官禪師宜公所搆居徑山東麓宋時棟宇宏
麗欽錫化城二字上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廡

庖廩湢浴靡不備具載郎官楊汝明記中我朝香
火猶盛漸次廢棄寺田轉佃閭左豪右踞之然化
城巷之名不泯焉司成開之創刻經之緣始于清
凉之妙德庵地峻遠役匠轉輸工力費倍乃遷之
城化城地坦無雲氣潤濕便藏板而易輸工力乃
徑山徑山雲霧卑籠藏板其中易朽腐始議復化
為屋十間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大士金身以草殿
居之海內宰官居士布金恢復化城舊址捐資贖
地而有子衿鼓衆跋扈必欲與沙門相角事聞當
道屬予訊其事郡邑勘明予按法治其尤劃地歸

僧封畛不失而其間有墓塚者聽之以寧其窀
佛處蘧廬中得重開法地以須十方大檀越之力
予過化城而一二野衲遊入和南佛前稱善事因
遺故址杞棘蓁蕪闢草萊而重新法王之宇西來
白馬茲其爲翻經演法之場乎過化城折而西北
[illegible]經[illegible]去[illegible]五十里雄據乾位挺然爲東目正
[illegible]凌霄御愛七峯攢擁
[illegible]而野山門幽寂有老松
婁娑可蔭十畝[illegible]六人筱薄青旻翳白日松爲
數千年植而木葉亦森發離奇匪深山無此異種

參差白塔同虬木橫斜巢雲歸鶴竹松間雜景色
清鏡蔥翠交騩入山而路轉深地轉奥無數篔簹
霏烟濛濛新芊稚拔如刃高凌排闥直上各高十
里層巒峻嶺長霧偉觀盤珊逶迤蟲在竹間行路
篺籠透地躡屐峻嶒一頭陀引導美箭蒙茸蘿蔦
糾縛牂牁僧頂犖峯將將拱護霧獄中部平區坦
壑去險而夷重巖滴水有洞空洞頭陀指爲明月
池其間小井爲龍湫龍歲一來顧雷雨噎冥過洞
行少許路遶屋後登岯崍大慧禪師塔明堂塋塞
方伯吳公言塔前當介然闢之而成路僧苦去屋

未果闢由塔岍而東爲喝石巖唐郡僧法欽作庵
有白衣士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問曰能
開此乎叱之分爲三片代宗召法欽赴闕賜號國
一禪師辭歸杭郡其庵建寺曰徑山宋開禧開孝
宗賜額[illegible]寺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者行
[illegible]坎窞爲池方塘一鑑
[illegible]池池邊刻經工匠排
[illegible]居上人所寓靜室治蔬
爲供清話移時片言點悟此不殊欽公三片石根
不如白衣士立度爲沙彌耳別而登樓同餘杭令

戴君進飰夕陽西沉遂促從者亟行余時有天目
之興徑山直傳舍視之蝸贏而趨至無垢寺而宿
焉是夜惺惺不寐取唐崔元翰碑籀文摩挲不能
屬草乃讀東坡徑山詩擊節高吟與松濤林籟相
爲荅和殘月半窓莽烟伴榻無何而山鳥鳴鳴不
覺東方之既白矣○吳之鯨徑山紀游庚戌浴佛
日久雨乍霽與俞似宗佛石宿禹杭文昌壩亟呼
筍沿溪行宿霧漸消山頂次第現如新粧出羅幌
行可二十里飲溪邊酒家遥望舟枕巍然獨峙秀
巒可挹又三十里林漸深地漸高將逼幾徑循趾

巒巘委折數百重澗花飛灑俱成白練山形周環
複叠如入棋中上下絛蕩檀欒萬疇一色余遊輿
偃仰覺日光澹射風細雲疏非若高峰軼雲參錯
蔽景作韓韜之聲磯礴之狀也嶺甫半輿人告疲
余顧佛石隔山小浮圖非即歇足處耶佛石指南
磴數級已蛇須遶而上耳既上嶺如馬脊左右懸
僻忽白雲覆[illegible]不覺度於鳥細雨隨至余振袂度
嶺[illegible]立平臺俯瞰則三山門歸
衛列[illegible]尺下遠峰嶙峋近峰峣屼
含澤吐霞倏忽為態武林兩高龕赭一線俱在蹬

襟中余嗒然宴坐雲海蕩吾心胸覺生平塵廓之
氣呼吸相應昔陶貞白志在冲舉每云指白日觀
青天去此不遠獨於爾時有會已投松源山房古
杉蒙茸方沼沉碧高樓十五楹邃潔可居僧冲宇
供筍蕨燖粟不減白墮似宗糾以觴政甚洽月光
初燦僅於窗櫳中作掩映觀耳晨起謁新殿制度
宏偉未飾丹堊過妙喜庵禮大慧禪師塔睇龍湫
菁蒨循左級而上觀放生池池圓如珪廣可盈畝
惜無游鱗潑刺再上為寂照庵刻藏經處鐫工麇
集室後供逆觀甚肅令人轉思密藏忽緇衣褌冠

過謁余詢知為門人通州崔叔錦為諸生不得意
剃心大典棲遯於此兩月矣余攜之出過明石巖
石枡為二昔巾子山人乞國一師剃度以呪力戲
佛法賜號性空大師大曆中代宗遣內侍迎國一
入京徑山之興實由於此訪雞兎二塚至今在岩
下三[illegible]房藏經板出山者儼然一山
梵從[illegible]久益客叔錦別去返松
源山[illegible]令與從右級而上旋轉行
徑[illegible]水澄瀉石磴梳潔如鏡高
岡鬱密遥見炊煙一縷從修篁中出即知為雲房

杳然無覓徑處余喜忘返倏然絕山烟客貪沆瀣
佩九節靈苗不復知有人世既過傳衣庵為萬松
禪師傳衣處躡白雲庵攀蘿而上為凌霄峰浩淼
如大瀛海何減泰岱新殿枕鵬搏山勢拱衛余謂
此山幽曠非通都大邑而宸章御蹕後先輝煥故
樓名五鳳閣建龍游南朝四百八十寺未有其比
今山水依然未知八十一代傳燈何人耳返流止
亭與人告息各曳杖尋東坡放生池坡公游徑山
二詩如欲看細字銷殘年靈水先除眼界花俱頌
水德今獨甚亭碑幸無剝蝕及讀樓鑰百萬棔松

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自是實境語矣似宗撰
藏錄許爲刻高僧傳燈下各繙一編閒拈以問佛
石佛石各爲宣說吐言玄暢因曰宗門不立文字
而微言奥義終古不磨猛志精求黙悟非遠今人
根方未堅而遽稱文喜游戲彷彿而妄冀豐干正
恐竟墮在葛藤窠臼裏耳相與嗟嘆久之余夙知
有徑山於徑山急欲一遊雨阻其坐不語禪殊悵
悵佛石爲遲遲開谷僧徐曰吾素所願見者也曉
誦之聲出[illegible]三千餘人而闃戶閴寂鳥
雀不喧入左房右無人者執事虔恪謹開各坐

余章小閣色靜而氣融禪理泓上發語簡遠與禪
定士也余爲肅容而別徐聞谷幾度徑山一游矣
○蘇轍詩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
塘後到山最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
有扁舟屢到凌深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
皆迷顛連峰沓嶂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爲
雲霧翳星斗聚作潭洞藏蛟螭欽公未到人跡絕
千里受記來安禪荒榛野草罝茅舍坐令游賈投
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飽食遇客宜安眠斛粟投
錫不復去紛紛四合投鳥鳶或言處此猶未遠游

上人少無煩煎天台鴈蕩最深處水秀石瘦尤清
便青山獨往無不可論說好醜徒紛然終當直去
無遠近藤鞋竹杖聊窮年○方九敘詩雲裏五峰
環紫翠空中一徑轉微茫黃花漸報重陽節白社
還尋古道場禪會更宜留謝客玄都何必訪劉郎
應借我化千秋寺獨有靈雞塚樹蒼○湯顯尹訪
濟涵詩覺友寂寞庵會稽令情千載不能帝闕從
國一堂頭揮一片冬寒塚雞○拔天躡地穿黃
嶽抱月延風逸徑山花處盡成香國土草屑赤腳
恣周遊○半月東山水上行薰風南逗曉凉生從

君參得黃楊木大好隨緣斷佛情○格物何當物
格孫子部妙喜兩模糊而今勝有關西首劍擊馮
誰落舊圈○吳用先雨中登徑山與澹居上人夜
坐碣石開山意若何靈爆千載鬱嵯峨幾盤翠袖
穿雲度十里看松帶雨過寶界烟蘿香氣裊珠林
鐘磬梵音和清霄喜對支公話把臂中峰一浩謌
化城寺在餘杭縣北四十里雙溪之上○馮夢禎議
復化城疏引刻經之緣始于清凉之妙德庵地寒
而峻遠徙南恆轉輸工力費倍功半不得已而有
徑山之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峰攢迴中間佛

界我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而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既便藏板而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先爲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後欲爲其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爲稍集貪緣任一緣夫刻經大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于密藏繼之後之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自揣緣以至未來凡于

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已上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不幸甚○方伯吳用先重興化城接待寺疏余從紫柏尊者游逾二十載所承鉗鎚錐劄罔所不至通身熱汗不知透出幾番矣末後以流通佛法付囑不佞唯唯徹天之倖承乏越中即悉心殫力求終刻藏之役茲功已過半緣成或有日矣乃謀藏板善地卞及化城化城故宋佛日禪師宜公所剏接待寺郎官楊汝明記之甚詳見徑山集中及我朝而香火猶盛漸次凌夷僧徒凋落遂以寺田轉佃於方姓者轉轉相仍盡爲居鄉所剝蝕矣然其徑尚存化城巷之名至今在人口今年澹居上人圖恢復之而鄉紳王中泉公首倡義舉願以其地歸寺於是左右聞風者響應乃澹居僧運慈心量其多寡各給其直余與吳下諸君子協濟之雖未盡復舊址從此誅茅結剎亦庶幾可觀矣然此非今日創議也蓋自紫柏開之司成馮公和尚余亦不知司成之原有此議也一日澹公攜予蔣府之手卷見示謂偶從密藏棄篋中檢得之余急閱玩引即向時與藏公所謀卜化城以厝經板者也噫奇哉司成往矣謀于十

數載之前而余與澹公成于十數載之後不約而合無心而成允原可作當爲鼓掌第勝地既復梵宇鼎新向後更有許多商量不無藉十方大檀之力余小子亦不敢不賈勇從事使道化重興法輪常轉誓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遑恤其他時萬曆辛亥歲浴佛日

大祿寺在縣西北九十里長安鄉晉永康年間建元大德年間重建元末燬洪武二年重建歸併于此曰光教寺在縣北八十里曰靈石院在縣北六十里曰慈相院在縣北一百里

靈源院在縣東南十二里安樂鄉舊名龍泉唐咸通
七年僧善本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
二年重建歸併于此曰普濟寺在縣東十五里曰寶輪寺
在縣東南二里曰澄鑑院在縣東十五里曰光福院在縣東南十五里
悟真院在縣西北三十里長安鄉唐咸通八年僧法
顯創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年間重建
歸併于此曰石泉寺在縣北八十里曰大智寺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曰法華寺在縣西四十里曰[illegible]禪寺在縣西北六十五里曰寶嚴
院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曰[illegible]思院在縣西北四十里曰大安院瑞相
院並在縣西北五十里○王安石悟真院詩野水縱橫漱屋
除午窓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花草山北山南
路欲無

洞霄宮在縣西南十八里漢元封三年建宮壇于大
滌洞前唐弘道元年有潘先生者于洞下建天柱
觀南向四維壁封三步禁樵採爲長生林中宗時
賜觀庄一所後有米法師改觀爲北向乾寧二年
錢武肅王與閭丘方遠相度山勢復改南向未納
土時嘗改天柱宮宋祥符八年陳堯叟奏改今名
賜仁和縣田一十五頃并賜鐘磬法具等歲度行
童一人應天慶節設醮以祝聖壽天聖四年詳定

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處洞霄大滌洞爲第五政
和二年都監何士昭陳乞賜度牒三百道方臘之
亂宮燬紹興二十五年重建仍建昊天殿于東廡
後殿左陽通明館乾道二年三月壽皇洎顯仁皇
太后臨幸嘗以舊土守御後奏罷以山麓民充佃
夫防護淳祐七年靈濟真先生孫處道奏請賜
錢益市恒產貺劉愈崇政和間援天柱觀例經尚
書禮部給洞霄宮常住記慶元二年以歲久漫滅重
給宋初天聖節道場應本縣文武官僚入山建散
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後惟道士就宮建散而
縣官止於普救寺行事凡諸寺執大臣丐閒去位
者以提舉洞霄宮繫銜咸淳甲戌冬宮燬一空元
至元甲申後再新宮宇元末兵燬洪武二十三年
重建歷二十餘年而後修垣牆殿門廡室廬庖廩
壇壝皆次第用完無改舊觀矣○王逵記晉許遜
稱餘杭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山陰至臨安名
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
者咸在夫古者探異之士往往於名區奧壤穹崖
邃壑留連忘返者何哉蓋老氏之學貴清靜非名
區奧壤穹崖邃壑不足以養其高致故名山大川

瓌詭之觀人迹所罕至者必爲其徒得之余嘗因遊之言而稽焉餘杭之西有山曰天柱自漢元封三年建天柱觀宋祥符間改稱洞霄宮仙史謂之福地而天目諸峯迢遞羅列光靈勢氣與造化相爲流通蓄奇孕秀莫可殫紀當雲行鳥飛之際一柱[illegible]立流[illegible]翠[illegible]四面簇拱自列而宮正踞[illegible]深邃宛[illegible]之境[illegible]殿瓊樓璇室炳赫心目[illegible]日窘門[illegible]滯所謂丹臺紺殿瓊樓[illegible]一[illegible]無遺　大明昇天九有常遹洪武庚午撥點貲公力以恢復自任夙夜劬勸罄橐是營不三載貿化去副知宮事養深吳公暨希然龔公克紹厥職繇以修垣構以鉅殿至乙未門廡室廬庖庾壇壝次第用完丹臺紺殿瓊樓璇室靚皆不異昔遹所謂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者宛然可徵漢未嘗得道者其骨雖朽其神不死安知不與茲山之光靈勢氣相其盤旋於溟漠之間耶夫寵榮悴於兩忘齊天地爲一指爲道家之常事然數百年之規矱一旦而復之非惟其徒以樂清靜無爲之教且俾一方萃禱慕之誠致水旱禬禳之福明靈歆顧祥慶駢臻詎不啻裨皇化爲邦畿

之利也哉其嗣法弟子周應當劉宗顯慮乎久而泯其績也來京師求余記余喜諸君子能翼其教也姑書此俾刻諸石後有記者尚考于斯○陳堯佐詩娟娟紅樹碧峯前爲愛桃花入洞天偶逐霓旌繞百步卻憂人世已經年○谷口停驂上翠微五雲宮闕鎖金扉不知何處朝元會却是龍鸞隊伏歸○一[illegible]高[illegible]隔紅塵萬仞長歌入紫雲莫道仙游縹緲[illegible]清[illegible]同羣○林逋詩大滌山相向華陽路[illegible]通[illegible]霜唐碑文草木漢祠空劍石苔花碧丹池水氣紅幽人天柱側茅屋灑松風○趙抃詩龍穴藏身隱源泉撫掌清紅塵人絕處白日世長生我分諳沖寂誰能顧利名夢中休指咲又作洞霄行○蘇軾詩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常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爲吏隱一庵閒地且相留○趙公碩詩早服蕭蕭入翠微虛亭高敞納晴暉仙歸洞府雲烟冷春入名山笋蕨肥緩引壺觴聊自適暫捐朱墨便忘歸會當結屋山中住始悟人間萬事非○舊時曾此覓仙緣一別于今四十年白髮重來空老矣青山九鎖故依然肩輿直入松間路洗耳遥聽澗底泉幽興未闌吟未就半峰斜日

下平川○潘良玉詩石壇風冷露華凝翠玉崢嶸
簇畫屏水赤久傳丹作井山高時借翠爲亭鶴迎
仙馭迷三島雲入洞天朝百靈回首武陵歸去路
碧桃零落晚風淸○趙汝談詩好問謝塵事來作
名山遊杖策西澗曲乞漿東家丘大滌古洞天仙
人說蕭修至今翠窟下半夜丹光浮山中舊相識
置酒爲洛留日暮忘年歲水滴空林秋授我長生
方授塵談玄照夜髮亦已白赤霄莽何求葉綠苦
衣蔽一吹風吹入白雲青天長身名兩悠悠○曾
元翰詩馬蹄濟曉破藍田一出紅塵骨已仙任鎖

九重山下路終尋五處洞中天泉流碧砌常鳴玉
跡隱蒼崖久蛻蟬人世歸時知變否樵夫猶記爛
柯年○白駒任詩桃花流水隔塵寰玉樹瓊林九
鎖關飛閣太虛開紫府捲簾終日見靑山無爲自
覺心源淨學道方知色界閒政滿不須驂使節寒
飀瀟灑聽潺湲○張輿詩登臨直到翠微巔晚向
蓬山共醉眠雪後梅花溪影淡月中瑤草露華鮮
千年石室琅函秘萬丈天峰玉柱懸此行不爲長
生訣要續遊仙第二篇○趙居仁詩十里溪聲逐
澗潺馬蹄聽入洞霄間左旋右折不知路九鎖一

開都是山紫極宮高雲絕頂翠蛟亭壓水當關山
中止說吳仙子獨抱眞心鍊九還（此係三十六洞天之一故附載）
類列　慈濟禪寺（在縣北六十里）　普法禪寺（在縣東三里）　安樂
塔（在縣東三里）

臨安縣

海會寺在縣西二里南北鄉梁大同年間賜額竹林寺會昌五年燬大中五年重建天福二年錢氏拓舊址建青石浮圖二座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天禧五年燬重建元至正十二年復燬洪武十六年重建歸併于此曰殊勝寺在縣東十里曰靈峰院在縣東十五里曰寶林院在縣東三十里曰法華院在縣西二里曰梵安院在縣西二十里曰積慶院在縣西二十里曰勝因院在縣西南三里曰寶積寺在縣西北十里○蔡襄海會寺記臨安縣海會寺梁大同中始作號竹林及五代正明之初吳越王又新之王縣人也少嘗往來里中因甚巳而跨有全吳名貴地大私念所從來豈非有陰相者邪竹林最得山水佳處因大治之益廣前制當是時吳中浮屠居雖百千數無是倫者宋大中祥符間例易天下寺名遂賜今額天禧五年冬十月火通夕而熾其徒散去僧有明顧思憮然以興廢為巳務每說於衆曰吾師之法或貪於塔廟禍報之來稱其所出今殿適謀始而大家力僥不能厚施異時名氏不朽篆載反索氣於後人其可乎於是盛仁儉張從實先輸而倡之從而和者數十百人度材

斲石壁甃陛級之役積費錢三千萬役一十年而後巳既成列像其下鼓鐘其中會而落之墟者復荘而散者復集錢氏以一國之資基之於前有明以一巳之志繼之於後可謂能且勤矣○蘇軾詩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線路每與猿猱爭重僕束縛遭澗坑兩股酸痛饑腸鳴北渡飛橋踏彭鏗縣垣百步如古城大鐘一撞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檜漆斛江湖傾本來無垢洗更輕倒床鼻息四鄰驚紞如五鼓天未明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人聲聞履聲

淨土禪寺在縣南二里南北鄉五代梁乾化二年吳越王捨基為寺請額光孝明因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十五年重建歸併于此曰護法院在縣西二十五里曰昭明院在縣西四十五里曰開化禪院在縣南二里曰善住院在縣南五里○蘇軾淨土寺詩雞鳴發餘杭到寺巳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群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笥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浮瀉露桐携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

鏡瑚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爲鳥後顧興廢何足弔
萬世一仰俯○又開化禪院詩落日映葛巾晚風
吹林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横嶺巖
石得巨片直渡千人溝下有微流泫崗繇蔚回互
金碧爛明絢彌儇異迹王負擔此鄉縣長途跨下
屠廣兮桑鄉飯蔬知固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陰
氣超乾越錢爭發絶乎錢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
森戈戟令嚴食滿宮鶴既入朝與荷空記而禁
華坐簪滕隱於霄露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方九叙昭明院詩勝地傳浮玉前朝此布金龍

湫懸雨急鳥路入雲深萬仞鍾靈悉三秋恆賞心
塵緣促歸駕回首戀東林
太平萬壽禪院在縣東二十里靈鳳鄉唐天寶三年
欽禪師卓錫於此天祐元年吳越王建賜額小徑
山太平禪院宋天聖七年改賜今額崇寧元年重
建元至正十九年兵燬洪武九年重建歸併于此
曰普慶福田寺（在縣東北三十里）曰蟠龍禪庵（在縣西十里）曰
法海院（在縣西二十里）○陳度經山下院太平萬壽禪寺
庄田記臨安縣東二十里靈鳳山之麓喬木剌天
修竹成林中有萬壽禪院者故吳越國武肅王錢

氏所建太平寺也宋天祐二年更爲禪居天聖七
年始賜今額初縣人高君保與其子瞻自景德以
來大新棟宇造殿塑像藏經鑄鐘百用具修又以
田百有二畝與常住供僧君保瞻卒其子弟分財
產欲奪前所予田交訟于縣縣沒入之乎其估許
其寺以崇寧元年住持等覺大師募檀越百餘人得
錢三十七萬有奇詣縣請如本估市寄君嘉其請
而歸之學覺以爲歷久恐忘名于石以傳不朽屬無住
居士序其事居士曰臨安地寡人繁官田今日
示價明日爭者盈庭高氏沃野膏壤竟四十年莫

有市者豈神物護之乎抑亦有待乎且善惡一念
至微細也長劫受苦樂報秋毫不差況予奪罪福
之明者者等覺與十方來衆當其食時升堂展鉢
泣味妙供不念自至何用區區營此一頃田爲蓋
欲與高氏子弟悔罪與諸人植無窮之福也當知
是田本無去住於彼於此何得何喪彼此得喪兩
忘則罪福安在哉故此山可頹此地可移此石可
磨此福無有窮也他日大穫倉箱充溢禪子終朝
飽滿元不曾破一粒米始知居士前語不綺辛君
者甞上姚祐伯受以學行知名施于政事人安樂

之等覺者法號慧源大通禪師之法嗣不惟道行
高潔抑且才力過人無任居士者丹陽人陳度槃
寧元年秋七月中元日○方伯吳用先重復太平
萬壽寺田碑記太平寺在臨安邑治東靈鳳山麓
檀風林雲埜之勝肇基於吳越王至宋天禧中改
爲萬壽禪院邑有檀信高君保者父子相繼而護
持殿宇像設各置莊[illegible]百畝餘以充香積供
[illegible]云盛矣及君保逝而後裔
之爲踞提者[illegible]之訟成田沒入官欲購者聽越
四十年而竟無購者豈非草默力耶至崇寧間有

慧源爲住持募錢數千緡自白於縣請得贖之然
世代遞更漸次凌夷田復爲比鄰所吞併矣寺僧
零落三五輩無恢復志迄今有濟居者爲達觀禪
師白足以刻藏因緣來主徑山之席一日至其地
裴徊久之追尋古蹟偶見石壁有小徑山三字知
爲徑山下院憮然而歎曰是梵釋能宮地有神呵
護焉百畝之丘乃高檀所捐舒十方僧者若革踞
爲已有入泥犁如矢迅耳爲若宜而歸之爲衆贖
愆於是聚吳中善信貲傭贖其半半仍歸比隣蓋
運以慈心也邑令黄君寔佐成之噫此區區一彈

尤土檀化爲魔魔化爲檀來而復往往而復來亦
何常之有總惟心所造耳心緣於般若則爲喜捨
爲莊嚴是高君保之父子也是慧源濟居之恢復
也心緣於無明則爲慳貪爲侵併是高君保後裔
之反汗也是左右比鄰諸人之蠶食也爭讓祇緣
識心人[illegible]無實[illegible]則空有之不立論相則
[illegible]菩薩萌芽與類幽淪乘惡
[illegible]七尺軀殼受享幾何胡
爲乎食[illegible]甘以有盡之身而議無
窮之業哉吾願後之人勿復垂涎此地自招業報
也

玲瓏山大雄殿從華石山徑過流霞橋登石門詘曲
而上爲三休亭九折岩風雨驟至屐下皆作小瀑
醉眠石爲坡公書字勢飛舞寺内設東坡山谷像
印像寺傍有琴操墓○蘇軾詩何年僵立兩蒼龍
瘦脊盤旋上倚空翠黛舞猢紅稼稏白雲穿破碧
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貯風脚力盡
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
化城院在縣東北一里南北鄉唐武德二年賜額羅
漢院在縣城内會昌五年燬光啓二年賜額法華

院後里人錢尚父重建五代唐同光二年遷于縣
東北以鍾尚書府地建立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元至正十九年兵燬洪武六年重建歸併于此曰
西明庵（在縣北三十里）曰慈聖院（在縣東南北鄉）曰觀音院（在縣東北
二里）曰普淨院（在縣東北三十里）曰無量院（在縣西十里）曰淨梵
院（在縣南十五里）曰眞善院（在縣南四十里）
興教院在縣東北一十二里靈峯鄉唐天寶中賜額興
普會[illegible]廣明元[illegible]吳越王重建宋治平二
年改賜今額[illegible]兵燬洪武元年重建歸併于此
曰瑞隆院曰妙嚴院（並在縣東二十五里）曰普澤院（在縣東南十五里）

曰不二院曰禪定院（並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曰吉祥院（在縣東南二十里）
曰眞君院（在餘杭縣西南二十五里併于此）
淨應院在縣西三十里金岫鄉五代晉天福四年賜
額應所里人錢尚文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歸併
于此曰無垢院（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曰長清院西化城院普
信院梵行院（並在縣西北三十里）曰等慈院（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雙林院在縣西北一十五里谷昌鄉名寶林唐天成
元年徑山寺僧景文望南山有祥氣遂廬於山巔
大理評寺俞壽因捨山爲寺於土中得金銅佛像
三尊殿屋摧毀僧冲新之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元至正十六年兵燬洪武三年重建歸併于此曰
眞覺院（在縣東十五里）曰定安院（在縣東二十五里）
福勝院在縣北二十里高陸鄉宋乾德四年賜額福
全治平二年改今額元至正十六年兵燬洪武元
年重建歸併于此曰圓明庵清輝庵（並在縣北二十里）曰
極樂院（在縣東北十五里）曰惠民院（在縣東北二十里）曰永昌院（在縣
北二十里）曰大仁院（在縣北二十五里）曰崇覺院（在縣北三十里）○趙
抃福勝院詩千[illegible]清霜東遊古道場寒龍山
骨秀風[illegible]依稀暖寒花取次香後隨
吹管急空谷答宮商

類列　辟支塔（在縣東北三十里）
東天目山昭明禪寺去臨安西四十里踰嶺即見若
天鏡然其形蜿蜒下蟠于麓分二道左爲龍王堂
以木梁澗澗中多奇石迸爲白鶴坡則水石相激
以成游者每不能至其上數里即所稱平溪者之
源也右峽入深三里許茂林鬱然曰昭明庵頗整
治有徑可斜通山中由中麓上躡其脊越且止亭
望武林諸邑歷歷可指顧有瀑如白龍伏起多態
抵垂虹橋則逈凌飛瀑濺珠衣袂間上磴多塔松
大六七圍者數株歷三橋而抵昭明寺寺久廢黃

鏃鉉新創未竣有千佛閣以經火不燬爲靈穴其背出度嶺詰曲而下至徑密處得累鱗底宋希都禪師叱虎處徑左爲平溪庵溪流至此忽平上有獻珠巖下有白龍池飛橋跨之四面壁立其若飛渡者其溪與白鶴坡近而徑險絕不通此東目最幽勝處古閣之右過廻光庵洗眼池在其後庵所由名也西壁見悟道松頂平如蓋下可隱數乘上爲白雲窩左轉爲分經臺卽昭明分金剛經處昔有三古松皆爲雷火焚枯葛稚川曾修煉於此傍有小池可掬攀蘿分翠而上至二頂有石累如青

蓮華又上數里爲大僊峯巨石如板築者數丈則山之絕頂與西目相望云○老子說云欲度南極避水災天目海陵最爲第一○太平寰宇記云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巨源若目故云天目東出臨安爲大溪溢東流而爲苕溪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之水以滙於浙江○委巷叢談云杭州山脉發自天目有東有西東目之脉萃于餘杭結局于徑山西目之脉萃于錢塘結局于西湖故天目者杭之主山也王氣鬱葱帝王奠宅而錢氏偏伯宋室南遷兆不誣矣○

陶潛閒來使詩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張羽登天目山詩東西峰對峙麋鹿日成羣四月猶飛雪半山長是雲洞杳仙藥遍天黑壁燈分千古錢塘勝登臨慨素聞○王在晉秋日登天目詩萃氣飛揚不見山翠碧高聳入流泉繞徑行白雲飛碧點就紅黃葉作斑江海藏寺古觀局吳天居宇宙塵寰玄穹咫尺開閶闔吾亦翹瞻望一嶽○韋嘉楨謁昭明庵詩禪林天下稱蕭寺性有絲庵眞姓蕭地以分經成淨土

池開洗眼在清霄層嵐疊巘團寒翠竹韻松風供寂寥見說讀書臺幾處離離荒草野烟飄

西天目山獅子正宗禪寺今稱獅子林去於潛北三十里而雙清莊居其麓莊右出太子庵禪泉洗目漱之而甘沿澗登獅水巖初得奇壁前望巨石如覆舟至則如削成而方繡蘿蓋之名觀音巖左通活埋道循右穿牛眠亭古木盤鬱踰半山橋有寶樹三株與東目垂虹堪頡頏上眞際亭則高麗王問法高峰所自署者登獅子岩巖蚪在口吻間秉燭始見複閣飛樓若凌虛而滅其趾曰紡室曰死

關高峰所自命右抱象鼻水淙淙下者曰千丈崖
越闕道行萬松間得玉柱峯中立夷曠高不及十
丈而磊砢輪囷蒼古異常上覆兩松如楠華蓋東
為中峰斷崖二塔一杉五枝一杉雙榦俱大五六
圍而五枝者在斷崖塔凌高阜尚埋其根而雙榦
修從入雲岸然雲霧境界矣下乎行地鄉為正宗
庵之傍曰獅子[illegible]旁為幻住庵中雲庵稍上為貝
[illegible]崳金仙頂觀怪石斷者
截者乃叠[illegible]而度積於藥室之揚計
其高與東月肩等下瞰惟西南運華峰幽勝返幻

任淞石壁為西方庵過天關為立玉亭庭道如線
趾半垂在外委蛇以行真若羊腸從玉立望西方
半沒雲嵐中由西方庵峭壁中裂如隧道曰龍門
從龍門下若貫虛山中之奇無以加此分徑北行
美蔭曲折漸露幻居之崖層構翼接觀益奇憩活
埋庵陵香爐峯頂下淞觀音石凡所經高峰鋼鉢
菌祠優鉢羅花開及中峯自題畫像皆世所未有
烟雲萬變必身至始能領略云○白樂天新婦石
詩堂堂不語望夫君四畔無居石作隣蟬鬢不梳
千載髻蛾眉長掃萬年春雪為鉛粉憑風傳假作

臙脂仗日勻莫道岩前無寶鏡月明依舊照夫人
○僧靈一天池詩昨夜雲生天井東春山一雨幾
回風林花迸逐溪流去欲上龍山道不通○蘇軾
雷神宅詩巳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雨若為神山
頭只作嬰兒語無限人間失箸人○高峯禪師題
獅山詩一[illegible]突兀石壁玉城開老翠掛清曉華
凝積雪蒸江[illegible]破月痕新對此忘情者
林間有幾人○守[illegible]禪師真際亭詩高亭結構縹
真際體共雲林一樣閑山勢倚天忘突兀水聲報
潤自潺湲伽陀迴出言詞外海印高懸宇宙間佇

看梵欄人獨醒又添公案入禪關○幻住庵歌幻
住庵中藏幻質諸幻因緣皆幻入幻衣幻食資幻
命幻覺幻禪消幻識六塵含聚幻法界幻有幻空
依幻立幻住主人行復坐靜看幻華生幻果放還
收桂勒幻羈幻騎牛時或住八萬幻塵俱捏聚時
或瞑一覺穿夢居四禪有時動幻海波翻幻山聳
有時靜幻化光中消幻影可中時有幻菩薩來叩
幻人詢幻法我幻汝幻幻無端幻生幻死幻涅槃
淨名室內龜毛拂龍女掌中泥彈丸更有一則幻
公案幻証幻修須了辦莫言了辦幻云無只此無

無名亦幻學人未達眞幻輪動輙身心自相反幻
心瞥爾生幻魔幻翳忽然遮幻眼陽燄空華乾闥
城天堂地獄菩提名有問此幻從何起雲月溪山
自相委要見庵中幻主人認着依前還不是○吳
用先詹見訪止人詩絕頂空山寂惟將貝葉翻梵
書緣不[illegible]究竟歸[illegible]了無染禪心終不言
發雲端[illegible]從[illegible]吳門○王稚登乘夜登法雲
送詩聲[illegible]不待殘樹杪飛
泉分兩路峰[illegible]動星辰中峯塔下鐘初動立
王亭前酒一巡歸路已迷荒草合雲房深廻漏聲

頻○喬雲將天目志成呈徐明府有序夫鉛刀不
與霄影爭銛駑馬不與黃驊方駕剡章縫之下士
當冠劍之鉅公徐使君威鳳騫騰白眉先喆牛渡
馬勃青眼後生分壁潛州巳寂書屏之業探奇禹
穴雅意名山之藏因天目之雄峰成公餘之新志
涔蹄末學謬分編檢之榮琬琰宏詞不數巴渝之
響聊抒短什奉和雄篇平生不識天目山平生不
識使君顏山耶君耶兩爭勝使我夢寐青巖間越
中千嶂紫江碧玄山獨高八千尺日暖花飛古院
紅雨晴泉掃陰崖白無峰不幻作蛟螭雲月烟雲

紛綸奇客度松壇皆馭鯉偕歸瑤殿總騎獅儕子
三載西湖客三載何會理山屐終年鎖閣擁吳紗
一杯湖水如環壁使君新記來飛鴻開緘翠巘如
龍縱橫稀海[illegible]此[illegible]彷彿江猿唫夜風此[illegible]
[illegible]凡試今兼誦使君詩龍
[illegible]爭紅紅攜杖思穿麋鹿
[illegible]一[illegible]見山兼見君○潛之恒
兩天目論曰[illegible]黃山而表三吳如懸鏡在
上故稱天目或舉江南全體黃山爲首天目爲目
五湖爲臟腑金焦爲足語雖太奇亦頗足據舊志

言兩山絕頂俱有池一泓如天之兩目此學究訓
解何所從來卽昭明洗眼池亦出俗談其池不盈
二尺東在廻光庵西在太子庵各祠昭明具王者
冕服張崔兩相奠之皆能錫福於民者標以雙清
莊近似若據此爲天目何鄙如之又西頂有石如
青蓮開敷○東西二頂累石纍纍亦狀青蓮楞嚴經
謂青蓮花目亦在佛面則寧以此受名猶嫌着相
安有他說可易此者也其兩頂解石如板可謂奇
蹟至傳會仙人造果無乃河漢而淺于鵲橋乎如
果上眞遨遊兩峯間呼吸可通帝座無煩五丁爲

伐持地爲平此可勿論矣

天台傳教庵在瓶窑妙峰真覺法師闡天台教觀處師苦心台教三十餘年所註經甚多塔分天台高明寺側

新城縣

普照院在縣東十五里晉天福七年建名普光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歸併于此曰多福院在縣治東半里曰總持院在縣北十里曰淨嚴院在縣西二十五里曰明寂院在縣西七十里曰萬壽庵在縣南七里○李浙普照院詩青山遶屋碧光重流水衛階碧蘚滋獨坐午窗誰語鶴搗藥聽竹陰移

東白院距縣一里許在鷄鳴山昔爲唐給事中昭諫羅隱公宅溪流繞前山巒環後邑人共建爲東白禪院江西 益王賜額院前溪水一帶向爲放生池久廢萬曆間邑令王巨槐命僧海金立石刻禁仍復其舊一時士民贖生至紛紛中有大士堂福民侯王祠祠之左爲昭諫公遺像鄉民歲時伏臘于此每東顧上流又有許忠烈祠耿然並峙東安彈丸區也如羅之文章許之忠烈並可昭垂不朽題詠幾遍獨東海冒愈昌撫吊凄楚堪爲二公擊節今錄之云千載人傳昭諫名空山無處覓先生已知霧豹南山隱恍聽天鷄半夜鳴遶砌薜蘿堪製服近簷花柳共爲情雎陽祠宇還鄰近忠義何當共一楹○凌誌題云題山詠水遍天涯誰識東

安是舊家半畝荒基山寂寂夜深風雨落梅花○
許廣淵詩云廢宅百年後荒基一畝平獨憐新檜
栢誰識舊軒楹閭里清風在溪山秀色明當時苦
吟夜應使鬼神驚
黑山螭龍隱山在石迤中陡然奮起仰視奇絕逶迤
而上數百步許有崖兩石峰相對空甚狹且迅再
數十武復得見平地田池塘井可數十畝四遍山
崗甦遶上見青天中有龍池半畝許大旱不涸有
禱輒應常有祥雲覆其上遠方望氣者往往登陟
觀閱皆以為瑞詢小麻姑洞也有大石二一名伏

虎石在洞口儼然虎踞叩之有聲每天將雨輒潤
登據俯眺可閱百里山水盡環遶拜舞于下一名
棋枰石在前崗寬廣平直相傳葛仙翁與客對局
在此臘月山花盡開至今惟此山巔有蘭花映山
紅十二月郎開中有泉水一孔冬夏不涸清冽異
常昔有異僧來此跏趺數月不食烟火去之時曾
題壁間有俊毫千管秀翰墨一泓香松篁間竹韵
另是一乾坤之句元時燬　國朝僧智果募邑人
濬榴舃建有觀音堂文昌祠怡性軒外有亭名最
高處人皆稱為真佛地昔蘇文忠姚次庵遊歷有

詠明邑令林欽台以梓楔題聯至鄞入高明洲學
人張兢餘西吳蔡五岳各有題詠其上
咽水洞距縣三十里為廣陵村平坂中一山突出皆
頑石前有一小洞洞口可容十數人站立人不開
洞內外寂如也惟人向洞揖曰某來此要求仙官
惡澤與洞內郎時興作聲須臾水即向洞口濆出
蝦魚亦隨水而出躍而水停直俟伊人再揖曰水
足矣洞內郎亦如前作聲其水與蝦魚復返洞口儼
再請如前洞之內亦如前雖百請亦百應也鄉
人每歲致祭洞外田疇千畝皆賴此灌溉無旱涸

之虞昔有縣令范君者曾往觀鳴鑼放炮至洞口
作禮水不時出范留宿次早復請復不出范怒敺
里胥言誣夜復宿中堂寺夢數老人皓髮黃衣行
止翩翩叩門請見范與之坐問曰公何人斯老人
曰予秦人也避亂於此向不習漢官威儀畏聞車
馬擁呼聲長官何必恚報者倘不信姑試之次早
屏騶從至洞口感驗如常范乃驚異為之題記刻
石而返夫桃源記人疑其幻茲洞以水為吞吐自
秦至今靈應不絕無能測其從來亦奇哉惜在深
山盤谷中不獲標名字內然觀邑令一夢又以無

名爲貴矣
寶勝院唐天寶間建爲魚池寺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有葛仙翁煉丹井曰乳泉其白如乳○許仲蔚詩
青雲路在天煉丹亦徒然九轉果何物一泓空舊
泉飛流穿丹可發不悟骨非仙汲引殊無狀翻嗤葛
稚川○許㢘訪詩蒼公爲隱處鑿井碧山前鍊就
長生藥空餘白乳泉泉眼今去水氣吐舊成烟午
夜風霜作人定幾猶秘
寶乘寺唐上元二年建爲靈遠寺初梓州刺史羅石
朔掘地得銅鑄佛像所在而新城人獲之野因建

寺焉今有佛嶺由此也會昌中廢大中十三年復
置爲聖像寺吳越王迎其像入城宋大中祥符元
年改今額有脫龍洞躍龍池嘘雲亭妙香堂深靜
堂大唐開山祖師名休糧○白居易贈詩云三十
餘年坐對山只將無事化人間齋時往往聞鐘笑
一食何如不食閒○司馬㮚遊脫龍洞詩云雷雨
何如起蟄龍蒼痕夭矯石巖空不緣嗜好尋劉累
定向人間試葉公○錢朝隱鑄脫龍洞詩云允骨
何年脫洞巖真龍背向此中蟠料應夜半凌空去
雷震千山風雨寒○李處全題深靜堂詩云鼎來

朱墨苦難逃兩夕山中暫付勞野岫擁簷青簇簇
迴塘足雨綠迴遭翻經深院心宜靜遠跡紅塵意
自高謾把新篇供寫物幺麼那敢說詩豪○葉衡
題妙香堂詩云巍巍畫棟插晴空時有芳馨四面
通好爲高禪參鼻觀未應公子鬬熏籠簾前一炷
沉檀裊窗外數聲靈惠風宿道杜陵佳句在心清
彈賦此堂中
寶嚴寺在縣東北七里舊名[illegible]山晉郭文舉常隱于此夜
有虎爲一金釵鯁喉俯地作求救狀郭探手去之
虎掉尾迴拜再三次早啓扉則有一死麋乃虎所

酬置門外者咸和二年人爲立祠禱祈必應晉天
福八年吳越王因碧沼清澈遂命額曰碧沼寺○
潘閬詩五峯高揷雲居勝覽晨留題趣味長碧樹
葉陰山骨潤白蓮花覆水池香鶴尋巢徑松千蓋
僧卧溪流石一床閑歌不知西日落馬蹄歸去帶
斜陽○王祈詩高僧居處足清虛泉遶堦庭樹遶
廬鬱密青巒垂薜荔渟泓碧沼映芙蕖客來尚喜
紅塵隔僧住應知與世疏猶感支郎碧雲句使人
繁慮頓然除○牛仙客詩步步穿蘿入徑幽栢高
松老幾人遊花開花落非僧事自有清流對碧流

○裴極詩一溜光涵四座爽夕陽回首更凭欄
師蚤把香蓮種他日期來結社看○杜荀鶴詩山
半一山寺野人秋日登就中偏愛日獨上最高層
有吳猿攀樹無齋鴿看僧僧門日多事來此復何
能○方干詩深僻孤高無四隣白雲明月自相親
瀑布寫成初日光巖上寒經谷未春窓通野溪聞
哭鶴殘經有經得來人此時惟有雷居士不厭藍
輿去住頻○林右詩幽谷泉聲冷鳥啼僧定深好
花叢古砌爽瀑發高岑遊者陸鴻漸居人支道林
欲辭青嶂去臨去復成吟○釋智圓詩一到無塵

境相留靜話長秋聲歸古木月色滿空廊嵐氣使
衣潤溪泉漱齒涼終期整瓶錫來此掩閒房○鄒
輪詩地勝千巖秀名高萬古存丹崖紀靈蹟紺宇
蔽祇園樹老垂藤影池幽浸蘚痕會心多與趣隨
意坐林樊○劉大綱詩夜色清無滓虛涼月滿亭
螢飛時度竹魚躍乍翻萍冉冉雲歸盡霏霏露欲
零翛然得趣相對兩忘形

類列　福光寺在縣北十五里　多福禪院在縣西七十里　安隱院在縣西二十里　瑞相院在縣西七十里　通靈塔在縣北二里　多寶塔在縣西五十里　筆峰塔在獅子山

於潛縣

獅子正宗禪寺去縣北四十五里嘉德後鄉天目山
有獅子巖林洞幽深松石奇怪元至元十六年建
延祐七年賜額後燬洪武九年重建歸併于此曰
大覺正宗禪寺在縣北四十里　曰善法禪寺在餘杭縣東南三里

寂照教寺去縣南二里豐谷鄉舊名吳興唐大中五
年改今額宋隆興初邑令葉衡重建寶慶初避御
名改額元至元末燬洪武初重建歸併于此曰
興國寺在縣西十八里　曰治平寺在縣北十里　曰常樂寺在縣南五里　曰布金院在縣東二十里　曰慶覺院在縣東十五里　曰三學院在縣南十五里　曰悟真院在縣南三十里　曰淨勝院在縣南六十里　曰妙樂院在縣北七里　曰廣慈院在縣北四十里　曰褒忠院在縣北四十里　曰崇法院在縣西南三十里

言

類列　明因院在縣東二十里福全院在縣北五里清修院在縣南四里澄寂院在縣南二十八里南塔在縣東南青山之麓今院燬而塔猶存

昌化縣

治平寺在縣西一里舊名忻平唐大中二年建開平二年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十五年重建歸併于此曰法會寺在縣西三十里曰大明慧照寺在縣西八十里曰普濟寺在縣西七十里曰千頃龍興寺在縣西北六十里曰普向院在縣南五十里曰百丈廣福院在縣西二十里曰法典院在縣西四十里曰鷲峯院在縣西五十三里○吳玠法會寺詩地占金山勝吳分錢塘流彩蔓延護疊翠疲鶴似驚秋祇憶登臨曉寧辭取次游列峯饒遠秀不惜上高樓○蘇子由送無畏還慧照寺詩身老與世疎但有世外緣五年客江西歸軌謝牲還依依二三老示我馬祖禪身心忽明廣不受垢汙纏偶成江東游欲別空淒然緣散衆亦去飄若風中烟華陽本荒邑緇素明星懸偶然得老尉舊依育王仙璉公善知識不見十九年我昔未聞道問所以入門告我從信入授我青眼篇冉冉百尺松起自一寸根南歸髮盡白尺書今始傳不知隣邑中乃有門人賢百里走相訪觸熱汗雨翻懷中出詩卷清絶如斷絃我適病寒熱氣力纔綿綿空齋默相向欲語不能宣未暇答佳意歸錫衝金環空有維摩病愧無維摩

武林梵志卷之七

楓城吳用先訂　　渤海吳之鯨稡輯

天朝寵錫

夫覆載之中浩蕩均洽帝力何有王仁無私而綸綍所及日月光華神鬼擁護士受一命且由泥蟠[illegible]大同之日梵教章明禮樂刑政法教並用而[illegible]觀今之隆何以宣列休美又況[illegible]三衢殿歸然獨存象皋無所施謀勞務[illegible]以殫力則天朝之重奕世不磨者也詳攷武林梵刹大多肇於石晉盛於吳越王父子至南宋極矣元季漸傾入

皇朝次第重建其錫賚之大者如創寶刹賜莊田賜帑金賜鈔金如來像銅迦毘羅神銅深沙神金銅羅漢像紫衣玉玦金欄袈裟水晶數珠金澡瓶賚或千伯計而文字翰墨之寵則藏片偈說號諡銘贊賜額賜碑以及飛白羅扇一字一畫比於赤刀天球召對禮遇之寵則命坐賜茶敵訪溫諭以及御祭賜龕爲存爲歿不滅莊嚴七寶志中所載大畧因寺以存複舉則斑枝詳列則鮮積竊亦有歉見焉吳越極魚鹽之饒建國都於斥鹵物力充牣金碧耀射多名功德院以修一時之盛至今莽爲鼻祖斯以隆矣南宋移蹕自汴龍鳳協祥然自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咸有勅頒歌頌則契嵩宗本諸公實能感之高孝以下皆緣見聞作佛事若理宗爲一寵嬪製七十二殿九井十三池何異阿房宮耶僭哉

聖祖[illegible]賜天下[illegible]錄僧司正副督其事密[illegible]無側矣

成祖召有行耆宿[illegible]大典頒其曆者俱崇異數以及

列宗頒賚金藏其寺鑄像所至頂禮發諸善心皆列本寺以彰隆遇不復析紀敬錄

皇上寵錫

勅賜瑞蓮觀音大士像一軸上有廣運之寶及御製贊一首

惟我聖母慈以格天感斯嘉兆闕産瑞蓮加大士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胥壤同堅

萬曆二十八年藏經勅

勅諭杭州府淨慈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典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

經首護敕已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
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聖躬康泰宮壼肅清懺已
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
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各
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各寺不盡載

萬曆十六年

嘉靖二年[illegible]正天竺[illegible]大士像一軸

武林梵志卷之八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宰官護持

昔世尊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宰官居上名碩卿工能文章著經濟者無不究心內典飯蔬香祓夙業往因根棄白應非特若房次律蘇子瞻之以夢以徵夷夷齊見也武林山水既勝卑轍不虛先喆翰藻爲禪林寵者盡唐宋以來諸公什且八九列之尺幅儘堪仰止而愚嘗謂前代有其人不善其事善而必不可廢者王欽若趙師羼之放生是也然飛派德生宸章已先之矣有其人不善其事不善而必不能廢者楊髡之鑿石爲佛是也然錢武肅宋宰臣已先之矣頃西湖勝蓮社雲棲大師建放生會歷二十餘年不廢自可延之永久而賓成一片石鐫有三佛二詩遂不能湮沒其光輝則鐫佛亦有補缺至若一詠一歌令人於蒼烟綠草之中尚彷彿御睨法座則護持之功要非淺也今即本郡名賢及流寓梵宇有交游有題詠者槩其生平檃括大節并紀禪喜以供達人寀廓之賞以謐堅猛叅求之效如其未備以俟來者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爲彭澤令之官八十日卽解
印去賦歸去來辭及宋受禪居柴桑門前植五株柳
因以五柳自號焉閑靜寡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
亦復欣然有喜嘗往來廬山天目間使一門生二兒
舁以行時遠公爲西方之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
許我飲卽往許之遂造焉嘗著搜神記多載佛之靈
驗有天目詩
謝靈運玄之孫家於上虞少好學博覽羣籍文章爲
江左第一仕宋爲永嘉太守襲祖父封爵故世稱康

樂靈運負才傲世至廬山見遠公肅然心服卽寺築
臺譯涅槃經三十六卷嘗撰佛讚曰惟此大覺因心
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揆羣生理鏡
心行道絕形聲菩薩讚曰若人仰宗發性遺應以定
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小任波求至矣在外
皆去緣覺聲聞讚曰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
權可得實誇以涅槃救爾衰老肇元三事翻成一道
北山天竺有靈運讀書臺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少通經史精了佛義以忍辱
爲究竟法嘗出行見人盜松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
畏其愧耻故也齊梁閒累辟不就
楊衒之爲期城太守達磨至魏請師開示宗旨師說
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
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
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悲喜交幷
曰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撰洛陽伽藍記五卷爲梵
志之冠
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博學通羣史陳後主召見賦詩
江總諸詞人皆服其工後仕唐爲弘文館學士嘗與
進律師書云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

接烟霞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眞俗仰願俯從儀請
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遐蹤可擬王珣精舍淸塵不
昧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宣玄奘
法師譯經流布遂良入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
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陛下擁護五乘建立三寶當
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
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眞文歸國翻宣若菴摩之始
脫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況天慈廣遠使布九州
蠢蠢黔黎俱蒙妙法臣等億劫難逢不勝欣幸遂良

博涉文史工楷隸多流布梵宇

賈島字閬仙范陽人初學浮屠法名無本後舉進士為長江簿然始終依禪理不厭如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林竹陰移吟月荷氣帶禪關並非火食語後李洞慕閬仙之為人鑄銅像事島嘗念賈島佛有靈隱寺詩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朝數上疏言事徐敬業討亂賓王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辠敬業敗賓王亡去不知所之或者乃謂敬業反賓王被誅誤矣太平廣記載之甚詳按記云唐考功員外郎宋之

問以事累貶黜放歸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散步因賦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第二聯洗吟未就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應聲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彫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橋僧所贈句乃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渠魁辠且不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

李白字太白成紀人唐宗室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賜食上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白嘗著西方淨土贊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風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津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庶覩無量壽長願玉毫光有游天竺寺游淨明院詩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為文玄宗召見呼為奇童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謁肅宗於靈武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兩京之復泌之翼贊居多初無妻不食肉代宗強詔食肉娶妻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聞瓚禪師居南嶽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其經聲先悲悽而後悅豫知其為謫墮之人不久將去候之良久匍匐問道師曰碎却筆硯方可談此撥火出芋食之泌至中夜復請曰終無一言見教乎師撫其背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含涕垂膺凝然端坐不

以介意復回以聞德宗益歎異之泌歸杭州六井利
類無窮今祠孤山
虞允文恭孜李泌見靈隱道祖首座一日爲衆入室
既畢復有僧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祖即屹然而
去還偈亟至其所遽呼祖首座遂開眼圓偈并徵病
師透關去舉頭便行此其坐脫立亡者於是嘉嘆
久之各有序銘
楊綰爲見圖一禪師而嘆曰此方外高士也崔趙公
嘗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
所能爲趙歎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

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也
劉禹錫爲靈徹撰序後人稱之曰越之徹洞冰雪
孟簡與僧標爲塵外交有杭之標摩雲霄之句
白居易字樂天年十七登進士憲宗朝極被寵遇時
事無不言爲當路所忌遂擯斥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東都所居疏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
吟先生晚年好佛特甚至經月不茹葷長慶二年知
杭州問道於鳥窠禪師見師棲止巢上乃問曰師住
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
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服其
言作禮而退嘗問惟寬禪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
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又問垢
即不可念淨亦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
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翳衆天從此厤入又諮
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爲八偈八言者曰觀曰覺
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其觀偈曰以心中眼
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末後捨偈曰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
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年七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宣
宗以詩弔之既卒以其所居施爲佛寺武林祠孤山

有慈巖院報恩寺冷泉詩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六歲善文詞麟德初對策高第
授朝散郎數獻策闕下兄勔勮皆第進士有才名林
易簡稱爲三珠樹勃嘗撰釋迦畫像記維摩畫像碑
如來成道記皆精金美玉豐贍周詳武林有詩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
兵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因閹宦煽虐退歸集賢里日
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嘗訪道於
徑山道欽禪師執弟子禮求出世法臨卒謂門人曰
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

末長漢書末終篇爲可恨耳
錢鏐杭州臨安人生有異瑞膂力絕人有保障兩浙之志唐僖宗元啓三年黃巢李克用作亂屠殺萬姓公起自草野奮挺一呼殺弘誅昌吳越按堵屢建大功立爲杭州刺史尋進爲鎮海節度使封吳越國王所向無前存活數億萬人射潮建都武林實其與宇歷國語五十三與五代相終始及孫俶以國歸宋廟仍存其詩遷遷宮室子孫奕世蕃茂而大江東西鹿苑寶坊靈飛雲湧殆千一百所皆錢氏捌建蓋享數百年山海賦稅之饒而重民輕土捨別歸揔壹意慈護世代守此不變亦於佛旨有夙契云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封許國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俸悉推之寺僧以酬夙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從子夷簡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即焚香發廣慧璉公書一封展禮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元日發天衣懷禪師書左丞好問元日發圓照禪師書左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家世崇信如此圓照佛照兩禪師俱居淨慈徑山音問時不絕云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累官翰林學士性鯁介尚名節文格雄健學者宗之謚曰文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公嘗自謂少時銳於仕進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法其物豁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心泰然武林有題詠

王旦字子明累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尉魏國公謚文正天禧元年九月旦薨先一日屬翰林楊億曰吾

深厭勞生願來世爲僧宴坐林間觀心爲樂常與昭慶省常禪師游因師刺血寫華嚴經淨行品結淨行社於西湖士大夫預會者百二十人旦爲之首而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曰余當布髮以承其足刺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況陋文淺學而有惜哉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糶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民之全活者以萬計居嘗慕裴休之爲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未及寺去

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
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
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譏之曰彼王臣來奈何不
為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他日王公復至
寺衆稍稍大鐘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王公望見
凸興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為此禮數耶
壽顧左右曰行旦言日宰丞郎得奈知事瞋何公機
語契合自是履踐益深竟窮大法與楊大年皆號參
禪有得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公去其繁
為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書堂燈已滅彈指

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慍自號知非子
宋至和中為侍御彈劾不避貴戚號鐵面御史居嘗
以一龜一鶴自隨後以龜放汴水有鶴放長淮不再
來之句公在杭從淨慈圓照本禪師游有省又從大
名大鉢寺重元禪師問心要師曰公立朝論政崇化
明倫異暇刻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旨人人本有之
事豈他能而忭不能耶願究明之師乃令看狗子無
佛性語及知青州隱几公堂聞雷聲豁然大省有偈
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

人間

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公師越適亢旱大疫久禱不
應時神智昇法師任興福公請師迎觀音像入府治
懸禱一夕雨如霔疫亦息公奏於朝賜師所任興福
曰圓通錫號曰神智元豐初告老退居衢州常與山
僧野老游名所居為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
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
白晝閑元豐甫忽一日編辭親友其子屼見其形色
異常問後事公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趺坐而化
法泉禪師以偈贊曰仙也邪為瑞歸於世作程人間
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

嚴水路孤月破雲明壽七十七謚清獻游武林與雷
峯慧才法師最契有偈言又贊天竺辯才法師曰師
去天竺空山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為諫官論事切直後
拜參知政事矢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
太子少師致仕謚文忠公始不信佛如闢淨照詩云
佛說吾不學勞師空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
後守亳社有許昌齡來遊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
忽然有悟居洛中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
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於殿陛傍有老僧閱經

自若公問誦何經曰法華公云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公大歎服後居潁州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安坐而薨嘗與法遠禪師遊一日與客對奕遠坐其旁公請因棋說法遠曰此事與兩家著棋相似饒局輸籌卻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文忠公有省焉居潁州時有婢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莫測

其由適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洞人生前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輙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知杭州與恭寥子交契名所居泉爲六一泉

富鄭公弼字彥國湖南人慶曆中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封鄭國公謚文忠公熙寧三年以使相鎮亳州迎至潁州華嚴禪院謁修顒禪師諮決心法及致仕居洛陽以頌寄圓照本禪師曰會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仍有書曰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禱昨幸出守亳州社與潁州接境因里人張比部景山請得顒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盛夏還自四月初遽且歸蘄其於措磨淘汰殊大有功但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歸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日矣天幸天幸弼雖得法於顒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宗派甚的必須成

就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則爲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也

范仲淹字希文皇祐元年自知鄧州移知杭州十月加尚書禮部侍郎二年吳中大饑殍殣相望仲淹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中喜競渡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寺主守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

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梵刹多其開建有法喜寺詩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治平二年以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爲政精明吏不能欺游淨慈楷書遊記數十字於琴臺之左壁有吉祥寺詩海會寺記

祖無擇治平四年以諫議大夫加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嘗作介亭於鳳凰山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

士上疏極言青苗法不便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公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生平著述甚多嘗作解禪六偈謂世之談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遂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其二曰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作善降百祥是名作因果其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六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因蜀公論空相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復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嘗游南屏山手書隸字家人卦中庸樂記二篇鐫於石壁

王安石字介甫神宗朝拜相封荊國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閒談論品藻古今師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勞神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師曰坐禪實不虧人予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

未就忽於夜坐間得之師呵呵大笑公讀書定林嘗問元公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一耳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於世緣深以剛大器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世之志用志不純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則與物多競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得旨熙寧八年公復入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而爲善豈小補哉

公居金陵由蔣山至其故宅當半道後請以宅爲寺
因號半山有法喜寺詩悟眞院詩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獻偈
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
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謫居杭州嘗將公事了湖中
或一艤訪客孫琴聽參寥辯才諸禪侶題詞遍武林
以至所賦詩偈最深處亦無不到濬湖度僧俱救荒
吾策遂爲萬世之利[illegible]并梵天以公爲伽藍孤山祠
并鄭俠孫由與公爲四今建專祠於寶成寺公每出
人必携阿彌陀佛一軸曰此吾往西方公據也公於

建中元年七月卒於毘陵時錢濟明侍傍曰公平生
學佛此日如何公曰此語亦不受又徑山琳禪師問
疾云學士生平踐履至此更須着力公應聲曰着力
便差語絕而逝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欒城累官翰林學士門下
侍郎謚文定元豐三年公以皐謫高安會黃檗全禪
師於坡寺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
成此道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忽有省
聰禪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公又叩之
聰徐徐謂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

公於是得言外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禪師順
示以搐鼻因緣公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
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
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
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嘗自號東軒長老佛印
住金山子由謫筠先以偈獻曰龎沙印佛佛欣受怪
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
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
養能歆享本爲凡乎不喜歡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
日及濟川者乃廣和之七十餘年眞一夢朝來壽斝

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
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
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陳師道字無己號後山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孫覺傅
堯俞薦於朝授徐州教授元符三年修少林道場成
曰面壁庵若師道爲記公詩文一代冠冕晚年志在
西方嘗智果寺參寥詩曰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
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又寄孤山圓悟勤禪師詩
曰稍尋東刹論茲事賴有西方托後車他年佛會見
頭陀知是當年老居士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為僧住吳山寶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慍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錘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員外郎芾為文奇險不剿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巷賦瑯然一誦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元豐初慧才律師設菩薩戒於南屏之雷峯方羯磨觀音像騰寶燄映奪日爍法眞一撰諸戒光記命公手書勒石寺中公於幽居洞之左巖復磨崖書琴臺二字惜碑與字今俱不存惟龍井方圓菴碑記尚在後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南楠即其中坐卧飲食書判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嘗為司諫諡忠肅公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嘗謁靈源清禪師執明見以求解會師曰執解何宗何日偶

請離却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然後可也公乃聞悟寄師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只在眼睛頭其贊永明壽禪師像曰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公嘗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不在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只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其一其物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

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當留意勿復因循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也

史浩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就好覺見其堂與簾幙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覺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薪蘦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㢋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浩有妙行寺詩

楊傑字次公元祐中爲侍郎自號無爲子嘗歷叅諸名宿晚從天衣懷禪師游懷毎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平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嘗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棄巳靈是誰之咎又嘗與僧談道云大凡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常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擒與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躶躶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着精采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鷄抱卵若是抛離起去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元祐初以蘇軾薦遷國史編修官坐蘇軾黨謫監青田酒稅嘗寓僧寺中有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忌者就詩以劾復以謁告寫佛書爲身削秩徙郴州已徙橫州雷州藤州徽宗朝自藤州召還出遊華光寺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

至笑視之而卒夢中之作有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則公之去來可謂逍遥無礙矣曾作五百羅漢記歷落如畫有法寶長老贊曰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菴今爲法寶又建隆和尚銘曰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坐帶刀眠汝奧孔未探天呼我作無事禪其他禪語一一勝妙在武林與龍井辨才師交洽有記崇壽教寺有詩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萬物之表舉進士爲著作郎紹聖間爲章惇蔡京所嫉謫涪州别駕嘗叅黃龍菴晦堂語次舉孔子吾無

隱乎爾請公詮釋界言俱不當意時暑退涼生秋香
滿院晦堂曰聞木犀香乎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公欣然領解在黔時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曰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
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有發願
文曰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
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
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
以此盡未來際忍事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
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中現作佛事稽首如來

等一痛切嘗答胡迪老書云君遂歸心於禪悅何慰
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二經反觀自己是何道理旣
為大丈夫須辦大丈夫事耳又與周才翁云思公竊
伴守道不渝盡古人所難也然已知求道於生死之
際則世界自輕但未直下撥塵見己耳投子聰禪師
海會演禪師道行高重皆可親近者從文章之士學
妄言綺語只增無明種子也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
參知政事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公浮遊塵外心
醉祖道有年聞大慧示衆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
新來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旣是打破趙州
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後以書咨決曰近扣籌室
伏蒙激發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
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
笑頓釋所疑欣幸何量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
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
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然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
時復驚擾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大慧杲禪
師時卓錫徑山
呂本中字居仁宣和中為樞密院編修官兼侍講卒

謚文清居仁性清約以耽禪而病癯癯不勝衣作江
西傳衣詩派圖推山谷為詩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
人為法嗣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
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
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
劫無悟時也居仁自是有省每以前路資糧為念嘗
有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聖丙
寅夏六月趺坐而逝考其修蘊定知稱栽而去矣又
嘗曰予病不能蔬食惟有五味爽口之責作詩自戒
君不如癡大夫夕餐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

食粥雖知舌本欠滋味頗覺和氣充其腹擬人腕腥羶杯盤眩紅綠四方釆珍異亦未極所欲何如野僧飯萊羹下脫栗竹間新筍大如椽樹頭老耳肥如肉亦不見蟹蹤擾亦不見牛斂餘石郎愛惜韭蔣菾膏侯脾脫熊蹯熟以此爲重輕與君未為臘與漢老俱徑山弟子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趙抃薦之在元祐紹聖間以進徽宗朝拜相是夕彗星滅久旱大雨帝書商霖二字賜之公初不信佛後見維摩經信手開閱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

倏然會心後遭江西見兜率悅禪師相與夜話公曰比看傳燈尊宿機緣惟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此話其餘即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即扣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何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投偈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於是焚香付囑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礙應物無拘翻身魔界轉覺迷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未幾悅

入滅公奏謚號真寂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公卒口占遺表命弟子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誰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嘗留詩妙行寺

王以寧湘潭人由太學任渭澧帥靖康初金兵入冦以寧遣兵入援解太原圍建炎中以宣撫司制置襄鄧招撫為檜等忌降以寧嘗過雪峰問道於真歇禪師曰予晉謁宏智大師師令讀起信論謫官天台時於鄰僧借得之讀既再三竊有疑焉是書為大乘人作有破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而未章以繫念彌陀

往生淨土為言其旨何歟歇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歸空然後為道耶以寧默然與歇時居皋亭崇先寺

張浚字德遠宜公南軒之父也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嫉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孝宗朝封魏國公謚忠獻公嘗問道於圓悟勤禪師師曰嚗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公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

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公之母秦國夫人嘗問道於大慧禪師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時大慧居宜春公三走介趣之兼程而至夫人已捐館矣公遂館師於光孝寺之東堂盡誠供奉以慰秦國之願云有妙行寺詩

宋學士程珌隱官太尉昭信軍節度使紹興間翠華臨幸淨慈觀羅漢三尊勅湖州佛智道容禪師住持建五百羅漢殿公爲禪師會撰五百羅漢殿記存寺

程珌官至內翰學士紹興初嘗寓南屏爲撰重建淨

慈報恩光孝禪寺碑記至今猶存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受學楊時之門紹興初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閹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贈太師崇國公謚文忠早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嘗謁靈源明禪師叩宗旨師令看趙州庭前栢樹子話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己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沉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栢樹子恭成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恁麽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嘗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旨妙喜曰公只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聞之怳如夢覺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公從是參道得法自在號無垢居士嘗感歎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公在朝與秦檜和議不合謫居衡陽誦經自若手不停披者十數載庭石歲久雙趺陷成窩號一綫處漫冬夏破即補之皮履闕裂亦不易或問子韶此是甚邪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

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會得嘗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忽歎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于憲侍郎張九成之甥也常隨舅氏自嶺下歸淦九成令拜大慧禪師憲曰素不拜僧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慧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

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
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
子拜何辭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秦檜主和議開抗疏力
爭忤檜出知徽州尋罷職後復秘閣修撰開嘗師游
酢友劉安世故立朝大節凜凜遇事敢言紹聖辛未
佛海遠禪師住□□徽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
露柱貓兒狗子遂有省述偈曰咄這瞎驢叢林妖孽
震地一聲天機漏洩□□人又問道如何拈起佛子驀
口截又致書大慧曰今幸私家塵緣都畢望師委曲
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塗徑與本地
相契也大慧答書曰時時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
兩則語但從腳下着實做將去過者不必思量久久
自有悟處

提刑吳偉明居士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
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遂留咨參一
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嗶地斷方敵得
生死若秖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
契悟

張鎡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

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
若多神面門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
開山疏云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
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
出向冷泉將下面皮不謂落沓奚須鄭重辭青松於
北澗穿幾重白崦之雲封綠水於南湖觀萬歲如山
之壽今有寺稱慈慧雲寺

蔣春逸字蘇翁臨清人紹定間進士號鳳齋所著有
易講春秋傳老莊列曰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書行
於世嘗撰斷橋倫禪師塔銘曰昔宮郎公於顯華嚴
范文正於古爲福張紫巖於杲大慧皆以元勳大老
敬向其人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爲銘曰斷橋
之學不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叢林木法
砥柱我觀其初信有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
室中不契何故所聞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
不住是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轉註

鄭清之字德源少從樓昉學嘉泰中進士理宗潛邸
教授凡四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清之之力累
遷太傅保定軍節度使封齊國公謚忠定所著有安
晚集六十卷公游淨慈寺撰雙井記有勸修淨業文

謂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無豁淨土一門嘗撰妙喜菩公塔銘曰西方心法難思維真淨妙明無一絲髯長舌語包須彌誰知認指爲月非九年面壁老古錐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法非事爲透地透天生光輝我識妙峯再見之語真貌古無他奇野鶴同往雲來無歸寂寥聲鼓何處覓雲兜梅瘦扇泉屏無邊春意一花發作死生觀其游戲來去知狀惟穹碑

驍龍友字雲翁天嘉人獨稱有辯才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截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嘉祐中拜相封魯國公公亮

方厚莊重沉深周密韓琦爲首相每諮訪焉嘗丁母憂告歸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謁天竺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後公亮至五十七果拜相元達以曾公恩補太師初有僧曰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生子青正坐化是知公亮前身爲青草堂也

太尉呂吉甫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臺山見一衣褊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夾問太尉曰官人何求而得至此太尉曰願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望如來發啓妙解庶幾殘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妙意簡易明白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愈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文殊耳言已忽不見先是吉甫帥杭州大通禪師善本遷居龍山吉甫入山從容論道大通嘗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存心修行又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林逋隱錢塘恬澹好古弗趨榮利梅聖俞爲逋撰詩

序曰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崭崭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嘗作詩送慈雲懺主曰天竺屏顏暫捲扉講香浮穗上行衣白猿聲裏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曉歸又天竺一僧詩曰林表飛來色猶想久卜隣招回一水路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圍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寧謝嘗聲頻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馬疾馳趣持槊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

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浣塵翠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靑綾莫爲鴛鴦好欵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因自號蘆花道人晚年留情釋典臨終作辭世吟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縈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江干樓雲菴其遺跡處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號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金城錄謂公之學得於道謙禪師公嘗致書問師云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師荅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强承當公於言下有省有乂而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嘗云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戒甚嚴毫髮不容身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可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樣

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又曰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陸游字務觀仕至華文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曰放翁常問松源嶽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

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
朝始覺禪家别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時有金
壽策禪師往來簑厚策往雙徑受生餘七日跏趺而
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
塵侵白拂繩牀冷露滴青松卵塔成逞想再來非四
大尚應留見証三生故鄉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檢
點僧銘松源崇岳禪師之塔曰語師之語峻峭崢嶸
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驚空駭心眩目如
錢塘海門之潮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之戰昆
陽也

真德秀字景元慶元中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
山先生謚文忠公帥湘州時潭人爲立生祠深於禪
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智
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
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禪定造智慧具有漸次階
級非謂一超可入如來地也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
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
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
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
果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
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聲塵安
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
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
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
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從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
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與魏
了翁俱有游天竺詩

郡守謝朝議時與佛日杲禪師論道見徒侶指施錢

鏹乎基址選竹木聽指呼無敢怠者於是延見一二
觀其能爲修各書記乃與從容窮日語論英發權古
商今守甚駭異自是於佛日禪師日益加敬遣其子
純粹求入道捷徑佛日示以法語入篇

宋給事中知瀘州馮楫悟心法於大慧杲禪師號不
動居士南渡後所有寺院佛藏經殘失楫印經施補
之足五千餘卷凡四十八藏又四大部者亦如之所
至於賢士大夫高僧逸民續廬山蓮社遺風每月建
繫念淨土會至癸酉冬十月三日具衣冠望闕再拜
已換着僧三衣陞高座跏趺說偈而逝

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亡剎命宗本圓照禪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

州牧劉彥恭宗徹禪師之道立羅漢院以延供養

宋丞相喬行簡所居多㸃洞前石據湖山之勝後捨以為寺御賜名曰寶奎

岳飛字鵬舉南宋恢復之功幾成而阻於檜至今俎豆湖上一坏土我作有哭岳滿江紅詞及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滄炎入口游上天竺與李綱俱有詩忠肝義膽激烈千古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寧宗時問道於保寧全禪師又參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機歷唇吻便落意思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自左丞相歸日修淨業保寧即湖心寺護國仁王寺在北山

潛說友咸淳四年以朝散郎直文華閣兩浙運副除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至七年罷說友在官嘗修咸淳臨安志梵剎多經考據有下天竺一詩

李端愿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亂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撮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回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穎遂為錢塘人

鄧文原字善之巴西人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謚康莊延祐戊午嘗撰石林琫公塔銘曰佛氏之道非有非空非垢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靈昏蕩滌

不有津筏曷拯於溺言為理筌理得言忘有泥言說大道榛荒惟石林師祇園之傑一念聊容萬法了徹本無有法為覺群迷出方便慧作誨道師南山綠屏慧日其頂自師之亡山空雲冷師亦不亡空無生滅勒銘山阿昭示來哲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母丘夫人臨月夢一僧入寢覺而生孟頫年甫十二即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重天目中峰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江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遺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中峰

有淨土偈一百八首公為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有中峰淨土帖又手繪觀佛及中峰像貽淨慈寺

馮子振攸州人號海粟於書無所不讀中峰有淨土百八偈子振贊之略云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於幻能覺知幻人手拈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寄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無念念絛無念亦復無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穩住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發為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傒斯游人號

為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諡文獻公於佛典橫標考究天曆初詔天下善書僧儒會杭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公亦在詔內而公必與僧同湌若別為治具則不樂甚至掣肘詬罵不食而去嘗為僧題懸崖畫蘭云娟娟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為從渠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公為元叟端公笑隱訢公悅堂誾公撰諸塔銘膾炙人口有稿三十卷行於世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父汲宋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之崇仁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儒學教授除國子監助教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諡文靖嘗闢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接方外士必和擊其說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窮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流而歸之者否矣嘗曰佛以因果二法制服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得這兩箇字嘗為淨慈北礀簡東嶼海晦機熙撰塔銘并山林禪苑修等記及題詠若干首其晦機銘畧曰闡佛氏之宗碑者其度人也以悟為則必使自致

於思慮之所不及時至機應則決而啓之是以言發意解解泯言忘謂之不立文字豈欺我哉

白珽字廷玉錢塘人傳綜經史詩文一主於理業易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逼陶韋書逼顏柳仕至儒學副提舉所著有湛淵集行於世南屏諸刹俱有詩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元初為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翥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有山村集遍題諸刹批註唐百家諸選洪武初祠於杭學鄉賢祠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

科元兵南下嘗叩闕上書元人爭目之遂變姓名隱
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
誓不與朝客交游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宗
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與中峰禪師善一日會於孝
子梅應發家兩人相對無語中峯云所南何不說法
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衆所居弗居寓城南
萬壽覺報二寺有田盡捨諸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
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
思肖蓋恨不能死國事也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孝
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

榜樣宋社既虛適意緇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
工十空經一卷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
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張翥字仲舉號蛻菴官翰林學士有衡山二十三題
詩今錄其二初生巖曰初地靈峯下重來爲講經神
應合掌受石亦點頭聽雲隨飛蓋湖龍入淨瓶至
今花雨處長照一燈青大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園
即給孤鑿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鐸時喧寂天燈
忽有無沙門毋夾此三繞作南謨有六和塔詩
趙雍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質稱極時遭元季兵

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驚棄於地虎熟視
而去不敢近稍長游郡校礪志讀書當暑夜寢蚊含
群狐採蘇葉作扇爲狐拂暑其曹相歡呼云趙尚書
苦熱吾輩莫得偉勞狐聞之私喜後至禮部尚書洪
武壬申淨慈燬於回祿且以監寺智嵛負國稅并讁
被剃僧法遣及住持道聯聯以例謫五臺公與聯有
道交之親公辭在任遂以聯名奏聞 上命驛召至
京慰勞頗問至原委竝釋之仍命住大佛國云
周密字公謹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泗水
潛夫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嘗過南屏小

蓬萊詩有園林幾棲東風王留得亭前御愛松之句
所著有齊東埜語癸辛雜志武林舊事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爲赤城令棄官將妻
子遊天目山與江上老漁相狎時時唱清江欵作廻
波引和之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美海可吸蛟龍可
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明興天下大定詔徵遺逸之
士修纂禮樂廉夫被召至京師肺疾作而卒自號鐵
笛道人與南屏僧釋臻釋現釋信爲方外友
劉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以佐命元勳封誠意伯當
元季以江浙儒學副提舉罷歸與魯道原游西湖有

興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益侍杯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衆咋舌避去　高皇帝既都金陵走使聘基基慨然謂所親曰吾儕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關冏翊選衆侍所言游上天竺有詩云憶昔西湖親慶雲五色貫渾動星文燭微早已徵林瑞華□方知佐　聖君奇父亟恭龍象窟烟霞久負鹿麋字□公翁黃居今實從徬蓮臺悵夕曛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爲國初佐命功臣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華嚴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

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學士郎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盡閱鄭氏所著書數萬卷其文章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有集八十三卷始見　太祖卽勸不嗜殺人授太子諸王春秋尚書大學衍義每對　太祖語漢武梁武好儒好佛之失　太祖稱之爲賢爲君子爲純臣天下既定凡郊廟山川祠祀諸大政大令皆所裁定海外諸國朝貢必問安否爲人篤倫理行事循仰無媿眞明代之眞儒也後得法於千巖長公其窮南屏最久公自備有羅山石室嘗爲智覺禪師手題像贊及爲無肯授竹菴渭巡以順德隱仁公輩撰塔銘復爲同菴簡公撰鐘銘其故教編記則宗鏡之末光也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洪武初徵聘官戶部侍郎至翰林國史院編修嘗泛西湖舟中有望南屏山詩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洪武初徵聘官校理與南屏竹菴渭禪師善其有留渭詩云何年慧遠重開社來聽東林寺裏鐘莫時寂　徐賁字幼文吳郡人洪武初同徵聘爲記室亦與渭公爲方外友其集自有寄竹菴詩

姚廣孝自號逃虛老人吳郡湘城人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爲醫但願稍學以仕王朝願父母不則從佛爲方外之衆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　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封榮國公　文皇勸之蓄髮不從詔之居官不就畀之章服弗御也賜之宮娥弗近也衲衣僧帽往來蕭寺無改其初噫公之翛然物外塵埃軒冕而電露富貴非受記於靈山者能彷彿其萬一哉洪永間公嘗隱南屏天竺與清遠祖芳存翁同菴希

古止菴太朴諸老爲同參之友俱有題詠碑記

張寧字靖之號芳洲海寧人景泰天順間爲給事中嘗至淨慈詩有爲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還之句後奉使朝鮮國朝鮮之人雅重之集所著刻爲
皇華錄行世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爲仁和縣學訓導陞教諭襟懷坦率有捷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逸而灑翰得晉來法遺韻誨士子務盡恩義薦入居翰林修纂金宋三史卒嘗游淨慈有雷峯夕照南屏曉鐘二詩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受學黃溍官授經廷檢討尋轉浙江行中書省郎中參左鎮將洪武初與淨慈煜上人善煜每從基游基極稱許之一日參方邂逅於吳門與之語終日臨別依依似不忍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入纂修元史賜蟒龍復任尋爲省臣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若本寺止菴德祥同菴夷簡與之最善嘗爲平山禪師撰塔銘并同菴新鐘之偈序

于謙字廷益號節菴杭州人累官兵部尚書土木之難宗社幾危復安實其規畫爲石亭徐有貞所譖賜死謚忠肅祠南山三台峯下有謁古春蘭法師塔并序古春法師先君方外友也昔予彌月時師赴湯餅之會常摩予之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已而鄙亂知學先君數以師言警予及登第拜官日恐負師之知言以貽縲絏之羞茲雖內艱家居敗爽先極于三台山下而師與先君不可復作矣感時追舊秪其義笠老盤屐拜塔下泣哀賦一律以識予之耿耿云維摩正法眼於鑒獨先知摩頂昔憐我鄙心更憶師救時慚宰相被謗愧縲絏拜奠香臺下臨風雪涕洟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翰林學士至吏部尚書謚文通天順壬午遊淨慈寺寺中有閣懸虛而出可瞰全湖公題詩倡腰嬌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法聚號玉芝海鹽人和有大堤廻接鳳山遶金勒東風細馬嬌芳草不知埋帝馬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鬧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上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云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山人餘姚人官至兵部尚書贈新建伯公自鄉舉時讀書南屏後擒宸濠忽傳王

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遁發至錢塘謝病寓居湖南淨慈寺成詩六首存寺南山有陽明洞以公號名嘗建天眞精舍於龍山之陽每形於歌咏即今勲賢祠上天竺有二詩云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却易成又云春園花竹始菲菲又是高秋落木稀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鳥鵲遶枝飛其恬澹之定養剛大之純操亦足彷彿想見矣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山淨慈寺寂久有詩云道人占斷南屏景是也間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寔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爲相日訪一元於南屏一元卧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大奇絕不交一言文憲益重之後居吳興建業劉麟龍霓咸徒居湖與吳充陸崑暨一元結社遊號苕溪五隱

田汝成字叔禾性穎敏博學強記流覽百家言覃心作述爲文沉涵穠郁有東漢齊梁風尤善爲記事書纚纚多雅致兩爲督學使者盛有文譽在閩中時尤得士心至今尸祝之嘉靖初同黄省曾五岳理棹尋逅南山下淨慈寺循宗鏡堂左登絕頂披險探奇各賦五言古風二首其所著有田叔禾集西湖遊覽志行世航士自弘德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爲最

武林梵志卷之八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標輯

古德機緣

自初祖折蘆五宗紹葉摩訶祇樹聖以地靈南嶽比山地因人顯故塵外摩尼論中獅子照映今昔武林為浮宿瑩運金錢玉毫駕慈航於法海者不能[illegible]所作[illegible]乘總之問等須提請同[illegible]遮風在握其有與乎

[illegible]

慧理法師西竺人晉咸和初來武林見山巖秀麗

建兩刹先靈鷲後以人衆不能容復建靈隱實二刹開始祖師初登山歎曰此吾天竺靈鷲之一不知由何飛來洞中舊有白猿呼之隨應人始信焉至今年猶稱飛來峰云

寶達禪師不知何許人晦迹武林山住剎利院因名剎利禪師院中有印沙床照佛鑑乃其遺跡往者浙江鶩濤為害發射湖上諸山師憫之持誦秘咒累日一夜江濤中有玄冠朱衣偉人謂師曰弟子吳行人也憤心未雪師慈心為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浙之東岸沙漲數里後罔知所終

守一律師字堅道錢塘人姓范齊信安太守[illegible]之八葉孫詣蘇州支硎圓公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為戒之驗也立願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尚炯炯然如在握開元[illegible]大林寺後移籍武林靈隱[illegible]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illegible]長繩繫白日安可得乎

[illegible]

道標侍者姓秦富陽人七歲時有僧摩其頂曰此子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遂出家事靈隱

白雲峰海公至德二年奉部通經為比丘標中首選得度勅任天竺與清晝靈澈齊名李吉甫韋皋孟簡皆心交塵外分契林中長慶三年入寂

皎然侍者名清晝姓謝長城人康樂十世孫幼負異才受戒於靈隱戒壇事守直律師文章儁麗品藻神雋當時號為釋門偉器後博訪名山晚入杼峰獨處絕去詩詠孤松片雲禪坐相對永貞初年終

鑑空法師姓齊名佐吳郡人少貧困元和初遊錢塘年四十五矣屬歲荒求食於天竺寺至孤山飯甚不前因臥雪悲吟俄有梵僧顧之笑曰秀才法師旅遊

滋味足未空不省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同德寺
乎子應爲饑火所燒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食
之乃知空食棗頃刻乃悟同德寺事如昨日焉因涕
泣歷問當時雲水五人惟公得解脫獨其修福不完
坐於饑渴僧曰向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
心[illegible]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
[illegible]取一鑑曰要知貴賤修
[illegible]之了然默記遂投靈
隱出家受具足戒[illegible]行高節昔太和元年遊河東柳
埕說其由又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尚九年在世吾捨

世之日佛法其衰乎乃索筆題數行于經藏北垣曰
與一沙衰恒河沙兎而罝犬而犂牛虎相交與角牙
寶檀終不滅其華後周遊名山未卜所終
道齊尊師姓趙錢塘人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偶見僧
分衛諷淨名經冥然喜之往定水從師剃染投靈隱
學華嚴經義於天竺寺修習禪定靈山上有石窟齊
于中坐忽巨蟒矯首㗂呀爲吞噬之狀怡然不動復
有虎豹近于石室群虎踌踌馴擾又山頂乏水以錫
杖剌地清泉迸流足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
者請講華嚴經時嚴冬飛雪忽生花二本狀若芙蕖

熠爚光發觀者嗟歎後終于山室
韜光禪師西蜀人穆宗時卓錫靈隱巢居塢白樂天
嘗以詩招之曰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到家濾泉澄葛
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
食齋罷一甌茶師不赴答詩曰山僧野性好林泉每
向巖[illegible]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性能引水種金蓮
[illegible]碧天城市不堪飛錫
[illegible]
智一尊師居靈隱[illegible]精守戒範而善長嘯韋叟
其聲杳入雲際如吹茄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鳴

載咽飄飄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梵澗邊養一白
猿有時不還一乃叱吻張喉林木震響則猿至矣時
人謂之白猿梵稱爲猿父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梟
僧齋竟斂生飯送猿臺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群猿競
至有好事者往往從而施之故今有飯猿臺洎唐武
宗廢教寺廢不詳所終
靈隱清聳禪師福清人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
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
感悟承　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
億執師禮事之忠懿王命于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

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
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
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得法於洞山曉聰夜則
項戴觀世音像誦其號必滿十萬以爲常自是世間
經書六藝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
貫以抗宗儒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靈隱山永安蘭
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宋仁宗
覽之嘉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
大師宰相韓琦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還山

至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
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有
文集二十卷題曰鐔津集塔永安院
晉慈禪師名幻旻宋慶曆八年住靈隱寺僧問辟舍
未到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
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一日師見僧
看經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
眼分明識取經
德章禪師初住汴大相國寺慶曆中仁宗累詔師於
延春閣化成殿問法寵遇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
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
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
刑質括來掌上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
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
動岌岌
縕聰禪師住靈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
郎有偈云來審有箇甚麼師曰天台楖栗子問古路
直饒將無與師云云虛空下
文勝禪師字慈濟錢塘羅氏子住靈隱寺僧問古鑑
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

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
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嗣法弟子二
十五人
雲知禪師名慈覺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
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月光前絕後去也
正童禪師字庖明任靈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
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延珊禪師字慧明住靈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
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云與上座一線道且

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交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初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illegible]雲門[illegible]具一隻眼久立珍重天聖三[illegible]仁宗聖壽至天聖八年師奏免[illegible]存寺至今賴之賜號禪定大師

重顯禪師字隱之遂寧人姓李叅北塔祚公盡其道法將造錢唐值曾學士下淮南以書薦于珊禪師顯至靈隱浮沉衆中三載曾奉使歸訪師靈隱無識之者于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詢薦書內之袖中珊奇之後住雪竇宗風大振有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滔滔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皇祐四年七月七日示寂塔雪竇

慧淳禪師名圓智住靈隱上堂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云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非秋之月可比虛明絕代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

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寂室禪師名慧光錢唐夏侯氏住靈隱偶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illegible]曰逢人不得錯舉上[illegible]佛殿[illegible]一聲[illegible]

[illegible]堂禪師名[illegible]山金流鎮人叅圓悟法師悟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

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於衆中良久曰吾夢覺矣自此機鋒峻利衆目為鐵舌遂安定郡王趙表之侍郎曾開知府葛郯皆受其法勅住靈隱賜號佛海開堂中使降香師拈香曰此一炷香一鶴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為直嗣圓悟而云也孝宗留心空宗屢召師對御師以頌紀之曰鉢盂走馬向天庭慢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都春當指面前花為佛草料又問僧一大藏教皆是惡口乾道七年正月旨令靈隱長老引見晚日召至選德殿三月七日復有旨令靈

隱德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見賜座八年正月二十
入日車駕幸靈隱師于冷泉亭恩居獨進至遇安堂
一笑軒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上曰此是畫的那個是
真的師叉手曰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上大笑是
日恩賜真指堂牌并御書贊遍頌是年八月六日
詔至入內觀堂召坐賜茶上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
遂覺未知從夢中覺從覺中覺師對曰陛下問夢中底覺
覺中底覺若問夢覺夢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夢覺無
殊幾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
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上曰夢幻既非且鐘

聲從甚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上復問前日在此
閑靜坐忽然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朕從這裡有箇見
處師曰陛下作麼生會上曰明鏡絶纖塵師奏曰一
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上曰亦未嘗欠缺九年四月
八日又宣入內觀堂問對師預示淳化三年正月十
五日遷化至期諸王卿相皆至師陞坐視聖遂入方
丈扃閉久之師舊畜一猿頗馴因衣之命曰猿行至
是衆窺窗隙並無聲欬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
化矣猿書乃辭世偈也偈曰搆析秤鎚撥翻露布突
出機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有御語集奏對

錄行世
覺阿侍者日本國人滕氏通天台教善書與法弟金
慶俱然航海而來參遠法師于靈隱後至長蘆江岸
聞鼓聲大悟返靈隱述投機五偈曰航海來探教外
傳要離知見蹤跡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
在天掛杖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隱後圓光
徹太虛一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
起身分明寂然踏著故田地倒影攢頭孤路行求真
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
陽抛下破木杓豎拳下喝以實主賓是說非入水泥

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遠稱善後歸國
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淳祐四年詔住台州光孝寺
師渡江而來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乎曰
宗門不貴神通則貴眼正上悅勅住靈隱上問朕心
與佛心是同是別光曰直下無第二人上曰恁麼則
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光曰成一切佳即心離一切相
即佛上又問釋迦老子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
謂陛下忘却皇情帝大悅賜號佛照嘉泰三年入寂
有奏對錄行世
誰菴禪師名了演福州人住靈隱上堂云面門擬破

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下座

懶庵禪師名道樞四安人姓徐與璐初詔任靈隱上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荄聖凡迷悟之別萬幾正念與[illegible]相應[illegible]物則業不能繫[illegible]云沉掉之病[illegible]之意則今諸魔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作[illegible]數日後退居永安蘭若道遙[illegible]梅花春信息瓶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illegible]把家風舉似人

寂庵禪師名道印漢州人任持靈隱上堂云大雄山下虎南山鱉鼻蛇等閑撞着抱贓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云五五二十五擧破虛空茲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云何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擧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曰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銜波激浪未免上他鈞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悅堂禪師名誾南康人周氏子至杭見淨慈栢山介石室中舉栢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任靈隱嘗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腳跟下[illegible]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illegible]對師便打居四載訣衆[illegible]須彌虛空獨露[illegible]禪師[illegible]任金陵及鍾山諸處說法元至順二年迎歸任持本寺金陵諸山送師歸曰

在宋仁廟移起訥公于圓通厥後孝宗特召拙菴于靈隱雖出處各欲行志而抑揚皆足扶宗及觀我師度越前古聲飛丹陛天竺莫抗其高風名躍金闕驚嶺有行于今日其語空衆妙機透重玄宗姓俱高與臨濟同出邢氏師資宿契與雪峰萬福曾郎詩行江西三十年增高廬阜幾千仞道闢于與與日月而爭光宗會其元猶河漢之無極方喜金陵之會遽爲錢唐之歸與其領徒勘驗諸方曷若提室大弘法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續承祖父兄箕裘一乘非一三乘非三掃空經律論露布如佛出世大衆霑恩

妙峰善禪師劉氏子世居彭城後徙吳興年十三郎
辭家祝髮受業德清莽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輙
了大意乃徧叅諸大老時佛照唱道鄮山師往叅禮
以風幡話佛育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
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湧然不以此自足入
康[illegible]下[illegible]坐一十年身隱而名彌彰學者尊
之曰[illegible]慧因鴻福萬年諸剎退
[illegible]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
不已[illegible]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
亦非所樂靈隱容邇于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

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
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荅
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僧問如
何是不入泉流句師曰烏龜鑽破壁僧問如何是妙
體無私句師曰百足馬中一頭驢僧云如何是瞬目
揚眉句師曰花雨巖前石點頭僧云如何是奇特事
師云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三十年
後上堂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這裏是鑊湯爐炭擊
右邊云這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
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麽又舉云毘婆尸佛

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云久叅高任興堂四
海莫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
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以故將成
丸彻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上堂云談玄說妙事如麻
添得時人眼裏花赤骨律窮撥得入潑浪潑賴是生
涯[illegible]因[illegible]臥官街笑倒鐘樓破草鞋
[illegible]一大藏教
[illegible]譬頭方師
[illegible]一經指[illegible]心離神化兌
然皆有得將不寐滌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
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
石皷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禪師因法華舉和尚
相見話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
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和尚云文殊普
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趕出院也趙州曰和尚
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麽處趙州禮
拜而出師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
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
十牛圖頌句法與梁山相埒理趣超卓友有過焉一
尋牛云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巳泥深幾回芳

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云枯木岩前差
路多草窠裏輥覓非麽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
蹉過他三見牛云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
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云牢
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
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云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
亦踏馬蹄塵不曾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
騎牛還家云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桐角出煙霞忽
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似伯牙七忘牛存人云闌
内無牛趁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閑行歌行樂無拘繫

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云斷慣衆生界已空
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
宗九返本還源云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
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鄽垂手
云這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腮一揮鐵棒如
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
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
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
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
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

松源崇岳禪師姓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故因以
爲號自幼卓犖不凡未嘗嬉戲年二十三棄家衣掃
塔服首謁靈石妙公纔見大慧于徑山聞大慧稱蔣
山華公爲人徑捷即往參一夜舉狗子無佛性話有
省即汝叩應庵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
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師便禮拜應庵大喜以爲
法器然竟得芻其祝髮隆興二年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徧歷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入閩見木庵
永公木庵一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庵

云琅琊道好一堆柴聲師云矢上加尖庵云吾見下
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
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
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
難之有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
曾自知及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隨荅庵但微笑
師初于道至忘寢食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
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作側聆然
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庵遷
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吳郡澄照徙江陰光

孝無爲府父番陽薦福四明香山蘇之虎丘慶元三
年被旨補雲隱後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普開獨
以大法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
祖罔措跏趺而寂全身塔北高峯之原待制陸放翁
銘其塔有曰師之語崚峭崢嶸下臨雲雨如五千
仞之[illegible]山識天驚空駭心聽目如錢塘海門之潮虎
[illegible]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
[illegible]之[illegible]真知言者哉
笑庵了悟禪師[illegible]人上堂舉趙州因僧問以一重
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趙州曰昨

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
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高原祖泉禪師上堂舉九祖伏䭾密多尊者問八祖
佛䭾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
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
中春贈黃漢巖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
到此一場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叠關山任腳遊
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族姓黃台之寧海人依同
邑法安太虛同禪師出家因看趙州無有省白庵曰
從生至死只是這箇不由別人也恭原叟于中天竺

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麽師叉
手而前白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
尋俾侍者後掌藏鑰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
曰將甚麽看師曰將眼看叟竪起拳曰何不道將這
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麽看叟微笑東嶼在淨慈
招分[illegible]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
[illegible]上堂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
[illegible]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
主浙江[illegible]元四年遷靈隱宗風大振
順帝錫以金襴法衣賜號照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

五山人以爲盛事上堂云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
面門點即不到雪峯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覩
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
中峯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叉手若
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看訛上堂舉僧問趙州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
七斤師云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這僧舌頭未免
自揚家醜雲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元霄上堂云今朝上元
節雪霽見晴春梵刹燈千點長空月一輪鼓鐘喧靜

夜歇管閙比隣總是圓通境何須別問津上堂云一
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頓也漸也權也實也偏也圓
也只作一句道却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上堂云古
杭管内靈隱名山肇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
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
點[illegible]至大龍翔膺虛里吉大夫遣幣聘師
[illegible]三徑遯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
受異號賜[illegible]領靈隱又居三年退處了幻庵至正
十五年春歲[illegible]二月二日集諸徒叙平生本末且
詠之曰佛法下衰無甚于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于

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
說不說遂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全身窆于
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
侍講學士黃公晉卿目見其事故自書塔銘序中
性原慧朗禪師幻隱別號也出台之黃岩項氏母陳
氏師既長不甘俗處往依溫之寶冠東山啓公出家
寓於[illegible]原道公於仙居紫籜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
參徑山原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
此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與麽
未審和尚作麽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久之

徹特者朝參夕究一旦默契育王雪窗招師掌藏教
未幾出住鄞之五峯遷金峨洪武五年奉　詔天下
高僧建大齋會於鍾山師與徑山季潭俱與是選既
竣事季潭奏　旨住天界延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
得表率叢林體又明年鎮江金山請師補處十一年
升居[illegible]從[illegible]宗風大振上堂云今朝閏五月
初一[illegible]箇箇解知音短咏長歌
[illegible]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真人
赤肉團等閑[illegible]佛涅槃日上堂云涅槃生
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這裏作麽

生會良久拍禪床云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
中春浴佛日上堂舉香嚴和尚云去年貧未是貧今
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
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
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煩下座
師始至經畫大雄寶殿僅一載即落成巍然山峙師
室中垂語曰蓮華峯被蝍蛆食卻半邊因甚麽不知
又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峯與北高峯
鬪額是第幾機罕有契之者洪武十五年六月二十
三日示滅

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居蘇之報恩慧日承天萬壽至靈隱上堂云目前雨餘山色翠座間風暖鳥聲喧拍禪床一下云堪笑老翁無裨智少室峰前坐九年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林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illegible]泥[illegible]上衆三云[illegible]千峰鎖翠滿空柳絮飛綿[illegible]八一句[illegible]眼[illegible]三春看又過何日[illegible]

守仁禪師號一[illegible]入靈隱僧從楊廉夫張伯雨遊能詩書法遒勁其題石蟹泉詩曰神禁驅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佳蹄帶浦雲穿曉斷暗隨山雨走寒沙玉臍圓映波心月瑍沫香浮沼面花擬待春風招杜客焚香來試九溪茶一初有志事業不偶爲僧嘗言我輩從事文墨非以廢道蓋有不得已也在京賦翡翠詩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過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淨處棲此詩爲　太祖所見怒而罪之洪武間徵授僧録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淨慈寺

五代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

天鏡原瀞禪師會稽倪氏幼從至大寺雪庭立公祝髮及受具遂往杭之集慶從濟天岸學止觀一日師自謂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究別傳之旨乎登華頂叅無見覩又如玉几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徑山原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illegible]遂叅叟于不動軒入門叟[illegible]師禮三拜已而俾居侍[illegible]天隱于龍翔上江西禮諸祖塔[illegible]公道話契合廷師度夏爲作斷江塔銘樵隱軒銘至正丙申出世邑之長慶遷天衣洪武五年設廣薦法會于鍾山詔天下名尊宿輪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杭慈光率諸山請居靈隱師辭再四僉曰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見了幻皆說法靈隱于今振墜緒提宏綱捨和尚其誰哉師幡然而起上堂云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上堂云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眼眼問曰子於衆請外看甚麽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麽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謂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

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云佛法顯然因甚麽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覓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甚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

麽群鳥啣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甚麽不啣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麽生師曰且請今日問達麽西來傳箇甚麽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麽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麽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還置諸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麽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參次師指衆曰汝諸人還見麽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

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麽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六旬悉誦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為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于衣襵中暨謁韶

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
有緣它日大興佛事初任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
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
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
結言旨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
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
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
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
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
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
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
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
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
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
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
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
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

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
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
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瓶等彼國僧
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
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
慈山塢
慧日永明寺道潛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
慧日峯久向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
則昔日靈山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
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露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

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
麼還辨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
當為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何如師曰甚麼處去來
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厐碩所事淳
朴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
歲剃度受具又三年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
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
為一晝夜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
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如何是這

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
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
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
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
移丈錫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
俗欲從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
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
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
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受業何寺奏曰
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

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
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
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
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
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
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
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
息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
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禪信臨
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
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
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
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
恁麼諸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
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欠債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
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
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
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
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

當斷不斷兩重公案舉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
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
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
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
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
似地古貌棱層丈夫意氣趯到須彌踏翻海水帝釋
與龍王無着身處乃拈拄杖曰都來拄杖上圖避咄
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蘇之靈巖
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

皆害於顏遂爲顏太毋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
長博極群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
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
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盡臻微奧照
令依圜通秀師未久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
嚴[illegible]慈寺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
[illegible]入師曰須復生背面星月遶簷楹
[illegible]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
白雲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
此事譬如兩家着碁學人上來請師一着師曰早見

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
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秖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
生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
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
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
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通塞虛空
無遮迴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鱉鼻擲拄
杖下座

首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
首衆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闢東林謂衆曰我此間

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噉嚼師竊喜之
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
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
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
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
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逢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
師擬開口林便掌師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默
昔日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
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
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

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
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
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
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
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
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床斫佛脚不撒
東家犯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
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
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丹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薝蔔拈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

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
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升座曰南山有箇老
魔王爛炯放睟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
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萬頭
隨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雖他無限癡男
女[illegible]入鑊[illegible]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
識爲[illegible]入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
于寺之南庵
佛智[illegible]六世祖守會稽周家爲師
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駐鳥於大善寺十八得度

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舉露柱曰你何
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渺潭祥皆以
頷邀見推曉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
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師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
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
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
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
庵於西華闕敕毯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
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
韋王弟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

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
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
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柱杖卓一
下喝一喝曰秖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
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
總不得動著上堂[illegible]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
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
然燈北鬱單越暗坐上堂[illegible]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illegible]拂子曰[illegible]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
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

動不覺猶是秦時轅轢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
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
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
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
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
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
劃斷兢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
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
取次噏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
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巵若

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寛綽有餘放出纖毫碍
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麽處履踐同誠共休戚
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厙奴
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
賓師曰鈍氣爍爍憖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師[illegible]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
辰十月初示微疾至二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
盡[illegible]以道[illegible]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
其地發光終夕舍利若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
常平日問道于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

客食咀嚼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
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
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焉
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參雪峰慧
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衣便廝當古鏡不磨還自
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
迹處師曰夏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麽莫藏身師曰石
虎呑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
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
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
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
嶸領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麽去猶是半
提作麽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
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麽穿過髑
髏[illegible]上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
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
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麽說話
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骨取别有生

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
具甫二十和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
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
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
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
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
問荅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
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凛
凛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

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朗闊耀古今戶內
來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
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
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
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被免
被傍人謗住云衲僧家頭搖事休此詩山僧都不會
二[illegible]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
惡忌量一[illegible]船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
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
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聚許旁參回途得妙雲

雖動而常閑月雖曜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
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
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
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
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
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
破大地沒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偶明了身心一
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取白牛車妙明回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
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項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

豐路兮峻仍皷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
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
木諸禪德向上一着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
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大合作
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上堂
舉僧問[illegible]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
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
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
秖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
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這一頭麼

天地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
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
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劄巖房
雨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
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定全身於覺塔右
混源密禪師天台盧氏子衣資福道榮出家十六
週具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
閩流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
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
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

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
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
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
張佛法者麽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
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靶問話者三十棒慣能
說[illegible]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
[illegible]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
[illegible]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
三千棒[illegible]源今日恁麽批判青情好與
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撥魚蝦
遼天射飛鵰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
本山
楚劉寶印禪師百粤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
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
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麽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
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
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
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麽道

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
氣不得何故尉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
出氣的麽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
鋪寶貝亂堆金玉時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
來所以通闤浮有大寶光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
佛一[illegible]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
[illegible]下座
[illegible]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菴
於雲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
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

曰不因今日問爭丧目前機菴許之住後上堂要明
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崚巖頭
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覿地乭金針直
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
身獨脫猶涉泥水秖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麽生道
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
舉趙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麽說話面皮厚多少
不羞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
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

見未曾當頭道着今日全身放憩也要諸人知有[illegible]柱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猶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若田禪師名法薰眉山彭氏子參破菴祖先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星[illegible]之端平二年奉詔靈隱住持淳祐甲辰三月望示衆云但得本莫愁末與甚麼作本與甚麼作末拈拄杖云青不入時人意拈用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退

歸實壽趣辨終焉春秋七十有五臘五十有三塔全身於院之後山師貌古性直音韻朗暢累遷望刹閱三十有二年樽節足用稱量計功雖大有興造一毫不以干人而人成樂施師見他處化者蹙俟搖搽且嚅囁直鄙且賤之而上木金碧在處成就焉

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家子母陳氏世業儒詠眉秀目哆日豐頻從季父智隆於兗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退谷甚久參浙翁于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愜及再參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見爐而豁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氷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任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入山所至革支傾廢容徒衆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師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illegible]不知只為貪程太速上堂[illegible]一不成二二不是點着不來白雲萬里佛[illegible]上堂錯錯六戟草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

拈膝云劍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云門放洞山三頓棒噇飯錢兒黃蘗打臨濟三頓棒拔牛頭吃草貝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泥盆泥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泥脫墼有甚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窟子無你迴避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廻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卿前腳後也須仔細忽然築着磕着淨慈柱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合柱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木言先領誰家竈

裏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
許多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淪無縫罅詩
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靈山今日快
便難逢為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
禪床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
經眼[illegible]不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
經一字[illegible]上堂[illegible]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能
多[illegible]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
四年六月十四[illegible]壽七十五夏五十八
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靖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

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郤葷
茹殆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
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洲
大聖為甚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
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
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
即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免教回首望長
安翁云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容就
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
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

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淨寺靈隱
徑山其住徑山歘餘遭夯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
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
爲暫附二穴於東磵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浴訖書
偈而逝嘗讚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
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荆叟如玨禪師婺州人初見癡鈍室中垂語曰如何
是佛師荅云爛東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咬
着水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又嘗作偈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

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示
衆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
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卽迷源擬睇已蹉過不是目前
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冀斯取證第二頭第
三首萬挂千掌轉見氣急殺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
明孤拋一趯千了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
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
失從前鼻眼睛滿面慚惶無着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聯機元熙禪師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
公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元齡俱

昔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爲將遊方
其母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不
持一錢以行聞物初鬨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
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頴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
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
始末師[illegible]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
遂[illegible]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
[illegible]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
二載法席振興[illegible]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
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

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麽不知
雲門四棱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
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曾取話
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
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
夜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
琴奏今無聞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二曲無人會
雨過夜堂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峯寒灰撥不紅一
星熒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
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于中身

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
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遷
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illegible]之徒聞師退
閑淨來請師辭不獲已而遂逝仰山居三年將示寂
垂書與往來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閏八月
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於金鷄石下塔焉其弟子在
杭者又分爪髮塔于淨慈四隱
虎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
顯孝延福瑞岩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岩杭之淨慈
徑山凡歷住十刹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

將虛空作布袴着晝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
算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
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僧云且
道天子萬年作麽生師曰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
僧云且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
到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切切上
堂言而足終日言而不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
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麽客山高
主山低若道是二爲甚麽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裡
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

羅兒與二文結夏上堂有二一人日銷萬兩黃金同此
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有人認得許伊日銷萬兩黃
金上堂二林初無門戶與大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
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
越其知覺與入者吾參知之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
示衆[illegible]云久參先要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
[illegible]淨之遊[illegible]絕[illegible]傷哉拈云驚峰老大似
[illegible]歸羅[illegible]行多[illegible]慈本免傍觀者醜師在淨慈
入院日問荅絕無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
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

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
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
米五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其住育王徑山亦賜
齋優渥

斷橋妙倫禪師天台黃岩徐氏子母劉氏夢月而孕
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于瑞岩聞三斤
麻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吾口訥耳聵
不若把本修行日以誦經為業然閱楞伽于雲居見
山堂至蚊蟲蠛蠓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頌然有省曰
趙州柏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于
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
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真淨所頌荅之師竦然良
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俾
從行以師從俾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清至淨慈
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
不在赤水[illegible]得者出入不在面門
[illegible]云會歷[illegible]口石人蹲上堂舉慈
[illegible]一[illegible]一柄鉤鉤上安一緉草鞋
戶見僧[illegible]師頌曰百花叢裡躍鞭過
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

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
築破腳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
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穎禪
師示衆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
甚麼處自喝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祗候
師云與七佛為性隸猶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
身路殊不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
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
開遍園林百樣花將終與衆入室羅索筆作詩辭諸
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

甚死淨慈師荅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

北磵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世業儒資質穎異幼見佛書必端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參別峰塗毒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卍菴語有省遂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一[illegible]與交遊江西訪諸祖遺蹟住仲[illegible]所聞成書發揮祖道[illegible]竹篦付之師異為久之出世台之[illegible]遷報恩英衲爭附儒碩竹巖錢公水心葉公莫不推重大參真西山時為江東部

使者歷東林命之以疾辭乃于飛來峰北磵構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磵稱之起應雪之鐵佛西余嘗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遷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垂老不倦楗拂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與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強安排上堂雲巖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潙潭不許蒼龍蟠趙州除二時粥飯外不雜用心兎子何曾離得窟鑄成鐵硯欲磨穿還他萬里功名骨上堂先佛照道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磵則不然棒頭撥著活

衲僧正法眼藏瓦解氷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嘗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閒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闢一室以居名曰蓮室作賦以自見道節斎奏師補處靈隱[illegible]乃舉天童癡絕冲淳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illegible]之曰時不待人以吾自勵吾託緣餘兩日[illegible]浴罷假寐然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瘞全身于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

笑翁妙堪禪師俗慈谿毛氏廣顙平頂骨氣清豪從野菴道欽受釋學依息菴觀于金山參松源岳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游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這裏捋虎鬚俾參堂室中常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打師應聲呈偈云大笑無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韙之即俾侍香已而報恩約翁至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遷金文移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牓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禪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千

寺為大剎眾壇場命[illegible]毘尼學者備開遮持犯之法
風勵新學闔師王公請居雪峰未幾詔住靈隱師厭
逼近屠沽擲其廬褐闔飛來峰外以限喧寂衛王以
大慈完美請開山及王覺寮卷居上栢台州使君陳
公以[illegible]遜師[illegible]住[illegible]勝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
淨[illegible]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
[illegible]紫衣師號禪以師號任
[illegible]皆可王法我道殆矣亟既
[illegible]衣徙天竺力辭東歸岩
[illegible]今先賜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

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春雨及時
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
人不識此方真教體上堂舉興化開堂三聖推出僧
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
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上堂舉汾陽示眾云識
得拄杖子行腳事畢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
勢徹霄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
除書至大參趙公請王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
寺丞張公書請王後事通守承嘉曹公來問疾從容
叙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
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繼續
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迷
生叙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肚矮雙足
拖箇布袋十字[illegible]惡痴痴落落鬼鬼何似老龍
才[illegible]上堂拈拂子畫一畫云伏羲發
[illegible]三點云瞿曇示圓伊之
[illegible]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
雲物擊拂子上[illegible]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
一喝且道這一明落在甚麼處若也得知也有賓也

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茶上堂
擬動鼓眾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
故如此五月五是端午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
之缺一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檗樹頭蜜果饒與麼
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貫之家不停滯貨
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
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又問趙
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
師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眾流檢點將來總欠
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

是親見雪峰欽者如何問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云
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練網漫天稱不
得歸來已在碧梧枝
選答然雲禪師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
人意旨如何師云東去西移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
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南斗北轉上堂奔流
度刃疾燄過風未是宗門提持萬里有底道如人學
射久久習頭巧藝未成鍛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
崖州到來莫棄拄杖卽且置只如爭上座道聖箭
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舉首山拈竹篦示眾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
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什麼葉縣近前奪竹篦拗
作兩橛擲向階下卻云是甚麼山云瞎縣便禮拜師
云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介石明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眾
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眾隨
至丞定招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煖處曰沉埋又令千
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
索讚師信筆書曰驀得明珠笑眼開為言塵盡轉生

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閑黎一撲來
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
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
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
不會若會即夾山口啞去師拈云高亭一期恐
發不免從夾山放行不惡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
道高亭夾山直饒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
家肥出孝子國亂憶忠臣師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
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聾
縣茶瓶師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禪師參石頭和尚一日頭普
眾曰來日剗佛殿前草師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惟
憧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香巖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
纔擬犯鋒鋩喪卻窮性命
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成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
寸土題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

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
偈曰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抖擻屎腸
都說了莫教錯過甕為鐘
無極親禪師出山佛贊曰王宮不住箇痴呆半夜逾
城[illegible]臨來稱計窮只得出山來
[illegible]方升思溪法寶陞興黃
[illegible]頓時碧漢萬國風清垂手
紅塵千峯日出[illegible]度不憑麼所以道我此法印
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
云佛滅二千二百单六載沙門行菴今於荷雪盡頭

鼓鐘清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云謹白
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禾合蒨笋肌明倚闌不覺
成痴兀又得黃鸝噪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云
寸何故為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濶地多濕
六月花蚊嘴如鐵夜半起來咲不徹煩惱不徹作什
麼床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
巴乃拈拂子云與道箇相去多少擲拂子云泊合孛
因長至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叉道吾作
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師
室中垂示云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上座都從何

甚處著芭蕉關當面擬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
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
難忽有不甘的出來道既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
日來與你子細相看
[illegible]大顛和尚因韓文公問師春秋
[illegible]云會麼公曰不會顛曰晝夜一
[illegible]當機覿面當機應卻首座擬殺昌
[illegible]許多[illegible]秋兀自不曾知
簡翁敬禪師上堂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
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識死生生
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思極慧禪師參石田於靈隱田室中舉雲門念七話
連舉十數箇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田云雪峰
輥毬師侍在傍聳耳而聽驀然領悟銜口呈偈曰雲
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在北
[illegible]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
舉白雲端師祖開堂拈香有云衆中不鉢道友有一言
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作宗二三故人遠來
相賀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為供養燒楓
香是著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種

炒一燈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官內嘉興府川原
道地且道燒底是什麼香良久云不下閑送寧禪人
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断橋流水
孤山路楊柳絲〻拂画闌
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别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父
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閑國
王清獻公都中見之得加實异聡賢首家講法界現
承終章遂苑尔咲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辞
即成剩法乃去謁廣智于龍翔徹露文彩廣智大驚
有唤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

作詩騷奴僕乎无盡灯偈所謂黃葉飄〻者何謂也
師舌噤不能荅即趍海雲胸中如碍巨石蹄月忽見
秋菜吹墜于庭豁朕有省雜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
怒涉偏執不走見徑山〻勘辨之師荅應不滞山遂
命執事久之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
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有左丞相達寔公廷主净慈
復請陞徑山僧問語是謗嘿是誑語嘿向上有事在
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樹猻上樹尾連顛僧問云如何
是賓中宾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云如何是宾中主
師云嘗在途中不離家舍 如何是主中宾師云嘗在
家舍不離中途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横按鏌耶全
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一日達寔特穆尔丞相到方
丈問净名室丈容三万二千獅子座净慈丈室容多
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与麼覿躰相違師揭起簾
云請丞相鑑相呵〻大咲云作家宗師不労再勘師
便供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説不着諸佛
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師云若教頻下泪
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炉未免与諸人説些
火炉頭話乃曰拂子作吹火勢云唤作火燒教你不
唤作火柬教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

見識指来数目甚明分明眼衲僧數不出大奇烏龜
鑽破壁雞向五更啼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僧十餘人
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能召對賜還穹窿山即
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
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瘞徑山于无
等才禪師塔左塔寿八十八臘五十一
本源善達禪師傳居榮氏早年与及庵信行脚誓不
悉職往江西見雪巖于仰山随衆入室无所有發後
歸仙里居人請住多福弃去游湖南主福巖尋迁浙
西見徑山雪峯入室有省峯印可之遣慧雲虚席會

師爾處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卧榻夜則燃燭焚香安坐至旦率以為常又體所稟与人大异過歲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縕絮以餘貲建大明院于東路丰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会币叙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逝

清溪泥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救他神光礼了三拜一齊当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别界衲僧家綫草鞋風颯吳莫過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舛鞋底還曾踏着也參良久切忌踏着

武林梵志　卷之九

宋南屏道臻法師傳四明法智之道初住金山龍游侍讀吳公倅都聞師名華與教禪居請主之學者用來師每講次會文集義貫穿始終浙西台學大振自南屏始嘗述二偈贊妙宗鈔曰佛許六即辨結號何不通知一不知二失西又失東三千若果成一切皆常樂結號不究竟諸佛斷性惡後与淨覺岳公辨教門陳詞有司乞築高臺豎赤幡仿西竺聖師与外道角勝以幡標顯處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府尹梴而不從聞者凜然初吳公多于休沐請講盛服止閫外師未登座不輒入東坡云与師語舉集有所遺忘師則應口誦之衮〻不休東坡辨才祭文云講有辨臻即謂師也崇寧中謚寔相

宋道濟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過靈隱遠瞎堂遠公開席其問濟曰宿緣求度遂為沙門而舉止脫略与小乘執相諸僧忤乃訐其犯齋及不循律儀遠遠抗云法門廣大豈不能容一顛僧意曰顛含真義而遠亦但知之惟廣衆之終不釋然也時德輝禪師住持淨慈與瞎堂為法伯仲一見而深器之周旋未幾一夕濟醉亟稱無明發呀〻呀衆莫之悟而大火竟作殿宇忽成灰燼矣而輝隨其火化遺偈于磚有百十万劫假非假等語獨濟預知其然焉火後濟自為疏感太后為檀及神運材梓以復古刹其神异等事具如傳記于生化說偈之碑并其身骨俱存本寺

武林梵志　卷之九　五十八

武林梵志卷之十

桐城吳用先可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古德機緣

徑山寺

大覺國一禪師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母管氏夢蓮[illegible]一花繫衣帶而孕既誕形[illegible]為兒戲年二十二州以兒賦道[illegible]素禪師見而異之謂曰子何之師曰將求仕于上京素曰雖有[illegible]之爵豈如三界之尊耶師曰可學乎素曰觀子神機幾千生知

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師即裂縫披剃苦見依素素深器之謂門人法鏡曰此當大弘吾法為人師師日夜參勵錄行安禪遍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不得我法師曰以何傳素曰我法是無可傳師頓釋疑滯久之辭素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師就神龍所創遂居之未逾數載名震天下馬祖令人馳書書中作一圓相師開緘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又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大曆中代宗遣內侍黃鳳持詔致師詣闕既至帝躬迎登殿賜坐以資法要同弟子之禮師一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illegible]忻然奉詔延賜號國一焉。頃之辭歸[illegible]彼衆生豈有殊乎師[illegible][illegible]一年每賜繒綵設御饌皆不受惟布衣蔬食用陶器如平時相國楊綰見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往道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

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綰歎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已而方辭南還舊山賜禮崇耀敕本州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朝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候

無上禪師名鑒宗長興錢氏子祖徽禮部侍郎師少而頴異風骨不凡剔鹽官悟空禪師盡得要領以為堪任大法嗣遺三年至天目東登徑山自國一去後僧徒分散殆盡荒涼如傳舍師意欲追還舊觀遂延[illegible]具與道望月遠弟子洪諲以繼[illegible]

發無上之問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等海沙於理領
蓋但能莫存知見泯絕於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誕
聞而適悅卽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逢而
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師曰汝問取察師見察曰師弟
高見非吾境界遂卽辭師往諸方至大潙方悟旨師
正曉旨[illegible]如此
法一禪師[illegible]和人姓吳氏初習律乘未
十月遽棄去遊心經論機緣風生耆宿下之歸覲
無上無上問曰汝於時中將何以報荅四恩師茫然
莫知所對廢食三日無上方便慰安之師于言下有

省遂偈以進無上頷之居迺七年上徑山無上委以
任持事師辭甚力無上曰吳中佛法藉子耳何辭
之有開法之初衆不滿百未中歲閒堂僧萬指僧問
擔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工幹僧曰幹幾如
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
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者如何師曰猶是一
品二品僧曰此旣是堦級向上事如何師曰不知汝
有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
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紀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
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

背後莫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寔頭僧問如何
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
不喝采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
以爲遊峯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挂氷霜不自寒師曰
莫便是長老家風佛日荅曰峭峙萬重關于中含寶
月[illegible]佛日曰此猶是文言作麽生是長老家風佛日曰今
日[illegible]察至眞時人知有道不
猶大[illegible]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
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
可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

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
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
背我家去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
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南北爲誰留汝言有三四我卽一也無
許州全明上座聞師說法頗契石霜乃曰徑山老和
尚敢說石霜我往問之彼若果合我則爲渠作國
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禪牀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
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
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

光靴如何師云直須老去云老去後如何師云光靴
任汝光靴結裹任汝結裹明乃作禮爲之治圖三年
歸始至是山適遭黃巢之亂巢之偏師領卒千餘人
見師師宴坐不起師以劒揮禪牀者再師神色不動
師異之獻寶再拜而去吳越武肅王微時師一見謂
云好自愛他日貴人至嘗厚禮之詣朝王至師乃門
迎延王于以宿待異于他至貴皆許之師乃密封武肅
曰從今發異必當護持佛法無忘此言武肅恭
然而去及立軍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於師待遇
勤厚莫可爲比中和二年表乞賜師紫方袍景福二

年武肅封吳越王復表乞賜號法濟大師中國皆稱
可乾寧二年九月三十日示寂後武肅將葬謂文穆
曰吾昔自徑山法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功
故吾常厚顧此山爲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
忠獻忠懿皆不忘武肅之遺言恩顧山門非他可並
焉

大禪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
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先是陽和
王夢一異僧欲化蘇州一庄翌旦師忽杖履徒步而
至王覩貌奇偉與夢中無異首言蘇州一庄爲徑山
供佛齋僧無窮之福王未有可否遂達孝宗會和王
入朝上爲言陽卿捨蘇州庄與徑山朕當爲蠲免賦
稅和王謝恩歸即以庄隸徑山此庄歲出二萬斛至
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江
浙兩湖皆就之爲衲袋和尚再出云

佛日大慧杲禪師宣州奚氏諱宗杲字曇晦少師魏
邑公張浚延居徑山甚盛爲普安郡王時聞師名遣
內都監至徑山謁師作偈以獻王甚喜之及在建
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菴大
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即位賜號大慧禪師復取

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道法之盛號臨
濟中興

密菴傑禪師福州鄭氏謁應菴于衢之明果一日菴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砂盆菴頷之

別峰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於華藏民禪師首在鄉
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及至玆山彌
浹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此日賜肩輿于東華門內
坐註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
曰昔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爲物啟途
轍蹤關于蟬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

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
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既經乙夜之覽皇情大
悦

佛照普慈宗覺光禪師臨江新喻人得法于妙喜乾
道丁亥台守李侍郎浩延住鴻福徙光孝孝宗雅聞
師名淳熙三年詔開堂靈隱召入觀堂留五宿敷問
佛法大意頗愜宸衷上大悅賜號佛照禪師

遠德道[illegible]禪師[illegible]之短下資性絶人少長習進
士業棄之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
師游成都習經論於聖慈以名相厭之復棄去聞松
源唱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門以歲饑不受曹源以
雲居首座出世妙果師聽其入門語有省源遂俾侍
香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絶無影響源徙
南峰師復侍行久之呈偈辭游浙有曰尚餘窮相一
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至杭時松源主靈
隱門戸巖峻入閱月不得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
已入宇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師聞其語
洞徹及留法華逾月即登徑山入神響應權聲如雷
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
師云放待冷來看僧云如何是現在心師云你問我

答僧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後次上堂向你道僧云
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僧云如何是現在佛師
云今歲梅僧云如何是未來佛師云顔色馨香依舊
僧云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左邊僧
云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右邊僧云
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云心
佛衆生無自性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云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
不可得喚什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
無一時不在諸人項額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裡挨肩
並足討什麼碗以拄杖一時趕散結夏上堂圓覺伽
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
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
上堂云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
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
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什麼法便下座上堂
云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
願成佛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
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
十數且曰無準忽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即行

不能兼者修供侍僧亟以遺偈請師謂曰末後一句
無可商量只要箇人在下承當師即命筆書辭衆上堂
譚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荼毘舍利五色者無数
雲峰高禪師福之長谿人諱妙高見凝谿于育王入
室掌藏鑰一日谿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
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荅曰鯨吞海水盡
露出珊瑚枝谿可之及繼京上問禪以何為宗師奏
寂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
宜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因緣大抵禪是正
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豈有過於禪詞旨明縝

餘二千言上大悅陞辭南歸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
宿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匪殿坡為池他屋以
次落成
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臨海何氏諱行端從俗叔父
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叅藏叟于徑山得旨大
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
禪師行中書省平章張閭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遷居
靈隱有旨設水陸齋于金山命師説法事竣入覲奏
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南歸即退閒于良渚之
西菴至治壬戌三宗四衆相率白于行宣政院請師

開處茲山仍閣詞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
金襴之賜人以為榮而師莫如也虎岩住茲山時師
為第一座甸聞虎岩法座上舉云度宗為北兵攻急
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久
不得報既竣事問故高公云為定徑山四十八代住
持天門不開故得報遲也虎岩舉此荅衆謂住持豈
偶然至於四十八代住持尚預定之天庭師聞頓心
許之及師住此山適當其次至正辛巳終堂全身于
寂照塔院
月林鏡禪師杭州人住徑山時進士張公寧讚之曰

宏以舞鳳飛龍五結青蓮于天目靈鷲馴兎一鑑光
徹於祖師地既曰靈天其有待恭惟新命徑山堂上
大和尚鏡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栢十圍得正度
于無傳嗣妙法於東嶼頂者五百間清風凈掃人望
方歸遐來三十年優鉢猛閻王氣猶在起龍騏於下
界興象教於中衰丞相開選佛場和尚悟出世法乘
流而行過徑而止命當年國一亦起于昆山客首度
坡仙重遊于方丈凡吾方外之友盡讚循中此郎師
少頡異稚齡出家弱冠剃染專凈業間叩名碩俾衆
本來人有省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臘無頭作麽尋

驀然揪著箇鼻孔試拗元來是白丁頑見睍視日可
是師與一𢌞由是名振一時正德己卯歸寂年八十
六塔凌霄東崖

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幼峻挺頴悟遍倫上堂
舉竟略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
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
拈起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
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云問愈高和愈
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蹈
着在上堂拈拄杖云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

喚這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𨵦下難共倚山色
不同觀

象菴元聰禪師福州人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為高
第弟子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師
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蒂累天下人錯認白
家底上堂舉趙州和尚在東厠上見文遠侍者過募
召文遠遠應諾趙州曰東厠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
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
狼藉送行者求僧偈云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
樹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

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
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瀧然有省次謁大師慶師曰
即今亦一　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
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
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
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閣四十二日午初板聲鏗然
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
師曰雲居聞板聲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
無靶柄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
牛曰斬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

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
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鎚
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
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
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
為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
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儼爾泊然
而逝塔全身于東崗之麓

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云參玄之士觸境遇緣

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抵向這裡薦取

上天竺一寺

[illegible]遵式法師當陽侯杜公之子出家[illegible]三年入天竺佛國山止息兩峰之隈[illegible]夜則高擊木魚經行五峰之巔衝冒雪霜不避豺虎絕無徒侶多歷年所遂致澹然超悟乃屏息止觀休糧入定者久之一

夕忽見山麓火光燭天師禱于天即擲錫空中詰旦果得異木浮水面錫卓其上異香襲人剖之得大士像宛然天成不假刻削供侍菴中多獲靈感建始實由於此或以師與兄道宣弟道定俱入杭後宣爲南山六通宣律師定爲法相開山之祖時號僧中三鳳云

釋法詵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斷魚惡葷誕彌厥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具行學一集蔚爲教宗卷伊呂立功之致匪黃綺肆志之適遁形理性與山林爲羣故地恩貞大師屬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心以靜鉢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船直截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高戾倏衰上濟峰崚崚而忽高雲落落而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何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掛事無礙之旨如貫花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獨盧舍那像化示靈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經登法座忽有異光[illegible]見紅綫漸明漸大縈旋杳空久[illegible][illegible]先覩前後講大經十遍撰儀記十二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八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無何說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

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潯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靈氏之有游夏焉詵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郡城肅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人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游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云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

巖栢却恐悞于禪德轉迷歸路時衆珍重僧問如何
是從上來事師曰存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
成蛇尾師因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閣維收舍利
建塔
天竺證悟法師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于筆錄
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
菴元禪師夜語次師舉寒山詩東林偈且曰也不易
到此田地麼曰猶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秖如他道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
如何有這個消息菴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

爲說破菴曰却秖從這裡猛着精彩覷捕看若覷捕
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着處師通夕不寐及曉
鐘鳴去其秘畜遂豁然大悟呈偈以求記莂
杭州上天竺我菴本無法師黄岩人從淨慈方山落
髮依寂照於中天竺掌綱維有易氏教庠老成挽之
更宗於是見湛堂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
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
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既爲湛堂嗣
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
師住四明延慶遵書祝其力弘大蘇宗趣餘無他言

師於祭筵拈香云妙圓五停[illegible]光照寂照一代[illegible]
門等閑觸着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温我[illegible]
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壯來崴云[illegible]
煙中復我菴臨終無疾坐蛻
從[illegible]慈[illegible]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歷擔講席
於[illegible]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
一日作[illegible]之師[illegible]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
黒相白相語話[illegible]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
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常熟人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敘辨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
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
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師上堂曰山僧素乏
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發
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
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
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
義擬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
神通事師曰恁麼即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
師曰汝且下堂衷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

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磚浮圖七級高二百尺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寂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中天竺寺

[illegible]入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illegible]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illegible]宗[illegible]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受其[illegible]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脩然造前悟因依經解義

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云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麽然雖如是且透聲色一句作麽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illegible]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云黃昏鷄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獅子喚開紅眼睛上堂云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illegible]一[illegible]久曰著不得這一竅幾乎道著依舊且道[illegible]著後[illegible]

一開達禪師番陽人姓方氏參瞎機于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人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

不見底機曰恁麽則浚捌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往依中峰於天目山久之徑山原叟命掌記中天竺咲隱又俾分座既而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至中天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麽

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既是溷淵
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良久云叅
空岩有禪師室中勘驗學者垂語云黃金鑄就鐵崑
人泉海湧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床口未斜
熱湯呼爨無所得偃蹇玉帶換麤茶
宣屋正禪師上堂云布衲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
衲僧知箇什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開羅老子
須飯錢有甚麼師以衆留既遷即謝寺事金山默然
菴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
伯顏脇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于伯顏請師
陞住靈隱親持請疏叩師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
爲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云我不識你
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
斷江恩有詩云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凛凛尚依然
伯顏丞相拜床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一溪自如禪師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游兵
虜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
讀書鄉塾師偶立凝神靜聽默識無所失胡氏喜因
予之既長命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叅雲峰于徑山得
古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初住浙江萬壽寺後

有大家黃氏重師道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師
其家進供逾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欲動其心
師歸謂左右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欲誘我死去
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金玉瓦礫古人墮此轂者頗
衆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此其蹤黃氏
矣天曆改元天竺笑隱奉詔開山大龍翔寺風聚衆
往從三人御筆親題名宜致院其疏敦請久之化去
荼毗舍利頗多
季潭泐禪師於洪武元年戊申四月十五日入寺上
堂云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迹爍迦羅眼洞照萬物
潛形到此卷舒在已殺活臨時且得千歲巖中天跨
跳錢塘水東流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豎拂子云
庭前不尹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復舉南泉初入
院大衆送歸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
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大小南
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有
忽有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
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

下天竺寺

宋慈雲法師名遵式字知白台州寧海葉氏母夢燕

明珠而生出家於東掖山傳天台教於寶雲通師未
幾繼其席祥符八年刺史薛公請居靈山天竺寺寺
久廢師按其舊而新之王文穆出守重師之道奏復
天竺名寺請賜慈雲號章獻太后遣使賫白金命修
懺師著金光明護國儀文上之因奏請天台教文入
入藏經撰集諸懺法盛行於世常行三昧以九十
日為期師乃行之感應非一凡為法祈禱必然指唯
歲三時屢發光明懺堂綵綵一樣一甍必誦大悲呪
七遍屢經兵火巋然獨在願力致也師詩文典雅有
金園靈苑天竺別集天聖九年歸東嶺草堂明年十

月十八日夜有大星隕于山師示寂累謚法寶禪慧
淳祐八年加謚聖應十一年謚正覺

隋觀法師字聖達錢塘范氏生有奇相左掌仙文右
掌人字口流津液克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舌
文交加狀如羅綺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林檜之作
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鈞深釋傑而相謂曰權高多知
耳自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
慕是也學士傅縡嘆曰三千稱首七十當敵是上人
者當為酧對時人語曰錢塘有貞觀當天下一半尋
謁天台智者請受禪觀智者以師齊年止為法兄弟

開皇十五年於靈隱山頂陡石室宴坐乘建南天竺
寺請師居焉是為開山始祖常講法華以為心要感
阜亭神請講捨祠宇為佛殿每盥洗餘滴地不為濡
人尤異之師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
大業中因山行自標葬地未幾示寂夢與智者同輦
與佛遊山覺而語衆曰吾六十二應終以講法華力延
一紀今七十四乎如是者三中夜入寂塔在東岡久廢
不治天禧中慈雲重修

集慶寺

集慶法師諱士璋字原璞生于海寧王氏伏犀貫頂

目光炯炯射之自幼去羶葷即御輒嘔逆唯白取天
竺集讀之鄰寺僧競曰此釋氏種也後投城東太平
興國傳法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
遊公嘗憩止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群經為正句授教
釋吉要法師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年十九始除鬚髮尋稟持犯於某師時佛護宜覺顯
慈匠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寺大師
諱本無字我菴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今譽隆
洽一時名浮冏争擁輪下法師將摂篋趨之忽夢游
寶所大乘菩薩教之互競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之

乃普賢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爲蔣徵佛護一見果
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應專一
儀則親抑釜鬵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
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
逮還見白烟一抹起其寢所則自焚猶故也佛護陰
蓄其遺以還天龍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素高亢
不羈入天龍護法師之行紹其燈火磨切古難極于
毫縷分寸皆盡展而畢舞爲雙璧元至正十三年江
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眞寺棲眞與南天竺演福
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宗繼公二大長者皆在

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
觀之與偏圓本迹之微曉昔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
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歎曰佛法教藏渺如
烟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也洪武之初以集慶虛
席請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竟
入涅槃師所著書多未脫藁詩文有別錄若干卷
滅幻禪師諱善繼住集慶寺夢神授白蓮而生蓋永
明壽師後身也長治春秋嘆曰此身終壞即穿爵因
春秋而致得幾何春秋耶乃棄去傳法湛堂澄修法
華懺每多感應豪俊執經輪下與唱和焉及還華經

于池深木寒處修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纍纍即其
師澄與清古源澤雲夢齊名而皆得圓菴果之傳住
演福

普福寺

普福法師天岸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餘姚姚氏
投同邑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師之從父也師
穎發絕倫從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爲大
僧日持四分律於少之間不敢踰越繩尺已而嘆曰
戒固不可緩精義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
鄞依半山全公請天台之旨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

法華金光明淨土期觀聚精會神存誠不二髣髴於
觀定中親尊者畀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增河懸
泉湧而了無留礙未幾師於泰定元年開法於萬壽
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惟恐後之議
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
堧崩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
甚憂之祈禁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
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晝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祝之
親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爲不崩人咸異
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

之泊然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德列請唯師一人翛然如鶴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尚自爲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起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閣而深藏焉因覽古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爲蘊解俄疾作召四衆至以唯心淨土勝修爲勉其中或求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遂索筆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瘞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

鳳林寺

唐鳥窠道林禪師富陽潘氏母夢日光入口有娠誕時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幼出家詣長安西明學華嚴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謁之得法南歸抵西湖秦望山有大松樹盤屈如蓋乃止其上時人因以鳥窠名之復有鵲巢其側自然馴狎元和中刺史白居易入山訪之問曰師之住處何其危險耶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余忝郡守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公悅以偈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爲當夢是浮生事爲復浮生是夢中師荅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亦同何須更問浮生事秖此浮生是夢中衣衲穿敝寒暑不更經歷年歲未嘗下山長慶四年入寂塔于壯山之喜鵲寺焉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歎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但坐厭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昆仲

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決旬帝覩其容顇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德鄉信言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勑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韜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爲禮越與結菴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口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

師曰然理雖如此于事何益倘再攝受則普遊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韜光堅白鳥窠曰盍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鳥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般舟三昧尋回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後歸寂壽二十一載武宗廢其寺師與眾僧禮辭塔而遁莫知其終

智果寺

錢塘道潛禪師以詩見知于蘇文忠公公號師爲參寥子凡詩詞迭唱更和形于翰墨必曰參寥及文忠

丞相公者與簡牘則稱曰妙總老師浙江石刻存者甚多後公離錢塘以長短句別之曰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仲溫瑩禪師贊曰噫今世之小生于有道宗師必名呼而示其忽慢亦安知文忠於一詩僧尚爾敬重況道德出宗重者乎

瑪瑙寺

宋孤山法師名智圓無外錢塘徐氏八歲出家傳天台三觀於奉先源清師嘗歎荊溪沒後微言墜地於是留意撰述作十疏通經師蚤勤儒學兼涉老莊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院有高世之節時王文穆罷相來牧郡僧悉迎於關外慈雲遣使邀師偕往師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却一僧師少抱羸疾多杜門獨居惟與處士林逋爲鄰友酬唱以詩文自娛所著者五十一卷題曰閑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辭越二日示寂門人奉遺訓鑿院之後山欽以陶器合而瘞之後

十五年積雨山頹啟陶視師其身不壞爪髮俱長其唇微開齒若珂雪謚號法慧治平二年改名寶勝院紹興二十一年創廷祥觀有司新師所居以廣之移窆山北併塔遷焉

孤山祥符寺

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天聖初賜恩得度學教觀於淨覺無出世志喜爲古律詩蘇軾監郡日與師爲詩友居西湖祥符軾來守錢塘嘗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薝蔔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非燈之句晚年杜門

送客不逾閫辟穀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忽外
唯紅蕉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蕉
竹亦死撵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湖心寺

紹岩居錢塘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生淨土
一旦有讚寧生於陸地岩誓焚身供養西方三聖吳
越王錢忠懿王止之一旦見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
然坐化

西湖三塔妙慧文義禪師上堂云會麼巳被熱謾了
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床着鞋後架洗面堂內展

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
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
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毒峰禪師諱本善祖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
父吳姓母鍾氏稚小以佛事為見戲十七歲出家初
投源明和尚請益明示以無字公案正統八年入閩
參無際師聞鐘聲有省次見蒙隱次見楚山次見月
溪溪印可之從前打七捲關曉夜無息歷盡百倍苦
功乃得大徹復蒙古庭重授衣拂天順庚辰趙氏建
西湖三塔寺請師開山繼與天目昭明繼興吳山寶
蓮繼興南山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
嶺有山曰登雲寺曰天眞僧宗綱請師興建事竣即
掩關杜人事涵養陶汰有四十餘年秪掩關之句示
寂後門人悟深戒新等輯師言論行實名昭明甘露
天眞三處語要錄云

護國寺

參與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良渚人俗姓梁母宋
氏禮天龍肱和尚為受業師參月林於蘇之萬壽林
令看無字話經于六年遍無入處乃奮志亮責誓云
若去睡眠爛却我身要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向露

柱磕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有省成偈曰青
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群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
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
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脗
合嘉定十一年出世安吉報國繼遷隆興天寧黃龍
翠岩蘇之開元靈岩鎮江焦山金陵保寧淳祐六年
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
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即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
是土。上堂云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
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

木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
是非裏薦取何故瀟灑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
舟傾上堂云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
點不揩磨嶺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去天下覓醫
人與不囘頭爭奈何炙豬左膊上於斯薦得參學事
畢其或未然拈拄杖云請木上座與諸人說破卓拄
杖一下下座上堂云趙州和尚云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
者與他上載大似借帳看冷暖人而逐高低惡受和
尚云南來者與他一頓笑北來者與他一頓笑大似
懽喜厮散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

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喫也不笑也無
下也無高何故清平世界不用干戈作朝勝偈曰寒
時急用底物趁暖着些針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臨
忙手亂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未後一段若
是無門拳頭不打這般鈍漢師晚年倦于趍拂巷居
西湖之上參學者猶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
隨即感應勅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以示褒寵

杭州護國臭菴宗禪師上堂舉豊干謂寒山拾得云
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云你去遊五臺
作麼干云禮拜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師云豊干
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云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
個驢子厮撞着世上應無真底人上堂舉嶽林頌羅
師示衆云布袋口開還有買的麼僧云有林云不作
賤不作貴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云嶽
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
遮西掩殺麼不透護國云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
麼良久云獨存難其價也不同觀

昭慶寺

宋真悟律師名允堪錢塘人年九歲有客指小柱試
之荅曰始生巖谷時早有月中香辯博精通撰律宗

十二部經解經傳并法門贊序等文慶曆七年賜號
真悟大師崇寧間加謚智圓嘉禾陳舜俞撰行業記
元寂西湖湧泉山後遷塔菩提

宋道匡禪師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裡無
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擬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
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昭慶一時拋
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
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甚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
得恁麼快纔見便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
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為地白銀為壁亦未為貴帝

礙引前梵王隨後帶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亦
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省僧禪師開堂陞座僧問同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
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
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
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illegible]露未有一物解
[illegible]人旨要知不用[illegible]不用少許工夫
但[illegible]心力既能省得
復與諸佛[illegible]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
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

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
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
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
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
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秖如從上宗門合作麼
生還想悉麼若有人想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
大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為先澄濾
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
持秖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
因緣相奏豁通玄

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住昭慶慕廬山之
風結淨行社於西湖士夫預會者百二十人而王文
正公旦為之首比丘亦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
品序至謂余當布髮以承其足刎身以請其法猶尚
不辭況陋文淺學而有惜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
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迎也泊然而化
子元禪師號萬事休平江崑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
佛一尊入門遂生因名佛來父母早亡投本州延祥
寺志通出家習誦法華經十九歲落髮習止觀禪法
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有頌曰二十餘年紙上

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
用心於是利他心切發廣度願乃慕廬山遠公蓮社
遺風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乃撮集大藏要言編
成白蓮晨朝懺儀代為法界衆生禮佛懺悔祈生安
養後往澱山湖剏立白蓮懺堂同修淨業述圓融四
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四十六歲障臨江州
逆順境中未嘗動念隨方勸化即成頌文曰日西行
集乾道二年壽聖高宗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
特賜勸修淨業白蓮導師慈照宗主就居錢塘西湖
昭慶寺祝聖謝恩佛事畢嘗為九有四生發大誓言

願大地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爲定名之宗示學教人專念彌陀同生淨土從是宗風大振師集彌陀節要法語百心證道歌風月集行於世明年三月二十三日於錢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今化緣已畢當於此時行矣言訖合掌辭衆奄然示寂二十七日茶毘舍利無數追謚最勝塔云

玉泉寺

唐玉泉法師名曇超姓張氏清河人身長八尺蔬食布衣獨宿山林虎兕不傷建元末棲錢塘靈苑山夏常講經有一老人來聽詰其姓氏曰我非人乃龍也

居富春鹿山之下鄉民鑿山侵龍居龍怒不雨今累月矣願師一往海化群龍師允其請且曰吾此地亦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即撫掌泉仍湧出今玉泉是也師乃往彼結壇爲龍受戒浮舟講經雨大霈洽嘉定三年賜號靈悟大師

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兩出住興化群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

虎跑寺

唐杭州大慈山釋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稟靈特異挺質殊倫聲若鐘響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實豐贍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無何遭母憂廬墓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諸經皆覽明年往嵩嶽登戒肄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決往百丈山深得玄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山椒

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處焉景齋一飯永日然其乏水巖嶷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嘷嘯巖側詰旦視之果巖泉坼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有山號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參禮如雲壬午歲終時漸溽暑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門煖潤如冬窆于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臘五十四至乾符丁酉歲勅謚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縉雲太守段成式爲其讃焉

慧因寺

慧因懷祥禪師上堂云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

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淨源住慧因院見長水法師專精雜花因合二疏及釋經之懺而解釋經文亦精妙高麗義天師焉

法相寺

長耳和尚名行修住法相寺幼勤課誦雪峯存公典其耳至于肩入城士女每牽其耳結于頤下修惟默笑或勸脩福能遮百醜永明壽語錢王此定光佛應

身也修聞之曰彌陀饒舌遂坐化今漆身猶存追謚宗慧

六通寺

五代杭州六通慈德僧彥求姓葉氏縉雲人也梁均王貞明年間納戒造景霄律席迴兒毘尼秘邃方將傳講我悟昏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游閩嶺得長慶祖傳心訣廻浙受州丘人請居六通院其道望惟眷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行復命住功臣院終于龍華寺四遠人聚日有千僧食大作佛事也
宋杭州龍與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于眾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論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于寺之大殿演無上乘忠白聽法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事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斛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錯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相招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

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龍井寺

宋杭州龍井通辯師處樓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宋辯才淨法師名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生而左肩
肉起如袈裟絛八十一日乃滅父嘆曰是宿世沙門
也自幼出家受業于慈雲日夜精勤慈雲沒後復事
明智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辯才號太守沈公遘請上
天竺觀音道場以音聲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請師
以禪易教之師至吳越觀來鑿山增室幾至萬礎學者
數倍十七年有利而奪之者逾年敗復以畀師趙清
獻公贊之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
輝越二年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平生精修淨業
行成力具著應非一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師眉間

有光如螢攬之得舍利後常有于臥起處得舍利者
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果符初生肩瘢之徵塔成
東坡誌其行事潁濱爲銘

五雲院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
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聰院早年受
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
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
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
禮而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
山雲居道場參國師韶王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因入
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
誰乎曰護戒神也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
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
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
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吳越國王嚮
其道風召賜紫衣號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玄
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拾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
學善財禮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辭文
殊擬登妙峯山得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

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
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
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
負老僧亦嘗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
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
師曰見麼曰恁麼即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
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
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
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
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

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
請住持再揚宗要卽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爲
法行腳實不憚勤勞如雪峰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
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
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且汝欲造玄
極之道豈當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操求爲得汝等
要知省路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
點頭老僧卽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
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
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

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
家風了休開寶四年師固辭國王稱年老願依林泉
頤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
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
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
臘五十八塔曰寶峰常照

開化寺

月輪山開化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
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
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
永明智覺本師海衆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
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延請住持二處皆聚
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
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
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寂

宋僧統贊寧法師姓高氏其先世渤海人天祐中師
生于吳興稱之德清金鵞別墅出家杭之祥符習南
山律宗著述昆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
隆武肅諸王公族咸器重之署爲兩浙僧統賜號明
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詔對滋福殿延問彌

日改賜通慧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又詔撰三教
聖賢事一百卷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
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師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
學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及
有書稱其文辭末云所謂將雨降矣日月出矣灌溉
爝火復何爲哉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熙寧四年
加謚圓明

天龍寺

五代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自玄
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

曰君看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屈於頑石若言絕凡
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
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
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
問如何是瘖瘂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密
徹無滲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兎
與狗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遶
塔未出衣藏如何師曰推人不知有僧曰出衣後如
何師曰履香月擊隨頭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八
光景何消指玉樓

天龍俱胝和尚前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
錫遶師三匝曰得道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
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
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
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
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
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
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
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祗對人謂
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

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
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
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
頭豁然大悟師將辭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
一生用不盡言訖示寂
後唐越州天龍寺釋道怤俗姓陳永嘉人丱總性殊
常厭葷血見烹鵝鴨以箸魚即嘔噦求出家于開元
寺具戒已遊閩入雪峯參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
源見臨川曹山參公大有微詰頗息疑于雪峯閩中
謂之小怤布衲時大原同名年臘之高故督起浙往

越州鏡清院時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賾
禪門嘗深擊難焉退而謂人曰怤公之道崇崎嶮巍
莫臻其極錢武肅王欽慕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大
師次文穆王創龍冊寺請怤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
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寂春秋七十荼毘于大慈
山塢收拾舍利起塔于龍姥山前故僧王稟征撰塔
銘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繼焉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上來便上來下去
便下去各有華嚴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
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

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宋杭州天龍秀禪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
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
覓箇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早落第
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
人總不恁麼時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
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問承古
德有言二人俱會不會二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人自
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木岡
賜智清慧大師

龍華寺

宋龍華眞覺大師靈照高麗人萍游閩越升雪峰之
堂寘符玄旨居惟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
一夕指半月問演上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演曰莫
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淡自持矜止
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
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
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僧曰
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
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為汝一人荒却齊
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
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
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
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
越州鏡清院海衆咸臻一日謂衆曰盡今去也僧曰
[illegible]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
清不惜口[illegible]曰八成曰為什麼不十成
師曰還知鏡清行參處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峰
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
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

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獨上一路
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
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
淨名杜口于毘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
師謂衆曰諸方以毘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遮裏即不
然須知毘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
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
色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
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
寒山逢潙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

請開法禪會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
傅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晋天福十二年丁
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于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
山

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黄蘗山受業於長慶領
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
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
世諸佛出身處師曰莫謗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
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黄蘗山主師曰謝仁者
相訪問如何是黄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
峰

慧居禪師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
秖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缾注水古德尚云猶
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甚麼道還會
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
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個個獨稱尊所以道
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
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個問頭如法問着僧擬進前
師曰又没交涉也上堂云龍華這裡也秖是拈柴擇
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
參取珍重

勝果寺

無着禪師名文喜嘉興朱氏年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國清出家剃染習律聽教屬武宗汰教反服韜晦宣
宗朝再度于鹽官齊峰寺往五臺禮文殊遇一老翁
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繫牛引師陞堂翁踞床指綉
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
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
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
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翁呼童子均提致茶又進酥酪翁拈起玻璃盞問曰
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
無對辭別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
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曰此爲何
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怳然悟彼翁者文殊
也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别童說偈曰面上無嗔
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
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懿宗咸通三年師至
洪州龍興觀音參仰山寂禪師頓悟心法後回浙西
住龍泉寺杭州錢王奏賜紫衣署無着禪師至是光

化三年十月三日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
跏趺而逝壽八十歲塔于鷲峰靈隱之西塢㕘寧天
祐二年叛兵發師塔肉身不壞髮爪俱長錢王繆聞
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遷葬
大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僧[illegible]天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
因而懷娠生十二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
法師習教得其宗旨旋任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千餘
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
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

梵比丘名聲如擊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
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三者令檢籍云
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
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
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罰定後
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
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為夫見夫繞師三匝而去
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為管內法主師住持十餘
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報國寺

大元杭州鳳山大報國廣智全悟笑隱訢禪師延祐
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入寺開堂拈香云此香爇向寶
鑪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次拈香云此
香奉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官行宣政院官泊諸衙
門文武官僚資諸祿算又拈香云此香昔年大雄峰
頂一句下承當今回鳳凰山中五衆前拈出奉為前
住徑山後住大仰[illegible]師晦機大和尚用酬法乳
之恩就[illegible]一云鷲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
沒巳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
云釋迦巳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脉列祖鉗

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
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剎海說甚溪山
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為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
復舉志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
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思大被志公一拶直
得倒退三千進退兩序上堂云心空及第選佛何必
選官荷負叢林為衆一似為巳報國為法擇人量才
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唱分
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九萬里

鵬纔舉迅三千年鶴便翺翔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室
中三關語云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
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云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
法雖立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
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師一
日問僧甚處來僧云遊山來師云笠子下拶破洛浦
遇參僧便問甚處來僧云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
云師今為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大明楚石禪師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朱姓母
張氏元元貞二年丙申六月丁巳生在襁褓有僧謂

其父曰此子必當振佛法照耀濁世九歲從海鹽天
寧訥公受業十六為僧二十侍族祖晉翁洵公因閱
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
不能昏於此有省元於向上一着尚有滯礙元叟端
和尚主徑山往參詣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
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
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寫大藏之選至
京師崇天門一夕聞鐘樓上鼓聲豁然大悟東歸再
參元叟叟笑迎曰且喜大事了畢未幾出世海鹽之
福臻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

徵師說法於蔣山　上大悅又明年七月復被召二
十六日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端坐而逝闍維齒舌數珠不壞有語錄二十卷及
西齋淨土詩行世

崇壽寺

宋杭州靈隱山崇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抱橋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
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為人處也無師
竪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乃風來不動幡
上堂云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跨跳

過青天露柱聞驚頭惱烈然雖如是大似食鹽加得
渴喝一喝

靈芝寺

宋大智元照律師字湛然餘杭唐氏少依祥符東藏
慧鑑師學毗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遂摳衣
出門博究羣宗以律為本又從廣慈受菩薩戒戒光
發見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常披
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於市楊無為贊之曰持鉢出
持鉢歸佛心常在四威儀動入鄽肆人不識壺空常
有鬼神知四主郡庠晚居靈芝凡三十年衆常數百

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次持犯
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義例及刪
定律尼本共百餘卷芝園集二十卷自號安忍子政
和六年秋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漁人聞天樂
聲建塔靈芝之西北諡大智

佛印名了元居靈芝寺二歲通語論五歲日誦詩三
千首稍長通五經因言楞嚴語入釋得肯納今與蘇
軾佛印禪師策勵之聰容語合心一笑軒渠而化

千佛寺

漢錢塘千佛釋希覺字聰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

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備資寶
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毘陵商家
兒何至于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
二十五嘆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
出家于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能紀中受戒續搖
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
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
始窺其墻終見室家環當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
不稱所懷何耶古德妄相穿鑿各競師門派蕩忘返
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
輝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
東西盛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
王錢氏季弟鏵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爲愚僧所誣塑
釋而不問徙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爲
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騖而臻
覺外學偏多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
下繫及末文甚備常爲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
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既遂所懷唯嘯傲山
房以吟詠爲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精異本曾無告
倦未終之前於一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

自此因燃每歷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身形軟弱如緣
繢爲意似相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來後
還如故親何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
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說書五卷雜詩賦
十五卷注林與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覺之
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于進修學則彌老而不
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志其事名節俱全長者
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與兢之蘊積編
簡焉

慈光寺

宋釋思恩字修己常熟人姓路母裴氏嘗夢梵僧入
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遲年十三聞
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餞愛再三阻之乃投破山
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
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檇李皓端師聰習經論懸
解之性天縱時輩斂衽[illegible]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
之說[illegible]遂錢塘慈光寺志因師講
[illegible]經止觀論[illegible]洞玄微[illegible]
遂出弟子相次[illegible]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
親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

此矣乃絕粒[illegible]心念佛次夢梵僧執金爐
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
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弟子說止
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
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
嘹亮而無鞞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
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恩平時
道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脇坐必加趺
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
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著貲湯者即時擯出
禮堂每一布薩則涕泗不止蓋恩其大集滿洲之言
耳循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者可
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
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
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沉
[illegible]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
妙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
[illegible]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
雙運使法華大[illegible]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嘗昔
人科節與荊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

光明金錍論科[illegible]佛見行[illegible]
無沂流而上者何潛深有所取故恩公不覺乘戒而
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立中成禪師錢塘女[illegible]孫氏子也母夢比丘風神
嫻然荷錫求宿已而孕生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幼不
茹葷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投慈光寺若山安公
為師受具首謁淨慈祖芳聯公請益乖諳臘月火燒
山句即呈頌曰白雲迷卻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
月得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煖烘烘師深器之命入
室待香解職歸遊北郭普明禪寺退席重整本山宏

開法席海衆常臻正統辛酉六月三十日上堂說偈
日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着後年事
後年記着今朝日至癸亥八十三焚沐坐化月日無
爽停龕九日不變如生茶毘之際送者溢路無不涕
泣獲五色舍利無算并建塔于普明本師窣堵波之側
設蓋既環志揚勒石記銘篆額為慈光堂上遊今碑
尚完存此窣堵波宋時八景之一也恐後湮沒敢此
據元承遺云

仁王寺

杭州仁王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參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躡步上來作什麼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梓輯

古德機緣

報恩寺

五代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菴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妙正宗置之問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于天台山白沙卓菴時有明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明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

談玄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舉
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
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
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巖長
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
師曰果然患聾
法入慈師稱[illegible]上堂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
幻即覺[illegible]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
無漸次古人[illegible]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
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
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
得不見佛誰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不貴他向善久
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
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宋釋永安姓翁氏溫之永嘉人少歲淳厚黃中通理
遇同郡彙征大師風鳴越嶠玉瑩藍田穢落文心況
滌學奧以其出桑安孫郤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
心在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安事之也曲從
若環盡哀其切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
上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疆艱

梗郤翹特菴于天台後遇韶禪師法席頓遺羣疑重
來杭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日速辜遺行于斯還有
禪輔前咎訖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
領之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
華嚴理論為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
有檀施罕聞儲蓄迨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
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煅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軟
今歲弃野道場中
慧月禪師法端上堂云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
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會
衆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
不接曰為什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通辨明達禪師紹安師上堂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今日為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眾側
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于師也
師曰是何歟師有時示眾曰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
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
言語
玄覺禪師須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

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
青峯有何玄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麽生會師曰
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麽會
又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麽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
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
來求火師于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
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
爲甚麽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及看法眼
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
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爾具眼人天
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摑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

光而終

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霜出家初住越
州稱心寺後住慈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
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
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噪
師於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
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法輪寺

法輪端禪師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
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
痛剳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
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
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
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
汝帶累

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
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蝦跳不出
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
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妙行寺

思淨錢唐喻氏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
畫阿彌陀佛人於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人後
而稱之淨於西湖孤山之北鑿石爲大佛頭紹興十
年十一月七日入寂禮部侍郎張九成銘其塔

香積寺

宋三藏法師名法道舊名永道順昌毛氏出家宗唯
識百法二論又受西天總持三藏密咒軌及傳圓頓
戒法於圓照師咸得其要政和中賜椹衣主左街香
積院賜號寶覺林靈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詔改僧

爲得士服冠巾天下從之無敢後師獨毅然抗詔黜
流道州後七年還俗建炎三年賜號圓通法濟紹興
間召對上面命欲爲之去其涅跡師曰雖感聖恩然
先皇之墨不忍除也上曰這僧到老倔强許自便放
事道場僧左道右崇觀以來遂易舊制師不能平請
朝廷與道士劉若謙論辨卒獲改正十七年秋說偈
端坐而化茶毗舍利無數建塔九里松

僊林寺

大明師號雪庭一號梅雪隱人杭仁和籍父姓桂名
徵母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毀齒喪

父患症風因得目疾數求出家十五尋師雅邪解成
化癸巳參休休翁于郡城仙林寺一見契合受無字
公案十七祝髮日夜研究滯沉寂之境座元某勉使
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毫端上現寶王剎有疑後在江
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偶會得
毫端現剎之句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忽
爾活脫信口偈云員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徧邁上
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慈寺乃蒙
印可所著有請益贊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
得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行世

廣化寺

錢唐廣化住持覺宗聖台之黃巖人俗姓蔡始從夢
堂於四明時樁石在大慈招師居侍司未幾又從石
室學詩曰臻其奧若趙子昂虞伯生張仲舉輩皆稱
賞之後參南堂於本覺南堂曰汝自是了事人但聞
見太多障塞胸次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於是隨
問曰如何是佛南堂曰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擬再進
說破不口謂云和尚開大爐鞴鎔鍛聖凡我正如一
塊頑鈍鐵投入其中以求鍛煉成就矣器若不能者
是和尚之爐鞴欠熱耳南堂念其虔懇曲誘之曰我

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不在世智辨聰也汝須捨世
智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宗聖無語遂效古人
頂禮勒佛像旦暮行道祈生內院一日取平生詩文
稿悉火之乃逝

崇先寺

宋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
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
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
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

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上堂云我于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

自看便上堂云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亾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皐亭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謚佛空禪師

黃龍菴

皐亭黃龍慧南禪師依洄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鍛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記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石霜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日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座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

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耶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頷之上堂云千般說萬般喻秪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師室中常問僧曰

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

晦堂心禪師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

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靈堂云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癡得一場怪誕

佛日寺

宋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卽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掛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𩕳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據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上曰何不來相看老

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裡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否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卽向汝道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談師鳴指

一下問東西客相忖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
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
不會師曰敗身已露上堂城裡喧繁空山寂靜然雖
如此動靜一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
去而秋自來風不凉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綠蓋
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
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云
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雜
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
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總得轉也是平
地骨牲条
淨慧咸翔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
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丈祖禪師僧問俏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
八字立曰猶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
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甚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
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着

奉先寺

杭州奉先法明晉照禪師法環僧問釋迦出世天雨
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

盡見曰法王法如來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實
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
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宋奉先法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于天台國師吳越
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
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吉畧圓通妙
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師
開寶中示寂于本寺

華嚴寺

唐杭州華嚴釋玄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菜于錢
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
善本自初念至于捨家師承慧和師德無不滿衆用
皆足年高行尊久爲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達仁
告門人曰無上之道清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
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真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
耶俾還遐闡之其貢爲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
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之地近於玄禮師之先塋
屬隋室不競法字弛頽名將蟄遷跡亦時廢屬於唐
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勅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
移基址背山臨水逶迤形勝覽初以其戒依天竺次

以僧錄住一鬧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矣第同致
于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惆物慈濟爲已任
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爲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
茲勸免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
至十里是以捷鬐掉尾發喁浮沉不虞其害得遂生
性焉覽又以經像爲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爲首鑄
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爲首寫經二千餘軸金字
涅槃經爲首如是功德以顯現報故王考宗進贈和
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
量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在觀舒公晏然不離

青案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
太夫人年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
已覽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于臨平所造寺壽八
十有四

唐釋道光姓褚氏踰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
學通毗尼于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盡天齋真士爲
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光持法華經創塔廟
洎沒身不怠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
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瀨庭碧華青所未覩
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

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
津追慕弗遑各云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羅漢寺

宋宗徹禪師吳興人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遊
方參禮依黃蘖希運禪師法席黃蘖一見便深器之
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恭其道立精舍于府
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骨剉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
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
悟師曰亂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

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
閼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
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七寶寺

宋用欽居錢塘七寶寺依大智學律部聞大智示衆
曰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即標心
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聲神遊淨土見佛大士
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以明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
黎明合掌西向跏趺而化

慶善寺

杭州慶善院希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秖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裡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為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喝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奘中寶

今日當筵畧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何如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醋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汝彌羹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千頃慈雲院

唐杭州千頃山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受在齠齔寘然覺於父母前祈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為當授經法目所經覩輙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畧通宗旨則知頃機不甘為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問荅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閾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愼嗣嚮風請任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

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鄉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賚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躍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於膝奄然而逝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冠錢塘之封畧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廣福寺

臨安府廣福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覷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鹿鹿守空池舉未絕印竪拳曰正當甚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興教寺

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墜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興教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

龍興寺

唐杭州龍興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郡建元寺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趍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蠱深趣昭宗初自江西回台越之間命其啟發梁乾

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于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扈衞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人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廻武肅王聞而鄭重賚周金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精智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于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來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

漢杭州龍興釋宗季俗姓俞臨安人稚齒現偉心志剛直嘗天寶鄭家樹季隨僧仆有姊尼抱歸療覩之曰此非震亟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明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詢伏鋒芒如也迨廻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藴讓給慧縱横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交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于本房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論一衆驚然季聆二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嘗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

撰釆新鈔釋般若心經釋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缺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於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高邁皆不趨俗合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惟屢空衎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多福寺

宋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月

裏藏頭

湖光寺

周杭州湖光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衲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哭福衲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爲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鷄肉餐此外得美酒眾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勤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攜手話舊寄言崇壽院主汝先召錢若干今放汝我眠牀褥蕩下層有紙裹肉脯必應腐敗爲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座巳後火化上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爇之應言無爽矣

常照寺

宋慧明禪師號瘦菴學于慧光晚依青山常照寺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萬數慶元巳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果遂矣累足坐視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五色舍利

無算

天目山

唐天目釋明覺俗姓郭河内人也祖爲官嶺南後徙居爲建陽人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即頓覩方衛棲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面黔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鄰風躬請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遁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

壢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淵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爲山神也覺遍是中擢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大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寂

宋錢塘永福釋慧琳字韞玉俗姓柯新安人非齡受業于靈隱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嶺頂多致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與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毎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剌史兵部郎中裴常棣乃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常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辯組上流辭學高虔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瑪瑙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高峯禪師諱原妙故武弁也初叅斷橋倫公語未契立三年死限于淨慈勝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惟巾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後叅雪巖欽公有省遁入天目獅子巖構死關立叅三十年影不出山毎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極力究竟一日諷經次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豁然大悟上堂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毎日在張公洞裏橫眠竪眠或歌或詠諸人還知麼諸人毎日在選佛場前東行西行或嗔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苦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皈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上堂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上堂云盡十方世界是箇鉢盂汝等諸人吃粥吃飯也在裏許痾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

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
將甚麽吃叅元正上堂新年頭行新令露柱燈籠急
着眼聽竈頭西南角有片方磚惺惺伶俐伶俐惺惺
念兹在兹必恭必敬因甚如此徐十三郎行年本命
上堂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愛惡兩重關以拄
杖卓云總向這裏超直饒識得根源更買草鞋行脚
三十年以拄杖中何曾踏着這裏鄉拄杖云你有拄
杖子與你拄杖子上堂卓拄杖云獅子窟獅子吼獅
子兒無前後驀然直下翻身便解人前開口即今莫
有翻身底麽擲拄杖云歸跳不出千

中峯禪師明本杭之新城人生有異徵爲童兒戲必
爲佛事甫入鄉校尋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
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
關咨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如千江一
源奔注放濫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
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辯焉緇
素及門自以爲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
所謂法語書題明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
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

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陵禪師
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
所可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
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瀋王
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于天親往見之
旣見攜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
護持必納雅質理遊方時常從師叅詰及事三朝每
爲上道之翰林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
拜與師書必稱弟子結一菴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

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兒碩見者稱歎皆畫像
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土感悅
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秉大悲願力爲法
檀度覯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
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
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爲妄認法
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
以身先之不事空言而師方自以文字失於學問叅
究闕於明悟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
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而謙抑如此

斷崖禪師俗楊氏父太甯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
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自㓜不食葷酒六
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
姿貌㠊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稱者過之誦高峯
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
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
驚異之畀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
之死關為童子峰謂之曰汝所待何多為師曰以待
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
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

僧舉牛過窗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
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界一瑠璃瓶峯
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雪自松上墜有省即
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峯
未經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
死同學明通捫蘿援磴以救之則已出半山無所苦
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
棒矣力挽之還即同還山之西禪院自誓曰我七日
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
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

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
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
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
蟹今日有箇蟭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
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
便奪峯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日盡
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
僧參峰次峰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
久參者媿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
貰簪珥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

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
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逢雍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
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頹然居下板孤
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
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
衆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師子
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
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峰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
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
衲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

年師勉從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輳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皆吉藏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歌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祿大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葬法塔西指于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委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

大明空谷禪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寇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師于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湖海禪侶如古拙和尚輩靡不參謁庚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州昭慶受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思錫一載刻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拔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訥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詠在集

淨土院

淨土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較藝于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致郗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巳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慯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簡翰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開拓鉢乞食

未聞安坐以享豳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勉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援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客年傳之首於老宿惟素舊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牵世累雅愛跨黃犢

出入單持巾鉢悉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謁至郡庭下猶譁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桂瓶盂有時帶笠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水上自旋其盤冷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扰扰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熱炙峰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橋皮湯一盃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月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光慶寺

光慶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丱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菴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于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爭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踏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

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恁麼會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日示寂

武林山

支遁字道林廬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

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蜀

宋慧亨任武林延壽初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勸人必以念佛為先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孫居士預啟別亨即在家作印而化其時師亦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即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釋景霄姓徐氏丹丘人初在表公門後恭守言闍黎義集數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介自持多事凌轢形器惡務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奨訓初學時有江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瀹茶一且化為乳焉者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源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猶子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游諸禪會著山自水成受心訣成道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卻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往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峯嘗往見之遺櫻灟拂子

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
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
請每年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
月而散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延請
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懸懸記應矣天成二年丁
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
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
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得遣僧正集在城宿
德迎引入塔
杭州傾心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

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
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
諸人與這裏為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
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秖
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
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
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為甚麼抑枯此
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
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
許曰甚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

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
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鶴來頭
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
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
諸夫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
龍冊寺歸寂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
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
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
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

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
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
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瞖菴講師台之寧海人母金氏夢大士現五色雲中
覺而有娠及生速長灑然有出塵之思年十二投會
稽悟本院一山元出家元天曆初受具聞天岸濟公
主萬壽圓覺寺師往依焉濟見其天稜峻利有一日
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遊他日大顯南嶽一宗
吾於子有望矣濟之師即佛海也佛海倡道上天竺一

師厲多士中晝夜研磨三觀十乘之旨悉貯心胸叩
之者辨口如水佛海遂命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
演福延師爲第一座至正五年陞隆壽教寺越六年
江浙省臣復聘主演福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爲荒墟
師創殿宇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悉竭所蘊而示
悟之自持一榻二十年蕭然如在逆旅洪武四年某
月順寂神思不亂如返故廬宋學士濂爲撰塔銘
千歲和尚名寶掌中印土人魏晉間東游自云六百
七十二歲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左手握拳有珠
在掌中因以爲名始抵峨眉五臺南迈衡廬入建鄴

與達摩遇於梁朝遂和法爲泊來二浙愛天竺之勝
結茅而居者四十五年復往四明天台及諸名山遊
歷將過唐貞觀十五年還竺峯久之移居浦江寶巖
顯慶二年正旦手捏一像九日而成與其貌無異即
告徒曰吾誓任世千歲自來支那忽四百歲今已過
七十有二年矣說偈而化世稱千歲和尚遺記滅後
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越五十四年刺浮長老至彼作
禮撿戶倏開得其骨皆連鎖金色因持來別建塔藏
之爲中竺開山始祖贊曰人壽幾何朝露逝川生周
涉唐本雲則然東遲達摩心印始傳說云佛法獨在
西天
海月法師名慧辨字訥翁華亭富氏子受業普照從
天竺一韶及浮石矩傳天台教觀韶將老命師代講夢
章安以金鏡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辨智久之
率繼其席嘉祐中翰林沈公遘帥郡以嚴爲理察師
道行獨異之俾莅僧職遷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嘗
與師爲方外之游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常千人無何
歸隱草堂但六事隨身而已熙寧六年冬且起盥濯
別衆而化遺戒須待東坡至方可合棺四日坡始抵
山中見其趺坐如生頂尚溫煖作三絕哭之師沒二

十一年東坡追序其事云余去杭夢至西湖上有大
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辨師之流皆行道其間
乃作贊辭頌銘其塔贊曰滄海孤月生于雲間飛
輪竺嶺萬象光寒知之者誰眉山老仙有如不信銘
贊皎然
水源法師名淨源字伯長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
報慈寺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初見華嚴承遷次
見横海明覃後見長水子璿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
甚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之寶閣秀之
善住左丞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爲教命

師居之所至緇素景慕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論聖正元二疏爲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楞嚴圓覺三懺法及作法華集義通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麗國王子爲僧曰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於師朝廷遣侍者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荼毘得舍利無數瘞於慧因院之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贊曰法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釋羣經作式垂範千有餘聲蔡法者泉海國揚舲 前載未備今補

武林梵志卷之十二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歷朝勳績

梵刹由武林建武林以潮汐濁澁之鄉彙聲名文物之盛代有作者功用不磨紀忠義俠烈樹名教之巨藩紀創業貽謀貌包絡之正域試一覽觀意深遠矣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畧可覩其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寬西溪叢語及徐叔明高麗錄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聚伯宣作浙江潮候圖說又槩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洩則奮而上隮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

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
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滿經
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
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
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朓
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
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
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
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
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二晦一明再潮再
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
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
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
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
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
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與其緩急之宜
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
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
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
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鶩有不能人諭而戶說之

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
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
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
之之意云

捍江塘築自吳越王蓋江潮爲患自唐已然白樂天
刺郡時嘗禱於神云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爲
利橫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大溢
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鄽壞敗廬舍
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典利除害守土
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禱庶使水反
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然未聞有修築
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築塘在候潮
門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
以射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
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函鑰置海門山既而
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
隄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
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岸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
綸與兩浙轉運使陳堯佐申請遣使自京師部埽匠
壕寨越州易柱石之制雖弭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

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守懃徙依錢氏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又漲橫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今昭貺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驅潮堤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寶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填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舜建議乞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論故老究利病脉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江濱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爐于回祿乞靈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搗月塘頭日嚙月刓民廬僧舍殆者四十里已亥六月詔趙與懽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與懽奏先于傍近築土塘爲救急之術然後于內築石塘又奏近覩潮勢忽覩異物非龍非魚什伍伍鼓鬣揚鬐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殄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幷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樁笆版木晝夜運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

江港曰築壩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圍頭石塘近江築捺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 皇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潮太溢塘壞特甚 勑差工部侍郎李顒整築始復其舊

鐵幢浦相傳吳越王錢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綆貫幢輪且引綆絆于上下之樓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間安撫趙與作亭覆幢今亭廢爲民居獨存荏地而鐵幢之首崭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薦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又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劉伯溫錢王箭頭歌鴟夷遺䰟扨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黿鼉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謾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靑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幹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潴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輸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從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深援峭舒岡布麓若飛若舞萃于錢唐而蕃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胥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

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豐倉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弼教東園豐橋稽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紀禮諸市在宋則爲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繞湖市夾道紅衝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鈎綿秀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肇厚濬發光華體

魏闕矣潮聲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上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北諸山峥嶸廻繞滙爲西湖泓渟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頷下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連萼層敷附瓣非嚴而復郁花心含漾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覩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遂閬之別墅宇內所稱覩者也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

函笕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晝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築高湖隄數尺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即有餘矣元懲宋轍廢而不治兼攻無綱紀任民窺竊盡爲桑田　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隄以西高者爲田低者爲蕩阡陌縱橫鱗次作乂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

者稍稍侵削古蹟紛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俾更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古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群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為西湖當開者五其畧曰杭州地脉發自天目群山飛翥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為全氣形止氣蓄

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為人物之都會財賦之興匯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兆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脉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深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為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騰衢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克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為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

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為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湖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啟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壅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近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

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温甫適來官司禁約浸弛豪民頗有侵圍為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廢孰若旋修于將壞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為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

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

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
二日帥徒役頂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
珠襦玉押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
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䝉券行貸得白金
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
坐轟飲酒正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
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
年曰發丘中郎將𧬘𧬘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籌
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窟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
爲匱復黃羅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

遣之荒地以葬爲文而告諸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
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
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
了不知陵骨之猶有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
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禍者北焉山陰人
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illegible]
執長者胥江挾八月之濤名雖高固自若明年己
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瘨自奄奄若將絕
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
遣我從觀闕巍峩官守靚麗殆非人間有一見旒坐

殿上數黃衣貴人遶廻降堦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
唐乃陛謁遶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無妻若
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
降出遶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
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
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于豈其宗耶左右
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
也叟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
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
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

二事俱愜聘婦錫故國之公女蚤郭食故國之公田
所致一一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
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頎
見夢中神所告稍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
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
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麋
尚純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
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
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

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
杯自築珠丘上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
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
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
捧香來

南湖在餘杭縣治負山對城曠渺無比向爲豪強所
侵萬曆間復理濬湖豁然舊觀詳高中丞碑記○高
縣南湖告成碑　武林山水秀麗而脊原止康以成沃
壤必豁疏導先諳經綸至今爲烈其介在錢塘餘杭
之中者名南湖漢熹平陳公渾所開也縱橫一萬三
千七百畝崇岡鬱盤波光耀碧清暉映帶氣候迺換
形勝與西湖埒後漸堙塞唐寶曆歸公珧修之宋崇
寧楊公時又修之而三賢皆載祀典按志天目諸山
之水逆注苕溪分注石門港由石門港透迤而入汪
汪淼淼滙成巨浸是爲南湖其下流杭嘉湖三郡受
之蓋若居亭然瀦積有區用以緩其澎湃洸瀁之勢
不致衝潰難禦而暵旱時引漑溝塍三郡咸被其澤
數百年來稱東南一大利藪矣歲久防弛瀕湖諸豪

爲政廬剖潰汙封殖益廣至杼三尺不顧弘正間水
部藏公朱公皆欲奪以還湖議已定迄無底績至嘉
靖初侍御傅公始慨然以清復爲已任然考碑亦僅
還湖八千一百六十畝侍御還諸豪割據如初無何
併其碑遷之黍稌高壓穠桑茂樹連軌如鱗臺榭相
望而向所稱清復者不可復識矣湖廢則水無所歸
淫潦既苦漫滸一遇亢乾又束手而仰雲漢庚癸之
呼憤恨無所控訴歲戊申杭郡苦久雨連月不休禹
杭而下水漂沒廬舍田疇以萬萬計三郡之民日蟻
集轅門告災時水利王君往覘狀民之荷簑笠以鍤
畚從者千餘人隨車所向一呼而郡林合抱綺闌連
甍應聲俱摧如拉枯朽水勢稍舒衆俱跳號籲舞震
山駭谷遂縛豪賓之法而一時共事諸公咸蒿目焦
心以與湖爲急務矣不佞奉　命撫浙偕兩臺日集
所司條便宜郡邑長佐次第往督蓄泄高下故道及
所爲永遠計者既備且悉而費約巨萬括諸豪侵牟
及三郡贖鍰苦不給有司議加賦　天子矜憫小民
俾無耗累黍而特　允直指鄭公請捐傳犯侵覓袍
賍贓四萬爲修復費　聖主浩蕩之恩加惠浙土百
萬生靈其有瘳乎於是相度湖勢除高田七百四十

畝有奇三分之二以補軍屯一以召民佃而其他孫
爵禾黍之區無問在官在民盡斥以爲湖約如傳侍
御清復之舊而止其立法也湖分四隅隅分二十井
井分六十畝畝分十區毎區計用夫若干里近派之
毎夫計領工食若干縣令領之毎夫領工食計汰泥
若干四隅委官督之即用淤泥築十字長堤堤上蒔
桑萬株使湖藉堤以爲固堤藉桑以爲固而桑與田
所入皆官覺之以充五年一小濬十年一大濬之需
庶亦免徵派云堤勢綿亘建橋六所彷蘇文忠公西
湖故事甃梁虹渚洞狀蓮漪非徒增飾勝覽皆用瀦

停汪瀉而復於湖堤內設閘二以節奔湧堤外設壩
一以防衝齧四隅各設夫二以察損壞仍著爲令所
任縣官課績一切以湖與廢爲等差憲法至此亦可
謂詳核無遺矣後之游者睇丹崖瀏澄流疑以爲神
靈仙的應接不暇而抑知隆古以來開而塞成而毀
翔營屢更曠舉炳煥豈易有今日哉功既訖牒上大
司農具疏請大略云南湖貽患城幾爲沼民且爲魚
屢極三郡之災奚啻九年之水乃諸臣計畫一周告
成朞月畚鍤雲集有如鬼策神驅庸調不聞更謌泉
瑩雨栗金隄甓砥永奠千壁於東南石堰高梁歲登

□□於原隰此豈稍息壤以堙洪水積蘆灰而止驚
濤盡祿輸其咨之念備濟川之才牖戶綢繆俾乂方
割既經撫按具題合移咨吏部記錄以修吏治靖宏
圖云　上報可一時臣工咸用肅欽奉揚休命將載
諸貞珉以彰不朽而不佞敬集在事諸臣拜手颺言
曰南湖之役賴　皇上湛恩賢僚屬寅贊勿替臣預
覩厥成俾利兆民鞏方輿與天地無極猗歟休哉易
亦念茲締造孔艱美成在久彼豪貌貌巧以中當事
者而威箱其下偃仰之及豈在一朝不虞爲傳侍御
之績乎敢告循良以承厥圖方祇上下寔釐瑞之泰

敬系以銘銘曰天目肇源石門剖絡瀦以安流震澤
爲經湅濤溢激若構戎兵師出以律甲騎雲屯千頃
洪浸廼奠厥土按轡徐行吐納之府岸谷匪夷滄化
爲田狐嗥菁蓊叢隰阡泉怒難犯瞿瞿樊圃斧鍤
齊呼滔天眾阻　帝軫其咨爾斉孔湼不日成之騰
歡並樂疆理既定利賴無疆於萬斯年貽謀孔臧湖
水清漣羣峯峭立佳氣鬱葱翬固社稷

營平二州史事記二卷

（清）顧炎武撰

清鈔本

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春秋杜解補正，已著錄。案爾雅營州，孫炎註以爲殷制，孔穎達尚書疏謂舜十二州有營州，殷本虞制，分青州地爲之。凡在遼水東者，東至朝鮮之境，皆古營州地也。平州即今永平府，在虞時亦爲營州地，秦時爲右北平遼西地，後漢洎晉皆爲遼西地。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於是平州之名始見於史。炎武遊永平時，郡人以志屬之，炎武未應其求，因摭古來營平二州故實，彙爲六卷付之，題曰營平二州史事。今其書不存，此本出自惠棟紅豆齋，惟載二州古地名至五代而止，又僅一卷，意其爲六卷之一也。其中皁耳之稱一條，既引管子，最後一頁又載兪兒一事，全文尚是隨筆雜鈔，失於删削，不但非其完書，並爲未定之藁本矣。然炎武嫻於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據，書雖殘闕，要於考證之學不爲無補焉。

營平二州史事記卷上

東吳 顧炎武

唐

碣石 書夾右碣石入于河 傳曰碣石海畔山 疏曰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 史記索隱曰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當非北平之碣石也

商

孤竹國 爾雅觚竹北户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正義引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 漢書令支有孤竹城 應劭曰故伯夷國 魏書肥如有孤竹山祠 水經注元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桌水經注言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今孤竹城已無遺跡而祠在府城之西北三十里灤河之左洞山之陰夾河有孤竹君三冢豈魏之肥如治尚在其東北耶 又案孤竹始封於此北即令支南即黄雒僅於百里而遼史云興中府本古孤竹國漢柳城之地則又在今祠東北五百餘里幅員之廣數方千里矣豈殷末諸侯兼併而致之與隋裴矩又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則恐逢君之指而為是說耳

首陽山 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說文首陽山在遼西論語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河北曲之中史記正義引曹大家註幽通

賦云在隴西戴延之西征記云雒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並引說文此語歷代祀典並在河東蒲坂爲正義從馬融之說

黄雒城 遼州史灤州古黄雒城

周

山戎 春秋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註曰山戎北狄 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 匈奴傳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於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止戎

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胡三省通鑑注曰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　郭造卿曰山戎北戎是二種自燕東北以外爲遼西北以外爲代遼後分爲東西無非北伐地代後截爲上谷無非山戎地而北戎爲尤大故必平山戎而同許男以伐之

令支　國語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夷莫不來服　史記齊世家北伐山戎

離支孤竹　集解曰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支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近管子亦作離字　索隱曰離支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爲縣又集周書王會曰不令支者令支也

卑耳山　國語懸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韋昭曰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鉤其車偪束其馬以度也　史記齊世家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正義曰卑音壁管子桓公二十八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桀卑耳與太行連屬爲文據二書皆云西伐而管子則云征孤竹或以此地爲太行東北之枉境亦可通

燕

碣石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長城　史記匈奴傳七國時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秦

碣石　史記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産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

刻此石垂著儀矩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
海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
長城 史記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
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
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
入遼水 案秦長城當在今大寧界內

漢
右北平郡 漢書秦置莽曰北順 水經注魏氏土
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後漢書章
懷太子注營川西南有右北平郡故城括地志
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地 案史記匈奴
傳燕置右北平郡不始於秦史但自秦分天下
爲三十六郡言之耳
平岡 右北平治魏志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
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通鑑注前漢右北平
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
石城 見水經注
延陵 漢書莽曰鋪武
薋 漢書都尉治莽曰裒睦師古曰薋才私反
字 漢書榆水出東
白狼 漢書莽曰伏狄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
魏志太祖紀建安十二年北征烏丸登白狼山 水
經注遼水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
夕陽 漢書有鐵官莽曰夕陰 晉書慕容雲載

記封夕陰公
驪城 漢書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
揭音桀
廣城 漢書莽曰平虜 晉書慕容皝載記石季
龍遣陷廣城
聚陽 漢書莽曰篤睦
平明 漢書莽曰平陽
遼西郡 漢書秦置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
城東

且慮　漢書有高廟莽曰鉏慮師古曰且子余反慮音廬

海陽　漢書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有鹽官　史記功臣表海陽侯搖毋餘

水經注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

新安平　漢書夷水東入塞外

柳城　遼西之縣　漢書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　後漢書趙苞傳遣使迎母及妻子將至郡道經柳城注故城在今營州南

案後漢遼西郡治陽樂而苞母自甘陵來不當經柳城未詳　公孫瓚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粮盡衆潰士卒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令支　漢書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　應劭曰故伯夷國令音鈴孟康曰支音秖

肥如　漢書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　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　史記功臣表肥如侯蔡寅

剕燕世家燕王定國殺肥如令郢人

賓徒　漢書莽曰勉武

交黎　漢書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莽曰禽虜　應劭曰今昌黎師古曰渝音喻

陽樂　水經注魏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

狐蘇　漢書唐就水至徒河入海

徒河　漢書莽曰河福

文成　漢書莽曰言虜

臨渝　漢書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馮德　師古曰馮讀曰憑

絫　漢書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　師古曰絫力追反

碣石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夏上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　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

後漢

遼西郡　後漢志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
陽樂　闕文　城至陽樂翰因鎮徙河壓青山　闕文
陽樂在今平州東
肥如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九年秋八月鮮卑寇
肥如注故城在今平州　劉虞傳前中山相
張純等反衆至十餘萬屯肥如
臨渝　後漢志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
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云
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

盧龍塞　三國志魏太祖紀建安十二年春北征烏
桓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
疇請為鄕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
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八月登白狼
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
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
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
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田疇傳隨
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洿下濘滯不
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
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
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
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
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
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回而
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暑夏道路不

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
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鄕導上徐無
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
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
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通鑑注曰前漢右
北平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
縣杜佑曰盧龍在今平州城西北二百里　又曰
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
先也

肥如　晉書慕容廆載記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　慕容熙載記大城肥如及宿軍以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地里志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　魏書馮弘傳黙世子崇鎮肥如

海陽　通鑑海陽令平翰

令支　晉書慕容廆載記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　通鑑注令支縣漢為遼西郡晉省段氏

據之為國都杜佑曰令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　通鑑晉明帝太寧三年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從都牙從之即去令支　慕容皝載記石季龍至徐無段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　石季龍載記以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　通鑑注趙置營州肴遼西北平二郡　通鑑晉康帝建元元年趙王虎命段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屯令支　慕容垂載記徐巖叛據令支慕容農攻克之　慕容盛載記徐巖叛李朗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李旱候知之襲克令支遣廣威將軍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　慕容熙載記以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　魏書太祖紀慕容熙遣將寇遼西虎威將軍宿沓干等拒戰不利棄令支而去　水經注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峥之名矣燕景昭

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紀事功其銘尚存按盧龍東越清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超平岡故城可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

盧龍城　水經注濡水又東南逕于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

魏

碣石　晉書宣帝紀魏明帝景初二年討公孫淵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於遼水

晋

遼西郡 晋書愍帝紀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 段匹磾傳自勿塵以後值晋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晋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所統胡晋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 慕容皝載記前軍師慕容評敗石季龍將石成等於遼西 通鑑晋成帝咸康五年趙王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

陽樂 通鑑晋愍帝建興元年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利棄令支而還

幽州 即令支 晋書慕容盛載紀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

漂渝津 晋書石季龍載紀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伐段遼

安樂城 晋書石季龍載紀石季龍將討慕容皝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 通鑑晋穆帝永和元年趙王虎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 水經注濡水東南過遼西海陽縣又經故城南分爲二水北水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魏太祖征蹋頓所通也

三陘 通鑑晋穆帝永和六年慕容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樂安遁去 注魏收地形志海陽縣有橫山蓋即三陘之地

蹋頓城 晋書石季龍載記季龍謀伐昌黎遣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 隋書煬帝紀右第七軍可蹋頓道

臨渝 通鑑晋安帝義熙十年燕王跋之宗族猶在長樂河間諸臣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臣曰章武郡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以臣爲遊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臣與跋從兄買從

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歸於和龍

盧溥鎮　晉書地理志自幽州至於盧溥鎮以南地入於衛魏　案魏書太祖紀范陽人盧溥聚衆海濱稱使持節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殺幽州刺史封沓於此或其遺址也

平岡　晉書成帝紀咸康四年二月石虎帥衆十萬擊段遼於遼西遼奔於平岡　慕容皝載記遣揚威將軍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

盧龍塞　晉書慕容儁載記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於無終　魏書慕容儁傳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克薊城而都之　通鑑晉穆帝永和五年趙王虎卒國內大亂慕容霸上書燕主儁請伐趙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樂安兵強粮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為石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趨令支出其不意彼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留難矣儁從之　六年二月燕主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東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命慕輿泥槎山通道　水經注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紀事功　通鑑晉安帝隆安元年清河王會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偉等頓盧城近百日　注遼東

新昌縣有盧龍縣唐為平州盧龍縣慕容令所謂守肥如之險即其地也此遼東新昌後人置於漢遼西郡界非漢舊郡縣地也

蠮螉塞　晉書慕容皝載記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薊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於薊城　通鑑注自龍城取西道入蠮螉塞　通鑑晉孝武太元十年燕主垂遣慕容農出蠮螉塞歷凡

城趋龍城討餘巖
平州　晉書地理志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爲刺史永嘉之亂廆爲衆爲推及其孫儁移都於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還於和龍自幽州至於盧溥鎮以南地入於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鎮令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并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平州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鎮白狼後爲馮跋所篡跋僭號於和龍滅於魏
昌黎郡　晉書地理志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　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始五年鮮卑内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

武帝紀太康二年十月慕容廆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　康帝紀建元二年二月慕容皝及鮮卑帥宇文歸戰於昌黎歸衆大敗奔於漠北　慕容廆載記元帝承制拜廆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　慕容皝載記皝將乘海討其弟仁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　徙昌黎郡
賓徒　晉書吳王晏傳貶爲賓徒縣王　慕容垂載記苻堅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通鑑作賓徒
紫蒙川　晉書慕容廆載記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
棘城　晉書慕容廆載記曾祖莫護跋魏初帥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通鑑注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置棘城縣元魏大平真君八年併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杜佑曰棘城在營州

城東南一百七十里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
元康四年乃移居之　素延率衆十萬圍棘
城　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
國等共攻棘城連營三十里　慕容皝載記石
季龍進軍至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
文昌殿　晉書慕容皝載記起文昌殿
朝陽門　晉書慕容皝載記立藉田於朝陽東
門東案當在棘城
徒河　晉書慕容廆載記太康十年廆遷於徒河

之青山　通鑑注徒河縣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
屬國魏晉省併入昌黎郡後慕容氏復置徒
河縣魏太平真君八年併徒河入昌黎郡廣興
縣杜佑曰徒河青山在營州城東百九十里
慕容皝載記段遼兄徒河皝將張萌逆擊
敗之　慕容垂載記石季龍遣將鄧恒率衆
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
持
柳城　晉書慕容皝載記段遼弟蘭與皝兄翰

趣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
皝遣寧遠將軍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為
蘭所敗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
石琮躬勤將士出擊敗之蘭乃遁歸
龍城　晉書慕容皝載記使陽裕唐柱等築龍
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　通鑑晉成帝
咸康七年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
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殿命
曰龍城　慕容廆居徒河之青山後徙棘城今

自棘城徙都龍城杜佑曰營州柳城郡古孤
竹國也春秋為山戎肥子二國地慕容氏龍
城在其北柳城縣有白狼山白狼水又有
扶　縣故城在　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
龍所也有饒樂水漢徒河縣城　八年十月燕
王皝遷都龍城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
皝親率僚屬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
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
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

慕容暐載記慕容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
苻堅載記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
二十萬東出和龍討代王涉翼犍　苻雄率衆
七萬發和龍　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
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　慕容垂載記慕容農
還屯龍城　通鑑晉孝武太元十年燕王垂以農
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
鎮龍城　晉書慕容垂載記建留臺於龍城以
高陽王隆録留臺尚書事　慕容寶載記垂

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寶庶子
清河公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　寶帥百數
騎馳入龍城　慕容盛載記慕容奇聚引軍至
橫溝去龍城十里
和龍　魏書世祖記延和元年車駕至和龍臨其
城發民三萬人穿圍塹以守之二年遣撫軍大
將軍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
和龍三年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汝陰公
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督諸軍討和龍　太延

元年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五將率騎四萬
伐和龍
正陽殿　晉書慕容儁載記燕巢於儁正陽殿之西
椒
新昌殿　晉書慕容盛載記宴其群臣於新昌殿
承華殿　晉書慕容熙載記為苻氏起承華殿高
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
弘光門　晉書慕容熙載記擬鄴之鳳陽門作弘
光門累級三層　通鑑晉安帝義熙三年馮跋

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推夕陽
公雲為主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譟而
進　五年離班桃仁等弒燕主雲馮跋升洪光門
以觀變業當作弘光門
龍騰苑　晉書慕容熙載記大築龍騰苑廣袤
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
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
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
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熙至龍城攻北門不克

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於林中
景雲山　逍遥宮　甘露殿　天河渠　曲光海　清涼池
并見上
白翟園　晉書慕容盛載記有翟索身綠首集於
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翟園
大單于臺　晉書慕容熙載記改北燕臺為大
單于臺
社　晉書慕容寶載記說之還於龍城也植松為
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

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於晉求種
江南平州桑悉由吴來廆終而垂以吴王中興寶
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龍陵　通鑑晉穆帝升平四年燕葬烈祖於龍陵
慕容儁號烈祖
宣平陵　通鑑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燕章武王宙
奉世祖及成哀段后之喪葬於龍城宣平陵慕
容垂號世祖
徽平陵　晉書慕容熙載記苻氏死制公卿已下

至於百姓率户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
里内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號曰徽平陵
長谷陵　魏書馮跋傳跋父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
通鑑宋文帝元嘉七年燕葬太祖於長谷陵馮跋
號太祖
凡城　晉書石季龍載記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
城不克而還　慕容皝載記遣子恪擊敗石季
龍衆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季龍
又使石城入攻凡城進陷廣城　慕容儁載記徙代

郡人於凡城　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　地理志慕
容熙以并州刺史鎮凡城　魏書世祖記延和二
年將軍樓勃將五千騎圍凡城守將封羽以城
降收其民三千餘家
白狼　晉書石虎載記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
通鑑注白狼縣漢屬北平郡後漢晉省魏收地
形志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其地
在唐營州柳城縣界　慕容皝載記皝遣其
司馬封奕攻鮮卑木堤於白狼　慕容盛載記

蘭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 地理
志高雲以并州刺史鎮白狼 通鑑作并州牧
通鑑晉安帝義熙六年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
乳陳據白狼叛 通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
魏人攻燕白狼城克之
宿軍 晉書地理志慕容熙以營州刺史鎮宿軍
通鑑注宿軍城在龍城東北 慕容熙載記
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將軍營
州刺史鎮宿軍 通鑑晉安帝元興元年高句

麗攻宿軍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 案當
作營州 魏書馮和傳宿軍地然一夕而滅
新城 晉書地理志慕容熙以青州刺史鎮新城
乙連城 晉書慕容皝載記材官劉佩攻乙連
不克 通鑑注乙連城段國之東境也在曲水之
西 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
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 通鑑晉成帝咸康三
年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蘭勃擊 而
取之 慕容寶載記寶發龍城以步騎三萬

次於乙連 慕容盛載記慕容奇擊滅蘭汗兄
子全進屯乙連 通鑑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魏長
孫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
建安 通鑑晉安帝隆安二年燕主寶北行至建
安撫民張曹家 注建安城在令支之北乙連之
南 晉書慕容盛載紀慕容奇聚衆於建安
遼西太守李朗叛遣韓國將軍李旱率騎
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
北平郡 通鑑晉孝武太原元十六年北平人吳柱

聚衆千餘立沙門法長爲天子破北平郡轉
寇廣都入白狼城高陽王隆遣安昌侯進將
百餘騎赴白狼城柱衆潰窮捕斬之 注魏
書地形志廣都縣屬建德郡在漢右北平白
狼縣隋省入遼西石城縣
石城郡 見下
石城縣 通鑑晉安帝隆安元年燕主寶帥數百騎
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
注石城縣漢屬北平郡後魏屬建德郡隋併

入柳城縣　晋書慕容熙載記石城令高和

建德郡　魏書世祖紀馮弘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餘郡來降　撫軍大將軍王健永昌王健攻建德拔之

冀陽郡　晋書慕容廆載記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虚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　通鑑注常置於漢右北平平岡縣界　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

通鑑晋成帝咸康四年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趙　魏書世祖紀徙營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　水經注渝水又南逕營邱城西

成周郡　通鑑成周內史崔燾

唐國郡　通鑑唐國內史陽裕

遼東郡　晋書慕容廆載記廆率騎討鮮卑素連木津大敗斬之二郡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樂浪郡　通鑑晋成帝咸康四年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　注樂浪非漢古郡地也慕容廆所置以五代志考之樂浪冀陽營丘郡朝鮮武寧等縣當盡在隋遼西郡柳城縣界

玄菟郡　通鑑玄菟太守劉佩

興集縣　寧集縣　興平縣　育黎縣　吳縣　晋書慕容皝載記罷成周冀陽營邱等郡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

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

武原縣　通鑑武原令常霸

營平二州史事記卷下

東吳　顧炎武　寧人

武寧縣　通鑑武寧令孫興

朝鮮縣　通鑑朝鮮令孫泳

新昌縣　晉書載記韓恒傳出爲新昌令

和陽縣　武次縣　西樂縣　晉書慕容皝載記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

榼盧城　通鑑晉成帝咸康四年燕王皝以榼盧城大人悦綰爲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使守凡城　注即水經注榼倫水也

榆陰城　安晉城　晉書慕容皝載記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
通鑑注榆陰城乃在大榆河之陰安晉城在威德城西南　宇文歸入寇安晉　又見曲水亭下

威德城　晉書慕容皝載記攻涉奕干城爲威德城　通鑑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慕容令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

廣安　通鑑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引兵討宇文乞得龜軍於廣安　注廣安在棘城之北

武興　晉書慕容皝載記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

興國　見五官水下

臨川　通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高麗屯於臨川
注臨川在和龍城東

曲水亭　晉書慕容皝載記段蘭擁衆數萬屯

於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帥騎潛於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寶　又見乙連下

馬兜山　見曲水亭下

過陘山　晉書載記冉閔傳閔既至龍城斬於過

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皆枯

九城山　晉書隱逸傳公孫鳳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

青嶺　晉書慕容熙載記苻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牛尾谷　通鑑晉成帝咸和九年慕容汗與段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

黃榆谷　晉書慕容寶載記寶奔於廣都黃榆谷

索莫汗陘　通鑑晉安帝隆安二年燕主寶至索

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

饒樂水　後漢書鮮卑傳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　注水在今營州北

澆水　通鑑晉明帝大寧三年宇文乞得歸據澆水以拒皝注澆水即澆雒水也

渾水　晉書慕容皝載記涉奕于率騎追戰於渾水敗之

五官水　晉書慕容皝載記段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

羌胡固　魏書世祖記馮弘尚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固車駕討紹斬之

魏

平州　魏書地形志晉置治肥如城　肅宗紀熙平二年九月城平州所治肥如

遼西郡　魏書世祖紀延和元年馮弘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遼西內屬弘遣將封羽圍遼西二年撫軍大將軍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肥如　魏書地形志二漢晉屬有孤竹山祠揭石武

王祠令支城黃山濡河

陽樂　魏書地形志二漢晉屬太平真君七年併令支合資屬焉有武歷山覆舟山林榆山太真山合資二字未詳漢右北平有資縣疑即資字之誤

海陽　魏書地形志二漢晉屬有橫山新婦山清水

北平郡　魏書世祖紀慕容渴悉隣反於北平攻破郡治太守與守將擊敗之

朝鮮　魏書地形志二漢晉屬樂浪後罷延和元年徙朝鮮民於肥如復置屬焉

新昌 魏書地形志前漢屬涿後漢晉屬遼東後屬有盧龍山 案前漢涿郡有新昌去遼東絕遠後漢志遼東郡新昌下亦不言故屬涿蓋名同而地異魏史誤也

黃山 魏書高宗紀太安三年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 四年正月東巡平州庚午至於遼西黃山宮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 常英傳英之微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

碣石山 魏書高宗紀太安四年二月丙子登碣石

石山觀滄海大饗群臣於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爲樂遊山築壇紀行於海濱 世宗紀自碣石至於劒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

又見濡水下水經注

濡水 魏書太祖紀泰常元年庫傉官斌先降後復叛歸馮跋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討破之 世祖紀延和元年車駕伐和龍至濡水 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

北流左則連淵水注之水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淥水池南池水淵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沿謂之連淵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注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出水出呂

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淵三泉隔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逕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出水塞外三川並導謂

之大要水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又東南流逕白
檀縣東南流入於濡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
北出索頭川南流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
今安州治又南流注於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
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為溪水亦曰西藏水
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泉發州東十五里東
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
注之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
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目其

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
水泉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
水西南流注於三藏水三藏水又東南流與龍芻
水合西出於龍芻之西溪東流入三藏水又東南
流逕武列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挺在
層巒之上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仞其水
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
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
南入五渡塘又南流注於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

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
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五終縣出
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
故有九峥之名矣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又
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於濡濡水又
東南洛水合焉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又屈而
流得會潤水又會敖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又
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
十里有濡水南流逕孤竹城西右合元水世謂之小

濡水非也水出肥如縣東北元溪西南流逕其縣東
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肥如水西
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
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又西
南入於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水
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水出東北溫
溪自溪西南流入於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
合而為盧水也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於元
水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於元水地理

志曰盧水南入沅水元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
故地理志曰元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濡水自孤竹
城東南逕西鄉北鄉溝水注之水出城東南東流
注濡水濡水又逕故城南分爲二水北水支出世謂之
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
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瀆自雍奴縣承鮑丘
水東出謂之盐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也
世謂之新河矣陳壽魏志云以通海也新河又東
北絶庚水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絶泃渠之水又東北

逕昌城又東分爲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
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水出新安平縣西南流
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
縣西北世謂之馬頭水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
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
新河南流於海地理志曰封大水於海陽縣南入
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水出新安平
縣東北世謂之大籠川東南流逕令支城西西南流
與新河合南流注於海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

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令支縣
之南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水
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又東與清
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
又南流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新河東絶清水又東木
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迆爲北陽孤淀淀水又
右絶新河注南海新河又東會於濡濡水又東南至
絫縣碣石山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
西南漢武帝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

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
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必隱及潮波退不動
不没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
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濡水於此南入海

盧龍塞　魏書常景傳杜雒周反於燕州以景兼尚
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禦之景表
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城之處全權發
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肅宗從之别勅譚西至軍
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

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

營州　魏書地形志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為鎮真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復　肅宗紀熙平二年九月城營州所治和龍

昌黎郡　魏書地形志晉分遼東置真君八年併冀陽屬焉

城龍　魏書地形志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

廣興　魏書地形志真君八年併徒河永樂燕昌屬焉

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

定荒　魏書地形志正光末置有鹿頭山松山

建德郡　魏書地形志真君八年置治白狼城

石城　魏書地形志前漢屬右北平後屬真君八年併遼陽路大樂屬焉有白鹿山祠

廣都　魏書地形志真君八年併白狼建德望平屬焉有紫金城

陽武　魏書地形志正光末置有三合城

冀陽郡　魏書地形志真君八年併昌黎武定五年復

平剛

柳城

營丘郡　魏書地形志正光末置

富平　魏書地形志正光末置

永安　魏書地形志正光末置

長城　魏書長孫陳傳為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長城下

渝水　白狼水　水經注遼水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西北屈逕廣城縣故城南俗謂之廣東都城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

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城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源西南山下東流北屈逕一故城西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也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白魚水注之水導西北遠山東南注白狼水

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
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白
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
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土地
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
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
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分爲二水右
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
循遼一故城西此以爲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渝

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櫨倫水疑即地理
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
蓋言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於渝渝水又東南逕一
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東逕營邱城西其水東南
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
爲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於遼魏土地記曰
白狼水下入遼也
思燕佛圖 魏書后妃傳立思佛圖於龍城列石立碑

隋

北平郡 隋書舊置平州
盧龍 隋書舊置北平郡領新昌朝鮮二縣後齊
省朝鮮入新昌又省遼西郡并所領海陽縣入肥
如開皇六年又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大
業初置北平郡有長城有關官有臨渝宮有覆
舟山有碣石有元水盧水涅水閏水龍鮮水巨梁
水有海
遼西柳 隋書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
府廢

柳城 隋書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
昌黎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
定荒石城廣都武陽襄平新昌平岡柳城富平等
縣後齊唯留建德冀陽二郡永樂帶方龍城大興
等縣其餘並廢開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龍城一
縣其餘並廢尋又廢郡改縣爲龍山十八年改爲
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有帶方山秃黎山雞鳴山
松山有渝水白狼水 王世勣傳遼東之役與漢王
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 虞綽傳

行宮次於柳城縣之臨海頓　李景傳景在北平為
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守援遼西太守鄧暠
率兵救之遂歸柳城　靺鞨傳渠帥度地稽率其
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

臨渝宮　隋書煬帝紀大業十年三月癸亥次臨榆
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

盧龍塞　隋書陰壽傳開皇初高寶寧引突厥攻
圍北平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
梁文謙傳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

臨渝鎮　隋書突厥傳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
鉢畧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

渝關　隋書高祖紀開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渝關
通鑑注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東一百八十里新
唐書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五代史云
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循海有道
狹處纔數尺是所謂臨渝關也宋白續通典曰漢
石城舊縣取碣立如城故以名之唐貞觀十五年
于故臨渝縣城置臨渝縣萬歲通天二年改為石
城今史文多誤作榆　賀婁子幹傳高祖以子幹曉
習邊事授渝關總管十鎮諸軍事　高麗傳漢
王諒討高麗餽運不繼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
師不振

瀘河鎮　通鑑大業七年帝將討高麗發民夫運米
積於瀘河懷遠二鎮　注新唐志曰隋於營州之境
汝羅故城置遼西郡領遼西瀘河懷遠三縣　隋書
王雄傳出遼東道次瀘河鎮

懷遠鎮　隋書薛世雄傳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

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　高麗傳高麗遣使
乞降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　唐書高祖
紀煬帝征遼東遣高祖督運糧於懷遠鎮

臨海頓　隋書王雄傳帝令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

望海頓　通鑑大業八年勅運黎陽雒口太原等倉穀
向望海頓　注望海頓當在遼西界

黃龍　隋書高祖紀開皇三年行軍總管陰壽破高
寶寧於黃龍　赦黃龍死罪已下　長孫晟傳授晟
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

白狼塞 隋書于仲文傳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唐

北平郡 唐書地理志平州北平郡下初治臨渝武德元年徙盧龍土貢熊鞹蔓菁實人參 有府一曰盧有盧龍軍天寶二年置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有溫溝白望西硤石東硤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昌黎遼西等十二戍受川周夔二鎮城東北有明垤關鶻湖城牛尾城

盧龍 唐書地理志中本肥如武德二年更名又置撫

寧縣七年省

石城 唐書地理志中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一名臨閭關有大海關有碣石山有溫昌鎮

馬城 唐書地里志中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東北有千金冶城東有茂鄉鎮城

碣石 唐書唐休璟傳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緜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渝關 唐書高麗傳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郭英傑傳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渝關契丹酋長可突干拒戰都山下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 契丹傳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共攻可突干不勝欽澹懼徙軍入榆關 奚傳契丹可突干反脅奚衆并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 李忠臣傳攻長楊戍獨山襲榆關北平 通鑑後梁均王乾化三

年初幽州七百里有榆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午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五代史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

舟山山皆斗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
唐時置東硤石西峽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
狼城以扼之　宋白續通典渝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
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循海岸東
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此天所以限戎狄也　通鑑注
引金虜節要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
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
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乃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
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

燕之役若得諸關門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
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為遼興
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
又得燕山禮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
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
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初不知燕山平州
盡在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
故幹離不復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
理之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故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

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
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
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
為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
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
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穀百果
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豈天
設此以限華夷乎
漢武臺　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九月戊午次漢武

臺刻石紀功
西硤石　唐書契丹傳諸將戰西硤石黃麞谷王師敗績
東硤石　唐書王孝傑傳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
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
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為虜所乘軍潰　契丹傳
武后更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
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
柳城郡　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本遼西郡
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

五年又還治柳城天寶元年更名土貢人葠麝香豹尾
骨鈲 有平盧軍開元初置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
捉城貞元二年為軍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
又有汝羅懷遠巫閭襄平四守捉城 唐書宋慶禮
傳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
文翽攻殘其府東更治東治陽城元宗時奚契丹款
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故爭不可獨慶禮執言其利
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為
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

拔漁陽淄青没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
數年倉庫充居人蕃輯
柳城 唐書地理志中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有東北鎮
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
都山 唐書契丹傳可突干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玉
等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
摘星山 唐書契丹傳欽徳入寇幽州劉仁恭窮師踰
摘星山討之 通鑑作摘星嶺
白狼河 唐書奚傳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

狼河北土護真河 安祿山傳率河東兵討契丹
至土護真河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 通鑑注自
雄武軍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有斗陘嶺自
古盧龍北經九荊嶺受米城張洪隘度石嶺至
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土護真河五百里至奚
契丹牙帳又出檀州燕樂縣東北百八十五里至長
城口又北八百里有土護真河奚王牙帳也
紫蒙川 通鑑元宗開元二十二年張守珪出師紫蒙
川大閱以鎮撫之 注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

胡邑於紫蒙之野唐書地里志平州有紫蒙
白狼昌黎等城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

金鰲退食筆記二卷

（清）高士奇撰

清康熙刻本

金鼇退食筆記二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是編乃其康熙甲子官侍講學士入侍內廷時所作。前有自序，稱自丁巳賜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馬過金鼇玉蝀橋，望苑中景物七閱寒暑。退食之頃，偶訪遺時舊制，約略得之傳聞者，而又彷彿尋其故址，離宮別館廢者多矣。脫復十數年，老監已盡，遺蹟漸湮，無以昭我皇上卑宮室、約園囿之儉德，因牽筆記之，詳於西而略於東，以所居在苑西故也。紀其興廢而復雜以時事，欲見昭代之盛，存爲太平佳話也。又稱衙署監局，載在會典者不書；訪問未確者不書；外人所罕窺者，亦不敢書。蓋其時距明末僅四十年，前朝宦竪存者猶多，士奇出入禁廷，得以詢訪，又久寓其處，朝夕考校，故所記往往可據。朱彝尊日下舊聞多採掇之。今奉詔考定彝尊之書，徵據詳明，纖悉必備，此編已在包括之中。顧其草創記錄之功，亦不可沒，故仍錄存之，以備參稽焉。

高學士澹人供奉
禁庭八閱寒暑見聞益富所著作益多其詩詞
古文及扈從日鈔每脫藁即以示余余嘗序
而刻之矣。日以金鰲退食筆記授余校閱
如身在層霄雲海之湯我胸臆也澹人賜第
在禁垣西北隅密邇秘苑金鰲蜿蜒其入直
必經之路輒以餘閒討論舊蹟筆之於書退
食云者有取於羔羊之詩委蛇自公之義澹
人志也余嘗謂澹人之遭遇爲曠代所不易
得而其學識敏達才華絢爛性情沉潛篤實

有出尋常萬萬者余輩數日一輪直齋祓待
事夜晨入
禁門侍立螭坳不數刻嘗恐懼戰栗
至尊有問或倉卒不能對而澹人終日侍
便殿備顧問
天子聰明睿知淵泉溥博非咫聞管見之易以仰
測澹人從容應對每當
聖心應制詩歌援筆立就至與
睿藻天葩炳耀簡冊共不可及一也其趨朝嘗聽
曉漏至暮乃出或及夜分自非有所患苦終

歲不請休沐是所謂金鰲者特戴星出入其
間耳何嘗有稍暇豫之時而又能采輯舊聞
徵信載記以成千秋必傳之業是眞無時無
地而非學問也其不可及又一也是書體製
略近于三輔黃圖東京夢華諸書而采綴特
爲閎博其地自金元明以來所載閟外庭罕
知其詳知之亦不敢明著或中涓從事識謝
通儒雖有簡畢無能考正故自陶南村輟耕
錄以至上林蒙考酌中志及前朝大臣遊西
苑詩及記皆不如澹人之得之見聞之眞跬

步之近敘述之詳且核也其意以爲溫室之
樹固有所不得而言而靈囿之渠有與民偕
之者筆之於書見
國家之深仁厚澤爲其自序又言明之宮闕苑
囿較隋唐僅十之三四至于我
朝而曩時離宮別館頽廢者益多矣讀是書者
益徵
兩朝克儉之德足以昭示來許爲萬世子孫取則
豈非其忠君愛國之心植于至性每食不忘
者歟則又匪直文詞之燀赫記纂之淵博使

人洞心駭目而已也康熙二十三年秋七月

崑山徐乾學序

金鰲退食筆記目錄卷上

太液池　瀛臺

樂成殿　紫光閣

芭蕉園　玩芳亭

承光殿　瓊華島

金鰲退食筆記目錄卷下

大高元殿　乾明門
元都勝境　藏舟浦
雩池　五龍亭
凝和殿　迎翠殿
西海神祠　乾佑閣
大西天經廠　左右臨海亭
聚景亭　弘仁寺
清馥殿　騰禧殿
櫺星門　果園廠
玉熙宮　大藏經廠
萬壽宮　大光明殿
兔園山　栢木殿
親蠶殿　土穀壇
惜薪司　北白廠
西酒房　西花房
牲口房　舊虎城
南花園　西十庫

金鰲退食筆記卷上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

嘗讀往史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或至數百所何其奢侈宏麗可怖也明因金元之舊宮闕苑囿較秦漢隋唐僅十之三四然皇城之中別爲大內禁絕往來惟親信大臣得賜遊宴故或記或詠咸自謂爲異數亦有終身官侍從未得一至者聞人說苑西亭臺宮殿無異海外三山縹緲恍惚疑信者半我

國家龍興以來務崇簡樸紫禁城外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二三四凡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擔夫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有靈臺靈沼之遺意焉余自丁巳

賜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馬過金鰲玉蝀橋望苑中景物七閱寒暑退食之頃偶訪叢殘舊制約畧得之傳聞又彷彿尋其故址離宮別館廢者多矣脫復十數年老監已盡遺蹤漸湮無以昭我

皇上卑宮室約苑囿之儉德因率筆記之詳于西而畧于東如小南城衙署園諸亭榭雖有存者總

不及書以余所居在苑西也紀其興廢而復雜
以時事欲見
昭代之盛存爲太平佳話也若彼內府衙署監局之
載在會典與訪問未確其蹟莫攷者缺而不書
景山則外人之所罕窺也亦不敢書今余所記
皆都下臣庶旦暮經過俯仰習于見聞非同溫
室之樹莫可得而言者乃居者旣以守近而不
知過者又以匆遽而莫曉余生何幸移家其間
炊煙燈火隣于紫極使不表而出之如身到海
外三山茫無紀述寧無愧焉康熙甲子夏六月

序

太液池舊名西海子在西安裏門周几數里上跨石
梁約廣二尋修數百步兩崖甃甓出水中鯨獸循欄
皆白石鐫鏤如玉中流駕木貫鐵緶丹檻舉之可通
巨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鰲其北別駕一
梁自承光殿達瓊華島制差小南北亦峙華表曰積
翠曰堆雲瀛臺在其南五龍亭在其北蕉園紫光閣
東西對峙層甍反宇飛簷拂雲夾岸榆柳古槐多數
百年物池中莕荇蒲藻交青布綠野禽沙鳥翔泳水
光山色閒悠然自適盛夏芰荷翳水望如錦繡吐馥

流香尤爲清絕若其春氷乍泮秋月澄輝煙霧雲濤
雨朝雪夜則余八年內直晨夕策馬過橋頭獨有會
心者禁中人呼瀛臺前爲南海蕉園爲中海五龍亭
爲北海每冬冰凍以木作平板下用二足裝以鐵條
一人在前引繩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飛名曰拖床積
雪殘雲景更如畫又于冰上作蹴毬之戲每隊數十
人各有統領分伍而立以皮作毬擲于空中俟其將
墮群起而爭之以得者爲勝或此隊之人將得則彼
隊之人蹴之令遠喧笑馳逐以便捷勇敢爲能本朝
用以習武所著之履皆有鐵齒行冰上不滑也康熙

癸丑六月九日　賜閣部大臣詞林臺省遊西苑泛
舟飲宴辛酉七月廿一日又　賜閣部滿漢大臣詞
林臺省部屬諸臣宴于西苑賜內紵蓮藕有差己未
二月晦日　賜余與張敦復學士杜近公編修西苑
遊宴是歲五日侍宴西苑庚申七月十三日　命余
之舟苑中中使鼓棹所得蓮芡盡賜之又嘗奉　召
自私寓騎馬入紫光閣門乘小舟至瀛臺內殿對畢
復乘舟至紫光閣騎馬出賜荷花鮮魚攜歸甲子五
月復于舟中侍宴皆有詩恭紀
己未二月晦日蒙

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

瓊島丹垣裏璇臺液水中山光開卷畫橋影
控長虹徑轉金銜人波迴桂檝通太平多盛
事浩蕩引春風

淑景初晴後佳辰上巳前藻浮春水碧花帶
曉霞鮮楫帛沾香醑臨流對綺筵羽觴須盡
醉
天語更頻傳

亭榭水雲隈軒楹面面開地疑仙島近人自
玉墀來鶴鳳雕甍出蛟龍磴道迴賦成慚庾

信忝竊侍臣才

遠勝東堂會晋太和六年命羣臣於東堂臨流小會何殊曲水
遊宋顏延之有三日賜燕曲水賦詩序早鶯啼太液芳樹繞
瀛洲
厚眷真無極
深恩迥莫酬此生懷
帝澤端賴濟川舟

己未五月西苑泛舟侍
宴恭紀四首

新蒲細細滿瀛洲令節欣承

聖主遊日出金支明兩岸波開畫艦泛中流嘉魚
已慣迎仙鷁好鳥偏能識翠虬香溢瑤尊傾
湛露
恩深流渙總難酬

紅嶼丹林閣道浮[illegible]散千峰[illegible]
牙檣錦纜隱翔鳳[illegible]水殿金鋪
隱澗池[illegible]仗外螺旋當檻靜筵前積
翠入杯深此身疑是來天上[illegible]扇風光彷彿
逢

雨張廣樂播南薰寶盤樓船劍佩分玉潤鳴

泉雲際落瑤簫奏曲水中閒櫂烟密䌓依嶽
障藻影連[illegible]浪紋共喜昇平遨
帝澤並同漢武宴橫汾

仙仗靈絲傳五日湖舫五組泛天漿何浮小
葉圃青[illegible]榴叶新花簇綵囊自有輕舸爭奪
錦不須駿馬獻穿楊[illegible]微臣擬
進江心鏡[illegible]多恐名慚鵷鷺行

庚申七月十三日
賜遊西苑採蓮八首并序

閬苑秋光得與有吾之句青渾曉霧俟徐彦

伯之篇舒菡萏於方塘紅蕖度影泛芙蓉於
曲榭碧葉浮香若斯撫景留連靡不詩讚咏
答兄乎廻翔
舜海在沐日浴月之中浙涞
光淵極引水穿雲之渠檻梅花鷁非同鷗鷺鬧汀
橋落彩虹不足蝀波小艇微淵莫備
寵渥難名竊念臣 跡本投竿心隨假草似孤根之
偶出品質遜乎亭亭擬短幹之方插葉已邀
於灼灼時則涼飈既拂大火初流捷辭巧夕
之雙星奠紀中旬之三葉覩藩池之游沆當

秋宇之澄鮮
上乃蔭芝盖以逍遙盪槳而容與白蘋紫荇到
處縈川翠羽紅鱗紛來入鏡尤喜細荷之出
水邇看珠蕊之盈房
特命移船容臣 舉袖纔催進櫂即分鳧雁之輝許
帶歸鞍學渙櫻桃之賜攀盤散觀澀齒流甘
緬維巖賢所談戰事階逆溯流亦號殊恩應
制昆明辨矜組擧何似飛艎畫舸一如漁翁
釣竿之輕狼者仙液華腴不異菰米蓴絲之
易負屬于秋之

浩蕩未酬恥世之津涯爰紀八章敢疏短引江南
靡艷之曲不敢賡奏乎
宸聰渚北悃款之言未足敷揚天
聖澤云爾
芙蓉池水漾天淵洋末風輕破浪圓碧島丹
崖方丈裏有誰來泛採蓮船
曲渚蒹葭翠作圍新涼幾管淡斜暉輕颻兩
槳移舟入驚起莎邊白鷺飛
風颸露檻接宸居木氣澄鮮漫太虛自是
君恩深瀲灩特教天上看芙蕖

鵠首風回撲面香青荷葉底摘金房剖來滿
齒流瓊液不羨仙人掌上漿
垂虹百尺壓鰲頭錦石疎花帶淺流遥見西
峰開圖畫暮蟬聲裏變新秋
綺岸銀塘倚棹過鵝頭菱角漾清波臣今不
作西湖憶煙水菰蘆興已多
水榭紅欄面面低玉題金埒隔東西綠陰交
蔭松篁裏惟有水禽無數啼
隱隱輕雷送雨濃廻看柳色映千重片雲忽
斷月初出歸路時聞花外鐘

甲子五日侍
宴西苑恭紀六首
炎景舒清晝嘉時奉
御遊金蚍隊綵仗畫鷁動蘭舟高榭陰初密圓荷
葉始抽遭逢近霄漢身已到瀛洲
浴蘭傳令節廣宴啟華池幔結千花蓋筵垂
五色絲薰風散珠箔湛露捧瓊巵
聖德昭恭儉無勞問水嬉
島嶼三山外林塘五鳳西風藤牽紫蔓夏木
發丹荑岸轉亭皆出波平檻盡低玉蝀坊裏

望樓閣隱虹霓
九重端辰暇遊豫羅龍泉蕭草沿堤碧榴花照佩
鮮魚游知聽樂鷗戲解迎船願以池爲醴徧
同在鎬傳
招涼曲榭東鳳艦往來通仙會開天上長筵
布鏡中流鶯啼繞樹亂蝶舞依叢亭午宮槐
影稀疎落綺櫳
別命乘輕舫隨流狎大官二漿香泛碧六膳
氣調蘭轉檝隨
天仗追隨振羽翰微班陪鵷鷺

湧澤等洪瀾

附錄

明王業雲上林叢考紀元武宗泛月禁苑
元武宗仲秋之夜肯與諸嬪妃泛月於禁苑
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
藻吐秀游魚浮鳥競戲群集於是畫鷁中流
蓮舟夾持舟上各設女軍居左者冠赤羽冠
服斑文甲建鳳尾旗執泥金畫戟號曰鳳隊
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旗執瀝
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菱採蓮之
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
四合帝乃開宴張樂薦蟠翅之醴進秋風之
鱠酌玄霜之酒所卓月之糕令宮女披羅曳
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帝喜謂妃嬪
日昔西王母宴穆天子於瑤池人以爲此樂
古今莫有朕今與卿等共此佳會被池之樂
不減瑤池也當無上元夫人在坐不聞步玄
之聲耳有駱妃者素裝能歌趨出爲帝舞月
照臨而歌曰五華兮如織照臨兮一色麗正

兮中或同樂兮萬國歌舉帝覽賜八寶盤玳
瑁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妃嬪進舞遠奏
賞辭足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轉戟劍
交橫戰酣軍中樂作聞說歸洞之歌而還

舫登舊爲南臺一曰趯臺蔽林木森茂有殿曰昭和
殿前有亭曰澄淵南有村舍水田于此閱稼明李文
達賢賜遊西苑記云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
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本朝順
治年間別建宮室爲避暑之處向南有亭臨水曰迎
薰亭後樓九間樓後有殿制度質樸康熙庚申復加
修葺皆易黃瓦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
相通又于水邊壘叠奇石種植花樹層巖小壑委曲

曼廻蓼渚蘆灣參差掩映東有二亭以欄覆之隔窓
雲霧捲幔山泉別具幽致又作宛轉橋出水面遥望
流杯亭水聲樹色不異三山瑤島　御製詩有畵舸
分流簾下水秋花倒影鏡中山是也前作瀛臺門樓
五間
上日于侵晨臨門聽政畢外直講官于此進講高楓
拂檐堦下立塗金異獸二製作甚精左右廻廊各三
間上亦有樓樓外復接小廊門內東西樓屋各五間
自池東直房改作之後凡內廷進講皆遣中使至南
書房　召張敦復學士同余自西苑門內棹小舟至

閘口復換小舟至臺西亭子從內左門入于東邊樓
下講畢復從內左門出登舟中使送至西苑門上馬
有時　召余至內殿草制或月上乃歸則賜饌及池
魚蓮藕之屬瀛臺門下迤北有過船亭雕楹峻宇下
通丹檻挈之亦可行舟直北兩廂窗櫺臨水爲內大
臣及侍衛直宿之地再北爲御膳房自膳房轉東爲
閘口各種舡停泊堤外自閘口過小橋向東板橋一
帶直抵池岸循池而北至西苑門古樹幽鬱槐柳茂
鬱葭菼蒼然白鷺黃鸝飛鳴上下部院諸臣曉入西
苑門奏事從苑牆下轉西過小紅門別設板橋夾以

朱欄懸設罾網許諸臣于奏對之暇舉網爲歡有得
魚者即攜以歸可謂昇平佳話也
樂成殿入西苑門循水南行有閘瀉池水轉北別爲
小池中設九島三亭一亭藻井鬪角爲十二面上貫
金寶珠頂兩金龍繚繞作升降狀丹檻碧牖盡皆脩
旋中設御榻四面皆渠壒通小朱扉而出名涵碧亭
其二亭制少樸渠檻惟東西逶迤際東有樂成殿左
右檻各設龍床殿後小宇亦設御榻明宣宗遊歷處
也殿右有屋設石磨石碓二下激湍水自動南田穀
成于此舂治故曰樂成後改殿爲無逸亭曰豳風曰

省耕每歲秋成有打稻之戲爲幸無逸殿鐘鼓司扮
農夫饁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亦知稼
穡艱難之意也明世宗時諭尚書李時等曰西苑工
俱告完今日往視收穫以觀農事之終于是御豳風
亭召見諸臣賜宴宴畢復御無逸殿東室曰西苑宮
室是朕文祖所御近修葺告成欲于殿中設皇祖之
位告祭之時等曰仁壽殿久已廢圮一旦整飭行祭
告禮益見聖孝嚴分宜嵩賜遊金海記云省耕亭上
即隙地墾田督農耕之臨閱則坐此又有元夕侍宴
豳風亭觀燈詩似曾于此張燈矣本朝亭殿久不修

治巳未庚申歲
上避暑瀛臺余與張敦復學士寓直于無逸殿之東
小室五楹茂樹廻環幽陰翳蔚池水下注泉聲潺湲
曉烟初散荷香出水時步幽鳳亭坐石砌上雨後蟬
鳴風來花氣涼滿襟袖以爲身在蓬壺閬苑間曾賦
西苑侍直詩十首次年改直廬爲
皇太子避暑宮即水砌陳列山石雜植新篁爲清流
激湍茂林修竹構亭于無逸殿舊址曰流杯亭風櫺
水檻鶱翔飛動細泉屈曲濺玉飛瓊
上題曲澗浮花四字常宴外藩于此大學士益都馮

公致政將歸　賜遊西苑中使鼓棹至流杯亭備肴
核內酒飲宴甚歡益都賦詩紀事都下榮之
西苑侍直恭紀十首
碧網丹甍閬苑中
六龍駐輦翠微宮雲隈近處衣常潤水檻開時樹
可通路接三山疑泛海臺高百尺逈凌風周
廬禁衛森嚴列隱隱仙璈下遠空
林沼葱蘢帶曉煙湖光一片漾清漣殘霞半
映金堤柳靈雨先滋玉井蓮冉冉紅香迷野
鷺絲絲綠影噪新蟬當軒止覺涼生袂早有
薰風動
虞篇
輦道青莎軟作茵蒼蒼葭菼遍芳津蘋灣鎮
夏偏宜暑桂館招涼不受塵虹跨長橋排雁
齒閣連飛宇決魚鱗自慚未是登瀛侶珥筆
叨爲侍從臣
宸極高居最上層千重雲樹碧煙凝竹埤花樹逢
初霽藻砌梧枰散鬱蒸閣下橫經看進艇亭
西寓直詠冰牆泉炎景眞堪避應勒新銘
擬魏徵

干羽懷柔到日南萬方無事樂桑蠶銀河晃
雁思波潏玉潤芳苔化雨甘巖際共攀松柱
五苑中齊識柳眠三樓船旆葆誇西漢不羨
昆明碧水潭
蓮臺窈窕隔塵凡曲渚斜開錦石嵒紅蓼晚
涼清竹篁綠葵朝露濕綺衫游魚得水閑依
荇藻鷁迎風向引帆正喜遭逢承
御幄光天未敢荷長鑱
朱垣曉啓晝方炎奏對諸僚禮數嚴錦障輕
籠金勒馬黃羅高捧綵頭籤篆浮寶獸香頻

起漏滴銅龍水更添封事上林思曼倩詼諧
忠愛有誰兼
蕉園紺宇行難盡藥塢沙洲望總佳霧隱重
檐横翠瓦泉從西郭入丹崖懸蘿巧結雙鸞
帶細草爭抽小鳳釵薄暮林梢明月上頓教
野性愜江淮
西來爽氣逼新秋吹面荷風滿徑幽瀑布水
聲喧戶外黛螺山色落墻頭露
恩餼給銀絲膾宜
物人乘青翰舟遺蹟尚留觀稼殿

君王燕處不忘憂
勤政樓前幾暇時古槐夾路影參差趨朝瑤
蒲呼船渡退食天閑賜馬騎出水蓮房初結
子沉波菱葉細牽絲何須作記遊西苑日日
螭頭一獻詩

紫光閣由太液池西南隄循池而北舊有臺高數丈
中作圓頂小殿用黃瓦左右各四楹接棟稍下瓦皆
碧南北垂接斜廊懸級而升面若城壁下臨射苑皆
設門牖有馳道可走馬明武宗築以閱射者名曰平
臺後廢臺改爲紫光閣向北門外即金鰲坊明時五
月幸西苑閱龍舟于紫光閣前看御馬監勇士馳驟
往來走解踏橛明愍帝召對閣臣於此大學士蔣公
德璟敬曰草云召至紫光閣退出步至林木間小憩
旁有別館諸璫坐處有頃光祿寺送茶閣甚高敞樹
陰池影蒼翠萬狀一佳景也我朝仍名紫光閣向南
隙地盡植桃杏仲春之際芳菲滿目
上常於閣前殿試武進士騎射又于每歲八月中秋
前二三日集上三旗大臣侍衛較射更設帳殿次第
而入　御製詩所謂除自花間入鏃從柳外分也高
等者賜蟒緞一疋內緞三疋潞紬二疋羊二隻次等

者蟒緞一疋內緞二疋潞紬一疋羊一隻再次者內
緞一疋潞紬一疋癸亥歲改賜金牌銀牌有差上刻
旋射二字
是太后避暑亦曾居此傍有百鳥房多蓄奇禽異獸
如孔雀金錢雞五色鸚鵡白鶴文雉貂鼠舍狸猞海
豹之類不可枚舉本朝不此是尚但給飲啄而已
芭蕉園自太液池東行半里許蒲葦盈水榆柳被岸
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崇閣廣砌一殿穹窿以黃金
雙龍作頂纓絡懸綴雕櫳綺窗朱楹玉檻望而敞豁
舊曰崇智殿殿後藥闌花圃有牡丹數十株轉西有

亭八面內外皆水曰臨漪亭一曰釣魚臺金魚作陣遊戲其中又一小石梁出水中向西一亭在水際曰水雲榭按芭蕉園一名椒園有宮眷法從人等至此下馬二石碑當是世宗設醮時所立前朝實錄告成於此焚草七夕宮中穿鵲橋補服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十五日西苑作法事放河燈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明世宗實錄十五年五日端陽節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道中官賚賜艾虎花絛百索牙扇等物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三臣舟近龍舟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於無逸殿盡歡而罷嚴分宜鈐山堂集載有詔賜金海乘涼詩序云供事西苑直宿無逸殿時溽暑蒸燠上命中官導五臣舟以巳末申前於金海邊乘涼是日出迎和門乘舟泊水雲榭觀臨漪亭入椒園至崇智殿畫棟雕甍金碧輝煥蒼松翠栢盤鬱垂蔭不復知有暑氣又有金海放燈詩云紅燈熠熠水攸攸此夕真從天漢遊鸞簫鳳管鳴仙吹錦纜龍旗引御舟其二云恍驚華渚流虹照宛是緱山駕鳳來仙人指點瑤池上萬朵金蓮頃刻開又有西苑賜川扇詩云太液池邊暑氣生海榴英簇絳

霞明蜀王新貢金花箑御苑傳呼賜禮卿本朝順治年間改為萬善殿供三世佛像選老成內監披剃為僧焚修香火木陳玉林兩老衲奉　召至京師曾居萬善殿每歲中元建盂蘭道場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燈使小內監持荷葉燃燭其中青碧熠熠羅列兩岸以數千計又用琉璃作荷花燈數千盞隨波上下中流駕龍舟奏梵樂作禪誦自瀛臺南過金鰲玉蝀橋繞萬歲山至五龍亭而回河漢微凉秋蟾正潔苑中勝事也

玩芳亭在蕉園之西芳木匝之今廢

承光殿在金鰲玉蝀橋之東圍以圓城設以睥睨自兩掖洞門而升中構金殿穹窿如蓋華榱綺牖旋轉迴環俗曰圓殿外周以廊向北金鰲垂出垣堞間其庭前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挐空突兀天表金元舊物也今止存其一明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韓右都御史雍賜遊西苑記云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臨池環以雲城歷階而登殿之北與睥睨平古松數株聳拔參天衆皆仰視時

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香襲人倚聊覜
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池而北則萬歲山在焉
殿廢于康熙七八年間云有蝙蝠大尺餘者南向二
亭尚出雉堞上門閉塞久不敢余朝夕騎馬過其下
輒愛古栝之夭矯蒼翠而於雪朝月夜更徘徊不忍
去云

承光殿古栝行（用東坡司竹監燒葦園韻）

承光古栝雙牙槎蒼皮韰幹黍雲霞經冬頗
色鬱深翠入春發葉如藉芽白頭老監說舊
事西苑圓殿頻矜誇花香露氣接大內徑路
窈窕疑仙家雕闌四圍粉堞壓綺窗十面珠
簾遮當時嚴肅是禁地那許橋上馳麹車金
元舊物歷代重頹枝半折輕杉叉使霜溜雨
積歲月漏鼓聽遍朝元過西偏盤曲勢舞風
東頭突兀形驚蛇我行低徊策款段仰而呌
絕聲呀呀洞門久閉長狐兔安得啟戶爭投
豈七年千回看未厭慣逐下直棲宮鴉使其
託根在深谷但侶澤雉與山麑肩挑背負不
知愛斫涼墻腳恃語譁常思解襟復科跣斫
睡瓷蔭遊藏媧令章之栴靈和柳北增妖冶

豈此加團城似兆瓊撐廢或者留意除紛奢
趨朝日日樂木木往蹟漫比槐排衙秋宵月
皎寒晨雪每過更覺流連佳興酣攬轡忽欲
墮疎雨已霽河漢斜

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石梁至島皆以
文礴乳花石雜甃之巖洞窈窕磴道紆折多疊奇石
嶙屼岞崿其巔古殿相傳本遼太后梳粧臺歷金元
明皆有宮殿為遊觀之地今廢石壞礎猶刻雲物及
廣寒殿字遼史云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
子北其西城巔有涼殿金史宮闕制度云京城北離
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為寧壽又更為壽
安明昌二年更為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
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瑤光樓元郝文忠公經
陵川集載有瓊華島賦葛邏祿廼賢金臺集有粧臺
詩云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
傾城野菊金鈿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
邊明其下自註云粧臺在昭明觀後金章宗嘗與李
妃夜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
大悅又有壽安殿詩云夢斷朝元閣來尋賣酒樓野
花迷輦路落葉滿宮溝風雨青城暮河山紫塞愁老

人頭雪白扶杖話幽州陶九成輟耕錄載元時宮闕云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為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𣂏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抵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為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

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為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即今之景山是也]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今在西華門外真武廟中道人作菜甕]又有玉假山一峰玉響鐵一懸殿之後有小石笋二內

出石龍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壺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壺前仁智殿內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頂中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臙粉亭在荷葉

殿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殿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殿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湩室在介福殿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殿前三間庖室在焉湩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廻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塼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為木橋長一百廿尺闊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

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闊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朶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

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爲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盝頂殿三間前啟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明宣宗實錄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遊西苑宣宗親掖皇太

后升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皇太后悅酌酒賜宣宗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爲人君者但能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久遠矣宣德七年七月宣宗復登萬歲山作廣寒殿召翰林院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定法足爲

賢君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因之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八年四月諭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偶有興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故所在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瑣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于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又朕近作廣寒殿記遂命中官

取示奇等楊文貞賜遊西苑記云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日天宇澄明纖翳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游躍各適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齟齬嶭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脩翳兩掩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于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蕭爽與人境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開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韓右都御史賜遊西苑記云萬歲山在池之中疊石爲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爲門爲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殿奇峰怪石萬狀悉有名并嘉木爭妍競秀琴臺棋局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

峰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磚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坡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上有延和殿瀛洲亭金露亭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嚴分宜賜遊廣寒殿詩序云泛金海觀于廣寒山蕩舟持節者皆中使水光蕩漾遠近亭臺隱現金碧交輝若身造瑤池弱水之間舍舟登岸陟廣寒之殿絕頂巍峙高入雲漢山麓爲臺爲殿山下爲堆雲積翠之坊余歷觀前人記載茲山實遼金元遊宴之地明時殿亭皆因元之舊名其所疊石巉巖森聳金元故物也或云本宋艮岳之石金人載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準糧若干俗呼爲折糧石又瑤島春雲爲燕京八景之一李崆峒秋懷詩云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方湖靜不流又曰雕闌玉柱留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蓋指此也明時重九幸此登高萬曆七年廣寒殿傾頹其脊中多至元錢神宗會分賜輔臣張江陵居正明大學士蔣公德璟敬日草與內監劉若愚酌中志乃以今

之景山為萬歲山人多因之誤矣本朝順治八年毀山之亭殿立塔建寺樹碑山趾康熙巳未地震白塔頹壞次年重建加莊嚴焉每歲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燈至塔頂燈光羅列恍如星斗諸喇嘛執經梵唄吹大法螺餘者左持有柄圓鼓右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疎密各有節奏更餘方休以祈福也辛酉冬運是山之石于瀛臺白塔之下僅餘費瓌宜多植松柏為菁葱鬱茂之觀

順治八年白塔寺碑

恭惟

皇上仁孝性成天縱太平之主也　親政以來孝孝以愛養斯民為念是以雨暘時若歲稱大有

天心眷顧此其明徵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陰贊

皇猷請立塔建寺壽國佑民奉

旨果有益於國家生民朕何靳數萬金錢為故賜號為惱木汗許建塔於西苑之高阜處庀材鳩工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為之記內翰林院弘文院掌院事大學士希福譯滿洲蒙古文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寧完我撰漢文塔七哈哈番羅米書寫滿洲字搜史書寫蒙古字典籍楊振麟書寫漢字歲次辛卯孟秋吉旦立

臺城路 [illegible]

雕闌幾曲層臺上舊是廣寒宮宇綺綴迎風珠錢灑月想見玉虹金露穠華無據但錦石生苔秋花點土豔粉香脂珮環聲作疎疎雨

堆雲橋外徙倚尚澄湖一片晚霞孤鶩歷枉詞紅鸞牋寫怨何限當年情緒長安砧杵共蟋蟀悲吟惹人詞賦繫馬垂楊依稀聽梵

語

附錄

元郝文忠公經瓊花島賦有序

歲癸丑夏予入于燕五月初吉由萬寧故宮登瓊花島徘徊延佇臨風肆矚想見大定之治與有金百年之盛慨然有懷乃作賦焉其辭曰

栝矢飛燕遼偵朱奔中夏壯觀萃于金源鬱天居之宏麗闢陸地之海山忽震飛而阜走見虎踞與龍蟠建犀木於商嶼告不知其坡躡冗冗單單旋坤轉乾方波紫府幻出塵寰粤推瓊花之一島突兀乎其閭崑崙之巔海泉怒拋劈濤頭而逝落結木面之青蓮嶼巖磐磐偃立房巔嶷如鰲頭冠日觀而卻走偃如驪背負月宮而橫寫寒瑤光樓起金碧錯速斷霓飲海頞地頹天華陽九州之塵□□□□遠海百年之蘊燧勇煙壞慶雲往氣節

郁芊芊畢屬淸乎天丁宴然會淮南之支而
荊楚帖崩統萬之角而安西安神武不發而
日趨於平泰信暨陀萜而無事乎開邊明珠
自難不召而慶至蕭冊騎耳無用而復遲一
人高拱於其上無亦爲而樂務淸之糞大臣
優游於其下無所爲而與禮樂之盛萬物約
化而無閒四冉被澤而不儒風俗既厚綱紀
日完敢不聚而富刑不河而措致不更張而
治士不作聽明而賢民日遷啻而不抑其所
以然而然雍雍乎熙幸文發駿乎歲券宣實
乎於此樂天下之樂執萬往兩是義軒境萬
方之魂薦盡九土之纖屛舒青雲之環氣泰
釣天之管鈞御長風熱絕頂劫蓬香之飛偉
爵入荒之壽峻正一氣之闢熙躋龍民於仁
壽而君鹿與焉摯斯民於蒸樂而君臣亨焉
壷戌殘都上格于天舒愉粹暢下逢十泉青
青羊存殆二十年見歲終之金慘九龍之乘
土臺斷罪于羽遇宗元衍質而乃屢屢豐則
屢傳克仆進永其傳功如見德如是不克負
荷然雨寰猶懿爲之詞而後之然圖金源

於赤蔡訣一烏於蓍歷悲風射闕枯石荒殘
變花樹死夫夜也乾斿于目之而與漢故老
思之而哭酹蓋餘息遺烈膏于骨髓若于陵
所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有與析韋同而
箕尾共蹇者雖日嚴山而實德山也彼虐政
虐世旹君暴王以萬人之力肆一巳之欲剗
吾乾坤錢吾山川雖日石山而貫血山民欲
與之俱仁卒衆而燦
辨奪不保於茲爲
明宣宗萬慶山紀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
崇俗之皆奇石積壘以成巍嶐乎嶕嶢乎嵯
峭峻崩盤廻起伏或陡巍如欲或故巖如屋
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造其巔而飛
樓殿閣實峯危欄東西拱向顧仰輝映不可
殫紀其最高者爲廣寒殿崇棟飛甍金鋪玉
砌重丹疊翠五彩絢爛駁雲霞納日月高明
鬱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
並立乎前大河横帶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
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不

衆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宴
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論
朕曰北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越宋之疆境也
宋弗亘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亘元取而
都之元之後奮不存殷鑒加弗亘焉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
下皇定高皇帝合前代故都也備於諸子以
命我眞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屬不敢怠寧以
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闢位信用嘉
回戕劉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于時
茲叛孤立旃一屢引于釣矣賴天地宗廟之
倚護以救之扉弱靈老安其危而存其靈文
困以淸姦慝奠社稷而至於今日亦山川猶
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高皇帝以大德
而得之我承藉爲皇帝克艱難而保全之李
矧其可忘德又顧茲山而論咲曰此宋之
吳岳也宋之不以是金不衣而從於茲元
又不殘而加修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
徵哎宇闢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成其後存
其際而昔遊焉則未嘗不有感於中昔唐洗

成宮太宗亦因背之舊去其太後而不改作
時貧莫歲以存監省改將來有國家天下之
任攻務餘別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
而不忘聖賢之頑躬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
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忌書不云乎皇祖有詔
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歸位以求凡事天愛
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澗宮闢屬周罔
夙夜比登茲山顧覩覽宇歲久而隨遂命工
修葺承念皇祖靈如存上敬以所授大剖筆
而勤諸石既以自省亦以
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明王象雲上林彙考紀萬歲山
萬歲山在大內車駕虎遮上都先宴百官從
此術省泰政燕德留宮云向任留守司都事
時驚故光言國家起爾莫三塞上有一山形
勢雄偉金人望氣風者謂此山有王氣算哉
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巳多
事乃東通好入貢既而曰它無所冀學得其
山以鎮壓我土耳衆皆笑而許之金人乃大
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

挑浚子掖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爲游幸之所
未幾金亡世皇遷都之至元四年興
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

金鰲退食筆記卷下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

大高元殿在神武門之北南向臨玉河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佑天民內有二閣左曰炅(音)明閣右曰朻臣(音)靈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爲之高尺許明世宗元修玉容也門前二亭鉤簷闘栱極盡人巧中官呼爲九梁十八柱云官民過者至此下馬每歲大旱則建醮祈雨遣官禮拜殿之東即北上西門有橋甃磚石各半爲防車輪耳

乾明門遺址在大高元殿之西承光殿之東尚有石基巍然人無知者

元都勝境在弘仁寺之西建于元相傳爲劉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清像儀容肅穆道氣深沉左殿塑三元帝君像上元執簿側首而問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其戰慄一堂之中皆若悚聽嚴肅者神情動止恍如聞其聲欬眞稱絕藝禮旃檀佛者無不便道詣劉蘭塑云蓋誤元爲蘭也元史工藝傳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幼敏悟異凡兒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至元十年

授人匠總管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府圖畫見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遂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以壽終輟耕錄亦載其事

藏舟浦自瓊華島東甃過石橋由陟山門折而北循岸數百步有水殿二深十六間一藏龍舟一藏鳳舸舟首尾刻龍鳳形上結樓臺以金塗之備極華麗又一浦繫五六小舟岸際有叢竹蔭屋浦外二亭今皆荒廢秋來露冷野鶩殘荷隱約蘆汀蓼岸不減趙大年一幅江南小景也

雪池在陟山門迤北凡宮中雪後掃出殘雪堆積于此今多積之景山矣

五龍亭舊爲太素殿剏於明天順年在太液池西南向後有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曰臨水曰遠趣軒前有草亭曰會景今改建五亭中曰龍澤左曰澄祥滋香右曰湧瑞浮翠總名之爲五龍亭珠簾畫棟照耀漣漪從玉蝀行者遙望水次丹碧輝映疑是仙山樓閣後有石坊曰福渚北曰壽岳中有錫殿以錫爲之不施磚甓每歲盛夏

太皇太后避暑于此

皇上聽政之暇輒駕小舟問安或侍膳亭上四面荷香微涼清暑癸亥元夜于亭前施放煙火聽京師人民觀看時余已退直矣　命侍衛那爾泰海清至余私寓　召至亭前賜飲饌坐觀星毬萬道火樹千重金輪寶燄光輝奪目天家富貴盛世歡遊願與萬方同之也向于稍南有屋數連通池水以育禽鳥舊名天鵝房有亭曰映輝又有飛霞澄碧二亭遺址今燬象引音祥橋牓獨存

凝和殿在池東西向二亭臨水曰湧翠曰飛香曰頭老監尚能言之

迎翠殿在池西東向臨水有亭曰澄波明嘉靖時更

建浮香寶月二亭東望萬歲山倒蘸于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今惟短垣而已

西海神祠在北閘口明嘉靖十四年諭禮部尚書夏言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遊宴此行望祀宜特建祠宇于湧玉亭以答神貺又曾命勳輔大臣禱雨于此按禁城內西海子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illegible]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濼入都城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皇城曰北閘口延亘大內出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元史海子在皇城之北萬壽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滙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漁採無禁又元史河渠志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又曰金水河其源出於宛平縣玉泉山至大四年七月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園石上前舊池置牐四以節水又曰海子岸上接龍王堂以石甃其四周海子一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滙于此元仁宗延祐六年都水監會計前後與元修舊石岸相接凡用石三百有五各長四尺闊二尺五寸厚一尺石灰三千觔該三百五工丁夫五十石工十元許有壬詩云御溝流水曉潺潺直似長虹曲似彎流入宮墻才一尺便分天上與人間歐陽玄詩云猗山宴罷月溶溶太液池邊湛露濃不用金蓮送歸院水晶宮出玉芙蓉皆西海子作也葛邏祿迺賢西華潭詩云秋水清無底涼風起綠波錦帆非昨夢玉樹憶清歌帝子吹笙絕漁郎把釣多磯頭浣紗女猶恐是宮娥下自註云金之太液池也

乾佑閣建自明萬曆年間在太液池之北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倒影入水波光蕩漾如水晶宮闕天啟時毀之即其處爲嘉樂殿其門曰延景門今亦廢再西則親軍內教場也

大西天經廠在五龍亭東北山門臨太液池南向第二層殿曰大慈眞如寶殿殿壁繪畫龍神海怪又有三大輪高丈餘廣如之中繪衆聖像二十餘左右則文殊普賢變相三首六臂每首三目二臂合掌餘四臂擎蓮花火輪劍杵簡槊并日月輪火燄之屬裸身

着虎皮裙蛇纓腕項間努目直視威靈凛烈金坐錯
雜形彩陸離傳爲商喜筆也殿中立一小臺可丈餘
臺上有亭如毘盧頂亭中黃繖下則西天說法像也
眞如面南周環而諦聽者列如閻萁像皆尺許範銅
爲之冠簪袍笏儀表肅然中垂五六線下繫一物似
機床又如車軸若轉輪狀東西列四從神各四尺眉
結雲聚日稜電擊猛熖慧毅技蜂捲軒戴銀兜鍪衣
鳥錔佩弓矢儀容嚴毅如生蓋偶偏胎也按內典下
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
泉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

曰七林曰摩倫曰如意等下歷象跡當歡喜之地上
接蜂歡讙莊嚴之境常僑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
健臂出甲胄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璧迦婁而垂翅
捘修羅而束手脩怒折蓮柄狂搜藕絲由此觀之雖
在空門亦以忿怒鏖撲爲法大防不獨世間擬巨冠
者往金浴鐵猙獰搏殺也三層設大士像門前古槐
數株婆娑清蔭東有石屏高八九尺上刻龍水鱗甲
飛動在斜陽蔓草間亦銅駝石馬之類歟
左臨海亭右臨海亭在西苑門外今廢
聚景亭在太液池之東今廢

弘仁寺在太液池西南岸地最爽塏本朝康熙年間
即清馥殿基址改建爲寺迎旃檀佛居之黃甃碧甃
齋館敞麗前樹二坊東曰廣恩敷化西曰普度能仁
入寺數武白石甃方池上跨三梁綠荷出水朱魚吹
藻其西作龍首自墻外汲太液水貫注之池北天王
殿殿東西分峙兩樓以懸鐘鼓再進爲慈仁寶殿左
曰彌教右曰綏化又進爲大寶殿左曰覺德右曰普
慧僧房之前松栢楸槐陰植庭牖所謂兜率淨宮須
彌寶殿莫尚於斯也旃檀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後
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紋水波骨法見其表左手舒而

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張而膚合三十二
相中攝王掌也勇猛慈悲精進自在以意求之皆備
相傳爲旃檀香木扣之聲鏗鏘若金石入水不濡輕
如髹漆琰昏哭若其色不一大抵近于沉碧萬曆中
慈聖太后始傳以金元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
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摩耶棄世生忉利天
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
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
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
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臣民奉循

眞佛爲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佛此像騰步
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
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
五年繇茲六十八年涼洲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
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
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
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
十四年燕宮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
萬壽山仁智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
明蜀僧紹乾續記云自萬安寺復居慶壽寺一百二

十餘年嘉靖戊戌殿毀寺災奉迎鷲峰寺迄天啟丁
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塡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明
熹宗丁卯凡一千六百一十餘年由今計之自丁卯
至康熙甲子又五十七年佛以靈異著聞京師寓內
王公大人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
日寺以西域僧主之食二品俸更於殿後造白塔一
座設鎏金頂神光壯麗工制甚精每歲正月車轂如
雲絡繹從風聽民間士女觀看瞻禮也然考釋氏感
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
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大極殿

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程
鉅夫碑文不同則此像爲優塡之所刻歟抑天竺之
所摹歟內有　御製碑刻二通謹錄於左又一碑刻
成都釋紹乾旃檀瑞像來儀記明萬曆丁酉八月立
蓋自鷲峰寺遷于此者其附與程鉅夫記畧同不具
載

御製弘仁寺碑文

朕惟佛教之興其來已久使人遷善去惡陰
翊德化不可忽也茲
旃檀像自佛初成道剏表以來屢著靈異尤當景

崇今特擇景山西之善地創建殿宇於康熙
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自鷲峰寺遷移供奉用
以善護從神爲
宗社永阿護生民祈福佑威儀不遠負瞻禮焉是
用敕名弘仁勒諸貞珉以誌不朽云康熙五
年四月二十九日立

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

朕聞佛教遷善去惡有裨治世化民故歷代
尊崇流傳靈異顯蹟昭著誠以出世入世似
屬分途而化俗淑民初無二理粵稽記錄佛

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
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爲
母氏說法數月未還時優塡王以久闕瞻依
迺刻栴檀像佛聖表以舒翹想之懷目犍連
慮有缺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
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王及國人若與神對
及佛復降人間王率臣庶往迎佛其像升空
謁佛佛爲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往震
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
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

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
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
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
京建水陸會安奉於閔忠寺十二年是年金
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
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
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會內殿火尚
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
至元十二年乙亥遣大臣孛羅等備法駕音
伎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丁丑建

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
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爾迎於慶壽寺
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
迎於鷲峰寺至康熙四年乙巳居一百二十
七年計自優塡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
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丙午凡二千六百五
十餘年矣甚哉巍巍瑞像金姿玉容光明相
好瞻仰供奉如與神對朕覽歷代之往蹟昭
新剎之宏模迺考求儀舊記所載自西域傳
至中國上下共二千六百五十餘年之久勒

諸貞珉以紀盛事垂之永久用誌不朽云康
熙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立
清馥殿度金鰲玉蝀橋西轉北明世宗所建常奉興
獻太后來遊前有翠芳錦芬二亭荷花盛開紅衣翠
蓋澄漪倒水恍如蓬萊嚴分宜賜遊清馥殿詩帝苑
雲霞麗仙宮洞壑幽春生翡翠殿花滿鳳凰樓瑤草
迎宸蹕瓊波侍御舟共傳今聖孝當日奉慈遊又云
十里宜春苑金堤覆綠楊水涵瑤殿碧花簇錦亭芳
馳道通長樂離宮接建章微臣一何幸留賞沐恩光
展觀嚴分宜賜遊諸詩可謂千載之遇乃不能潔已

輔弼怙寵專權遂使君臣之義不終良可歎也改建弘仁寺者卽此

騰禧殿在旃檀寺之西覆以黑琉璃瓦明武宗西幸宣府悅晉王樂伎劉良女姿容婉麗善謳遂載以歸居騰禧殿飲食起居必與之偕南征亦隨行在武宗每縱微轡以劉姬諫而止兼有馳馬失簪一事實錄備載之俗呼爲與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媽媽井今惟遺址

騰禧宮廢址

苑頭苔蘚沒莓路階級井闌餘舊基綠窗朱戶早荒廢猶說武皇西幸時輕裝小隊超雁塞土牛綵仗陳春嬉烟花少妓妙歌舞銀箏羌管聲參差夜闌神女入幽夢冰簟肽滑涼沁肌芙蕖出水比顏色楚王半醉心迷離酒樓繫馬大道側教坊懸牓黃金題兩槐團輪茂枝葉宣府有武宗行宮手植雙槐樹並駢羅宮樓遺址尚存至今樂府傳新詞小苑別搆架宮殿委曲戶牖盤蛟螭玉釵殷勤有密約馬馳既失無人知五轉三回召始發登車還變雙蛾眉殿中一人誰復見殿外池水生漣漪寶髻羅襦艷金屋落

榭織草鶯春遲豹房月冷愴寒露斷礎似爲紅顏悲腐儒無乃愛聲色履尋遺跡將何爲雨中坊泉滌古研破簾不卷風颼颼

櫺星門在金鰲玉蝀橋西迤北有巷曰羊房夾道舊有內安樂堂凡宮人有病及年老或有罪先發此處待年久再發外之浣衣局明憲宗時萬貴妃專寵孝穆紀皇后有孕僞託病誕生孝宗于此

果園廠在櫺星門之西明永樂年製漆器以金銀錫木爲胎有剔紅填漆二種所製盤合文具不一剔紅合有蔗段蒸餅河西三撞兩撞等式蔗段人物爲上蒸餅花草爲次盤有圓方八角綠環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長方二撞三撞四式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鏤以細錦底漆黑光針刻大明永樂年製比元時張成楊茂劍環香草之式似爲過之宣宗時廠器終不逮前工廠被罪因私購內藏盤合磨去永樂針書細款刀刻宣德大字濃金填掩之故宣款皆永器也填漆款亦如之填漆刻成花鳥彩填稠漆磨平如畫久而愈新其合製貴小深者五色靈芝邊淺者回文戧金邊古色蒼瑩器傳絕少故價數倍于剔紅二種皆稱廠製世甚珍重之而不可多得廠之遺址今爲內務

府人役所居

玉熙宮在西安裏門街北金鰲玉蝀橋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暫御玉熙宮神宗時選近侍三百餘名于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又有玉娥兒詞京師人尚能歌之名御製四景玉娥郎嚴分宜聽歌玉蛾兒詞詩云玉蛾不是世間詞龍艦春湖捧御卮閭巷教坊齊學得一聲聲出鳳凰池注云上命閣臣應制作也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

如雜劇古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并拙婦騃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也水嬉之製用輕木雕成海外諸國及先賢文武男女之像約高二尺彩畫如生有臀無足而底平下安卯榫用竹板承之設方木池貯水令滿取魚蝦萍藻實其中隔以紗障運機之人皆在障內游移轉動一人鳴金宣白題目代爲問答惟暑天白晝作之以銷長夏明愍帝每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一日宴次報至汴梁失守親藩被害遂大慟而罷自是不復幸玉熙宮矣吳偉業琵琶行有云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罷歌舞插柳停搊素手箏燒燈罷擊花奴鼓蓋指此也迨入我

朝遂廢不治康熙十三年五月于此設廄殿停

仁孝皇后梓宮樂府官舉哀今改爲內廄豢養御馬門前存一古樹槎枒臃腫生意盡矣

大藏經廠在玉熙宮遺址之西即司禮監經廠也貯經書典籍及釋藏諸經今仍舊制

萬壽宮在西安門內迤南大光明殿之東明成祖潛

邸也殿東西有永春萬春諸宮翼而前爲門者三或曰即舊仁壽宮明世宗晚年愛靜常居西內勳輔大臣直宿無逸殿日有賜賚如玲瓏雕刻玉帶金織蟒服金嵌寶石斗牛絛環絨絨護膝獨角獸補子貂鼠煖耳絲裝松竹梅鶯帶花線絲青油雨笠金鑲伽楠香帶刻花合香牌子葫蘆景畫銀豆銀人吉祥珊瑚定勝銀牌子刻平安二字銀像生人馬銀孩兒金壽仙方袋銀瓢刀觔三事御藥如意湯壽林茶笋尖梅蘇丸袖香面衣御製藥酒五味湯內酒竹葉青眞珠紅長春酒酒蟹橄欖橙橘瓜果之類嚴分宜紀賜畫

扇有海棡罌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器一百事工巧異甚又有水晶及牙仙人隆于今朱垣隙地雜居内府人役間藝黍稷及堆㝎柴草南曰草廠北曰柴闌云

大光明殿在西安門内萬壽宫遺址之西地極敞豁門曰登豐前為圓殿高數十尺制如圜丘題曰大光明殿中為太極殿後有香閣九間題曰天元閣高深弘敞半倍于圓殿皆覆黄瓦甃以青琉璃下列文石花礎作龍尾道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瑣窗藻井以金繪之白石陛三重中設七寶雲龍神牌位以祀上帝相傳明世宗與陶真人講内丹于此按世宗實録四十年十二月命左都督朱希忠入直西苑親率官校環衛大玄都四面及西安門則此地即大玄都也今仍設内監道士守之晨夕鐘鼓無間但閒遊者皆得登殿陛瞻慧矣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升遐顧命大臣索尼鰲拜遏必隆蘇克薩哈同心輔政四臣者共來焚香盟心于此各衙門亦次第設誓余賜第在其左側時于秋雨初霽碧天如洗披襟露坐見巍巍瓊構與明月流光相照灼恍置身于廣寒宫闕故余移居詩有門前金碧瞻天闕之句

兔園山在瀛臺之西由大光明殿南行疊石為山穴山為洞東西分徑紆折至頂殿曰清虚俯瞰都城歷歷可見砌下暗設銅甕灌水注池池前玉盆内作盤龍昂首而起激水從盆底一竅轉出龍吻分入小洞復由殿側九曲注池中喬松數株參立古藤縈繞懸蘿下垂池邊多立奇石一名小山子又曰小蓬萊其前為曲流觀甃石引水作九曲流觴皆雕琢奇異布置神巧明嘉靖時復葺鑒戒亭取殷鑒之義又南為瑤景翠林二亭古木延翳奇石錯立架石梁通東西内池南北二梁之間曰旋磨臺螺盤而上其巔有甃皆陶埏雲龍之象相傳世宗禮斗於此臺下周以深塹梁上玉石欄柱御道縈闌龍至今堅完如故老監云明時重九或幸萬歲山或幸兔兒山清虚殿登高宫眷内臣皆着重陽景菊花補服喫迎霜兔菊花酒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横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横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左右危石折旋為徑山畔有殿翼然

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峰囘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韓右都御史賜遊西苑記云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安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二殿其階益上益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甃水作機激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央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其殿之前甃石

爲曲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李長史默遊西內記云北行古松間隱隱見岡阜鬱然至則小軒峙其前甃石爲九曲黃河軒北石假山也石多刻爲形肖剝劃不可識山數疊上松皆偃蹇如天成絕頂列銅池者六皆貯水池旁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爲龍勢若噴吐前爲圓池龍盤其間駕幸則瀉銅池從孔竇迸落名曰水晶簾不以洞龍狀流地中激而上出池龍口復入地注于黃河制特幻巧今山前亭觀盡廢池亦就湮僅餘一亭及清虛殿與長松古槐搖落春風暑雨中

栢木殿在萬壽宮之南全以栢木爲之今圮

親蠶殿在萬壽宮西南有齋宮具服殿蠶室繭館皆如古制蠶壇方可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陛四出東西北俱樹以桑柘採桑臺高一尺四寸廣一丈四尺又有鑾駕庫五間墻圍方八十餘丈按明世宗實錄禮部上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是日召大學士張孚敬令與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晡時駕幸西苑召二臣至太液池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宮上曰朕維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蠶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其可否二臣趨出視地駕

轉昭和殿期二臣于此昭和殿今之瀛臺也

土穀壇在陽德門外西南數十步明嘉靖年間給事中王璣言西苑地寬可耕宜令農夫墾藝春秋二時臨幸觀省然後收其所入輸之神倉既悉小民艱苦之狀且得自致潔清於神明其爲耕籍之實孰大于是部覆可之遂建壇于此今廢

惜薪司在西安門街南巷內凡宮中所用紅籮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籮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荆筐用紅土刷筐而成故曰紅籮炭每根長尺許圍徑二三寸不一又用炭末塑造將軍或仙童鍾馗

各成對高三尺金粧綵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綵粧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安于宮殿各門兩旁亦歲暮植將軍炭之遺意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歸本司後漸作傀儡以紬綃紵綾爲粧飾作爲無益之費我　朝悉除之惟內廷柴炭于此關支荊筐亦不刷紅土

洗白殿造兜羅絨及各色五毒等絛兜羅絨織法傳自西域無敢私造者

內酒房

西花房

牲口房

舊虎城皆在欞星門西北今盡廢

南花園在西苑門迤南東向明時曰灰池種植瓜蔬于坑洞內烘養新菜以備春盤薦生之用立春日進鮮蘿蔔名曰咬春本朝改爲南花園雜植花樹凡江寧蘇松杭州織造所進盆景皆付澆灌培植又于煖室烘出芍藥牡丹諸花每歲元夕賜宴之時安放乾淸宮陳列筵前以爲勝于剪綵秋時收養蟋蟀至燈夜則置之鰲山燈內奏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鰲山中出每歲正月進梅花山茶探春貼梗海棠水仙花二月進瑞香玉蘭碧桃鸞枝三月進繡毬花杜鵑木筆木瓜海棠丁香梨花插瓶牡丹四月進梔子花石榴花薔薇插瓶芍藥五月進菖蒲艾葉茉莉黃楊樹盆景六七月進茉莉建蘭及鳳仙花五色斑斕置玻瓈盤中八月進巖桂九月進各種菊花十月進小盆景松竹冬青虎鬚草金絲荷葉及橘樹金橙十一月十二月進早梅探春迎春蠟瓣梅又有香片梅古幹槎牙開紅白二色安放　懋勤殿余嘗有詩紀之石榴紅白二種花單瓣結實如盌子大味甘曰軟子石榴蔬有翦枝寄雲瓔珞諸種甚甘脆食則漿流于齒

每歲八月初收棗入錫餅封口懸井中寒冬取出進用如初從樹摘者葡萄有馬乳六月鮮紫瓊瑤王瓜了高麗種狀如香櫞色正黃扁豆有白花蜜豆霜後更美

上從淸涼山手移分蓮花亦付南花園栽種四月末花開碧葉黃英鮮潔可愛其餘雜花奇樹不可名言惟設內監司灌溉之事冬月進花皆用黃布作綿套包裹不使見風菊花以綵竹作架各懸小牌書某種如粉西施水晶毬太史黃紫羅蘭之類按時舁送各宮殿安放花殘則隨時易以新者南書房亦如之

懋勤殿古幹梅花發紅白二色應

制

上林春色暗相催一樹新開擬衆梅素豔欲

欺瓊圃雪紅芳疑泛紫霞杯欣逢暖律吹噓

早漸識東風次第來古幹獨當霜霰後芳同

凡卉點莓苔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向南舊設掌庫太監一員貼庫

數員僉書數十員十庫自戊字後不全用十字以爲

已者巳也故改用別名魏忠賢本從甲字庫出身待

十庫之人獨厚本朝三十餘年十庫封鎖不開塵土

堆積庫後古木叢茂居人鮮少衆鳥翔集作巢以數

萬計

上常遊幸至此命內務府清察立檔案焉

甲字庫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明礬光

粉黑鉛水膠槐花藍靛五倍子闊白三梭布苧布紅

花水銀硼砂籐黃茜草姜黃蘇木僧礦砂白芨梔子

百藥煎之類皆浙江等省歲供納以備御用者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奏榜紙中夾等紙各省解到脈

祺備各項奏佐領取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綿合羅絲串五絲荒

絲以備各項奏付山東河南順天等府歲納綿花絨

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花咸取備于此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紅黃熟銅白

麻綠麻黃蠟錫牛筋黃牛皮麂皮鐵線魚膠白圓藤

生熟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支給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箭刀及廢鐵

承運庫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欽

賞外藩并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用

廣盈庫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各色杭紗青細綿

布

廣惠庫職掌綵織手帕梳櫳抿刷錢貫鈔錠之類

廣積庫職掌焰硝熟硫黃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

贓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

石柱記五卷

（清）鄭元慶箋釋

清康熙四十一年鄭氏魚計亭刻本

石柱記箋釋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元慶撰。元慶字芷畦，歸安人。吳興山水清佳，自六朝以來稱東南名郡。自唐時刻有石柱記，樹之杼山，載其山川陵墓古蹟古器甚詳。迨傳世既久，歲月名字遂漫漶不可考。歐陽修作集古錄，以為筆畫奇偉，非顏眞卿不能書。孫覺知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二通，石柱記亦居其一。後人因府治卑溼，墨妙亭諸石盡取以填淤泥，而石柱記遂淪沒不復見。康熙辛巳，元慶重修府志既成，復訪得宋搨石柱記，為世所罕覯。惟湖州五縣，原本祇載其三，秀水朱彝尊乃依仿體例，撫德清、武康二縣事蹟而補之。元慶採掇諸書，為之註釋。其徵據考證，頗為贍博。雖於一郡之勝，尚未能包括無餘，而軼典遺聞，其梗概亦已略具，固亦徵文考獻者所不廢矣。

清雲鄭荳畦箋釋

顏魯公石柱記

魚計亭雕版

志吳興者張玄之山墟名王韶之郡疏山謙之記張文規雜錄陸羽圖經顧雲總載陸龜蒙實錄左文質統記紹興續圖經淳熙舊編皆郡官寄公所作非生長於湖者安能備悉湖事今諸書不槩見宋嘉泰中樞密院編修談鑰始以郡人志郡事而陳振孫譏其書草率未得盡善明成化志訓導陳頎作嘉靖志訓導浦南金作萬曆志假託爲唐一菴作掌故叢華亭徐獻忠作相沿舛錯莫可徵信項借書醞舫得宋槧石柱記載山川陵墓亡者三之一其存而不可信者亦三之一吾湖浙西佳郡何不幸而使數千百年文獻無徵至於此極邪竹垞先生惜其殘闕爲補記二縣既完且好余乃一一箋釋

證其所可信復辨其所不可信南厖東先生見之賞擊命鈔副本藏曝書亭辛巳七月晦日歸安鄭元慶識

三年築舍人莫不姍之余作志且七八年成而弃之匧衍則與不成何異用是愴怳不得意去冬典書兩大麓作汴漫之遊孟城卒歲橐中裝盡矣復寄食淮陰會吾師張石虹先生纂格物外編不廢芻蕘甚許可是書以謂辭不費而指頗深遠數將登剞木歸商之同好咸鼓舞開雕匝月而竣嗟乎吾半世精神積年視聽豈僅託於是乎管窺蠡測箋箋自媿夫亦曰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壬午日長至桑苧園南鄭處士載書於吳閶之白蓮華涇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詩文刊於金石者編成一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華老知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二通記其一也所記山川陵墓廟宅胥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五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吾友鄭子莛畦既輯府志一百二十卷成又箋釋石柱記四卷復商之予補遺一卷考證詳覈可稱周見洽聞矣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為之記一時詩流寄題踵至今其遺石因府治卑溼用塡淤泥已久夫峴山之碑一沈江底尚覬其深谷為陵若亭中諸碑未淪於水儻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華老並美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竹垞老人朱彝尊

纍子視浙學七十二城紛紛上地志偶檢閱之蕪穢紕繆不一而足吳興尤甚族子莛畦醞釀經史掇為郡志發凡起例一洗前志之陋己卯冬弭檝霅川已樂觀其成書今聞正上流來自秦郵將渡河北上金臺留飲十日酒酣耳熱之頃問其志何以不梓莛畦告予曰某之為是書也大約憑史不憑志循理不循情略舉一二如沈約弒其君舊志尊為名賢之冠春秋血食沈文叔一門忠孝舊志削而不書予竝表出之近世有兩烈婦焉一王烈婦夫亡棄孀姑襁褓諸兒自溺死一孫烈婦夫亡孑然一身不食七日死予獨為孫作傳一時賢王者雖多方陳請不少回夫是以譁然議論蠭起不知者以為改竄舊本殆不可信也其知者以為不虛美不隱惡史體也而非志體也於是遂不果梓予聞之慨然因嘆直道之難行也夫太史之簡董狐之筆千古能有幾人而欲踵其事而為之其不為造物者所忌蓋亦鮮矣顧以子之才品不羣不屑寄人籬下甘自留落既難見信於有司又不獲告無罪於鄉井子何徒自苦少陵詩云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子第安於所遇而已而何此中技癢終不能自已又箋釋石柱記將布諸梨以序見屬不辭而為之詞且慰之曰此不過湖志之一斑耳姑先行之全志具在當世不乏知音必不久閟笥中徒飽蠹魚之腹也晉安愚叔聞極題

顏正烈文忠公泐吳興山川陵墓古蹟於石柱樹杍山
年遠剥落孫筆老取而貯之墨妙亭更六百餘禩竟歸
銷滅鄭子莅畦掇得真本補亡訂譌箋釋盡善予旅寓
秦郵莅畦輕舟來訪出一編見示丞讀之覺山明水秀
酒美茶香歷歷在我目前秦郵去吳興雖隔越江湖然
俱禹貢揚州之域筆老以郵人典湖郡收殘拾廢志在
不朽予今居其故里秋清月白蚌珠光於甓社之陰霄
開莅畦所貽下若春呼筆老而弔之曰石柱記鄭子已
箋釋之矣行將有事於吾公墨妙亭小志筆老雖遠官
必聞聲而囅然笑也韓郵蔣[illegible]梓

石柱記

唐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

烏程縣

舊縣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
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
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
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
里

帝顓頊冢

吳大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皇后陵

吳丹陽太守兼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丘靈鞠墓

梁中書侍郎丘遲墓

梁司空康絢鎮墓

陳五兵尚書康宗墓

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震澤
若溪
吳王夫槩廟
陳景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弘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瑛金鐘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鬪　乳竇　石膏　溫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衡山
帝顓頊冢　春秋鳩兹城

峴山
顕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它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丘道祚禪幽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霅溪

白蘋洲

石柱記

石柱記卷一

苕霅　鄭元慶　箋釋

竹溪　沈愷曾　審定

湖州石柱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唯是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耳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堅如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跡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唯公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厓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唯干禄字書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禄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傳獨予集錄有之唯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湮沈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集古錄

石柱記殘缺不見年月及書撰姓名其字畫顏魯公書也凡湖州諸縣皆記其山川前古陵墓集古錄目

石柱記舊在杼山今在墨妙亭樂紳碑記自

按魯公年譜大曆七年壬子公六十四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八年癸丑正月至任十月建成生池碑銘是年有題三癸亭湖陸處士行書杼山妙喜寺碑文士賢贈當丞聯句十二月有虎氏屯松譚碑陰凡□李先生闕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題名山觀石相石磚聯句九年甲寅丁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刺史宅東廳頃撰韻海鏡源成三百六十卷是年有乾卿書題顏思敬撰杏碑陰記妙喜寺碑□□□十時作□佛詩十年乙卯有元次山表墓碑銘歐陽頃華碑銘十一年丙辰四月有崔孝公陋室銘記初置東南有白蘋洲至太守柳惲工南曲汀洲采白蘋只□工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構爆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書題詩於上有康使君碑銘十二年

丁巳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湖陽两亭記是月内各五月有項王碑陰述吳興集錄[illegible]此八月爲刑部尚書年譜所載曾公剏湖事績如此獨不及石柱記故不知其作於何年考之忠公貶烏程縣大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堂里公記烏程走云[illegible]令望則知其爲十二年二月後所作也時公膺召赴闕湖郡猶留心郡事勒之貞石用垂人遠更數百年風雨剝蝕僅存荒山非孫華老力爲收貯幾乎不毀[illegible]頂吳尾碍[illegible]銷藏也邪謹識之見曾公用意之深且以補年譜所未遂云

湖州沿革

湖州禹貢揚州之域斗牛之分（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古防風氏之國也春秋時吳地後屬越越爲楚所滅屬楚（十道志）

楚爲菰城即春申君之邑（方輿勝覽）

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會稽郡改菰城爲烏程縣隸會稽又置故鄣縣隸鄣郡（吳興記）

秦始皇至會稽徙大越之人于烏程（越絶外傳）

烏程故鄣漢屬會稽丹陽二郡東漢屬吳郡吳孫皓分置吳興郡晉宋齊因之（輿地廣記）

梁紹泰元年改吳興郡爲震州蓋取震澤爲名陳初罷州復爲郡（元和郡縣志）

隋仁壽二年改吳興郡爲湖州（太平寰宇記）

五湖之表州以爲名也（郡國志）

隋煬帝初廢湖州分其地入餘杭及吳二郡（通典）

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天寶元年改吳興郡乾元元年復爲湖州（舊唐書）

湖州吳興郡上土貢御服烏眼綾折皂布綿紬布紵糯米黃糙（一作糙）紫筍茶木瓜杬子乳柑蜜金沙泉戶七萬三千三百六口四十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縣五　烏程望　長城望　安吉緊　德清上　武康上（新唐書）

按揆編吳興志唐歲貢御服折皂布二百九十端紵布紫筍茶一萬串又任代貢糯米一千三百八十三石黃糙米一百九十八石木瓜橡四柑木瓜實三柑呈現子一二三百五十顆黃杬子一千三百顆又白蜜二石沙盆一百枚金沙泉一瓶乳柑五百顆統記石龍德二年貢布二十端並御服折皂布二百九十疋大曆六年始進木瓜緣大歷元年進木瓜顆黃杬子二年進白蜜黃杬子五年進青糙米六十貞元十一年始燒炭十四年進沙盆十五年進元和五年歲來六十六石木部木當錢兵[illegible]開輿籍具在統記與圖守攝長史左文質奏有所考唐故所貢年不數目可以備史之遺也[illegible]歲貢加烏眼綾綢紫紵唐切所貢數雖不詳然一一載龍德三年貢布三十端可見其不多矣州御服折[illegible]茶紫大曆十年至八年始進唯是以此錢知市供故不[illegible]州民請者黃糙與紗爲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始進手元和中米已三償其一乳柑不載所進之年紫筍茶大曆五年始於顧渚貢茶院側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則金沙泉亦曆後所進也唐自高宗太宗以仁慈保養天下物貢有常太宗[illegible]迨肅宗不聞更易大曆貞元之間兵燹並貢官用事口腹之奉貢於遠不憚煩費累增不已亦足見唐室盛衰之故矣宋初吳越歸命郡始罷貢每歲唯貢乳柑[illegible]綿布[illegible]茶[illegible]頴泉[illegible]如鼓記所載視唐數已大減又減茶泉故舊經唯載柑布二物後又[illegible]柑故九域志唯載白紵二十疋奉諸三十事紹興以後又獨貢白綿布而已宋世相承以節儉爲家法先王所謂物土之宜而數其利者代益以損可爲萬世法

按夫戶口者租庸調所由起也唐之口四十七萬有奇今止二十九萬有奇唐之租庸調具數已不可考今據則四十萬四千有奇米則三十九萬一千有奇茗書野史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古之制也今庸浮於調調過於租而租又居天下三分之一嗚呼蘇湖熟天下足和以茲味養以參苓毋勞手足衛我腹心德清陳志曰吳中之田賦役之重視他道較甚推原弊源蓋以貢獻之故而賦斂者重南宋以和糴之困而經量名字賞作道之公田甚於紅貢張士誠之横賦劇於吳越是故版籍相仍官田之多幾半於民而科則之繁其[illegible]莫具陳會稟曰一夫十畝五家論之一夫終歲勤動可耕十畝一畝米二石亦稱有年計爲米二十石一夫食用可五石而贏益所存止十石矣實徵銀米畝可六斗而輸[illegible]餘米止四石耳而妻孥之待哺衣繕之費形皆取資焉又有道途司糧耗費因銀錙貫不在此數以歲之所入較樣之所出則收穫緒納營稅所餘無幾而民力竭矣戶口安得不消耗耶

按吳初置吳興郡領九縣烏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故鄣安吉原鄉於潛晉析烏程置長城東遷為縣十一後割陽羨置義興郡為縣十宋以故鄣屬丹陽歷齊梁陳仍九縣隋平陳郡廢縣或併省各他屬仁壽二年以武康烏程長城三縣置湖州大業初州廢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止領烏程一縣七年始以武康長城來屬又析安吉原鄉入長城麟德中復置安吉天授中析武康置武原尋改臨溪又改德清乾寧三年陞湖州為忠國軍歟唐之世凡五縣僞梁開平中以武康屬杭州後周顯德中改為湖州宣德軍宋仍之太平興國四年復以武康七年析烏程置歸安為縣六景祐元年改為湖州昭慶軍寶慶二年改湖州昭慶軍為安吉州縣仍為六元為湖州路陞長興為州領五縣如故明為湖州府長興仍為縣陞安吉為州析安吉置孝豐凡為一州八縣至今不改

烏程縣 宋太平興國七年分烏程東南十五鄉置歸安縣因吳越錢氏初鏐命故名與烏程對治俱附郭

舊緊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按元和郡縣志州境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四十里[illegible]東都二千二百四十里[illegible]東北至蘇州二百一十里正南微北至宣州二百七十里東北至常州和路三百里東至杭州水路一百九十里杜氏通典吳興郡東至吳郡二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二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界[illegible]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郡界二百六十一里西北到晉陵郡二百三十二里東北至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再據太平寰宇記九域志諸志俱與記互異

秦置烏程縣介於會稽鄣二郡之間 晉書天文分野之書

秦時烏巾程林以釀美酒縣因得名 吳興雜錄

會稽郡烏程有歐陽亭 漢書注

吳郡烏程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至於衡山杜預曰在縣南或云丹陽縣之横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吳興記曰縣西北卞山有項羽祠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為永安縣 續漢書注

吳興烏程令漢舊縣先屬吳 宋書

吳郡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幷東遷縣入焉仁壽中置湖州大業初州廢有卞山 隋書

烏程望東一百二十三里有官池元和中刺史范傳正開東南三十五里有凌波塘寶曆中刺史崔元亮開[illegible]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而得蒲帆因名有卞山有太湖 新唐書

烏程縣治舊在子城內晉義熙六年始移今處唐太和二年縣治生蓮花名蓮花閣 蘇城文獻

按子城即今府治周一里古烏程縣治吳興郡舊城也統記云秦時為項羽故城唐武德四年越郡王李孝恭始於外築羅城周一十四里[illegible]以子城為刺史解舍[illegible][illegible]其女[illegible]地理[illegible]之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從之[illegible]小[illegible]圖經云[illegible]置於吳而[illegible]遷地東南事不相類乃於[illegible]云秦改縣為烏程至晉始移[illegible]之上烏程縣治即古郡治又自[illegible]烏程治所當[illegible]閒[illegible]今之郡[illegible]故吳[illegible]置郡謂永安[illegible]在[illegible]以縣為郡[illegible]即縣治為郡治而縣治[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令[illegible]城內[illegible]水入西門[illegible]諸水入[illegible]門至[illegible]諸[illegible]合為[illegible]出北門[illegible]人湖西南諸山[illegible]比有卞山[illegible]於城[illegible]中[illegible]水之[illegible]山之秀又四[illegible]立郡以來[illegible]兵革之[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必引[illegible]以神其事也[illegible]置[illegible]吳寶鼎[illegible]治為郡治[illegible]一百五十餘年[illegible]何所[illegible]志不詳又郡治為[illegible]城[illegible]下石[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郡[illegible]天[illegible]史[illegible]今[illegible]傳[illegible]故[illegible]吳興[illegible]不知始自何人[illegible]記縣治[illegible]及之

帝顓頊冢

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 吳興記

續圖經

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

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邪今州之杼山相傳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為全無據也硃墨錄話

予攷皇覽云顓頊冢在東都濮陽縣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云顓頊葬鮒鰅之陽魯公何不深究遠信圖經之說吳興掌故集

山海經鮒鰅之山漢水出焉帝顓頊葬於其陽九嬪葬於其陰水經沔水注引之鮒鰅即嶓冢在今陝西寧羌州北九十里與沔縣接界帝王世紀顓頊葬濮陽頓丘今直隸開州是濮陽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見左傳謂陵在頓丘者是開州即濮陽也今祀典亦在此地三餘贅筆

水經注南嶽岣嶁山下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非吳興之衡山也且祝融火官亦非顓頊續圖經本以衡山傳會魯公沿誤蓋亦未之考也石虹日記

吳大帝陵

大帝陵在上元縣東北蔣山八里太平寰宇記

按吳志孫權本傳權薨諡大皇帝葬蔣陵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為名六朝事迹云今蔣廟相對西有曰孫陵岡是吳蔣陵是大帝陵確有定所也權太子和以皇后失寵廢為庶人徙故鄣改封烏程侯遣之國後其葬弁山子皓即位追尊為文皇帝墓曰明陵吳興記云西陵山孫皓改葬父和於此即弁山之別嶺也記作大帝墓文字之譌耳文帝有廟在傳風塢南吳志寶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聚衆數千出烏程取明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康衆有萬人丁固等迎戰但敗走尋歲因詔立吳興郡以禦衛明陵命太守四時奉祠此吳興設郡所自防也并建廟郡中僚人稱為吳興地主廟四吳興語云吳文帝廟宋孝寧中詔作史約祠祇城大歎乃嘉[illegible]九年知縣戴嘉猷葺其像撤其祠二十四年夕復之今祈禱焉著姓為世守有司以時致祭於是天下競稱吳興有地主尤云吳興尤氏所謂馬要族最著者[illegible]祖元三吏纂修宮國祥時要祖元禍和尚士德云來當是是亦原德青諸瓦戎相建威將軍林子裁祖[illegible]中司[illegible]之亦頃箴康先生論上雜同本通書儀亦不阻休文謂禪其在[illegible]也[illegible]謂[illegible]姓約為他主義何取乎見吳文帝以隋嗣而豐[illegible]質異姓奏命侯今母論其事遠吳興郡以撥[illegible]

吳景帝陵

孫吳景帝葬定陵吳志不言所在南畿志云在太平府城東凌家山魯公又記之均屬可疑近年海寧祝仲基家一日有僧叩門請齋祝與之僧留不去逾月告祝堂側有窖珍寶無算導祝篝火掘之有隧道數百步見石門金戶環兩狻猊坐門左右中樹一碑鐫書吳景帝陵門堅閉不能發期以次日發之適祝以小過責僕僕潛赴縣告訐縣令遣吏且至祝亟塞之而賄隸以事虛覆乃止予聞諸家孝廉近修時祝尚存惜未及親詢之也竹垞說證

鈕皇后陵

魯公記吳景帝陵後即繼以鈕皇后陵勞鉞志著

姓謂吳景帝有鈕后然吳志孫休止有朱夫人並無鈕后惟陳武帝后章要兒本姓鈕永定元年正位中宮太建二年崩謚宣太后祔葬萬安陵建康實錄云萬安陵在縣東南古彭城驛側六朝事迹云今縣東崇禮鄉地名陵里有曰天子陵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傳即陳高祖墓然則鈕后之葬亦在金陵矣陳書章皇后父景明追封廣德縣侯母蘇拜安吉縣君安吉君卒與后父合葬吳興竊疑魯公所記鈕皇后陵殆其父母墓爾頃聞之董畦云十年前天寧寺西南居民馮氏堂後地忽陷窺之得空穴中縣二棺土人層級而下陰風刮面遂出以土覆之天寧寺為鈕氏捨宅建則此或即后之父母墓未可知也 竹垞說詮

按舊志靑塘在迎春門外吳景帝鈕皇后父葬下山今百姓開之以通墓所自城入赤華寺路也據此則吳景帝果有鈕皇后矣然云父葬下山亦不當以景帝鈕后二陵並載也

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慈墓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仕郡奏曹吏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赴融求兵出斫賊融不聽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自請求行到平原説備備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走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可鬬正與策對得其兜鍪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繇亡於豫章士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還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卒 吳志

太史慈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曰神早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攬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容齋二筆

太史慈墓在奉新縣南鄉十都地名感古 江西通志

按慈墓郡志俱不書惟馬程像志傳會云在法華寺東石塢

吳大將軍朱治墓

朱治字君理故鄣人漢末爲縣吏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累遷督軍校尉堅卒奉孫策平江東定會稽領太守事策亡奉孫權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征討夷越佐定東南黃武元年封毘陵侯二年徙封故鄣卒贈大將軍 吳志

朱治墓在歸安縣南一十二里 談志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初爲州郡吏從孫堅征伐堅卒復隨孫策以功爲吳郡都尉徙丹陽拜蕩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周旋三郡平討不服領江夏太守遷蕩寇將軍卒吳志

程普墓在瑞昌縣安泰鄉桂林橋西南江西通志

晉侍中羅含墓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初爲郡功曹轉州主簿桓溫臨州補征西參軍徵爲尚書郎累遷廷尉長沙相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人以爲德行之感年七十七卒晉書

羅含墓在耒陽縣南四十里湖廣通志

按晉含二墓既然不在湖州與本傳相符晉公何據而書之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潘尼字正叔中年人舉秀才爲太常博士累官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皋即今鞏縣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于塢壁晉書

潘尼墓在縣東一十里太平寰宇記

按本傳尼卒于塢壁何緣葬在此寰宇記想亦因石柱而載之

齊宣城太守丘靈鞠墓

丘靈鞠烏程人仕宋累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入齊歷通直常侍東觀祭酒再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大中大夫卒齊書

丘靈鞠墓不詳所在談志

梁中書侍郎丘遲墓

丘遲字希範靈鞠子仕齊歷殿中郎車騎錄事參軍入梁遷中書郎歷司徒從事中郎卒官梁書

丘遲墓在縣南一十六里太平寰宇記

沈太虛侍郎盧中言皆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丘遲其言遲乃左史丘明之後然則丘明竟不姓左邪見能改齋漫錄

按謝途石封錄云吳興丘氏大宗碑唐元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建虞中言所發之碑殆即是歟意就爲左丘明本自左史姓守其職遂爲純顏會丁丘姓出吳興河南二望風俗通曰魯左丘明之後弟周贄等有云吳興丘墓一村之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墓上稱左史丘明之後談志著姓歷敘丘氏世系俱不主此說豈以諸書爲不足據耶又吳興碑記曰宋吳興丘氏墓碑在烏程縣雲大鄉併合考劉宋晉陵太守丘傑烏程人年十四母卒止啖生菜遠鈴得腹疾痛甚一日夢母曰死生是分別耳何爲啖苦菜生菜裏有蝦蟆墓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一甌盛藥三丸服之丁吐蝦蟆子數升拜墳命丘氏世傳此說然居縣南七里郭人許氏築塘侵其界傑時未成童顏夜號竊遠之丈許氏漸有退三尺遂成大路至今稱爲丘路傑卒葬縣西一十八里疑即在雲水鄉也併存未詳

梁司空康絢墓

按絢梁人不知何許人南史有康絢藍田人仕齊至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今云司空又贊一絢字恐未必是或者疑即康莫之後康宗之支族

陳五兵尚書康宗墓

汲郡蘭陵令奮節將軍康翼隨晉元帝渡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

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　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孟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先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顧曾公集

按二虞墓俱不詳所在

潘大勳
馮　演　仝校

石柱記箋釋卷一

石柱記卷二

菰畦　鄭元慶　箋釋
杏村　汪元文　審定

長城縣朱梁避廟諱改曰長興

吳興長城令晉太康三年分烏程宋書

按吳興掌故記輿地紀勝俱云長興安吉二縣本漢鄣郡地無明文不知何本

吳郡長城縣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雉山隋書

按雉山在縣北三里寰宇記云吳孫皓時童謠曰山出天子王表氏以爲不祥鑿之因以山不出天子舊讀爲高祖爲皇帝追贈之

長城縣會昌四年十一月陞望唐會

長城望大業末沈法興置長州武德四年更置綏州因古綏安縣名之又更置雉州并置原鄉縣七年州廢省原鄉以長城來屬有西湖溉田三千頃其後湮廢貞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復之人賴其利顧山有茶以供貢有銅新唐書

按顧山即顧渚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元和郡縣志又輿地紀勝所爲貢二非也顧渚以吳王夫槩顧其渚可爲都邑故名唐貢焙院院側有青風樓絕頂有大觀中所建石亭已即明月峽茶生其間尤爲絕品張文規詩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讀書後志云陸羽與朱放輩論茶以顧渚爲第一羽著茶經有云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陸龜蒙云茶古不聞食之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者是爲茶衡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以後盛矣茗譜疑錯積存焉元和郡縣志云顧渚每歲造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南部新書云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建中二年袁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杼詩謂之紀程茶張文規詩紫符太守史裴充宮蠻編云貞元五年貢限清明到京謂之急程茶張文規詩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是自袁高以詩進規遂爲貢茶輕重之始年代鸞陽集云宋朝重建茗額者寂寞殆三百載元復修唐貢焙設提舉常貢茶局提舉領之長興顧渚引顧山顧渚山茶記有明朝自丁酉年至洪武七年歲貢茶芽增至千斤又末茶變易價錢時值九十六萬有奇八年革罷每歲止貢芽茶二斤永樂二年增至二十斤與會典縣徵相同今東南盛行解茶

嵊在笠山環長興境岸余者曰羅嘯曰白巖曰烏瞻曰青史曰雁蕩曰
顏者不可指數獨羅嘯最勝環縣境千里而巡為嘯者十六可指數明
西口於西山之介也為氏居之在八秦王廟廣所以稱廢僕羅嘯也嘯
至事到公羅嘯今於山中羅嘯此故名羅嘯今唯此山最佳縣西一
百二十里曰九龍一山上有古石城又名石郭
山與地士云安縣第一二綱即此與安吉接界

吳王闔閭使其弟夫槩王居此築城狹而長因以為名 元和郡縣志

初置縣當陂村晉成康九年徙若溪北即今重光觀地隋大業十一年徙於夫槩王廢城唐武德七年始移今所 太平寰宇記

大雷山

大雷山在縣東北六十里高一百二十丈 太平寰宇記

小雷山洞庭之東山屬烏程大雷山洞庭之西山屬長興 吳興舊編

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 寰宇記

大雷山小雷山澤山二山包山俱在太湖中舊屬烏程今轄屬蘇州吳縣 吳興志

按大小雷山舊[illegible]公何以撰於大雷勞志又何以皆屬之烏程也
大明一統志大雷在洞庭山西北小雷在洞庭山西南續志兩山相去六十
里在烏程縣東北[illegible]四吳舊編之說殊為不同之前太湖守備牛龍光尹
云長興志漏之東二十里即大雷山長興分界烏程大錢之北二十里知
小雷山在烏程分界俱在兩洞庭之西吳志云轄屬蘇州東洋也吳氏顯
要輿地紀勝明一統志俱不轄安縣二山在太湖中大錢盡歸安不管
與大雅
相接也

芳巖

按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芳巖又名董山在宜興縣南六
十里風土記云芳巖即此山也其寶當時屬在長興郡

震澤

震澤吳南太湖名 孔氏書傳

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 一作 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此非吳越之人不知先儒其說故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理而不得也 蔡傳

[illegible]

若溪

若溪在縣南五十步輿地志云夾溪悉生箭箬亦名箬溪 太平寰宇記

箬溪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人取下若水釀酒極美勝於雲陽俗稱下若酒 詩注 輯注

按徽行長興志校正中若之說至今有稱長興為二若者也定白居易
詩若下若也豈酒壽與江城愛酒錢凡詩上若溪頭老鬻家古若

箬通用張景陽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說者以荆州有烏程故也豫北嶸曹云非也即烏程荆箬之南耳前箬本在烏程後置長興故在長興境內二箬未知孰是今干若谿無美酒唯烏程之南寺溪安之箬酒毒流清利釀酒最佳花果之類隨意投入味益增勝其優劣以斟之粗細米之精白水之清濁為差優者為三白醇醪筆之曰春酒曰胡酒云

箬溪源出合溪在画溪下流穿城東注明初耿炳文築城開濠環城遂分流於城外繞過龍潭灣至下箬寺會南溪諸水從新塘入太湖 長興顧志

吳王夫槩廟

夫槩廟在縣東一百步 太平寰宇記

夫槩廟二一在縣東一在縣西南七十里俗呼為都監以其曾監築城故也 勞府志

按許林狀仁傑為江南安撫使以淫祠王項羽吳夫槩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民悉除之晉公在湖以後仍記此廟豈未嘗毀耶圖經作吳

王象之氏輿地紀勝夫槩也載吳作夫差王廟非是

陳景帝陵

齊太常卿道巨生皇考文讚文讚生霸先永定元年霸先即皇帝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墓曰瑞陵 陳書

瑞陵在縣西北五里 談志

陳錢皇后陵

錢氏長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時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為昭皇后墓曰嘉陵 陳書

嘉陵在縣北五里 談志

陳昭烈王陵

高祖兄道談梁太平二年詔贈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加義興郡公謚曰昭烈高祖即位追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 陳書

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亂領弩手二千援臺城中流矢卒葬縣西北五里文帝即位尊為明陵 談志

謝安墓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簡文帝時桓溫請為司馬弟萬病卒安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而去後為人所思嘗開城西官塘民獲其利號曰謝公塘名拜侍中進太保卒贈太傅謚文靖 晉書

按太平寰宇記云謝公塘在烏程縣西四里唐大曆中刺史裴清於州西起謝塘館復舊址日云謝公塘碑唐湖州刺史裴清撰僧道晟書大曆七年十月十一日鐫與寺少門故老建豐公題碑陰曰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見遺去郡人用留思刻石紀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重述思公之碑誌失於所在薦未繙渠深爲惜然借舊史遺文敬列息石公之雅量蓋嗟歎之不足此碑陰不知書公何年所書年譜不載集古錄云射堂記唐顏真卿撰并書碑石缺壞不可考以大曆十二年立年譜亦不載射堂者吾湖古教場驛事也六一題跋云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于家集錄多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予與類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予以予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助陵陽集云魯公乞來麗牋二幅舊刻在忠烈廟廡苔記云魯公叢頂留尾碑在明月峽宋時州縣數來摹拓土人懼貴擊碎之又有斷碑二在墨妙亭烏程有裒述先生書吳子碑皆魯公書年譜俱不載再按談志放生池在縣駝橋東距羅城有閒門遺跡沿周數十畝唐乾元三年春三月詔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近於界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此其一也魯公立碑池上又以所賜敕書批答中諸事志之碑陰輿地紀勝云宋嘉祐六年州人建魯公祠於池上知州事張田移公所書干祿字碑放生池碑項王碑射堂碑列於兩廡繫年錄云紹興三年

三月庚申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顔真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然雖載勞志藏駱駝橋東有能仁院救生也並錄令東衙門有承天寺恭建即能仁院相近有池俗名杯鐘卻有閶門遺跡即放生池此皆郡人所罕知者故附見於此

謝安墓在縣南六十五里初葬建康梅山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冢裔孫夷吾為長城令徙於縣南三鷄岡 吳興雜錄

按宋康定中知州事胡宿奏乞於冢刹中禁樵採給復五家以備洒掃守護之役敕州縣官吏歲時祠祭以明聖朝紀元功褒有德之意從之長興縣志云三鷄岡在縣西南四十里與雜錄不合

殷仲文墓

殷仲文陳郡人吳興太守殷康子會稽王道子引為驃騎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妻也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玄為諮議參軍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尋敗仲文隨玄西走因奉二后投義軍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遷東陽太守義熙三年伏誅 晉書

殷仲文墓在縣東三十二里 太平寰宇記

按仲文人品如此其墓亦可以不記況江南通志載其墓在太平府城南一十五里

陳武帝故宅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長城下若里人仕梁累官太傅進相國總百揆加封十郡為陳王永定

元年冬十月受梁敬帝禪即皇帝位三年六月崩年五十七謚武皇帝廟號高祖 陳書

廣惠教寺在縣治東九里相傳為陳武帝故宅 談志

陳武帝故宅或云在報德寺或云在廣惠寺未知孰是或者廣惠乃其所生之地而報德則其所居之處也 長興縣志

陳文帝故宅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昭烈王長子高祖崩遺詔徵纘大統三年崩年四十五謚文皇帝廟號世祖 陳書

長城宮在縣西二里陳文帝所居天嘉二年置于大寧寺後 談志

吳均故宅

吳均字叔庠故鄣人好學工詩文天監初柳惲守吳興舉補主簿後以薦名入賦詩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普通元年卒 梁書

吳均居青山在吳興之西柳太守惲名補主簿始入東境乃作入東記以辨山川故實 吳興掌故集

按太平寰宇記青山在長興縣南六十里安吉州志州東北三十五里曰青山一名均山以吳均名又云吳均故宅存順安鄉青山長興安吉二縣接界均本傳故鄣人其宅當在安吉

陳氏五主屏風

按陳氏五主高祖霸先世祖蒨廢帝伯宗高宗頊後主叔寶稱名屏風以屏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三

禮書扆繡屏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像也

陳高祖竹帳 按唐書唐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則竹帳非獨陳高祖有之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

道宣姓錢氏長城人唐武德中住終南山與處士孫思邈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西明寺初就詔充上座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卒謚澄照 高僧傳

安吉縣 明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割故鄣孝豐縣割安吉縣之九鄉及長興縣之六鄉隸焉實錄弘治二年考證也又正德元年十一月乙丑改安吉縣為州見實錄今之作州年考證也

丹陽郡故鄣縣曰侯望 漢書

丹陽郡故鄣秦鄣郡所治吳興記曰中平二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以平二年又分立原鄉縣 晉書注

安吉縣會昌四年十一月陞緊 唐會要

安吉緊義寧二年沈法興置武德四年賊平因之以縣隸桃州七年省入長城麟德元年復置北三十里有邸閣池北一十七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頃皆聖曆初縣令鉗耳知命置有銅有錫 新唐書

按桃州以山得名今孝豐縣西南五十里有桃花山出桃花石賦然詩桃州按湯姓花石史記吳王濞傳有豫章郡銅山集注今故鄣此有豫章銅也寓云豫章郡即今之通今州東二十里有銅山括地志云吳採銅山之銅即此銅也記雖云安吉有銅而今不出銅也又州東南二十

二里有白楊山括地志云上有南穴古採錫處

安吉舊治在天目鄉今孝豐縣址是也唐開元中縣令孔志道移治於玉磬山東南無城洪武丙申總管張德始城之元帥費愚監其事 安吉州志

天目山 今屬孝豐縣西南六十五里

勾餘山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其中多鮆魚 山海經

按郭璞曰鮆刀魚也今之鮆魚也異物圖贊云鮆魚鯯鰈所化列異長頭大者尺餘一名刀鱭者亦可作鮓張文規詩食有吳興鮓琴高之子謂之鮆魚多骨味中薦美包為之味比評御中者尤佳白居易詩鮆鮓兼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更進尋

近世道士唐子霞謂圖經天目山一名浮玉山連亘四州 杭宣徽湖 周回二千里上有養生之藥蓍草元華皆名著仙經 咸淳臨安志

按天目山山之最大者也山海經多記天下名山大川是以及之特但名浮玉不名天目也太平寰宇記記天目而不言浮玉吾志遂於天目山後另列一浮玉山皆非也當依唐子霞為是

天目山以其上有兩湖似左右目名天目也 趙次公蘇詩注

天目山左高於地七千五百丈右高於地七千丈縱廣三千里 雜道書

天目有二峰東峰從臨安入西峰從孝豐入有十二龍潭六潭屬孝豐六潭屬於潛 天目山志

天目之頂有龍居焉中常出水四方而下南泒由

睦西派由歙皆入浙江東派由餘杭北派由安吉皆會太湖入吳江 吳山門事狀

天目山神形如白鹿每歲五月與震澤龍會多暴風雨 六研齋筆記

按山海經南次一經諸山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李太傅不知何據云形如白鹿也今天目山之神廟在孝豐縣金石鄉舊制歲以六月六日有司致祭後更春秋二仲月

崑山

玉磬山高五百尺在縣東北十五里 太平寰宇記

梁僧曇諦吳興人居故鄣崑山每夜聞有聲尋其發聲之所得玉一磬因以為名 高僧傳

橫溪

按舊志無橫溪[illegible]太平寰宇記[illegible]在安吉縣西南七十五里者此也談志云苕溪之源有二一[illegible]

梅溪

梅溪一名東海堰 統記

梅溪在縣東北三十里溪上多梅故名或曰昔年嘗有紫梅花盛開又號紫梅溪 談志

梅溪以梅得名而烏梅特為名產他方所製取自殘落安吉特摘完好者為之其得名非徒然也 吳興掌故集

蛟龍池

天目山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洛名曰蛟龍池 水經注

按[illegible]

翔鳳林

天目山上有三柏大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 水經注

翔鳳林在天目之東北峰高峻類天柱廬阜 成化孝豐安志

裴子野故宅

按[illegible]

裴子野字幾原聞喜人初仕齊入梁歷著作郎掌國史起居注尋除通直正員外又勅掌中書詔誥歷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卒贈散騎常侍諡貞子 梁書

裴子野寓居湖州之故鄣著諸侯略宅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永昌鄉 吳興記

裴子野曾祖松之令故鄣有善政邑人愛之子野因寓居焉 談志

周弘讓故宅

周弘讓安城人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

夫加金章紫綬陳書

周弘讓兄弘正仕梁爲安吉令弘讓結宇山中耽玩文史其故宅在縣南三十六里舊志

姚萇雉尾扇

姚長赤亭羌旁苻堅以爲龍驤將軍後自稱秦王太元十年弒堅據長安僭稱帝一夕夢堅率鬼兵刺之出血數斗死晉書

商高宗有雉雊之徵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古今注

施世洪金鐘

施世洪字玉茲安吉人家世農不親稼穡喜騎射隋末多盜糾合少年膂力保衛鄉境唐興以衆歸附積功拜湖州刺史賜金鐘一口錦五段敕書褒美吳興志

屏風竹帳雉尾扇金鐘皆先代遺物流傳於世者然魯公何至刻而記之吳興掌故

石柱記箋釋卷二 三三八

許　雍校

石柱記卷三

苕畦　鄭元慶　箋釋

磊亭　吳鍾泰　審定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潤　乳竇　石青　溫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頂望氣者云常有黃氣紫雲居者[illegible]

卞山有石覆釜欲雨則吳風雨晦冥[illegible]

卞山郡國志作卞和採玉處也周處風土記云卞山當作冠弁之弁徐彥若義亭碑云高弁蒼蒼遥聞天語太平寰宇記

卞和採玉以在荊山當陽縣者爲的餘非是是時吳楚參隔和得玉不獻吳君而僕僕楚庭必無是理風土記說是[illegible]

按卞山在烏程縣西北一十八里高六百丈爲吳興主山雖四散各異其名其實皆卞山諸支脈也[illegible]

法華山太平寰宇記謂之石斗山王羲之嘗遊處爲梁尼道蹟號總持得法於達磨居卞山晝夜誦法華經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即葬其處大同元年塔內忽生青蓮花道俗異之州郡錄實表奏敕置法華寺舊志

按去弁山即今白雀央道松陰坡陀直上吹吹詩路入松溪遠更奇山光水色共参差蘇東坡題曰青蓮道場

金井在卞山東麓梁貞明初有黄龍見易名黄龍洞洞口黄山谷題額刻於石談志

按舊每歲五月二十日有司致祭開八卦見曰為分龍日東坡全書丁丑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然雨而有雷謂之鐵雷門更見則旱

石林在卞山之陽葉少蘊之所居也其鄰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橋下為玉澗故少蘊以玉澗名其書吳興園林記

按石林跡於璣山唐宋人題名最多一巖上題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有諸字洞實遺士孫有象於石宣和石譜云湖石出卞山者最為奇[illegible]山間與空瑯璣色獨蒼壁而青潤可愛叢其雜識云艮嶽與大役東鍾等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封侯或賜金帶且各以名之詩具工人多出于吳興謂之山匠四方之為山者皆于此取之畫氏雜識云唐名畫僧[illegible]羣將[illegible]湖州買石窠將中缺云[illegible]取石蛙蚌不湛質此言甚暫可作吳興佳話

乳竇

按舊志不載乳竇明一統志云烏程卞山出石鍾乳疑即乳竇中所產也先皆謂鳴生筆云卞山之陽有黑龍洞如亭不載其間有廡南軒後如夏至之半廣可容十餘其石然垂垂下懸如綴上產石鍾乳潤白如屋灰

石膏文理細密曰細理石性寒如水曰寒水石有軟硬二種自陶弘景蘇恭大明雷斆蘇頌閻忠孝皆以硬者為石膏軟者為寒水石至朱震亨始斷然以軟者為石膏而後人遵用有驗今人以收豆腐乃昔人所不知本草綱目

按別錄石鍾乳生少室山谷及泰山弘景曰第一出始興而江陵及東境名山石穴皆有之恭曰第一始興其次廣連澧朗郴等州今陝州青溪房州二洞出者亞於始興[illegible]曰今道州江陰縣及連英韶階峡州山中皆有之又別錄石膏生齊山山谷及齊盧山魯蒙山弘景曰二郎之山即青州徐州也今出錢唐縣[illegible]曰石膏出剡州順曰今分處[illegible]羅州慶[illegible]亦有之但不及卞山[illegible]諸人未見曾公所記故不入錄耶

温泉

按舊志[illegible]載黑泉十[illegible]山志云[illegible]華寺有五雲泉資福寺有露泉瑞雲巖有珍珠泉石林有品泉第山有蛤蟆泉白鶴寺有蒼龍泉二[illegible]泉有人題白鶴山十二景詩其八詠二[illegible]泉云九夏[illegible]三冬溪若[illegible]不隨人冷熱[illegible]世[illegible]辨温泉[illegible]錄云温泉所在必有白礬丹砂硫黄[illegible]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泉

卞山有項王走馬埒飲馬池繫馬木石間又有項王馬跡山墟名

按輿苑[illegible]卞山舊名王山有項羽廟[illegible]山王故名卞山卞山志云山之西南央作墻有廟[illegible]廟中石像冠通天冠[illegible]父老而鄉人以為開帝[illegible]郡中有顏在[illegible]霸王[illegible]者謂此廟中[illegible]碑[illegible]吳中[illegible]今之[illegible]

衡山 帝顓頊冢 春秋鳩茲城

壽夢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注云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吳越春秋

衡山一名橫山在烏程縣南一十八里兩山夾峙中流北駛為郡城南形勝之地談志

帝顓頊冢見前

左傳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也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太平府志蕪湖縣東三十里故蕪湖城即春秋鳩茲城也蓋鳩茲之克始入吳境

而至于衡山則深入腹地矣二地不相附近楚以舟師伐吳其所由者中江也漢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縣入海今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荆溪皆中江也楚師蓋由荆溪入太湖抵衡山而還耳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此亦是中江之路楚舟師伐吳輒由蕪湖入自西而東而南至於衡山極矣若菰城則更在衡山之南楚師決不由東南入也且凡言至於者皆自此至彼中間相去頗遠今菰城在縣南十八里去衡山無幾何得稱至於此理亦甚明謂鳩兹在烏程一誤以菰城爲鳩兹再誤 [illegible]

按[illegible]烏程縣南十八里有菰城吳時[illegible]相人者居此又云[illegible]楚[illegible]今有城[illegible]菰城[illegible]烏程縣乃古菰城[illegible]楚[illegible]菰城[illegible]不足[illegible]

峴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峴山在烏程縣南五里本名顯山晉太守殷康於山上起顯亭以避唐諱改之 寰宇通志

按唐[illegible]諱顯[illegible]峴山何以又書顯亭也[illegible]竹垞先生[illegible]唐大[illegible]顯慶元年正月詔曰[illegible]名不諱[illegible]

唐開元中李適之爲湖州別駕峴山有石觴員可貯酒五斗適之每挈所親登山酣飲望帝鄉時時以醉土民呼爲李相石罇顏真卿及門生弟姪多攜壺榼以遊作李相石罇聯句詩敘云因積溜㵾石嵌爲罇形公注酒其中結宇環飲之處 [illegible]

[illegible]

石罇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罇 顏真卿 人事歲年改峴山公古存 [illegible] 叢篁荷前迹苔蘚餘舊痕 [illegible] 叔子尚遺德山公此回軒 [illegible] 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 吳筠 藹藹賢哲事依依離會言 [illegible] 棠巘欽橫道周迢遞連山根 [illegible] 餘烈 一作列 曖林野泉芳揖蘭蓀 [illegible] 德輝映巖足勝賞延高原 [illegible] 遠水匹明練因晴見吳門 [illegible] 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 [illegible] 器奮成形用工資造化元 [illegible] 流霞方泔淡別鶴遠翩翻 [illegible] 舊規傾亦賞新興麗初暾 [illegible] 醉後接䍦倒歸時騶騎喧 楊德元 遲回向遺迹離別益傷魂 [illegible] 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 [illegible] 晝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 崔弘 公衆鏘[illegible]躅高名播乾坤 文仲宣 松深列閑步葛弱供險捫 陸羽 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 丘丹 中 一作[illegible] 森沉列湖渚牢落

望苕園 笙士參 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 裴幼清 旌麾
問翠幄簫鼓來朱轓 [illegible] 開路羅雲影清心澄水
源 禪居外 萍連浦中嶼竹遶山下村 [illegible] 景落全溪
晴烟凝半嶺昏 [illegible] 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
須登臨繼風騷義激舊府恩 李萼 顏魯公集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天寶中刺史韋景先起五花亭 太平寰宇記
唐選士用五花判事爲韋氏所建白韋璋韋南金
韋景先三世爲湖守因以名亭 談志

按湖錄云峴山有各如花似竹而叢生郡守文人則出山南日詠[illegible]

[illegible]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它城 何楷釣臺
杼山在烏程縣西南三十里山墟名曰昔夏后杼
巡狩之所舊名東張多勝景游者忘歸因號稽留
山 太平寰宇記
杼山之陽有妙喜寺梁武帝之所置也寺前二十
步跨澗有黃浦橋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櫱山
出故號黃浦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
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
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說文云
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
築城以避它也竟陵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 顏魯公集

按黃浦[illegible]黃櫱山吳興記[illegible]
[illegible]

郡者封侯明詔及唐本傳也東都內志見入江淹王殺在守今表中後魏改豪州爲胡州樂遊其馬廣固皇甫通事壽俱湖州户曹參軍西吳里語亦是載之長興舊名長城武康舊名永安康改武康爲安州又改爲武州考諸史書三山縣舊名長城百果縣後魏置長城郡黃石縣西魏改爲長城如北齊信都芳後魏令狐整封長城縣子是也陽武縣西魏置武康郡如崔士謙令狐熙封武康郡公是也岸州趙宋置武康軍如梅王與茂及韓琦姚麟俱武康軍節度使是再遇武康軍承宣使是也浠水舊置永安郡黃岡亦名永安晉安郡梁改爲安州武陵郡梁改爲武州又開德府舊清軍併安肅德清皆稱者有當川別州有烏程鄉與此之名相混如此及古者不可不察也

妙喜寺碑云大曆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山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羽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之曰三癸又云自典校時著韻海鏡源未遑刊削壬子歲叨刺於湖公務之暇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粲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茲山來年春遂終其事考之乞御書題額恩敕批荅碑陰記云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己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已於霅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於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云三癸嶙峋又云紛吾著書霅彥惠臻言霅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

既大曆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霅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春也 顏魯公年譜

顏魯公於杼山起桂棚三癸亭及謝臨川寫眞堂 類要

按謝靈運官臨川內史嘗遊寓吳興相傳射村福田寺其故宅也傳皎然自稱靈運十世孫寫眞堂相傳魯公爲皎然起耳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昇山一名歐餘山又名歐亭山昔越王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 明一統志

按漢書注云烏程有歐陽亭即此

昇山在烏程縣東二十里入東記云晉王羲之爲太守嘗遊踐因昇此山顧謂賓客曰百年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卿遊此乎因有昇山之號 太平寰宇記

按入東記吳均所著昇山云云出其記中魯公何以割裂書之晉書羲之本傳並未有吳興太守之文吳興名郡六朝諸公紛紛奏乞以爲類事凡典郡者史必大書特書何獨於逸少而佚之吾故不敢信也

烏亭在昇山上王羲之造以烏巾氏所居也 寰宇記 談志

按談志昇山一名烏山舊編云古烏巾氏所居也人縣東八里有烏山一名別鮮山蕨薇小山別是一山鮮然不相連屬若予嘗讀書烏山登其巔望西余山丁有小山似相屬又至其處又相去里許則所謂別鮮者疑即西余而非烏山也予問烏山何以名土人曰古烏巾氏所居山下有烏亭舊址即今烏巾巷山丁有烏板橋舊有烏氏聚族於此則吳均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詩蓋即此山而非昇山也二山雖郭不遠極易考見乃蒙混至此又按晉書羲之爲會稽內史晉祚中替重以王敦蘇峻鼓亂羲之自負經濟知時事不可爲遂稱病去郡與東

土人士盡山水之移景最之雖未嘗守郡州來遊疑此山方未可知義之王叙之嘗為吳興此亭或叙之迹嘗時人或誤書之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丘道祚禪幽寺

晉何楷居金蓋山修儒業後為吳興太守改為何山楷傳志

何山亦曰金蓋山蘇子瞻遊之有詩方輿勝覽

按何山與道場東接為一支金蓋山是南一支王深記云東有道場西有何山金蓋在道場之東南自不容屬蘇子瞻詩云今古何山是陽存亂峰[illegible]臨[illegible]雲合[illegible]萬石[illegible]奥[illegible]高[illegible]不[illegible]一事風雨[illegible]白[illegible]塵土[illegible]老感事[illegible]不白頭山上有[illegible]下[illegible]完[illegible]淨[illegible]

金蓋山故多雲氣乙未三月攜伴曉入山觀望四山繚繞如垣中間田段平衍環視如在甑中受蒸潤也少焉日出雲氣漸散惟金蓋獨遲越不易釋

予謂氣盛必有佳泉乃南涉坡陀見大楊梅樹下汩汩有聲清冷可愛急移茶具就之茶不能變其色土人言十里內蠶絲俱汲此煮之輒光白大售下注田段可百畝名曰雲泉水品

按金蓋山在烏程縣南十二里頂常出雲謂之金蓋戴帽要雨就到農家以此為驗道場山亦名雲峯居中和間僧如訥建伏虎道場額州可證道場在州南離方山皆是序圖畫華峯也蘇東坡詩有道場山頂何山麓之句注云遊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過何山如造高人隱士之廬

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於晉史無所見惟沈約宋書敘何子平曾祖楷為晉侍中而唐林氏姓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為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括地志謂楷為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為晉侍中豈沈約見何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為楷抑為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吳興集

宋元嘉十四年張邵丘道祚共建禪幽寺於何山即崇報禪寺也談志

按張邵字茂宗吳郡人宋元嘉中為吳興太守丘道祚不知何許人姓纂諸書丘氏有新文太守道讓建安太守道成是道祚志部人也

石柱記箋釋卷三

張宗楷校

苕溪 鄭元慶 箋釋
岷源 江 發 審定

太湖周迴四萬八千頃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越絕書

按吳郡續圖經云太湖吐吸沿瀛包納丹陽義興吳吳興之境其所容者大故以太稱焉七修類纂云太湖之名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揚雄曰五湖越春秋曰笠澤周官職方曰五湖而五湖之義亦不同吳韋昭云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為名○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荊溪北通[illegible]凡五道故謂之五湖○吳錄云太湖又以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四湖合太湖為五湖[illegible]太湖上[illegible]五湖之名故[illegible]水五名曰菱湖曰莫湖曰胥湖曰游湖曰貢湖[illegible]是夫湖自古稱[illegible]何以云四萬八千頃也太湖今在烏程縣北十八里越絕書何以云去縣五十里也王鏊姑蘇志云太湖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今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七縣皆瀕太湖新唐書志以為占蘇宣常湖四州之境誤也明一統志亦承其誤

吳越天寶八年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部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專為田事治河築隄一路經入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遇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立法甚備 十國春秋

按吳越錢氏在東南專事水利是時歲豐稔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宋後農政不修田里荒蕪大半成棄地田賦每畝不過一斗[illegible]民猶易輸自景定四年賈似道創買公田之議浙西六郡買田至三百五十餘萬頃姑蘇志云宋之田有曰公田每畝起租上自一石五斗下至七斗七升四合曰沒官田租四斗或二斗曰小田租三斗或二斗曰成田坍壅一十日營田租四斗或三十二升曰膽田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三合五勺曰常下田曰義役田曰社倉田曰局官租田曰養濟局田曰居養院田曰困種田曰皮官田科高下有差高者不踰一石五斗下至二十夫圍田沙田成田皆民田也其餘皆官田也故宋史有一曰公田之賦一曰民田之賦元有天下取之而[illegible]不言官民田之分日知錄云元之重[illegible]籍沒公田外復有[illegible]賦都總管[illegible]沒田皆不[illegible]元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illegible]官田甚多然[illegible]姑蘇明太祖命大將[illegible]十餘年太祖[illegible]其城久下[illegible]民之附[illegible]臣則以[illegible]籍[illegible]其民田[illegible]五升起科[illegible]等多以事[illegible]浙西之官田多而[illegible]宋史吾湖[illegible]元[illegible]月壬子[illegible]年二月丙[illegible]元[illegible]誠相持[illegible]覺以故[illegible]驗也又[illegible]貲[illegible]外者不[illegible]及還[illegible]嘉湖二府[illegible]

斗不克充甚近記中仲稱有差於是民得免追呼之苦至今所田呼唯[illegible]增科者比也是時田土起科而分官民等則官田自重至輕凡五百七十九則民田自輕入重凡三千八百四十一則夫民田以已業地輕於[illegible]之價而[illegible]五斗而[illegible]之價[illegible]官田以承佃[illegible]重之[illegible][illegible]

太湖有沿湖之隄多為漊漊有斗門制以巨木甚固門各有牐版旱則閉之以防溪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舟行且有所檥泊

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堙廢頗爲郡害予觀蘇東坡水利奏議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芟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今吳江芟葦屯結尤甚皆成圩田其長橋諸洞湮塞殆盡近來十水九滲不可救捍後之治水者宜究心當先務也[illegible]

烏程縣水總瀦之地爲太湖瀉水之口小梅以東凡八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家港宣家巷楊瀆港泥橋港寺橋巷大錢以東凡二十八計家港湯漊沈漊和尚漊羅漊大漊新涇漊潘漊諸漊張港漊幻湖漊西金漊東金漊許漊楊漊謝漊義高漊

陳漊薄漊五浦漊蔣漊錢漊新浦漊石橋漊盛漊宋漊喬漊胡漊烏程縣志

長興沿湖水口凡三十有四斯圻港響水澗金村港蘇家港上周港長大港夾浦港謝莊港丁家港雞籠港大陳瀆杭瀆港石屑港吳家港盧瀆港金雞港新塘港徐家港百步港竹篠港殷瀆港楊家浦福緣港石瀆港新開港花橋港坍湲港蘆圻港白茅港竇瀆港涇山港小陳瀆蔡浦港小梅港太湖圖考

按宋程大昌修湖瀆記云湖瀆三十有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巷近溪而附獨不置閘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瀆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齊丙皆冠以常字明成化水利考云長興荊溪以下皆入太

湖之港凡三十有四舊傳七十有二吳興錢氏誌[illegible]各有閘年久湮廢[illegible]上[illegible]吉[illegible]不可考[illegible]三吳水利考云諸漊界烏程長興之間[illegible]三十九長興三十四總而計之共七十有三其[illegible]者[illegible]自[illegible]廣置[illegible]閘[illegible]其[illegible]者今大半湮塞[illegible]之[illegible]

環湖之水悉注于太湖微太湖民其魚乎所謂導水以疾趨太湖者水之道也決之而已矣[illegible]至于決太湖之水以放于海其事固在蘇松[illegible]

明永樂中夏公原吉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萬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治之隆

慶中又壞海忠介公治之明名臣言行錄

按隆慶三年忠介公[illegible]

崇禎元年員外蔡懋德疏言三吳水利輔臣亦有吳人爲上言之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挑濬不可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疏導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上輒罷之上初念恐其勞民疑士大夫自爲反以厲民耳惜無有爲上言勞民所

以利民雖小費而東南財賦之地國計根本則未
有不汲汲行之者矣 敬業堂集
按三吳之水利在下流而吾湖之水利在上游自宋范仲淹有治續載
在史冊明洪武廿七年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
利廿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
十二處陂渠隄岸五千四十八處載在實錄時烏程縣丞薄王福春三
十六溇港復興史姚章端為之記唯以從自監司以及郡縣俱設有水
利官專治農事每行論立塘長即其有田者充之歲以農隙督集塘長
徧行阡陌閘督其涉濬浮淤開治水道水旱之歲賞罰開溝洫時其
下浦而從堰吳數焉以至中葉後此修水利官納灾食去所謂塘長
者徒以行檢文書祀成洞然而已況開其為水利哉此平之學存付物
上疏請開太湖下流竹亭港章下所司勘覆不行同時東南水利論故
指以為湖水患要在峽臘山以出江濟江以達海而湖州所屬承
溇港源堤可開以拜本存等續將來裹霅不自何審石盡之
湖州當澤國上游其為民政莫要於水利故安定
先生在湖學特設水利一齋以教士子當時劉彝
遂以水利名於官後世乃不講此是豈有用之學

哉且太湖受天目諸山之水其治之之法不患源
之不通而患流之不洩故蘇松興利之處即吳興
去害之所由也近自吳江垂虹湮塞之後而吳興
之害加甚爲政者當思其洩水之處不必企仰於
垂虹則凡所以思患預防多為之慮立必守之法
資無窮之利庶幾不失安定先生立教之意則東
南民力雖窮猶可勉為茶命以供賦役此區區屬
望之念尤所加意云 吳興掌故集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上幸太湖準吳縣百姓奏水東地方產去糧存
上問扈駕守備牛斗太湖幅員廣狹對周迴八百五里

上云為何具區志上止五百里對積年風浪衝擊隄岸
故今有八百餘里
上問去了許多地地方官何不奏聞開除對非但水東
一處即如烏程之胡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
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
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焉得知道 太湖備考
按太湖舊稱三萬六千頃曾公亮已四萬八千頃矣水經注引虞翻云
方員五百里十十許計丈八百五里是可見積年風浪之蓋崩塌不知
其凡幾也有奇蠶食所民間猶失去
能如水東成例一體豁免恩恤更也
霅溪
霅溪在烏程縣東南一里凡四水合為一溪自廣

苕山曰苕溪自銅峴山曰前溪自天目山曰餘不
溪自德清縣前北流至州南興國寺前曰霅溪東
北流入太湖興國寺今廢為霅溪館 太平寰宇記
按霅溪之水北流經駱駝橋東出臨湖門分為二北者經奉勝門趨小
梅港出大錢口入太湖東者折而北大會諸水由思溪北趨大錢港
出入湖又自駱駝橋西折而東過倉橋又東至縣東郡舊過花樓橋直
出迎春門東向四名又東為舊館又東過南潯鎮入吳江平望之鶯
脰湖白蘋洲亭太守顏魯公建顏魯公改為霅溪館銘役有碧
瀾堂唐大中四年刺史杜牧建書史會要云杜書行書亦能大字嘗有
題書碧瀾堂三字在湖州驛柱二尺許茂密瑞偉都似顏錢世少識之
館補遺至正閱書目有碧瀾堂詩一卷是妙亭有跋崇習顯詩石
刻令無不存驛館廢宋元年造雞鳴公壽穎東坡詩注以擔形似
駱駝背相傳謂二一木跨坐從以銀以水非以形似劉禹錫詩駱駝
橋上蘋風起鸚鵡杯中若下春蘇軾詩今日駱駝橋下同忘看修網出
銀刀見此為吳此兆先然錯時子與之水上也山上舊有亭米太守仰顧
所投册一姓者作傳之鄉羣澤諱之六世孫也王氏讀史訂疑曾鮮
經之館元陵倫南有倉因改材之花樓橋舊名人依烯
永某時見乎之
云攻以花樓

唐韻霅水東流之聲霅霅然三吳土地記云烏程
縣東南有霅溪水至深處徐陵孝義寺碑云清霅
㶁㶁深窮地根又字書霅者四水激射之聲故徐
仲謀詩四水交流霅霅聲張世奕詩霅溪深極地
根清四派交流激射聲李直方白蘋洲記五溪叢
流而導其氣說者謂四水并霅水而五也鄭戩浮
玉亭記霅水合四水則四水為霅有自來矣談志

按輿地紀勝引吳興郡志云自清源門入曰苕溪其源自定安門
入曰霅溪其源清不過一篙其曰餘不溪與苕溪皆出天目山前溪對
出何也以其[illegible]溪合流東北與餘不溪合而北至定安門外[illegible]之
霅溪之源出為苕溪合流貫為二其流又與[illegible]之相合[illegible]
知郡中之水自西來者曰苕溪入清源門東流[illegible]
出者為[illegible]自南來者曰前溪曰餘不溪北流水三合會於峴山
東入定安門為霅[illegible]北東至對月河皆人所開
水為霅也[illegible]月河西北[illegible]清[illegible]

後漢之霅溪今人誤以打戰灣為霅溪謂霅水自南來又誤以開水
橋為霅水橋謂霅水自西來至於苕水静源實苕在天目山之陰東源
小品云陽谷通山之苕望之郎開作鳳尾形首水出為白頂及羅底山
南安山大草合而為一以次行奇北苕之所由名也今人傳會苕水自
南來誤為南苕之發源入於山舟行言至王之山苕水出於其陽而東
霅言出於其陽也說者云吳兒[illegible]興國寺在霅溪館西霅溪館今雙
亭是也而烏程縣今治王亭皆名霅大霅縣西有霅水館二處所記
乃是苕水合流故乃大誤其館定安門內有四水亭皆相承之誤

湖州城中之水曰霅溪以四水奔會激射霅然有
聲故名蘇氏祈工通志

按太平御覽引輿地志云霅水亦苕水之異名也水淙不可測俗謂之
苕水又山海經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陰中多皆魚今亦謂之霅烏山也
殊屬實解居一卷作烏程歸安二縣志俱云霅溪合苕溪前溪餘
不溪北流水四水相合霅然有聲故名與談氏薛氏之說相合

霅溪即江子匯在郡治南其源自南來者曰前溪
曰餘不溪曰北流水三水會於峴山漾入定安門
自西來者曰苕溪入清源門四水總聚於江子匯

霅霅然有聲謂之霅溪又名霅川水利考
霅川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羣山環列
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諺云放你生放你
命放你湖州作上百姓此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
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
靖康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
為湖之百姓猶為至幸況為士大夫乎談志

按唐末之時湖之百姓為生人至幸今大不然嘗讀文獻云湖民最苦
四賦重輸無歲不休無虛者尊僧寡貴書心耳力田之長工夏秋農忙
徭役應事頭之外又積之隱於征官[illegible]而總進士者十恒七八婦人
暮蠶夏收[illegible]蠶桑[illegible]三眠之後蒲白如山下[illegible]
外而[illegible]作一
幅者給於[illegible]於針[illegible]女

白蘋洲

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草木疏亦未
為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萍大謬矣爾雅
釋草云蘋大萍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然則蘋為
萍類根不隨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為浮菜者是也
入夏有花其色正白故謂之白蘋或曰蘋花夏生
而柳惲詩汀洲採白蘋日莫江南春何也答曰以
蘋花色白故通無之時亦可呼為白蘋也兼明書
白蘋洲在霅溪東南去州一里有顏魯公芳菲亭
洲內有池池中有千葉蓮今惟地名故址存焉太平寰宇記

按魯公年譜白蘋洲上公作八角亭及茅亭不聞有芳菲亭也寰宇記
或有所本樹萱錄云張碩嘗遊霅上於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

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滿陰玲瓏玉花藏綠鋤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蟠遲之化為翡翠飛去又珍珠船云湖州碧瀾堂素有鬼怪宋君士某子芝嘗見一女子踏波而吟曰水大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蓮花色行得笑客水上游兩膝蓋玉散直今墨由東岸而去或曰此皆水仙也吾不敢信始存之以資談柄可也地名故址者即今之蓮花莊也司住荷花藻其莖茹其葉其本蕾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今俗稱皆謂之蓮千葉蓮者不但以青為華且以華為葉與會昌一品集有盡芙蓉賦序云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州至今茂盛彰撰荷別名芙蓉東江荷本蓮何義云荷化為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妾云一名與水晶宮荷花盛麗舊館前有詞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棹歌出採時與之所見中及兒子過道城觀荷花沿下漂流二十里吳宗皆可往河岸加妨峙見牛一笑

唐刺史楊漢公疏四渠濬二池立三園建五亭以復顏真卿之舊白居易為文以記曰以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

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其建置也始則太守柳公惲經之次則顏公推輪之終則楊公繪素之又曰五亭間開萬象迭入今五亭已不存五亭碑記白居易撰馬纘書開成四年建白蘋亭碑記李直方撰史鎬書元和元年建俱在墨妙亭白蘋洲碑記在州大廳壁中中和五年刺史孫儲撰進士王溥書輿地紀勝

吳興山水清遠城據其會狀其景者曰水晶宮楊漢公詩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曰水雲鄉王唯正詩苕溪水雲鄉蘇東坡詩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曰極樂國林希上巳周詩亭郭芙蕖拍岸平花深海棠不聞聲萬家笑語荷花裏知是人間極樂城城之內觸處見山觸處可以引溪流俞秀老詩沾處穿村巷出採

造石刹後門銀匙沿城郭二十路皆通佳臺下一望故凡為苑圃必景物幽雅雖近市如在雲巖江村所以為趣也唐開成中白蘋洲有三園錢氏時清源門內有芳菲園國朝寶元中定安門內有南園今廢為庾廩矣居宅矣招提矣園之亭館自白蘋外俱不可見鄉老寓公多為芳圃亭宇相望沿江菊藝花木蔚茂游者爭眩物固不能兩盛也談志

白蘋洲考其名始於柳太守之詩至顏魯公為郡始置八角亭後楊漢公拓為三亭至光啟中李師望廢為倉宋以為秀王六府至元泰定復為倉二十咸李直方白蘋州記乃謂吳江之南震澤之

陰為湖州已謬至云洲在郡城東南則又似列於城外明洪武中土人有作記者乃云在江子匯之西尤謬矣吳興掌故集

按癸辛雜識云吳興郡中二奇觀實冠天下之所無談者在在多園池之勝予書閒之喜於者言足跡遍天下而城但以內巴水有漢季某有詞有貴有貴有州者有如吳興之宗且廣者屋岸多生紅蓼曰紅蓼灘宋有宋舊聞云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詩傳云龍紅草實云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枝葉放縱中流云一名馬蓼莖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月河蓮莊一帶紅蘋白蓼當夏秋之交花影參覃水光瀲灩觸舟之為不異武陵源也

石柱記箋釋卷四

徐秋芬校

石柱記

皇朝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直 南書房秀水朱彝尊補

德清縣

市亭山

金鵞山

吴羌山

餘不溪

北流水

苧溪

餘不亭侯廟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孝義冢

武康縣

防風山

武康山

七里橋

前溪

阮公溪

郭先生祠堂

沈道虔石山精舍

吴太常卿姚信墓

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晉揚威將軍東陽太守沈勁墓

宋吏部尚書沈演之墓

石柱記

石柱記卷五

芷畦　鄭元慶　箋釋

蓀臣　徐弘謀　審定

德清縣

德清天授二年分武康置武源縣景雲二年改為臨溪天寶元年改為德清縣舊唐書

唐初置武源縣縣治在下闌山南天寶中改德清移置於百寮山南談志

市亭山

市亭山在縣西南二百步王敬弘莅郡欲此立宅以其面谿背山也吳興記

古十里一亭以寓止賓旅因以名山國經

按宋書王敬弘晉末以太尉從事中郎出為吳興太守尋拜侍中入宋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隱居餘杭舍亭山德清在宋齊之間亦并入餘杭故德清之市亭山即餘杭之舍亭山也吳興記以敬弘作邑少誤今正之

金鵞山

金鵞山上有池深五尺其水冬夏不竭時有金鵞翔集或風清雨霽樵夫耕父聞山上鵞鳴山墟名

按金鵞山在縣西北五里談志云後漢海昏侯沈戎子永平元年葬金鵞山葬時金鵞飛集三鳴而去董說云金鵞鳴沈氏興代代出公卿遂更名其山曰金鵞今山南有三村號上初鳴中初鳴下初鳴山上有沈氏祖德碑記梁天監癸未春三月系孫麟士述唐大曆癸丑冬十二月刺史顏真卿撰碑陰記二記文多不載復齋碑錄云沈氏述祖德碑在碑陰下半缺不見書撰人名氏大曆八年十二月立德清陳志云梁沈氏祖德碑沈麟士製立之金鵞山感有樹生其旁股間盤旋夾持碑有所倚巍然不動誠歷樹碑復裂為十六段藏之縣學今無一存焉清吳再按山上有四墓一沈戎一尚書令沈禮一河間相沈景一荊州刺史沈房統記載沈氏先賢傳諸書云沈戎子孫見史傳者一百五十八人三十八人有正傳一百二十人附傳宋梁陳皆皇后三人尚主者五人唐睿真太后亦吳興人至今人物稱盛金鵞發祥地理果不虛乎

吳羌山

漢高士吳羌避王莽之亂寓居此山後人名焉宋沈麟士講經教授於此從學者數百人時為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入東記

縣東南一里吳羌山俗呼乾元山當縣而峙蓋邑之鎮也山之陽有織簾先生祠祀名賢沈麟士麟士織簾為業時稱織簾先生卒後鄉人重之即其隱居立廟廟前古井相傳先生舊井廟後其墓在焉德清陳志

按吳羌山之陰地餘不溪北麟士隱居於此南史云麟士居吳差山南齊書亦云居餘干吳差山以羌為差以餘不為餘干殆傳寫之譌邑中胡朏明先生語予曰安知非以吳王夫差得名耶又不敢臆斷也

餘不溪

餘不溪在縣南一百步沈氏家傳云後漢沈戎居烏程餘不鄉即此類書

餘不溪水清與餘溪不類如會稽秦望其山秀發餘山莫與等也太平寰宇記

餘不溪出天目山之陽經臨安縣又經餘杭縣至安溪奉口經德清縣折而東北至敢山過菱湖及湖趺漾又西北會前溪水至峴山漾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為霅溪談志

按留青日札云不作秋韻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萼直作不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鄂

承學者謂不當作此字是也郭今言花帶也此地有苕溪其源田過故三苻茱萸不具義可見苕作下鳩切則本之說文云不實下翻不下矣也與李水合不乎涉李于誤圖經及寰宇記通作方鳩切

北流水

北流水在德清縣前其水從餘不溪至縣東分派折入清河橋下北流至沙村與武康前溪水合又北至峴山漾與餘不溪合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爲雪溪 志
苧溪

苧溪在縣東二十五里山墟名云苧溪以貢苧爲名南岸有蜀相如朝北岸有青州刺史姚恢因女箴 六五寰宇記

按通典云湖州貢苧布三十端通考唯有湖州貢白苧布則唐時所貢之苧本出於此又按相如趙人當戰國時未嘗游行至此縣有相村蓋南有顧夫曾切故入東記云晚晨姚恢與馬巖吳更修道工陰於阿田山居之恢女定之代不甚有女則因於此山後人因呼馬四女山其說甚不足信

餘不亭侯廟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建興初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國事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嘗行經餘不溪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歷會稽內史散騎常侍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晉書

餘不亭侯廟在德清縣東南二百步自晉迄宋廟食不絕 志故

按縣西南城山之陽下有孔侯墓化于嚴爲吳興太守後人立祠於此蓋墓前祠堂也不知何代後人以爲祀之處此則墓前祠堂也後有大冢上有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宋祖肅俞等先後修葺今此里今謂龜街縣署云其古存號之即此吳興之遺蹟地而坐臨前古納合相爲今僅存後行而古始絕無則知廟非宋之故矣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仕宋至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事文惠太子歷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佐蕭衍篡位弒齊和帝梁臺建爲尚書左僕射封建昌縣侯累加特進光祿侍中太傅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謚隱 梁書

孝鵝冢

唐天寶末邑人武義主簿沈朝家養母鵞一因育卵腸出乃自驚鳴鼓翅竄於波渚之隅其長雛悲叫屢絕家人飼之水穀不復飲啄及母鵞死雛仰天號切遂取倉舍下敗薦以覆其母銜庭砌間蜀草列於母所若人之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沈氏家人因作二函瘞於山中土人呼爲孝鵞冢 太平寰宇記

按一統志列孝鵝冢在長興縣東誤矣非也沈約葬事二朝皆不知恥至弒其君而不顧且奔歡之不若矣其謚曰隱隱者貶辭吳興故有地主廟祀吳文帝而約配享之廟曰隱侯祠春秋血食祀典之濫也夏明誠嘗作八詠樓賦并五序志約詩爲是樓之辱人服其卓見寰宇記類要俱志其墓不明著所在胡宿詩注云在縣之舊村湖實通志云約卒於荊門州墓在州西墓銘云時日不利不能歸葬則是約之墓終無

[illegible]

武康縣

吳與武康令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宋書）

武康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封嵎山青山白鶴山（隋書）

[illegible]

武康上 [illegible] 又曰武州武德四年平子通因之七年州廢縣隸湖州有封山有銅（新唐書）

縣 [illegible] 移 [illegible] 唐仍治溪北（志續）

防風山

防風山在縣東一十八里舊名封禺山唐天寶六年敕改為一名風公山一名風渚山古防風氏之國公者以山上有風公洞渚者以山下有風渚湖封山者以其禁采樵漁獵也山東南二里曰禺山禹十二代孫帝禺所居與地志云古防風氏之都也（太平寰宇記）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一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國語）

[illegible]

武康山

武康山在縣西一十五里舊名銅官山唐天寶六年敕改焉輿地志云山下有兩坎深數丈方圓百丈古采銅處有趙監廟漢吳王濞鑿山采銅銅監趙氏遇山崩壓死靈於此後人立廟（太平寰宇記）

[illegible]

七里嶠

七里嶠山頂有石橋長一丈六尺甚峻滑一名石橋山（石山志）

石嶠山在縣西南四里（一統志）

七里嶠度其圍以表山也南有崂嶺過嶺而東為康城又北為烏龍山南為寨山中有畈曰寨山畈有祠焉兜鍪被甲執戈而坐其神曰嚴康相傳康屯兵處人代莫詳野老之言曰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為兵革膚為鐵刀鏃莫之刺也唯喉三寸肉耳妻曰鮑三娘美而勇夫婦各治兵為幕府今

姚塢關內鮑家莊有三孃遺塋時有花關崇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候而噎至今村莊雜劇演其遺事而康城廟像歲祀夫婦二人別祀索於何村獨無匹里人號曰孤土地廟云康怙力強死世祀里社鮑淫奔殺夫鬼復配享花竊妻暴行祠宇相望是崇姦教亂也何以風世且康不能厲廟不爲災意者傳聞弗實乎姑志之以廣風土之異聞 鄉間 息之

按史玉洪上虞南莊有康康大不某世傳大子三國時人良於集鈔據土營叢為剽掠所平遂安據西南七十五里有康山新志注云康康大子墓在北不知何據為程北山下有祀三孃屯兵處里俗相傳三孃為花鬚奉如平如前矣至上吳云昭烈輦前負甘寧揚何負迎奉志相類邪總之流俗信鬼神好淫祠山之麓水之涯有村落必有廟字奉一神以主香火而好事者遂至訛傳淫褻移粧妄言以爲當伸為程顥皆山人吳興長興吳妻子姚人吳伍員爲理伍村人恭神則以興祠為人遊猶相如偽青憤村人真吳曾武康上伯人昌王行歸妾子金人郭巾潘豐鄉人紛紛傳會唐宋以後更指不勝屈修志者遂不考竊恐書之貽人耳目呼可怪也

前溪

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晉車騎將軍沈充家此樂府有前溪曲充自製詞云當曙復未曙百鳥啼息息後宋少帝續爲七曲其一云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 續紀

前溪一名餘英溪每春夾岸花開通夏不歇 山墟名

前溪在縣南一百步其源出銅峴山東流四十九里至縣前千秋橋又東至縣學前分爲二派其一北流經黃龍山又東至沙村號沙溪與德清縣北流水合入郡之定安門經前溪匯 吾興志寺府 至霅溪其一東流經下渚湖之南會於餘不溪武康縣後又有一溪亦出銅峴山謂之後溪 談志

于競大唐傳德清縣南前溪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

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曲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耳 鳥青叢話

阮公溪

石靈寶者會稽上虞人寓武康其女有殊色天監元年選爲采女及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爲奉朝請時人名所居溪爲阮公溪靈寶以承聖二年追封武康侯溪中有大青石俗謂之美女石 梁書故事

阮公溪在縣西十五里與餘英溪連接 太平寰宇記

郭先生祠堂

武康有郭文先生廟堂 九域志

郭先生祠堂在縣北郭林村晉郭文也文河內軹人中原亂避地江南居此謝安聞其名延至西園祠南有郭林橋西有招賢山皆其遊息之地 談志

沈道虔石山精舍

沈道虔字汝恭武康人性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州辟凡十三命皆不就宋太祖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不赴敕州郡隨時問遺元嘉二十六年卒宋書

按一統志石山在縣北二十里沈道虔所居石山精舍即此太平寰宇記云精舍在石城山縣西南一里者非也

吳太常卿姚信墓

漢青州刺史姚愜尚書左僕射姚晧吳太常卿姚信三墓俱在石城山景德中碑碣尚存談志

按紀孝孫云姚信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陸遜甥云信字德祐未知孰是隋經籍志信有易注十卷集二卷錄一卷唐藝文志作十卷士緯十卷新書二卷三國志陸績傳注有處士瑯琊以義出之說又孫權傳姚信以親附太子和見徙又孫皓傳寶鼎二年十一月遣守丞相孟仁守太常姚信等備官屬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又陸凱傳選曹尚書古臣之世禮信名高柱代信有誠子言見於天論數篇與藝文誌九域志姚信丁固二墓寰宇記亦載丙墓在丁固墓姚城兩丁墓以山下見宋咸淳臨安志

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沈嘉墓在縣東一十五里鳳皇山山下有皇覺寺漢沈戎故宅也談志

按嘉字長茂武康人善草書仕晉爲長興太守晉開陽人傳稱爲吏部尚書卒

晉揚威將軍東陽太守沈勁墓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哀父充死於非義志欲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器之及遷鎭洛陽表爲參軍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勁

求効力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擊賊會許昌寇逼將軍陳祐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恪攻城城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殺之事聞贈東陽太守子赤黔官至大長秋廷尉卿孫叔任官至建威將軍益州刺史晉書

沈勁墓在小山赤黔祔焉談志

宋吏部尚書吉陽侯沈演之墓

沈演之字臺真武康人祖赤黔父叔任演之折節好學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歷嘉興錢塘武康令俱有能名元嘉十二年東南諸郡大水演之爲散騎常侍巡行拯恤百姓蒙賴歷遷左衛將軍與范曄等掌禁旅同參機密加侍中歷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謚曰貞侯宋書

演之墓在小山談志

石柱記箋釋卷五

姪大奎　男惟昫　仝校

南方草木狀三卷

（晋）嵇含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南方草木狀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晉嵇含撰。含事蹟附載晉書嵇紹傳。考隋志舊唐志俱有含集十卷（隋志云其集已亡，但附載郭象集下，舊唐志仍著錄）。而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錄。觀此書載指甲花自大秦國移植南海。是晉時已有是花。而唐段公路北戶錄乃云指甲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始來中國。知公路未見此書。蓋唐時尚不甚顯。故史志不載也。諸本但題譙國嵇含。惟宋麻沙舊版前題曰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云云。載其年月仕履頗爲詳具。蓋舊本如是。明人始刊削之。然晉書惠帝本紀。永寧二年正月。改元永安。七月改建武。十一月復爲永安。十二月丁亥立豫章王熾爲太弟。始改永興。是永興元年不得有十一月。又永興二年正月甲午朔。以干支推之。丙子當在上年十二月中旬。尚在改元前十二日。其時亦未稱永興。或其時改元之後。併十二月一月皆追稱永興。而輾轉傳刻。又誤十二月爲十一月歟。惟隋志稱廣州太守嵇含。而此作襄陽太守。考書中所載。皆嶺表之物。則疑襄陽或誤題也。其書凡分草木果竹四類。共八十種。敍述典雅。非唐以後人所能僞。不得以始見宋志疑之。其本亦最完整。蓋宋以後花譜地志援引者多。其字句可以互校。故獨尠譌闕云。

南方草木狀目錄

卷上

草類

甘蕉 耶悉茗 末利
豆蔻花 山薑花 鶴草
甘藷 水蓮 水蕉
蒟醬 菖蒲 留求子
諸蔗 草麴 芒茅
肥馬草 冬葉 蒲葵
乞力伽 赬桐 水葱
蕪菁茲用 茄 綽菜
蕹 冶葛 吉利草
良耀草 蕙

卷中

木類

楓人 楓香 薰陸香
榕 益智子 桂
朱槿 指甲花 蜜香
沉香 雞骨香 黃熟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雞舌香 桄榔 訶梨勒
蘇枋 水松 刺桐
棹 杉 荊
紫藤 榼藤 蜜香紙
抱香履

卷下

果類

檳榔 荔枝 椰
楊梅 橘 柑
橄欖 龍眼 海棗
千歲子 五斂子 鉤緣子
海梧子 海松子 菴摩勒
石栗 人面子

竹類

雲丘竹 𥯨簩竹 石林竹
思摩竹 箪竹 越王竹

南方草木狀目錄終

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嵇含撰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為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來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敘有裨子弟云爾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為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療飢此有三種子大如每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為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末利花似薔蘼之白者香愈於耶悉茗

豆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說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貢一篚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於葉間吐花作穗如麥粒軟紅色煎服之治冷氣甚效出九真交趾

鶴草蔓生其花麴塵色淺紫蔕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形如飛鶴觜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蟲老蛻為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甘藷蓋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實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性不甚冷舊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倉圌貯之以充糧糗是名藷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而末以甘藷薦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故爾

花之美者有水蓮如蓮而莖紫柔而無刺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

蒟醬蓽茇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調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菖蒲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

採服仙去但留玉舄焉

留求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似訶梨勒而輕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棗核大治嬰孺之疾南海交趾俱有之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吳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油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嘗從臣求莞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問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馬相如樂歌曰太尊蔗漿折朝酲是其義也泰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一丈三節

草麴南海多美酒不用麴糵但杵米粉雜以衆草葉冶葛汁滫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爲酒故劇飲之既醒猶頭熱涔涔以其有毒草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時寘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爾也土人呼曰黃茅瘴又曰黃芒瘴

南方冬無積藁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頗嗜而食果然肥矣

冬葉薑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熱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

蒲葵如栟櫚而柔薄可爲葵笠出龍川

藥有乞力伽朮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子取以作煎令可丸餌之長生

赬桐花嶺南處處有自初夏生至秋蓋草也葉如桐其花連枝萼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花貞皆訛也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也

蕪菁嶺嶠已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爲芥亦橘種江北爲枳之義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謂之秦菘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熟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別栽嫩者

綽菜宴生於池沼間葉類慈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爲瞑菜

蕹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冶葛毒草也蔓生葉如羅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寘毒者多雜以生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爾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㹠蓋物類有相伏也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俁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俁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俁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為名豈李俁者徙非其罪或俁自有隱德神明啓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粟煨食之解毒功用亞於吉利始者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亦以為名梁耀為良耀花白似牛李出高涼

蕙草一名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蘼蕪可以止癘出南海

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

南方草木狀卷上

南方草木狀卷中

楓人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大如鴨卵二月華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

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之

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為器也其本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陰十畝故人以為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南人以為常不謂之瑞木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阯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益智子粽餉魏武帝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間無雜樹交阯置桂園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為丹桂葉似柿葉者為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為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

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
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出
大如蜀葵有蘂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
疑若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朝開暮落插枝即
活出高凉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指甲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
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
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纔如半米粒許彼人多
折置襟袖間盖資其芬馥爾一名散沫花

蜜香　沉香　雞骨香　黄熟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雞舌香
案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交趾有蜜香樹榦似柜柳
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榦枝
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
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黄熟香其榦爲棧香細枝
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
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珍異之木也

桄榔樹似栟櫚實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
此聯木爲舟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
麪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之以製弈
枰出九真交趾

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肉相着
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真

蘇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漬以大庾
之水則色愈深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
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
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於
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

刺桐其木爲林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
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則三五復發
如是者竟歲九真有之

棹樹榦葉俱似椿以其葉擣汁漬果呼爲棹汁若以
棹汁雜彘肉食者即時爲雷震死棹出高凉郡

杉一名披煔合浦東二百里有杉一樹漢安帝永初
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常杉數十倍
術士廉盛曰合浦東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遣
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
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至今猶存

荊寧浦有三種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牀白荊堪作
履與他處牡荊蔓荊全異又彼境有杜荊指病自愈
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雖
危困亦愈

紫藤葉細長莖如竹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
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莖截置煙炱中經
時成紫香可以降神

榼藤依樹蔓生如通草藤也其子紫黑色一名象豆
三年方熟其殼貯藥歷年不壞生南海解諸藥毒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常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詔賜其家令
上之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南方草木狀卷中

南方草木狀卷下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剖其皮鬻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為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餞

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

椰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麤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陸賈南越行紀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椀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美味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帶以為瑞異群臣畢賀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赬者赬者謂之壺柑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并窠而賣蟻赤黃色大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為群蠹所傷無復一完者矣今華林園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群臣宴飲于旁摘而分賜焉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澀咀之芬馥勝含雞骨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本朝自泰康後亦如之

龍眼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顆作穗如葡萄然荔枝過即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言常隨其後也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出九真交趾

海棗樹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杯盌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安邑御棗無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昔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非誕說也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恒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

五斂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脆軟味極酸上有五稜如刻出南人呼稜為斂故以為名以蜜漬之甘酢而美出南海

鉤緣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蘆菔女工競雕鏤花鳥漬以蜂蜜點燕檀巧麗妙絕無與為比泰康五年大秦貢十缶帝以三缶賜王愷助其珍味夸示於石崇

海梧子樹似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林邑

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美亦罇俎間佳果也出林邑

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

石栗樹與栗同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人熟時或為群鸚鵡至啄食略盡故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

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飣餖御客出南海

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篣簩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麄澀以鎊犀象利勝於鐵出大秦

石林竹似桂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芋出九眞交趾

思摩竹如竹大而筍生其節筍既成竹春而筍復生節焉交廣所在有之

簞竹葉踈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眞彼人取嫩者磓浸紡績爲布謂之竹踈布

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南人愛其青色用爲酒籌云越王棄餘算而生竹

南方草木狀卷下